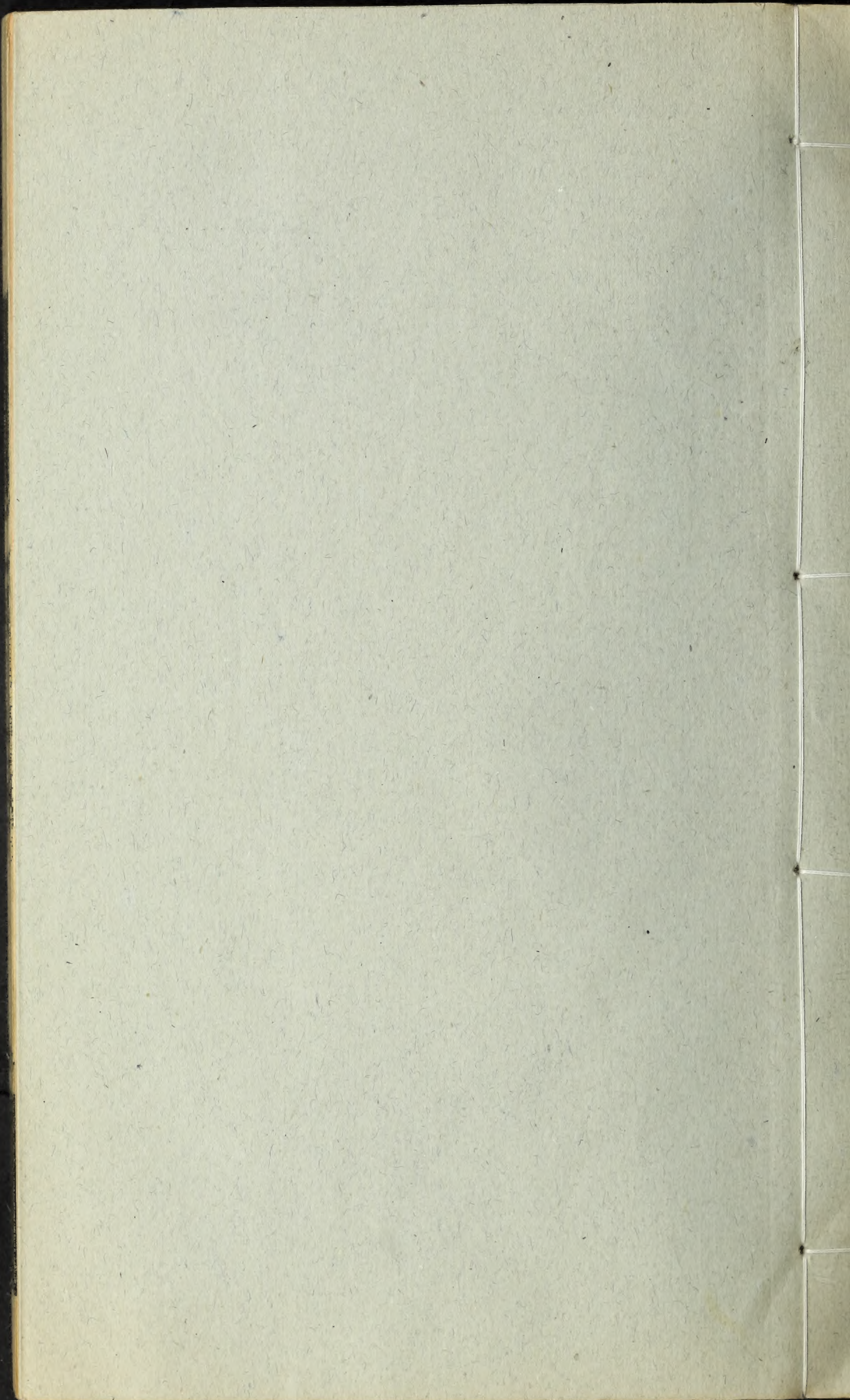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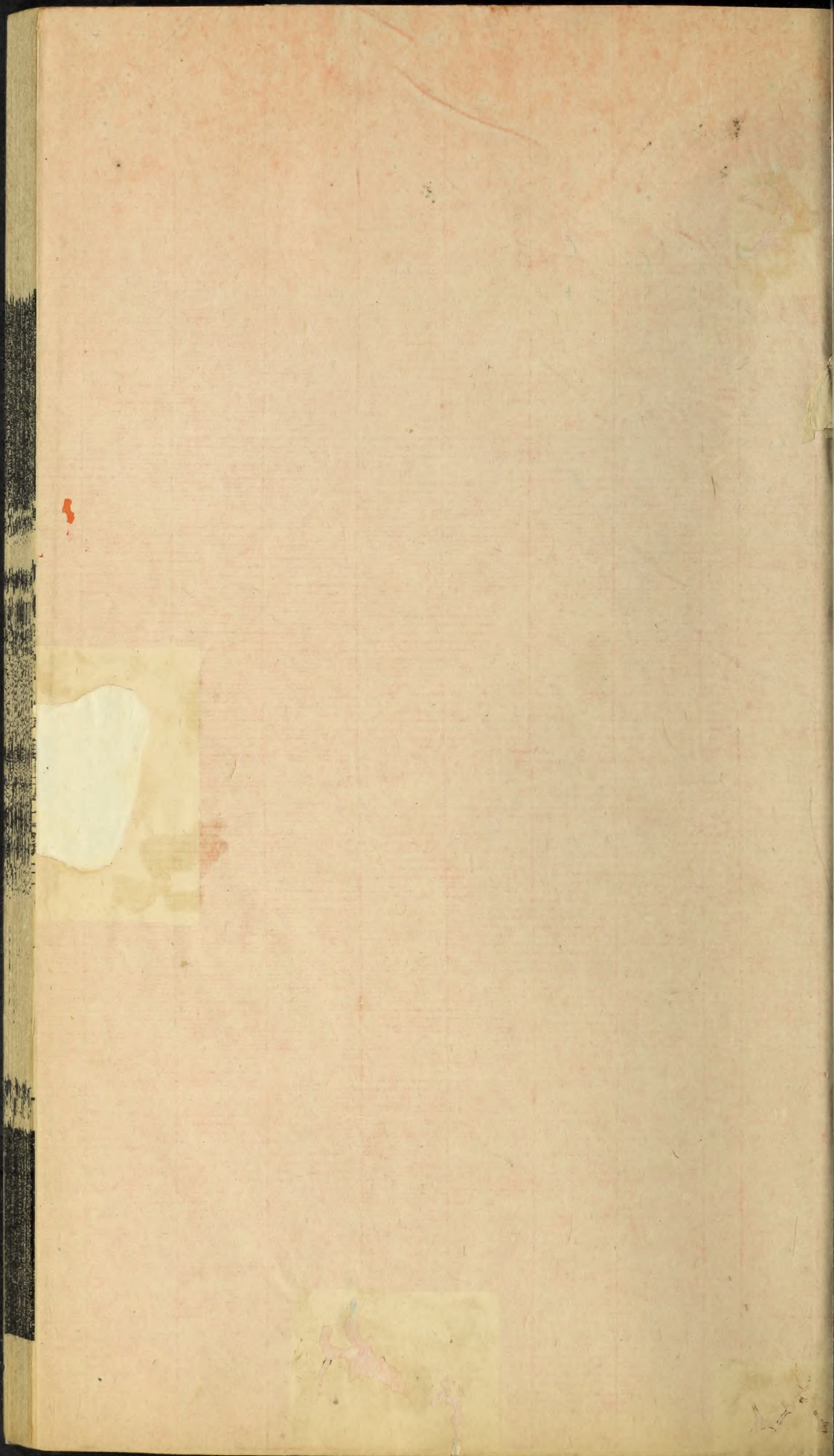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三

崑山顧炎武撰

宋石才儒郢州土風考古記

按班固漢書地理志秦置南郡縣十有八曰江陵宜城曰若曰郢釋之者曰江陵故楚都宜城故鄢若作鄀楚別邑故郢又按史記楚世家芈氏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文王始都郢平王城郢昭王徙鄀襄王徙陳楚烈王徙壽春曰郢繇是言之楚之都邑可想見也後世不博考熟究異口同辭以今郢州爲郢都流俗信之嘗觀楚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夫沿漢而下泝江而上則郢在江上而不在漢上沈括存中蓋嘗論之矣今江陵實有渚宮而縣之北有紀南城

楚武王伐隨卒於樠木之下今郢州東門外山舊名樠木山上有楚武王廟則武王自丹陽出師至此而卒豈後世見武王卒於此因以爲郢都耶此又不然矣雖然釋漢史者曰故郢而郢爲州爲富水郡或廢或置見唐書地理志謂之郢不無說焉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已而敗鄖於蒲騷夫郊郢者詎非郢州乎昔蒲騷今應城也距郢州甚邇楚師之出鬬廉之敗莫敖之次郊郢以師行道中推之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知正在郢州也

郧國沔志謂郧在景陵漢志景陵有鄖鄉水經注中日西景陵大城古郧國也通考鄖在江夏雲杜縣東南今泰州按左傳杜預志郧在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郧子與楚同爵地分東西今德安古安陸故雲國在郢之東而其屬隨州應城雲

蓼又在景陵之東鄀子曾在蓼六伐楚而築蒲騷今應城也鄀隨蓼六皆在鄀之東南而蒲騷在四國之中其西與楚鄀鄰假令鄀在景陵然所伐在西乃卻走而東築欲何待耶乃景陵鄖國城葢楚滅鄀子封其城爲鄖大夫稱近邑故城北非鄀子故國也夫鄀鄖先後異書當時固有閒矣

鄧國 杜預謂穎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孔穎達曰賈服以杜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穎川鄧城爲蔡地其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鄧鄭懼楚始爲此會何嘗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夫孔氏之言如此文獻通考鄧國在河南新野之之隸州陸縣又爲鄧州實申伯鄧侯二國之地一統志亦以鄧州爲鄧國然襄陽府東邻二十里有鄧城固春秋鄧國地也葢楚伐過鄧是時楚都在今荊州申在今信陽楚由荊州抵信陽其道必經襄陽以是言之則鄧爲襄陽之地也矣

樊國 國語云王以樊陽賜晉注云樊陽野王縣卽今河內縣然考此縣無樊國注云謂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西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豈山甫初封樊侯宣王命之城齊其後遂以陽樊名之歟詩注又謂樊在東都圻內今濟源溫縣地然考魯莊公二十九年樊皮叛王杜注云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

仲皮歸於京師彼詩注所謂東都圻內者毋亦據此樊皮之樊以爲山甫所封之樊歟乃山甫封國故在襄陽耳

雲夢澤 雲夢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故名之禹貢雲土夢作乂本二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久傳記所指合析不同周禮職方藪日雲夢司馬相如傳楚有七澤其小者雲夢方八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班固地志云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云江夏安陸有雲夢城枝江亦有之華容又有巴邱湖俗云即古雲夢澤張揖日在華容者指此春秋文曜鉤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地唐安審輝敗唐兵於雲夢澤中史照日雲夢澤名祝穆日鄖夫人棄子文於夢中言夢不言雲楚子辟吳人於雲中言雲不言夢二事皆在安陸一以爲雲一以爲夢凡此皆合稱也惟胡三省辨誤禹貢雲夢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立云雲即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今公安石首建寗等縣漢陽志云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此則析而稱之按杜預云雲夢跨江之南北蔡沈書傳云雲夢方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合而言之則一別言之則二澤也禹貢云雲土夢作乂蓋澤勢有高卑故水刊落辨遲速乂土有早晚爾此說得之

楚子城 舊志云在隨故光化縣楚子伐隨軍於淮漢之間城北按隨南封百里實古鄖後八年鄖與隨及蓼同伐楚縣

其敵也楚若由此伐隨必假道於䢵䢵許之乎莊王四年楚伐隨除道梁溠以臨隨溠偏西可通鄖楚地可由此入也然曰軍於淮漢之閒淮在隨北而蓼又楚之敵其必由唐厲入乎唐厲在淮漢之閒皆楚私屬也楚子城其光化之故城或故安化之城未可知必以爲楚人之築妄矣應山顧本隨志

黃國 顓頊之裔也左傳桓公八年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而黃始見於經則黃與隨爲鄰僖公二年齊宋江黃盟於貫則黃又與江爲鄰至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遂滅黃杜預注云黃國弋陽縣按弋陽 今河南光州也而杜預通典亦曰光州春秋時黃國也而其於黃州則云後爲黃國之境文獻通考以此爲據而一統志因之止據黃國之境之詞遂以黃州爲黃岡而于光州注下乃云爲弦黃蔣三國地蓋不復考之春秋漸失其眞矣楚紀亦謂黃州爲古黃國且曰至黃岡覩黃子故墟恠嘆東坡赤壁賦略黃子咏孟德爲未考然於舊都所在亦猶踵誤焉今考諸書杜預去古未遠釋經之初他無淆亂杜佑以是宗之亦爲有據竊謂黃之鄰隨隣江正爲黃岡麻城之地距荊州邊九百里又東坡指掌圖亦復相同則又黃州之路信非古黃故國而其四境則黃岡所有之地也

邾國 周初封邾於魯至列國滅之徙封於黃乃自杜預杜佑而下其說皆未深考佑通典謂黃州春秋時邾國地且引史

記云黃帝之孫有陸終者產六子第五別爲曹姓歷代不絕至武王伐紂後封其道子立於邾爲諸侯又於兖州地亦指其爲邾國之境而曰邾曰陸終之子曹姓所封今鄒縣也今黃州亦邾國地陸終之子所封 陸終有六子爲國也測其意蓋以黃州爲曹挾受封之地於山東鄒縣之邾反謂爲陸終別子所封然後陸終六子封魏封彭封韓封邾封楚安得封邾獨兩授耶通典去古未遠其訛已如此其後遂本之一統志知謂黃州兖州並爲邾國而不知黃州之邾國有兖州徙而來者也楚紀又謂楚滅黃徙邾君然考春秋楚伐黃在魯僖公世而楚宣王伐邾而徙之則在戰國之後固非一時耳

水利

武昌府 水經云江水之東得白沙口 注又逕赤壁山北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江水東逕曰虎磯北 鄂縣北右得樊口 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 右岸有厥里口安樂浦 又東過下雉城北

江夏縣 大江 江自嘉魚入江夏境會涓水流然大江逼遶會城舊時金沙洲障之邇來洲徙水泛橫流直衝江岸侵嚙城址岸石崩圮屢行甃治而城患恐未已若城內明月湖水起賴有長堤障之平湖門至文昌門可免嚙

城之患矣

堤三 長堤在平湖門內政和中江水漂損城垣知州陳邦光縣令李基築以障水至今賴之 郭公在湖心自長街東至新門路二里宋都統制郭果所築因以民名堤 萬金在縣西南昌堤之宋紹興中後大軍築之建壓江亭

武昌縣 大江 沿邊大江諸湖水漲濱水田地多致湮沒

堤七 東皋即義堤在學宮前教諭朱瓚築 水遞在縣東二十里嘉靖庚申大水沖決 清思在虎頭山上 石盤在縣東五里 南湖橋在縣南二里 丁橋在縣西七十里以上六堤歲久湮塌萬歷二年知縣李有用重築 馬橋在縣西二十里景泰中修旋廢知縣李有用頃議修築

嘉魚縣 大江 歷陳家汊入江夏界近世沙漲橫亘數十里故今縣治去江口僅七里

堤三 通江在縣東北自龍潭山至魚山驛高幾丈許廣三之翌之以柳宏治中知縣姜溥築嘉靖癸丑知縣吳翰重築 新堤在縣北地勢卑下其承上流若建瓴不數年溢爲瀦澤春水泛漲與蒲圻咸寧江夏三邑均罹水患宋政和中知縣唐均集四邑之民築之靖康兵興堤壞至乾道初知縣陳景去舊堤三百步因兩山距楊家潭上橫亘爲堤是名新堤 成公堤

元皇慶元年知縣成宣築堤固氏焉上自馬鞍山下自三角鋪捍護四邑天順成化水嚙堤圮宏治中知縣姜浦首白於都御史謝綬補築闊三丈高二丈餘環堤植柳正德中復圮會沅湘二水漲追湖渚濱江田地被淹民逃賦缺於時都御史吳廷舉上疏請築之疏下撫按委官查勘修築萬歷癸酉知縣楊光宇勘議江夏咸寧蒲圻嘉魚四縣協築每年各縣於均徭內編銀募夫

詳允自萬厤二年始

蒲圻縣　**蒲圻河**至陸溪口出大江邑西北近水西艮黃土皁潭等處最稱卑小田易浸沒春夏之交自崇通而下積雨泄漲動輒經旬爲山水害自河漢而上川江漲入由北而東爲江水害乃承天堤防又以壅水爲害也

咸寧縣　**西河**每河水泛溢濱河者苦之旱則可以灌田

崇陽縣　**崇陽河**出通城至壺頭山下有石洪灘甚險濱河者一值水漲輒被漂損旱亦資灌溉焉

通城縣　**秀水**與陸水雋水合而通江其黃沙等港俱會焉會水漲則田地不免於衝淤

興國州　**長河**州境多水然皆匯於長河而洩於富池若海口湖漳源湖則直放於都江而水之勢差殺矣長河自排市以下湖較寬水易洩不至爲害其排市以上若雞口慈山龍港山溪等河春雨浹旬則山水暴漲田禾淹

於無歲無之甚至有衝堤三樊公郎朝天堤在州西五里
拔樹木蕩徙廬舍者矣古龍閘下上有石橋元末駐兵
久永樂中知州樊維修堤授名焉恩波在州東北半
里良荐橋州北二十里隆慶元年州令王可大重修

大冶縣　縣前河西源於西陽茅潭諸里達洪濱橋合流而
雨溪山水突發治東至縣前爲金湖直放漳源口而入於江
河者實受其害

漢陽府　水經云江水左逕上烏林南　東逕大軍山南　左
逕百人山南　又東逕魯山南　江水左得湖口　水通太湖
及東合灄口水上承沔於安陸　縣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於
江江水又東湖水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　漢水又東逕沌陽
縣北

漢陽縣　大江郡城與武昌對峙大江環抱東南漢江合灄
水沔水沌水與大江會於郡北張則瀰溢於
諸湖爲卑窪　湖一郎官宏治時湖可縱舟遊城內水匯於
田地之害　湖乃自水門入江自瀰湖居民各於屋

後培土拓溝而湖遂湮今止存一溝耳近
年城屢圮以水無所瀦而横溢爲災也
德初知縣蔡欽築自欽門關接漢水亭今亭廢
以石橋其亭所水漲不圮東西楊樹室安

堤十二 免溺在縣北二里正義民周南佐李家蓮

花青草山咮石林潭家萬
家謝家鄭家俱在平塘湖泊所

陂十三 內高作在縣西六十里按

舊志陂修築於宋淳熙乙未戊申夏水漲崩潰各本郡奏請
之慶元庚申太守趙郎條上利害有旨假出戍水軍修築
經始於嘉太辛酉冬壬戌春工訖堤首尾立青龍濟水二閘
延亘四百八十七丈高七尺至一丈五尺闊一丈至一丈五
尺分層級以殺
怒湍城郭始固

漢川縣　**漢水** 蓋漢水經流漢川者

堤一 吳公舊名和公成化庚寅都御史吳琛築因以名堤一
自縣東至甑山十五里一自縣北和公城至劉家隔十五里
吳先築甑山堤路次築和公堤路沿堤植柳復於甑山麓甃
石甃砌水洪詔築閘以洩水勢又於劉家隔河口布樁板培
築高阜以便行旅　湖黨在縣北二十里楊子港嘉靖乙巳
都御史姜儀命於關前河至
港築湖境堤黨夾植以柳

黃州府　水經云江之左岸東會龍驟水口　江之右武口水

上通安陸之延頭　東逕石城南　又東過鄖縣南　又東逕鄖縣故城南　又東過赤壁山南左則巴水注之　又東逕軑縣故城南　東會希水口　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　又東逕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注之

黃岡縣　大江城沙沙武口街埠感化舊西河七州長上巴道觀俱通大江內道觀出崎山龍升經龍岡山陽注於鮑湖灌漑同之乃每值泛漲其害於諸河爲甚嘉靖癸丑五月霖雨水溢壓市中沒人以千計田衝壓者千餘頃　堤八老觀河舊州長河中州溝兒口邱陵五龍坑白宋河俱在慕義鄉攝河在湖重鄉俱知縣簡霄修　壩五毛林口巴毛河黃舍潭俱在慕義鄉知縣簡霄修築八大王在城東南二里安國寺左中有田築此以捍後湖水漲紫荊瀦在庶安鄉於積水漑田歲久傾圮正統二年邑人哀知州率鄉民重修之

蘄水縣　浠水至南溪口入大江水漲沒兩岸學宮前水高丈許　堤二王公在巴河鎮春夏水

漲民病涉正德甲戌知縣王伯築以名堤　江滸抵鎮市凡
長三十丈廣四丈高一丈甃用條石夾植以柳　萬工在縣
西南回風磯上正統
乙丑知縣胡奎築

羅田縣　官渡河　縣前山水起可通筏運載旱
則沿河者開為引水溉田

麻城縣　縣前河　發源光山界下接蘄州長河入團風江熊
吉曰縣前河東北一境之水每春夏驟
雨驟風則怒濤如山濱江之民咸苦墊溺宏治辛酉推官羅
韓起涉堤於中流蓋障之使東也尋就湮沒正德戊寅知縣
王世祿尋河之故而浚之水乃分流尋淤再浚之以調去新河
復淤而舊河之害如昔於是有遷[illegible][illegible]學之議推官嚴肅復
治之開新河固舊岸柰短樁單石堤築未固開河之土去不
盈尺雨下淖流歲久塡塞凡三治迄無成功今之議開河者
日鑿之使深比舊河加二焉一簣之土必置於數十步之外
可耕牧矣岸無事於固也固岸者曰水有所歸不待障而自
東矣水既東則舊河自淤積三十年之外可耕牧矣岸無事
於固也固岸者官開河以殺水勢然春秋之水豈能盡受於
民若學日危若累卵惟密布松樁於下而以鐵錐使之深入
四五尺則塞可固矣壘石於上每引直二三層用橫石以繫
之則壁可堅矣石壁之內實以小石亂砌然後以土繼築之
水之入也遇石礫而上則中空可無慮也乃募民築室於其

上或官自爲之與里房合爲東街而溝平其室之前俾使水潦從溝中行則內陷可無慮也又植木柵於石壁之外其丈高與岸齊約以橫木每丈餘則以一木係諸岸水石方有激則反者三數年之後木朽而吾壁之土與雉合一柵之外直高柳根日盤織於下而枝扶距於上可以代木柵矣又立爲係籍屬之有司凡木石皆責之受壓之民少有疎失與盜者同罪數年之後俟其休養安集然後稅其廛以爲他日修浚之費則水患庶平可避矣

黃陂縣　縣前河　通沙口入漢江春夏水漲則武帝牛湖泛溢爲沴甚則田地被淹漫入縣前　按黃以陂名而河塘陂堰以萬計實利灌闤市矣溉邇來豪强兼幷塘稍作爲邱畝冊籍盜報糧田而豬水之澤見潦易涸昔人謂代天施長地力安在哉

黃安縣　河三　縣城東里許爲東流河俱遶迤入團風江　縣東爲謝家店河西三十里爲雙河與西河合流爲兩河口經黃陂攝口入漢江

蘄州　大江　城西　壩一　永安州西北十里赤東大湖中實當孔道方春水起夏秋漫沒驛使經行必迂途廣濟方抵州治閒以輕舡濟渡者往往覆沒於風濤先年州人顧益築三塾於湖中使舟子依泊歲久崩褫萬歷二

年鄉宦顧闕首議修築捐貲
經始佐以率錢可期就緒矣

廣濟縣　河二　梅州在縣南流入氏山湖兩岸田可千頃
旱則賴以灌潤　遠城正統初父老陳鑒奏
浚之以　壩一　武家穴在縣南九十里臨江上自盤塘下抵
使運艘　黃梅楊家穴長一百九十里歲時修築以防江
溢

黃梅縣　縣前河　其源有三春夏山水
不時發旱受灌溉焉　壩一　唐思穴白楊家
穴至宿松分界
按邑當江漢九江下流故歲苦漲溢今壩起自廣濟之武家
穴龍坪至邑境之蔡山孔家龍塘思穴清江鎮楊家穴雖延
亘百里然歲復為水衝決漫沒禾稼民日狎游魚鼈上蓋
黃梅最下而彭蠡水又來突之故其害視廣濟尤酷烈也

承天府　水經云漢水又東敖水注之　又東南與舊水合
自荊城東南流經當陽縣之章山泉　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
東夏水從西來注　涓水南過江夏安樂縣西　夏水又東至
江夏夏杜縣入於沔

鍾祥縣 漢江自北來經石城與城北龍母等湖通下至漢
川入大江沿江皆多病惟皇大都鍾祥之水
利少而 漢江自報恩寺南長三十里舊堤卑薄易
害多也 堤六 決嘉靖中守備太監張方增築 始固寺側
一長一里 遷運所前一長一里 子胥臺東一 內有
二塘四埂 吉祥寺前一長一里 李萬湖一長五里 壩
黃沙在縣
一 東一十五里

京山縣 縣河 會閭流河姚河諸水經治南城下合滋水入
漢江水汎則淹田齧城址嘉靖中築堤捍水
城害 溫湯灌溉稻田其收數倍 五泉泉有五穴
遂息 泉一 湧如沸鼎橫流入市濤灕可愛民甚賴之歲不
憂 堤五 縣河嘉靖中河齧城址推官蒙詔築 小河
旱 林里澤俱在莘亭村正德中築嘉靖中水決更築
之 魯班在七寶中
漢江在縣南長百餘里

潛江縣 潛水 漢水別流自鍾祥入境經蘆洑河 堤八 高
三分流俱入沔陽界歲苦水患
氏在縣西北五里相傳五代時高季興所築因名焉起自荊
州綠麻山至縣南泥埠淵延亙一百三十里以障襄陽二水
莫家灃長一百丈以上堤正德中布政周季鳳築 夜义
口在江濱畔宏治中知縣史華築正德中崩決通判趙景鸞

改築新堤長三百六十餘丈復增修月堤　自然垸邊臨漢
江成化六年水決二十餘丈八年知縣江必修　江復垸長
六百餘丈身甚高厚　班家灣長一百六十丈俱正德中布
政周季鳳築　車老垸縣南臨江太平垸長六百丈正德中
都御史秦金檄通判趙景鸞知縣
莫湖築長一千餘丈堅固可久

荊門州　漢水下入漢江與諸湖通水大不至通泛蓋東賴
鄧家壩以障之東南賴絲麻堤以障之衞

當陽縣　沱水經縣境與沮水漳水復合入江大水
則衝泛沿河者苦之旱則引水入陂

沔陽州　漢水與江水夏水漕河通諸湖入漢然沔陽之水
介於江漢之間江溢則沒東南漢溢則沒西
北江漢枿溢茫然　堤六長官在川南起監利至漢陽長
大塞爲害尤甚　一百里　自石湖在西北五里其
堤自到口起至新開舖直約五里有餘高三尺許兩旁植柳
下爲水溝溝之外田畝錯列　高堤即復州故城爲堤　江
堤自龍州花墳牛埠竹林西流平放水洪茅埠王沙凡九區
長萬餘丈　漢堤自大小朱家岡滄浪南池凡五區長萬丈
江漢二堤嘉靖初知州曾泃奏下都御史黃長修築後復衝
決十九年都御史陸杰僉事柯喬江堤增築黃師廟何家港
茅天井等處又塞茅埠諸口迎袤幾五里漢堤增築柴木
垸道人腰河諸堤又塞到河口長百餘里　班堤在州北四

十里白河
河村地

景陵縣　城南河經縣城南入漢下流
爲水水溢爲害　堤七永豐在縣
東北長一里
周公在縣南自東至南橫長三十里舊堤　宏治中
端修築　班堤在縣下白湖村世傳魯班築以防京山
山水　古堤有二一在縣東北上下有凹防一名穴河一名
蓮花遇旱則貯湖水灌田泛則開凹防淹水勢高則不開成
化中知縣姜綰重修宏治中川襄洞庭水泛衝陷知縣周
重修以殺水勢　便堤在縣南車箱渡護七十餘　坑議城
古堤又名老龍堤在縣西南宣德
中築知縣姜綰周端前後修舉

德安府　水經云漢水又東南溳水入焉　溳水東南逕隨縣
西　漻水出江夏平春縣西　南過安陸入於溳

安陸縣　溳河遶城西東流入雲夢澤會漢水入江山水突
發害田禾旱則可引溉田蓋州縣諸河水旱
利害舉
相見也　堤一李公在縣西溳水左正德中知縣李重修
故以名堤先早溳漲民多墊溺至是獲免

雲夢縣　縣河縣有里許溳水之支也
會孝感之水達於江　湖六孟家　石
洋　鄭鋼

柴雲 史河在縣西北三十里安陸境溳水故
林 台河 堤三道經縣民便之宏治中使應城故道塞嘉
靖中知縣潘淵築此河復故道 沿河在縣西南正德中知
縣余權築 漏灌在縣西南五里每夏漲北河水由此衝入
石洋河民田被沒嘉靖中知縣郭貴
德築此以捍之復決王廷佐重修

應城縣 西河在縣西會漢江縣北又有
楊家河瀕河者咸資溉焉

孝感縣 澴川水俗曰西河在縣 湖六後湖溉田甚博
前下入漢江 正統中知縣羅勉
以淹塞復加修築 羊馬 白陂縣丞
盧哲修築 董家 東山 瀹河 注泉

隨州 溳水 遶州前南流入漢江又有六河 扶溝 浮纓
之 魯城 金水 石魚 武河皆遶州界民利

應山縣 汝水河在縣前又有河五 黃沙 方 白泉
溉 漢東 大洪 舟楫不通濱河者資多灌

荊州府 水經注江水自府東經弱關捍關 又東逕信陵縣

南　又東過夷陵縣南歷峽逕宜昌縣之埡䆴下　又東逕宜昌縣北　又東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注又東過枝江縣直沮水從北注之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　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

又東逕鄀城南　又逕南平郡孱陵縣樂鄉城北　又東入合油口　又東逕公安縣北　大江又得龍穴水口右逕石首山

又東逕赭要又左逕白螺山南

江陵縣　大江城南七里　堤五新開在縣東一百二十里成化中知府李文義重修後圮正德中布政使周季鳳築長四百五十丈　寸金在龍山門外五代時蜀孟昶將伐高氏欲作亂艦巨筏　衝荊南城梁將軍倪福可築是城激水以捍之宋吳獵嘗分　高沙東漿之流由此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　黃灘在縣東南二十里上當江流二百餘里之衝一決在江陵潛江監利民為魚鱉誠要害也成化初知府李文儀沿堤甃石正德十一年知府姚隆增築月堤三處約千餘丈今勢析崩潰李家埠在縣西三十里自萬城自鎮前砥六十里當水勢之

衙宏治十三年堤決淹溺甚衆知府吳彥華修築堅厚至今賴馬諺云水來打破李家堤荊州便是養魚池關係至重文村在黃潭堤東三十里宏治十四年水決知府吳彥華修築四百餘丈正德十一年水決知府姚隆重爲修築 砥鎭流在縣東十五里突出大江數十丈捍激江水聲如一迅雷蕃江勢東下鎭砥於此則水勢延緩而黃灘之衝少殺沙市之地可保歲化初知府李文儀砌以巨石縱橫相壓其勢甚堅水患稍免後居民漸竊其石砥堤少壞正德中布政司周季鳳重加修築 按杜預傳預都督荊州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無道路預乃開楊家口趙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水外通零桂之漕

公安縣 石浦河 正統初知縣余雍築壩豬水以便漕運 堤七 趙公在縣東三里 牛湖在縣西南半里 油河在縣西三里 倉堤在縣東三里 横堤在布政分司 以上五堤俱宋端平三年孟珙築 沙堤在縣東南八十里正德十一年水漲旋築旋壞十三年撫治都御史汪鑑之委欽諭張瀾上自灌陽下至新開相距一自二十餘里通修築之 大江渠水在縣東北未詳何代所築上接江陵下抵石首長一百里

石首縣 長河 郎大江又有便河達洞庭年久淤塞正統中知縣盛奇浚通商民咸便 湖三

平湖熟　堤六　黃金在縣西五里薩德彌實築　新
田　平址　萬石在縣西五里宋縣令謝麟築　楊
興在縣西南七十里薩德彌實築以防竹林港水患　楊林
在楊林口正德初布政周季鳳刱築長百丈有奇　風火在
縣南二十里正德六年知縣馬祥築　百家在
縣北四十里其地因水日圮百家合築此堤
監利縣　魯洑江　南通荊江北入沔漢水漲爲害獨甚　河一　漕河新衙通江陵民居輻湊
賴以溉田　湖三　南江沙　小盛洪堰　堤五　黃師在縣西四十里濱大江歲久湮積正德十一
年監生張安上請行修築　新衙在縣西南五十里濱大江
極爲險要　朱家埠在縣東三十里　龍潭口在縣北長百
丈　正德中布政周季鳳
築　把火在縣北五里
松滋縣　川江　岷江至此分爲三派復合達江陵入大江益峽水到此展蕩大不利於漲溢矣　堤
一　大堤自堤橋尾直抵虎渡延袤
八十餘里洪武二十八年重修
枝江縣　沱水　縣南四里有推烏灘水漲湍急如雷舟經此最險濱水者危之　湖一　老
雅在
縣西一里
今爲田

夷陵州　浣沙河與赤溪東合水泛則瀕河者受害　堤一二公在州東門外三里當荊襄巴蜀之衝旁有民田成化二十二年知州周蕭築行旅便之

長陽縣　清江南至宜都入大江其流獨清

宜都縣　漢洋河會清江入大江　溪三蒼茫在縣東五十里灌田可千餘頃　富金在縣西三十里　百岩在縣西三十里

遠安縣　洪岩洞洞泉流出油溪可溉田十餘畝　溪一羅漢　湖一覓水源出雞頭山石孔中土人爲覓引水灌田

歸州　州舊志未載水利有溪七灘有十二灘空舲峽灘夏秋水泛必舲乃可上自州至長陽四百里內峽水奔急石磧險惡吒灘水石相激中有石如覆舟舟至此多覆

巴東縣　巴江在縣前巴蜀諸水皆合而東注焉

興山縣　泉一清泉學宮後澄澈清漪深可數丈引出觀瀾門外會香溪入大江

岳州府　水經云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　又東逕彭城口自彭城東逕如山北　夏水又東過華容縣南　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　又東過零陽縣　湘水又北至巴邱山入於江

巴陵縣　大江會洞庭諸水入臨湘　湖四洞庭　青草　赤沙雲夢每夏秋水泛與洞庭合爲巨浸淼漫無涯爲害最巨　堤四偃虹在縣西北宋守滕宗諒築永濟在縣北城陵磯南　李公在縣東厲姑盡城陵磯長十五里地故湖路水漲病涉宏治中知府李鏡築堤建橋夾堤植柳人甚便之因以名堤　荊在縣東南十五里堤有橋久圮夏水人遭昏墊成化中知府吳節重修

臨湘縣　大江至城陵磯東下經此岷江合瀧亦能爲害　水一湘江三湘岷江合流經此水沿江田地一水鄉也　堤一趙公在縣東一里元太定中縣尹趙　築因名焉

華容縣　華容河南達洞庭水有泛漲之患乃臨桂之漕賴此通焉　堤五十五

柳在縣東北　放生池在縣東　斗子在縣西湖每值旱潦
實利蓄洩　縣堤在縣河之濱周圍十五里民實賴以免溺
縣堤在縣境瀕洞庭臨大江夏秋水泛民多沾溺有司屢
築隨壞正統中員外王士華重修內有四十五垸至今賴之
萬庾在縣北十五里　安津在縣西一十都內有十臺九
堰皆利灌溉正統中洪水衝崩田發淹沒都御史秦金措置
諭民修築　蔡田在縣西三十里　淵德在縣西北十五里
李家堰在縣東南三十里墨山下太湖畔　斗門在縣西
三十餘里　劉家垸在縣西四十里黃洋渡之南　東西在
縣西十里　紙方垸在縣東北七十里　黃田垸在縣西五
十里　姜家垸在縣東　黃家垸在縣西南　上路垸　下
路垸俱在縣西　張溪渡　胡家垸　吳木垸俱在縣南三
十里　宋楊西小垸在縣南　桃樹垸　林家垸　馬兒垸
宋家垸　石坡縣　蔡劉垸俱在縣西　許小兒　江家
垸　陳家垸　魯家垸　逐備垸俱在縣西北四十里　濤
湖垸在縣北二十里　黃湖縣垸　張師垸俱在縣西七十
里　新堰垸在縣西六十里　白壩垸　楊家垸俱在縣西
南　黃公垸　徐家垸　高小垸　清水垸　杜家垸　龔
家垸　吳家垸　柳木垸俱在縣西六十里　馬家垸在縣
東南五十里　朱家垸在縣東二里　陳家垸在縣東北十
五里　李家垸　趙家垸俱在縣東　金二垸在縣西六十
里以上諸堤連遭水病正德十三年都御史吳廷舉以賑濟

至議今在垸者修堤屬知縣李文判督修各官田時得完

淹沒　官橋垸在感化郡長二百二十丈闊一百五十丈官津在縣西北三十里在昔築此以防水患按其地

塌一古有營田官職田最爲低窪惟此不崩潰歲入有望矣

平江縣　盧水會舊水經水入洞庭泛溢爲害

澧州　澧水至城下合岑澹二水入於洞庭水起偪城爲害最巨

石門縣　洞三仙女在縣南些和山下流泉不竭民賴以溉田下合水道　龍泉　民安二　出泉溉田甚廣

泉二龍王　獨石俱賴溉田

慈利縣　漊水水南至觀音嘴會澧水江漲則溪洞爲一害較甚焉　泉一語泉出三眼中流至通濟舖前溪溪爲漲漲溉田甚廣

安鄉縣　澧水南流而東入洞庭水起上接下爲害不小入於漢水

襄陽府　水經云漢水又東逕襄陽縣北　又逕平魯城南又東過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　又東南流逕黎邱故城縣

又南過邔縣東北　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北注之　又逕鄀縣故城南　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　又南逕穀城東　又南過陰縣之西　又南過筑陽縣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　又東逕隆中　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

襄陽縣　溪江出大江安軍丁入漢江水漲不免嚙城時有大堤東臨漢江西抵荊山袤十餘里防護之

堤二老龍在縣西三里即大堤也　救生在縣西南五里

宜城縣　漢水由襄陽經縣東北下入漢江泛漲無地無水　閘一青龍在古羊社

南漳縣　蠻河經縣至宜城入漢江水起泛溢濵河者頻受其害　堰十一內武安陵溪於諸堰大武安即秦將白起攻楚引鄢水灌城者唐大歷中節度使梁宗義修之宋至和中宣城令孫永知襄州增築湑熙中制置李增伯修靈溪即古木里溝始開於楚漢南郡守王寵又鑿之宋治平中宜城令朱紘復浚元大德中政院同僉李英再築二堤

棗陽縣　沙河河達漢江山水突發衝決可虞

穀城縣　古洋河西流與粉水合達漢江水泛亦能爲害

光化縣　漢水漢江水起經縣甚則東南境及沿河者均受衝決之患　堤一石堰漢水東宋李仲芳築居民賴之今廢

均州　會河出太湖山通平堰龍堰可以溉田

鄖陽府　水經云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　又東逕鄖鄉縣南沮水出漢中房陵縣灌水東北過臨沮縣界

鄖縣　漢江由漢中經府城北東南經漢陽入江間有水溢不免嚙城恃有捍江堤以障之　河一趨河流至縣東爲盛水堰溉田甚廣　堤一吳公在縣東南名捍江堤成化十三年都御史原傑修之以防漢水江漲江漲堤崩御史吳道宏增築高八尺闊倍之長三百餘丈軍民德之堤名受焉

房縣　南視池流經谷城入漢江

竹山縣　北星河北來入庸水東注水起則溢旱則沿河者可資灌溉　水一堵東入漢江
水漲沿水者每引入堰溉田

鄖西縣　南門河縣南五里南日山下又有五里河與此河合流達於漢水溢此河與房河無水患
泉一娘娘洞下出如沸鼎甕如素線聲如振雷麓田悉資灌溉

保康縣　蘇泉在縣後山下民苦取水於河知縣蘇惠和憫其險遠疏導山泉遶流縣側民咸稱便泉因名焉

常德府　水經云沅水又東北過臨沅縣南

武陵縣　便河一日玉帶水起不能為災皆不利於泛溢　水三枉朗謂之朗江沅東流自龍陽入洞庭
堤十槐花在縣清平門外一里許柳堤在縣東門外通北門花貓在縣東門外臨大江
南湖在縣西十五里係官路屠家皂角俱在縣東三十里以上四堤嘉靖十三年大水衝決知縣鍾鑾修二趙家在縣西近大江自南湖二河泆知縣歐陽恂修東田在縣東十五里長江在縣東二十里春夏水漲與江州通

宿郎堰在縣東九十里周九十七里捍湖障江廣 渠二古德二村居民於內耕種知府歐陽恂及方士修修在縣萬全村古名後鄉 又名石英壩唐刺史溫造知郎州開此灌田 永太在縣北十里唐光化中刺史胡處立開此通漕且爲人備西北二十二里有北塔堰刺史李璉增修引注白馬湖及生壩之水又名 禾堰

桃源縣 延溪水 流入沅水時有山水泛漲之害 溪二 大敷 黃石 俱與沅水合水時漲然旱則濬溪者便焉

龍陽縣 白沙江 在縣西 水四 西 芷 滄浪 鼎口 俱與大滄安樂等湖通入洞庭水泛則諸湖暴漲常德水患惟龍陽爲最 堤十一 大團在縣北月固三萬五千八百餘丈正統十一年縣丞王賦成化十二年知縣周太建宏治十五年大水重決知府李諱重修正德中大水民患都御史秦金招撫賑濟蠲免所資委敎諭湯文昇督修民得復業嘉靖初水復作堤壞民被淹沒知府歐陽恂修嘉靖五年知府方士重修嘉靖十三年復決知縣薛炳委官修築八百餘丈 蕭公大在縣東北十五里 小沆州在縣西二十五里 大沆州在縣西四十里 亥部 李公在縣北二十五里俱正德十三年修嘉靖十三年大水俱決知縣薛炳重修 南城在縣東南半里

河洪在縣西一里　陡門在縣西三里　南港在
股堤在縣東南五里　新堤在縣西五里　障二縣北四十
里内水湮二里正德十二年修保
安在縣北五十里内有水堰二里

沅水縣　沅水逆行會鼎水入於湖水起
合漲於諸湖亦爲民病　堤一西湖在
縣西半里
成化初本府通判徐景
修築知縣金路重修

辰州府　水經云延江水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於酉水
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於沅

沅陵縣　北江自酉陽施漢諸水入沅水山
水漲合於江濱江者受害矣　水三沅施
辰
黔俱入
沅水

盧溪縣　盧江雙名
蘆水　水一高岩水自岩穴中出
流與鎮流合入蘆水

辰溪縣　溪五辰洞水水自大酉洞中出
經邑前而下　桑　助　嵩　潭一龍
其深
巨則有
龍居之　澗一龍門澗
深流長

溆浦縣　雙龍江水泛則縣前及濱江者受害　洞二鎮子在龍峯山西北向　對馬在濟山之西南二洞有水流出俱足灌田　溪一桃溪水出蘆峯山麓可資灌溉　潭一蘆深在縣西五里食深洲尾以桔槔引水灌田者數十餘家

沅州　瀰水自鎮遠下流於沅水州與黔陽俱有山水汎漲之害

黔陽縣　黔水縣前入沅水　溪六小龍　大龍　稔禾洪江　砂　霄騰

麻陽縣　錦水縣前入沅江江水起此水亦爲汎漲

長沙府　水經注澧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於江

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於江　資水又東北過益陽縣北　又東與沅水合於湖中東北入於江也　東北過湘南縣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於湘　又北過東北過陰山縣西瀿水從東南來注之　又北過澧陵縣西瀧水從東注

之　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又北過羅縣西買水從東來流注之　灉水出陽海山注南與瀉水合出西邵陵縣界而東南流至零陵縣

長沙縣　湘水環城而下瀟烝之水入會衆流以達於洞庭　水四穿漏瀏陽潙瀏陽水出大圍山溉田數萬畝泛則與羅水合并為害

善化縣　湘江　堤二梅在岳麓咏歸橋畔有梅森然柳在岳麓書院路口逼近江堧

湘潭縣　涓水至本縣龍口東入湘

湘陰縣　汨羅江源出豫章流經縣分二水一南流曰汨一經古羅城曰羅水至屈潭渡合　湖三東湖受檆水入江青草旁有壘石水落則見山是水溢則與洞庭混為大湖矣

寍鄉縣　王潭江三水合流環縣而東至新水口匯入湘江按長沙地故卑濕衆水所就故橫溢為禍潭之州縣皆然也　湖一東滄周十里　壩一段江陂石在縣西六十里　泉二觀

音在縣東不待車戽其水下流之田自彼定則以次灌注因名為不爭田 三停歲 則民居壅其下流以灌田疇復名好塘壩

醴泉縣 淥江至江口入於湘 泉一醴泉灌田可十頃

瀏陽縣 龍津水泛則合瀏水為害 岩一古風溪水內出可以灌田

益陽縣 資江過江入洞庭 堤五蔡家在縣東五里甘溪在縣東十五里 沙頭在縣東三十里 藍溪在縣南二十里 羊角在縣東三十里

湘鄉縣 漣水水至縣南匯而為潭又東過石潭而入於湘 水八豐溪 捲簾 竹洞 溫涓 青波 鴨橋 堯塘 側水

攸縣 灌田江夏旱引以溉田 水三攸 洣 銀坑俱合流至茶陵江口

安化縣 資江水經縣出益陽入洞庭

茶陵州 東江自酃縣來雨淫則泛漲害且及於攸矣 水一饒水可灌田

寶慶府　水經云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夫夷縣又東過邵陵縣之北

邵陽縣　水二 資邵合流經新化益陽入洞庭而濱江水勢險惡為害可慮也

城步縣　江三 蔣江縣南一里青溪縣北二十里　泉一 龍其水清冽冬夏不涸

新化縣　資山 合濱水邵都梁夫夷經縣下入洞庭泛則此川為害尤甚於四水也　壩四 百社在縣西南　灘頭在縣西南　連溪在縣東南　溫江在縣北

武岡州　水二 都梁洋二水合水泛則州之南與濱水者均受其害矣　陂一 官陂在州南百步餘旱甚引水灌溉相傳下有神符云

新寧縣　夫夷川 出全州過此至邵陽會濱水

衡州府　水經云湘水又東北過酃西大水從東南來而注之鍾水出桂陽南平縣東北北過其縣東耒水又西北過耒陽

縣東 又北過酃縣東 北入於湘 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

遶城西北屈東流

衡陽縣 湘水 至縣東北流入長沙界又有水曰烝東流經縣界北會於湘二水時苦泛溢

衡山縣 湘水 湘江泛溢受害與衡陽等

耒陽縣 耒水 出桂陽之耒山至耒口入湘又有水一曰淳水泛俱為害而大陂市則賴江水以灌溉

常寧縣 江三 一東一西一北水周城外泛溢所當預防矣

安仁縣 江四 排山灘頭油波浦陽俱與永樂江合故江漲之害為甚

酃縣 洣水 水發則茶陵洣江大漲下入攸縣

桂陽州 水十 春 歸 潭流 湖屯 黃田灘 馬迹 流渡 湟 桐梁 沙溪俱經州境山水突發俱足為患

臨武縣 石江 又赤水江俱與武溪合江漲則濱江者害俱不免 水三 高安 長江 北

流出水尾合桂陽春水入於湖 耒
陽西流合藍山合舜水時若泛溢

藍山縣 水十 津 英溪 蒙溪 歸龍溪 乾溪
藍溪 樓溪 廖溪 東樓諸水泛漲亦可
虞
也

永州府 水經云湘水出零陵始縣陽安山 東北過零陵縣
東 又東北過泉陵縣西 深水西北過零陵營道縣南 又
西北過營浦縣南 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
於湘

零陵縣 湘江出興安陽海山流至湘口與 水三 洒 賢
瀟水合春夏水漲爲害甚大 水俱
合湘水 按召信臣爲零陵太守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
瀆起水門廣灌漑民賴其利作均水約束刻石田畔以防紛
爭

祁陽縣 江四 清 三 北河 小東 塘一 梅塘在
清江與北河會俱入瀟湘 縣北七十

里其水冬溫夏寒會湘江東注

東安縣　蘆洪江通出北口入湘　水一祈出恭和中鄉東流入清溪合流入永湘水時泛溢

道州　水四營　泡　龍滝　下洑俱與沱水合龍洑與宜水合泛則濱水者受害

寧遠縣　舜水與淹瀟二水合流入湘又日舂流經藍山入湘山水起則二水俱漲爲害殊甚

江華縣　水四淹會洒水入江　洣與淹合　太　折俱與冬冷水合

郴州　水經云鍾水與灌水合注灌水郎桂水也　又北過魏寧縣之東　又東北入於湘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又北過縣之西　又北過便縣之西

州　水二派三川水通陂堰至秀水分三寒洑入郴水俱利灌田　湖一北湖水流七星入郴田受溉　泉一溫泉下流數十畝田嘗十二月卜種明年三月穀熟年可三登

永興縣　水二　四十二渡深出乾溪上流四十里灌田長安源出鬱鳳山西流七里灌田三十頃

宜章縣　水二　寶雲山深十丈餘可以灌田　平禾一派自漕田出灌田一派自將軍廟匯　湖

縣　仰天在縣北十里黃嶺山東曠平無常阜山有湧泉停蓄周圍二十里其水夏月極冷可以灌田　岩一

巨岩中有泉遇亭禱祈其應如響左右流出灌田

興寧縣　濱江　至舊縣橫流合盧渡其水清沅流遶濱江者實利灌溉

桂陽縣　水六　東坑　孤山　屋嶺　耒　淇江　蓬塘俱入江注湘春夏時有泛溢之患

桂東縣　水二　郴江源出黃嶺北沿清縣下流會耒水及白豹水入湘江　牙江源出五蓋至此　接

周環為郴州太守郡接南海自暴灌田八十頃　亭至曲江水勢險迅行旅號咷環開六龍以合湞水洩其勢郡人便之

靖州　水經云沅水出牂牁　蘭縣為旁溝水　又東至鐔城

縣為沅

州　渠河　環城會於郎江濱河者每資水灌溉　堤一　江東永濟天順中都御史吳環屬知州蔣琪

修治河東有田數百頃珙乃召民相土得楠木灣可瀦水乃措白金三鎰傭民築壩通壩引水以資灌溉

會同縣　江四洪　郎　沅　文溪沅與郎合而文溪入洪然洪江受渠河潭溪郎江流及沅州若水泉流會於此水泛則此江之害爲大　水一若有兩源遠來會於若水同入洪江

通道縣　羅蒙江源有三又芙蓉江來自綏寧

綏寧縣　小洪江縣西門外　溪三茶　大金　大溧

施州衛　水二朝貢　鐵溝俱入清江　溪一九渡里都亭里人清江居民引其水溉田可數千頃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四

崑山顧炎武撰

沔陽童承敘河防志

凡水在上流者江漢最大其流俱至雲夢而合地窪水瀦故爲巨澤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禹治水荊州導漢過三澨至於大别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沱潛既導然後雲土夢作乂傳云水落而土見可耕治也周官職方氏荊州之藪曰雲夢漢司馬相如賦子虛稱楚有七澤雲夢其一澤方九百里此皆作乂之餘至周及漢猶爲藪澤杜預曰雲夢跨江南北郭璞曰安陸枝江俱有雲夢城胡三省曰雲夢甚廣後世悉爲邑居聚落則易藪澤爲墳壤矣蓋漢最濁漢書云河水一石而六斗泥涇水一石其

泥數斗漢水之泥亦不啻是每與江河水合其滓必澄故常塡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野南宋張輿世居臨沔水門前忽生洲嶼大數十頃此一證也惟江渚不易淤然荊州記江陵初有九十九洲後其洲滿百則江亦有時而淤蓋所謂土作乂者其由來已久矣故沔居澤中土惟塗泥而竟陵雲杜頗多高仰之田民漸芟剔墾爲阡陌然江溢則沒東南漢溢則沒西北江漢並溢則洞庭沔湖匯爲巨壑雖堯橫流之時禹未導之日不是過也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隄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垸如是百餘區其不可隄者悉棄爲萊蕪萊蕪之地常多於垸漢賈讓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民起廬舍東中東郡白馬黎陽故大隄皆數重民居其間其制頗與

垸同溢自漢已然矣漢唐以來沔隄修廢無所查考五代時高

季興節度荊南築隄以障漢水自荊門緣麻山至潛江延亙百

三十里因名高氏隄而江隄亦自監利東接漢陽長百數十里

不知何時所築名長官隄沔皆賴焉宋乾道七年湖北漕臣李

燾請修江陵潛江里社虎渡二隄詔明年築修紹興二十八年

監察御史都民望言江陵東沿江北岸古隄名曰黃潭建炎間

邑官開決引江水為險阻以禦盜既而夏潦漲溢荊去復州千

餘里皆被其害近因民訴始塞之乞令縣官隨方修補從之元

季沔乘兵燹之後人物彫謝土地荒蕪明興江漢既平民稍墾

田修隄是時法禁明白人力齊一隄防堅厚湖河深廣又垸少

地廣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洩賈讓所謂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

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是也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頗寧其後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閑田隙土易於購致稍稍墾闢歲月寖久因據爲業又湖田未嘗稅畝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斛客民利之多瀕河爲隄以自固家富力强則又增修之民田稅多徭重丁口單寡其隄壞者多不能復修雖垸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修或不以時故土未堅實丁夫或非其數故工尚鹵莽夫垸益多水益迫客隄益高主隄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湍怒迅激勢必衝嚙主隄先受其害由是言之客非惟侵利且貽之害也然大水驟至汎濫洶湧主客之垸皆爲波濤雖曰主害亦非客便也故漢書曰左隄强則右隄傷左右俱强則下方傷其謂此歟

賈讓曰隄防之近起戰國壅防百川以自利齊與趙與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防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沉溺自其宜也其事頗類於沔成化甲午宏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隄防悉沉於淵民淺者爲棧深者爲巢飄風劇雨長波巨濤煙火斷絕哀號相聞沉溺死者動以千數不特漂沒田廬而已此則民救死而不免也何有於隄防哉故沔民之敝始於成化極於正德瘡痍至今未之復也

三江總會隄防攷略

按湖廣境連八省凡秦隴巴蜀中原貴竹嶺右諸水俱注之導爲三江豬爲七澤卽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故區也江發岷江抵巴東入荆襄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厥害者惟荆州一郡爲甚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其受厥害者鄖襄黃澤四郡而襄黃爲尤甚九江是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諸水合流入洞庭湘沿匯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湖口與江流合其受厥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會於武昌其江身始闊直注而東以故武昌蘄黃之境若無大水害大較隄防多在襄黃常武荆岳間蓋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爲荆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潴開墾田畝復沿

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迨我　國家二百年來水或時汜隄或間決惟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歲三江水汜異常沿江諸郡縣蕩沒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有司雖建議修築然旋築旋崩蓋民私其力而財用羸詘之勢異也

川江隄防攷略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於防工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失

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傍漢古隄壞決凡二處每夏爲漫溢唐貞元八年節度使嗣曹王皐始命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又規江南廢州爲廬舍架爲二橋　宋乾道七年十

月湖北漕臣李燾修江陵潛江縣里社虎渡二隄　張孝祥知荊南兼湖荊北路安撫使築寸金隄以免水患　宋汪華倅江陵郡郡有三海八櫃恃爲險固豪右據以爲田華力復之又築寸金隄以捍江政績甚偉

按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於海今澧州巴陵正澧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如建瓴勢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迴東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闊順流直注中間郡縣兩岸俱平衍下隰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閒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諸縣各沿岸爲

隄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堤凡長亙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埠堤凡長亙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爲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鹽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簰洲東江腦俱爲盜賊藪蓋以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陳瓮港守土官每議築隄竟無成績始爲開穴口之計按江陵　舊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開者惟郝穴赤剗楊林采穴調弦小岳六處餘皆湮塞迨我　國朝六穴復湮其五故隄防不時泛決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決後殆無虛歲而荊岳之間幾爲巨澤矣

荊州府隄攷略

江水之患全在荊州一郡夾岸南北凡六縣北岸則江陵監利隄凡四萬九千餘丈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隄凡五萬四千餘丈嘉靖庚申歲洪水決隄無慮數十處而極爲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虎渡黃潭鎮公安之瑤頭鋪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諸隄衝塌深廣最難爲力者也每歲有司隨築隨決訖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佑議請築務期堅厚自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隄稍就緒始立限甲法每千丈隄老一人五百丈隄長一人百丈隄甲一人夫十人江陵北岸總共隄長六十六人松滋公安石首南岸總共隄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岸總共隄長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爲常然荊州郡治濱江郡西上六十里有萬城隄在當湯江

陵之界嘉靖十一年一決直衝郡西城不浸者三版十二年有司挽築更築李家埠重隄護之三十九年又決此隄乃郡治之大要害也當陽縣有司每以害及江陵漫不加意近日盡屬江陵修理始得無虞　枝江縣隄攷略志按志江流至此地分派如木之有枝故以名縣縣東至江陵南至松滋西北至宜都周圍廣三百八里縣治頗依高阜向無隄防惟縣東南有百里洲延袤百里南有蓋洲澌洲洋洲　洲皆夾注大江之內者故北自百里洲楊林洲賽磚灘蔣斗灣窰子口至流店驛復轉北自董灘口上臺古城腦而下至嚾嘴灘流店湖又自嚾嘴灘而南轉至澌洋洲觀音寺直抵松滋朱家埠對岸皆有隄舉其最要害者莫過於古城腦蔣斗灣二處係通洲上流一決則勢若建

頒莫能捍禦又洲內軍民雜處互相規避故隄工視他縣尤難

松滋縣隄攷略按縣地勢平衍三峽之水迸流至此始得展蕩勢若㰚馬脫韁隨性奔逸最難防禦而本縣又當公安石首諸縣之上流江隄一決正衝諸縣胸腹而下其形勢尤爲要害縣東五里有古隄自隄首橋抵江陵之古墻舖長亘八十餘里且舊有來穴一口可殺水勢宋元時故道湮塞迨 明朝洪武二十八年決後時或間決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決無虛歲下諸縣甚苦之較隄要害惟余家潭之七里廟何家洲之朝英口古牆之曹珊口爲大其餘五通廟胡思堰清水坑馬黃崗等隄凡十有九處中多獾窩蟻穴水易浸塌

江陵縣隄攷略按縣沙市正古江陵地陵埠自荆門西北來二百里臨江正扼水衝

南有虎渡穴口分流入洞庭北有章卜郝穴二口殺流出漢口而譚子湖洪水淵三湖等處俱爲湖瀦蓄水故地趙宋以前若無大水患迄元以來沙市高陵半崩入江章穴口復湮逮我明朝嘉靖十一年決萬城隄水遶城西決沙市之上隄而南二十一年後又以浮議築塞郝穴口諸湖瀦又多淺淤三十九年一遭巨浸各隄防蕩洗殆盡四十五年後有司稍稍修復然不如古隄之堅矣　公安縣堤攷略按縣東西廣一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一十里地皆平曠縣治舊在柴林街因避三穴橋水患移至江皋勢若原隴宋端平三年葢珙築隄防以禦水有趙公堤在縣東斗湖隄在縣南油河隄在縣北西倉隄在縣東北橫隄在布政分司後世傳爲五堤云至元大德七年竹林港隄

大潰自是隄不時決迨　明朝修築沿江一帶隄塍西北接江陵上灌洋東南接石首新開隄隄凡萬有二千五百餘丈其間雷勝旲灣瑤頭鋪艾家堰竹林寺二聖寺江池湖裌隄淵沙隄鋪新淵隄郭家淵施家淵諸隄更爲要害成化五年決施家淵宏治年間決裌隄淵正德十一年決郭家淵嘉靖十一年決江池湖三十五年決新淵隄三十九年決沙隄鋪四十年決深淵隄四十四年決大湖淵及雷塍旲灣四十五年崩洗竹林寺隆慶元年崩洗二聖寺二年決艾家堰水患殆無虛歲境內有軍湖貴湖紀湖重湖大金洋溪而諸湖惟大金一湖通虎渡枝湖江漲湖溢毛穗諸里軍民常苦之　石首縣隄攷路按縣東西廣三百八十里南北袤一百里俱夾江南北而縣治一面濱江

勢復下濕自元大德七年決陳瓮港隄薩德彌實挽築再築黃金白楊二堤護之不一歲陳瓮再決趙通議始開楊林宋穴調弦小岳四穴水勢以殺迨我明朝四穴故道俱湮堤防漸積嘉靖元年決雙劍垸三十四年衝洗戴家垸三十五年決車公腦四十五年決藕池頃年始修南岸自公安沙堤至調弦口堤凡四千一百餘丈北岸自江陵洪水淵至監利金果寺堤凡千有餘丈其間楊林瓦子灣藕池袁家長劍尤爲要害　監利縣隄防攷略按縣東至沔陽西至江陵南至華容北至潛江周四百五十里正江湖匯注之地勢甚洿下鄉民皆各自築垸以居而縣治臨江有一枝河流貫城中歲苦水患元大德間趙通議開赤剝穴江流以殺迨我　明朝初此穴已湮乃築大興赤射新

興等二十餘垸成化間又修築黃師廟龍潭蘆淵等一帶諸隄嘉靖十八年築塞十八灣河又塞祝家壋其壋隨決至四十四年隄決黃師廟李家埠何家壋文家垸金沙湖諸隄而大興垸亦大潰嘗一修築自龍窩嶺至白螺磯凡二百六十餘里頃年江勢南嚙而水患漸消矣

漢江隄防攷略

張柬之罷政事願還襄州乃授襄州刺史會漢水漲嚙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合境賴之　王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地濱漢江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修復與民著爲水令囚年有頼　李仲芳知光化軍漢水暴至作石隄以禦之民賴其利　盧鈞判戶部會昌元年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

築隄六千步以障漢暴明年春隄成　乾道八年荊南守臣葉衡請築襄陽沿江大堤　趙延進爲襄州總管築隄捍水易甃以石民多賴之　胡列守襄陽築隄捍水百姓歌之　慶元庚申趙鄖守漢陽修築高作陂隄於隄首尾置青龍水清二閘分層級以殺怒湍　陳桷紹興二年出知襄陽府漢水漂蕩室廬修築隄岸賴以無虞

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今攷漢江圖西自漢中漢至漢陽大別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卽漢水故道也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之間大半匯爲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分一

由張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先年承襄一帶雖遷徙而無大湖者由湖渚爲之壑三流爲之瀉也正德以來潛沔湖渚漸淤爲平陸上流日以壅滯嘉靖初年承天石城古道改徙沿山灣二十六年決荊門沙洋鎮三十九年決紅廟隄四十五年決襄陽老龍隄宜城古道改徙鵞籚新河而竹筒河復湮淺十餘里下流又日以湓沮故邇來水患多在荊襄承天潛沔間矣

鄖陽府隄攷略

按鄖陽郡西北控扼秦豫東南接連荊襄四面皆疊川峻嶺屬邑半依山城獨郡治孤立川原之間正當水衝故上津竹山諸縣雖臨漢濱不必隄防其水患祇在郡治而禦水又以城爲隄

自古無大決害至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九日衝決東南門外土隄城半崩塌民多湮沒

襄陽府隄攷略

攷襄陽古有大隄曲是隄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爲襄樊患最切要害我　朝水流故道不溢爲災故大隄漸塌民多侵爲已業而有司並無築隄處嘉靖四十五年洪水四溢郡治各州縣城俱潰民漂流以數萬計郡西老龍隄一決直衝城南而東故郡治之患爲尤甚副使金世龍秦淦徐學謨先後建議估修踰二年工成　襄陽縣隄攷略按縣隄防全在襄樊二城間蓋二城並峙漢水中繞如峽口且唐白河從北來橫截漢流以故波濤激射城隄爲患按古大隄西

自萬山經澶溪土門白龍池東津渡繞城北老龍隄復至萬山之麓周圍四十餘里年久隄潰而龍池東津一帶又多浮沙明初修截隄一道自長門至土門今半堤塌至嘉靖四十五年老龍隄一決餘皆先盡頃年併力修築北自老龍隄至長門皆沿城甃石高凡二尺許南自萬山麓至土門則仍古大隄東南自土門至長門則仍舊截隄高凡二丈許厚凡五丈許樊城北舊有土隄皆決面江一帶磚城盡潰然樊城潰則襄城無恙其利害之輕重又不可不審者也

宜城縣隄攷略按縣東至棗陽南至安陸西至南漳北至襄陽祇一面距山三面臨江江故道遶龍鳳山而下去城二十餘里舊有使風龍潭二港接大江流灌入城濠然未聞爲城患也迨嘉靖四十五年九月江溢直衝

迎水洲而下改徙鴇𪸩河新洪逼城五里許又由使風龍潭二港衝洗南北城樓自此水漲徑撼城隄殆無虛歲近議築使風龍潭二港父老皆謂港口不塞城隄終難保障也

承天府隄攷略

按江故道逼近郡治石城而下嘉靖初年徙薪洪逶沿山灣東去城彌遠水患日甚攷其故在豐樂則舊有九龍灘龍扒港桐木嶺金花熨斗等湖之分洩至石城則舊有城北河𣲖河殷家等河之注蓄今皆淤平軍民官莊爭墾爲業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治上汩固一郡水患之原也屬邑大半濱江而受害甚者北岸則鍾祥京山景陵之紅廟南岸則荊門潛江沔陽之沙洋也　鍾祥縣隄攷略按縣自石城而上至豐樂驛凡二百二十

餘里舊無隄塍每水泛漲西岸則漫至沿山岡東岸則漫過池河等湖亦蒲長岡而止蓋以湖爲壑以岡爲隄也自石城而下由蔡家橋板橋灣上下流通馬公洲小河口以達於南河迂迴三百餘里土人總名之曰紅廟隄最爲要害然嘗攷之蔡家橋舊有口通二聖套入湖殺漢勢又有流漣金港二口通枝河達赤馬野豬等湖由青樹灣入軍臺港大分漢流以故隄得無虞今半湮塞不可復流嘉靖二十八年以來諸垸隄盡決有司屢議屢輟蓋由官莊及荊州右衛與景陵京山三縣軍民雜處其間互相推托而格議撓法者則官莊之佃民爲尤甚云　京山縣隄攷略按縣治依山爲城其境土半係高阜自古無水患但下里有一面逼近漢江北岸上則接連鍾祥及荊州右衛併官

莊等處諸隄下則有小河南河紫金潭拖船埠等處直抵景陵界地勢下濕自嘉靖三十年來鍾祥官莊右衛之隄一決遂衝入本縣拖船埠等六十餘處連歲屢築屢決訖無成功蓋本縣隄防與鍾祥景陵官莊右衛諸隄相爲唇齒一處不堅勢難獨保也　景陵縣隄攷略按縣治低窪圍遶四汊竹臺等湖卽禹貢三澨故地也漢水至此分流一由黑流渡經張池竹筒二河分入漢川劉家隔者爲正流一由小河口經漁新河巾臺河牛角灣出風門者爲枝流二流會合經湨口蔡店並出漢口此水過道也嘉靖三十六年以來四汊等湖泮汙淺平而竹筒河牛角灣二處水道中湮故縣治常苦水患其最要害者靑山頭林里澤急走灣上下洲河直衝縣治抵楊林垸灌海堰則一邑皆

爲水壑矣又有塔兒灣決口在潛江而景陵實當其害俱可慮也　荆門州隄攷略按州隄防要害全在沙洋鎮一帶夫此鎮控荆門江陵監利潛江沔陽五州縣之上流漢水自蘆林口直衝沙洋北岸舊有隄接連靑泥湖新城鎮由沈家灣至白鶴寺不剎腦至潛江界凡二十餘里惟沙洋隄勢獨寬厚軍民壓居其上嘉靖二十六年隄決漢水直趨江陵龍灣市而下分爲支流者九以此五州縣歲遭渰沒二十八年承天有司官修築議多異同乃不塞舊決口而退讓二百餘步中挽一隄反成水囊北湨一入勢雖東迴其隄不一歲再決舊江身漸狹南北相對止二十餘丈決口東西相對約三百餘丈反爲正派幾不可復障而東矣隆慶元年春始議承天荆門二府修築至二年秋八

月告成北岸自河家嘴至南岸新隄頭長凡四百四十七丈五尺餘闊凡十四丈許高凡五丈許當隄心鑄二鐵牛鎮之此隄築成汙沙日積勢可永矣但此隄與紅廟對岸紅廟居民每遇水漲多有欲盜決此隄以洩水者故盜決河防之禁尤不可少弛也　潛江縣隄攷略按爾雅云水自漢出爲潛潛江之得名以此宋乾德間縣治在道隆鄉後患水遷之斗隄即今縣治也周廣七百二十八里皆爲重湖地民多各自爲垸故南則淘湖牛埠北則太平馬倡西則白洑咸林東則荷湖黃漢等凡百餘垸俱環隄而居五季時築花封高氏等隄至明初修築各垸隄塍又有潭子湖四港潛心口各枝河分殺水勢嘉靖三十九年諸隄半決而枝湖更多湮塞民甚苦之隆慶二年春嘗興工修

築然有馬家垸一決口在景陵而潛江實受其害此又所當預圖者　沔陽州隄攷略按州舊以富饒稱蓋以地當江漢之間最多河渠民便魚鮮利又因湖渚環隄爲垸而業耕其間誠樂土也自五代時高季興節度荊南築隄以障漢水自荊門綠麻山至潛江延亘百三十里因名高氏隄而江隄亦自監利東接漢陽長百數十里名長官隄沔皆賴焉迨我　明朝隄防漸潰至成化甲午宏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溺死者動以千數其後都御史秦金布政司周季鳳以江水常決監利之車木隄漢水嘗決潛江之班家隄修復之其文有千百計然未能高堅水至即奔嘉靖甲申知州儲洵疏陳隄防之利害於　朝事下撫巡舉行按察副使劉士元復建

議龍淵而下凡九區爲要衝宜先治益以滄浪而下凡五區於是龍淵花墳牛埠竹林西流平放水洪茅步埠玉沙瀕江者爲隄統萬有餘丈大小朱家岡子滄浪南池瀕漢者爲隄統幾萬丈丙戌夏月漢水連溢而沔賴以完至庚寅漢水決拖船埠西湖水溢沔之西北遂爲巨浸頃江隄自西流窩直抵玉沙隄凡二萬六千二百餘丈其決口數百處故洲民歲苦水患有司屢議修築竟以錢糧無措而寢　漢川縣隄攷略按縣東至漢陽南至沔陽西至景陵北至雲夢正當江漢下流故有長湖橫湖觀湖龍車小松等湖以蓄水又有城北南湖蓼湖魚湖西崗水淇等垸以禦水且漢江至此分流一由張池口經縣治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二水復合流出漢口故無大水患嘉靖三十九

年漢水大溢各垸隄俱潰而竹筒河中塞十五里許其張池口江身又復淺狹以故水多壅滯於鍾祥景陵間而劉家隔之估舶不得通於漢川民亦病之頃年查勘上自河口中經排子口至東湖川水口大約淤塞一千三百一十二丈上河口勢地稍低不便受水改從沙臺寺前去舊口約數十丈許中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舊河身甚曲新改直勢以順水性約直二百丈零下口吽子臺出風門又半淤計二百丈許撫院劉公慤奏留贖鍰一萬餘兩募夫開濬親臨閱工乘流下土河勢大通自春二月興工至三月告成　　漢陽縣隄攷略按縣舊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卽古漢水正道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

陽口約長四千里然後下漢口成西初忽於排山口入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逕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口雖爲漢水瀉流之地但爲江水洶湧橫截其口流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故太白新灘馬影蒲潭沌口刀環等湖易以泛溢而春夏水漲郡治常苦浸没之患其障禦全藉大別一山故從來未設隄防

九江隄防攷略

岳陽門西下瞰洞庭每夏秋風濤激嚙城址又岳爲荆潭黔蜀四會之衝舟之往來湖中者無所寓泊宋守滕宗諒築偃虹隄於金鶚之右遠邇蒙利巴陵白荆隄宋慶厤間完築臨湘趙公隄元泰定間縣尹趙憲築按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漵西

澧資湘九水會合滙爲洞庭一湖是也今以　明朝郡縣志攷之辰常衡永支河會流於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江湘江澧江而已沅發自牂牁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興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爲二派一爲灕水一爲湘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古兗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茹溪之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元辰漵酉資其合流而會爲洞庭以爲洞庭故沅辰永衡長沙得免水患爲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歲遭淩溺而隄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

常德府隄攷略

按郡治與武陵龍陽二縣地皆濱江自古苦水患南朝齊永明十六年沅靖諸水暴漲至常德沒城五尺宋淳熙十六年沒城一丈五尺漂民廬舍後唐同光初沈如常砌二石櫃禦水以保障城垣至今賴焉元延祐六年郡監哈珊於府學前又砌石櫃一座高二丈餘而水勢以殺迨明朝嘉靖元年大水決隄防十二年江漲發破城垣三十九年以來歲遭淹沒頻年修築郡治沿江一帶及武陵龍陽二縣槐花宿郎堰大圍等隄民始有寧宇

武陵縣隄攷略按縣臨江多設隄防故郡城淸平門外有槐花隄又有花貓隄縣西十五里有南湖隄又西三十里有皂角隄嘉靖十三年俱決知縣鍾鑾重修縣西自南湖至河有趙家隄又東九十里有宿郎堰隄周迴九十七里一百一十步廣

德二村民居之俱知府歐陽恂方士先後修成三十九年以來諸隄復決知府葉應春估勘大修楅郎堰隄修決口一十三處計長一千二十餘丈其槐花佛手南湖等隄修決口二十四處許長一千九十餘丈其楅郎堰又有水櫃二座以便蓄洩曰上櫃曰下櫃各長九尺高六尺闊五尺　龍陽縣隄攷略按縣北有大圍隄周迴三萬五千八百餘丈有孔家車輪等櫃五座又北二十五里有李八隄周迴二千八百餘丈內有水櫃二座又北四十里有市港障周迴五千八百五十餘丈內有水櫃二座又北五十里有保障周迴三千五百三十餘丈水櫃一座縣西一里有河洪隄三里有隄門隄又西二十五里有小氿洲隄周迴四十丈內有業塘櫃二座又西四十里有大氿洲隄周迴一

千八百六十餘丈內有江西金釵等櫃四座縣東十五里有蕭公大隄又夾步隄周迴三千一百餘丈內有范陽櫃一座縣南五里有新隄東南半里有南城隄五里有股隄諸隄並列故居民得倚以耕種正德十二年夾步南港障隄浸塌重修嘉靖十三年決大小沉洲及蕭公李八等隄俱知縣薛炳重修三十九年諸隄復潰四十四年知縣葉應春估議大修大圍隄修決口二十處長凡五千五十餘丈南港障隄修決口四處凡一千一千餘丈大小沉洲隄修決口一十一處長凡二千三十餘丈其大圍隄又修水櫃五座以便蓄洩曰車輪　曰孔家　曰沽湖曰伍家　曰姚家　各長一十二丈各高七尺各闊六尺

岳州府隄攷略

按郡治城西岳陽樓一帶正臨洞庭湖春夏水漲波濤撼城勢甚可慮宋守滕宗諒等堰虹一隄障之迫　明初隄漸崩洗城漸退縮近年移城於岡阜至嘉靖三十九年以後岡阜半摧而懸城孤危岳陽樓亦將頹塌知府李時漸雇募夫役取辦磚石繕修城垣自岳陽樓而南凡二百六十餘丈城下築土隄以障水其屬邑臨湖嘗苦水患者有四安鄉華容巴陵臨湘也但安鄉四面皆水勢難設隄臨湘半依山城猶可捍禦巴陵隄防低在江北諸里惟華容四十八垸之隄最爲要害　巴陵縣隄攻略縣正當洞庭湖治匯之地故有楓橋白石等湖又有南津乾沙等港湖水一泛半没田廬然東西諸里尚倚山阜其最要害者江南則有永濟一隄自濱武廳至城陵磯係知府李境創築

江北則有固城垸隄與監利接境嘉靖三十九年諸隄俱決隆慶元年知府李時漸知縣李之珍修築　華容縣隄考略按縣北臨川江南禦洞庭中有斗子漸城楮塘蘇湖等凡十有三湖南北水漲殆無遺土非環土爲垸則居民不能以旦夕安也故南則有上路本城官垸等垸北則有伍田濤湖安津等湖垸西則有白梅啟湖蔡田等垸東則有章華黃蓬縣方等垸大小凡四十八垸嘉靖三十九年江湖水泛溢諸垸隄盡潰勢難盡築其垸大最爲要害者惟官垸濤湖安津蔡田四垸各周迴四十餘里本縣錢糧半出其內

修築隄防總攷略

近年深山窮谷石陵沙阜莫不乂闢耕耨然地脈既疏則沙礫

易崩故每雨則山谷泥沙盡入江流而江身之淺澁諸湖之湮平職此故也今可盡心力以捍民患惟修築隄防一事是故備攷古人營度之法而參以土俗布置之宜可經久而通行者蓋有十焉一曰審水勢東洗者必西污下注者必上湧築隄者審其勢而為之地而最難禦者莫如直衝之勢議者退而曲防故荊州虎渡穴口之隄先年愈退愈決急而近日直逼江口以遏其衝乃得無恙他如順注之傾涯則隄勢宜迂急湍之迴沙則隄勢宜峻二曰察土宜一遇決口必掘浮泥見根土乃築隄根其所加挽者必用黃白壤三曰挽月隄洗在東涯則沙迴而西淤在南塍則波漩而北故往往古隄返抱江流者為水所齧即臨傾涯之上勢甚孤懸必先勘要害之地而預築重護之隄四

曰塞穴隙獾鼠螻蟻巢穴秋冬水涸遍察孔端極低而塡塞之春夏水漲巡視隄內有水浸透者卽探其原而爲之防五曰堅杵築木杵不如石杵石杵不如牛轢六曰捲土埽塞決口爲上護成隄次之法埽以荏葦爲衣以楊柳枝爲筋以黃壤爲心以穀草爲紼纚因決口之淺深水勢之緩急而爲長短大小者也若隄初成時土尚未實必以楊柳枝爲埽橫棲於隄外則可以禦波濤而隄無恙七曰植楊柳八曰培草鱗九曰用石甃當衝放之要處若非石隄必不能回水怒而障狂瀾十曰立排樁將大木長丈餘密排植於隄之左右聯以紼纚結以竹葦故風浪可及排樁而隄得以不傷也

護守隄防總攷略

決隄之故有三有隄甚堅厚而立勢稍低漫水及寸即流開水道而決者有隄形頗峻而橫勢稍薄湧水撼激即衝開水門而決者有隄雖高厚而中勢不堅浸水漸透即平穿水隙而決者要皆修築既疎而防守復怠故坐至此患耳故防範護守之計條議有四一曰立隄甲每千丈僉一隄老每五百丈僉一隄長每百丈僉一隄甲凡隄夫十人一應隄防事官司責成隄老隄老責成於隄甲隄甲率領隄夫守之而有垸處所亦有設垸長垸夫其法與隄甲同仍不論軍屯官莊王府凡受利者各自分隄若干丈凡守隄者各自派夫若干人一有疎虞罪難他諉二曰豁重役凡隄老隄甲隄長及垸長垸甲人役各役其身每遇審編即與除豁別差則彼得一意於隄防三曰置鋪舍查點漕

河事例於隄上創置鋪舍三間令隄長人役守之則往來棲止不患無所而防護事務亦庶幾不致妨悞矣四曰嚴禁令凡有奸徒盜決故決江漢隄防者即照依河南山東事例發遣揭示通衢以警偷佔

開穴口總攷略

穴口分大江之流者也必下流有所注之壑中流有所經之道然後上流可以分江瀾而殺其勢楚有三大水惟川江獨據中流故穴口在南者以澧江爲所經道以洞庭爲所注壑在北者以潛沔爲所經道以漢口爲所瀉地故川江獨有穴口然古有九穴一二口江水分流於穴口穴口注流於湖渚湖渚流於支河而支河瀉入於江海此故穴所以並開者勢也今日生齒漸

盛耕牧漸繁湖渚漸平支河漸湮穴口古道皆爲廛舍畎畝他如章卜等穴故道無復舊跡矣此今穴口所以多塞者亦勢也虎渡流注澧江同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注之郝穴流出漢口與大江復合而江北之溪水俱注之衆水會合則流行不絕注瀉有鬱則水道不壅此二穴所以獨存也蓋穴口之支流多湮則江水之正流易泛將來浸決之患其可免乎故荆南以開古穴口爲上策此固遡源探本之論也然近年郝穴築塞其口今歲議開舊口必先將枝隄修築就緒然後開水門以受江流方無東西泛溢之患是穴口之有古道者尙且開導之難況古道湮沒者乎元大德間曾開六穴郝穴赤剝楊林來穴調弦卜岳之故道並開矣今祇存郝穴而他皆不可識焉此果人謀之疎

略也抑或地脉水勢之靡常故爾耶此所以知開穴之難抑亦
勢有所不可行也然荆南人猶幸虎渡郝穴可以分大江南北
之勢但二穴枝河中多淤使復湮如諸穴則荆南昏墊可忍言
哉

濬淤河總攷略

漢水遷徙湮塞爲災議者曰上流之遷徙其害小下流之湮塞
其害大故襄承之防水惟以修築隄防爲上策而其遷徙之勢
非人力所能爲也若竹筒一河上接漢流下通漢口眞如咽喉
不可一日或塞者且查勘水道惟中淤十五里而其淤平絕流
者又祇七里許今日治水患務其必以濬此河爲先乎近行承
漢二府有司官募夫開浚故河以通流矣但溪水之泥沙迸至

竹筒河下口遇劉家隔河水一漲則沙迴而淤隨淤隨濬自可無目前大梗之患也

總論略

今日欲濟民艱莫急於防水患欲防水患莫急於修決隄濬淤河開穴口至欲爲千百年經久之謀其首務蓋有二焉一曰明職掌以便責成二曰處錢糧以裕工料而已近日凡原設有水利專管者專一管理隄防事務不許別委以妨職事其未設有專管地方亦議委該府佐貳官一員總理該州縣佐貳官一員分理故邇來水利各官知用命以求自效但隄防有不時之費而錢糧無額設之儲水利官雖欲盡其職而工料不敷終難措手此議處錢糧尤爲隄防之首務也

論曰自大禹治水後則周官稻人賈讓三策備皆至今談之余蒿目楚疆爲之諮諏乃知時異事異其迹或不能盡治要在觀變度宜善體其法用之卽禹貢可冀也夫鴻蒙肇開中國之水皆冒而陸浮禹始治而納諸地中其法有五堅則鑿之盛則釃之淺則瀹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則有二曰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匯茲非禹貢所列爲楚大經者乎然漢則東流滄浪過三澨乃至大別江則東別爲沱至於澧過九江至東陵乃施北而會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薄何其緯之有緒也經緯旣備水爲安流故總爲之導言順其道行之爾乎成旣久民多濱水爲居或塡築而業之故潛沔之間所謂滄浪句雍諸澨皆大不容刀甚或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凡百

餘里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緯豬爲洞庭且與江漢敵大矣故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緯其治法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其治法後經而先緯此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居下土以豬蓄水以防注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說者謂雖主治澤田而最得治水緯法阡陌既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夫隄雖起於後世然周之防禹之防實肇焉顧專事隄岸以捍衝流則必有利有不利惟審勢度宜堅爲之堤以禦水之經者而又分注以溝使有所游蕩設引取之則經緯得其理水奚從孽哉賈讓徙川當時繕堤猶築垣而居水數逢其害遂指爲下策蓋有激乎其言之非通論矣至徙民當水衝者不與爭咫尺之地而歲取治河

費以業徙民今議者猶稱引以爲上策顧楚地方數千里澤居之民租賦半出其中卽如議策捐棄之於國計不大耗損乎假令民徙而水不止業之將安窮也闇於用矣若乃就河堤多穿溝渠張水門以分殺水勢其中策幾得之聞之長老言江漢之區異時穴口無慮數十道民環居堤上水有所洩歲不爲患頃以豪右規利諸穴口漸漸築塞故水患荐至於是當事大臣採其議爲增修郡邑沿江漢之堤相故道擇其最急者爲開濬小河陳洪謝家泗港諸口以洩漢流開濬郝穴虎渡采穴新衝諸口以散江漲使民得堤爲衛不患昏墊終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五

崑山顧炎武撰

承天府　山川

南國之紀漢沔章章著矣域內東岸諸山自二室桐柏而來蓋中次七經之山也西岸諸山自荊山景山而來蓋中次八經之山也

漢東諸山　隨州之大洪山南十五里曰城子山上有古城又西南十里曰黃仙洞又西南七十里曰白水巖又西二十里曰盤石嶺有上盤石中盤石下盤石言其石路盤迴也又西十五里曰龍爬山又西北二十里曰純德山舊名松林山今爲

聖陵寢　欽定封號序於五鎮之次又西南十里曰天子岡在

純德山左又北二里曰九龍岡又南曰子胥臺又南曰楠木山楚武王廟在焉岡橫亙而西曰石城山山左支曰從岵山右支曰陽春臺對峙面南回合相拱如龍盤虎踞　龍飛舊邸實宅其中邸前隆起曰蘭臺卽楚王披襟當風處今邸前時來御天坊居其上去漢江不百步而近江自西北而南而東環遶遷前曲屈而出實爲天險盤石西南二十里曰清平山岳懷王常盛公主二墓在焉又西南十里曰寶鶴山郢靖王墓在焉又西二十里曰瑜靈山梁莊王墓在焉龍爬山南十里曰邸公瑞善化公主墓在焉大洪山西二十里曰界山又六十五里曰花山又西北四十里曰焦山自城子至焦山凡二十一山並隸鍾祥縣大洪山東南三十里曰大陽山又東十里曰㵎山繽富水出焉又西南六十里曰金

子山潮水泉在焉又南十里曰橫嶺潮水逕焉又東南八十里曰石人山上有石嶺人因名又東南六十里曰張良山峯巒高峻峭壁間有一橫逕多馬迹又東十五里曰來源山橫山西北六十六里曰聊屈山一名盧屈山白水出焉又南六十里曰潼泉山又西南二十里曰磨石山溢水出焉潼泉山東南之二十里曰仙女山峭壁插天又東南三十五里曰空山洞又東北二十里曰惠亭山西南五十里曰子陵山中有嚴子陵讀書臺又西南六十里曰寶香山一名石人山又東五十里曰火門山一名天門山唐陸羽盧於火門即此自天陽至火門山凡十六山並隸京山火門山西南十五里曰青山惠亭山東南七十里曰五華山上有伏羲廟舊有古風城又西十五里曰龍穴山傍有龍穴坡因名一名

龍尾山又西八十里曰白螺山下有珍珠坡又東南六十里曰中戍山晉元熙二年得銅鐘七口於此自青山至中戍凡五山並隸景陵漢西諸山　南漳之四望山南八十里曰石人山入荊門界又東六十里曰屏風山絕頂平衍中有兩泉又東四十里曰斑竹岡石人山南三十里曰仙居山又南百里曰西山又東曰象山一曰蒙山兩巒對起如蛾眉舊名泉子山山麓有蒙惠二泉又南三里曰虎牙關孟子港水出焉又南二十里曰卓力巖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內方山在漢江山即禹貢所謂內方也一名章山虎牙關東北四里曰東山又東北三十里曰靈鷲山有穴曰龍洞深五里石竇甚高又東北四十里曰三六山西山東五里曰太子岡元文宗自潛邸歸即位常往此岡屏風三尖太子岡內方山並隸鍾祥餘隸

荊門遠安縣之鬼谷洞山與當陽接壤沮水逕焉又南五十里曰玉泉山下有玉泉珍珠泉出焉又西南九十里曰紫蓋山寰宇記紫蓋有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繖狀林石皆紺色下出絲水甘馨異常上有丹井下有古寺沱水逕其西又沮水北三十里曰鐵人谷又西南四十里曰張飛山東有長坂曹操追昭烈張飛拒後卽此又南十五里曰金龍潭山又南十五里曰玉陽山邑名玉陽蓋取諸此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許山山又南五十里曰圓臺山又東南六十里曰綠林山卽王莽末起兵處玉泉山至綠林凡九山並隸當陽

江之烏林磯北一里曰黃蓬山又東二里曰香山二山並隸沔陽

漢江　按水經沔水自武都至樂城稱沔渡口至姚方稱漢襄

陽至沙羨又稱沔其實一水也今郢城上遡宜城下至沔陽東岸逕鍾祥京山景陵三縣西岸逕鍾荊潛沔四州縣境沔水逕故都縣南入境今荊門界漢江北有縣故基南岸有石崖俗名百粱山山上有臺即水經所謂南臨沔津津南有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火城楚昭王為吳所追絕郢徙都者也豐樂河注之又南逕石城即郡城又南十里為馴馬灘南與白水合東南流逕內方山東又東會權口即古之權國也東南與陽口合逕古雲杜縣東夏水從西東注之又東逕左桑又東合區亮水口又東合得驛口又東謂之橫桑又東謂之鄭公潭又東得斷沔又東與力口合出境至漢陽入於江

漢東諸水　敖水源出黃仙洞西南流合板水注於沔實曰敖

即今直河按水經注敖在新市縣東北又大陽山西南流經市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今遡其源非是豈酈氏亦傳之誤歟豐樂河源出大洪山西北流逕盤石嶺灌田甚廣民賴以豐枝水出橫嶺西北流逕古鄀縣界西南逕秋城西南左注敖水龍鶩湖在府城南三里水溢達於溳青泥泡在橫木山下三國志樂進與關將軍相拒青泥山敖水至此並隸鍾祥百源水出聊屈山合溠水注於溳楚昭王奔隨濟於成臼即此溠水源出磨石山納新市仙女洞泉潼泉逕景陵界入於漢禹貢過三澨平壩河在縣東北百二十里源出大陽山東流爲楊家河逕漢陽界入漢富水河在縣東九十里源出關王嶺東流爲三汊河石板河注之逕應城縣界入漢漢江北十里水溢而匯曰泗水即泗汊湖白源水至

此並隸京山

漢水自京山小河口分流逕青山東南至三汊河中水來注之俗名石家河源出音山南流與小河合水經注巾水出竟陵縣東一百九十里西逕巾城城下置巾水戍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矣昔白起拔郢東至竟陵卽此也今有巾港市豈卽其處歟又逕景陵前曰義河逕揚林口亦名揚水至便河口復入於漢水經揚水納巾吐柘柘今未詳所在漢水自牛蹄口分流曰車湘港至橫林口復入於漢溳水卽城隍臺河經新陽縣南縣治雲杜故城分雲杜立溳水之東又東南流注霄城縣南大湖又南入於沔水是曰力口回河亦名匯河本京山縣前河東流經五華山皂角市出牙兒口注於漢

柳家河源出龍穴山入風波湖經揚林口入漢縣東西南俱有湖巾水至此並隸景陵

漢西諸水　權水源出西蒙諸山經太子岡會流爲曹將軍港逕內方山東南流逕古權國城東南有那口城又東入於沔揚水一名建水今名建揚河又名大漕河水本龍陂合白中昏官三湖水逕大揚堖入於漢謂之揚口一名中夏口南宋元嘉中通路白湖下注揚水以廣漕運水經注以漢東揚水卽爲此水誤矣直江源出白家山南流長湖會合後港入潛江界平塘湖達三湖以合沔水白龍潭在靈鷲山下深長五里流逕朱家埠浰河口入於漢東五里曰曹將軍港卽權水唐曹全攻劉巨容嘗敗黃巢於此孟子港源出虎牙關逕建陽驛入三湖唐孟浩

然嘗往來於此蒙泉惠泉源出象山分爲二派後名其北曰蒙南曰惠宋知州彭乘爲三沼其延至竹陂河入漢民引以灌田權水隸鍾祥陽水以下並隸荊門沮水源出房陵縣過遠安縣與漳水合流俗名溶河通沱水至枝江縣入於江漳水源出南漳縣南逕當陽與沮水合流入江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即此沱水分自大江逕當陽枝江交界會於潛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即此溶河自金沙灘其地多流沙光華如金綠林山水流逕圓臺山南匯爲尉斗陂郡守吳獵常遏走馬湖尉斗陂之水西北至李公匱以陷戎馬沮水至此並隸當陽潛水即漢水分流始入曰蘆洑河逕縣界東流爲上新口下新口入沔陽界又自排沙渡東流爲深江入沔陽界南流爲恩江十里許復與潛合縣令敖鉞所開沱水

乃江水郝穴口溢入東北經三湖芝江湖至縣南二里爲馬市潭潭北五里有沱埠淵二水並隸潛江潛水一自潛江縣排沙渡至深江入州西北界經渲河范漑開栗林麻港南　至黃荆口入下悵湖東會於白湖又自范漑南播於劉家渡入三江口又自栗林口播於蔣家灣經蓮臺趨大口合黃荆口水一自上新口逕鮎魚套白汊口一自下新口逕伯口至柳口折而爲漕河俱達三江口合流經滄浪即禹貢所名屈原逢漁父處又逕篌埠關趨於白湖又自柳口東播於蔞蒿汀至直步夏水從西來注之逕螺子瀆渣潭東北趨大陽腦入於襄河又自渣潭東南逕小陽張家池壩港入陽名湖匯於白湖出沌口入江江水自巴陵逕白螺山南又逕烏林南東過茅埠口又東過竹林灣又東過

新灘水洪二口又東北過沌口東流與漢水合夏水今名長夏河水經注郎堵口爲中夏水輿地廣記夏水入沔謂之堵口又竭夏流故曰夏水自監利入東爲大馬長川過沙口又東北過柴林河至直步與漢水合復車河江自茅埠灌蘧湖瀨東爲河逕牛埠三灣平放東出新灘口又自三灣逕斗湖[illegible][illegible]名匯於白湖州東有湖曰太白一名九眞白湖衆水所會自洄口入江潛江至此並隸沔陽

附攷水道　郢中自石城而上百二十里爲豐樂河河之左分支三十里自龍港出今塞又五里曰九龍灘再分播爲龍爬港經土門之爛泥諸河一出桐木嶺東岸今塞一出金花灘今塞一出尉斗湖故道尚存西渡則爲花山湖江之東山落平陸走三十餘里濱

漢而止其西撞鐘山在焉漢水自襄樊而下至此又一衝要處斗湖而下為湖口（今廢）舊河深廣與大河等（今廢）又其西為巖山湖巖山之傍有港曰冷水而不見其上流所自入石城當其下巖山峙其上水道迅急素無堤防旁帶陂湖漸加湮塞（此以上攷漢水之上流者）水自石城以下委而為三西岸支分三十里出流港此元人侵宋鑿舟處（今上口湮塞）又五里自塘港出楊家港凡二十五里（故道尚存）山曰龍尾盡處為石牌漢水至此西逼石牌東逼官莊大堤又一衝要故柴灣之堤常毀開流連口則免此患　山南分支曰三汊港不十里分為張長口皆迴溥山西出馬艮口三汊口為石牌居民所塞張長口為馮家坨居民所塞以致水勢騰激而高家腦之堤常毀若開二口可免此患石磯西障是為小別

小別之東為茶圓磯南三十里為老口三十里為六馬口南北二湖實為水匯二口屬小江湖為湖內居民所塞以致白口以下之堤常毀此以上攷漢水之委於右者石搬南五里許曰二聖套又五里曰蔡家橋相傳漢水由此分支往時有堤亙其間今毀堤內之水灌干工壩蔡陂埪歷胖張嶺而入赤馬野豬湖之白鷺湖歧而東匯於竹根蕩為宋泉港歧而東入三汊港下青魚灘歷南港由葱擔溝會於赤馬卑臺港長灘河此段攷蔡家橋之支水而遂及其委由蔡家橋至此迂迴凡二百餘里倘因其已決之勢導水中行挑築圩岸以防水入害民耕稼並山而東多為陂塘以溉下田則其利亦不細也由蔡家橋大河之濱三十里至流連口近年被塞大為民害水東北分行轉而西南抵三汊港與蔡橋水會又四十

里至金港近塞水支分而北而東由青樹灣入赤馬軍臺港軍港而下三十里爲小河口水勢到此漸殺渡而西再渡則下爲沙洋之到口今築大河東行遶多賢河此處地兼京山景陵衝要不五里爲丁家河今塞又三十里曰泗港泗港之內曰泗汊湖週亙數百里舊可容水諸大姓塞之矣又三十里曰張灣港今塞又二十里曰里流渡今塞又九十里曰乾灘鎮漢水自小河支分由景陵縣治以下西入便河復出北與大河會少下則田兒河爲承天府屬之南界河歧而東爲葫蘆灣凡一百二十里入風門歧而西南二十里爲張池口入五湖團洲又東歧四十里曰小灘爲竹筒河上口舊湮塞水轉而南入雞公洲灘水洪今雖開復漸淤矣是爲漢川之西北界此以上攷漢水之委於左者由沙洋倒口沿河

東行一百二十里漢別爲潛又六十里再分入獅子河苦竹筒河今於塞舟行多由此再分入小堤口迤南爲仙桃嘴獅河之水亦會於此小堤口迤東即乾灘鎮遇水涸時大舟不行此漢委之稜沙洋到口者小河之內行六十里日南河蔡橋流連口金港口之水皆從此出葢自蔡橋至此迂迴幾三百里往時之水安得而不縮再六十里至青山水來自東遇水頓止從此歷景陵縣治水環如帶葢由小河口出鴨兒口與竹筒河會凡三百里此漢委之入於景陵者京固山邑然土田濱漢江者厥害惟均沱潛出於江漢使江漢之水並溢則爲害滋甚乃家自爲垸以冀一歲之獲豈長策耶荊門自沙洋之堤一築而荊南歲蒙其惠郢北成沮洳矣所謂以隣國爲壑者非耶夫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自杜預鑿開陽

口其水達巴陵而沮漳合流是爲新步通南江至荆南爲沙津沔之湖大者數百里小者不啻數十里其諸涔潦不與焉長波巨浸渺渺相望何其夥也然其北多在景陵李老爲大其西多爲監利西湖爲大其南黃蓬爲大其東太白爲大諸湖皆逶迤入太白故沔泉水之匯也太白沔水之匯也故沔之水瀦於大白洩於沌口地之勢然也景陵之水患無歲無之蓋潛沔等耳禹貢三澨之水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參水又有三汊水云是三澨俱無的據蔡沈註則磨石山發源者爲澨蓋源出仙女洞發爲司馬河旁有司馬墓故名又南逕浦圻寺又南爲夏洋港逕楊家洚合長灘舊水注水河此一澨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爲澨蓋馬溪河發源趙横寺黑龍洞迴而東流

南逕馬頭山又東南爲官橋河又東爲溪河此一𣻌也據沔陽志則石家河爲𣻌葢石家河發源空山洞如意寺甘家衝爲靈河口爲雷公潭逕白土苑又東南爲石家河而以石家爲中馬溪河爲揚水以澄水逕龍陂逕郢之道其言甚核此又一𣻌也

承天府

戸口

周禮大司徒掌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而天家之衆寡則鄉師遂人各以其歲時校而登物焉欲知其存亡多寡之實而爲之施政也承天葢古郢地負山帶湖一郡之生產不啻江東一大邑自　肅皇飛龍以來注念拊褕生養休息四方襁負日至百姓葢殷庶矣但頻年積荒困於供億而土著之民貧者或

逋竄轉徙物故而司籍莫爲損削殷富之民誠大且衆矣其間桀黠者率賄胥吏而爲其籍使所編浮於所登是使國賦不足憑而賦役無由均也況在沮洳之鄉淤水成腴而浮食寄居操其重貲乘急稱貸騰踴其息積重累囷奪民居之業扞其身而有之故丁壯盈室而籍口客丁免於編列夫已擅地利長子孫矣而客之也可乎嗟乎弊也由來久矣故綜覈之政虛實之政消息之法非長有司莫與計也

田賦

禹貢稱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爲下中而漢江雲夢之間司馬相如極言其饒則楚之賦當甲於天下而郢又甲於楚則可耳乃者四日朘削而賦曰殿則何也郢中東西北三面俱山而南

則擁大湖漢水又建瓴下盤繞其中疆域雖遼遠乎則亦旣山居其三水居其四田已不能有其十之二矣故山原樹藝雨澤不調則倚耜而待槁其沿陂堧而耕者潦至彌望蛟魚且宮之田烏得盡闢而賦烏得登也況　皇莊之歲入各王府之祿賦幾與惟正之供埒其豪黠之幷兼攙剝瀆亂無紀毗有磯磧而緣南畝者終歲服勤所獲卽以待輸而尙虞不定湖田所淤復爲若輩所業籍小民曾不得濡足而收半穗有司亦不能履畝而裁其短長稅其羨以補沿江之崩削者且飛影之寶百出投獻之計萬變當事者卽日加意摶編而額賦取盈吾懼民之日蹙也

徭役

夫力役之徵聖王不廢而歲用民力不過三日賦不告鈌而民不告病也漢有繇唐有庸宋有差顧二役而民始蕭然多事矣

明興以里甲籍民猶古比閭族黨之義而力徵則用宋法差顧兼焉迨後條編法行而民始稍甦矣葢公費節則里甲歲裁繁簡悉則郵傳屢更約束嚴則縱恣盡戢長民者力為調停劑量顧審編未盡當則循弊未盡釐何者有司之耳目一而造欺者千萬其耳目彼豪有力者先操其贏以神通於里魁胥吏之手而上下之所欲輕則富可貧所欲重則貧可富有司甚手聽焉間有發其奸者繩之三尺不過懲一儆百而百之作弊如故也何怪乎民尚有不均歎也夫承天係　陵寢重地官多事殷辭謁者晧無停軌而公費日劇夫馬日贏而供億日益不給乃

田連阡陌甲第如雲者安享逸豫而貧者食於官日多奔走更所謂協濟之法秦越視之彼此移督渙然始衰不得已而稱於富豪彼則權母而取盈此則息子而受弊是坐困之術也故丁糧之實弊敷協濟之法不更欲上下不交困必不得之數已

兵防

承天古嚴郡今爲　陵寢重地負山阻漢實天設之險自　肅皇改安陸衛爲承天衛復撤荊州左衛而置　顯陵衛焉其護非不嚴整顧北近隨州洪山先年爲老馬劉巢穴至郢則不俟經宿又北近鄖陽萬山錯雜乃劉千斤石和尚亂處其路亦通於郢豐樂河當水陸之衝實咽喉地也向議欲於顯承二衛各調一所官軍駐於此無事則耕有事則守仍令兩司選擇訓練

庶可無北顧之憂其西則荊門州又其西則當陽玉泉一帶石壁峭立實郢中門戶昔紅巾賊曾戰於此尤當厚爲之備若迤南則潛沔景陵湖陂藪澤不下數百區且與武漢荊岳爲比鄰而白螺洞庭之寇常嘯聚於此近雖設有衛所遠近相望水陸相應而官不習戰民不習兵武備單弱有桑土之計者尤所當軫念云

鍾祥縣北九十里有豐樂驛抵襄陽宜城界山勢微小縣衞官民錯雜東有花山龜山白水巖雞籠諸山俱抵京山界其臺陂花山諸里皆開墾地也東南至郢東七十里有聊屈山地勢雖高俱係土著之民耕於其中水則有豐樂而南至石牌舊口沙洋一帶皆係長江延袤百里先是因盜賊出沒設豐樂哨官兵

巡守

京山縣宋家河坪壩諸處間有峻嶺實通衢也多寶灣下洋港拖船埠接流大江多小寇

潛江縣先因蚌湖蘆洑頭浩子口班家灣諸處接通江漢舟楫往來多寇竊已於蚌蘆二處議設哨兵其拖船埠則有沔陽哨官巡守若班家灣浩子口亦一要險也似應加兵防範且縣治濱臨大江高者為堤卑者為湖雖非戰場而小寇時警亦當預備

荊門州治四維湖山相平如沙洋等處素稱盜賊淵藪先年已議改捕盜通判駐劄本處又與樂鄉仙居建陽新城各設巡檢互相巡警他如仙居要道山勢嵯峨峰巒險峻亦設巡司偵卒

不時糾察
當陽縣山谿夷古城縣也水則有沮漳二河路則通巴蜀滇黔昔因劉石之亂漳河設巡檢司防守又有溝溪鋪河溶市皆立有約保應接巡邏
沔陽州四面皆湖一望葦荻賊盜出沒稽緝爲難而沙鎮去州百五十餘里地既縣遠而民又獷悍往往跳於法外昔陳友諒起於此所稱最要害之地當事者尤宜兢兢
景陵縣治環河帶湖歲爲積水浸溺其所轄市鎮如皂角舖地據高阜通商賈舟楫先因盜賊出沒將乾鎮巡司官兵改移防守近議欲掣回舊鎮但地當三府四縣之交居民錯雜控制遼遠此司似不可掣又漁泛澤與本市相近議將黑流渡哨兵移

此備禦而黑流渡以沔陽衛千戶一員統兵哨守若乾鎮則止留弓兵十名向委附近河泊所官帶管非法也今並河泊所官亦裁革矣慮盜賊有窺伺之虞不可不預爲之計也

李維楨參政游樸大政記略

州幅員數百里山居十之七水三之士大夫散處四境視州城如寄而市豪聚城中其始與臺五伯之屬至微細耳交關曹掾爲奸利羽翼成而膽勢益殖小民有訟賄豪爲居間其黨拳勇者任受刑桀黠者任對簿無不捷矣所得賄賂日益富則使其徒爲州胥吏已爲郡胥吏又以其賂通監司若兩臺之爲胥吏者兩臺耳目寄于十五郡司理又以其賂通十五郡司理偵事有朋地搆會陰操州長吏位幕短長所不便予下考千里之外

其應如響卽士大夫惴惴懼不免而不肖者欲有所甘心或陰
回之於是視士大夫州長吏蔑如郡若監司若兩臺且玩弄
股掌之上長吏至且與賓主禮仰其鼻息舞文犯科不可窮詰
歲加州賦數千金以實其橐若固有之夫紀綱風俗之敝壞莫
甚於今日而尤莫甚於楚楚莫甚於我郡自江陵敗大臣往往
爲湘纍堂簾冠履陵夷澌盡士大夫垂首結舌吏無所忌憚城
狐社鼠又從而爲之衙蠹情日壅塞權日旁落威日假借而橫
民出焉其種有六曰土豪曰市猾曰訟師曰訪窩曰主文曰偷
長梗枝窩火常相通爲用如荆門豪兼六者而有之其黨以千
計其貫以萬計功繁拜請妖訛洶沸遠則楚之一十五郡上則
輦轂力折權行豈止一朝一夕之故哉

袁國臣潛江縣清田記

潛之爲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漲漲則田沒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淆民徙則故業失里猾豪右往往乘此蠶食之漁田屯田與民田犬牙交錯而民田之稅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小民欲輸目前之急率影射以售以故阡陌其田無升合之稅稅數十石者地鮮立錐弊也久矣

孝感縣志賦法

蓋歲時輸納徵糧徵銀約有兩者糧則權息未秋場先解而其害爲易究耳至於徵銀則咫尺之書百蠹穴焉有司者勢必派之吏胥矣寄之里役矣而戶冊權頭勾連局陣曰派數則戶不書總而不示人可稽地曰正耗則明加暗加而人不敢誰何也

曰折封則合併而出而業已知衆羨爲算也曰巡查則廒經可以卒辦而如其觸手於素也曰收戶而重糈者至則糧可弔而懸者以絲粟飛也曰出米而厚賂不至則總不改而貧者以駑鴑納也曰當年爲累則預能詭寄於他籍而十年可遁逋也曰蠲租令至則計能匿之於未輸而支吾事後也曰比卯則豪有力者計必抗拒而攻吏胥之陰而爲支吾於逃亡也曰士紳重免則無糧者勢必逃匿或朦朧其籍而兩存之甚且人亡而未除其數也此皆種種辛螯攘肌及骨然且市民之出辦一而村落者倍蓰之出辦者倍而瘡痍者又倍蓰之至搖手自懾相與語曰盜爲佃作戶無盜有狠差錢狠差不必多而室廬必盡雞犬必空終歲勤動不足中巨猾一飽矣

龍飛殿卽承運殿在郡城正殿後爲穿殿又後爲啟運殿殿前爲左右廊而東西亦各有迴廊正南門曰龍飛左爲東順右爲西順又南爲麗正門門之外左爲鼓樓右爲鐘樓又南爲承明門是爲外朝之制

卿雲宮卽舊前寢宮在啟運殿之北前爲卿雲門門外東出爲日升西出爲月恆爲後穿殿

鳳翔宮卽舊後寢宮在卿雲宮之北後爲鳳翔門由鳳翔而北爲宏載門門外東爲關雎門西爲麟趾門　垣之內爲六所六所之內爲連房爲鹽庫等房是爲內宮之制

隆慶殿卽舊家廟在正殿之東安　二聖神主於其中後以穆宗年號禮官議上改爲慶源殿命守備内臣以四孟及朔

望致祭四孟如　太廟之儀朔望如　奉先殿之儀樂舞用八佾舊用九十六人今六十四人紀一殿卽舊書堂在　龍飛殿之東初　獻皇別號紀一道人又歲時禱祀必致齋於此故以爲名

中正齋在卿雲門之西　上在潛邸時講學於此　泰禋殿在東北嘉靖十九年　上以舊邸世子府未備乃命補建定以今名殿之前爲門曰泰禋門殿後爲承配殿左門曰保和右門曰太和又後爲宮宮之前殿曰受命御極之殿後殿曰青霜殿宮前門曰啟祚後門曰福盛外有庫樓連房其西通於隆慶殿曰光熙門山川社稷壇在邸内之西南若鑾駕庫御馬房廣充庫廣充倉典寶典服三所俱在邸内

邸之四門南曰麗正東曰春暉西曰秋明北曰安載　邸之外其南門曰重明前爲御溝橋橋爲坊扁之南向者中曰時乘御天左曰雲行右曰雨施其北向者中曰龍潛舊邸左曰聖作右曰物睹坊前碑亭一左爲恩詔文碑右爲　聖諭文碑坊後東西各爲一坊左曰從岵街右曰陽春街若郡城之南門樓其規制與京師埒扁曰顯親達孝　上大狩時從顧璘之請故特表題之

從岵山在舊邸外東南不甚高上多茂樹可以瞭望　獻王國事之暇嘗登之因制漢江賦嘉靖十年命建碑亭勒賦於石

孝感縣

澴河一作澴源出河南信陽州至天磨州入境河中有大石十數丈如磨逕九

關黃茅嶺南流逕三里城逕新店清風澗之水注之爲雙河口口爲詹家河逕二郎畈爲太公潭至觀音崖楊皮港之水注之水出山俗稱楊鞭口大悟之水亦注之出大悟山爲小河溪治北二十里折而西流至兩河口與黃沙河爛泥港苦竹港之水合而南流逕九子墩遶舊南義陽城爲晏家河爲方家港塔兒潭匯水注之水出治境東北之山磨陂之水亦注之泉擁陂中灌田千頃西南流至北分爲二支治北六十里其東播者乃名還河治五五千里水自楊來至治旋遶山谷故名環河爲遶龍潭邱址港下流合於西河其南播者爲白沙河逕趙師埠又逕黑龍墩注於嚮水潭復分爲三支其一高阜潭逕何家埠其一注上沙港至沙港口合沙港之水南流逕安家嘴又逕陶家嘴後河之水注之乃與東播還河之水會焉其一西南流注於陸門埠乃

又分爲逕楮河又逕蔡家渡合東河之水注於老雅潭分三支其一合深溝橋之水注於白龍潭入於漢其一流入阜口合雲夢縣河之水濆水南流逕窩兒潭又逕注泉河入於漢治南三十里其一逆流逶治西南隅合於西河在治西朱思湖白水湖後湖之水注之逶治南而東逕烏龍廟郭家潭徐潭蒋董家湖之水注之治東五里以董水名水出十五里港過李師橋注於湖自龍宮治東十里曲折東流有胡見鸞又逕陳毛埠毛陳渡至羊馬湖口羊馬湖泉之水注之治東二十里水出烏龜石過許家湖又過高埠橋入於湖流至竹子港復分爲二支其一南流爲東山淪河治東南三十里逕算河至濆口入於漢其一東流渡菲逕嘴至馬溪河口與馬溪之水合隔馬溪之水則納澨川河陡山河蒲河之水同流堵澨川流至三汊埠逕陵山湖又流至清溪潭入蒲湖二水同入馬溪河又東南流逕

楊家寨磨石灘河鄢家埠至沙口黃陂鎮入於江
一統志曰義陽城在孝感縣北一百里梁置西魏廢考南北史
西魏於平氏縣置義陽郡蓋古申國之地今之信陽州是宋劉
宋改義陽郡爲宋安郡南齊改置司州而義陽城未嘗置於孝
昌也豈即南義陽之廢城耶梁書武帝天監三年魏陷司州治
以南義陽立司州夫梁魏之時有義陽郡又有西義陽郡南義
陽郡西義陽在今隨州之境而南義陽未知的在何處一統志
謂梁以宋安郡爲北司州黃陂縣爲南司州則南義陽郡似當
在黃陂之境今云在孝感縣北一百里則與羅山應山爲近查
南義陽郡初置於孝昌之境而黃陂之南司州乃其徙置也
一統志云新市在孝感縣後漢書南新市侯國屬江夏郡宋書

荆州江夏郡亦有新市縣唐杜佑通典郢州富水縣志云後漢新市縣故城在縣東北宋淳熙丙午富水縣令張石修縣志雖辯析新市而未嘗擾及新市及孝感故孝感新市之名不彰竊謂前漢地理志江夏郡無新市縣而王常起兵則在前漢之季是王常起兵之新市乃安陸鄉聚之名非縣名也蓋在孝感之北境今之新市是矣其後光武起於舂陵招致新市之兵後漢地理志始有南新市矦國宋元和郡國志元豐九域志俱云後漢分安陸立新市在南新市縣置於後漢蓋在今京山之南境富水之新市故城是矣豈有以後漢之南新市即以爲前漢王常起兵之新市哉

魏書地形志曰南司州宋安郡有東隨縣注云東隨縣有黃峴

關考黃峴關卽今孝感九里關在南北朝謂之東關隋書文帝開皇九年改東隨爲禮山縣卽今應山也歷代地形分割不一今之孝感疆域袤出黃峴之外數十里由縣治以抵北界約有三百餘里豈魏時孝昌地狹而黃峴內外舊屬東隨耶抑割孝昌之黃峴以益東隨耶然魏改孝昌爲岳州岳山郡則地固未宜割也豈孝昌東隨以黃峴爲界耶不可考矣

歸州

丹陽爲楚始封郭璞注云在秭歸縣東七里相傳今之南邏口方輿勝覽云丹陽城卽楚王城今長寧千戶所城是也則丹陽疑卽夔沱之上楚臺山恐以南邏爲丹陽者誤也白沙市在州東八十里與夷陵界據陸游入蜀記爲楚之故域甚明但不知

徙之何時疑在宋以前也宋淳熙中秭歸城在今治臥牛山麓考之范成大入秭歸詩註幷陸游記皆然而曰端平徙夔沱疑即楚臺山今之屺城也曰洪武初徙丹陽又曰四年徙長寧當元末僞夏明玉珍據其地至四年方克平之不應洪武初徙四年又徙疑傳之者誤曰徙新灘徙南浦考之新灘湍不可城則無所據南浦境內無此地考在夔府疑亦傳者之誤大都歸峽中地無平曠惟楚臺山較今治稍寬距今治五六里今治確為秭歸舊治而丹陽楚臺長寧夔沱疑一地而名易耳南邏口白沙市城迹俱存相傳古越州又以為先主築為關索集則事之或然而遠不可知者也

歸州巴東興山說略

州縣轄內約其千里非不廣也而山石磽确地無平衍農不宜穀蠶不宜桑僅資桐茶黍粟漆蕨以爲生理四方之豪有力者每挾輕資而取重息以愚弄之故其民日貧而俗日益偷析而論之歸巴則衡興山則僻歸之民悍而狡巴之民疲而頑興之民愚而詐輕督之則玩而不我聽重繩之則逃甚則抗而敢於犯其大都也較而論之興山糧少易完民猶畏法歸州以四漢里而取一夷里猶易與耳惟濱江一帶無賴惡少最當嚴而東之龍城夷里逋負成癖當急爲之核也巴東以四漢里而馭四夷里逋負之不完勾攝之不赴大率由此且也夷民不遵條編不奉追呼管糧官履門徵收完僅過半每年正二三四月輪當見年自備土物赴縣雇募夫馬以應使客幸多逾期爲四漢里

累然而族屬衆大倘得其權心一呼百應蜂屯蟻聚其敢勇赴義之風亦他郡邑之所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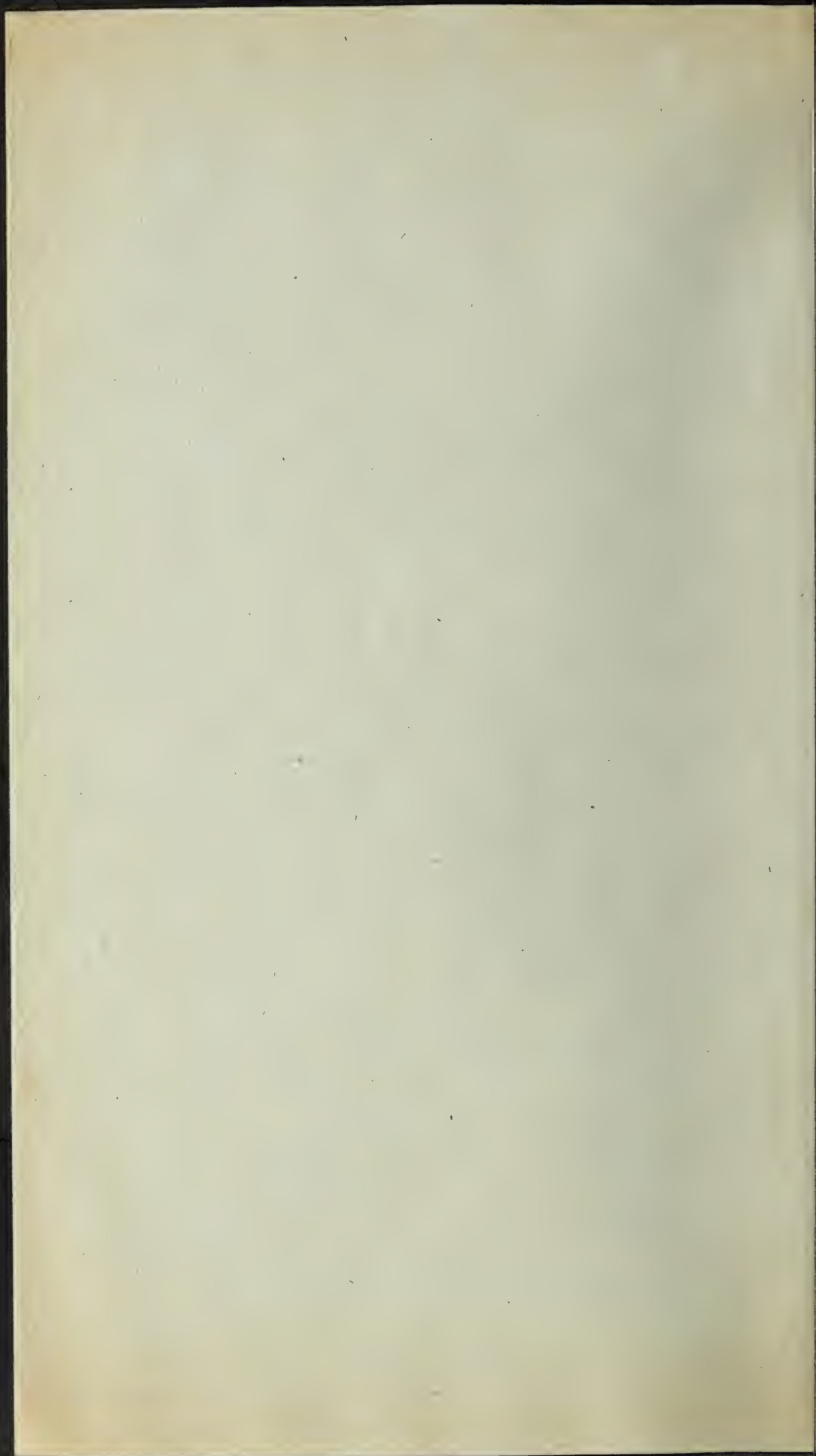
巴東說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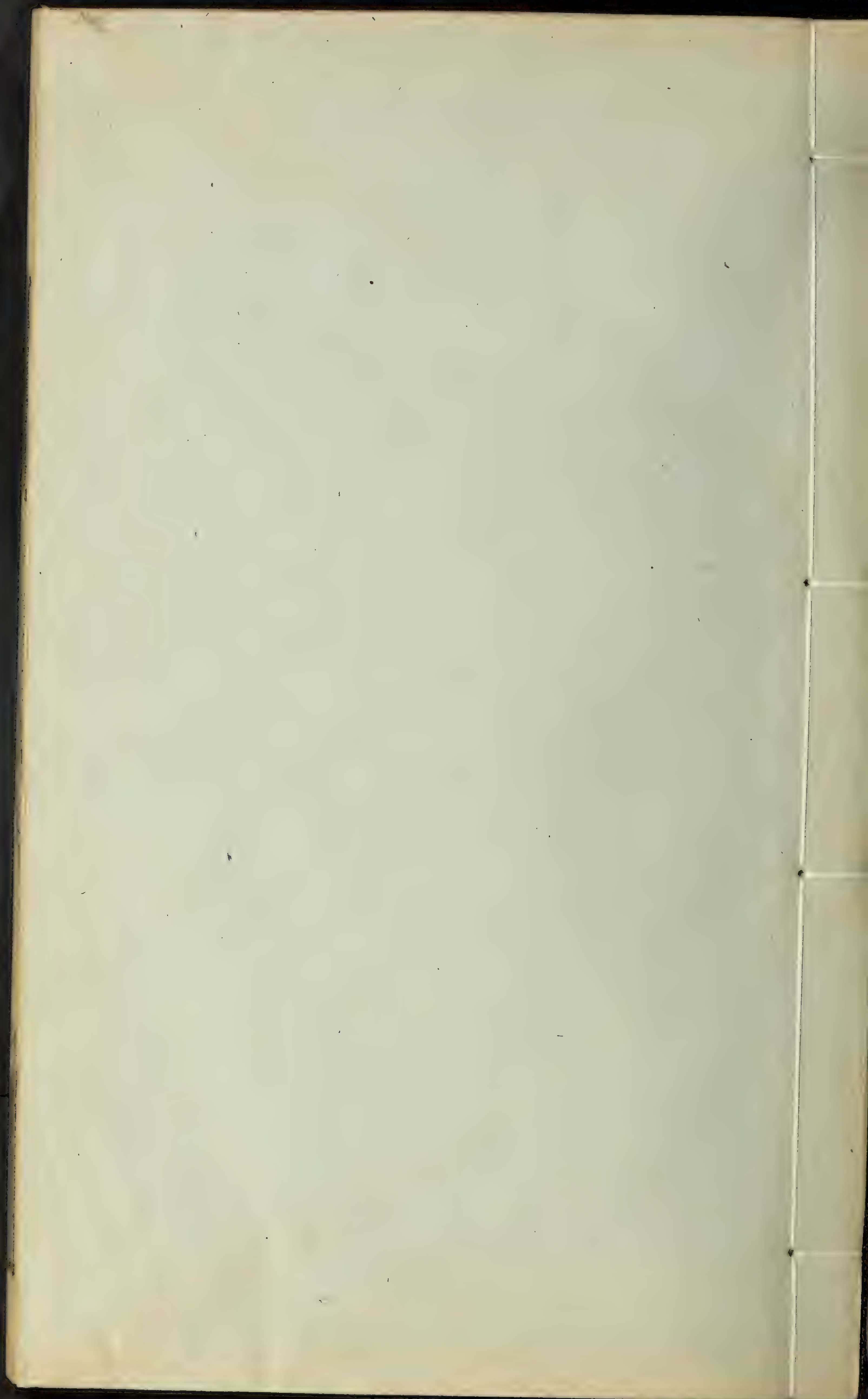
治負山面江迪不可城居民纔三四百家而幅員寛廣深山窮谷距縣險遠則保障之難也編戸凡八里額丁六千五百七十三田地七百六十八頃九十三畝有奇夏稅麥六百五十三石有奇秋糧二千二百二十一石有奇編銀五千有奇而八里分爲前後前四里漢民疲困不支後四里夷民逋負梗化則催科之難也地當楚蜀孔道西接夔巫南連施建十四土司之衝艦艘輪蹄水陸輻輳則供億之難也邑南三四百里之間有埜山關連天門金谿口有紅沙堡邑南八十里有楊柳荒堡各設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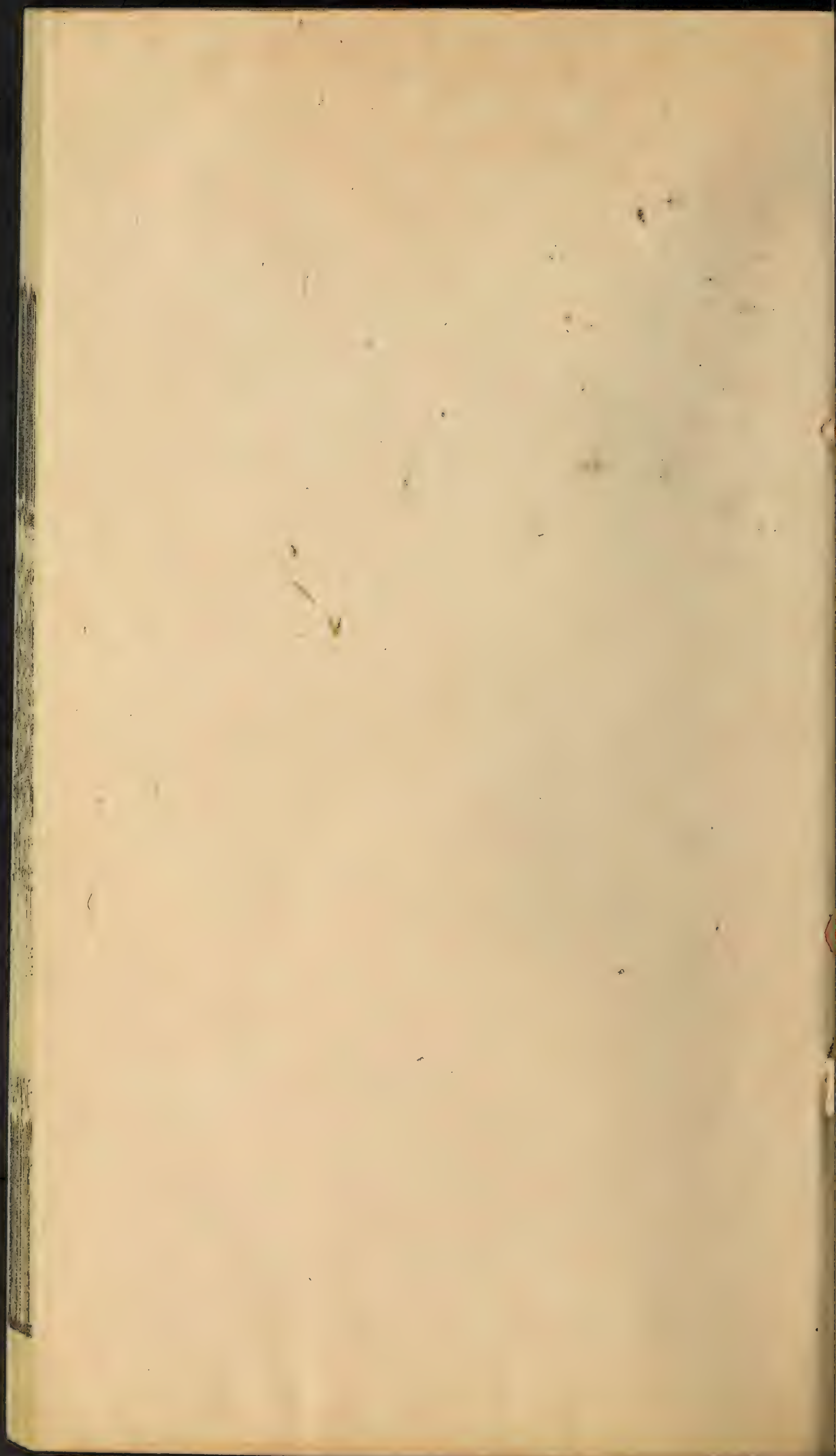
檢千百戶官軍兵有差以禦非常匪徒慮夷民之內訌實以防
土蠻之外侵也巴山驛設在縣東半里許或謂徙之江北岸公
署之左以便供應亦一策也門扇峽萬流而上小高山一帶地
方實楚蜀分疆昔爲盜藪險足憑耳今擣其穴而擒其眾江洋
始靜恐數年後猶有竊發之虞不可不嚴其防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十七

崑山顧炎武撰

蜀中邊防記　川西

松潘　漳臘　小河

松潘道開府松潘衛與副總兵官一員分城而居參將一員舊駐小河千戶所今移駐龍安城遊擊將軍一員駐劄漳臘堡守備都指揮一員駐劄平番堡其餘把守練兵官各有差

按後漢書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舊制涼州部置護羌校尉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廵行問所疾苦又數遣驛徒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松潘備兵即古護羌使者之職也

尋江源縣記云松州平康縣羊膊山下有二神湫乃大江始發之所自羊膊嶺散漫始未濫觴東南百餘里至白馬嶺西行二千餘里至龍洞水障始於是也志曰江發源於臨洮之水塔山至山頂分東西流者即岷江也由草地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漳臘由鎌刀灣達松潘於下水關入紅花屯達疊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於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蠶巖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爲玉輪江至汶爲皁江至灌爲沫江

志又曰衞北三舍有龍潭四序淵澄其深莫測有嶺謂之小分水嶺又有大分水嶺山高峻而水派流在衞北二百里外

四夷傳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其先爲伯夷南炎帝之裔帝母

育於姜水而以姜爲姓故西羌亦姓姜其國始近南岳及舜徙之三危今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千里賜支者析支也王政修則臣伏德教失則寇亂本無君長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爲藩服羌爰劒者秦厲公時爲秦所執以爲奴隷羌人謂奴爲無弋故號爲無弋爰劒後得亡歸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其後子孫各自爲種或爲氂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至爰劒曾孫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子研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漢景帝時研種留何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及武帝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羌校尉從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以研爲種號十

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孫子更以燒當爲種號滇良者燒當之元孫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衆羌還據西海光武之世以牛部爲護羌校尉即此地也及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少人貧而先零卑湳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怒從大榆中入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死子滇吾立附落轉盛常雄諸羌在晉內附以其地屬汶山郡宋齊亦得之後爲西魏所有焉魏書鄧至傳王像舒治者並白水羌也常爲羌豪自稱鄧至王其子舒彭遣使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開國子鄧至王請以封爵授子彭奮高祖許之拜奮健忠將軍甘松縣開國子即爲小藩朝貢相繼關中亂乃絕後魏末平鄧至番始繞有其地後周保

定五年於此置龍涸防天和元年改置扶州領龍涸郡隋初廢州郡以其地併入汶山同昌二郡唐武德元年置松州貞觀二年置都督府督崌懿嵯闊麟雅叢可遠奉嚴諾蛾彭軌蓋直肆位玉璋祐臺橋序等二十五羈縻州永徽之後生羌相繼服叛不常儀鳳二年復加整比督文扶當祐靜翼六州都督羈縻研州劍州探那州忙州河州幹州瓊州厗州拱州毗州龕州陪州如州麻州霸州彌州光州至州京州薹州璧州梨州思帝州成州統州毅州卭州樂容州達違州息州蓋州凡三十州據天寶之載簿松州都督府督一百四州其二十五州有額戶口頗多但羈縻逃散餘七十九州皆生羌部落或臣或否無州縣戶口矣天寶初改松州為交州郡乾元初復為松州州案貞觀之時分十

道松文扶當悉柘靜等州屬隴右道永徽之後割屬劍南道也
寰宇記云松州治嘉城縣案嘉城縣即後魏白水羌像舒治所據也其子舒彭遣使朝貢拜龍驤將軍始置甘松縣矣後周之龍涸防及改置扶州皆治於此隋曰嘉誠唐曰嘉城則爲松州之所治也

志云甘松嶺在衛西北三百里州以此名案山海經云甘松嶺亦謂之松葉嶺即江水發源於此土人謂之松子嶺也又有石門水白龍州石門山連亙經郡界合江故曰石門水矣

寰宇記云松州屬縣有平康交州案平康縣晉屬汶川郡隋屬會州後廢唐垂拱元年割交州及當州通軌翼斜三縣置平康縣屬當州○交川縣後周天和中置隋屬會州唐改屬當州志

云平康交川二廢縣俱在衛治西

通志曰潘州者唐廣德初年松州陷於吐蕃五代諸羌各據其地宋崇寧取邦潘疊三州初屬吐蕃首領潘羅支此潘州之名所由起也元屬吐蕃宣慰司國初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平羌將軍丁玉克復其地設松州潘州二衛後併爲松潘衛鎮守茲土者二十年後復改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都司屬川西道

千戶所曰小河安撫司四曰八郎曰麻兒匝曰阿角曰芒兒志云八郎山在衛北三十里山下爲八郎安撫司也長官司十七曰占藏先結曰蠟匝口白馬路曰山洞曰阿昔曰白定曰麥匝曰者多曰年力結曰班班曰祈命曰勒都曰包藏曰上阿昔曰

思曩兒曰阿用曰潘斡寨各降符命列為守土焉復立番僧二人為國師曰商巴曰綽嶺二人為禪師曰黎巴曰完卜亦皆佩銀章也

西邊記云國師商巴佛教也禪師黎巴道教也其寺觀散居寨落以主化導番夷丁大夫時設鑄金銀錠有足或無足者賞及諸番番呼曰丁大夫寶重五六兩者番價值三五十兩其家有一二錠遂名為財主錠發夜光稱神異矣

龍洞志云男曰安達女曰白麻多種青稞圓根好用羶羊麥粉

宋史云松番之俗日耕野壑夜宿碉房刻木契以成交易炙羊膊以斷吉凶人精悍善戰鬭也

志云其地廣六百七十里袤千六十里編戶通二十一里東至

龍州界一百九十里西至牟力結吐蕃草地界四百八十里南至疊溪守禦千戶所界二百里北至陝西洮州衛界八百六十里距成都七百六十里雪嶺面於東洮河界其西雪嶺其色如銀俗呼爲寶頂山蠶崖路險人跡罕到即老杜所稱松州雪嶺東也洮河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與江漢會矣三邊志曰金蓬山在東南五里羌金蓬者居之山下石崖鐫永泉二字正統初都督李安以劍砍崖而得二水亦名文武水○紅花牛心二山各去衛十五里峰巒圓秀者牛心也紅花有屯田是名紅花屯矣又東四十里爲火燄山山無草木其色如赭四夷攷云宣德二年松潘千戶錢宏聞有交趾之役憚於遠征乃誘蠻族入寇請張奏報得留不遣蠻自是蝙禍攻圍城堡調

官軍五千討之至威州黃土鋪失利道遂不通三年命總兵都督陳懷等帥西軍四萬由洮州入松潘解圍猶弗克靖八年復調川貴官軍協力從事始克成功正統四年都指揮趙諒誘執蠻酋國師商巴以犯邊聞遣都督李安征之尋誅諒誣妄蠻乃服然猶二三十四年始設松潘巡撫都御史一員以都御史寇深及侍郎羅綺相繼臨之咸有成績綺還京提督文臣不復更置但以備兵使者整飭之而已天順五年蠻截我糧道入龍安石泉等處成化十三年勢益猖獗復敕撫臣張瓚調漢土官兵五萬由東南二路分進勦滅白羊嶺鵝飲溪等二十一寨斬蠻首級四百餘顆於是商巴等二十六族詣軍門獻馬納款各諭以利害遣之十四年正月復攻黃頭復水諸寨前後殺獲男婦

七百餘人赭其碉房九百墜崖死者不可勝計亦一大創矣宏治間跳梁如故南路梗阻正德二年副總兵楊宏誘殺薛撻寺國師雪郎王出自後本寺小宛卜等動稱報仇松城之外不敢耆牧嘉靖十一年敕副總兵何卿來節制諸軍相機勦討烏都等十一寨皆次第平而詣軍門送款者日至矣卿家視松州諸所繕緝百廢俱興藩籬以固兵威亦震百蠻喘息不敢動垂五十年來生齒日繁復萌戎心時出殺人剽掠行旅萬厤八年兵使者楊一桂是以有三寨之役又雪山國師喇麻等四十八寨勾邊爲患邊氓岌岌十四年都御史徐元泰是以有會勦之役及丙申九月秋高敵突由寒盼黃勝草場分道馳入圍漳臘守備張良賢率兵破之斬首六級又攻鎮邊百戶杜世仁死戰斬

首四級城得保全世仁死焉又攻制邊臺前後斬首十一級乃遁去貢賢追至思答弄又大破之斬首十六級敵乃失箭去初敵之入也襲我無備偵者不知其數及遁去巡覘營盤不下五千餘竈未幾有番婦逃回言所斬首級中有大酋赤之姪小王子在焉敵以此必欲報仇故昔之松潘重在番今之松潘重在邊矣

四夷攷云松潘西至流沙關相近天竺西南達紅土坡生番多係北邊出沒地勢遼絕非可限域惟是南道通疊茂威灌東道小河龍安北通漳臘墩臺守禦凡八十七所戍守主客官軍舍餘遊兵一萬三千六百八十餘人歲額坐邊倉一十六處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餘石而增設之處不與焉

東路經略志云松潘以東望山關雪欄關風洞關松林堡紅崖關三舍堡鎮遠堡小關子堡松丫堡三路堡師家堡四望堡凡十二處抵小河千戶所四崖絕壁一線之通附近水牛毛公年洞諸番未甚猖獗今以三舍關為始第其里次　三舍者去衞城九十里而遙也為小河適中地有把守指揮一員管轄上至望山下至四望共十三關堡羊腸鳥徑峭壁危湍嶮巇萬狀番夷往往潛伏而竊伺焉三舍上十里為伏羌堡伏羌上十里為紅崖關紅崖上十里為松林堡志云黑松林關在治東七十里松林上九里為風洞關志云風洞關在治東五十里洞深不可測多惡風午輒大作作則灰沙蔽天人馬皆辟易寒氣襲人觸之多橫死否則喘息旬日蓋山嵐鬱蒸之氣所發也關北鹽井

墩卽古鹽川廢縣風洞上五里爲雪欄關志云治東三十里雪欄山四時積雪不消俗呼爲寶頂山關在山下雪欄上十二里爲望山關關上八里卽松州也三舍下十里爲鎭遠堡鎭遠下八里爲小關堡志云小關子在治東百二十里小關下八里爲松埡堡松埡七里爲三路堡三路下八里爲師家堡師家下八里爲四望堡又二里爲小河所矣

南路經路志云松潘以南紅花屯熊橫屯西寧關小屯堡安化關鎭華堡新塘關艾蒿堡歸化堡北定關蒲江關平夷堡金瓶堡鎭平堡鎭番堡靖夷堡平定堡凡十有七處抵疊溪界

西夷攷云南路自西寧關起以至平定堡河東大姓屬牛毛土官管轄河西小姓屬羊毛土官管轄卽志所謂牛腦羊腦也不

服冠帶不受約束喜則同部落席地歡飲怒則持刃彼此相讐尊卑之序蕩然矣萬歷初年河東頗肆憑陵十四年征之擣其巢穴斬首二千餘級焚碉房千餘座始傾心向化理奴喜願認守地方迄今不敢犯河西時有長江之阻逆我文告其時赤震聾移遁深箐隔岸羅拜乞降許之有國師喇麻濟仲者潛獻皮幣於土韃乞師伏於鐵爐溝以牽制我乘便邀擊事覺就擒其謀始破而膽落也

歸化關志云在司南百里寰宇記霸州有歸化縣置在移村各有部落主持無徵科今雖設古處而關名寔因之地形險要上至西寧下至鎮江關堡凡九把守指揮一員以龍溪等寨大小橫梁爲諸番所出沒也歸化上七里爲龍韜堡龍韜上十里爲

新鎮關新鎮上十里爲百勝堡百勝上五里爲安化關安化上七里爲雲屯堡雲屯上八里爲西寧關志云在治南三十里西寧上八里爲雄溪屯則南路之首也鐵爐溝諸夷在其界矣

歸化下十二里爲北定關志云北定關有祠祀二邊史劉方五將正德六年番僧雲欄王出謀爲不軌守將指揮邊輔史寛百戶劉賢方捷攖鋒死戰輔寛遇害於黃土坡賢捷被執至寨縛住將剖其心二將罵不絕口而亡事聞與子孫進一級承襲輔弟輪承兄職嘉靖七年巡南路至北定關遇橫梁茹兒等番輪率其僕邊永興軍餘史卜匝等數人與戰已取勝值天雨溪泛諸番四集輪被傷永興負輪行數十步至崖不能進執刀亂揮知不可支仍伏於輪身主僕俱被害事聞贈輪都指揮僉事永

興百戸史卜匝等俱厚資優恤焉北定下十有八里爲鎮江關別柝大小耳別等寨在其界内寰宇記云歸化縣有大蕃山大蕃山在霸州西北一十里號符堅城又云於小蕃山上村置牙利縣　卽大小耳之故迹也鎮江下四里爲平番堡平番下八里爲平夷堡其地寬平僅容千騎爲四十八寨飲盟歃血之地卽黃沙壩矣萬厯十四年建城堡設守備一員把總練兵官一員管轄自西寧關至平定堡爲鎮平關上七里爲金瓶堡金瓶上六里爲平夷堡鎮平下七里爲鎮番堡鎮番下八里爲靖夷堡靖夷下八里卽平定堡也平定下八里爲永鎮堡係松茂二鎮交界處鎮平堡則指揮一員守之

北路經略志云松潘以北設東屯高屯子羊裕屯唐舍屯譚家

屯漳臘屯以上凡七堡抵吐蕃姚河界
四夷攷云漳臘堡設在河東去城三十八里松州之肯也舊制駐劄守備一員管轄上下關堡爲寒盼口上中潘州上下羊洞等隘口自漳臘北去遼廓幽遠一望無際其萬騎可從容矣近改設遊擊一員以鎮壓之頁深所重也漳臘上十五里爲鎮邊堡在河東元山子上志云堡在漳臘東北十里堡後天險墩堡前觀化墩河東於襄臺河西制邊臺聲勢相望然直北爲敵頁壩舊掘品字陷坑數百中置鋒刃木簽口覆芭土以掩其形又北去三里曰城牆巖東臨河畔西抵山麓掘壕寬深丈許橫截六百餘丈明繼彼路河西川盼溝壕塹之制亦如之越溝二十里登阿玉嶺之巔可瞷黃勝草場志云黃勝在漳臘西南十里

地場之東有阿玉口凡二十里透嶺出川盼則可南可北惟所
馳驅議者於天險觀化二墩充拓寬廣石砌牆垣一周外挪壕
塹以防衝突亦庶幾搤其吭云鎭邊堡上二十里之拍木橋即
界外矣漳臘下七里爲虹橋關係松城北隘志云松州北二十
里有落虹橋長二十丈餉道所必經也虹橋下七里爲譚家屯
譚屯下七里爲塘舍屯塘舍下六里爲羊裕屯羊裕下六里即
松城又虹橋下八里爲高屯子高屯下七里爲穀粟屯穀粟下
十里亦即松城也離松十四里爲流沙關乃北邊經由地每秋
防必加意焉松城下五里爲紅花屯紅花下七里爲雄溪屯雄
溪左十三里爲東勝堡歲熟番受賞可稱無事惟是虹橋西北
十五里爲絕塞墩北界黃山尖殺鹿塘黃勝草場等處路通洮

峽先年陳懷率兵由此道入解松圍今爲番寇間阻以其往來
射獵於斯也下潘州白利等番被牛羊毡毳來或由阿玉嶺或
由鐵門墩出抵寒盻祈命諸寨貿易茶斤歲以爲常稍失防範
釁端輒起且阻絕長路救援難及形勢孤懸所最當籌度議者
於墩前石砌聯成一座直抵河下以通水道又依山掘壕絕其
乘高則於覆壓乎何有

古蹟志云潘州故城在衛北七百五十里漢武帝時逐諸羌渡
河湟居塞外築此城置護羌校尉以禦之宋時分上中下潘三
州今阿失寨即上潘州班班簇即下潘州界二州之間則中潘
州也其地愈北山愈平舊夷漳臘之設在下潘州

侍郎羅綺漳臘新記云距松衛治之北百里曰漳臘即古潘州

也域之故址尚存其下有巖穴空洞幽邃廣可容列騎深亦不知幾許旁有玻璃泉冬夏淵然不涸其土地膏腴山川秀麗蓋自唐盛時所開拓雖隸版圖而土番酋長猶然竊據所謂但羈縻之而已宋元以來無復中國有我朝混一華夏極天極地莫不臣服洪武十一年王師始下潘州入與編民賦役無殊乃於其地建置屯堡使士卒且耕且守累數十年足食足兵邊人安堵宣德丁未守將失馭氐羌蜂起梗我餉道褻我關塞而潘州復爲所據者凡二十有八年景泰辛未予奉命來鎮茲土不揣愚欲平復之乃大集諸酋陳以逆順禍福無不稽顙聽命於是復增置城池樓櫓凡戰守之具視昔有加焉不彈一石之粟不勞一人之力而數千百頃沃饒之地遂復爲我有又晏然置城

於其間俾兵農雜居累歲豐穫邊人安枕寔朝廷威德所及予何功之與焉或者以潘州之城與唐世籌邊樓相頡頏後先予亦豈敢多讓景泰六年記

曹學佺曰今之漳臘去松州一舍而遥非百里外之漳臘矣前張後弛勢使然也予以庚戌署藩司事料松邊兵食閒韃靼往牧於漳臘城內有百五六十帳殊駭聽聞乃檄漳臘遊擊何奮武得回牒云謹案漳臘一鎮五隘九屯一十八墩堡延袤一百餘里襟帶山河雜居夷韃所由來矣前不具論萬厤二十四年火落赤入寇彼時內有守備張艮賢救應以截其鋒外有合壩犄角以牽其勢雖敵衆攻圍鎮邊三晝夜而不能破於時掌堡百戶杜世仁也豈異人任而其父子督軍兵數百人乃能射死

小王子斬首數十級松潘李贇以撫事而合壩遂困之佳敗焉續在三十三年廢將李宗望代庇逆䖍又有合兒頓奪咱毛兒損等韃接踵投居會治兵使者亦署官也侈然有張伐之意輒撫賞安猷牛馬羊隻布滿山溪毛帳毡房星列草地猶肘腋間眠虎豹門庭內牧犬羊逐之恐釁端自此發也聽之恐禍本無所終也彼其往來漳松之間豈非其我水草利我鹽茶凡倉庫之虛實選兵之強弱道路之衝要無不盡知萬一生心何以制而禦之惟是高屯堡者在虹橋之內禦寇之下譚屯之西正適中之要地實乃松鎮以北之藩屏也議設把守一員撥唐順等軍五十名以耀威武而坐扼其吭焉誠爲長策矣第當展築屯基寬包隙壩貫路於中不惟容衆且可據險緣由到司覆看得

松潘者蜀西之門戶漳臘者松潘之咽喉也自土韃令[illegible]合兒
頓等往牧於中毡房毳室以百五六十計貪狠之性騷擾無常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非他日之隱憂哉昔者隋唐之禍可鑒
已但卽既來之則安之可以理而諭也方來者所當拒可以勢
而禁之惟是漳臘之鎮邊堡原設把守一員地方遼闊勢本孤
懸今且伏戎在內萬一有變聲息不相聞何暇左右顧議者以
高屯堡要害之處添設把守以遏其衝且與漳臘爲犄角誠策
之善者也該堡事務仍令本官兼攝巡視軍兵卽在各營抽選
亦無所靡費矣若夫釐行伍除戎器綢繆未雨有備無患此該
道將之事也時當事者如議行之

小河千戶所國初洪武十一年與松潘衛同置在衛東百九十

里宣德四年調成都前衛後所官軍至是治之仍隸松潘寨小河之地古名涪陽以水出松潘分水嶺入涪江也在涪水之陽矣志云所北二十里師家山一名文山宋時師文二大姓居之山麓有文山關又有師家鋪則界於龍州也東有獅峰西有象嶺各離一里許有靈泉焉出獅峰下

經略志云松潘又東爲堡七曰蜂崖曰葉棠曰馬營曰水進鎮夷乾坤鐵龍乃祇龍安

四夷攷云小河之下鐵龍之上惟葉棠爲要隘有葉棠把守官轄之東通白馬毛公西通竹頭野豬白草豬寨上六里爲峯崖堡峰崖上十里即小河也下四里爲馬營堡馬營下七里爲水進堡水進下八里爲鎮夷堡鎮夷下十里爲乾坤堡乾坤下二

十里爲鐵龍堡堡有兩山對峙峭壁萬仞二水會流深不可測上爲鐵索橋索凡六條各長一十五丈引於河之西岸繫於鐵柱中道板蕩行者戒心焉嘉靖間龍州宣撫薛兆乾作亂斬鐵橋以拒官兵旬日松州米貴如金矣鐵龍下十五里即龍安府云

唐史太宗置松州都督府督羈縻二十五州爲崌州貞觀元年置領縣二江源落稽　懿州五年置西吉州八年改爲懿州領縣二闊源落吳　麟州五年置西麟州八年去西字領縣七硤川和善歛具硤源三交利恭東陵　雅州五年置西雅州八年去西字領縣三新城三泉石龍　蒙州五年置領縣五都流盆遠臨泉臨河其餘厥調湊般匐器邏乾鍾竝諸羌部落遂立之

而已　可州四年置西義州八年改爲可州領縣三義誠清化靜方　遠州四年置領縣二羅水小部川　奉州三年置西仁州八年改爲奉州領縣三奉德思安永慈　嚴州五年置西金州八年改爲嚴州領縣三金池甘松丹嶺　諾州五年置領縣三諾川歸德釐渭　蛾州五年置領縣二常平那川　彭州三年置洪州七年改爲彭州領縣四洪川歸遠臨津歸正　軌州都督府二年置領縣四通川玉城金源俄徹　盍州四年置西唐州八年改爲盍州領縣四湘水河唐曲嶺祐川　直州五年置西集州八年改爲直州領縣二集川新川　肆州五年置領縣四歸唐方蘇鹽水磨山　位州四年置西鹽州八年改爲位州領縣二位豐西使　玉州五年置領縣二玉山帶河　嶂州

四年置領縣四洛平顯川桂川顯平　祐州四年置領縣二廓川歸定　臺州六年置西滄州八年改爲臺州　橋州六年置序州十年置　嵯州十年置右俱貞觀之時招慰黨項羌者舊屬隴右道改隸松州都督府永徽以後或叛或臣制置不一今並廢省聊備古跡而已

唐書吐谷渾西羌名在益州西北去青海二十五里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已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黨項始強南雜舂桑迷桑等羌北通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爲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爲一小部落大者萬餘其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最爲強族貞觀五年詔遣使開其河曲地爲六十州

內附者三十萬口有羌酋拓拔赤詞者甚爲渾主伏允所暱與之結婚屢抗官軍後與其從子思頭並率服與諸首領歸款列其地爲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爲都督府羈縻存撫之拜赤詞爲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是從河首積石以東並爲中國之境後吐蕃強盛拓拔氏漸爲所逼遂請內徙聽移部落於慶州因置靜邊等州以處之故地陷於吐蕃不去者爲其役吐蕃謂之弭藥又有黑黨項在黑水之西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渾主伏允奔於黑黨項居以空閒之地及吐谷渾舉國內屬其黑黨項首領號敦善王亦貢方物其雪山黨項姓破丑氏居雪山之下貞觀初亦常朝貢又有白狗舂桑白蘭等諸羌自龍朔以後並爲吐蕃所破而臣屬焉

有附國者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卽漢之西南夷也嘉良夷卽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不屬統一隋大業五年附國王遣其弟子宜材率嘉良夷等六十人朝貢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水闊一百丈竝南流以皮爲船而濟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而有東女國東北連山緜亙數千里接黨項及諸羌界其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山谷傍山險俗好復仇故壘石爲巢而居以避患其巢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内上通夜必關閉有二萬餘家俗有重罪止於罰牛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笛死者無服制置尸于高牀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

甲舞劒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　其人輕捷便擊劒漆皮爲牟甲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戴冪䍦衣多毛毼全剝牛腳皮爲靴項繫鐵鏁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

東女國者西羌之別種也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曰東以別之俗以女爲王東與茂州黨項接東南與雅州接界隔羅女蠻及白狼夷有八十餘城王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亦用牛皮爲船以渡戶四萬餘眾女王號爲賓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議國事在外官僚並男夫爲之其王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政

女王死國中多斂金錢動至數萬更於王族求令女二人立之大者為王次為小王若大王死則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婦繼立無篡奪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重國人至六重王服青毛綾裙下領衫其袖委地重婦人輕丈夫文字同於天竺以十一月為正每至正月令巫者齎酒殽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咒呼鳥俄時有鳥如雞飛入巫者懷中因剖其腹視之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災異其俗因之名為鳥卜隋大業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唐武德中女王湯滂氏始遣使貢方物自永徽七年至于天寶元載朝貢不絕其後復以男子為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哥鄰國王董臥庭白狗國王羅陁忽逋租國王弟鄧吉知南水國王姪薛尚悉曩弱水國王董辟和悉董國

王湯悉贊清遠國王蘇唐磨咄霸國王董邈蓬各詣劒南西川乞內附其哥鄰等國皆散居西川弱水國即唐初女國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國在弱水西故亦謂之弱水西悉董王舊皆分隸邊郡祖父例授將軍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爲吐蕃所役屬其部落大者不過二三千戶各置縣令十數人領之土有絲絮歲輸於吐蕃至是悉與之同盟相率獻款兼貢天寶中國家所賜官誥二十九道以進節度使韋皋處其衆於維霸保等州給以糧種耕牛咸樂生業立悉等數國王自來朝貢見於麟德殿授立悉銀青光祿大夫歸化州刺史鄧吉知試太府少卿兼丹州長史薛尚悉曩試少府少監兼霸州長史董臥庭行至緜州卒贈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維爲保寧都督府長史襲歌

鄰王立悉妹乞悉漫頗有才智從其兄來朝封和義郡夫人其大首領董外卿等皆授以官俄又授國王兄湯厥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府卿青遠王弟蘇歷顛銀青光祿大夫試衛尉卿南國王薛莫庭及湯悉贊董邈蓬女國唱後使湯佛庭美王鉢南郎唐并授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僕卿其時西山松州生羌等二萬餘口相繼內附其黏信部落主夢葱龍諸部落主辟葱皆授試尉衛卿立悉等并赴明年元會訖賜以金帛各遣還至八月召韋皋統押羌蠻及西山八國使其部落至今猶代襲刺史等官然亦潛通吐蕃故謂之兩面羌也

威州　保縣　茂州　疊溪　汶川　灌縣

威武道開府茂州轄威保疊茂諸將領而參將一員駐劄茂州

遊擊將軍一員駐劄疊溪實左右之

威州通志云禹貢西戎卽敘今松茂威保以接於吐蕃是也亦謂之西番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初利鹿孤卒時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爲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傉檀爲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餘衆投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踰積石居䟦布川或邏娑川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爲羣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爲窣勃野以禿髮爲國號語譌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

有其地焉案吐谷渾鮮卑種也沈約宋書曰譙縱亂蜀之歲鮮卑阿犲遣其從子西疆攻吐谷渾敕來泥柘土至龍涸平康元嘉二十七年鮮卑慮索兵復至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雟門并求牽車獻烏九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祖賜以牽車者也

唐初貞觀八年吐蕃弄讚奉表求婚不許乃進兵攻破黨項及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松州南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又謂其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即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覘之反爲所敗邊人大擾太宗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牛進達等率步騎五萬以擊之進達先鋒自松州夜襲其營斬千餘級弄讚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

許之弄贊乃遣其相祿東贊致禮獻金五千兩其餘寶玩數百事儀鳳三年命益州長史李孝逸嶲州都督拓王奉等發劍南山南兵募以防禦之往劍南兵募於茂州之西南築安戎城以壓其境俄有生羌爲吐蕃鄉導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時吐蕃盡收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疏勒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開元二十四年散騎常侍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於涼州鎮守時吐蕃與漢樹柵爲界置守捉使詔以岐州刺史蕭炅爲戶部侍郎判涼州事代希逸爲河州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爲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以討吐蕃仍令毀其分界之碑二十六

年四月杜希望率衆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爲威武軍發兵一千以鎭之其年七月希望又從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衆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鎭西軍時王昱又率劍南兵攻其安戎城先於安戎城左右築兩城以爲攻拒之所頓兵於蓬婆嶺下運劍南道資糧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銳以救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並爲賊所陷昱脫身走免將士以下數萬人及軍糧資仗等並沒於賊昱坐左遷栝州刺史以華州刺史張宥爲益州長史劍南防禦使主客員外郎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防禦副使宥既文吏素無攻戰之策兼瓊遂專其戎事俄而瓊入奏盛陳攻取安戎之策上甚悅徙宥爲光祿卿拔瓊知益州長史事代宥節

度二十八年春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之上聞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以來蟻集爲患縱有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祕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算運於不測睿略通於未然累載逋誅一朝蕩靖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問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纔降遽聞戎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以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僚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旣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羣

議不合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䕶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爲慰也其年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及蕃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仍發關中彍騎以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爲平戎城大歷二年劒南西州亦破吐蕃萬餘衆五年五月[illegible]五州於山陵要害之地以備吐蕃大歷十一年正月劒南節度使崔寧大破吐蕃故洪等四帥天安突厥吐渾氐蠻羌黨項等二十餘萬衆斬首萬餘級生擒𧲂城兵馬使一千三百五十人獻於闕下羊牛及軍資器械不可勝紀十四年九月入寇坊州掠黨項羊馬而去十月崔寧破吐蕃望漢城十四年八月命太常少卿韋倫持節使吐蕃統蕃俘五百人歸之十月吐蕃率南蠻衆

二十萬來寇一入茂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過方維白壩一自黎雅過邛崍關連陷郡邑乃發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討大破之十二月崔寧復奏於西山破吐蕃十萬斬首八千生擒九百人

德宗之世萬年韋皐爲西川節度使城龍溪築西山堡以納降羌皐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爲前鋒四年皐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蠻國咀咩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旨請絕吐蕃遣使朝貢其年遣東蠻鬼王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朝南蠻自嶲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皐遣大將王有道簡習精兵以入蕃界與東蠻故嶲州臺發北谷大破吐

蕃青海臘城二節使斬首二千級生擒籠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者不可勝計貞元八年皐攻吐蕃於維州敗之獲其大將論莽熱獻於京師先是鹽州城爲吐蕃所毀塞外無保障九年詔城鹽州策敵且來襲令皐出師牽維之皐命大將董勔張芬分兵出西山靈關破峩和城通鶴軍定廣城踰的傳嶺遂圍維州搏栖雞攻下羊溪等三縣取劒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拔白崖嶺焚定廉故城凡平柵堡五十餘所斬首二千八百級乃城鹽州由是西山羌八國酋長皆請入朝十年皐復敗吐蕃克峩和城獨維州不下十六年皐累破吐蕃一萬餘衆於黎州嶲州吐蕃遂大搜閱築壘造舟潛謀寇邊皐悉挫之於是吐蕃酋師兼監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其

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略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事蕃中諸將稟其成算至是自以捍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蠻千餘戶又降贊普以其眾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臯出兵深入西山以紓北顧臯乃令鎮靜軍兵馬使陳洎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石門路南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玼等四千趨吐蕃栖雞老翁城都將高倜王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隴東路兵馬使元膺等復分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邛黎嶲等路又令鎮南軍使御史大夫韋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雅州經略使路維明等兵三

千趨吐蕃通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
渡河深入吐蕃界嶲州經略使陳孝陽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
及磨些蠻東蠻三部落王苴那時等兵四千進攻昆明諾濟城
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二月破番兵十六萬拔城七軍鎮戸三
千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
軍連敗於是寇靈朔之衆引而南下贊普遣論莽熱以內大相
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羣牧大使率雜虜十萬來解維州
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
少悉衆來追發伏掩擊鼓譟雷駭蕃兵自潰虜衆十萬殲夷者
半生擒論莽熱獻諸朝進臯檢校司徒中書令南康郡王御製
紀功碑襃賜之臯治蜀十三年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

餘級後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視事文宗
太和四年以李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及劒南西川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德裕
乃大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
工巧四千餘人歸成都扶殘奮懦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
西亡松維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臯招徠南詔復
嶲州傾幣以結蠻好教之戰陣文法裕以臯破戎資盜養成癰
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
孑遺今瘢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創籌邊樓案南
道山川險易與蠻相出入者圖之左與吐蕃密邇者圖之右其
郎將衆寡餽餫遠近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

凡敵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發遣獵耄十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淛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勿貸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滎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要簡去屬兵羸弱者四千餘人復募少壯得千餘人募非兵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初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以繁生齒威惠大振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將悉

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西五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三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皆戍之以制敵入者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州閽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初韋皐鎮蜀經略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記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聞之於朝時牛僧孺沮議言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

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茄川上平涼州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僇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武宗朝召僧孺出爲淮南節度德裕面奏曰臣在先朝出鎭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爲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嘆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恐將此爲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卻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

復降中使追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仇感嘆前事愧心終日今日幸逢英主忝備臺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子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宵旰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礧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彼將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輯邊備其維州執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

所冀探其情偽其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臣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鑾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内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扼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爲恢復之基繼且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容俟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盜

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答詔嚴切
竟令執還加以體被桎梏舁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呌呼天將吏
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既以降彼何須送
來乃卻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
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之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
鄧叔簡冊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
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由臣陷此無辜
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初贊皇作西南備邊錄其序略云吐蕃開釁河隴失險綿從南
詔協以謀我井絡坤維我圉孔棘守臣韋皋鑿清溪道要結蠻
好犄鹿效順乃纂集事狀為卷十七質幣結轍闔戶誨盜爰命

德裕改紀其政乃建籌邊樓立雄邊子弟作仗義禦侮柔遠三城以扼要衝猶慮敵去而備弛也凡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謹求利病輯爲一書諸部虛實外夷情狀條分縷析燦如指掌排立陣壘咸以朱書圖之仍總繪小圖標之首卷爲按備邊錄第四卷敘維州本末尤詳唐末吐蕃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薄示羈縻而已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厮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塘即青塘領也青羌所居矣宋史吐蕃青羌首領奴兒結等爲邊害十餘年制置使留正以計擒殺之盡殲其黨趙汝愚代爲制置使奴兒結弟三開復叛汝愚懸重賞以間羣蠻三開不能孤立憂死汝愚以定羌功加秩即此種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

帥府云

保縣志云出縣循南岸行一日又北渡大江至雜谷安撫司可八十里又十里爲無憂城故址尚存案雜谷卽古維州唐太和中陷於吐蕃其酋卽悉怛謀種矣

國初有阿漂者以捍虜功授敕印爲雜谷安撫同知歲輸薄糧於維州番倉三年一貢其地有上硐下硐去無憂城百里去縣倍之前臨沱水後倚高山東接三姐西接孟董南抵達思北抵東布又東至八稜硐與韃靼密邇歲終發番兵萬餘備糧械入硐防守至次年除夕更班保邊敎寇以雜谷爲之保障也達思蠻長官金川禪師及打喇兒草坡六寺龍山以西諸塞以隸焉達思蠻長官司在雜谷西五十里其先嚴泰興阿漂同功給印

信授爲長官

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以石門鎮追白狗羌故於金川鎮置金川縣唐武德七年以屬維州貞觀初廢三年復置案金川寺其故處也寺僧已稾監藏及粹葛剌以有戒行得稱番都剛永樂初黃毛韃犯界金川僧招喇麻防禦有功事聞賜號演化禪師及敕命銀印俾其徒世守爲地居雜谷安撫之東管十五寨東北至八稜碉西至保縣南至稜城百五十里後漸衰弱見驅於雜谷遷其族於董卜界上志云教場是金川寺地未詳

打喇兒寨土舍居威南路在文鎮河西先曾糾黑虎夷爲邊害正德間歸順奏准納貢頒賜敕書冠帶無印信遇貢赴雜谷起文又有只臺寨蕃

保志云西北生蕃有孟董十八寨三國孟獲董卜之裔也謂之孟董蕃亦名董卜韓胡唐時哥鄰居董臥庭等求內附處其眾於維霸等州居小鐵圍山去縣可七八日程東抵雜谷八稜碉横坡河在東如卜河在北郎古之孫水也南流雅州以牛皮爲船既渡則曝皮于岸上候乾復用焉永樂八年歸附進貢授宣慰使司都指揮同知貢道有三一由雜谷八稜碉出保縣一由清溪口出崇慶州一由靈關出雅州近與雜谷不睦故直由雅安

又曰松茂威疊大勢如一身然松潘首也疊溪項與喉也茂州腹也東至土門西至威與汶保其手足也然餘皆在江內惟保獨居江外縣以東爲舊番郎箭上里之編戶叛去者地土相連

樵採其路懷異志而漏華情莫此若矣又云縣北熟番二股一路為永田星上龍山等寨向背不常一路為近縣玉山十二寨稍稍易馴梁北野番有梁荒稜城五十餘寨直連松州黑水號為野營國初御史大夫丁玉用包銀鑄錠以誘之即此夷也

維州志云白狗嶺與大雪山連後有白狗羌居之寰宇記曰白狗國者西羌之別名與會州連接勝兵一千唐武德六年有使朝貢開元二十九年十月白狗國四品籠官蘇唐封及狗再川五品籠官薩阿封等至京各賜金紫玉帛以遣之貞元九年七月其王隴羅忽與女國等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內附詔授試太常卿兼保州司馬至今子孫承襲其爵云案白狗國女國俱在西山八國之數韋臯使銜兼節制西山八國即此也

四夷攷曰維州路生蕃最多有名邑可攷者曰孟董梁黃梭城月上星上龍山龍溪大寺小寺等寨設一關六堡以戍之關曰鎮夷堡曰保縣曰新安曰乾溪曰西平曰霸州曰坡底而坡底附近龍山竹打大寺小寺蒲它太子墳等寨而龍山最强舊有龍山戍有城唐書廣德元年吐蕃陷維州籠山城是也

霸州堡附近龍溪上南木上諸寨與北路黑苦三姐生番相通每歲耕穫旣有蓋藏輒以礪兵劫奪爲事案卽保霸蠻也方輿

云威州保霸蠻者唐保霸二州天寶中所置後陷沒酋董氏世有其地與威州相錯因羈縻焉嘉祐熙寧中常請朝命政和初知成都龐恭孫建言開拓置官吏迺以保州地爲祺州霸州地爲享州授其酋刺史團練使　案宋史董氏世知保州太平興

國六年保州刺史董奇死以其子詔董繼之又云董仲元者襲職二十餘年安靜無事嘉靖中益州鈐轄司表其善撫蠻夷乃眞命爲刺史其時有鵜州亦遣人貢馬鵜州未詳疑即古定廉縣今之金川寺故史謂西南邊地有鵜州保州矣

四夷風俗記云維州諸番日務射獵夜宿碉房炙羊膊以卜吉凶分善惡以爲黑白以戰死爲善終以相殺爲勝打父子兄弟大則仇殺轉眼相背不知骨肉有大小姓猶言大小族也董卜金川俱屬小族雜谷達思俱屬大族志云其生一産雙子乳石者爲小又云射旄牛者爲大射㹀羊者爲小二姓相間而居丁大夫玉克復其地始分之蓋使犬牙相制云且其歲時不用官歷知歲時者爲端公如辰年則畫十二龍或臥或行因形而推

之他俸亦然番僧依佛經推算日月蝕及甲子建除毫釐不差人率以十月爲一歲　嫁娶富者以豬羊毛毡布疋聚爲禮其賠裝資必須生子之日數人俟于路口其女潛出要至其家方焚香宰牛羊會親　人死則坐尸于木架上置之倉舍衣帽弓矢俱如生佩服端公咒一獻以豬羊用火燒之　男子翦髮止留其頂髮下垂服用竹力麻不穿袴不洗面婦人俱編髮如樓飾以海巴硨磲

茂州華陽國志冉龍國漢時筰以東北君長十數冉駹最大武帝元鼎六年所開以爲汶山郡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幷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後漢靈帝時復分蜀郡八部爲汶山郡

蜀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之始服寰宇記曰石室冉駹夷人所造者十數丈山巖之間往往有之
宋史茂州羌蠻地方數十里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蠻自推一人爲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舊州無城惟植鹿角蠻以昏夜入州掠人畜貨賣遣州將往贖之習以爲常宋神宗熙寧八年范百常知茂州民請築城既而蠻酋訴稱城侵地乞其罷築百常不許九年三月始興工靜州蠻數百奄至百常率州兵擊斬數人蠻乃退百常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焚鹿角及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如雨百常悉衆乘城拒守二酋長爲木礧所殺蠻兵乃卻茂州南有雞宗關通永康軍北有隴東道通緜州皆爲蠻所據百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又書木牌數百投江中

告急蜀發兵救之蠻始解圍誓和自是蠻人稍定百常亦以築城生患坐奪一官既而生羌合羣蠻復至相距七十日詔遣內押班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入恭州宕州誅殺頗衆蠻遂降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郅永壽湯延俊董承有等各以地内屬詔以永壽地建壽寧軍延俊承有地置延寧軍然與亨祺二州皆非扼控之所未幾皆廢

一統志云國朝設茂州以統羌民設茂州衛以統軍伍軍居城内民居城外羌凡輸和誓牛羊蕀耒耜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酋豪皆集引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歃飲之掘地爲坎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蕀於上投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云有違誓當如此婢

土夷攷云茂州東路生番白草最强大而白草又與松潘黃毛韃靼相通桃紅青片板舍次之白苦水磨岐山又次之有把守官轄桃坪神溪夾山等凡七關堡

桃坪者去白草青片諸番不四五十里志謂古桃關也見水經注關通西坡之路北當風穴一二里間晝夜沙石飛揚不息寰宇記云故桃關在汶南八蠻界公私之路俱從於此有繩橋渡江認守桃坪者爲隴木司

隴木頭長官司茂之隴木里也國初以酋長歸附授承直郎世襲長官歲常貢馬二疋所屬玉亭神溪十二寨俱爲編氓有保長統之

又有靜州長官司茂之靜州里也襲官貢馬與隴木同正德間

與岳希蓬節孝爲亂攻茂城斷水道七日節孝弟章勺潛引水以活我軍事平使車勺襲職管注虎核桃溝八寨編戶爲保有保長統之認守北定門至關子堡案靜州卽唐之悉唐縣宋史曰塗靜當直時飛岩恭等九州蠻皆羈縻州也環茂州而居州不過數十里而已案唐茂州都督府羈縻州九靜州其一已見前矣維翼二州後改爲正州卽今疊溪所也第其名與宋史不同附載之以俟攷焉　塗州唐武德元年臨塗羌歸附置領臨塗端源婆覽三縣貞觀元年州縣俱省三年又分茂州之端源戍置塗州縣有端源臨塗悉鄰三縣與州同置　炎州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西封州八年改爲炎州縣有大封慕仙義川

徹州唐貞觀六年西羌首領董洞貞歸化置縣有文徹俄耳文

進　向州唐貞觀五年生羌歸化置縣有貝左向武　冉州本
徼外斂才羌地貞觀六年置西冉州九年去西字縣有冉山磨
山玉溪金水　穹州貞觀五年生羌歸附置西博州八年改爲
穹州縣有小川徹當壁川當博恭耳
笮州貞觀七年白狗羌降附置西恭州八年改爲笮州縣有遠
都亭勸北思　恭州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平縣置恭州仍
置博恭烈山二縣天寶元年改爲恭化郡乾元元年復爲恭州
本屬隴右道後割屬劒南道其屬縣有和集博恭列山
土夷攷云茂州南路生番惟曲山三寨界在西南兩路之間稱
强惡餘皆熟番有把守官轄雁門文鎮七星宗渠四關堡河以
外則屬岳希蓬也

岳希蓬長官司國初歸附賜敕印官三年貢馬三疋正德間長官坤卜作亂伏誅使其弟埔元襲職管波西水西渴渴勒都等七寨隸茂州衞當差編戶于川水西里有保長統之認守勒都龍嘴等地方

土夷攷曰茂州北路有長寧安撫司其先歷日寨首也國初歸附屢有從征功賜敕印世爲安撫司月俸四石三年一貢久未襲官使土舍護印而已姓蘇氏管鼇溪章貢等十六寨有把守官轄長寧寶大韓胡椒園松溪等八關堡　長寧堡實大關附近巴豬五族及大小歷日稱最強悍　韓胡堡附近恰列寺韓胡碉水磨溝等寨而恰列寺皆番僧也原給有敕書三年一貢椒園堡附近後溝烏都及河東之法虎插共六寨俱靜州屬羌

也往來茂地貿易與居民伍　松溪堡附近黑苦七族番眾一十有奇嘉靖間攻圍堡城絕我餉道要我重賄乃解至今倘歲費撫賞四百金有奇

經略志云正德十三年巡撫都御史宋滄克平霸氏白草諸寨諸夷獻侵地二千餘頃又克平茂州雞公寨十五年長寧等處深溪諸寨番蠻聲言復仇求索賞需兵備副使朱紈督同參將遊擊將軍提兵搗巢擒其首惡餘黨俱以次降年例賞需盡行裁革至今西隆安靖諸蠻不復弄兵開邊隙矣

予分守川西詢諸有司議戍軍曰夫戍軍之設葢謂邊地空虛人煙稀少故令漢彭雙溫等處抽丁充戍其法誠為至善然歲以八月易其中有當調停者何也戍軍每年九月撥發十月到邊

往往非死則病非病則逃毫無實用試言其故蓋漢彭等處風氣溫和卽冬無霜雪而蔬菜俱備茂疉塞垣風沙慘烈雖夏不消冰而百物不產以故戍軍到邊寒暖不合飲食不調多生疾病當有司促迫上道哭別父兄妻子若永訣者至般實之戶强壯之丁多有轉展規避惟無告窮民不獲已就列或又閉戶共雇一乞丐無賴之徒以充數比及到邊身無完衣腹無飽食囊無半粒手無寸鐵奄奄扶杖而行致使番夷倚山而笑曰戍軍來也病者病死者死邊隘曾不得借其一臂之力嗟嗟似此景象在安常處順猶云有餉有兵倘一旦羌夷竊逞而欲其斬將搴旗摧伐用張得乎是至苦者莫如戍軍至無用者亦莫如戍軍也然則奚術而可亦惟是裁省抽發召募土著乃爲常勝之

廣雅書局栞

兵焉何也茂疊不產五穀不養蠶桑人所爲命者惟是軍餉耳且如五口之家須應軍一名方得温飽不然而應軍一名且見菜色如無軍可應則無生可度動見逃竄如今之灌郫漢廣往往有茂疊逃民蓋以此也倘以職言爲不謬將戍軍之糧召募土著之民人人有糧人人可兵不出三年逃避者必回故里地方之集聚日益衆邊塞之軍兵日益精在平常無事足以壯國威苟一旦臨戎則人自爲戰家自爲守可必其用命在內地無戍軍之苦在邊庭有敢勇之卒竊意羌番雖狡亦無所用其謀矣職書生也不敢言知兵但此明白易見斷斷乎其可行者通變宜民是在今日耳隨經移會該道轉行成都府茂汶保灌等州縣回覆聞適予署司篆看得戍軍之議或因或革非止一次

每盈庭不波者蓋由行月二糧全改半改未得其肯綮也何則月糧者祖軍之額不可移動者也行糧專為更番戍守設耳若免其戍邊而不動其月糧則人皆樂從矣且衛所得裕差操之役軍戶永免津貼之累而所利更廣矣查威武一帶班軍以三十六七等年計之各該一千二百餘名折支司府民屯實米并花布銀共五千五百二十餘兩此其大較也合無比松邊例裁去班軍前項銀兩支發該邊自行召募每名工食每日給銀二分共募兵七百七十名與主軍分認地方差使不得紊亂仍附官兵會計之後請發不得別立名色增補是尺籍雖稍虧而邊方得實用也時如議行之

疊溪古氐羌地漢為蠶陵縣屬蜀郡晉屬汶山郡後周置翼針

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會州大業初屬汶山郡　寰宇記唐武德元年復改汶山郡爲會州領翼針翼水左封凡三縣其年卽以三縣置翼州五代至宋元皆爲羌人所據不置州縣本朝洪武十一年平羌始置疊溪右千戶所隸茂州衞二十五年改守禦軍民千戶所　其地東西廣六十五里南北袤九十五里東至氂牛山五里西至黑水生番六十里南至茂州界三十里北至松潘界六十五里

圖經性獷勇悍不習詩書近漸染聲教習尙衣冠遠者不通漢語衣皮褐喪不棺而火化耐飢寒壘石爲碉以居所名本此其土產氂牛毛毯酥油麝香香豬白蜜犏牛馬雞　其山北有鸞陵東有氂牛南有排柵東北有雲蜂各去所城五六里城西三

里即漢江也源出松州與黑水合流入茂州城南有玉津泉甃以鐵瓦接引至城下居人汲之不竭有古積雨臺今爲觀在治南有石輪寺治崖皆佛相志云唐貞觀中李將軍所鐫也在治北四里

廢翼州城在治南寰宇記云唐武德元年置取郡南翼水爲名六年自左封移州治於翼斜咸亨三年置都督府移就悉州城內上元二年罷都督移還舊治天寶元年改爲臨翼郡乾元元年復爲翼州

廢蠶陵縣在治北漢治蠶陵縣屬蜀郡莽改爲步昌也寰宇記衛山縣本漢蠶陵縣地注漢書蠶陵古城在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隋改爲翼斜縣治七頃城唐貞觀十七年移理於七里

溪二十三年以英國公李世勣爲疊州都督天寶元年改爲衞山縣又曰翼水縣亦蠶陵縣地隋初置取縣西南翼河爲名案後周之龍水縣隋改翼水水在所治南五十里一出松潘一出黑水翼如也卽汶江矣

廢悉州 境在治東南四十里唐顯慶三年割左封縣界內悉唐川因立爲悉州領悉唐左封識臼三縣以羈縻羌人其首領有董係北射任刺史自後射李以左封縣合董俱悉涑任刺史兼敕以父死子繼咸亨元年移治左封載初元年移治匪平州

廢左封縣址同悉州寰宇記云在封縣本屬翼州在當州東南四十里唐顯慶元年乃以縣治悉州焉

廢歸城縣唐垂拱二年置

廢直州唐天寶五載分臨翼郡之昭德雞川兩縣置昭德郡乾元元年改爲眞州取眞符縣爲名其一曰眞符縣唐天寶五年分雞川昭德二縣置眞符縣州所治也其一曰雞川縣唐先天二年割翼州翼水縣置天寶五年改屬眞州其三曰昭德縣舊識曰縣屬悉州天寶元年改屬翼州仍改名昭德縣五年改屬眞州案通典有雞川昭德二縣唐書云開生獠新置即不述年月今茂州雞宗關名本此地亦相近

四夷攷云壘路生番最惡而五巳豬爲尤甚牛尾麻搭楊柳麥兒次之凡四十八寨其地南連黑苦西通黑水北接松潘頻年虜去漢人多賣入黑水加兵征之卽逃入黑水黑水盡廣饒之地遠近莫知所紀極也

志云疊溪千戶所領長官司二曰疊溪司在治北一里曰鬱即在治西十五里疊溪郁氏洪武十年以土酋歸附世其官永樂中頒給印信除流官吏目一員凡三年貢馬四匹令長官郁孟賢轄河東熟番八寨皆大姓及馬路小關七族土舍郁從智轄河西小姓六寨此六寨素梟黠地土廣遠牛羊稞麥露積名雖熟番與生番等耳

鬱即長官嗷保萬歷十八年與黑水松坪攻我新橋明年伏誅

先是漢關墩附近勒骨諸小姓屬於鬱即至是改屬郁氏

新堡附近為巴豬大寨眾逾千數其人形如魍魎惟喜黠盜雖受歲賞月糧糜耗而已自嘉靖二十三年以來屢經渡河虜劉我官軍攻掠我城堡稔惡不悛數將貫盈議者欲於舊關腦搭

橋進兵及馬路堡後長寍沙壩潛師遶其後上下夾攻可大創也

永鎮堡附近爲牛尾寨萬厤八年十二月與麻搭濟惡頗肆殺掠十四年征之逃入黑水獻出番牌投降埋奴爲誓乃免

太平堡附近爲楊柳溝河西羌種也與松潘之大小耳別同枝向稱猾梗萬厤十四年征之不服後四年乃糾松坪白泥黑水三千餘番同陷新橋十九年復大征亦埋奴求免

西邊志云灌縣獠澤關景泰七年立去董卜韓胡可千里番民至關市易唯大黃茶藥而已去關七十里爲惹龍關加渴瓦之地也

加渴瓦寺亦董卜韓胡支派正統間調征草坡宣慰司遣僧鎖

廣雅書局栞

南列思巴來赴賜號崇教翊善國師給勅印使分管摩多集塔藏裏舊寺等十三寨都綱喇麻者成化間孟董梁黃之亂調發協征遂就汶川塗禺山巔居焉國師八未承襲以土舍護印而已篠澤等關是其認守汶路生番惟草坡鷙黠有三寨在河西山外一徑通董卜宣慰一徑通孟董梁黃向以假道騷動十八年征之始震讋輸蒭麥於汶川聽約束於寒水矣

寒水土巡檢司高氏其先日銀兒直隸霸州人洪武七年授職防守河西住蘇村寨三年貢馬二匹正統七年草坡攻汶川司印爲所劫景泰間重頒授之調征龍溪卜南諸寨屢立戰功隆慶間草坡復攻破蘇村寨遂移住河東

龍安府　青川　石泉　安縣

安緜道開府緜州轄龍安青川石泉緜州諸將領守備指揮一人比都指揮體統駐石泉而龍安參將同城以居

龍州古氐羌地漢曰陰平道注曰有蠻夷之地曰道如剛氐道甸氐道之類是也北部都尉治此永平後始稱郡自後或稱江油或稱平武或曰龍州或曰龍門或改靈應郡或改政州時代不同因革亦異宋景定間臨邛人薛嚴以進士來守是州捍衛有功得世襲焉家譜爲戰國薛居州之後也國初其裔薛文勝歸附乃授知州時千夫長隴西李仁廣提領官高郵王祥給我餉餽蜀平賜李州同知王州判官宣德中以征松潘功陞州爲宣撫薛氏世宣撫使李爲副使王爲僉事各統土兵五百分守白馬白草木瓜三縣嘉靖末年薛兆乾謀逆伏誅遂改宣撫司爲

龍安府割成都之石泉保寧之江油及青州千戶所隸焉降兆乾庶弟襲土知事王氏李氏俱襲土通判列衛分府守如前仍移小河參將於府城彈壓之附郭平武縣萬厯十九年始設也江油地雖腹裏然實糧運之咽喉矣

益州記曰江水自白馬嶺迴行二千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百二十里而至北部北部即隸州也白馬嶺即白馬番地隸王通判在府正北二百里北通階文西抵漳臘其生番號黑人延袤數百里碉房不計有名色可舉者凡十八寨寨多不過四五百人少可百人而已設有散牌總牌等名目以約束之番僧番舍諸號以誘化之法甚密也嘉靖元年白馬跳梁用兵五千分五路而進一由鐵龍堡一由黃羊關一由三合堡一

由北雄關一會兵陝西由階文入大創之而喘息聽命矣

白草番隸李通判在府西南四百里東抵石泉約七十里西抵南路生番南抵茂州番北抵平武縣境蓋唐吐蕃贊普遺種也上曰白草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險阻往往剽奪爲患嘉靖二十五年大征用兵三萬七千一由龍州一由石泉一由霸氏所斬獲甚多事平增雙溪大魚永平奠邊諸堡革撫賞斷鹽茶予以白旗永塞入龍之路于是霸氏河西風村等十一寨永平河東白草等十七寨周數百里男女四千餘人相率來降許其蓄髮頂巾送子讀書習學華語歲輸糧蜀爲氓編走馬嶺一帶爲十村由平一村以至平十村也射溪溝一帶爲八村自一化以至八化村也村立一長長即舊番牌之號又有風村嶺等三

十寨尚存舊名亦同時歸順者事在萬厯十七年

木瓜番隸薛知事在府上游近小河千戶所境土迫促種類不蕃雖有五寨約男女不上二三百人先是於　薛氏受其歲賞嘉靖二十三年勾引白草番反爲之鄉導事平止許歲至小河領賞不得渡大魚關

青川千戶所白馬番之後路東抵白水陽平關陝西寧羌州界西通白馬路轉古城驛而抵龍安南至椒園堡叢林密箐多盜賊北通青塘嶺直達階文寰宇記曰後魏之馬盤縣也有馬盤山高三千三百丈其形如馬盤旋而上隋改馬盤爲青川縣圖經云清水出啼胡山闊五丈東流入利州界其水清美亦云啼胡水吳志作醍醐蓋美名之圖經曰青川東三百四十里爲白

水江鄧艾伐蜀常作浮橋于此案華陽國志立武縣有關尉景谷百步道經江油左擔出涪鄧艾伐蜀道也

志云所西十里有大雄山峻極出於雲表即北雄關也近又設控夷關堵垣營壘完固堪守稍前爲瓦舍壩乃熟番保保任種地其衆怯弱易馴案廣輿攷有思曩安撫司設於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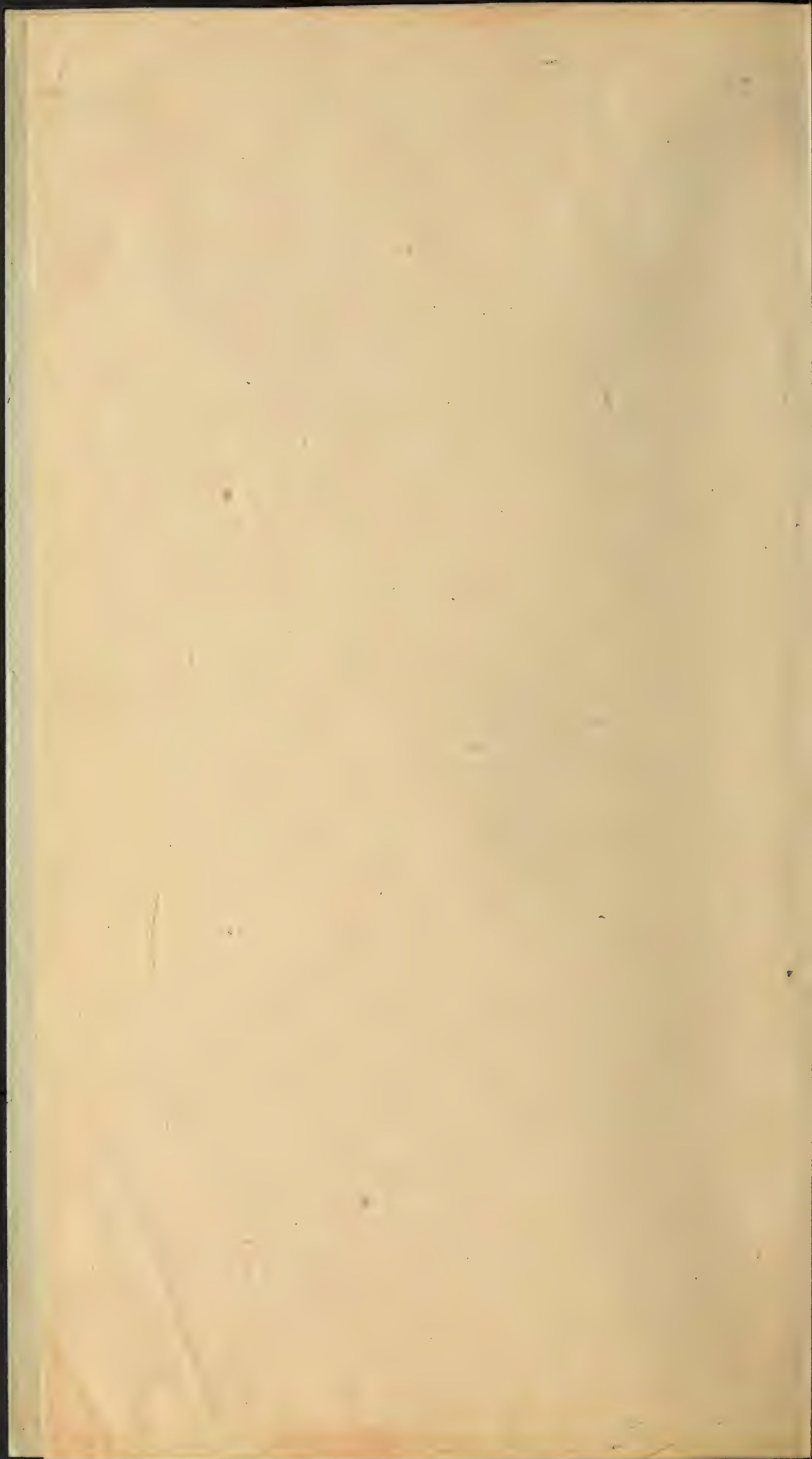
石泉北鄰土永平西連青岡霸氏諸番最稱強悍霸氏守備駐劄縣城　復土堡在縣西北稍南爲青岡各相去十里許介二堡間有青泗口路通霸氏河東河西白草青片諸生熟夷隸石泉守備提調　東二十里爲永平堡設在山崖形勢陡峻控制白草諸番隘口永平西三里爲鎮邊關關南里許爲大草坪大草北十五里爲萬安東二十里爲嘉定俱永平把守指揮提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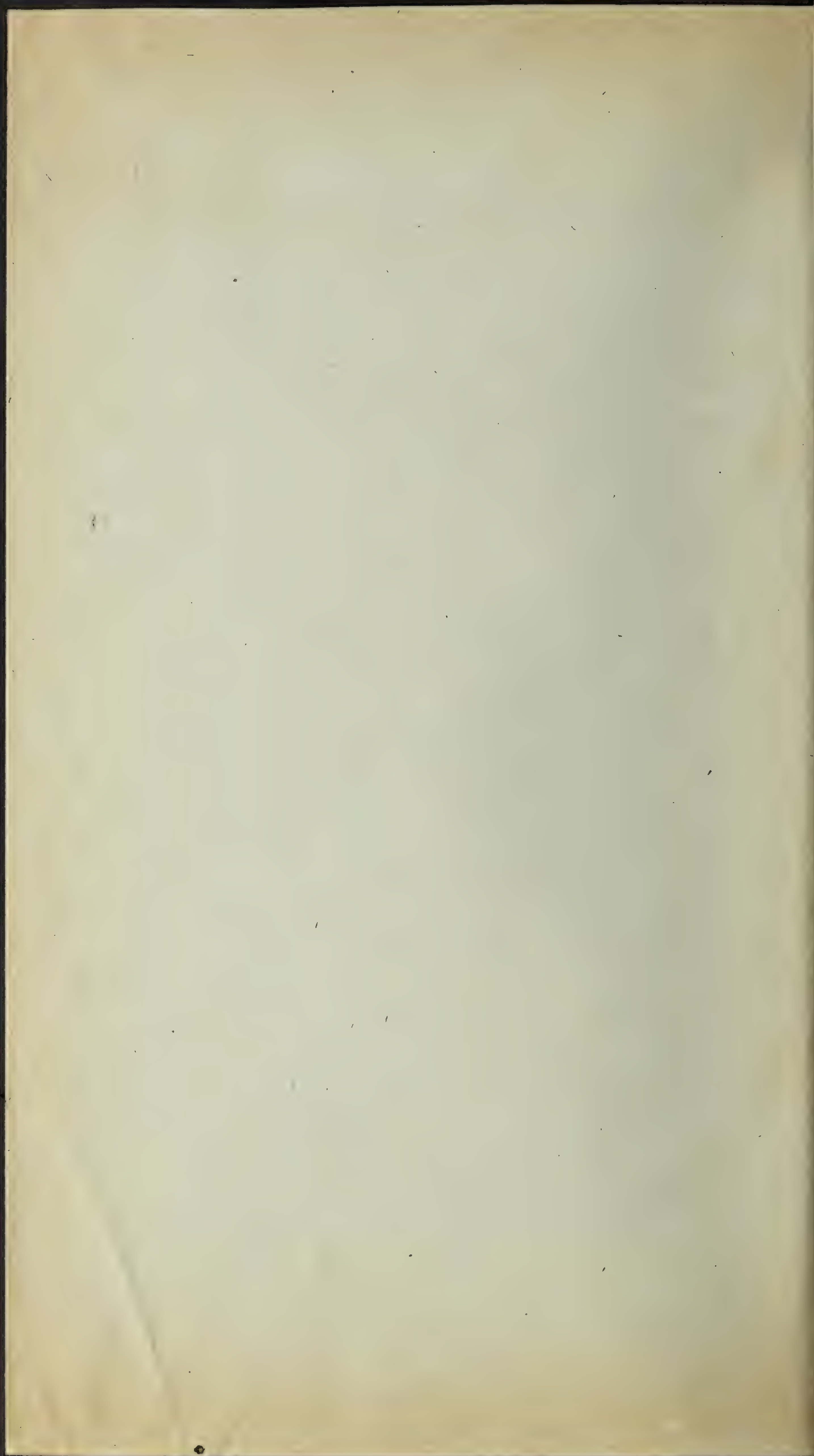
北四十里爲霸氏其地東抵通盂西連白草南距石泉北通青片堡其南十五里爲石板關東十五里爲石泉堡又五里爲白印墩霸氏把守指揮提調　大印堡設於山阜據爲天險亦白草番出沒之要路也堡西二十里爲葫蘆又五里爲山茅山茅東一里爲徐塘徐塘北一舍爲伏羌伏羌北兩舍爲大方關關與大印相首尾矣故屬大印把守指揮提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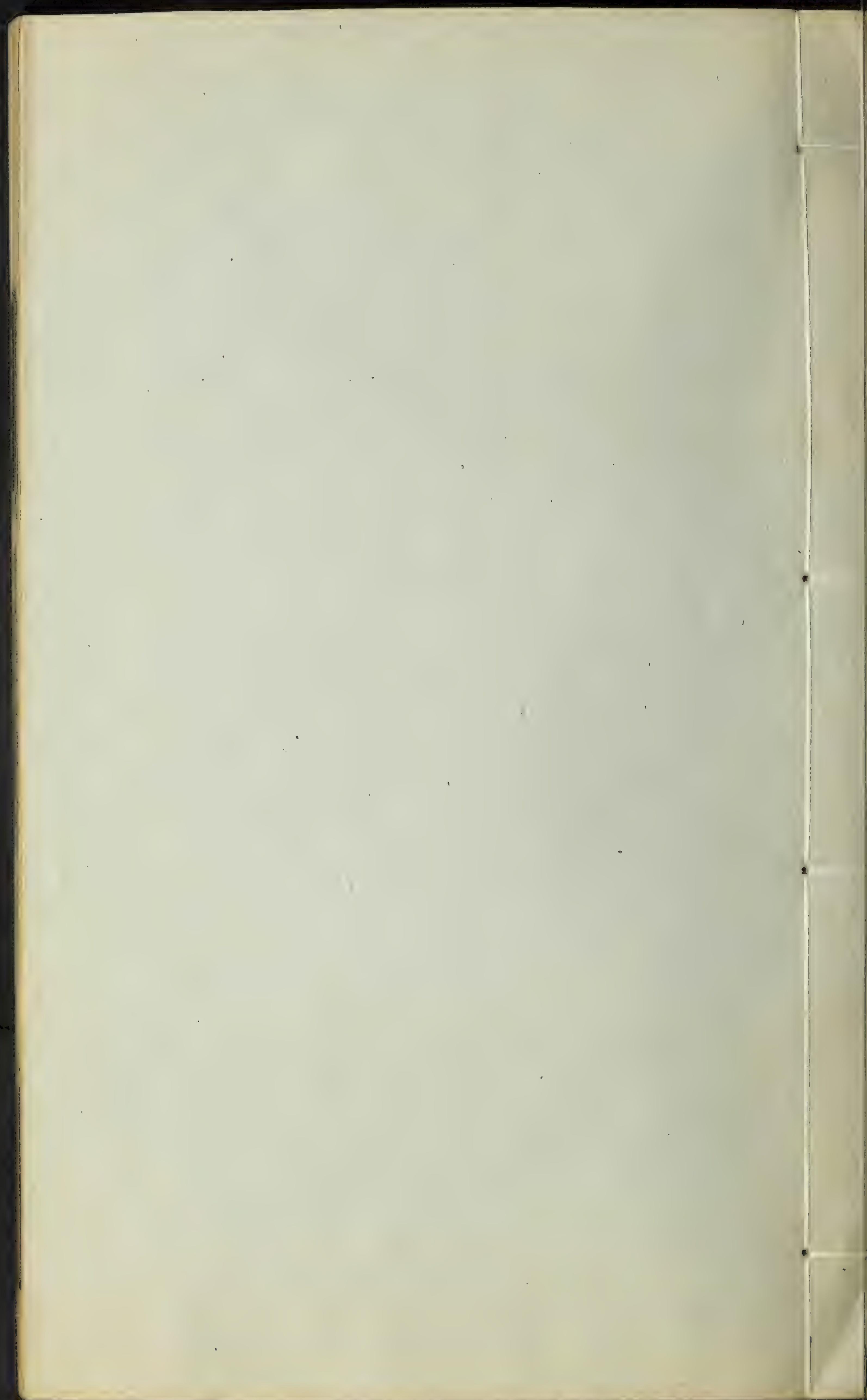
安縣東至涪城西極縣竹南通羅江北達石泉境內雖無夷族然而迫鄰睢水曲山疊溪諸關堡則天池大霸白草青片等寨亦其接壤也曲山關介在當縣石泉平武三路睢水關爲當縣綿州適中之地面山負水平衍沃饒關西一舍名縣壇堡縣水發源於此路東一舍名疊溪堡乃白草番後路形勢孤懸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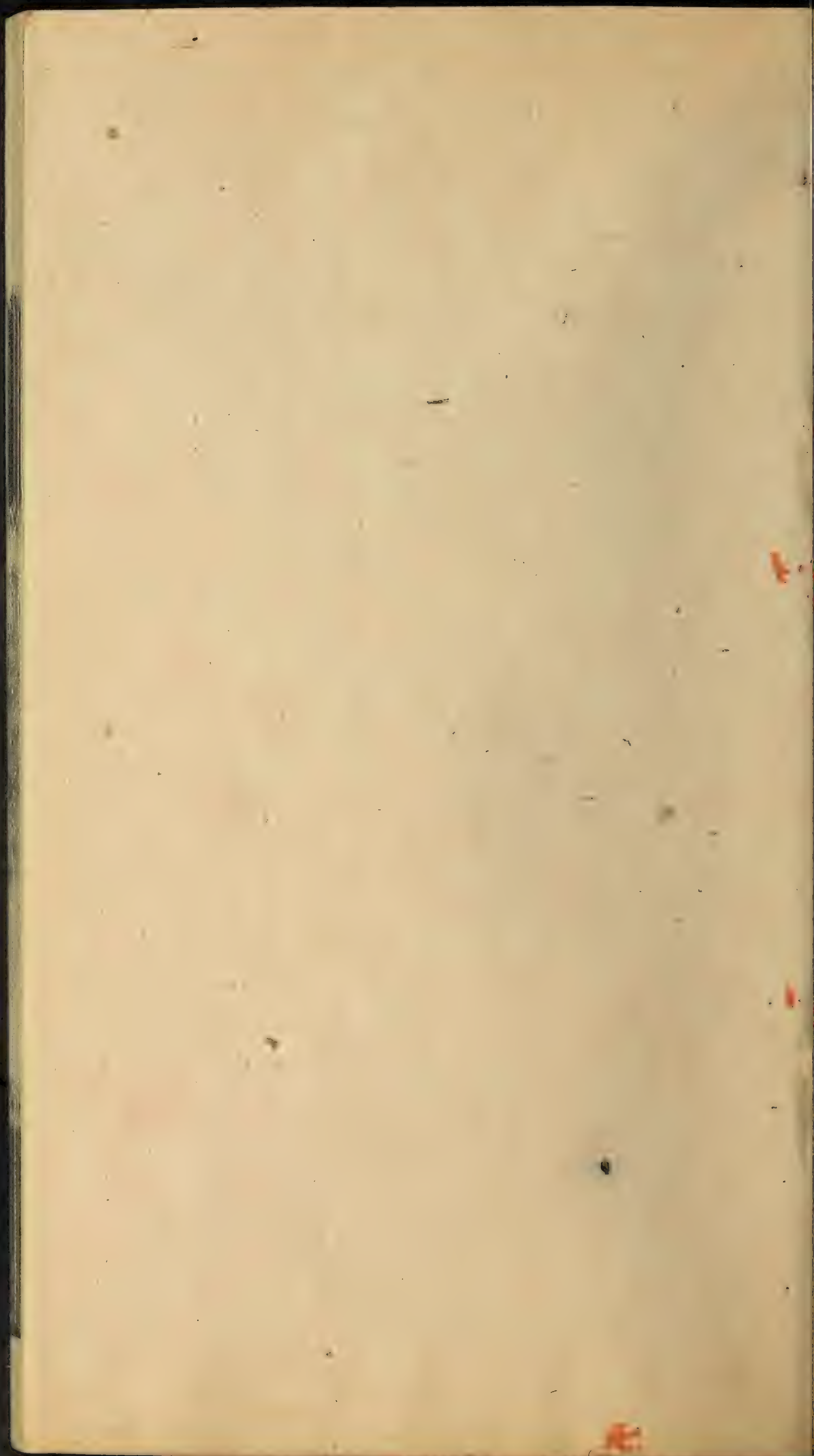
倚爲保障設有官軍鄉勇屬[illegible]小關把守提調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十七終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十八

崑山顧炎武撰

上川南道

建昌道開府建昌衛轄行都司三員一署篆一操練一屯局近改屯局爲遊擊將軍守備二員一駐河西所一駐雅州所近增設會鹽守備一員領衛六曰建昌曰建昌前衛同一治曰會川曰會井曰越巂曰鹽番自爲治

建昌衛

本漢邛都國地漢武元封六年以廣漢之西部蜀郡之南部爲越巂郡卽此水經注曰巂山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王莽改爲集巂矣巂水卽繩若水似隨水地而更名焉郡領邛都

蘇示闍臺登會無大笮定筰三絳卑水安上馬湖十一縣或治邛都或治會無遷徙不常

十道志云魏晉以還蠻獠恃險鈔竊乍服乍叛至齊復來納款因爲越嶲獠郡以統之案總志作獽郡即獠也是蜀音之譌獽種每三年一櫛髮其日宰牛羊以祭天及祖父始加梳世俗獽頭之說本此

寰宇記後周武帝征越嶲開地立嚴州取其嚴敬爲稱隋開皇四年改爲西寧州又改爲嶲州唐武德初嶲州領越嶲邛都可蘇祁臺登六縣二年又置昆明縣三年置總管府貞觀二年割雅州陽山漢源二縣來屬八年又置和集縣天寶元年改越嶲郡依舊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爲嶲州至德後沒入番貞元十二

年復太和中徙治臺登縣案漢臺登在今治北百里外隋臺登在大渡河北未詳孰是總志唐懿宗時郡爲蒙詔所據改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國初洪武間克元將月魯帖木兒賣哈喇因罷宣慰司置建昌衛又改建昌路爲府旋廢改衛爲軍民指揮使司編戶道計六十七里其形勝金沙江畫前大渡河界後牛欄江鎮左打衝河禦右其幅員東西廣五百五十里南北袤百二十里東至烏蒙府界五百里西至堂郎堡生吐蕃界五十里南至雲南武定府界七百八十里北至寍番衛百九十里至越嶲衛二百八十里至鹽井衛三百里至會川衛五百里至省城千四百八十里

九州要記云巂之西有文夷人身青面有文如龍鱗於臂脛之閒將婚會於路歌謠相感合以爲夫婦焉又有穿鼻儋耳種瘴氣有聲著人人死著脉木折號曰鬼巢也有濮夷在郡界千里常居木上作屋有尾長二寸若損尾立死若欲地上居則預穿穴以安尾亦名尾濮有木耳夷死積薪燒之煙正則大殺牛羊相賀以作樂若遇風烟旁散乃大悲哭

本志云東門十部蠻羣居竹籬板舍不事修飾刻木爲信裙不過脛或時乘馬則併坐橫足酋長死無子則妻女繼之俗尚火葬而樂送以鼓吹爲送終有疾者不用醫藥召女巫以雞骨卜事無巨細皆決之巫善製堅質利刃又能作弩置毒其末沾血則立斃矣

上南志云建昌城外二河曰懷遠曰寧遠俱流入瀘水以合金沙江瀘水在治南十里外有光福寺舊瀘山寺也元史云其水深疾而多瘴鮮有人行春夏常熱可燖雞豚然諸葛武侯渡處尙在下流與會川衞相近志云海子在城東十五里人多游汎其中又南北十五里曰螺髻山以形似名東百三十里曰涼山羣峰競爽四時皆寒近松坪膩乃之界

案漢置越巂郡所領縣十一曰邛都曰闌今越巂及邛部長官司是曰定筰今之鹽井曰會無今之會川曰蘇示今之禮州曰大筰今之黎州曰馬湖今之馬湖府曰臺登解已見前曰三絳今屬雲南惟安上縣有水路諸葛武侯由之入越巂者別將高定元自卑水多爲壘守焉孟康注卑水曰班水華陽國志以爲

或去郡三百里或去郡八百里俱晉時省有名而已是在道將已失考矣志又云治南一百八十步有德昌舊府三十里有武侯故城東一里有永定舊州二里有孟獲城東三百里有元時北社縣國初改爲碧祉東四百里有元時中縣其先曰中州也土夷考云元至正間置建昌路以其地爲建安州隸雲南行中書省洪武四年鎮國上將軍羅羅斯宣慰使安普下之孫配率衆歸附遂命以招安旁夷有功授昭勇將軍子孫世襲尋改授土指揮使帶衛建昌衛不給符印置院於城東郭外里許使居之所屬有四十八馬站火頭吐番僰人圩甸夷摩些狢鹿猓玀韃靼回紇諸夷種散居山谷間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東抵烏蒙西訖鹽井延袤殆千里餘昌普濟威龍三州長官司隸之有把

事四人世轄其衆皆節制於閫衛諸帥西夷大酋此殆爲稱首云配六世孫安忠無後妻鳳氏管事鳳氏死族人安登繼襲復無子妻瞿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世隆復無子繼妻祿氏管事近日祿氏死以族姪安崇業嗣所轄有四驛曰祿馬阿用白水瀘沽各以百里爲差倂凉山拖郎桐槽熱水等夷亦皆以强弱爲向背矣　案祿氏與崇業不相能者十數載又養那故爲假子其惡奴祿祈慫恿之甚力歲相讎殺無寧宇予以庚戌署司事移會該道悉心調停稍就約束因看得夫亡妻繼固諸夷家風也然亦有說焉藉令祿氏者黨逆奴養假子而謀絕安氏禍之不悔日相尋於干戈其誰能許之今那故殺矣祿祈逐矣安崇業嗣定矣是於復仇之義得而姑姪子母之分明也如此則

順夷猓之情奉錯束之誠其於理法亦未嘗廢也崇業父子承宗祧以他日修職業於茲時如山之固豈俟河之清乎時崇業管土採捕聽繼不久卽眞長官司矣

禮州千戶所二曰後曰中在衛北六十里漢之蘇示縣也顏師古曰示讀如祇後漢書永平中越巂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祁叟二百餘人賫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卽此夷也華陽國志漢末蘇示縣夷王及弟隗渠數背叛安南將軍馬忠誘殺之周地圖經云武帝天和三年開越巂於蘇祁縣置亳善郡志謂隋名蘇祇唐名蘇祁皆一義也唐末吐蕃烏白蠻迭據其地號龍廄城元置禮州今爲二所因其名

應劭注漢書云蘇示縣西北有尼池案今卑池是也師古曰夷池尼古夷字寰宇記尼池名本出山海經未詳　打衝河千戶所在衛西百四十里唐之沙野城元瀘州之地本名黑會江又名納夷江原出吐蕃流合金沙江　德昌千戶所在衛南百四十里元置定昌路尋改德昌本朝於此置所因其名

昌州長官司在衛南二百里宋之阿屈部也至元中置昌州於此德昌路總管府居其中洪武七年盧尼姑歸附貢馬使世襲昌州知州二十七年正月月魯帖木兒之亂改長官司遇朝覲之歲具所管夷民木冊附進

普濟州長官司在衛西南二百四十里本圩甸夷也後屬屈部蘆魯世居之元置普濟州於此國朝洪武十八年土官吉撤加

歸附賜給印敕授普濟州知州後改爲長官司

威龍州長官司衞東南四百一十里夷名巳㚔有三部至元中

併三部置威龍州屬德昌路洪武初土官白氏來貢給授印敕

世襲與昌州普濟同惟所認糧差多逋負不及二司如約耳上

南志云大渡河入雲南之驛途夷名巴翠部又名沙媧部其首

𤢺𧁈種也九種志云猓玀之人身體矮小居山野草房男女俱

用白布纏頭身穿短衣常帶弓弩捕鼠開種雜糧爲生病以牛

羊猪胎爲藥婚姻酒食類西番喪葬類猓玀獨於燒骸處拔一

草根頓小籃內回家以祭祖云

會川衞

上南志云會川在漢風邑之蠻臺登之墅而越嶲郡之會無縣

也寰宇記云會川縣本漢邛都縣地唐上元二年移邛都縣於會川鎭城內安置以川原並會故名南詔得之置會川都督府號清盌郡宋時屬大理爲會川府元置會川路治武安州隸羅羅斯宣慰司國初復立會川府領武安永昌麻龍等州尋改爲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領迷易千戶所城週千二百五丈有奇編戶十八里

志云武安舊州在衛南十里永昌舊州在衛西五里卽會同府也麻龍舊州在衛東五十里地名果羅能元時屬閟畔部東南百里外又有舊通安州舊姜州舊隆州俱元時置

華陽國志會無縣山色靑碧故其東南葛砧密勒諸山或產石碌有三色或產石靑有四色或產礦銀志云治內寳藏寺落成

未椸而密勒山銀場始出因以寶藏爲名又有勝功寺金碧交輝邊隅之望刹也

寰宇記會川縣南有大冢諸葛武侯駐師此地士卒多癘疫死設此葬之會無川傍川上有深巖巖中多仙人葬莫測其來遠望如牕牖其棺内多碧骨如珠華陽國志會無縣路通嶲州渡瀘得住狼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家家不閉戶其穴多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本志云衛城東有元泉邑近黑民賴以灌田常以仲春月祀之

十道記云瀘水出蕃中入黔府歷邵界出嶲州至此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岸高三千丈四時多瘴氣四五月間發人衝之死故武侯以夏渡爲艱水峻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爲船用涉津

渶水經注云瀘峯最爲傑秀孤高二千餘丈是山於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四時有瘴氣又云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驤等侵越巂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於堂琅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越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幘裂而卒矣

志云會川南八十里瀘沽河源出小相公嶺入金沙江又云西南二百五十里金沙江源出吐蕃東流合瀘水至黎溪接馬湖江有嵐瘴隆冬人過雖袒裼皆流汗惟兩中及夜渡無害夾岸皆石江中沙土色黃故曰金一在武定之南一在姚安之左容齋隨筆云淯化間嘉州士人辛怡顯使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

伐不得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將軍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並設酒脯請先祭享而後渡焉

華陽國志三絳縣一名小會無昔三播通道寧州渡瀘得蜻蛉縣有長谷古時坪中有石猪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猪於此一朝猪化爲石迄今夷人不敢牧於此水經注曰青蛉水又東注於繩水繩水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小會無也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又經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以羊祠之則可取也案後漢書安帝記曰永初六年詔越巂郡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皆馬苑矣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爲郡置漢平

苑云

迷易千戶所在衛西北八十里元置國初爲會川千戶所洪武十五年改今名

衛志云南六十里有迷郎關卽寰宇記之迷水鎭也有滇池方三百里源深闊下流淺狹有似倒流故名滇池

土夷考云迷易土官賢姓也初雲南景東府僰夷頭目阿駭徙其屬來住種洪武十六年歸附以隨征東川芒部二府效勞授世襲副千戶該所印信以武弁推選今土官賢氏居城外專理巡捕管東八百戶僰夷而已

土夷考云會川衛東南十里爲后婆堡又四十里爲虎街堡四十里爲姜州堡會鹽守備司駐紮其中衛西南三十里爲箐山

口又八十里爲火燒腰驛去驛五里爲五里坡又十五里爲密郎關路通紅卜苴夷寨五十里爲七墩堡路通黎溪州夷寨案志黎溪舊州在衛南一百五十里唐時南詔閣羅鳳徙白蠻戍此卽白夷也城後爲羅羅蠻所據宋屬大理元始置州九種志云白夷人頭裹黑帕戴筍籜尖帽以傭田爲生婦女養蠶收絲織作巧謂之白夷錦無論貴賤人有數妻妻妾奉夫甚嚴婦女不妬忌夫宿妻房妻事之如婢飲食凡草木無毒者六畜外鼠蛇蛙蠅及飛生蟲皆淪食之諺云靑靑白夷菜動動白夷肉婚姻男家先用椀水洗女足謂之水授婦戰陣所獲謂之王旗婦初生小兒卽抱於河中洗之男女日日浴於河中居多近水束裝日如遠行故遷徙無定焉死有棺槨葬埋名墳日罷休又一

種撲厮夜變爲鬼盜人財物及掘新墳尸咒使變爲形市之志云黎溪驛非有荷花池盛夏香來可以辟瘴爲夷方勝處驛去七墩十五里又八十里爲塔兒塔渡巡檢司又四十里爲松坪關關近滇境上金沙江去松坪關可三十里云

鹽井衞

治在建昌三百里城週六百五十六丈編戶二十六古定筰縣也華陽國志云筰筰夷也南中曰昆明越嶲曰筰皆一種也縣志越嶲郡西渡瀘水賓剛徼曰庶沙夷志謂麽些人病則刺肉取血有誓則擊石或撻狗者也寰宇記云昆明縣本漢定筰縣也唐武德二年於此置昆明縣蓋以南接昆明夷爲名天寶中又置昆明軍以鎮撫之通志云唐末南詔得嶲以昆明縣爲香

城郡宋時爲賀頭甸部屬大理國元至元中於黑白鹽井置閏鹽縣又於此置柏興府隸羅羅斯宣慰司國初改柏興千戶所改今衛又於二井置鹽課司司在治東

華陽國志定筰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夷皆錮之張嶷爲太守往爭夷帥岑槃木明不肯服嶷擒撻殺之厚賞賜餘類皆安官迄有之寰宇記云定筰民取井水先積薪以火燒過以水澆灰即成黑鹽煉之縣又有鐵石山山有砮石火燒之成鐵爲劍戟極剛利此在衛西北七十里矣

志云衛南十里柏林山山多松柏其緣參天柏興府之名取此西三十里有斛僰和山產金爲利賓楊勒蠻所居隋唐之世於此置金州焉

土夷考云鹽井之沙坪驛在瀘河西去建昌僅四十里又十五里爲紙房壁堡十里爲瀘州堡元瀘州治所也河東之高山堡路通馬者馬羅諸夷去高山二十里爲沙坪堡通麻科七村歹𥗊諸夷又十里爲德力堡通祿馬祿曹諸夷又十里爲河口驛即打衝河也去驛三里河東爲中前所河西爲中左所

山南志曰衛東北百八十里打衝河索橋兩山壁立水勢洶湧狠歹相距舟楫不通橋兩崖用大石堆砌樹洞門二座每洞樹將軍柱一百八根洞門外立井口大柱四根上穿篾纜十八條繫於將軍柱上纜上鋪板三十六道兩旁用小纜掛繫如槽橫四十二丈邊鄙之天險也莊安世渡瀘初略曰鹽井城池頹壞已久軍民逃散日甚一日今高山菁口之墟人跡𨺗然衙驛倉

盧鞠爲荒莽推原其故蓋由索橋之險難通糧運不及是以皆轉徙而之河西矣迄今聚爲室家享成世業計屯田千二百一十八分有奇而附城之屯所出不過豆麥而已瀘州一帶馳運入鹽井必經索橋約路二百八十餘里又夷人阿遮與切兒上搆禍以來仇殺無虛日不爲淵毆魚耶

土夷考云去打衝河二十里爲梅子堡通祿馬祿曹諸寨又十里爲祿馬堡十里爲紹興堡又五里爲平川驛五里爲杭州堡又十里爲雙橋堡十里爲土功堡又十里爲馬蝗堡十里爲新添堡又十里爲鴛鴦堡十里爲涼山堡又十里爲高山堡十里爲菁口堡又十里則衛治也內有鹽井驛自衛至雲南永寧府界七百八十里麗江府界五百里

馬剌長官司在衛南三百里元之落蘭部也其村落多白夷居之鹽井志云白夷之近漢者能知天變遇日月食少長男女爭擊箕杵盆勺成聲仰天拜慰婚姻潑水爲媒證產子三日則浴之河死用塊葬名罷休老人婦人穿無襠桶裙謂脂粉爲解老又能種緜養蠶以織染爲五色絲絨提機作花每段寬尺餘長二丈一尺粗者爲錦細者爲綾

土夷考云馬剌又名瓦剌土官姓阿氏國初歸附授職世官舊部落仍俾統官賦本衛秋糧百二十石其地接壤雲南北勝州稱寬饒庶富人亦馴擾

打衝河守禦千戶所國初立中左一所今分爲五在衛北百六十里唐爲沙野城今沙平遞運所其舊址也元爲建昌府瀘州

之地　左所土千戶姓剌洪武二十五年正月魯帖木兒賈哈喇土人剌他効順來歸其子剌馬非復貢馬赴京授本所副千戶永樂十一年陞正以別於四所地與麗江永寧二府爲隣麗江土官木氏每來侵之土地夷民失其半　右所土千戶姓八先年與各所同進馬後議罰馬協濟驛遞免貢　中所土千戶姓剌　前所土千戶姓阿　後所土千戶姓卜　已上五所俱土著人以國初歸附授官貢馬事例皆同俱與麗江接壤爲所吞食不克自振惟日事獨免害而已

越嶲衞邛部長官司附

蜀志云漢邛都及闌二縣地也邛都卽當衞治闌縣卽邛部長官治在建昌北二百八十里石城週二百九十丈不及四里治

北半舍外有舊城寰宇記所謂奴諸城諸葛武侯征蠻所築憩軍之所以奴諸川爲名矣　其界東至馬湖瀘川司南至盌番小相公嶺西至喇八關外北至大渡河南岸高山峻嶺居十之九地土瘠薄不產五穀惟畜養牛馬射獵以供饔飧唐書云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亡命侵擾地種開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續博物志云蜀蠻邛部川都王家備死氣未絕其妻子以錦數匹相續縶死者曳之於地置十數里外高山上令氣絕乃復以錦被裹而埋之會其族哭焉名作鬼親守近州蠻人說其事　後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武帝初置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汙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注云邛池在越嶲縣東南寰宇記云隋

開皇六年置越巂縣於此屬西寧州後改屬巂州
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嫗家貧孤獨每食輒有戴角
小蛇在牀間嫗憐而飼之後稍長至丈餘令有駿馬爲蛇吸殺
因責嫗出蛇嫗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深無所見益遷怒殺嫗蛇
乃感人以靈言令何殺我母當爲報仇此後每夜輒聞雷風四
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
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爲陷河惟嫗宅無恙迄今猶存漁人
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
城郭樓櫓宛然案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丑時建昌寧番
二衞地震如雷吼者數陣司及二衞公署內外民居城垣一時
俱塌壓死都指揮一人指揮二人千夫長四人百夫長一人所

鎮撫一人吏三人士夫一人太學生一人土官土婦各一人軍民夷獠不計水湧地裂陷下四五尺衛城外城內若浮塊而已震至次月初六猶不休陷河之說殆是實然

衛南有羅羅河東流與大渡河合衛北魚洞河源出吐蕃又流與羅羅河合索南中八郡志邛都縣東南數里有河縱廣二百里深百餘丈河中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遥視之如戴鐵釜即魚洞河也或即是陷河

志又云南十五里金馬山文昌帝君降生地有祠焉即他書所稱誕於越嶲之間矣西四十里小相公嶺石蹬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志又云西五十餘里大雪山四時積雪與小相公嶺接東名阿露山北三十里石岩洞中可容十餘人南

北崖傍有石板扣之聲鏗然謂之璁鐘
寰宇記云邛部縣本漢闌縣漢書闌作闌師古注音蘭周武帝
天和二年置邛部郡於此隋開皇三年罷郡改為縣仍帶邛部
鎮
唐書至德初南詔陷巂州勿鄧兩林蠻遂羈屬吐蕃貞元中復
納款以勿鄧鬼主苴蒿兼邛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而兩林都
大鬼主苴那時遺韋皐書乞兵攻吐蕃皐遣將劉朝彩等持兵
應之大破吐蕃於北谷詔封苴那時為順政郡王苴夢衝為懷
化郡王已而夢衝復附吐蕃皐召至琵琶川斬之至宋開寶初
邛部都鬼王阿伏常遣子入貢通志云元初置邛部按撫招討
司已改邛部州國初嶺眞伯歸附尙稱招討使於是以為邛部

軍民州永樂中改長官司使嶺氏世守之屬越嶲衛

土夷考云萬歷初年土官嶺伯亡妾孽子應昇負印走桁摩沙氏爭之不得逆酋阿堆等擁沙氏焚利濟站盧舍擁兵臨城總戎劉顯詣彼勘處沙氏悔禍殺阿堆等自贖顯遂以印歸之後沙氏淫於族人阿祭負印去祭死其子嶺鳳起嗾他番刺殺應昇當事者因平蠻之師誘鳳起縶之收其印而誅行刺者百餘人印無所歸緘而置之庫中所部夷無統肆行為盜乙酉丙戌間黑骨夷阿弓等手刃送咱官於小相公嶺刳其腸而普雄酋姑咱等乘勢蜂起郵傳告絕遠近震恐歲丁亥動大兵斬馘千數道路始通鳳起旋亦病亡其東近蛾眉者數百家相率歸附因置平夷歸化二堡以居焉詳見蛾眉三枝瓜下他部落乃奉應

昇妻李氏爲主歲時起居不絕南宰羅鐵口普雄三村最桀驁苟駕馭得宜亦足藉其死力以捍野外生番也

土夷考云又大渡河南岸爲臨河堡與河北羊肆崖口水口相對堡之上通大小衝山及海腦壩夷村舊夷人聚落也九種志云夷人重儒敬佛居傍城郭與漢人無異相見之禮惟長跪不拜亦有讀書入學者臨河堡之下通鬼皮羅黑麻溪片馬廠諸夷山徑峻絕通望山在其處寰宇記黎州通望軍在大渡河南三十里唐至德元年在通望山下山自河南與朝陽衆山相連入巂州界過臨河十里爲鎮彎堡又名大樹堡在兩山峽口北臨大渡河與河北羊腦山相望爲大小衝番往來之所五里爲火燒營五里爲李子坪七里至晒經關志云關在越巂衞東

三百里高嶺山關旁廣后卽三藏法師晒經處未詳又十里至白爲堡爲宰玀鐵口諸番市易處十里至河南驛八里至八里堡路通草八柏橋普馬等寨又十里卽平夷堡也在高山峽內路通筍坑紅水黑麻等寨十二里至古隘堡路通那歷洗馬姑乃易集戶水八柏等寨其南隘廣不盈丈兩岸壁立千仞峽內水淙淙奔流卽韋皋所置清溪關也詳見黎州唐琉璃伏義故城俱在其處二十里至平壩堡轄軒於此設食焉有古隘口路通泥水二十戶等寨與煖歹諸夷相近又十里至鎭遠堡東連煖歹椒園燕子窩諸夷西通洗馬姑赤利草必落等寨又十里爲鎭夷堡在高山稍平坦處又十五里卽鎭西千戶所

鎭西所寍越守備駐此城城負高阜南臨深坎西通竹麻哨阿

迷羅等寨東過煖歹瓜羅米頗柯羅回諸夷屹然一要害去所五里爲海棠關又十里爲鎮西驛又十五里爲溝水堡東通戴羅白石乾溝西抵竹麻洗馬姑等番有兵戍之又二十里爲寧蕃堡在峽内平地亦於此飭廚傳焉又十五里爲梅子堡路通蠟梅得挪補蝦蟆窩等夷焚刼無虛日二十里爲利濟驛十五里爲青岡關關北通窄兒姑青岡南通廣洪魚洞諸寨越巂之門戶也魚洞者水入魚洞河矣又十五里通濟堡在巂水西岸十里爲越巂衛衛在巂水西廣平之地羣山環遶西通羊圈托烏雲山東通普雄大小赤口馬湖諸夷邛部長官司舊設治東屬其提調去衛十五里有龍泉山寰宇記云要衝城下有龍泉水出龍泉山也下爲龍泉驛又十五里爲炒米關在高山峽内

關卽韋皐所築要衝城矣有鎭雄堡者去道五里而近路通普雄兩河口等處又十里爲通相堡一名小哨十五里爲長老坪在小相公嶺之北西通羊圈托烏東通普雄黑骨頭諸夷又十里爲相嶺關關設在小相公嶺絕頂又十里爲靖邊堡在相嶺南通蠻番儞界三渡水外生番東通桐槽那買沈查等夷過此有新口九盤白石登相四堡共四十五里以備行者又十里爲雙橋堡十里爲猓玀關舊爲猓玀窟穴也九種志云猓玀人性最惡刻木爲信男子摘鬚腰繫皮繩名飢飽索以帕裹頭夜不解刀居山頂以板蓋屋刀耕火種性喜獵凡有事以艾炙羊膊骨占吉凶出入必以兇器男女紐髮盤頭上下身衣土繡花長衣赤脚無履外披細褶氈衫爲上蓋飽食蕎麥餅婚姻以牛羊

爲禮酒席鋪松毛於地盤脚坐松上男女分席殺牛羊剝皮豬用火燒半割碎和蒜菜謂之吃牲飲泡咂酒木椀木杓即其器皿食肉以竹簽爲筯喪禮男女俱無棺槨富家以錦緞纏之故謂之獛部又謂之猓玀也過關五里爲灣村又八里爲巡哨堡地稍寬平又十里則鹽番衛之冕山關矣

鹽番衛

元時於邛都之野立府名曰蘇州借蘇示之義以名之也國初土官帕元它從月魯帖木兒爲亂於是廢爲衛降官爲指揮環而居者皆西番種故曰鹽番城週凡二千丈在建昌北百九十里東連越巂界北至西天烏斯藏西隣王渡月落口編戶僅四里有冕山鎮西禮州等四千戶所相鈐束焉渡瀘初略曰舊額

寍番一衞爲屯者凡九十有二今無一人存矣行數十里雞犬無聲人烟絕跡間有一二存者亦刀鋸之子遺耳結草爲衣飢羸一骨此其狀何可令人見者

上南志曰衞南五里曰南山山勢屹然子午針也產白銅華陽國志云邛都南山出銅即此志又曰衞南三十里西山下響石長七尺闊三尺八寸厚三尺擊之聲如雲板志又云東百三十里有溫泉四時皆煖可治療病華陽國志邛都縣有溫泉穴下流可治疾病餘多惡水水神護之不可汙穢及沈亂髮照面則使人被惡疾水經注云昔李驤敗李流於溫水是也

土夷考云寍番羇獵兒獷强悍刀耕火種遷徙無常不以積藏爲事上南志云西番人身長大勇猛占住山頭性甚惡男子髮結

成條面多垢積身帶兜器粄惡不常婦女髮亦結編懸帶珊瑚翠石爲飾身著短衣鞾以羊皮食以青稞磨麵作餅酥油煎茶爲飯風俗女在父家爲非無禁嫁後有犯夫永逐之所生男女亦棄去酒席泡咂酒殺牛羊肉食之病不服藥請番僧誦經殺牛祈禳及死將生前所用偏氈喜鵲窠帽弓刀裝斂盛以木桶於山嶺葢一小房停放封閉永不復觀

土夷考云夷之錯居衞東南東北者頗馴擾惟西去月落三渡水妙竹等一十九寨恃其險阻常引水外生番不時入寇自萬厤間始建立定番堡募兵戍之稍斂跡不敢出沒九盤白石瀘沽峽老君關等舊稱險絕一夫荷鍤千騎辟易其間銅槽鐵廠諸夷尤肆其蜂蠆行者股栗焉

冕山橋設千戶所一冕山者山形如冕方山也在所西三里所去衛又百里元蘇州地我朝正統七年置以屬蠻番者

土夷考云冕山橋去冕山關五里在孫水之滸橋因漢址而冠以今名焉案史記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顏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孫水源出於臺登俗謂之長河志云衛治東有長河南流會瀘水過建昌衛而入金沙江卽孫水也

冕山關堡與建昌犬牙相錯建昌之瀘沽驛去冕山所六里與銅槽沽同處驛屬建昌而供張騎乘則蠻番土官職也去銅槽八里爲太平關關在孫水上有渡軍守之十里爲鹽井哨路通東山鐵廠軍民雜聚冶鑄之所又云建昌之瀘沽關卽瀘沽峽兩山壁立峽深百餘丈闊不盈尋孫水流其中淙淙有聲人行

東山嶺上俯視魂搖南北長五里中有觀音巖老君關棧道危峻設瀘沽巡檢司於瀘水東去巡司五里爲鎮夷堡過此歷五十里爲平彝松林深溝龍溪平哨之砦又十里則建昌衛之禮州城矣城在瀘河東自禮州行四十里歷安盧北哨青山理經西堡又十里至建昌衛衛在山麓瀘川驛在城西磴山堡在城南十里瀘水之上祿馬驛在瀘水北去建昌城南舍自祿馬南行歷巴西鹿角凹腦荅黃泥什結諸鋪至阿用驛凡二百二十里自阿用至白水站八十里中隔平站營金川堡烏自白水三十里至可郎鋪係威龍州地夷猓出沒之鄉又二十里爲公母石志云兩石相隨人或分之明日復合土人呼爲公母石猶言翁姥也又五里爲甸沙關建會二衛分界處北界威龍司南近

迷易所東蓮普雄法果等夷又二十里爲麽些塘舊麽些夷之壘也上南志云麽些人身長色黑男子髮縷成索白布巾纏頭身著短衣足穿皮鞋身垢不洗常帶兇器内著黑大偏氈外披衣甲畜犏牛山羊以艾炙羊骨占婦女細髮緇編短衣赤脚内披短氈尙以羊皮青稞蕎麥麵乳餅酥油煎茶充飢病不服藥殺豬羊祭鬼求安婚姻亦以牛羊爲禮喪葬不用棺槨將豬取去腸肚帶毛用物壓匾名曰豬膘用綾緞匹布裹屍固用柴燒化取頂骨並手足四肢掛懸崖絕頂上至後年殺馬延番僧作佛事盡將骨棄去

志云冷水溝夷門木木界在旬沙麽些之中時爲道路梗又十里爲己松驛又二十里爲分水嶺二十里爲火燒鋪又十里爲

虎頭關十里爲虎頭鋪俱麻龍夷之區又十里爲周官嘴十里爲大龍驛又十里爲寒婆營寒婆營乃樓鎮西所矣北二十餘里有路通麻龍仲村捲卜法果等夷不時爲患

萬厤壬子歲建南告急正值開科當事者策諸生而余代爲之荅曰夫建南者非漢所稱西南夷而唐所稱六詔之屬者哉至我明來部落散處君長不齊約其九種可得而言曰一㸑人二猓玀三白夷四西番五麽些六狢鹿七韃靼八囘子九漁人是也而猓玀最猙獰遡時習爲邊患矣執事以戰守剿撫機宜下問欲得一當而計安萬全甚盛心也某不敢以臆對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請遡其開閉之因叛服之狀而後計有以處之者乎粵自洪荒入秦西南夷未嘗與中國通也通西南夷

由漢武帝始武帝之遣唐蒙也從笮入關見夜郎侯諭以威德約爲置吏其意在渡牂牁江出奇以制東越耳治道無成巴蜀震驚乃用司馬相如諭告之非上意是時邛笮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近蜀易通置爲郡縣愈於南夷於是以邛都爲越嶲郡笮都爲沈黎郡而除邊益斥堠此開之之始也蜀漢建興之歲昭烈殂隕益州郡耆帥雍闓等縛太守張裔與吳遣孟獲誘扇諸夷越嶲夷王高定等皆叛應闓諸葛武侯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及將南征參軍馬謖曰南中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今公方傾國北伐以爭強賊復窺吾勢內虛而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杜後患恐非仁者之情且又

不可倉卒者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武侯乃用其策生擒孟獲使觀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知此卽易勝耳乃七縱七擒之獲始拜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侯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爲諫侯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又夷屢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能信皆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糧運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豪傑孟獲等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侯之世夷不復反此撫而勦勦而撫之之術也唐開元之歲南詔强大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於是以兵威脅羣蠻連擊破吐蕃橫行邊郡而鮮于仲通有西瀰河之敗李

必有太和城之敗至全軍皆沒今彼築京觀焉而陷越巂據清溪關騷駸及瀘水矣韋皋乃屯重兵於巂州扼西瀘路是時南詔異牟尋欲誘之先攻東蠻皋不可曰巂州實往來道捍蔽數州敵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彼東蠻者敢懷貳乎大厤之歲吐蕃南詔合入寇悉衆二十萬三道而趨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乃遣神策將李晟發邠隴范陽兵亦以三道而還救之晟追擊大破之於大渡河外吐蕃南詔士卒飢寒殞於崖谷死者不勝計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人而南詔始請內附矣皋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復與異牟尋約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出朝廷所賜器物笛工歌女命之曰當子子孫孫盡忠於唐此守而戰戰而復守之之策也宋太祖平蜀之後取地圖

觀之乃以玉斧畫大渡河曰與夷爲界凡我疆吏固守封圻而已此閉之之始也元以蒙古爲驅除難建昌會同置府邛部柏興置州若内地然至我朝太祖混一字内神武不殺其大無外普民化之次第歸順乃兼設夷漢之官并用文武之道爲衛所者九爲學校者三爲長官司者四五而關堡驛遞碁布而星列矣此復開之之由也說者曰漢武帝窮邊極遠逞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無窮之禍患爲計失矣然風氣欲開則有以使之不得不開者固非其計失也又曰宋太祖重内輕外不欲以無益之地而損百姓有限之財力爲計得矣然風氣閉則有以使之不得不閉者亦非其計之得也說者曰今之世患無武侯耳使有侯者出七擒七縱天威所懾北面稽首終身不敢貳

然未及十年而夷帥劉胄叛矣至於延熙則太守張嶷始復平定越巂郡矣安見其兢兢於侯之盟誓約束也又曰今之世患無韋皋李晟耳使有韋李者出提兵轉戰數千里斬首數萬馘斷吐蕃之臂而臣服南詔如指掌然然未及數年益州永昌蜀郡諸夷皆應越巂叛矣太和咸通之歲則南詔且再入成都矣又安見其惴惴於昔之救死扶傷也大抵犬羊之性嗜殺而少仁好譎而無信以戰爭爲日用以掠劫爲耕作其始而請置吏也貪賂耳其有時而乍降服也畏威耳是故或窺中國之虛焉而叛或恃部落之强焉而叛或狃之因循也而叛或責之嚴急也而叛或被人誘使之而叛或自己仇殺而叛或見可欲也而叛或修復舊怨而叛曷嘗有數十年耕鑿山谷間嬉嬉以遊與

邊隨其保安靜而無事哉我明開國不煩一鏃之矢一介之使與夫錙銖尺寸之金帛而望風輸誠請爲臣妾得報可而拜一官爵攜印綬以誇示於族類保守其封疆以比諸漢宋之爲開而黷武閉而損威或致勞民傷財之怨與夫失地退守之辱者其得其失爲何如也國初至今二百五十年所矣在盤番有土酋怕死他從月魯帖木兒之亂而總兵徐凱定之在越嶲有土官嶺鳳起及黑骨夷阿弓凹乞之亂而總兵劉顯定之所聞大征不過此而若其他畫地而守聚族而居納租稅飭郵傳未嘗輒敢尤而效之夫以將不必忠武南康神策也以戰不必七縱七擒殺獲數萬人之眾也而安堵之日多蠢動之日少以比諸蜀之今日服之而明日復反及長史遭執縛之慘內地受剽虜

之虞者其久其暫又爲何如也獨此數年閒漸不馴於漢法而勾引乎生番或跳梁於冕山所或嘯聚於鄧家灣或利濟站之圍而解散復合或梅子堡之役而殺戮相當近者南關之烽火且逼近於大將軍鎭西之樓寨且垂涎於大渡河亦可謂猖獗之甚滋蔓而難圖者矣以故羽書之告急無虛日孤軍之待援如湯火而煩下執事者憂也生請先言時勢之難易今昔之不同也而後及於剿撫戰守之機宜可乎何謂難夫蜀以國事付諸葛出將入相惟其任之調兵調食如出一手又且積蓄多年民豐用足而後及於師旅今不能也既當倉卒之時又多掣肘之患矣武侯征之服之用其豪帥出其軍賓不留兵不運糧但使夷漢粗安專心他伐未嘗再一渡瀘今亦不能也軍民與之

錯處行旅出於其途矣何謂易在唐之時六詔合而爲一南詔又與吐蕃合而爲一動輒數十萬衆勢若常山之蛇復聲東以擊西我救此則失彼而今無是也南詔隸於滇中吐蕃隔乎松茂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矣李晟之捷時將邠隴汾陽兵五千直自邛崍關追擊之於大渡河韋皐之捷先斷吐蕃爲二且倚資於異牟尋之兵五千而今無是也如雪之士卒在前天險之瀘河在後我操必勝之勢矣是故蜀漢之所易者而我之所難也李唐之所難者而我之所易也其時勢之不同如此以今日論之非戰不能解圍矣非剿不能以讋服矣以他日論之非撫不足爲結局矣非守不足爲長策矣然剿之與撫可互用也貴因乎時戰之與守必兼資也貴乘乎勢此固智者能言之耳而勦

之首務在動兵曰鵰勦又曰大征多寡大相懸矣其實有可以相通者何則漢河平之歲西南夷嘗相攻殺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往解之不從命乃刻木像漢使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失要復守和解則彼得收獵其眾狂犯守尉遠藏溼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賁育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宜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預召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而後可定諸葛武侯之南征也別遣馬忠代牂牁李恢向南中而後渡瀘生擒孟獲是當其時雖無大征鵰勦之說然必練士馬積糧穀相時而入分道而進其功乃可成也蓋非大征則兵食不能厚非鵰勦則智勇無所施愚所謂可相通而

用者也而戰之先資在饋餉曰主餉曰客餉彼此易推諉矣其實爲闕一不可者何則蜀建興之歲都督張翼用法嚴激夷帥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令還其人檄召謂翼宜遽待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始發忠因其資破賊唐之舊制歲杪運內泉以贍巂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渡乃分餉諸戎常以盛夏之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後改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不涉炎月遠民乃安是當其時雖無主餉客餉之說然必自實於內接濟乎外有灌輸之功而無偏倚之慮其成始可保也葢非主餉則恐道絕非客餉則恐中枯愚所謂實闕一不可者也撫之之說益州刺

史張喬嘗用之矣越巂夷封離反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喬遣從事楊竦與戰斬首三萬餘級獲牲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將士封離等惶怖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奸猾侵犯蠻夷者九十八皆減死由此觀之非誅渠帥之黠惡者與吏士之貪殘者不能聽吾撫也守之之道四川節度使李德裕嘗用之矣朝廷命德裕修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曰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乃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漢中弩人浙西器械犀利又率戶二百取一人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以制大渡河清溪關之阻且謂旁人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

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保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其後李斯望請移理邛州於是聲勢不相及南詔復騷動遂入成都由此觀之非臨河之區爲屯田之計不能壯吾守也或曰若子之說則師之不可已矣然兵非難而餉爲難目前之餉固難久後之餉尤難若必增兵以守之則不幾歲歲而增餉乎曰建南前者無兵也尺籍之士以五萬計不爲不多矣一士一田無待取給於外矣今所存者不能十分之一士豈盡失伍哉田豈盡抛荒哉無乃强半實債師之腹而入豪傑之手乎亦無乃所以貴寇兵而齎盜糧乎則簡稽而重訓練之胡可已也增募之兵以四千計亦不爲少矣遊擊材官各以若干隷之矣今用命者不

能十分之一豈衆寡不敵乎豈前後牽掣乎無乃貪餌而動失虎豹在山之勢乎亦無乃望風向而遁乏鷙鳥必擊之威乎是責成而嚴賞罰之胡可已也此在大渡河以南者言也河北富林至於黎州非所稱笮關沈黎之地乎須置兩部督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唐李贊皇實屯萬人於黎雅蓋重之矣今僅僅一遊戎提兵不滿五百且控制天會大番地於河以外不暇指顧無乃太疏乎蓋欲據建昌先問越巂欲援越巂先問黎州此必然之勢也文武將吏如闔司之簽書威茂之驗糧官皆高坐無事若加以職銜常駐此地練兵理餉造舟治具於雅黎分兩翼與越巂相表裏有急赴援聲息易通一二日間羽檄竟達成都矣且二十年前全蜀無民兵也大征之後各以

其州縣之繁簡爲召募之相稱歲約糜餉十數萬矣播之役割而代彼戍者蓋三分之一今播享太平十餘年可分其半於黎戍都之免戍西邊者移其戍於黎合之可得客兵三千矣而黎雅之地亦自有軍也自有屯也恐名存而實亡者亦不下於建南所以簡稽而訓練之責成而賞罰之者亦當以建南爲例可得主兵數千矣又合而計之則贊皇之舊人其庶幾乎雖然此善後之慮而永遠之圖也若夫目前將士已渡瀘矣銜鋒陷敵之功非有投石超距之勇者不能搗巢入穴之險非具遊兵間道之奇者不能總之與其以少而嘗敵也不如厚集於河南北之間與其驅市人而用之也不如預講乎坐作進退之法若夫見可而進相機而動雖呼吸不能喻其神烟雲不能喻其變矣

豈翦三寸管作紙上陳言所能逆料哉

黎州　雅州　峩眉縣　天全

黎州水經注曰江水自筰道與濛溪分至蜀都臨邛縣與布僕水合布僕自徼外成都西沈黎郡來案沈黎即筰道寰宇記云夷人於大水之上置藤爲橋謂之筰也蜀記周赧王三十年誅蜀侯綰置守蜀守張若因取筰及其江南地史記筰都古西南夷自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筰都最大秦時嘗爲郡縣至漢興而罷自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筰之君請爲內臣及後誅且蘭邛君幷殺筰侯乃置筰都縣注漢書曰旄牛縣歲貢旄牛尾以爲節旄也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幷蜀爲兩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後漢永平中

益州刺史梁國朱輔慷慨有大略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正朔所不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咏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襁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幷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

何非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無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磽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陝高山岐峻緣產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炫燿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遠率衆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幷兵三千餘人反叛攻

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二十一萬口賚黃金旄牛尾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爲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爲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

十六國春秋曰李雄有蜀置沈黎漢源二郡周地圖記天和初破羌夷得此土因立黎州及沈黎縣寰宇記云隋開皇改黎州爲登州煬帝初廢州併其地入臨邛郡而唐置南登州大定元年割漢源飛越二縣及嶲州部之陽山縣置黎州神龍三年

廢開元三年又置天寶元年改爲洪源郡乾元元年復爲黎州領羈縻五十五州禧宗又置永平軍宋復爲黎州繼陞平陽軍節度領漢源通望二縣治在漢源通志云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國初洪武八年省漢源縣改爲黎州長官司十一年陞安撫司并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隸四川都司屬上川南道元和志曰黎州之地門沐　而徼牂牁處越巂邛蜀之中樊柔直侯賓堂記云今蜀五十餘州沈黎爲襟喉地以南隣六詔而西接吐番也

後漢書筰都夷其人披髮左袵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小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也蜀郡記曰諸山夷獠子娠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出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沈則棄之案

沈黎之名或取此而樂子正以爲黑水所經矣案史黎州諸俗尙鬼以主祭者爲鬼主其酋長號曰都鬼王

宋郡守余授朱纓堂記蠻商越雋氈裘椎髻交錯於闤闠中寰宇記番部地蠻夷混雜無市肆每漢人與之博易不使見錢漢用綢絹茶布蕃部用紅椒鹽馬之類

志云國初安撫副使馬芳德築沈黎城今司治也沈黎驛在其北二里而漢唐宋之黎州則理在漢源縣今廢爲鎭去司南二十五里

寰宇記云漢源縣漢沈黎縣地宋立郡於此隋仁壽四年置縣以大川之源爲名長安四年巡察司殷祚奏置黎州後刺史宋乾徽奏廢入雅州開元三年又置黎州以縣來屬案此卽舊黎

州也
方輿勝覽云黎城中有漢越嶲太守任貴蜀漢姜維趙雲馬忠諸祠又有王淵書院宋開禧初知縣薛紱建志云廢漢源縣東有唐三王墓唐史邛黎間有三蠻王祠使南詔卒葬于此葢恭化王劉志遷和義王郝全信遂寧王楊清遠也北夢瑣言沈黎之間有淺蠻爲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十金俾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恆持兩端而求利焉遇元戎下車卽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參元戎不察自謂風惠所致其未參必潛稟於都押衙以候可否或元戎慰撫稍至乖方卽敎其紛紜於時帥臣多文儒不欲生事都押衙廣其利亦要姑息故蠻夷得以憑陵無忌王建始鎭蜀絕其舊賜

斬都押衙山行章以徇邛峽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
敢犯境翌年命大將許存征徼外蠻爲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
而斬之時號英斷邊患屹然矣

輿地紀勝云黎州初設茶馬買馬兩務成都則市於文黎珍敘
等州號川馬五代王建大開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建
起家騎士有蜀之後於文黎雅茂等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
茲數案通略韓億知益州移永康嶲馬場於黎州境上以灌茂
地接番郡歲來互市覘我西川故徙於此舊城在川南以今度
之與大渡河相近但今市馬者由川北之中江縣而轉販入黎
雅其時勢與事不同如此

志云聖鐘山下有古城昔人於山中聞鐘聲及五色光掘之而

得巨鐘故曰聖鐘山城即古黎州城也又云古黎州城在大渡河外案元和志南唐以來徙治大渡河內而水源在城外韋皋始築今城東西南三面隣絕澗惟北面稍平地多井泉與諸城鎮戍烽火相通誠西南之險要矣

志云韋皋所築土城國初安慶侯即故址砌爲石城今大渡河守禦千戶所是也在司治西北隅

大渡河源出吐蕃經黎州城南九十里東注嘉定入於江臨河有大渡巡檢司戍之隋大渡縣設焉今廢爲鎮昔唐之大渡縣則在盧山縣界

方輿云唐時大渡之戍一不守則黎雅邛嘉成都皆擾宋初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嶲藝祖以

廣雅書局栞

玉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於是爲黎之極邊昔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船自玉斧畫後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怒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爲噎口殆天設險以限夷狄也父老云舊有寨將欲載杉木板由陽山入嘉定貿易以數片試之板至噎口爲水所舂沒須臾片片自沫水浮出蠻人聞之益不敢窺伺矣

寰宇記云大渡河在通望縣南六十五里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嶲州東流入縣界志云廢通望縣在河東南九十里其北有羅目溪水入峩眉有通望山自大渡河南與衆山相連入嶲州案通望本漢旄牛縣地在大渡河北漢水西今有古旄牛城在俗呼爲牛頭城語譌也隋大業二年改爲陽山縣因縣南

朝陽山爲名志又云大渡鎭西有陽山廢縣唐初屬登州後屬黎州也十道志云隋仁壽四年罷大渡鎭置登州大業二年廢登州又立陽山鎭唐武德元年改置陽山縣屬登州貞觀二年割屬嶲州開元初改爲臺登縣貞元五年十月劒南節度使韋臯邊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苴那時勿鄧夢衝等帥兵於故嶲州臺登北谷大破吐番青海獵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悉多楊朱斬首二千餘級其投崖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生擒籠官四十五人收獲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匹遮遮者吐蕃驍勇者也或云尙結贊之子頗爲邊患自其死也官軍所攻城柵無不降下番衆日卻將一年閒盡復嶲州之境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吐蕃於劒南山馬領三處開路分

軍下營僅經一月進軍逼臺登城巂州刺史豐高任率領諸軍將士并東蠻子弟合勢接戰自朝至午大破伏戎生擒大籠官七人陣上殺獲三百餘人被刀箭者不可勝計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匹器械二千餘事太和六年李德裕復修邛崍關移巂州於臺登城以捍蠻夷

華陽國志云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水經注孫水出臺高縣卽臺登縣也南流逕邛都縣又南至會無入若水志云孫水俗謂之長河天全長河西以在孫水之西也九州縣記曰臺登縣有奴諸川鸜鵒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卽黃帝子昌意降居處水經曰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鄽善長注曰案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樹名曰若木有若

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花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水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黑水之閒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亦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閒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其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皥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

水經注又云大渡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於若水又逕越嶲大筰縣入繩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其一枝東逕廣柔縣注於江其一南逕旄牛道至大筰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

寰宇記云廢飛越縣本沈黎之地唐儀鳳四年分漢源於飛越水置縣屬雅州大足元年屬黎州案志飛越山下有唐　三瑚城即三　城也疑即古飛越縣矣又云唐飛越縣在舊縣西北百里飛越山下其山兩面接羌夷爲沈黎西境要害之所

方輿云漢水發源自飛越嶺寰宇記云漢水在漢源縣西百二十里從和姑鎮山谷中經飛越縣界至通望縣合大渡河不通舟船每至春冬有瘴氣中人爲瘧病志云漢水俗呼流沙河源出越山流經司南一里東入江方輿云廢琉璃城在大渡河南太和五年節度使李德裕築以壘界琉璃溪爲名也贊皇又築伏羲城以制大渡清溪之險案今司南九十里有古清溪關乃韋皋所鑿以通好南詔者自此邛部經姚州而入雲南謂之南

路在唐爲重鎭焉孫樵書田將軍邊事云田在賓將軍剌嚴道三年能條志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通於戎南過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飮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案步且戰且進蜀兵退鬬如植横堵羅戍如埒發矢如㓂皆折刃吞鏃不能毙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陷吾地日深而疾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又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清溪道以和羣蠻俾自蜀而粤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其故國人皆習知巴蜀士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

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周緣刼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間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啟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劒以南爲國家所有乎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飲啄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冬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吁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仗戟而鬬邪加之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餫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楛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

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案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於各部相其居以地分割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郎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饋餫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如何田將軍曰如此何患遂書案予議撤威茂戍軍聽其自募實本此策而日後有求復者讀是書庶幾瞭然矣

志云司治五里有邛崍山言邛筰之人入蜀從此山而來也亦界山矣漢書作郲華陽國志作崍水經作來開　作萊其說不同方輿勝覽距州七十里邛崍關者有楊氏婦造閣其上傍

有閣道碑水經注云漢武元封四年以蜀郡西部邛筰縣理旄牛道天漢四年置都尉主外羌在邛崍山表白蜀西渡邛筰其至險有弄棟八渡之難楊母閣路之岨是也

漢書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崍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王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今有祠在山下又有叱馭橋在司境內太守李后爲碑記云九折坂險絶造天曲迴九折乃得度其巔凡夏凝冰冬絶行迹也　案九折坂地理諸書以爲在百丈驛想必後人移置近界矣

勝覽云筍篔山在州西北五十餘里有前篔後篔以山多筍故

名春時州人百十爲羣入山斸取紹興間始立筍租以贍學歲收緡錢八十千土人名爲錢筤山

勝覽又云白崖山在州西北二百五十里山外卽生番界險峻不通人跡志云在西北二十里山之右有風穴如井不知深淺穴口四圍津津如汗閒有氣出騰空如白雲須臾風起怒號如雷里人見雲卽知風氣散則風定細則風小盛則風猛窒其穴風雖少而民多瘴開之風如故而瘴亦衰山之北又有穴大如車輪俯而入其中空闊數十步泉聲琮琤石髓凝結其幽致不可名狀俗呼仙人洞卽此

張華博物志云蜀南沈黎高山中有物似猴長七尺能人行名曰玃路見行人輒盜之入穴俗呼爲夜叉穴西番部落最畏之

案寰宇記謂在漢源縣境或即邛崃山中耶記又謂山峽有一石洞壁間有夜叉像土人祠之號穹崖將軍洞案在會慶歷鄉寰宇記唐乾元中黎州所統五十五州皆徼外生獠羈縻而已其名曰羅巖州索古州秦上州輒榮州劇川州合欽州蓬口州柏坡州溥羅州明川州艫胘州蓬矢州大渡州米川州木屬州河東州諾筰州甫嵐州昌明州歸化州象川州叢夏州和良州和都州附樹州東川州上貴州滑川州比川州吉川州甫蕚州比地州蒼榮州野川州邛陳州貴林州護川州牒琮州浪彌州郎郭州上鉗州時蓬州儼馬州厥查州邛川州護邛州郰川州開望州上蓬州北蓬州剝重州八護州瑤劍州明昌州案只五十四州少一州本舊唐書之誤也時代已遠或廢為丘墟或荒

爲部落或爲關堡別名皆不可攷

經略志云黎雅諸部卽天全六番諸夷散居二州之間者宋時屢爲邊患考志乾道四年威州保寧縣探知風流等部欲入抄掠知縣張文禮閉絕蛇浴山路不許來往番從蛇浴嶺後析生路至村擾劫宣撫司委知永康軍李蘩等討之蕃部來降十一日砂平蕃首高志艮至碉門互市與居民鬭山鵬不勝乃詣寨官喻炳陳訴炳決責之志艮啣恨去明年正月來攻碉門制置司遣李俊禦之兵未至志艮已有悔意欲償還所燒廬舍更以錢贖罪守臣不能身任其事付之兵官兵官既欲邀功而喻炳亦覬報怨遂潛入砂平焚其屋廬番人初皆潛伏官軍乘勢虜掠蕃鳴角聚衆以出遂失利番人追至榮經蘆山而還乾道九

年靑羌吐蕃奴兒結等坐黎州負其馬價侵掠安靜寨推官黎商老等禦之敗死撫按司委鈴轄李彥堅往援始赴州償罪買馬如故十一月復犯安靜至大小壩殺虜軍民千餘黎州守邵綷年及通判呂宜之招邛部川蠻兵并力擊之乃遁淳熙二年五月奴兒結等同元虜漢人詣州州犒之然以互市又不得道方怨望而白水寨將王文才又與婚姻誘之搶掠知黎州陸東之計梟文才於市我明於黎州設安撫司天全六番設招討司蓋以夷治夷之意也自洪武至今邊方以靜雅州所屬與招討夷人或專有爭訟者甚境土相連勢使然耳

四夷攷云洪武初黎州長官司上舍馬芍德征討有功加陞安撫司以芍德爲安撫副使萬厤十九年副使馬祥縣沒其妻瞿

氏掌司事取瞿姓子撫之將有他志祥娃土舍應龍居松坪遂興兵攻城取印番衆因而乘釁劫掠於時參將莫文傑方有征東之役移師勦平之二十四年奏將該司降爲土千戸所安撫降爲千戸於司南三十里大田山壩立千戸所俟應龍之子新授承襲司署改爲黎雅遊擊有上七枝編爲民戸屬大渡河千戸所當差下七枝仍舊屬松坪馬氏約束焉大抵司東三十里爲天衝山險絕無路止通樵採而已唐末古碑所云沈黎界上山林參天嵐露晦日者也西二十里爲黑崖關關下係本司管轄上七枝等夷又一路由椒子岡至冷積寨直抵長河則爲大西天烏斯藏進貢路南去大渡河可八十里中立文武銷瘴香樹黑石流沙等堡直抵瀘河近河有避瘴山夏秋之交境多嵐

瘴飛蔦羣集至立冬前瘴已乃飛去土人避瘴恆以蔦爲候故名鎖瘴山也東南則安撫所轄下七枝熟夷之界其名曰薺凶曰昨哄曰沙罵曰俺兵曰安姑曰阿輝曰他他又自炒米城以抵松坪寨連接峩眉凡三百六十里高山峻坂密樹叢篝爲安撫族人居之案九州志黎州石樓之地多長松不生雜木卽松坪寨是也志云司南百里臨大渡河有韋皋所築要衝城俗呼沙米寨亦作炒米城矣

峩眉

峩眉縣邊隣松坪木瓜大小赤口等處原設六鄉西南上面臨夷三十里至高橋十里至土地關二十里至龍池場二十里至大圍關及中鎮巡檢司五里至鐵索橋五里至射箭下坪二里

至射箭上坪此縣之舊界也　坪外八里至黑龍溪四里至虎皮岡始分兩歧右路由上馬勝溪至金口厰爲邛部司新附籍之民名歸化鄉有陽化堡設焉由金口厰二十里至楠木園五十里至天池八十里至萬家后三十里至松坪則黎州土舍馬應龍所居矣左路由下馬勝溪至古金寺渡中鎮河有中鎮巡檢司戍之又十七里而至太平墩墩又兩歧右路過楊村行百里乃至玀囘玀囘亦新附夷種也左路出蠻鬼岡岡勢險峻樹木叢雜入冬徂春烟霧不收雨雪層積卽夷人亦鮮蹤跡又十五里至空木郎永寧墩八里乃至雞栖坪今築平夷堡處城池候館咸備焉由栖雞五里至冷溪二十里至熱水河十里至四百囤又二十五里至西河郵有鎮遠墩過墩四十里爲殺馬溪

懸崖峭壁中通河流人過此者兩頭牽索緘索而步至下山處名曰溜馬槽又五十里則木瓜夷種之巢穴也木瓜有二有小木瓜旁通西赤口去煖歹只二日過木瓜橋頭稍前十里爲大木瓜即今三枝降夷處所一枝凶瓜一枝匪瓜一枝十孃瓜過大木瓜五十里爲利濟山極高峻與大涼山相接又五十里至大赤口口外即馬湖之地矣諸瓜之先分自大赤口凡十二枝膩乃卜特其最著者世居兩河屬馬湖土官安氏鈐轄自改流日諸瓜叛入邛部歸嶺氏其地自西河至大小赤口涼山雪山等處周圍蟠據北連建越西接嘉峨南通馬湖窟穴溪徑四藏而八達焉嘉靖末諸瓜畜牧蕃盛心懷內擾邛部長官嶺柏已不能馭及死其妻馬氏爲政膩乃虐柏等叛出涼山會同西河

匪瓜白祿出沙坪於是嘉峨犍爲一帶隣邊居民不能安枕建昌上下南三道督邛部發兵至雞栖坪截殺之我師未集潛從冷溪西渡直搗雞栖坐制我死命而瓜鋒於是益熾矣乃議大征分爲健越馬湖中鎭三路而進直搗巢穴瓜始惶駭請降歃血自誓不復反三將檄令各推酋長納貢罷兵於是凶瓜推牛撒爲長匪瓜推阿書爲長卜特推阿魁爲長願各約束各部落永作屬夷歲貢貝馬三四匹輸三金峨眉縣爲進之十三枝瓜夷積聚虛實牛多不過六七十頭馬四五十匹羊三四百隻耳歲貢官兵糧餉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恢復侵占田地自七盤子至米麻嶺其四千八百六十四畝歲征租可四百四十七石有奇說者謂其常圖恢復云

廣雅書局栞

雅州

禹貢和夷底績雅安志云和水在州南四十里源出蠻界羅巖州而入平羌江圖經云和川路在嚴道縣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道蟠空不知里數

寰宇記云雅州管和川夏陽等羈縻四十六州其首曰羅巖州去當道四百八十里曰當馬三井東鋒名配鉗恭斜恭畫重羅林籠羊林波林燒籠蓬索古敢川驚川椙眉木燭椬坡以上十八州去雅州近者四百餘里遠者不及五百里去羅巖自一里至六十里爲極惟當馬去羅巖一百里焉　曰當品嚴城中川鉗矢昌磊鉗井百頗會野以上八州去雅州近者一百六十里

遠者六百三十里去白坡近者三里遠者六十里　曰當仁權梅作木樀林諸筏金林平茶布嵐欠馬羅蓬以上十州去雅州近者五百七十里遠者六百二十五里去會野近者三里遠者六十里通羅巖共三十七州和川路之界也其次曰論川州去當道五百八十里曰遠南州去讓川州二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皁盧州去夔龍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夔龍州去皁盧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耀川州去金川州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金川州去耀川州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五里東嘉梁州去金川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西嘉梁州去東嘉梁州一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五里道論州其九州夏陽路之界也

寰宇記云貞元中吐蕃七部落來降界近雅州因安置於和川等路其名吐蕃籠官埸矣蔑賁君等各部落六十八在蠻宿川安置吐蕃業城首領籠官劉矣本等部落在本部安置吐蕃會野首領籠官高萬唐等部落在本部安置吐蕃逋租城首領籠官馬東煎等部落在夏陽路安置吐蕃國師馬定得并籠官馬得唐等部落在欠馬州安置吐蕃嘉梁州降戶首領籠官劉定等部落在夏陽路安置吐蕃鬼籠城首領鑠羅莾酒等部落在和川路安置案宋史雅州西山路蠻有部落四十六唐以來皆爲羈縻州太平興國初首領馬令膜等來貢抃上唐朝敕書請身凡七通咸賜冠帶其首領授以官山南志云雅州通西蕃路有三日靈關碉門始陽也而碉門最爲要害案靈關鎮在盧

山縣北八十二里蜀都賦廓靈關而爲門是矣四夷攷云碉門等處安撫司元時設在雅州尋改吐蕃宣慰使司國初宣慰余思聰王德貴歸附始降司爲州又碉門百戶所設近天全六番之界也所有茶課司以平互市之官也

志云始陽山在盧山縣東十里俗呼羅繩山寰宇記以爲蒙山西魏置始陽縣於此楊用修云史記西南夷傳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最大注徙及筰都二國名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楪榆也此斯卽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鄓汪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鄋漢之賨叟地在蜀之邊也

圖經盧山縣新安鄉五百餘家獠種也其婦人娠七月而產置兒向水中浮者取養沈者棄之千百無一沈者長則拔去上齒

加狗牙各以爲華飾今有四牙長於豬牙而脣高者別是一種能食人無長齒者不能食人俗信妖巫擊銅鼓以祈禱焉

土夷攷云榮經縣界懸崖棧道之間有雜道長官司及飛越廟縣西北有紫服夷編氓殆半里其地名紫服關與西番相接廣可四十里袤百里自鐵溪飛水小路直透冷磧番以上關堡大渡河官軍戍之東西峻嶺中流一河大壩筒車等五姓夷結茆以居五姓各立老人有訟不至公庭惟聽老人處分而已然賦稅亦不後時兹爲茶商捷徑有利存焉正西萬里乾河直通碉門則天全招討之地矣

陳子昂諫雅州討生羌書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

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涼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一日爲盜無辜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姦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載餘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又以李敬元劉審禮爲廟廊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爲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瘨頓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且夫事有求利而得

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幷諸侯以爲不兼賓不敢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竇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往事也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已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瘴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狠之喙而不能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是乃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危道也蜀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

是以富國徒殺無辜之眾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夫蜀之所寶恃險也人之所安無役也今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者益州長史李崇眞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眞贓錢已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乃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意者必有姦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且蜀人尫孱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郵不守

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也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

古氐羌之地晉以前無聞焉宋齊梁土豪迭相雄長名屬益州西魏爲始陽縣地屬蒙山郡後周因之隋初郡廢屬雅州唐爲羈縻州隸雅州都督府總志云五代王孟之間有高㬢閣藏陽夾夫朶只兒二酋歸附始置碉門黎雅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民安撫司來隸雅州元憲宗時復置慰安宣撫司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後改六番招討司又分置天全招討司國初併天全六番招討使司隸四川都司　其地東西廣百九十里袤二百一十里東至雅州界五十里西至長河西司百四十里謂之乾溪

南至滎經縣界六十里北至靈關道及董卜韓胡百五十里去成都五百四十里爲南詔之咽喉轄部落凡六曰馬村蘇村金村楊村麗東村西碉村或謂六番之名始此非五伏碉門黎雅等處六名也

上南志云洪武六年詔西夷酋長至京授職賜印因俗爲治立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斯藏曰朶甘指揮使司一隴荅衛也宣慰司三朶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招討司六萬戶府四及則斯寨安撫司木瓦都指揮葛剌湯千戶諸部落是爲三十六種以時朝貢焉

志云天全招討司設在碉門城卽元之碉門安撫司也中有碉門百戶所屬雅州千戶設在正副二招討及朶甘宣慰界渡河

以西又有眞官招討司及魚通安撫冷磧十八寨爲三十六種番夷出入之路

志又云司治有諸葛武侯廟治東二十里有臥龍山相傳武侯征孟獲駐宿其上又十里有泉從石龍口噴出謂之龍泉其源發大悲寺內寺在司東四十里又十里則多功山也昔大禹疏鑿以通峽水故名志又有鎮西山姜維伯約駐師其下在司東二百十里又二十里有女城山相傳楊招討參女將守此壘石爲城尙存又有元岻白崖皆出聖燈芝草元岻高峻淸絕在東南八十里白厓巖上如雪在司南里餘近白厓又有玉壘窮冬積雪土人以玉壘呼之圖經自長河西至蘆卜寨二百餘里皆遶雪山而行路由打箭爐而進有哈日寺在烏斯藏中元世祖

欽郡縣六番之地以吐番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其弟子賜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章王印前後相望大寶法王而下有大乘法王闡敎王闡化王護敎王護法王通謂之烏斯藏六番也以其地連天竺有大西天小西天之城焉雪山盡處有大鐵圍山山有法佛法德行喇麻等寺

游梁雜記云烏斯藏所產細書泥金水副佛像銅渡金佛像金哈舍利各色足刀麻鐵刀麻氆氌左髻犀角珊瑚唵叭其首道出董卜韓胡長河西朶甘思之境自雅州入京大乘大寶二法王差僧徒闡化闡敎補敎習善進之

志云天全男不習工藝女婦不習紡績惟以耕種爲業番漢淆居碉房絕嶺治化漸摩禮義日生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十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十九

崑山顧炎武撰

下川南道

敘馬瀘道開府馬湖統轄敘瀘二衛烏蒙烏撒東川鎮雄永寧等府司參將一員駐劄永寧遊擊一員駐劄建武實左右之但永寧者兼貴州迤西等處地方故稱川貴參將云漢書西南夷傳唐蒙至夜郎夜郎旁小邑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設以爲犍爲郡治道自僰道至牂牁水經弱水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瀘江水酈道元曰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爲犍爲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里許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十里得所綰堂琅縣

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絕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如此

舊志唐置晏高鈞定連陰鞏等十四州隸戎州都督府唐末廢四州存十州宋神宗時十州夷內附隸瀘川郡前晏高等州皆在焉元置戎高鞏鈞連四州隸敘州宣撫司至元十二年宣撫司咎順招諭酋長得蘭紐得貢臥等率衆歸附因設大壩總管府得蘭紐授都總管得貢臥充同知其羅星長官以黎州同知李奇爲之上下羅計二千戶俱得姓者爲之

輿地志曰敘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古僰侯國也其酋董氏南廣蠻在慶符縣石門蕃部與鹽洮土蕃案唐興播等十二州之地其人積悍善

戰鬬自馬湖南廣諸族皆畏之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

志云宋大觀中夷酋羅永順楊光榮李世恭等各以地內屬詔建滋純祥三州在慶符縣西元史四十六國蠻夷所領豕蛾夷地在慶符南唐定州之枝江縣也其長官司在高縣西三十里落騷鄉文獻通考云獠蠻不辨姓氏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改婦人阿夷阿等之類今稍從漢俗易爲羅陽等姓依樹積土以居其上名曰杆欄杆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杆欄即夷之榔盤也制略如樓門由側關構梯以上即爲祭所餘則以寢焉又云夷有姓氏男織班布纏頭衣裳俱如華製行纏以班布爲之女綰髮爲髻纏以班帶簪環用銀兩耳各穿兩孔上貫釵下貫環富者疊貫之衣尚左衽下著桶裙間以組

絲長覆膝下初娶不論物采惟通媒妁殺牛豕以爲禮郎引歸惟老死後方大索婚價飲食喜啖蝌蚪又云僰有姓氏用白練纏頭衣尚青碧背領袂緣俱刺文繡裳袴覆膝亦織班帶以爲行纏嘗佩雙刀善使勁弩女綰髮撮髻飾以簪壓衫之前後左右文繡絢爛長裙細摺膝以下亦刺文繡行纏雜以青紫出則著草履性淫婚則論財喪則戚隣咸聚撾鼓作樂至夜男女雜遝自有番書卜日不同於中國

李景雲南志云白人者漢武帝開僰道通西南夷道戎州舊縣是也今轉爲白人矣白人語著衣曰衣衣吃飯曰咽羹茹樵採曰析薪帛曰羃酒曰尊鞍鞊曰悼泥牆曰塼垣男女首戴次工製如中原漁人蒲笠差大編竹爲之覆以黑氈親舊雖久別無

拜跪惟取工以爲次男女披氈髻婦人不施脂粉酥澤其髮以青紗分編繞首盤繫裹以攢頂黑巾耳金環象牙纏臂衣繡方幅以半身細氈爲上服處子孀婦出入無禁居室多爲回簷如殿制食貴生如豬牛雞魚皆生醢之和以蒜泥而食每歲以臘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禮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縛火炬照天小兒各持松明火相燒爲戲謂之驅耶

又云土獠蠻在敘州南烏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豬牛同室而居無匕筯手摶飯而食之踏高橇上下山阪如奔鹿婦人跣足高髻樺皮爲冠耳墜大雙環衣黑布衣項帶銀牌以爲飾出入林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則以棺木盛之置於千仞嶺崖之上以先墮者爲吉山田薄少刀耕

火種所收稻穀懸於草柵之下日旋擣而食多以採荔枝販茶爲業云唐書戎州都督府羈縻州九十有二宋初見寰宇記者合敘瀘只載四十餘州而已他不可攷樂正子曰羈縻諸州除没落雲南蠻界一十五州其餘雖多名額原無城邑散在山硐不常其居撫之難馴擾則易動其爲刺史父子相繼無子卽以其黨有可者公舉之或因春秋有軍役則追集赴州著夏人衣服卻歸山硐椎髻跣足或披氈或衣皮從蠻夷風俗無稅賦以供官每年使司須有優賞不拘文法今並存之要知古跡而已

悅州在戎州南二百十七里管縣六甘泉青賓臨川悅水夷隣胡播　移州在州西南五百八十七里管縣三移當臨河湯陵　扶德州唐開元十八年七月割入在東南四百五十七里

領縣三扶德宋水阿陰　筠州在州西四百二十七里管縣八
鹽水筠山羅余臨居澄瀾臨昆唐川尋源　連州在州西南四
百餘里筠州析出管縣六當爲都盛邏遊羅龍加平清次　鞏
州儀鳳二年開山洞置天寶元年改爲因忠郡乾元元年復爲
鞏州在南三百十里領縣五哆樓比求都善播郎波婆案郎洪
縣也鞏州者今之羅星渡哆樓者今在城之高樓坊波婆今江
安縣界之波婆村比求今之九塞播郎今之貴州界安靜長官
司都善一名都壇今名梅得此本志所載也宋州領縣四戶六
十九牁龍牁支宋水盧吾輸納半稅按高縣西五十里有宋水
南州在州西五百三十五里盈州析出管縣三播政百榮洪
盧　德州在州南五百六十四里管縣二羅連萬崖　爲州在

南四百九十里管縣二扶僧羅　洛州在南四百二十七里管縣四臨津賓夷葱葯曾城　志州在西四百五十六里管縣四浮萍雞惟夷賓河西　盈州在南五百六十七里管縣四盈川塗賽播陵施燕　獻州在南六百六里管縣七名闕　武昌州在南一千二百一十七里管縣七洪武羅虹璟林夷朗來賓羅新綺婆景州在南三百九十六里管縣七名闕　播朗州在南二百八十七里管縣三播勝從顏順化右十七州唐時隸戎州南廣溪洞獠　協州在州西南八百里天寶中因雲南離叛被破今移置在西南四百九十三里管縣二名闕　靖州在西南五百一十里管縣二靖川分協　曲州在西南九百里天寶中因雲南破移在開邊縣界去縣一百二十七里管縣二宋提唐

興　播陵州在南五百七十七里管縣二名闕　錯州在西南四百五十七里元無縣從開邊縣析出　哥靈州在西南一千四百里管縣三名闕　切騎州在西南一千一百里管縣四柳池奏祿麽託通識　品州在西南二千三百九十五里管縣三入秤松花牧　從州在西南二千六百四十二里管縣六松花昆池武安羅林梯山南寍　碾術州在西南九百九十七里管縣三名闕　涪州㵎連州俱歸馬湖右十二州管縣三十七唐時在石門路並無稅賦供輸相承在圖經上標名額耳石門今敘州之慶符縣也　長寍州領縣四戶三十八婆員波居書臨羅門　清州久視元年置領縣二戶一十五新定固城　高州領縣三戶二十一　狪巴移南徙西案長寍清州俱長寍地高州

即今之高縣也　晏州儀鳳三年招生獠置天寶元年改爲羅陽郡乾元元年復爲晏州領縣七戸七十七思峩𣶏陰新賓扶來哆崗羅陽思晏宲興文縣有晏峯即思晏縣也七縣今爲砦矣　定州領縣二戸一十六枝江扶德宲鈞連有定州溪舊治在溪南　薩州儀鳳二年招生獠置天寶元年改爲黄池郡乾元元年復爲薩州領縣二播陵黄池宲琪縣圖有古薩州即上下羅計納州儀鳳二年開山洞置天寶元年改爲都寍郡乾元元年復爲納州領縣七戸百六十八羅圍播羅施陽羅當羅藍都寍羅掌邊徼溪峒輸納半稅宲琪縣有都寍驛與建武相近

奉州儀鳳二年置領縣三戸三十九𣶏里𣶏巴羅蓬宲宋史奉州乃瀘州部西南邊夷　思峩州天授二年置領縣二戸三

十七名溪洛溪案瀘州志細有思峨洞已上供輸涓井鹽紫竹也　藍州儀鳳二年置領縣一胡茂　順州載初二年置領縣四戶五十九曲水順山靈巖來猿以上輸納半稅　能州大足元年置領縣二菊池猿山　浙州儀鳳二年置領縣四新源越賓洛川璘山以上連接黔府生蠻承前不輸稅右十三州唐時隸瀘州以上每州有空一格有不空格體例參差悉依原本覆刻時未及校改一律原本誤字亦不可枚舉

建武千戶所

春秋僰侯故地漢爲西南夷部叛服不常諸葛武侯征撫之置銅鼓埋鎮諸山稍就帖然唐儀鳳間開拓夷徼於本部置晏州羅陽郡領縣七宋熙寧間晏州夷獻地隸瀘州郡政和間夷卜籠謀叛據五斗壩後據九絲天險號九絲山都掌元至正間本

部歸附陞爲戎州統轄水都四鄉山都六鄉本朝改州爲縣隸敘州府水都則陽順陰逆山都則猖獗日甚先後凡十有二征俱弗克萬厯元年勦平之用兵九閱月告成事始改戎縣爲興文水都震懼悉歸編戶於山都六鄉適中處建武寧城拓地五百餘里東至永寧宣撫太平長官司八十里西至珙縣百五十里南至鎮雄府安靜長官司八十里北至敘州長定縣五百十里設鎮守總兵安邊同知坐營守備及建武守禦千戶所環囘小山叢連雲貴雜三水而清派敘瀘招集流移建學育才夷風丕變矣萬厯丙申丁酉間盧酋火落赤率其部入寇松潘乃移總戎之西改設遊擊於建武建武兵亦移入松而所存無幾武寧蠻好著芭心接離名曰芭緞嘗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

謂之刺北斗相傳盤瓠初死置於樹以䈂刺之下其後爲象臨

本志云平蠻城郎九絲城壁立萬仞周圍三十餘里上有九崗四水極廣可以播種僅通一徑鳥道直天險也去鎮一十五里爲左旁山今立頭腰尾三堡墩矣

大壩總管府元至元十三年蠻夷宣撫使昝順遣官招諭戎州酋長得蘭紐得貢臥率斂蠻民歸附十七年朝見遂設大壩總管府得蘭紐授都總管得貢臥充同知其羅星長官以黎州同知李奇爲之上羅計夷酋得賴阿當以至元十三年歸順授上羅計蠻夷千戶下羅計夷酋得顏箇以至元十三年歸附授下羅計蠻夷千戶

馬湖府

寰宇記戎州都督吏有羈縻州五案郎今之馬湖屬也其在唐或隸戎州或隸石門路　馴州在戎州西北七百三十三里管縣五馴祿天施方陀羅藏播騁　騁州在西一千三十三里領縣二斛木羅相　泿川州在西一千三百四十三里貞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西川節度使韋臯奏置管縣五名闕右三州在馬湖江　高州在南九百一十二里管縣三拱平椅宮羅谷　狪連州在南九百三里管縣三狪連羅名新威右二州在石門路土夷考云馬湖郎牂狪地也舊有馴泿騁狪滈連五州屬焉滈州在府東南百里外屬敘州府猶有故址可尋而馴泿騁之在西南者計三十里外與建昌邛部相連漫無所攷狪連州亦府西界總之昔爲羈縻而已國初安濟歸附授土知府五傳至

安鰲而叛改流官焉宏治九年詳靖邊錄中仍以泥溪沐川平夷蠻夷四長官司隸之泥溪平夷皆王姓蠻夷文姓沐川悅姓也環而星列於外萬厤十七年始設屏山縣附郭焉東界敘府百二十里西界建昌千二百里南界烏蒙百四十里北界犍爲二百里

水經注曰鬱縣故犍爲郡治也縣有犍山晉建興元年置平夷郡有鬱水出鬱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煖水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黚水黚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闞駰謂之闞水俱南入鬱水鬱水於其縣而東注延江水延江水又與漢水合出犍爲漢陽道王莽之新通也案鬱縣半屬平夷地矣

土夷考云泥溪傍府而居其東西北三面連接烏蒙與玀囘雜

處所受田賦與華民一體奉徵調可得夷兵三百人受蠻夷巡檢司約束

平夷地土最狹錯於泥溪蠻夷之中相去各四十里東去泥溪三十里有書樓峯我朝薛文清公瑄父爲平夷司吏目隨任讀書於此

蠻夷司民少夷多故以名司其夷種有四龍源靑崗黃郎磨坡等處與犍爲烏蒙沙罵接連有徵調可得夷兵千設有檢溪烟溪二堡及龍源巡檢司防守去司治二十里有水海舊有龍生於水中馬湖得名本此

沐川司東界宜賓北界犍爲南界泥溪平蠻司西抵建昌越嶲邛部新設安邊廳守備司皆其轄內地故最廣田土亦饒而民

狡好訟離府可三百里過此自西迄北大涼山以外盡皆夷地

文法所不能盡拘耳

安邊所在新鄉鎮即賴因鄉也東接犍爲南接本府各二百里西接建昌一千三百里北接大涼山五百里十六年馬湖改流於此建城垣設安邊同知一員駐劄其間又於烟草峯設守備司以資彈壓北有水池爲後營南有大河壩爲前營中有西河爲中營三營官兵約千四百四十餘人以成犄角之勢蓋於諸夷所出沒處扼其吭而守之也其水池一帶則界老鴬山大河壩一帶則界大涼山雷坡黃郎等處則界分水嶺庶幾西陲一雄鎮云

瀘州衛

洪武初調陝西長安衛軍征雲南回使駐守瀘州成化初以都掌之亂遷於宋江渡案在州南百里城周三百丈去衛南一舍有洞歸堡兩舍有定遠堡三舍有太平堡東南百里有水峽堡北五十里有江門堡百三十里有太州堡西北百六十里有三層堡又二十里有渠壩堡其地東連羅羅羿子北抵九支扯州西通長城九姓馬湖建昌南接東川芒部烏蒙烏撒葢西南夷要害之防也本志東抵永寧衛西至九姓長官司各十里南至太平長官司五十里北至納溪縣界四十里轄左右中前四千戶所

烏蒙軍民府

古爲竇地甸漢爲牂牁郡地唐時烏蠻仲牟山之裔曰阿統者

始遷於此地甸至十一世孫烏蒙始强號烏蒙部宋時封阿杓爲烏蒙王元初歸附至元間置烏蒙路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其時李景京山爲宣慰副使兼管軍萬戶郎著雲南志略者元末彼土有阿普者任爲總管洪武初招集隣酋效順於是改宣慰司爲軍民府以阿普爲土知府設流官通判經歷照磨各一員隸四川布政司屬南川道編戶十里而已其人有羅羅夷人土獠三種錯雜而居男子年十四五則擊去左右兩齒乃娶出入佩刀相見以去帽爲禮架木爲棚以居東西廣五百一十五里南北袤七百六十里東至烏撒府界二十五里西至建昌衛界四百九十里南至東川府界百三十里北至敘州府界六百二十里至成都千五百里

志云鐵爐山在治東三里以形似名涼山在西百里高廣千尋絕頂平曠蠻人避暑之地也雪山有積雪春夏方消在府西百三十里其西南有撒由河源出淨山北流與龍洞河合龍洞河在司東北一舍源出石洞中以爲洞昔有龍金沙江在西南二百里外源出吐蕃流入府界與馬湖江合

志又云夷語以五爲我以横爲未東二十里卽我未山有五峯横列故名　以平坦爲樸窩東南一舍有樸窩蓋四望平坦也　以相對爲博特東南一十五里有博特山以與府山相對也　以陡峻爲撒途東北八十一里一山峻絕故曰撒途山

東川軍民府

古東川甸烏蠻仲牟由之裔羃彈得之改曰那札那夷屬南詔

蒙世隆置東川郡後烏蠻閟畔強盛自號畔部元初置萬戸府
至元中改爲閟畔部軍官後改爲東川府隸烏撒烏蒙等處宣
慰司洪武初仲牟由之裔祿氏設姑歸附乃授爲東川土知府
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爲東川軍民府添流官通判經歷照
磨各一員立營長六頭目九管攝其間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
道編戸一里
元志云東川有烏蠻白蠻僰人羅羅四種烏蠻富而強白蠻貧
而弱居多版屋俗尚戰爭類土蕃之風僰羅通詔之夷人而羅
即爨也性勁而悍摘鬚束髮於頂覆以白布尖巾衣以氊履以
革僰人椎髻披氊戴氊笠用氊裹其脛躡皮履以貿易爲業東
西廣四百二十里南北袤三百七十里東至烏撒界一百二十

里西至會川界三百里南至雲南尋甸府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烏蒙界百五十里至成都千四十里志云府治在萬額山下山形上闊下銳似豬治內有大石如牛臥叩之有聲夷人以爲石鼓也治南有白婆山山頂有四時泉西五十里納雄山夜靜時聞人聲以爲神也歲五穀熟必於此告成焉

東川大王祠蒙氏所建絳雲弄山之神也山高峻可百里上有十二峰下臨金沙江在府西南二百里一名烏龍山

金沙江一名納夷又名黑水源出雲南武定府下流入濟慮郡夷人鑿木爲槽以渡此水牛欄江在治東南三舍源出尋甸軍民府下流合金沙江江闊水急夷人用籐索橫江貫以木甬過者縛身甬上游索以濟

土夷考云嘉靖中土官祿信長子天恩死天恩妻阿福自掌府事季子天寵以弟當繼襲有妻設篡與目把私通殺天寵而與阿福爭印妯娌自相攻殺頗稱多事焉蓋府雖隸於蜀川而城郭衙舍設在滇黔之中道路險巇兵馬素强以是爲桀驁云

烏撒軍民府

舊名巴凡兀始後名的巴甸唐時烏蠻之裔孫曰烏些者居此至阿蒙始得巴的甸兀東西又有芒部阿晟二部皆他酋所據宋時烏些之後曰析怒者始幷其地號烏撒部元至元中始內附置烏撒路招討司尋改爲軍民總管府又改軍民宣撫司後改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元末四川分省右丞那者以其地來歸於是改烏撒軍民府以那者知府事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

改隸四川設官與烏蒙東川同今土官安氏其裔也

經略志云烏撒府編戶二里耳而富盛甲於諸夷積累日深有可慮者其產有刺竹及猿山崖險阨襟帶二湖羊腸小徑十倍蜀道也

圖經云烏撒之地東西廣四百四十里南北袤三百五里東至播州宣慰司界二百五十里西至烏蒙府界百九十里南至雲南霑益州界九十五里北至芒部府界二百一十里至成都千二百五十里

志云七星關在府東南七十里

又云東門之外石駝關有石如橐駝立關下又云有老鴉關善欲關俱在府東三百里貴州畢節衛人戍之

志又云東南三里有大隱山東北百四十里有烏門山兩崖相對如門然東二百里有翠屏山

又曰東南百七十里有石洞洞容百餘人窮處又得石寶遊者以炬入不知遠近而出

盤江在治西百五十里流入敘州界馬川在治東百四十里夷人牧馬之處一名墅馬川治西一舍有七渡河南三舍有可渡河西南百十里有九十九渡水

鎮雄軍民府

通志云古爲屋流大雄甸昔烏蠻之夷阿統與其子芒布居此地其後昌盛因祖名芒布部宋置西南番部都大巡檢司元至元中置芒布路隸烏撒烏蒙宣慰司　明初改爲芒部府初隸

雲南後陞爲芒部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屬川南道

宏治間土官隴慰先娶水西女沖仲生子曰慶與壽繼娶烏撒女沖叔生奸子隴政既而讐殺水西則爲隴壽之助烏撒則爲隴政之黨嘉靖三年慰死嫡子壽繼職庶子政謀壽殺之都御史王軏奏調官兵擒政及其嫂支祿繫獄死奏改流鎭雄府設經歷照磨教授各一員立江德長官司於御佐威信長官司於母歸鄉化長官司於夷頁安靜長官司於落角以重慶府通判程洸爲試知府明年洸方募民占種夷田於是水西乘機勾引隴壽之黨沙保爲亂沙保者故水西勝奴也與壽部下阿得獅子吼等破府城逐洸劫其印川貴會奏動三省官兵勦之沙保詐稱已死主者弗察誤以捷聞各陞賞有差七年沙保等復聚

寇掠奏聞會議王官土舍或爭襲或讎殺興師問罪甫定之後
建議者卽欲改設流官及流官再設而土夷隨叛殺人奪地比
昔更甚蓋作惡者不過一二人今乃以一二人之惡而遂致改
易一府一州拂其本色違其約信所謂犯衆怒也是以屢勦屢
亂而兵革卒無寧日合無凡有土官惡逆被顯戮者通拘所部
頭目令其自保應立力足以制服夷衆之人或土官之子孫弟
姪族人俱爲衆所推服者於是議以隴勝爲知府爲聘永寧宣
撫奢爵女奢氏爲妻更名隴安授安官知府安擒獻沙保地方
頗寧安死子隴清襲清生子來鳳早卒次子來龍尚幼生母奢
氏更名隴高護印撫子而隴清妻者氏與之爭目把各私所好
仇殺一二年委官勘處令二婦同掌兵戈始息及後奢氏耄而來

龍妻祿氏再贅水西安堯臣盤據其地印爲攜去隴不絕如綫萬麻戊申年以永寧之役堯臣發兵助惡始驅之去而蜀中欲立阿克黔中欲立普德相持良久奢氏恐一旦塡溝壑乃兩廢之差官會勘以夷漢目把共願立者爲主於是始易阿破爲土知府而堯臣不敢復動

圖經云芒布部廣袤二百七十里東南俱抵烏撒不及三十里以阿赫關爲界至烏蒙界二百四十里北至珙縣二百二十里以樂安山爲界至成都可千里司北百八十里勿食料溪源出樂安山也司南二十里外直斗河源出六丈箐經七星關其山川險阨地勢崎嶇左峙綽忸右繞硌砌其風俗勁而愚樸而野男業耕稼婦絕粉黛崇信巫鬼其土產有石瓜樹生蘇堅如石

能已心痛志云芭部司西南有鼠街其俗夷人每遇子日亥易於此

又曰夷語以首爲烏以立爲通司北五里烏通山如人翹首而立故名　以清氣爲綽㑄司東二十里綽㑄山有爽氣也　以松爲託以沙石爲諸司西南二百里外託諸河岸側多松柏沙石故名又有硌硼雄山見通釋

永寧宣撫司

通志云晉置永寧縣屬雲南郡宋及周隋因之唐改置藺州屬益州宋初州廢爲江安合江二縣之境後設永寧路遷至馬后崖漁漕溪側元因之領筠連州騰州縣隸四川行省尋改軍民宣撫司明玉珍改設永寧鎮邊都元帥府仍設宣撫司洪武中

宣撫司祿照歸附改為永寧長官司割筠連屬叙州後仍陞宣撫司屬川南道司治舊在馬口崖即宋乾德所改也開熙間遷於界首明初土官祿照因蠻夷千戶所舊址遷焉環城皆山疊翠如屏紅崖鎮北漁溪横南亦山水之涯也

唐書天寶七載南詔由西路進趨瀘州泝永寧走赤水達曲靖曲靖古味縣也設郵傳自元始志云普市驛在司東五十里磨尼驛在南九十里又五十里為赤水驛又四十里為阿水驛赤水有衛普市摩尼有千戶所皆屬黔

土夷考云衛西至納溪縣南至鎮雄府各四百里北至合江縣百六十里東至播州界二百五十里職官宣撫仍舊加設土官同知一人流官經歷教授視課司遞運所大使各一人並九姓

太平二長官司編戶七里其風俗刻木爲信巢居箐寨不事商
賈惟務農業垂髻跣足帶懸弓弩

巴蜀耆舊志云永寧卽古寧州極西南有閩濮鳩獠越裸身毒
之民土地沃腴黃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蠶桑緜絹綵帛
文繡又有貊獸食鐵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有大竹名濮
竹節相去一丈受一斛許

志云赤水河源出芒部水腦閒流經司東南達赤水衛衛東二
十里有雪山窮冬積雪夏至方消

沽溪在司南牛舍源出蠻界流入漁漕溪溪在九姓司東馬口
崖下

司北有海漫山延袤八十餘里起伏不絕如海之汗漫故名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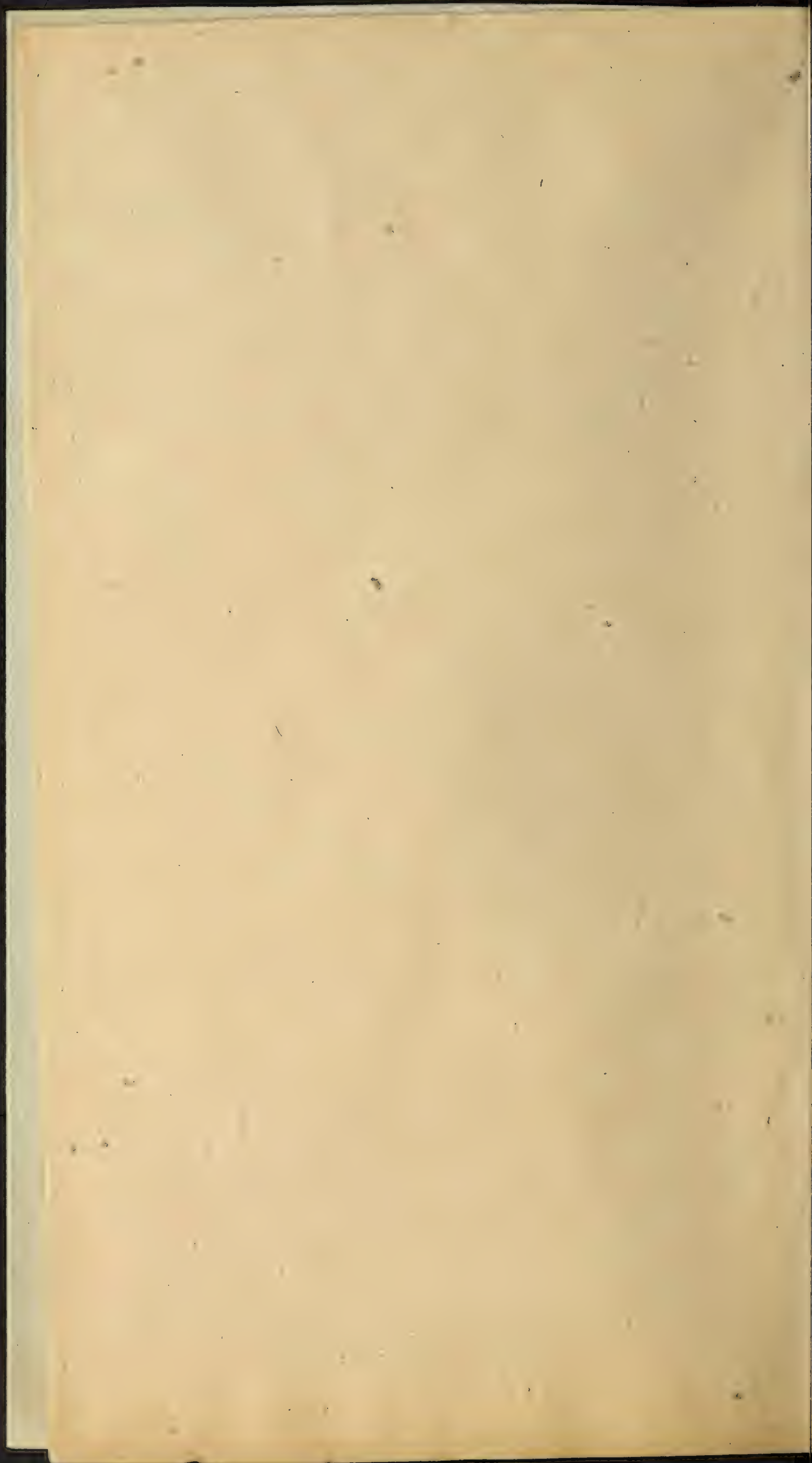
北兩舍有高瀑自山頂飛來如疋練也西南一山圓瑩如珠曰西珠山有仙婆墓在西山鳥降山下銅鼓溪崖相傳有女子名滿者有道行及笄不字能前知吉凶卒葬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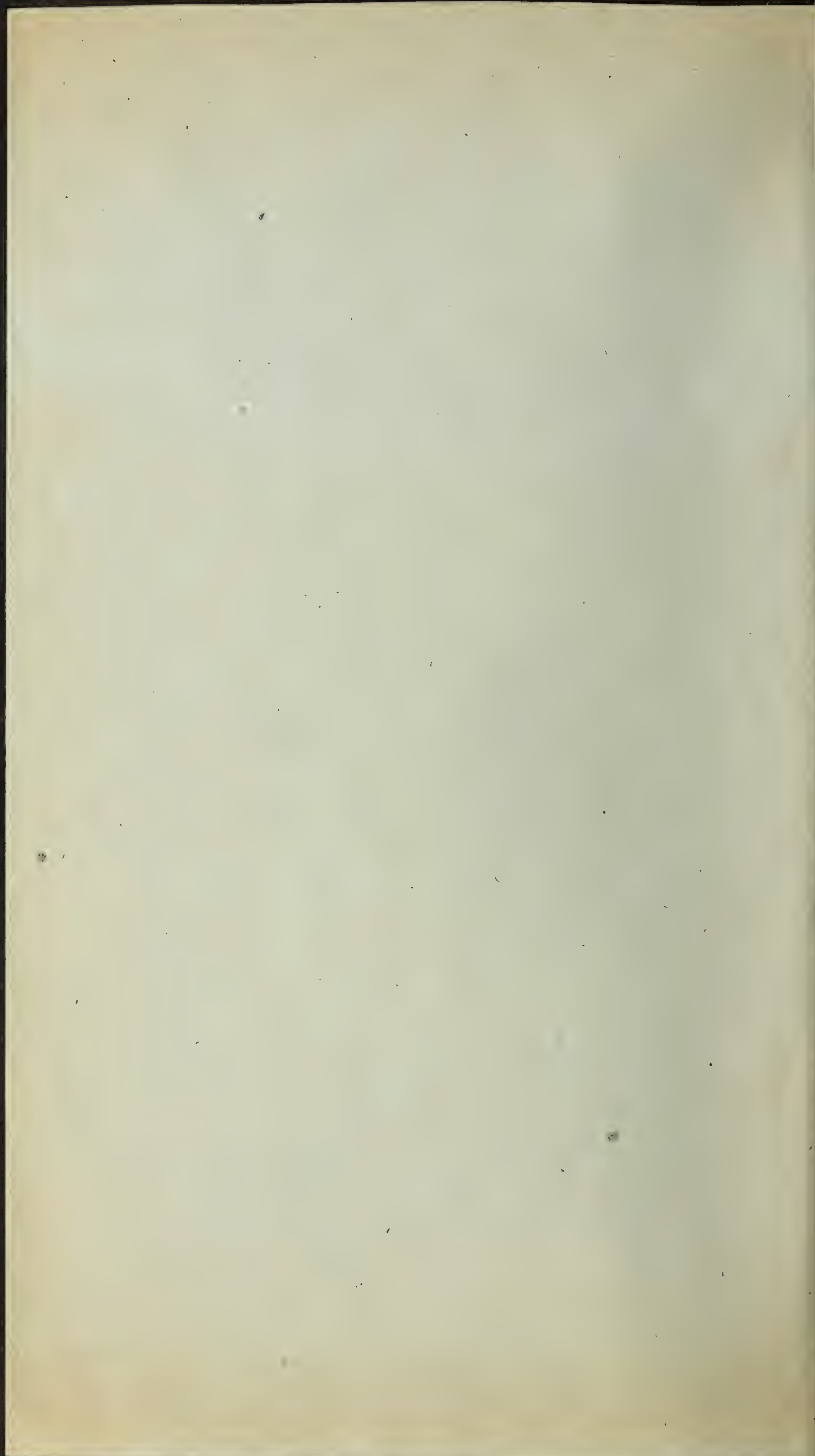
九姓長官司唐宋以前俱蠻地元立夷氏羅纂九人爲總把至元初稱爲九姓羅氏黨蠻夷長官千戶明初改九姓長官司編戶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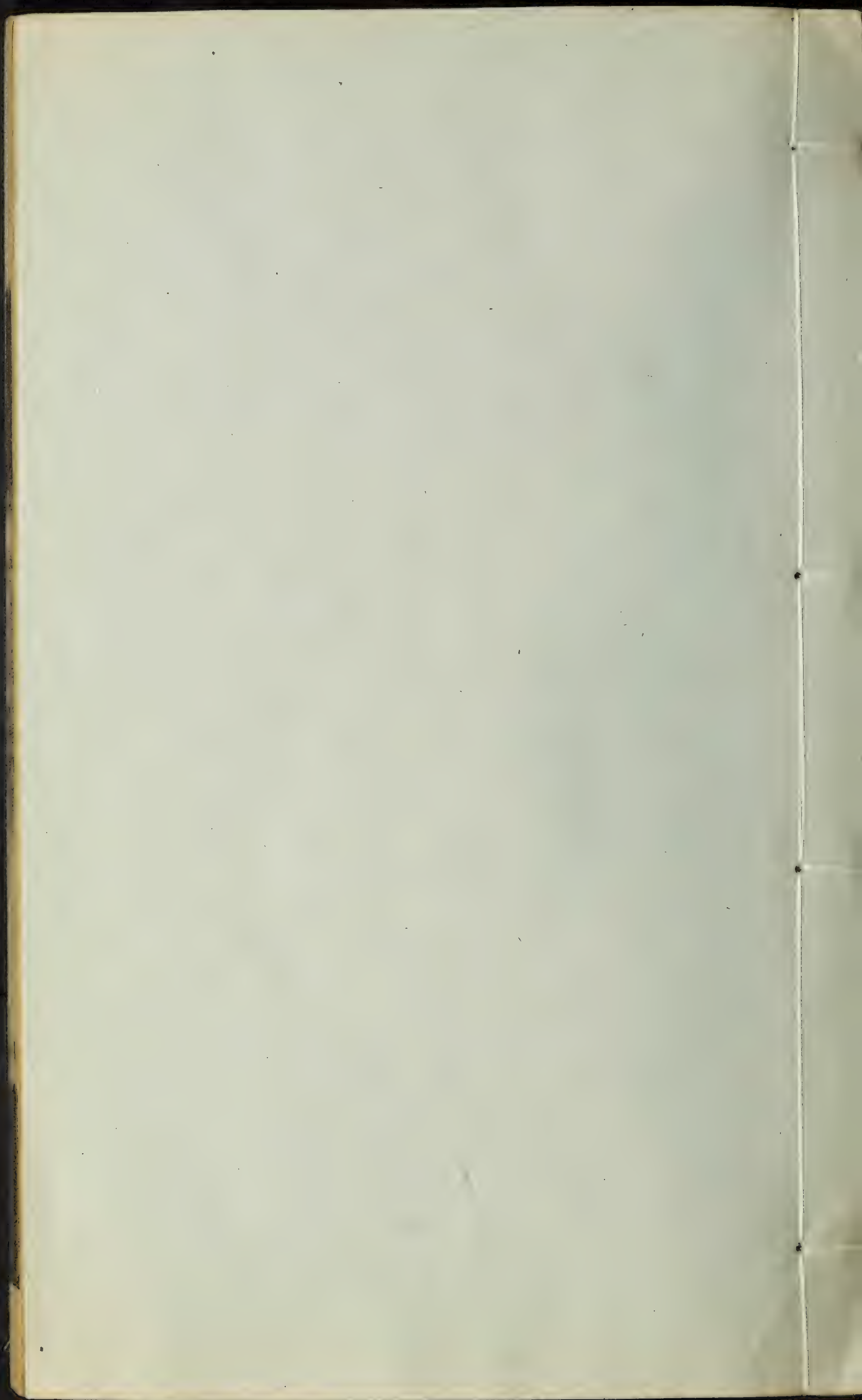
初宣撫奢效忠名其妻曰世統妾曰世續而無子取親支崇禮者撫之萬麻十九年世續鳩崇禮據印自官又養水西安强臣妻弟阿利爲子世統爭之兵連禍結且二十餘年後以崇禮之弟崇明嗣其官追印畀之而印實爲安堯臣攜之鎭雄矣三十五年都司僉書張神武質世續於庭而印不可得遂拘繫之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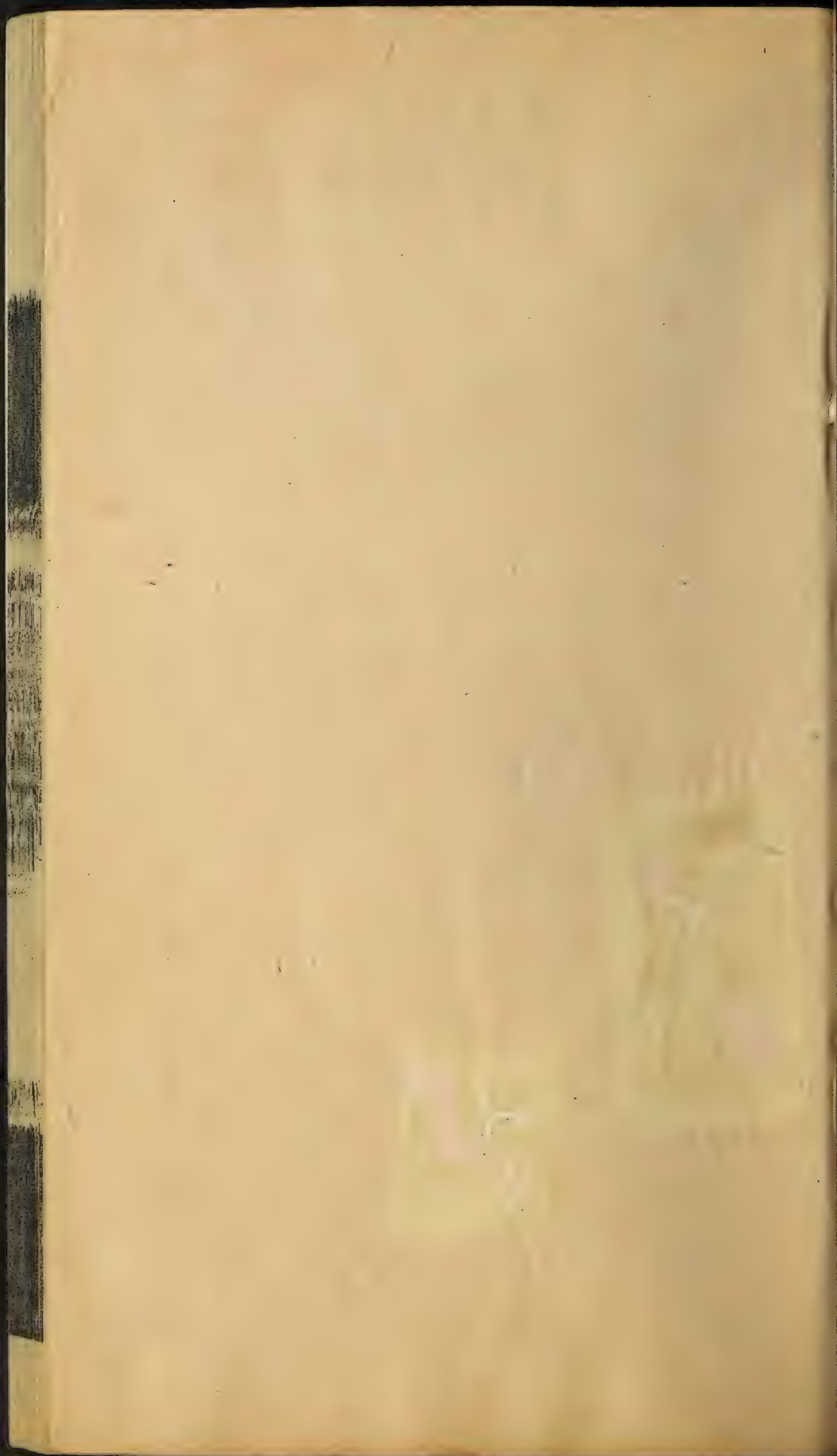
日閻宗傳等請兵水西來襲永寧城中有備不得志而移禍於摩尼普市二所焚劫殆盡摩普乃屬黔省怨蜀甚而大中丞喬公惡堯臣之黨惡也動大兵以驅之詳見鎮雄下藺局亦從此結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十九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

崑山顧炎武撰

上川東道

遵義道開府夜郎與總戎同城而居近以逵南有事大將軍移鎮以遊擊一員代其地材官將領各有差歲抽通省民兵五千名斂其食餉而已說者謂蕩平既久當以番兵番勿煩內地爲也然盈庭不決則任事之難耳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徼外其國臨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案戰國時楚頃襄王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國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牂牁繫船杙也武帝時使唐蒙通夜郎國於是以夜郎

旁小邑並犍爲郡載轉相餉數歲士罷餓罹暑溼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焉還言其不便乃且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柏始昌等閒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爲昆明所閉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恐乃與其眾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爲夜郎王昭帝始元元年牂牁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兵擊牂牁大破之後姑繒葉榆人復反鉤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

功漢立亡波爲鈎町王至成帝和平中夜郎王興鈎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柱欽說王鳳曰匡使和解蠻夷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眾中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溼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設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不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先調積各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人信不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

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因宜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興師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爲牂牁太守至牂牁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兵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立又擊平之

華陽國志元鼎二年開牂牁郡屬縣十七戶六萬及晉屬縣四戶五千而已公孫述時三蜀大姓龍傅尹董氏與牂牁功曹謝暹保郡聞世祖在河北使使由番禺江出朝貢世祖嘉之號爲義郎案遵義之名始此方輿記云遵義軍俗以射獵伐山爲業信巫鬼重謠祝好詛盟外癡內黠安土重舊凡交易刻木爲書契結繩以爲數其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其婚姻

以銅器氈刀弩矢爲禮其燕樂以銅鑼鼓橫笛歌舞爲樂其所居無城池之固架木爲閣聯竹爲壁開窗出箭以備不虞云又佩刀弩自衛至與華人交易略無侵犯有禮義之風凡賓客聚會酋長乃以漢爲貴其民端龎淳固以耕殖爲業天資忠厚悉慕華風矣

寰宇記云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唐置費珍莊焱播郎牂夷等州案播州之名始此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熱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四夷述云牂牁蠻姓謝氏舊臣中國世爲本土牧守隋末大亂遂絕唐武德二年其酋領謝龍羽遣使朝賀

授牂州刺史封夜郎公勝兵戰士數萬於是列其地爲牂州屬黔中羈縻後爲正郡

寰宇記云牂州轄三縣曰建安曰賓化曰新興其地與播州同唐書武德二年立充州因是置播牂等郡梁氏十道志云開元初猶有此郡後之郡國記錄乃無此名寰宇記又云充州牂牁都尉居之縣有梓潼底水思王思渝歷代史云充州在牂州北百十里開元二年五月其酋趙君道來朝王建僭僞不通中國首領五姓龍方張石羅而龍氏最大後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來朝其後孟知祥據西川復不通乾德二年平孟昶五年知西南夷南寍州蕃落使龍彥瑫等遂來貢詔授彥瑫歸德將軍南寍州刺史蕃落使開寶四年彥瑫卒子

漢塘嗣詔襲父職太平興國五年夷王龍瓊琚遣子并諸州蠻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雍熙二年夷王龍漢璿自稱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遣牂牁諸州酋長來獻方物名馬并上蜀孟氏所給符印授漢璿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其後夷王龍漢璿卒漢　相繼遣使貢方物授漢　寧遠大將軍封　化王景德四年西南蠻羅貢并都指揮使顏士龍等來貢士龍種落遐阻未嘗來朝今始至詔館餼賜予如高傒

播州志云唐末南詔陷播州太原人楊端應募復之遂有其地四傳至楊昭無子維時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兗使廣西與昭通譜以其子貴遷後之從狄青南征楊文廣即延昭之孫也在播州者傳至堅而益大堅乃其裔云

四夷述云東謝蠻渠帥姓謝氏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地方千里有酋長即謝元深也其一族不能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唐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旄頭以金絡額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時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太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王會圖詔從之開其地爲應州隸黔州都督府南謝首領謝强與西謝蠻隣接與元深俱來朝拜爲南壽州刺史後改爲莊州刺史其地宜五穀無文字刻木爲契散列山谷倚樹爲巢居無賦稅之事皆自爲生業刀劍不離其身男女椎髻以錦束之後垂向下冠熊皮披猛獸革南接守宮獠西連夷子北至白蠻案南壽州即分牂牁所者或云

楚威王時有莊蹻將甲士二萬人入牂牁故取莊爲州名開元十道記有此郡領後之志録并廢元領縣八皆貞觀以來相次建置永徽以後棄省其名曰石牛南陽輕水多樂樂安石城新安賓化

四夷述又云西趙蠻在東謝之南并南蠻別種其界山洞深阻莫知里數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趙氏代爲酋長者萬餘戶自古不臣中國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至二十一年於此立明州其地東至於夷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土俗與東謝同唐史貞元十三年西南蕃大首領正議大夫檢校蠻州長史繼襲蠻州刺史資陽郡開國公宋鼎左右大首領朝散大夫前檢校邛州刺史謝油右大首領繼襲福蠻州巴江縣令宋萬傳

界首子弟大首領朝散大夫牂牁錄事參軍謝文經黔中經界
招討觀察使王礎奏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度來朝賀貢方物
自後不令隨例入朝今年懇訴稱與牂牁同被聲敎獨此排擯
自慚恥謹隨牂牁等朝賀伏乞特賜優諭兼同牂牁刺史等授
官其牂牁蠻兩州戶口殷盛人力强大鄰側諸番悉皆敬憚諸
比三州每三年一度朝賀仍依牂牁例輪還差次定以才幹位
望爲衆推者充之敕旨宋鼎巳改官訖餘並依奏
寰宇記曰唐時黔州都督府管播州下五十三州曰南寍州本
清溪鎭唐末置在黔州西南二十九日行從南寍州至羅殿王
部落八日行與雲南接界曰充州曰炎州曰犍州曰莊州曰明
州曰牂州曰矩州曰清州凡九州每年朝貢曰牁州龔州峩州

鑾州邦州鶴州勞州羲州福州鼓州儒州鸞州合州郝州普寧州總州鄉州勛州功州敦州侯州晃州茂龍州整州懸州樂善州契州添州延州雙城州訓州鄉州撫水州思源州逸州殷州南平州蘆州姜州稜州鴻州和武州暉州亮州凡四十四州洞内羈縻而已

土夷攷云東至偏橋衛南至養龍坑楚黔二省界西至瀘州合江縣北至重慶綦江縣湨川省界此今之播州也明興楊鑑率衆歸附以其地爲播州宣慰司授鑑宣慰使領播州餘慶白泥容山眞州重安六長官司草堂黃平甕水三安撫司自鑑至相十世矣嘉靖十七年楊相父子爭職議相不敢入播客死水西萬厯元年楊應龍襲職卽相之子也世有逆德應龍淫殺無忌

初黃平草堂白泥餘慶重安五司凡承襲表箋須宣慰司印文乃達往往索賄無厭此衅端所由起又其地有七姓之民應龍寄以腹心七姓又藉龍爲奇貨賫金錢累巨萬以之龍覺可欺乃稍稍收其權遂交讎然七姓叩閽鳴冤且反噬龍矣應龍娶妻張氏失寵其族弟端龍聘田氏應龍强委禽焉萬厤十五年田氏生子方彌月與應龍在室其語族弟繼龍偶入戶遁去應龍見而詰之田氏曰妾非張何例視我應龍怒曰我不殺此奴今效尤耶乃立殺張首并剮張之母等張閤族奏應龍殺妻并妻母兄弟等命下川貴勘處應龍初亦抗拒不出已聞議撫乃俯首出聽勘勘龍革任罰贖金四萬免死會朝鮮告急應龍計以征倭贖前愆慫朝廷可其奏遂得解網然疑畏日甚進退維

谷二十三年應龍子以贖金未完死會州獄中應龍親帥蠻兵驅僧千餘至發喪二十六年犯獻大木所過無不殘滅朝議應龍雖經勘問皆務姑息非鎮攝蠻夷之策於是　天子赫然震怒命將興師大集三省之兵猛將謀臣星聚雲合而又特遣總制侍郎邢玠以臨之貴州支可大撫湖廣江驛撫偏橋李化龍總督川貴湖廣之師會軍重慶府二十七年正月進兵六月初六日破海龍囤二十一日俘入重慶死於途事平割播爲二四川遵義府屬三縣一州貴州平越府屬四縣一州改流設官詳平播全書中

土夷攷又云播州長官司治附郭長官王姓其地左抵永安驛右抵海龍囤閘維楊氏腹裏播事訌長官左積祿甘爲應龍死

黨亦因勢不得不爾今多屬遵義縣夷漢民各半

餘慶長官司在司南百六十里元至正中毛邑從宣慰楊加禎征蠻有功授校尉本部長官後改爲餘慶州俾毛氏世爲土知州本朝仍爲長官司其地接連播州七姓苗巢左抵湄潭右抵雍水上達烏江下至岑黃於播最近楊氏不靖毛匪盜守焉蕩平後改餘慶縣屬貴州平越府

白泥長官司在司東南三百里宋景定中楊萬從征入播蠻有功授白泥長官元改爲泥州本朝復改長官司其地上抵草堂下抵偏橋鎮遠帶其左黃平列其右土田闊饒士馬强健實甲諸司與楊氏不睦七姓中之一也

容山長官司在司東三百二十里長官張姓其地界湖貴間於

八司中獨爲外服溪山荒爃土田鹵瘠中國商販不到其人以射獵爲生以刼殺爲業自嘉靖中爲臻洞苗所殘破數十年來民夷遠放土田荒蕪長官不能治也舊有湄潭驛蕩平後改湄潭縣屬貴州平越府

眞州長官司今改眞安後詳見名勝

重安長官司在司東南四百里宋元黃平府地國初頭目張佛保招撫蠻苗有功授正長官馮鐸從宣府楊鑑征麻哈有功授副長官多生苗去播最遠原屬黃平故知有黃平不知有播圖經其地東至宣化司界北至楊義司界各二十里南至凱里司界十里西至清平縣界五里

草塘安撫司在司東二百二十里介甕水黃平之間其地環江

土饒裕頗有華風宋咸淳中有雲貴者商賈入滇因邊警殺楊宣慰邦憲為頭目元世祖時雲貴孫邦佐有戰功授都勻軍民府知府始有草塘地明初宋顯威從楊鑑歸附改授安撫其地東至董平司椒溪煖水界西至高平甕水二司界南至平越衛界北至播州楊梅浪子界

黃平安撫司在司東南三百里舊為黃平府實楊鎮子孫世居之元世祖時黃平蠻叛楊宣慰漢英討平其將羅季明功多遂以土授羅氏改隸播州洪武初羅鏞從楊鑑歸附授黃平安撫其地廣饒險固有城垣足據扼雲貴之門戶為諸司之衿帶蓋西南一安境舊設通判一員總轄諸司又設千戶所駐扎司城聽通判調用城中夷漢雜處昔楊酉不道首與為難者也其地

東至湖廣偏橋衛五十里西至貴州平越衛南至淸平衛各三十里北至白泥司界百五十里蕩平改黃平州

甕水安撫司在司東百二十里宋紹興中開設長官猶姓景定中進士猶道明播人蓋其族也洪武初猶恭歸附粲安撫密通於播亦與楊酋交惡其地東至播四牌界二十里西至黃灘關十五里南至水西界二十里北至麻子水界二十里蕩平改甕安縣屬平越府

南平　平茶　邑梅　酉陽

史記高帝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昝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稅餘戶乃歲入錢口四十宋史渝州蠻者古板楯七姓蠻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烏

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治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誘脅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納身稅賦皆里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獠劫掠邊民官兵進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覘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遠近患之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國判官張詵使兵馬司馮儀弁簡村安行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平蕩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絲綿一十萬六千兩以賓化砦爲隆化縣隸涪州建榮懿扶歡兩砦其外銅佛壩者隸渝州南川縣也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方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方進死部族無所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本討平

之建為南平軍以渝州南州涪州隆化隸焉

渝州志云黔涪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相為聯屬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石蕃羅蕃張蕃者號五姓番皆常奉職貝爵受命治平四年十二月知靜蠻軍蕃落使守天聖大王龍異閣等入見詔以異閣為武寧將軍其屬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及郎將熙寧元年有方吳　三年有張漢興各以方物來獻授吳　靜蠻軍漢興捍蠻軍並節度使六年龍蕃羅蕃方番石蕃八百九十人入覲貢丹砂氈馬賜袍帶錢帛有差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聚至四百人往返萬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年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

客省四方館撰儀皆著爲式元豐中張蕃乞添貢奉人至三百詔不許故事以七十八爲額不許七年西南程蕃乞貢方物願依五姓蕃例注籍從之元祐二年西南石蕃石以定等齎表自稱西平州武聖軍禮部言元豐著令以五年一貢爲限今年限未及詔特令入貢五年八年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龍氏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益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元符二年又有牟爲蕃人貢詔以進奉人韋公憂憂市公利等爲郎將諸蕃部族數十獨五姓最著程氏韋氏比附五姓號西南七蕃云

酉陽宣撫司

隋圖經集語云黔中是武陵郡酉陽地案漢酉陽在今溪州大

鄉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今之三亭縣西首百九十餘里別有酉陽城乃劉蜀所置非漢之酉陽也貞觀地志云劉蜀所置酉陽爲漢酉陽葢誤記漢涪陵之地也

寰宇記云酉陽古蠻夷地春秋屬楚地秦昭王取之隸黔中郡漢以酉陽縣地置武陵郡尋立牂牁郡吳分置黔陽郡隋以縣屬巴東郡唐武德初徙縣治務州四年招慰司冉安昌以務州當牂牁要路須置郡以撫之復於縣地置務州領務川涪川扶陽三縣至貞元元年以廢夷州之伏遠寧夷思義高富明陽丹川六縣廢思州之丹陽城樂感化思王多田五縣來屬其年省思義明陽丹川三縣三年又省丹陽一縣四年改務州爲思州以界內思邛水爲名其年以涪川扶陽二縣八年又以多田城

陽二縣俱割入費州又廢感化縣十年又以高富縣割入黔州十一年又省伏遠縣但領務川思王盛夷三縣開元四年又以州東立思邛縣二十五年割盛夷縣屬夷州天寶元年改曰盛夷郡乾元元年復爲思州黃巢之亂酉陽蠻叛駙馬冉人才征之有功留守其地五代時中國無主冉氏遂據之案志宋政和六年復於務川縣立思州領縣三酉陽隸焉後升爲州知州冉守忠善於撫字酉人懷之元季冉氏世守本州明玉珍僭據以酉陽州爲沿邊溪峒軍民宣慰司洪武初冉如彪納土歸附仍爲酉陽州後升爲酉陽宣撫司令冉氏子孫世襲領石耶洞長官司永樂中改隸重慶府建立學校俾漸華習三年入覲十年大造略比諸郡縣志云司西北百八十里酉陽山入黔江縣界

郡國志云小酉山入龍標界卽王昌齡謫處也水經注云酉水北岸有黔陽縣許愼曰溫水南入黔菳暨水以下津流注之通稱故縣受名焉酉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東際其故城北又東逕酉陽之故縣南而東去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里許案酉陽今志云司東南九十里三江山江源出酉陽與二小溪會合平茶水東注辰州大江其地廣袤七百里東至保靖宣撫司界西至彭水縣界東至平茶長官司及思南沿河界各三百里北至大田軍民千戶所界四百里當思南之要衝接荆湘之邊境山溪阻深易爲憑藉古號難治人分三種曰　獠曰冉家曰南容賧則捕獵山林寒則散處巖穴借貸以刻木爲契婚姻則累世爲親編戶一十三里其屬有九

溪十八洞蠻惟是九江後溪西南一帶近爲鎮算蠻殘破境土日削莫克恢復常告急於我焉石耶長官司酉陽屬地也先朝自宋楊昌安者竊據其地昌安太原楊業之裔宣和中征伐有功蠻人畏服因世爲石耶土知府洪武初楊金龍歸附改立長官司設長官二員皆楊氏世職別設流官吏目一員主其租稅時屬酉陽覲貢不親至京師人織斑布以爲衣佩長刀而捕獵編戶二里鎮蠻洞而帶五溪通黔彭而接荊楚東至石凱子界西至平茶司界南至邑梅沙子西北至酉陽石閣囤與鎮算苗密邇地勢孤縣不滅於二酉也志云石耶人呼石版爲巴貫治南一里巴貫山言此山多版石也又二里有石崖土人呼爲密耶崖崖下有洞世傳有道人修行其中每以餅餌獻遊者在洞

中猶見熱獨持出洞外則石

平茶長官司

秦屬黔中郡三國屬吳爲黔陽縣地隋屬巴東郡唐武德初屬思州天寶中屬寧夷郡五代陷於蕃宋政和中始得其地立平茶洞元初改溶江芝子平茶等處長官司隸思州安撫司以其地授楊大雷爲土知府洪武初楊抵剛歸附改授長官司隸酉陽宣撫後改隸渝州覲貢賦稅大略與酉陽同編戶三里所屬有五種夷言語侏㒧性好捕獵火炕焙谷野麻緝布巫禱治病歌唱送殯號爲南客其地廣袤一百二十里東至石耶長官司界十里西至烏羅貴州長官司界十里南至銅仁府界一百里北至酉陽宣撫司界五十里南至酉爲籓籬石耶爲襟帶也

志云治南諸葛洞相傳武侯征九溪蠻住宿洞中石牀存焉又云侯於洞中以一握粟秣馬化爲石粟至今神之西三十里白歲山高竦插天上人言此山白則有年積雪爲白也山之水一流入東南名哨溪以溪聲如鴻哨一流入溪南爲𣻝溪以其水常溢不流治北有高秀山丹崖翠壁望如畫圖土夷玫所謂地多秀山竦翠插雲者矣其人驍悍善戰萬厤初年馬湖之役長官楊光祖之功多矣

邑梅長官司

宋末太原楊光甫據其地元改爲拂鄉以楊氏爲土知府明玉珍僭據改爲邑梅沿邊洞軍民府洪武初楊金奉歸附立爲長官司編戶五里初隸酉陽永樂初改隸渝州其地廣九十里袤

三百三十里東至湖廣鎭溪千戶所界七十里西至貴州烏羅長官司界二十里南至平頭著可長官司界一百里北至酉陽宣撫司界一百三十里其人異語蠻音衣賓班布用木泿槽爲臼而舂稻粱瀝菖蒲水代鹽而餅宿肉婚姻以牛隻爲等疾病以巫祝爲醫競私鬬昧公義雖有勇敢徒以階亂然不能禁筸苗之蠶食也

志云司西南六里之壽山林木叢茂屹立層溪蒼烟翠靄四時不凋東三里黃牛山相傳土官楊四舟高殿始自烏羅過此見土地膏腴宜耕稼因椎黃牛以享衆故名司南八里有韭山昔人遺韭於山頂因蕃衍生韭長丈餘四時皆有土人采食之西北二十里凱歌河行者至此必謳而渡俗呼凱過河河干有凱

子砦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一

崑山顧炎武撰

下川東道

石砫宣撫司

秦屬黔中郡漢置牂牁郡晉析爲夜郎郡寰宇記夜郎郡有且蘭郡漢武時使發南夷兵征南越且蘭不從乃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以爲牂牁郡樂史注云今涪州之義眾郡也後周於石砫地置施州唐改爲清江郡方輿勝覽施州東晉末桓元誕竄太陽蠻中築城臨施水號施王城子孫襲王至後周保定初平之以其地置施州而清江郡隸焉州乃施王之餘址故以爲名尋改爲亭州又改爲庸州又爲清江郡恭帝復置

施州土夷攷唐置施州爲清江郡宋改清江爲南濱縣案唐武
德二年分浦州武寍縣西界置南濱縣屬忠州也武寍今改巡
檢司在司北百里外
志曰司東北百四十里有山形如張蓋俗曰石涼傘卽石幢之
說也案寰宇記牂州有建安縣漢牂牁郡也有高連石門四十
九頭木瓜諸山有古牂牁郡城華陽國志云牁牂郡上當天井
故多雨潦今有古城在郡西卽漢屯服之時所保於此有石幢
關華陽國志云且蘭縣西南有地名石幢關柱蒲關漢書亦云
牂牁郡有柱蒲關石柱之名本此
志云司治南百五十里大峯門山兩崖壁立中通行人有古壘
案方輿勝覽東門山在歌羅砦西北五十里東卽夜郎故地古

來夷夏分界入貢之門戶也又云竹王祠在歌羅砦西北五十里東門山崇盜中賜靈惠廟額歌羅寨本夜郎縣唐置珍州乾德四年蠻酋珍州刺史田景遷內附納土以酉江爲界自是酉江以北所謂夜郎縣故地盡入施州矣竹王卽夜郎侯也

勝覽又云施州驛北有馬公泉未詳志云司西北二百里外有馬頭山山頂有馬公廟祠馬伏波黃山谷處蓋山谷入黔州安置取道施州故人慕而祠之　其封域東至黔江縣界二百里西至酆都縣界南至武陵縣界各一百七十里至忠州界百二十里編戶三里其民悍而好鬭兵馬稱强閒有所調遣輒踴躍趨赴輿地紀勝云施之地雖襍夷落猶近華風故鄉者則蠻夷巴漢言語相混其山岡砂石不通牛犂唯伐木燒畬以種五穀

隆冬可單盛夏可裌矣

方輿攷云施州蠻者䕫路徼外熟夷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爲邊患後因飢又以金銀倍實值質於官易粟官不能禁熙寧六年詔施州蠻以金銀質米者估實値如七年不贖則變易之著爲令能本經制淯井事蠻酋田現等內附施黔北近蠻子弟精悍戰鬬趫捷朝廷嘗團結爲義勝軍其後瀘州淯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夢溪筆談忠萬間夷人祥符中嘗寇掠邊臣苟務懷來使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粟自後有効而爲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某人纔殺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見給互相計較爲寇

甚者則受多券照盟中會之前後凡給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爲盜悉誅鋤之罷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服不復犯砦

渝州志云宋景定中蠻酋大蟲馬什用同向士壁率師大敗元兵繼平九溪洞夷授鎮國上將軍領銅牌鐵印石砫安撫司大使世守其土元改石砫軍民府尋陞安撫使司後以生夷作亂爲定虎什用獲受賞改陞石砫宣撫使司明玉珍僭據時爲先納牌印授石砫安撫司洪武七年克授安撫使馬克用出降次年陞石砫宣撫管轄土民世襲隷重慶嘉靖四十二年改隷夔州土夷攷云施州忠路安撫司本石砫馬氏姻戚因爭邊界搆殺不休蓋馬氏內不和於妻子外不睦於族人讎殺訐奏動尋

干戈非一日矣近又與其同知陳恩虔訐奏繫夔獄中未結經略志云重夔二府所轄播酉石砫等土司及黔江武隆彭水忠涪建始奉節巫山雲萬等十州縣皆稱關徼與湖廣施州衛所轄散毛施南唐崖忠路忠建忠孝容美等土司之地雞鳴相聞犬牙交制宏治元年於達州設兵備副使統轄重夔黔江等地及湖廣瞿塘施州等衛所正德中藍鄢作亂調各土司征勦因而覘知蜀道險易居民村落不時出沒行劫施衛官旅貪其子女財帛之遺相與表裏爲奸違例婚媾故諸夷得逞焉嘉靖十年於黔江千戸所散毛宣撫司中界設立老鷹等三關五堡二十年川湖會題設九永守備官一員於施衛駐扎俾其爲東西省徼土夷司川湖守巡胥得節制之北史後周恭帝二年巴

西人譙淹扇動羣蠻以附梁蠻帥向鎮侯向白虎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政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隣州刺史蒲徵亦舉兵逆命詔田宏賀若敦潘和李遷哲等討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軍討定之尋向再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諭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捍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于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岑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計進取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言於眾曰令賢

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岑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無具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毛羽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眾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眾渡江旬日攻拔其城兇黨奔散獲賊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眾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分攻水邏路逕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蜑以為峭絕非兵眾所行騰披甲先登眾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日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其路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為父子又多遺錢帛伯犁等悅遂為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其兄龍真據之騰又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

處之龍眞大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旣
深仍請立效乃謂騰曰欲翻所據誠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
兵助之旣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眞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
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又
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并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于水邏城
側爲京觀後蠻蜑望見輒大哭自此很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
王猶不從命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諭之而五子
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
雙城孤峭攻未可拔城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又令諸軍周圍
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于是縱兵擊破之擒五子王於石壘
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擒萬餘口信州舊居白帝騰

吏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渠冉祖熹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誾討平之自此羣蠻慴息不復爲寇

川北

板楯蠻

華陽國志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朐䏰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箭白虎常從羣虎嗔恚盡搏殺羣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其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雇死倓錢盟

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與閬中范目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復之專以射白虎爲事戶歲出賨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今所謂弜頭虎子者也順桓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恩信降服于是宕渠出九穗之禾朐䏰有連理之木光和二年板楯復叛攻害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克天子欲大出軍時徵役疲傲問益州計曹攷以計略益州計曹掾程包對曰板楯七姓以射白虎爲業立功先漢本爲義民復除傜役但出賨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羌數入漢中郡縣破壞不絕若綫復得板楯來虜彌盡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後建寧二年羌復入漢牧守遑遑復

類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為左衽矣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雖授丹陽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亂朱龜以并涼勁卒討之無功太守李永以板楯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過於奴婢箠楚隆於囚虜至乃嫁妻賣子或自剄割陳冤州郡牧守不理去闕庭遥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於賦役困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謀至計僭號不軌但選明能牧守益其資穀安便賞募從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從之遣太守曹謙宣詔降赦一朝清戢案此蠻此道巴渠間常有之

寰宇記云漢末天下亂自巴西之宕渠還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爲楊車巴魏武克漢中李時祖將五車百家歸之魏武又遷于洛陽北復號之爲巴氐也

後漢書云板楯蠻其在黔中五溪長沙間則爲盤瓠之後其在峽中巴渠間則爲廩君之後案杜光庭錄異記李時字元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瞫氏樊氏相氏鄭氏五姓皆出爭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不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舡彫畫之而浮水中約日其舡浮者爲廩君務相舡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

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　旦輙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元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階級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幷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也王維送李

梓州詩賓女輸潼布本此獠蓋南蠻之別種初出自梁邑之間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俗多不辨姓氏又無名字往往推一酋帥爲主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案蜀本無獠李勢時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爲梓潼山谷間十餘萬落攻破郡縣爲益州大患自桓元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間之地多空獠在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近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爲編戶至梁武帝梁益二州歲歲罰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爲利厚焉後魏正始初梁將夏侯道遷居漢中附魏魏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鎭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帥嚴始

興爲刺史又立隆城鎮管獠二十萬戶所謂北獠是也歲輸租賦魏明帝孝昌中據城叛梁益二州遣將討之攻陷巳州執始興斬之從梁分入益自此又屬梁矣後周武帝平梁益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故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克人以充賤隸謂之壓獠焉復有商旅往來亦資以爲貨公卿逮於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然其衆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好相殺害仇怨多不敢遠行性同禽獸至於忿怨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

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豬狗而已亡夫兒女一哭便止親戚比鄰指授相賣避賣者喘叫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縛者卽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執盾持刀不戢弓矢用竹爲簧羣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割其面皮籠之子笮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至有賣其昆季妻帑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甚薄且輕易於熟食西陽雜俎獠婦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木耳夷舊牢西好鹿角爲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耳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括沙自處但出其面焉　博物志曰蠻國論云蜀中本無獠

晉末李雄之亂山谷洞中攘攘而出轉之漸大自爲夫婦而益多夫土乾則生蚤地溼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爲蠅蠅又自生蛆蛆又化生蠅豈有窮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二

崑山顧炎武撰

全省圖經

荊域故稱山水特奇郡邑棋布識者各據專勝目食於所聞致相抵牾總之則折衷於禹貢者爲著昔禹之導山也始於汧岐以次及於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導嶓冢至於荊山內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迆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夫熊耳西導循桐柏之源至陪尾以奠漢陰諸山熊耳上泝岷嶓折爲二導之至其歸也則嶓冢漢漾咸至大

別屆之岷江陽江沱咸過九江受漢水之輸達諸海故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於海此其大勢也據以攷論全荆流峙之次則西北而折東南合之相北攬結若天塹焉豈非形勢雄奧之圖哉乃摭舊志原本於禹迹論次之令後此得觀覽焉南紀之山自岷嶓西北行流入於雍驤首汧隴負終南之陽標二華揭熊耳掩上洛迆而北入庸麋之墟其郡爲鄖陽有錫義山焉漢水經之東接穀山遮𣏌柏至㭟栳太平其州爲隨㰖水在其東其山曰厲山有二穴其下有九井焉炎帝之所出也其嶰起爲大洪𡹔𧀮雲日𧆛走京嶺掖以五葉之山遊漢而趨羣岡翼之其山曰純德其郡爲承天滏水出焉折而東歷　扼三塞距二一吉安壽之間至章山陪尾其郡是曰德安鄖水出[illegible]

水合之若蝃蝀然東度九嵏連嵯峨武磯至於臨皐赤壁其郡爲黄州又東出爲分流白雲至於鳳凰其州曰蘄巴浠之水出焉以上禹貢熊耳外方至於陪尾之支黄州接近陪尾拼入之自嶓冢遶漢源西上趨而南得南漳之荆山禹貢荆山迄而峙於均州之南巑岏巀嶪其山爲太和是爲神皋祝鳌之宮郡曰襄陽隆中在其西蜀門在其東波漢之陽峴山屏焉從鄢城今宜城縣逾漳入於荆門經内方禹貢内方在荆門州由西山迹故郢至於章華原埜昀昀四望如砥其郡曰荆州上控三峽江水出焉播爲大江帶於郡遵緑林出高氏故堤望壽蠶引句雍諸澨禹貢三澨在今沔陽縣接黄蓬歷烏林陽臺林章以盡於大别其郡爲漢陽漢水經之入於江以上禹貢導嶓冢至於荆山内方大别導漾爲滄浪三澨至大别入口之支

自岷山西南出徼外包夸落其南入狼山經施

州衞之連朱黔水出焉咽吭諸蠻翼蔽武陵當洞庭之西其峙曰二酉之山武山之石室也其郡爲辰州是多溪流辰沅狃之從壺頭達恩梅覽大浮以入桃源其郡常德德山麗焉洞庭濱焉逾資源循勝山武岡邪章高麗臨邵水之陽而郡曰寶慶有夫夷之水都梁入之會於資由龍山而東陟青陽表以祝融紫蓋岣嶁諸峰爲衡山鎭位朱火是曰南嶽其上有禹碑有蒸水焉合於瀟湘其郡衡州循衡山之麓西南馳直抵蠻徼介牂牁武陵得靖州之飛山青蘿跨粵西郴桂之交絡湘源緣苗洞大𡵓以迄永山其郡爲永州九疑之山舜之所藏也水二曰瀟曰湘沿九疑皆遶衡陽南趨石馬黃相臨郴漸水以接粵東之大庾嶺引而西南經贛吉袁臨之境入茶溪歷雲陽石姥陽岐至

於妙高峰爲長沙之郡其嶽麓有禹碑焉湘水徙郡北入洞庭瀏陽而北轉玉笥白鶴至於巴邱禹貢東陵其郡岳州其浸洞庭九水歸之禹貢九江岷江注焉沿東陵掠金紫上赤壁瞰六口達下雋龍泉摩雞翅以極於黃鵠之磯是爲武昌會郡復從樊口歷黃始龍幡盡興國州之域北望蘄黃羣山對踞巃立如壁江漢從夏汭合流東扼其中乃下彭蠡東北放諸海而壑以上禹貢岷陽至衡山過九江導江爲沱過九江至東陵北匯入海之支

山堂攷索　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會益江水出岷山經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一都會沅湘衆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一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爲一都會

督府巡撫湖廣兼理軍務都御史一人開府會城楚之全城咸歸節制景泰中設　提督軍務撫治鄖陽都御史一人駐鄖陽府先是鄖縣地界雍豫間山箐茂密僻邊郡治成化元年饑民嘯聚山谷撫之復叛兵部尚書白圭帥師往徦乃平七年叛都御史項忠驅之去二十年叛都御史原傑平之　朝議建撫治鄖陽創鄖竹山地置竹谿縣割鄖陽地置鄖西縣幷鄖房竹山上津等縣隸之其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升商縣爲州割其地置商南山陽二縣幷割漢中洵陽地置白河縣尋以荆南上下關南商洛汝南道諸郡皆屬撫治宏治五年都御史戴珊疏於鄖陽府增置保康縣嘉靖中割德安隸撫治隆慶末議裁去萬歷二年都御史孫應鼇奏加提

督軍務之銜　總督川貴湖北都御史一人嘉靖二十九年宣
陽苗叛命都御史張岳討平之尋鎭其地開府沅州四十二年
議革後以巡撫貴州都御史兼領湖北一道
臺察清軍巡按監察御史一人舊制十一年差按歷郡國句稽
軍籍登耗核其數上之大司馬後革兼領於巡按御史萬厤二
年部議復差
省轄清軍右布政使一人　清軍副使一人　屯田副使一人
分巡武昌兼兵備僉事一人以上俱駐會城　分守上荆南道兼九
永兵備參政一人駐澧州　分巡上荆南道兼施歸兵備副使
一人駐荆州　施州兵備僉事一人駐夷陵今革以荆南分巡
兼領之　分巡下荆南道兼鄖襄兵備副使一人駐襄陽　分

巡湖南道兼郴桂兵備副使一人駐衡州　辰沅兵備副使一人駐沅州　蘄黃兵備副使一人駐黃州今革　分巡荆西兼兵備僉事一人駐沔陽　下江防兵備僉事一人駐蘄州　上江防兵備僉事一人駐岳州

領鎮守湖廣挂平蠻將軍印總兵官一人洪武初開鎮辰州後徙常德今駐會城先年矦伯若都撫無常員今皆用矦伯叅將都留行司守備衛所皆轄領之　鎮箄參將一人轄鎮溪軍民所苗民土軍箄子坪長官司滑石江上巡檢司守禦灣溪隆陰江爆木洞口大凹新地寨陽都客牛隘南陽等堡　清浪參將一人領清浪守備一轄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鮎魚站南盌味平溪砦大平哨岳山哨梅溪站梅花哨通濟柳塘平哨平

蠻哨德勝永定哨武安天勝哨相見哨等堡　靖州參將一人領靖州永道武岡郴桂守備四轄靖州銅鼓伍開三衛汶溪等九所麻陽哨小坡蓬溪哨三堡　與都留守司正留守一人副留守一人　僉事一人領衛三顯陵承天沔陽守禦所二德安千戶所隨州百戶所　湖廣都指揮使司軍政掌印一人僉書二人領衛二十有四武州武昌左黃州蘄州岳州施州九谿永定長沙茶陵寶慶衡州永州寧遠辰州沅州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常德靖州銅鼓五開　鄖陽行都指揮使司掌印一人僉書二人領衛五鄖陽襄陽荊州荊州左瞿塘守禦所八均州竹山房縣枝江夷陵遠安長寧惠州三江守備一人初黃州岐亭設守備一人後革萬曆二年都御史趙賢御史李栻會題

請復岐亭守備移駐於三江口轄武昌武昌左黃州蘄州四衛幷赤壁巡司弓兵主巡徼江洋有警則與洞庭守備相策應秋冬水涸則巡緝麻城黃陂黃安以防山寇　鎮筸守備一人轄地與參將同　清浪守備一人轄平溪清浪鎮遠偏橋四衛鮎魚等十七堡　靖州守備一人轄地與參將同初參備同駐靖州一城萬厯二年兵部以給事中張楚城疏請將參將移駐銅鼓守備移駐伍開下其議於所司時都御史趙賢御史李栻會議題覆移守備於伍開參將仍駐靖州不時巡歷銅伍二衛從之　永定守備一人景泰中置九永守備一人駐九溪正德中幷入施州嘉靖初　駐九谿如故隆慶二年議以岳州通判理餉於九溪守備移駐永定轄九溪永定二衛大庸安福添平

麻寮四所幷桑植安撫司上下二峝　洞庭守備一人轄岳州衛澧州所華容鹿角安鄉瓦口四哨　鄖襄守備一人駐襄陽轄襄陽鄖陽二衛竹山房縣均州三所　永谿守備一人轄永州寧遠二衛錦田枇杷桃州寧遠江華等所白雞峽鎭等十五營堡關隘　郴桂守備一人轄郴州桂陽宜章廣安寧溪五所　荊瞿守備一人轄施州衛大田所施南散毛忠建金峒龍潭東鄉忠峒惠路大旺高羅容美盤順木冊忠孝鎭南東流臘壁塘崖上下剌峒各宣撫長官蠻夷官諸司

煩備考　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慓輕鮮有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郎今　宗室日煩徭賦日重採辦之後財力愈難故其民率苦疲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

民貧地瘠承天　陵寢所在費冗事煩荊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長沙地雖稍沃稅糧甲於他郡黃州澆漓常德困憊辰沅半爲賊穴麻陽溪峒諸蠻連接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由於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爲然已非復曩時比矣

武昌府地居津要三國時爲吳用武地夏口樊口吳嘗置督將於此宋初鎮武昌建炎中議移鎮建康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上疏曰建康居東西要津實恃大江以爲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爲襟帶孫權定鼎控魏制蜀倚爲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操敗蜀漢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爲太守故蘇峻之亂幸賴其效宋齊之後專事於蜀不以爲意侯景長驅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兵爲一道觀察嘗委以重任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爲武昌軍置節度使時命僧孺守之則歷代兼制江湖之意大略可見故知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也順流而下控扼數千里曰大江峭

峙江口與大別對曰黃鵠山環山為城天塹為固乃今雄鎮藩服控馭吳楚焉東北為夏口城見前梁為曹公城梁武帝起義兵遣曹景宗築曲水城及武帝攻郢城又遣王興世屯兵於此宋為萬人敵城鵠山頂舊有城建武中草寇作亂郡守命其上以强弩射之寇退因名依岡負險揚帆截流敵不能窺焉外此險而可據者江夏東北四十里曰烽火山其上為烽火城見前二百里曰會城山吳將陸煥屯兵處北三十里為滸黃州鎮南五里為鮎魚口鎮南六十里為金口鎮各設巡檢司武昌北枕大江西北五里曰樊口港口僅容一舟最稱扼塞史記云西山鎖樊口之險是也東一里為金子磯設巡檢司西四里為樊山戍吳晉以來戍守唐有樊山府南唐為樊山砦東為雞鳴關為土上磧磯在上磧湖口江流險絕處東三十里為赤土磯設巡檢司今裁革西九十里為白湖鎮南北二十里為金牛鎮各設巡檢司後縣南有鐵山牛馬隘駐墓石口而金牛鎮為最要蓋山寇出沒之衝也

其江洋關隘曰三江口地左通圍風右通七磯三江合流延袤廣闊先年設有巡司嘉靖中議革乃致盜賊乘虛出沒萬厤二年下江防僉事戚汝止議呈巡撫都御史趙賢巡按御史李栻行布按二司覆議詳允會題添設守備一員管轄武左黃蘄四衞於三江口駐劄防守與洞庭守備造爲表裏上下應援卽於各衞輪發軍餘其二百名幷移黃岡縣議革赤壁巡司存留弓兵一百名有奇賚付本官管領哨守無事則訓練武藝有警則操舟截捕瀆江有黃子磯世傳黃巢立砦於此

嘉魚西七十里曰赤壁山烏林磯見前西北八十里爲石頭口鎮設巡檢司東北爲岳公城宋岳武穆征楊么嘗築城屯兵於此西十里爲薛洲鎮設巡檢司蒲圻西八十里爲羊樓鎮設巡檢司咸寧西五里爲成山古砦見前崇陽南六十里曰白東關以爲梘山寇盜經由要路近設千總一員督率民兵守禦通城東南五十里曰慕阜山見前興國南九十里爲闔閭山其下爲闔閭城世傳伍子胥屯兵於此史記吳王闔閭九年子胥伐楚是也子胥城武昌記云吳王闔閭與楚相持伍子胥屯兵於此西北三里爲古龍關東六十里爲富池鎮北六十

里爲黃顙口鎮鎮各設巡檢司大冶東九十里曰西塞山砦即道士洑磯也設巡檢司吳孫策攻黃祖晉劉毅遇桓元皆破之於此唐曹王皋攻淮西亦砦於此山又東北四十里磁湖砦東九十里李家港砦東北四十里鐵山砦西南六十里曰花油樹堡堡據猴兒山路通江西瑞昌盜賊出沒之衝嘉靖中同知林愛民立砦守之隆慶四年奉當道議下江防道歲差武職一員領興國大冶民兵哨守西南四十里爲黃茅砦形勢峻峭可避寇盜通山東南二十里曰朦朧嶺堡成化中縣設三十五堡嘉靖中地方屢警知縣吳道夫編立一十九堡上三都六下三都一十二凡爲關三砦六堡二十一巡檢司十有二

夫鄂都自赤壁鏖戰吳人能以弱制強此有天幸非地利也迨明聖祖坐縛陳理之後百姓不見兵革已二百年矣上下晏然遂稱樂土焉顧城守之勢雖倚江爲塹而周覽四遐曠原崇山複嶺爲之拒塞乃上接洞庭下過彭蠡又故盜藪也

倐而鳥翔倐而獸逸閴然一葉箭激往來往歲一葉青山已亡陳利兵而誰何者況其甚乎頃歲始集艨艟練勇敢於鄂恃其江溢令敲鉦而遊耀之雄矣顧上下兩江防之門戶未鍵中權之制智者有隱慮焉

漢陽府魏晉宋皆爲沔口重鎭漢水入江處謂之沔口屈完謂楚漢水以爲池雖眾無所用之者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後移駐夏口晉陶侃爲荊州刺史鎭沔口宋紹興中賊人李成擾漢上經營襄鄧趙元鎭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上疏曰昨據本路制置使岳飛申諸處探報李成劉麟會合金寇有直趨蘄黃渡黃之計臣以本路正當要衝控扼江湖實係行省利害今李成尚擾漢上雖未聞追襲之耗而經營襄鄧用意不滅萘輕兵追襲爲患遠而小若據上流爲患緩而大上流一失卽自漢陽而下沿江諸郡皆順流可至之地不可一日無備非特防秋而已所有漢陽沔口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隸更望降旨嚴切戒約過爲隄防庶免意外不虞之患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爲門戶

曰大別山春秋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卽此吳

之所守者禹功磯也即禹王磯在府城東北吳魏相持時皆守此磯以爲險固磯之旁爲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船鱗集闤闠外屛則今漢口屬漢陽設有巡檢司而蔡店沌口新灘百人磯俱屬漢陽各設巡檢司劉家隔屬漢川亦曾鎮設巡檢司及縣丞一員專駐捕盜要皆防禦當嚴之地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萑葦茂密盜賊竄匿之區也正德中邱仁楊清倡亂於漢川之間曾嘯聚萬人立砦沔陽麻洋僞稱大王劫鄉破邑屢挫官軍臺臣奏聞以左布政陳鎬副使蔣昇率漢土兵擒之嘉靖中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千百里羣盜出沒截殺商船知縣呂應時率兵捕之盜拒戰割應時左耳去隆慶九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市鎮殺捕盜人役解其支體地方圖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凡爲關一巡檢司六

地接會郡陵謁所經水陸交輓奔走之臣乘軺浮船銜尾而取道故供給視他郡獨繁乃僅僅取給於兩縣其膚剝可知也矧其地當漢水下流歲一泛溢導之不往防之難遏則蕩爲沮洳之場窮束手耳故其民不得已棄耒耜而丐命於湖

澤可念也然兩縣土風慓悍漢川爲甚劉家隔吭扼雍梁腋引吳越爲商舶之輳稍稱繁庶乃遊民時羣不逞出沒飄忽莫可詰何所爲不虞之戒彌甚武昌云

黃州府於三國爲魏重鎭見前介淮楚之會爲黃之左臂曰蘄陽全章犯蘄爲江湖絕處誠意伯謂蘄江爲諸口要會舟船往來必由之衝長江彭蠡上下相接波濤滈渤萃崇關天塹英雄每憑恃焉故蜀漢拒魏必申好江東以藉長江之險金人渡淮岳節使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明高皇帝於此首殪僞漢成萬世鴻業迨嘉靖中撫臣屢疏始設憲臣專督江防與洞庭上遊分上下焉嘉靖丙辰巡撫翟贊請設江防未行戊戌巡撫陸杰復以爲請始命僉事飭下江防兵備駐蘄州黃洞西五十里爲團風鎭設巡檢司一百里陽邏堡設巡檢司見前一百十里有武磯山後漢黃祖屯兵陽邏蒐武其上百三十里曰沙武口郎流

沙口夏貴與元伯顏戰地

乃若麻城北接河南光汝之境山谷盤阻窮民逋匿颺寇為奸有司捕問彼此相持憑藉險僻以為窟穴宋時據地設險五關其要也

五關宋建後李皇奏乞復之玉海載淮南之關黃土大活白沙木陵陰山即五關之目也其關俱屬麻城虎頭關縣北七十里抵商城縣界形勢峻險今立巡檢司鎮元至元元年冬權萬戶史權耀兵淮南攻此關皆進圍黃州張柔從世祖攻鄂亦乘此關世祖乘大勝關與柔兵遇於沙窩柔子宏彥擊破之進與守關兵戰大破之黃土關縣北九十里抵光山縣界形勢疏峭金興定五年復伐宋僕散安貞本名阿海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宋兵據爭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濮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圍兵五千保此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分左右軍會嶺瞰之守關者奪氣不能戰攻之潰遂奪此關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蘄州殺掠無算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　白沙關縣北九十里亦抵光山縣界去黃土關密邇敵人往來俱由此關山路峭壁委折而上梁武帝置沙州治白沙城後魏因之又置建寧郡領建寧縣　大城關縣北九十里抵羅山縣界元世祖己未八月入此關宋戍軍皆遁遺廉希憲招諸軍破之悉縱淮民之被俘者　陰山關縣北六十里不甚高峻而橫斜

盤遶據高臨下北望二十里皆在目中敵人初破黃土白沙亦由小逕以犯大城騎兵數千先至關內邊射雉者六七人與之遇遂出弩連斃而敵騎疑其有伏因退走不敢犯關後魏任城王澄督淮南遣其長風戍主奇道顯攻梁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蠻侯梅雨祖云

外此爲修善關在五關之旁

一百里爲長嶺關北抵商城

縣界嘉靖中盜起九龍灣兵備僉事沈寵議建守備府於此尋又裁革

北八十里爲木陵關齊宋分界齊置此隨廢一日穆陵關唐元和十二年李道古代柳公綽鎮鄂州禦吳元濟道古自將出木陵關士卒驕不能制故戰不力敵易之梁天監三年夏侯夔爲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守遣將攻平靖木竣陰山三關克之陳因定州刺史田龍升之判會刺史周炅討之龍升使高景安軍木陵陰山爲聲援而龍升分軍別營山谷拒戰炅乃分兵擊之龍升大敗

爲黑力寨亦抵光山縣界又有康砦東有包家莊西有大言牌俗傳關索南征住此

東六十里曰[illegible]峰山見前

西四十里爲鐵壁關嘉靖中西山盜起分巡僉事林遂議設鵝籠山巡檢司

七十里爲岐亭城舊爲岐亭廢縣嘉靖中盜起西山撫按奏設兵備府添設巡捕通判一員駐劄統督黃岡麻城黃陂三縣民兵防禦通判羅遂登建議創設公署伐石甃城四十二年以新置黃安縣議革案隋楊素居永安造大艦大舉伐陳陳南康內史巴仲

蕭屯亭素乃登陸先攻仲肅軍卒夜潰一百里爲臺山砦元世祖伐宋至淮西臺山巖命董文柄往取之文柄馳至砦下諭以禍福不應文柄免胄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汝衆也不速下命屠砦矣守者懼遂降鄭鼎從世祖南伐初破大城關繼攻臺山砦擒守者胡知縣 熊吉曰麻城四固之區自昔南北分據是爲必爭之地在吳魏則滿寵陸遜角其智在晉趙則石虎毛寶效其力唐李道古乘五關而元濟誅宋李皇修五關而蒙古遁元忽必烈張柔入五關而鄂州震昔人所謂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眞有以識乎地險也守土者內繕諸關外嚴列戍於固守其庶乎黃陂西三十三里爲石陽故城吳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卽此劉表爲荊州刺史以此地當江漢之口懼吳侵軼使黃祖於此築城鎮遏因名黃城鎮北八十里爲大城潭鎮設巡檢司蘄水西北二十里曰神山吳孫權進兵赤壁屯駐此山西南四十里爲蘭溪鎮西七十里爲巴河鎮各設巡檢司北爲滕家河堡地界羅田黃岡麻城之交爲商旅通途頃年盜賊出沒萬曆乙亥知縣劉憲請於院道立堡滕家河埠議以衛官一員住劄督率守禦民兵本縣六十一名黃岡麻城羅田各一十三名羅田爲鳳凰關關有石刻云鳳凰把隘關又有銅鑼關 石門關畬門關 青苔關 栗子關 松子關 平湖關 八

關惟瓮門青苔松子栗子銅鑼最為要害**為光山砦**又有周家砦　百龍砦　鼓羊砦　熊巖砦　猴猪砦　觀音砦　望英砦　班竹砦九砦皆依山據險隣淮　豫之僻去治遼遠盜賊由此出沒武備不可弛也**東北一百里為多雲鎮**設巡檢司**西七十餘里為滕家河堡**嘉靖二十二年本縣劇盜竊發兵備僉事沈寵議請撫按處給銀五百餘兩檄行本府同知陳然踏勘得滕家河要地聚羅田麻城二縣民兵刱置歲委本府衛官一員二縣各撥民兵六十人更番守禦近議革衛官兵付多雲巡司帶管往來督捕為便猶未舉行也**黃安割三縣肇置**嘉靖四十二年麻城人李大夏等　奏稱本縣金塲姜家坂接壤黃岡黃陂邊臨地近信陽光山羅山等州縣路通牛頭山牢山等砦地僻民頑官難遙制盜賊出擾數被劫掠乞於姜家畈建設縣治保障地方事下巡撫陸杰備行各司道勘議於時委黃州府同知袁福徵經始建縣原設岐亭捕盜通判掣回本府其民壯移留新縣守城巡按唐繼祿疏略曰姜家畈其地雖屬麻城而中和鄉兩河口諸處則隸於黃岡黃陂二縣由畈而東乃桃花鎮則宋元之故縣而岐亭鎮則隋唐之龍集縣也自古兵爭陸擾俱嘗設關置站矣逮我　朝一統則東路趨舒蘄西路趨郢襄官使絕不經行政令卒難宣達宜乎稅糧被其逋負而上累有司樂土被其創壞而下傷民命且密邇承天　陵寢接　德安藩封三縣之要害一方之隱憂係焉建設

縣治在今日所當急為之所者北十五里曰三角山鄰接遊仙山柴家山嘉靖四十二年流寇嘯聚本府同知袁福徵知會河南信陽兵備調兵協勦焚其巢穴北九十里抵黃陂界曰老君山西八十里為仙居山亦盜賊出沒要害地也北十里餘為五雲山龍躍霞舉止通一徑中有稻田登之可瞰城中虛實此誠蕭牆之險不利於竊據者頂邑人耿定向為築講堂於山中仰天窩菴側遊僧惡少無容駐足矣北十里曰天臺山上為黃楊砦其上寬平可容千家以牛耳崖為北門甚險元兵亂時遂為黃柳會眾所據今為遊僧所專有此地四隅名遠縣治且寬平峻險終為賊盜淵藪預宜防制　山有石刻二一云端平初襄漢西淮為韃擾亂丁酉歲浮光失守彼時欲立砦安眾而難得地利獨此山鼎峙形勢險峻四面如壁止通一人往來石竅泉湧冬夏不絕遂集眾在上捌寨由是光信殘破之民擁堡來依屯眾士萬眾果能全活戊戌丞相史嵩之都督荊湖孟珙制置差官旌賞請總眾防拓江而命加職歲捍守獲捷涫祐三年義陽李太守知黃州麻城民戶復業檢校本職先守茲砦有功遂檄再往經理九村捍禦五關其一嘉熙元年刻云紹定乙未丙申荊襄失守連年侵入淮西有彼近光州光山縣第三都水言保操正將本都部民修開小臺山石門以防拓老小牲畜韃兵數攻不利退兵啣而去為雙山關距木

陵關十里抵光山縣界兩崖萬仞一竇九折怪石欲墮驚濤如雷過其下者雖勇夫健兒未嘗不汗浹髮指諸關不足言險矣今設巡檢司　北三十里為中和鎮為雙城鎮各設巡檢司　北五十里為呂王城西六里為金局關又曰黃陂站接壤羅山　北百里餘為石門關蘄州北百八十里為大同鎮西八十里為茅山鎮各設巡檢司　北十里曰兜矛山元末兵亂土人立寨於此　北一百二十里曰燕子崖元至正中有汪不花團聚鄉兵立砦於此禦紅巾賊東南八十里曰翻車河城黥布背項務歸漢於此水涯築城寨水經注蘄春縣有五水蠻左馮居岨藉山州世為抄暴宋世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伐蠻夷　廣濟南九十里為武家大西南七十里曰馬口鎮各設巡檢司　黃梅北二十里曰龍平山一名鳳平形勢峭險宋時戚方嘗於此立砦　南百里為清江嘴鎮設巡檢司西南七十里為新開口鎮設巡檢司凡為關二十堡三砦十有二巡檢司十有八

黃州之於荊域豈不稱要地哉凡郡之帶漢者襟江者枕沅

湘與洞庭者其流皆匯於武昌以下黃州而黃州乃以百雉之城橫括而東握之猶門戶之於堂奧也乃其所藉與守者朽艫鈍卒毋足以當緩急異時洞蠡綠林鬨然一葉往來箭激巡徼之夫第目逆而送之太平偷惰之習大抵然矣在元末年蘄黃傚擾萼於海內此已事之鑒智者可勿慮乎頃三江之備預矣疑夫可以空名擁也盍筴具以綢繆焉

承天府春秋時鄖郢名都在晉則石城重鎮也郡跨大江之東因山以為固晉羊祜立石城即此圖經云子城四面墉基皆天造也　明朝築城浚池以為垣蔽近扼襄鄧遠控黃鄂漢水瀕郡之西浸灌如襟歷潛沔入大江帆檣南指彭蠡建康皆下流也山川環阻封雄固龍蟠虎踞足稱　帝宅　閟宮攸奠屹乎豈萬世之基也頃年撫臣建議欲益兵荊州而割漢黃

軍伍以衛郢城亘有見於輔車相依之勢也斯固捍護 園陵
之重計矣嘉靖庚子都御史戴時宗議以承天府舊爲安陸州治所舊時議割安陸等州縣軍衛以屬撫治蓋當時
有事之際實欲藉安陸等處內地之兵以威控制三省之勢今
既爲 陵寢重地則又當藉荊襄鄖三府之力以爲保護之規
向年割承天以屬巡撫不但於控制三省規模稍失而且於
陵寢重地慮亦未周萬一鄖襄有警則二府之地既已坐困而
內地又無可調之兵法當受弊但承天府縣既已奉有 特旨
今留守二衛其勢最難分割譬如物之所壞必先於邊今荊州
跨楚地上流古人以爲最重之地實安陸之邊也原設左右等
衛爲楚地萬年重計向當於荊州益兵今又割左衛以益承天
勢愈單弱若荊州有事則承天必不能安枕而臥矣或謂邇軍
事未動之際再加熟議於漢陽沔陽黃州內地軍衛割各一二
所湊爲護衛則 猶可以防其萌也
其險而近郡者鍾祥西北十五里爲飛山其
上爲飛山堡四面陡絕其上平廣夷人保險之所宋大觀初於此置堡西十里爲馬王城楚馬
氏時飛山峒酋潘全盛遣其黨陽承磊掠武岡馬氏遣呂師周
討之援蘿蹋石直抵飛山分軍布柵全盛大駭承磊來戰師周
破其軍傳降者爲鄉導襲飛
山擒全盛斬之盡平巢穴爲諸葛營諸葛亮撫溪峝諸蠻嘗駐軍於此西樂

城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名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羣獠諸葛亮築此防之梁州刺史楊亮乃即險之固保而居之爲符堅所敗後周史美守潘猛亦相仍此城城東容裘谿水注之俗名洛水水南導巳嶺山東北流左啃故城城凭山即險四面阻絕言漢昭烈遺黃忠據此以拒曹公皆古所必守也今之關三陽春門外爲南津關城北十五里爲直沙關南三十五里爲唐港關我明初每關設軍五十人戍守後並省其諸險地京山西九十里曰耶屈山山勢突起綿亙數左鎮云潛江曰俞潭城在棠梨關沔陽之關西爲朔江口關城外半里曰襄江關城外里許北四十里爲范瀱關六十里爲侯埠關爲沙鎮爲茅鎮鎮名立巡檢司屬尖刀嘴之東北抵漢川界曰雞公洲大盜嘯聚劫殺人財嘉靖甲子分巡吳僉事議呈於兩院詳委沔陽衛百戶一員督領哨兵駐彼防守邇來稍獲寍謐屬沙鎮之東曰邵州腦聯絡九眞白湖四望一壑黠寇潛匿枝浦伺商舶經由劫掠爲梗萬厤癸酉分巡僉事余一龍疏呈兩院詳允行舟設哨船五隻定委沔陽衛指揮一員督領沔陽州及景陵潛江民兵分布巡緝江洋自此稍靖矣景陵東八

十里爲乾鎭(設巡檢司)荆門大江北岸與荆門山相對曰虎牙山其上爲虎牙關(州南五里下有虎牙溪皆公孫述遣田戎等依二山作浮橋拒漢兵漢遣岑彭攻之偏將軍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因飛炬焚之彭直驅入江關)西曰蒙山上有西堡寨(世傳元壬辰紅巾賊起鄉人立以避難)北一里爲東關(宋知州聶炳與紅巾賊戰於此)南二十里爲東砦(紅巾賊起千戶梅春立以拒寇)東南一百四十里爲沙洋鎭(宋將邊居誼築立新城鎭設巡檢司)東爲建陽鎭北九十里爲樂鄉鎭百二十里爲仙居鎭(各設巡檢司)二十里爲收溪砦當陽東四十里爲麻城爲綠林砦(見前)北二十里爲長坂(見前)百里爲漳河口鎭(設巡檢司)凡爲關九砦四堡一巡司七

德安府北通豫淮南開江漢應山之高貴山孝感之黃茅嶺隨州之栲栳山皆與楚中三關形勢聯絡上接襄陽下連泗鳳圖經所謂中絡也(華翠微讜議云漢中之地屯黃岡漢陽以斷安復之衝屯襄陽樊城以斷唐鄧之衝以其選擇

形勢猜據利便固無可議然取漢而言自長樂平林新店陽城石井河步石河而入安河固足以入漢自桐柏范左馬岡補口劫羊湖營河而入隨汀亦足以入漢矣然應山大蜻尙有鄕兵圍結上門九里尙有舊關古壘敵雖赴險而來亦不足畏至若自唐州潮陽分界山至棗陽自車橋湯州至郢州自湖家走馬岡道人林上石至隨州則北自唐鄧南至漢水無枝可依無潤可隔雖有滚河守扼之卒而地無關隘不足以扼其衝雖有華陽棗林義勇之兵而勢非險阻不足以扼其銳賊若勁征經此突入漢右復取樊城柳林山呑石堰長蘭白木等處直渡漢水北據荊門虎牙斑竹馬梁諸關以爲自固之策南據江陵建陽潛江以爲屯守之計置襄陽於不攻而前襲荊州則襄陽已在其圈圍之中置光化於不爭而但憑巫岐則光化已居其囊括之內所謂三巳之險已塞而吳蜀有離間之憂荊襄之區不完而江淮失犄角之勢此隨州棗陽之虛實制襄之得失係焉近日諸將惟以重兵固守神馬坡樊城而車橋胡家上石反視爲不急之所故賊兵大入於安復郢隨之界自今宜令行下帥臣搜尋險隘分兵固守差官節制明立斥堠近置道策應

一帶峯巒險峻惟諸關鳥道僅通往來楚北要害莫重於此隋以隨起唐於安陸設都督府金元南侵以得三關爲利自古用武之地也正德中流寇入境嘉靖中

移鎮平靖關南與申陽兵守之應山縣知縣王朝琰議得城外四山環繞塔兒岡揚通岡應臺山東嶽觀由高平近縣登之可窺城中虛實縣東叢山峻嶺武勝關黃土關上門衝草衝市九女巖等處隘口僅通盜賊出沒之處行者關尤為要害比年流賊劫掠皆由行者闖入假令狂夫領眾先據尤居高建瓴之勢請將平里市巡檢司官兵徙至於此使之常川盤詰巡邏各關各衝一遇有警率眾保禦復設憲臣專督江防湖禁以飭備焉其諸地險要陸為諸葛砦在羅陂村舊傳蜀諸葛亮所立南二十里為高竇鎮雲夢東十五里為興安鎮設巡檢司應城北二十五里為崎山鎮設巡檢司孝感東北三百里為九里關即古大隧砦北百二十里為新店小河溪設巡檢司溪即漢王常起兵新市隣接之地邇來鞠為盜區萬厤三年兵備余一龍遣兵守禦殲其盜卒稍獲盜輯東四十里為馬溪河設巡檢司隨州接壤河南曰李家壩隨當晉魏之衝先茅賊寇境隆慶中添設同知建署於連界李家壩出山壩之陽團練民兵近按院陳于陛諭令整辦器械申飭防禦民以安枕北八十里為仵水關西北八十里為唐縣鎮一百八十里為

出山店爲梅邱鎭爲合河店各設巡司西八十里爲鐵嶺砦南百二十里青林砦百八十里天王砦西南一百二十里曰大洪山連接京山高十餘里四面陡險上有田疇中襟大湖雲氣森芒可容竄伏靖康中避寇之人立砦柵自保賊竟不能破應山北六十里曰平靖關即黽阨塞今設恨這關巡檢司諸關塞皆險固平靖尤爲要害黃土關東一百二十里爲武勝關即古直轅塞左傳定公四年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還塞大隧直轅黽阨注三者漢東之隘道昔人謂堅守三關則安陸以南可以無虞東北二十五里曰鳳凰關百三十里曰武陽關北九十里曰白雁關東二十五里曰黃陵砦平康砦宋人避兵處北四十里曰鍋底砦興安砦險峻加於諸砦楊平章立東北四十里曰牛心砦鵶狐砦八十里曰婆婆砦舊傳婦人聚眾避兵處西北五十里鎭城砦東北六十里龍砦凡爲關八砦十巡檢司十

德安郡邑其山皆自黽阨之塞蜿蜒而南出爲高原其平陸

蔓衍山溪兩集溯洄激觸時或游漫然立可待涸故鮮水患猶足爲樂土乃今廬井田疇如故而彫敝之形漸見者何也賦役日起而遊民之耗食者衆也至於孝感黃境與羅山信陽三方界踞複嶺長林蓊昔周平王所謂戍申之地而卒伍弗守莽然迥野故盜得恣睢焉邇始繕治蜂堡陳兵而捍馭之堇以百夫長然後强禦漸戢而申安之間稍稍稱奠枕矣故軫民之勤與之休息驅浮細而緣南畝不爾歸其籍諸戍卒守望者令與團保相表裏而嚴其逸盜之罪嗣後無弛備焉鄖民其有賴哉

荊州府自古爲重鎭居江左上流春秋時楚子自秭歸徙都荊渚傳國六七百年固據險致然也左司諫吳表言大江之南上流最急者荊南之公安石首介巴蜀要會湖北要會在荊峽劉表時軍資寓江

陵昭烈時重兵屯油口關公孫權則并力爭南郡陸抗父子則協規守宜都皆荊峽之封境也瀕城東北納沮澤諸匯縣亘數百里為江陵大險曰海圖亦曰北海見前三國時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游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魏武一平荊渚遂欲睥睨長江周瑜方鎮海陵輒計長驅中土若西陵則為之門戶西陵即夷陵吳人於江磧要害處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置江中以逆巨舟艦晉王濬作大筏觸錐作大炬燒鎖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陸抗上疏略云臣父遜昔在西陲陳言以為西陵國之門戶雖云易守亦復易失則非特失一郡即荊州非吾有也如有不虞當以死力爭之襄陽則為之北津自江陵而圖北方必經襄陽則襄陽固荊州之北津也明朝鄖郢之地鎮以重臣有聲援倚角之勢無南北必爭之虞嘉靖中宛許寇亂已切于隣之震癸丑秋巨寇師尙治為亂旋殄戮而居守慮攻封疆吏能無先事之防哉迺者撫臣建議欲於荊渚厚益兵衛以增重武廓議見承天險隘注蓋亦宋

人固江陵以重上流意也宋理宗時中書舍人遠甫劄子一日固江陵以重上流之勢謂以京荆諸郡依舊并歸一帥總制江陵且撥湖南九郡隸之庶幾形勢便順事力從容經理上流莫急於此建武初孔稚圭徙南郡太守魏人入寇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今宜早發大軍廣兵勢征犀甲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俾以江入於漢雲陣刀阜自青徂豫堆騎森羅據險要以奪其魄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情折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分而慮屈何憂玉門之下無款塞之期哉 其諸地險江險西三十里爲虎渡口鎮東南十五里爲沙市一百二十里爲郝穴口各設巡檢司 公安西北三里爲油河口設巡檢司 石首東二百里龍蓋山上有龍湫號曰龍大唐李衛公征蕭銑取道江陵屯兵在於北山 南六十里曰燋山與東山控接華容縣界相傳焦公於此耀兵 東六十里曰調絃口設巡檢司 監利南一百四十里曰白螺磯東八十里曰瓦子灣西三十里曰窰圻各設巡檢司 松滋南九十里曰西平砦昔人屯兵處宋元時設有巡檢司 百里曰紅崖砦設巡檢司 夷陵境曰安蜀城陳宣帝征江陵後周軍於岐口築壘以備之

為陸抗城下孤山西北五里為赤溪東合大江晉陸抗計步闡築城之所二十里曰硤口山兩岸壁立蜀江西來波迴最惡梁武陵王紀伐江陵湘東王繹遣人屯兵於此以扼之北十五里曰南津口設巡檢司金竹坪設巡檢司今裁革長楊為梅子八關四在江南四在江北俱元時建以備洞蠻今改設砦家園漁澤關二巡檢司南七十里為古捍關本依山楚肅王伐蜀處即捍關李熊說公孫述東守巳郡拒捍關之口張儀說楚舫船載卒下水而浮不至十日而拒捍關鹽鐵論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捍關以拒秦是也又界魚腹有江關公孫述傳使任滿下江州東據捍關遣田戎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是也又七里為江才砦又十里為風火砦三十里為小城砦五十里為山砦三百五十里為珍珠砦為招徠堡近夷人界宏治中設枝江守禦千戶所守之宜都東北五十里為普通鎮設巡檢司按吳應臺議成化中流賊出沒奏設守禦巡司署壞敝官傚民居家寄僧舍新志謂極當裁革但地僻山多鼠竊貽患何如存羊頗示畏警茲欲增修不如暫罷守禦一年征收弓兵工食用以近山買田棲家之人眾依寺構司為官之巡所庶規制更新而地方攸賴矣遠安南七十里為南襄堡成化中設遠安守禦千戶所守之歸州

曰弱關水經注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東十五里曰南邐口西九十里曰牛口鎮各設巡檢司　二十里曰猫兒砦與山東一百二十里曰箬葉塢路上鄭襄長四十里叢林怪石過者聚衆萬人爲高雞砦鎮以金竹坪巡檢司移駐此巴東東北三十五里曰石門山山見前西南五十里曰安居山山高千仞廣百里四面懸崖絕壁上有三路一稍平坦可行一路陡峻難上昔多避兵於此　西北六十里曰小戒山其山極高峻惟通一道從崖峯間過止容一人過此山則地平曠容百餘家昔時居民多避兵於此五十里曰連天關設巡檢司南五十里曰石柱關設巡檢司此皆必守之地也凡爲關十有二堡二砦八巡檢司十有八

夫荊州地衍而物豐懸衡區夏故三國鼎踞鬬然交而爭也夫亦以其形勢便哉我國家分樹同姓以行部使者專按其地部領州郡多夾江而參布之若鎖鑰然故二百餘祺而提

封晏然地勢得也顧松滋而上地與山半江陵而下地與澤平依阿之民慮旱而厥守在夷環湖之民慮潦而厥防在隄比歲江水數溢民靡盜宇其高原則燠蟲黑鼠爲災稱憊極矣乃三峽之北洞庭之西所謂夷若寇者亦時時煩刀警焉今楚諸郡吏束手而乏善算者不獨荆哉戒戎備葺隄防乞蠲郵補荒坍其要務矣

岳州府古有苗氏之地九江翕會介灃鼎巴陵之交曰洞庭蓋建康上游東南巨浸左司諫吳表言江南七渡上流最急有岳之北津宋紹興中楊么據以爲釁岳側置遺擊之其技始窮楊么乘大水破鼎州仍走入洞庭浮舟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樹撞竿官舟迎之輒碎湖州制置使岳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口以腐竹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乃戰則草木壅塞舟輪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巨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

盡壞么計窮赴水死每歲夏秋之交岷峨水溢自荊渚泛湖波濤浩渺往寇盜乘之操舟嘯聚莫可詰禦案荊寇入湖有三道或由荊江順流直指城陵磯或由調弦口入夏水經華容或由虎渡達會口下安鄉浰景港黃洋入赤沙故成化中指揮十馬祥劉震三面受攻身死士溺而盜賊莫獲也乃今設立江防統率守備而禁斯厲矣洞庭湖延袤千里自古盜賊淵藪東接長沙府設有鹿角營田橋　三巡檢司及湘陰磊石鹿子口鹿角四哨官軍防守湖南接常德府設有古樓鼎港小江三巡檢司及洪沾沅江明山三哨官軍防守東北下流通嘉魚武陵一帶長江旁汊尤多逕通沔陽湖流賊出沒沿江設有城陵白螺鴨閘茅埠石頭簰州新灘百人磯八巡檢司及東岡茅埠竹林灣三哨官軍防守西北上流荊河設有瓦子灣窰圻黃家穴三巡檢司及華容安鄉羌口三哨官軍防守嘉靖初設江防兵備僉事統攝之先是成化中設巡視戎職以都指揮體統敕守備自設江防而守備之敕裁矣其守備所轄自湘陰沅江下通監利嘉魚云若夫邊境隣接𤞤夷重岡疊林險阨斯大漢武中山酉覃壘連構諸峒為亂尋致蕩平獠夷率服洪武三年冬覃壘叛以江夏侯左丞周德興率兵至慈州壘恃巢穴險固分黨守要害德興命奇兵

破其數柵直擣溫湯巨猶率衆守關德興拔其關賊乃大潰明年三月擒巨以歸又洪武二十二年春千戶夏敬思誘九溪洞蠻復叛上乃命東川侯胡海討平之乃建九谿永定三衛以塞谿洞襟喉九谿去府八百四十里永定去府九百三十里二衛與下大庸安康添平麻寮桑植俱慈利縣絕險九谿東通容美宣撫司西達桑植安撫司上下二峒其餘十八峒爲桑植　美平　朝南　鄧步　八士　黃河　魚龍　夾石　若南　捍平　蠶遼　金藏　柘山　爛若　萬家　坂山　龍潭　書洛　皆屬桑植苗獠出沒初立添平麻寮以捍於東其隘各十添平麻寮皆守禦千戶所每所掌印土官千戶一員巡捕漢官千戶一員添平所屬十隘爲鴿兒　龍溪　長梯　磨岡　邃望　漁洋　石磊　忠靖　走避　細沙　麻寮所屬十隘爲黃家　九荔　靖安　攔刀　青山　田洋　櫻桃　曲溪　梅埠　宋所每隘各土官百戶一員掌印以防守容美夷寇籍隸土軍則皆石門慈利二縣民充之置安福以控於西其關有四安福千戶所　防禦桑植二峒夷寇　四關爲九淵　閘口　野平　江每關旗甲一人督同哨獠人把守其在慈利者又有油羅大泉于制野雞等關而永定西通永順永順宣慰司亦苗夷出沒之地隔永定百二十里北抵九谿控扼南裔與九

谿相爲脣齒距九夷衛一百八十里兵防久廢本衛軍千餘人先年以其半調守清浪以其半鎮戍廣西今竟不復三關之險僅寄空名三關一龍伏去衛西北百二十里一後坪去衛東南四十里皆永順夷人出沒之所久不置兵把守黑崇去衛東南百三十里先年設百戶一人把守桑植等處嵩寇今防守備於九谿本關亦盡廢弛矣所藉以捍衛者爲大庸一所守禦千戶所去衛三十里其衛所軍士俱係明初江浙蘇松等處人民隸戍者其屬大庸者又有邢平邊砦下青魚隘三關茅岡一隘而已明正統中招撫邊五千戶立其酋爲嵩長今附屬永定衛令其世守茲隘自耕自食蓋徒存守隘之名而非我族類矣其金藏桑漢二隘太平百丈新政三關咸屬永定矣備禦之關有隱匿焉外此稱險者巴陵南五十里曰鹿角鎮設巡檢司案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載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奸凶其地至今猶爲盜巢矣臨湘北十五里爲鴨欄鎮西南四十五里爲城陵磯各設巡檢司又設有土門巡檢司平江東南二里曰昌江山吳將魯肅屯兵處東北百里曰石牛山山多岑石有大砦石多者可容萬人又有窯巖砦黃陽砦長壽鄉有長壽鎮設巡

華容南爲古樓砦南五十里爲赤亭城見前六十里爲明山鼓樓成化初洞庭賊出沒州衛分兵哨守設有巡檢司東北百十里爲黃家穴設巡檢司澧州泗水口爲糧倉哨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湖口北連荊江每值水洩荻蘆蔽岸支港口通爲盜淵藪隆慶三年分守爲戍舫設茲哨歲遣千戶一人督統操兵戍守地方賴之東三十里爲嘉山鎮設巡檢司西北二十里爲三江口關七十五里爲古城岡相傳昔人屯戍賊今營門遺址尚存安鄉爲小黃山元熊義山築城其上慈利爲白抵城前見賓朗洞前見爲安福砦又爲索口砦西牛砦武口砦澧州砦東九十里爲羌口鎮成化初峒賊出沒州鎮分兵哨守乃其北連猺洞則石門夙稱巖邑可令失守哉成化二十一年以縣無城池議撥九谿衛官軍五十二員名哨守凡爲關十有八砦九隘二十有二峒二十哨八巡檢司八

概論經岳之略則石門慈利山岡崎嶇篁箐蒙茂是連九苗

洞庭汪浩達於九江建瓴而下揚帆風鶩頃刻千里萑葦之盜時或肆志焉故分澧守臣飭備九永江防專道彈壓洞口用以扼吭谿尚橫譎江湖而坐銷逆節也法曰恃吾有以備之澧之備曰虞其反側焉岌岌然矣江防上游得毋單弱之慮乎誠募勇敢益艨艟選地而署之令民又各以其族自爲圖保諸翼夷者蘊寇者令伺察之軍衞之職守望也或慓悍偷惰藉以爲市而縱其出沒者必置之法焉卽有狡若楊么技若槃瓠不煩尺組縛矣若乃韡容安鄉歲苦水患蓬纍而處幾無人邑已陵江湘廬井不改彫瘵半之邦本之慮不當懍懍而預恤之乎

襄陽府爲歷代攻守之地商王中興伐楚詩頌殷武周宣王伐淮夷詩賦江漢皆其地也引唐

鄧爲屏蔽河南唐州鄧州依荆渚爲脣齒方城漢水屹然天塹故進可以蕩秦蜀退可以保上流其險誠足固也春秋時楚成恃此旅拒桓師齊桓攘楚次陘問其包茅不貢成王恃有方城漢水應對不屈後始服來盟南宋時爲僞將李成所據遣將岳飛收復之紹興中襄陽爲成據朱勝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今就委岳飛如何時岳飛爲江西制置使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上命飛收復卒王方等自鄂渚趨襄陽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飛等進軍於是劉豫求救於金金乃以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郢隨諸州飛分遣王貴張憲連擊賊兵收復鄧州軍威大振上謂宰執曰岳飛既收復襄郢粘罕聞之必怒及今已是六月一旬後可講防秋事備北人南來朕當統諸軍分途迎敵使之無遺類則中原可復初飛遣張憲引兵攻隨月餘不能下牛皐請行乃裹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破飛進復郢州董先頗有功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金僞合分兵鄧之西北飛遣王貴張憲至城下賊兵來戰董先出奇兵邀擊大破之賊將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捷奏至上曰朕素聞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也我明朝克僞漢以舉全荆則鄧城四戰

之地皆今日當守之域顧所轄州縣閒列萬山中逋流嘯聚爲患叵測乃設臺臣開府鄖陽裂地合馭其臺臣先後建白備禦之謀詳矣巡撫原傑疏見文編　又巡撫王恕疏略曰襄陽荆州二府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要害去處固無盤詰各處流移軍匠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耕山或結菴歲久爲匪看得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坊灘富陽縣漳河口俱係强盜出沒緊關去處合無將前項地方每處設立一巡檢司僉點弓兵常時盤詰附籍者聽其生理不附籍者發回於造庵觀者折毁無度牒者解發問罪還俗無文引者不許擅入前項山塲則關防嚴謹而盜賊漸消矣申嚴預計責在官封疆者非予其諸地險襄陽西南三里曰虎頭山其左爲鹿門堡新城堡見前西三十里爲油坊灘賊多出沒設巡檢司西北三里爲樊城關設巡檢司爲柳關西有七里店關七十里爲雙溝鎮設巡檢司九里爲老龍堤關東臨漢江西抵萬山袤十里襄陽城東賴此捍護十里爲東津渡關高頭堡石門堡南七里爲鳳林關九里爲觀音閣關宜

城東爲黎邱城南漳西北七十餘里曰荊山三面險絕惟西南隅通行西三百里爲瑪瑙關西七里爲七里頭鎮東五十里爲方家堰西南百五十里爲金廂坪以上三處各設巡檢司西三百五十里爲隘門關穀城南六十五里爲高山堡西五十里爲石花街設巡檢司光化西二十五里爲左旗營設巡檢司均州西八十里爲黑虎廟設巡檢司東南八十里爲小江口關北五里爲槐樹渡關六十里爲油榧關凡爲關十有二堡五巡檢司九案唐憲宗經略諸鎮宰臣李吉甫嘗圖上地形坐覽要害論定策畫後三百六十有三年刻板於襄陽豈非以襄爲要地哉

襄陽居楚蜀上游晉庾亮謂此地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誠天然之形勢也且東瞰吳越西控川陝南控漢沔北接京洛水陸衝輳轉輸無滯與江陵勢同脣齒昔之英傑以此郡當建

業爲左右臂地利無敵焉顧　國家承平既久武庫矛戟俱化爲耰耡横衝四達吏日屯民之膏以潤輶軒之轂不且坐罪矣奚暇爲邦本計設中原有事能無煩於經營乎故襄陽之患不在水旱而在要害之無處往年嘗築樊城議者迂之故旋築旋圮夫襄之於樊城猶武之於襄也一水衡之南北之犄角固於是乎在城復不起將撤其蔽而召之寇也即方城漢水於地何有哉

鄖陽府僻在荆北一隅接壤雍豫明初流逋甫定成化中寇起乃設重臣控制爲中原巨鎮尋置郡縣及都司兵衛守以官軍百年寍謐其功隆矣正德中添設總兵旋罷至正中流逋首難至殺襄州總管而莫之能制明初令申國公鄧愈以大兵掃其穴而空之禁流民不復得入成化初又有劉千斤之亂乃尚書白圭撫寍伯朱永

總兵李震會兵討平增設防守始以副都御史楊璿巡撫其地未幾李胡子小王洪等復亂右都御史項忠平之遂請撫其地未幾召回不數年流民復聚左都御史原傑至處置附籍丁口設府縣以統理之都司衛所以控制之鄖始有府及司衛時成化十三年也是年湖廣鎮守等官奏荊襄二府山深地廣流民爲患難於撫治乃　敕諭修理太和山少監韋貴兼分守荊襄地方先是原傑薦御史吳道宏於上奉敕巡按湖廣提督八郡軍民事竣進傑兵部尚書留道宏按其地撫治荊襄之任則河南巡撫李　攝之至十五年始命道宏撫治鄖陽等處提督撫治之名自此始撫屬之地北至華陽南跨江漢西連嶓冢東達滍水南北一千四百里東西二千五百里有奇其山脊起於汧隴東爲秦嶺標以二華揭以熊耳爲南條之大宗秦嶺而西旁爲岷嶓餘支蟠踞於江漢之間者武當爲長秦嶺而東南爲蘆氏之熊耳又東南至桐柏爲胎簪至信陽爲天目撫屬之水自華嵩以北舞葉以東入河岷嶓以西入江　秦南嶓東之水則皆入於漢其北則藍武嶢關饒風大散峭壁萬疊爲秦楚門戶其西北則褒斜駱谷縣棧五百里爲巴蜀之咽喉荊瞿在其西南則三峽灩澦九江之險皆在焉南臨荊楚古今用武之地信陽雖據中土一隅然蘄黃之富饒安陸之險隘爲奸民首難之地扼吭荊背信陽實與潁州聲勢相倚其所倚亦重矣漢商竹房鄖山高峽深奔崖峭壁數千仞郡邑遼遠有盡日之力而不與人遇者監司不能以時巡歷故流逋屢猖雖設官分治之

乃其體統分裂莫能相制苟圖逭責於已者正以隣國爲壑而已自設撫治統理牽連紀綱嚴密遂爲中原一巨鎭劇賊勢窮欲依以自固則不得入矣正德二年都御史汪舜民莅止尋以地方無事召還八年藍鄢流民廖時貴喻思舜相繼爲亂上命都御史彭澤督兵進勦乃復以劉琥撫治鄖陽如故添總兵李瑾合謀撫盪一撲盡滅事平李瑾召還內臣乃分守嘉靖十年都御史胡東皐疏劾太監王敏婪擾罷去自是名號雖存不復預民事矣顧其地錯萬山緜亙巖棠流通四集莫可詰禦成化乙巳唐鄧盜起撫院遣都指揮康泰平之宏治庚戌竹山楚寇王綱作亂於洪坪康泰復平之又庚申何淮作亂遣僉事李善擊之於宜城正德中川陝藍鄢諸盜起刑部尙書洪忠都御史林俊撫治之都御史劉琥督川陝兵擒之磔於襄市正德辛未直隸山東盜起縱掠南北官軍莫敢格劉琥會同太監周景督兵禦之於唐縣賊度不能南入遂東入盧鳳嘉靖癸未徐學作亂於均州鹽池都御史余蕃遣指揮孫珩討平之又趙政亂遣指揮李康擊破之已丑楊得政等爲亂流劫商南上津南鄭諸縣都御史潘旦遣都指揮王言勦平之立廟川堡已亥平利竹房羣盜起各聚衆依險行劫至殺竹谿主簿勢甚猖獗都御史王以旂遣都指揮張坦鄖陽府同知白濬會擒之斬於鄖市是以前後臺臣撫臨其地取次討平設險之處周矣正德嘉靖中凡數竊發皆立平之益

統馭權尊加以兵壯關堡之設日益精密卽有卒然之變無足慮矣郡城東百二十里曰黎子山有關今廢七十里曰梅子關為礜石六十里為雷峯埡設巡檢司百二十里為䰫峪關西北七十里餘為青桐關李四關百三十里為小關南為龍門天馬關西南為石門關為九寶關百八十里為黃竹關其諸地險竹山西四百里為鄧家壩堡撫治潘旦疏建近於界楚中陝西等處寇盜巢穴建設衙門一所歲撥官兵緝捕又距縣九十里通陝西四川則為洪坪堡西百里上官渡堡北百五十里四莊坪堡西北三十里為聖母砦西百五十里為黃茅關西北二百里為吉陽關設巡檢司房縣在唐有京西平安關咸平五年置西南三百里曰馬口艮堡撫治原傑疏建東十里為湯池關西三十五里為房山關又北十五里高覼關東三十里黑馬關關東二百里牛心關西二百五十里瑤峯關南六十里雲峯關西北百五十里曰板橋山設巡檢司上津西南五里

爲嬈娘寨南五十里爲楊六郎關　北七十里爲鋆上關南百二十里爲江口鎮設巡檢司西北百五十里爲北上呰通四川徑路則爲廟川登旦撫治潘疏建竹谿西六十里爲土關西南五十里爲五陵關東九十里爲尹店設巡檢司爲呰五岡溪得勝將軍紅心羊數鄖西治西爲南門堡東五十里曰方城山見前南五里曰馬鞍山口堡高峻多梅蘭爲關二雞嶺馬鞍呰二金花廖家保康西一百二十一里曰望夫山其上有堡撫治葉照建其疏略曰保康縣望夫山林木稠密人烟稀少東抵馬頁坪通荆州遠安地方西抵柏木壽陽通房縣地方南抵興山通四川地方北抵武當通荆州數城地方四通八達截山小路盜賊要害出沒之處如遇竊發委離縣堡窵遠急難撲捕立堡分戍民得安生矣　爲馬辰坪堡知縣蕭惠和建其餘保豐地方通南漳保康二縣各九十里則爲常平堡原撥荆州右衛官駐劄見移有七里頭巡檢司襄陽縣距府九十里北爲大山廟見移有泊坊灘巡檢司　遠安南爲襄

堡枝江爲招徠堡江陵爲孫黃渡淅川一百餘里爲金子堡及吳村乃鄖西盧氏交接之地泌陽爲象河關新埜爲青衣嶺鄧州爲黨城口交得順陽川路通內鄉淅川均州光化各去一百里遺流雜處內鄉爲夏館山牛川堡襄城爲雞頭關有巡檢司係入棧險要西鄉爲秦蜀要害交境爲鹽場關有巡檢司離縣甚遠係先年賊巢平利二百餘里通湖廣竹谿及四川大寧鹽井大路爲鎮坪有巡檢司鳳棲一百五十里爲紫關即留壩巡檢司林深山險商州一百八十里爲武關有巡檢司一百六十里爲秦嶺關有巡檢司洛南爲王家莽堡因廣賊王九皋爲害所設營堡此皆接境要害故詳摭焉爲關三十堡十有四砦十有一巡檢司十有三

鄖陽介雍梁之交控引宛洛蔽翼襄鄧其地多崇岡豐菁民事慓悍而恆拘狎雖歲時羣處往往以財力相雄長有俠風

四方遊民其瑣尾仳離與挺而走險者多逸其中久而滋蔓因易爲亂承平以來劇盜數起一方假攘四方同憂始議更易爲郡治之繼命中臺大臣開府秉鉞爲重鎭焉然後威略撫綏逆節銷伏稱慶久矣諺曰何知盜穴山巖葦茁今四民安堵如故但其山勢巖險駢附稱盜穴者蓋多有之往歲保康殺長吏之事頻矣即安服猶宜兢兢云

常德府古黔中地九江包乎東南五溪縈乎西北洪武十四年五溪蠻叛命周德興討平乃荊岳之肩臂苗獠之咽喉也漢建武中谿蠻負險猖獗伏波進營壺頭而賊人乘高守隘以僨其師案常德之險莫先壺頭山險本湍石齒齒溪流中一夫守之千人莫當漢征五溪耿舒請從充道馬援不從卒營壺頭竟以險不克進大衆抑鬱而死而援亦身死悲哉蓋壺頭俯瞰大江辰溆二水經焉溆水界今辰常之間清浪驛則五溪蠻出入路也貧子洞入常德界據我兵上游

蠻或騷動升險鼓譟如建瓴水我兵仰攻勢必難入故善戰者必先奪之宋紹興巨寇楊么破鼎澧
帥臣疏請鼎澧之間宜宿重兵以圖恢復之漸議者韙之李綱疏略
日荊湖之地號用武之國宋保有東南控馭西北當於鼎澧荊郢皆宿重兵庶西蜀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恢復中
原之漸也我明朝於其地初建總戎秉鉞閫外乃後移鎮會省明初於有
苗遺種隨地立官又慮吏治弗及孽牙滋長爰命勳舊大臣假節鉞出鎮挂征南將軍印肇建帥府於常德嗣後都督王信復
建帥府於武昌尋以常德帥府撫爲藩封而鎮遠侯顧溍始疏請永鎮永昌云統以江防憲臣嚴之以
兵巡哨守既云密也顧永順之徑路未防郡西北岡市蔡家堰盤塘麻溪觀諸處介
乎石門慈利之間通永順夷乃其路之小而狹者以非官道故無關隘防守而沅陵之叢山猶障郡西
溪南沅陵其桃源諸驛山僻民稀時多劫奪今設白馬高都二巡檢司以防之燕子洞之通流剽掠洞在
長沙安化縣在明初有流賊張廣勝數百人爲亂百戶楊鎮討擒之而洞庭夾之守禦者日儆先是
以郡臨洞庭盜賊出沒立淇沽沅江陽山三哨分衛餘軍各五十人防守嘉靖初設江防僉事於岳州兼領常德七年僉事陸

錢始令指揮一人巡江自郡東德山潭歷龍陽天心小河抵沅江哨又自沅江之鄒家窖窖南抵長沙歷洞庭夾而至漢沾哨又自淇沽越南石潭而至明山哨乃小江武口鼎港古樓請巡檢司胥隸焉調發緝捕殆無虛日而巡視洞庭戎職復兼統之然悉屬江防節制也顧洞庭夾為盜賊巢穴民以網罟為生夏散冬聚易與為奸華容沅江中人無百金之產職此故也隆慶元年兵備委　議設水操軍二百四十八置戰船十二隻分江河灘海四號哨守龍陽至沅江漢沾至明山二處江洋警備漸嚴矣

方今奕世承平即或變生不測屏翰之謀誠當如宋人所謂募戎兵除戎器者矣紹興六年知鼎州張觷請置弓弩手上從之　而壺頭之守尤宜加之意焉壺頭不守則鼎澧俱困而荆可窺邇來常德之兵調戍廣西及靖州道州諸處幾千人嘉靖中沅州奏設帥府復調百二十人兵分勢弱隱憂非細　其他可憑之險武陵東為張若城秦白起遣將張若築此拒楚後漢梁松伐蠻又修之　西為司馬錯城秦使錯與張若伐楚黔中相對各築一壘扼五溪咽喉馬援後又修之　南為善德　其上有南城宋宣慰使韓宣以城守不固築城於上元時於岡市城南潛水等處各設巡檢司今廢　桃源西南十里為白馬渡南一百二十里為高

都鎮設巡檢司元置麻溪蘇溪巡檢司今廢沅江西三里爲劉公城相傳昭烈嘗徇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因立城元置齊湖巡檢司今亦廢龍陽東北二十里爲鼎港口西北四十里爲小江各設巡檢司其爲堡者十有四爲橫山　龍渡鳳羅平　黃公　梅溪城波　黃巷　周灣　陶是　武平　純場濠州　芙勝　宋置礙溪堡花巖堡今廢則一方防禦之要也乃其營伍單虛當有軫長慮者矣明初總制官胡汝招撫七十路頭目并陳友諒漫散軍兵千人爲守後調蘇常軍及調襄陽軍捕役并各處充撥隸衞者合旗軍五千兵百三十人有奇後調靖州廣西道州更戍旗軍洪沽明山元江哨守旗軍各若干人嘉靖二十八年添設總督軍門議本衞揀選旗軍一百二十名分爲二班行委指揮一員每五個月輪換圍隨今本衞旗軍較之原額十喪七八見在者止有一千一百零一人僅足以充靖廣道元等處更戍之設巡捕巡江及淇沽等三哨調撥不敷則抽選近列充實營伍領由屯操并令挑丁壯者補之頃年鎮篁諸苗時出劫掠恃其崖藪屢抗王師每遇征討本衞旗軍悉聽調用軍伍空虛識者憂之

常德之西南壤接五溪其諸蠻錯居慓悍樂禍自漢已然非

可以禮義法制柔也至於岷江泛冐横東洞庭辰沅諸水靡所注洩則逆而陸浮故龍陽武沅歲罹水患於是當事者爲修槐花大圍小汛西湖諸隄捍之然後臯隰田廬不至爲水腹呑没者以防固也顧水之洊至也民或知先爲慮他徙以避卽跋涉而猶能扶旄提倪以幸旦夕而地無重兵脱諸蠻犛不逞梟張境内風馳雲駛鋋鏃相逐元元將何恃而扞禦之故防夷之策視防川猶宜愼固焉

辰州府爲武州之障蔽據溪崗之上游重岡複嶺截然險峻諸蠻據此叛服無常從古患之唐於此設都督府歷代據地設險以陰折其躑躅之孚往事誠可鑒也 宋乾道中前知辰州張木邵請歲增給民錢一萬俾本州募强壯禁軍或効用二百八分屯蘆溪等處以防諸蠻庶使邊衞永清可免異時調遣之費康定中辰州蠻酋彭仕義内

寇命校書郎雷簡夫往至則督諸將進兵督明溪上下二顧麻砦據其險要拓取故省地石馬崖五百餘里仕義內附

陽蠟爾鎮筸銅平諸山爲苗巢穴周迴千數百里懸崖鳥道叢菁櫛比嵐瘴蒸鬱陰雨恆多視諸溪峝獨稱阻絕往往乘晦冥據險爲亂

嘉靖初山酋龍求兒僭稱苗王南結貴州土獠西誘酉陽諸蠻連亙各砦騷動各省皇上震怒特命臺臣萬鏜會同都御史車純調集兵糧兼行撫勦癸卯永順保靖土官鼓宗舜等取次攻克之案萬鏜疏有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個月勦賊過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個月勦少撫多今初擬用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傳訪各賊巢穴如蠟爾等山接連三省當其險絕之處晦冥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效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今雖平定但地方大壞極敝苗民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寍貼而後患所當預防遂條上方略專意防守不事征進後至丁未遂大用兵兩省騷動迄無成功萬又嘗有呈進中朝八事其略曰苗賊巢穴如蠟爾山公箐二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回千數百里猩猪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扳狹路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幽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傴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覘外則明每以火弩得志我

從外而視內則暗雖有長技莫施審據軍前大士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峒之險峻各省皆有之至於竹箐之深淺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儹險幽邃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冥但稍陰雨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溼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摧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勦皆雇倩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搆釁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戰因是起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伎倆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沅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用之兵能出千數百者無幾至於貴州舍猷耿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利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遑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嘗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猶之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糧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

嗣後專命大臣一人總督而制禦之尋以事盜召還久之

以憲臣領其地而羣苗底定矣其諸險府城西南百三十五里爲劉尚城今城雖廢亦足以控扼諸蠻西北三百餘里爲高名鎮設巡檢司西三百里爲鎮溪設巡檢司爲大剌鎮設巡檢司在保靖地名蝦里井沅陵南城外爲南水關西爲西關一百八十里爲浦砦一百九十里爲黑栗砦百三十里爲麻夷附砦皆夷人出入之衝宋築砦以控扼之爲池蓬砦設巡檢司西北百二十里爲司明溪砦俱宋時置今設巡檢司二百里爲會溪鎮砦設巡檢司三百五十里爲清水塁永樂初建有營壘房屋辰州衛歲撥官軍屯守控扼蠻夷瀘溪西二十里爲猺獠砦九十里爲河溪砦設巡檢司二百三十里爲鎮溪軍民千戶所宋於此立砦我明洪武中建所以鎮崇山沿場高巖等處分蠻長石荅衛等四百一十二砦隷辰州衛北三里爲虎頭砦元末兵燹土人楊添宜立砦以障居民西南三十里爲阮場坪設巡檢司一百二十里爲招諭砦西北百五十里爲子砦皆宋建爲蠻夷所居保障

邊圉南三十里爲鑾溪堡又四十里爲新池堡　六十里爲蒲口鎭　六十里爲溪洞堡設巡檢司西南七里爲陰隆江堡在鎭溪千戶所又四十里爲爆竹堡　五十里爲洞口堡　六十里爲都容堡　七十里爲牛隘堡　七十五里爲南陽堡　八十五里爲大凹堡西四十里爲寨陽堡以上十二堡俱隸辰州衛辰溪東南一里爲渡江口鎭設巡檢司溆浦東二十里爲紅旗洞五代馬希範遣兵攻武陵諸蠻至此屯兵山高脊平可屯數萬人三十里爲鎭寍堡設巡檢司南四十里爲據老砦又謂桶溪隘順溢隘八十里爲龍潭堡設巡檢司北二十里爲長坡隘又六十里爲白露隘東六十里爲思溪隘又爲油良隘八十里爲若練黃梅隘東北六十里爲灢口隘沅州西爲西關洪武初建以稽往來今設渡口巡檢司二十里爲若溪砦一百里爲潊州砦本屬舞州後改曰潊州宋廢爲砦東四十里爲羅四站堡西四十里爲曰茅灘哨堡又五十里爲拎水站堡九十里爲晃州站堡設巡檢司　以上四堡俱隸沅州衛西二百二十里爲鮎魚站堡又一百三十里爲南寍哨堡　一百

五十里爲平灘站堡太平哨堡以上四堡俱隸平溪衛西一百九十里爲岳州哨堡又一百里爲梅溪站堡　一百一十五里爲梅花哨堡　以上三堡俱隸清浪衛西二百三十里爲平蠻哨堡又二百四十里爲得勝哨堡　永定哨堡　二百五十里爲武安哨堡　二百六十里爲大勝哨堡　二百八十里爲相見站堡　以上六堡俱隸鎮遠衛西三百五十里爲柳塘站堡又三百八十里爲蒼平哨堡以上二堡俱隸偏橋衛黔陽西南四十里爲托口寨種諸蠻之衛東南五十里爲洪江寨北二百步爲黔陽堡南二十里爲竹灘堡東一百里爲安江堡一名安江鎮設巡檢司以上三堡景泰初因溪峒獠賊出入設立俱隸沅州衛歲撥官軍哨守麻陽東北五十里爲巖門砦設巡檢司餘寨五十有四爲陽民　鬼板民鬼者民　桃枝民

新寨民　高蓬民　平郎民　項勒民　大哨苗　五峒苗

小積苗　高砦苗　崇山衛苗　東那苗　彪山苗　下水苗

板橙苗　紅巖苗　沙面苗　盤孕苗　西苗　排那苗

大略苗　中略苗　小略苗　炮木坪　考麻苗　亞保苗

各拙苗　小五圖　孟曳苗　惡黨苗　冷水溪　地耳溪

昔郎苗　毛毛苗　大五圖　哼囉關　巖峒苗　板栗苗

團溪苗 小八坪苗 杉木苗 亞吾苗 冋保苗 酉敘苗
利鐵爐 大塘 盤營苗 老奔苗 上巖口 下巖口 高
都民郎牌
得天衝

凡爲關三堡三十有六砦七十有一隘八巡檢司十有六

夫五溪種落實繁有徒大率皆槃瓠後怒睢而驍桀上下山阪捷若猱升輕若鶩舉時出搖撼爲齊民憂故歷代爲戈守之區嘉靖中諸蠻嘯聚豨突蟻合數征之無功乃特簡命大臣開府於沅檄諸道軍架阻深入以次底定噫亦勤矣聞諸蠻初起慮戍卒譙呵往往啖以利還或以所掠爲謝久之益狎乃結諸奸豪令先事爲嚮導稍蠹食民之蓄藏以嘗我兵異時當事者慮激生變因幸一切予之撫苟免目前生事諸蠻有所恃愈益驕恣不逞矣此其釁蓋華人階之豈盡蠻俗

悍哉今威略震疊諸徼外皆奉約束齊民嬉然復就衽食無他虞第先事而設防則迹諸前事察其所以階之者毋蹈覆焉可矣

長沙府古有苗國之南境為宋重鎮宋傳云重湖通川陝之氣脈九郡扼蠻猺之襟喉中興以來謂之重鎮 洞庭據東南都會之上流巨寇據以為亂故今五嶺三湘之間皆長藪大澤寇每乘之嘯聚奔駛明初湘鄉土酋易華及陳友諒降臣周文貴等俱叛皇上命楊璟張勝宗討華平之文貴復攻掠辰州皇上諭璟曰湖南上接溪峒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宜多方以取之薄其山砦絕其樵採烏合之徒志在剽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勢勦捕脅從開釋收復鎮靜以綏遠人於是璟與張彬分兵進討諸洞蠻皆潰文貴遁走寶慶洪武二年陳友諒故將饒鼎臣以茶陵叛潭州指揮嚴廣討平之於是湘鄉土酋黃寍茶陵鄉土酋譚惟道湘陰土酋吳仁琮湘潭土酋劉王湘鄉土酋李祥攸縣土酋王崇德皆款附嘉靖中大為山賊為亂都御史李璜討平之為封疆計者其當申嚴防禦於此矣外此險而可據者

長沙距縣十里曰北關東五里曰東關西五里曰西關北二十里曰鵝羊砦西北九十里曰橋口鎮設巡檢司善化東四十里曰關山見前南五十里曰暮雲市設巡檢司西北五十里曰靖港唐李靖討蕭銑駐兵於此湘潭南二十里曰下瀰鎮設巡檢司湘陰北六十里曰營田鎮設巡檢司瀏陽東百五十里爲翟家砦設巡檢司醴陵北十五里爲石門關二十里爲建安砦高數百餘丈周十里餘元末民避兵處益陽北五十八里爲五溪一名軍山吳潘濬討五溪蠻曾營於此西曰西山唐李靖營駐兵於此九十里爲綠曰鎮設巡檢司益陽東南二里曰魯臺山相傳吳魯肅屯兵於此西南五里爲瀨潭漢昭烈入蜀留關公鎮荊州後吳遣呂蒙攻桂陽長沙零陵三郡公爭之吳使魯肅屯益陽以拒關公湘鄉南五十七里爲武障市設巡檢司攸縣爲大洲堡[illegible]卜子都民劉庚甫戶丁百餘人結黨作亂僉事苟廷庚安撫之爲之立堡歲遣茶陵衛官一人督縣民兵守之東二十里爲芙蓉砦三十里

爲鐵釘砦西六十里爲香爐砦南四十五里爲鳳儀鎮設巡檢司安化之險隘曰梅山梅山在宋壤列溪峒閒盡天子闕宰相日重湖之閒蠻猺錯處非所以限華夷同風俗宜開拓而統領之議遣中書房檢正章惇措置會湖南轉運判蔡官華以圖來獻乃以惇察訪湖南北事華領湖南道轉運副使臺謀經制龍塘砦宋茶法甚嚴邑伊溪中山濱江東坪產茶不種而生味稍民趨其利奸者乘間嘯聚至撫巡尉習未軌黎虎將賴文政因而爲亂殺掠爲患大帥王侍郎奏於濱江龍塘建砦命將統之歲一易戍民賴以安宋諸砦柵皆險要地砦自團保守禦以備盜賊　東八十里曰司徒嶺崇岡峭壁鳥道崎嶇宋上將王令駐兵於此以拒猺寇　西五里爲梅子口砦東南七十里爲七星砦東北九十里爲守溪砦西北百二十里爲白沙渡砦西南九十里爲游浮砦五代蠻猺爲邊患宋太宗討平之因立五山砦以防守　一百二十里曰黃羅砦見前南五十里曰大霧山峻石深谷雲霧嘗覆其上宋建炎中金騎至境劉廷佐駐兵於此　茶陵東八十里曰硯渡山設巡檢司又爲砦十曰花石　曰虎背　巖和　城老虎　白石　高水　仙女　會仙　麻石右十砦元

末置州俱民避兵處凡爲關五堡一砦二十有二巡檢司九

長沙土野沃衍下有洞庭之輸泉源瀵出山阯故鮮水旱稱善郡其民稼穡而事錢鎛以殖衣食無所仰於四方乃他方遊民徒手張頤就食其間居停之家一喜其强力足以任南畝往往僮僕畜之久而遊民多智辨過其居停主人其主人亦遜謝以爲不及因請諸賦役願與共治或就磽确荒蕪田予之墾而代繕租賦不以實於官及其久也遊民或起家能自稱稿異時居停者或稍淩替致相傾奪間有田則遊民業也而賦役皆主者任之故土戶强則役客客戶强則累土於獄興而不可已者其來漸也核其强弱而均之因業而定之籍毋使蒙冒而爭焉司土者其加之意哉

寶慶府今衡靖辰永之閒有輔車之勢地若僻安而境內武岡城步諸徼谿峒苗蠻彈壓是賴焉宋以大猺洞地立五砦則戎備之嚴所從來久遠矣其爲設險則部陽之堡三日水　沙平永靖各設官一員督領操丁防禦萬厤三年知縣歐陽模於城外四方各設守望樓一座以便巡邏北八十里爲隆回鎮設巡檢司爲巨口關在新寧五都東爲白馬關安平三都新化之隘五黃桑隘樟木隘　石門隘鬰鼻隘　道白隘其堡三黎平　花橋　紙鉞各設官一員督舍操丁防禦北百里爲蘇溪設巡檢司武岡之堡六桐木　九溪　白倉　歇芩　太平　安樂以上六堡設官軍戍守東百五十里爲紫陽鎮設巡檢司南六十里爲石門設巡檢司北百四十里爲四破口設巡檢司城步據蠻峒隘口苗路凡七城步圖苗路四日風界　塔溪衝口大古山　連荷山　大水峒苗格三日舊宅界溪山　斜頭山　洞頭山　七路原設款丁其計六百二十人守把新寧隣接猺苗置哨守二所衡州哨守千戶所　長沙哨守千戶所　俱在是治西百步之外每年輪撥

千戶一員領班旗軍百餘人哨守東九十里爲靖位鎭設巡檢司百二十里爲楓木嶺關皆其可據者焉屬邑與西粵全州接壤是以山猺洞蠻劫殺之禍無歲無之而城步荼毒尤慘皆堵靖武閒有警國朝議敕武臣分閒防禦駐札武岡列戍輪守民以寧謐凡爲關三隘五堡十有二隘五苗路七巡檢司六

邵陵地控谿峝其篁筰諸蠻荒悍弗率驁執藝蕘蓋自古患之我國家分布戍卒遮列險要斷其出沒責以衞州而詰戎憲臣與郡邑長吏時謹視之爲備蓋甚詳也顧其重跰累繭歷險捷飛來往飄忽莫可蹤迹則吾所謂防禦者豈必逐逐然角技於山阪爲武哉要務防吾之戍卒使其守望偵諜咸有實備毋事虛名其陽戍而陰翼夷者必重繩之民有矯黠不逞竄身荒徼以逋賦役或半卒爲姧利潛與引導令保伍

以實聞於官不爾發且坐違獲導夷者以獲夷之賞予之而又令各以便選地併力爲圍與戍卒伍則聲勢聯絡法度修明諸夷將懾息矣

衡州府控引交廣聯絡溪峝猺獞依山負固竊發爲患守者恆預計之嘉靖中兵備使陳卿嘗於演武之地督率垣塹外闢溝濠而於兵戎從時蒐閱深得除戍預備之意其餘有可憑者府境西八十里曰鍾武城漢置至漢末賊嘗據此孫堅平之湘江東岸爲江東鎮設巡檢司南二十里爲松柏市設巡檢司衡山治南爲嶽津鎮又爲雷家埠草市各設巡檢司耒陽南五十里爲羅汶鎮設巡檢司安仁西二十里曰楊梅峰前見西爲月嶺其上寬平邑屢遭寇患正德中委官羅宏明率邑人立砦保障相公山砦諸葛武侯駐兵於此南五十里曰曹婆山山勢嶮巇徑路幽僻有砦今爲山寇巢穴舊七十里爲潭湖鎮北三十里爲安平鎮各設巡檢司酃縣爲黃烱堡歲撥

廣雅書局栞

衡州衛百戶一員領軍把守　桂陽縣東一里爲匹袍峒在歸善鄉相連桂陽縣與江西接界其峒乃上猶所轄近年因招殘黨遂爾作亂負固於此正德十六年南贛都御史王守仁率兵夾攻始平其穴　又東一百里爲魚黃峒在歸善鄉近江西大庾縣界正德中賊盜侵境結巢於外王兵破滅之其峒田連阡陌民之膏腴也今各田至人聚居耕種　北八十里爲泗州鎮設巡檢司　南六十里爲牛橋設巡檢司　臨武西北二里曰舜峰山舊名千仞其上平衍邑人避難嘗據其顛設柵固守　爲太平營在高山後知縣郭宏德建　走馬營舊名板寮營以其地不據險今遷馬坪故名近撥殺打手五十人據守　五里爲雞頭營近撥殺打手四十人把守　黃茶坪此地有鎮守館嘉靖中知縣許孔言勘係寇經行要路議建襄陽路指揮一員鎮軍哨守　三十里爲韭菜營西三十里爲水頭營近撥殺打手三十人把守　西北八十里爲兩路口設巡檢司　藍山北四十里爲乾溪設巡檢司又西一里爲小山堡　西四十里大橋鎮　西二十里張家坡　東二十里毛俊堡各設巡檢司　凡爲寨二堡營五巡檢司十有六

夫翼軫之精下當衡山據五渚之上游跨兩粵之裔域故湖南奧區稱衡州焉及其地雜三方地遷谿箐巖居谷飲之子狃習窮僻憚於檢押聞官師則震懾望公府則惕息故多束手而聽於里魁請以服勤所得其賦役佐以食飲道里用度諸費予里魁代之輸顧里魁非盡行誼人也間取而乾沒之急則以爲已輸而以逋坐原予者官處齋閤按籍而責征則逋負臚列命操繩而逮之彼其人至亦不知謂何而積逋至此不已則飲泣稱貸代之矣故甲之儌里者固十有四里之嚙甲者則十有九而山谷之民爲甚焉司牧者其儲神察之也

永州府據瀟湘上游地引洞庭畛接西粵接廣西全州界而山猺洞蠻

竊伺劫殺者元成宗時湖南寇亂騷夷永寶而左丞劉國傑尋討平之當時制馭方略今可以不講耶元成宗二十五年湖南盜詹一臺作亂誘永保之衆嘯聚四望山久不能平劉國傑破之斬首賊餘衆悉降乃相要地爲三屯在衡曰清化永曰烏符武岡曰白蒼遷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榛棘使賊不得爲巢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給之無者使耕屯田中後皆爲良民矣

險有四境者零北七十里爲高溪市設巡檢司祁陽治東爲歸陽市六十里爲白水市北六十里爲湘江市百里爲永隆太平市添設巡檢司東安東北一百里爲蘆洪市設巡檢司道州南四十里曰蔣居山地名四眼橋本州要害首稱之聯絡蒼梧九疑之墟其深阻不可窮苗民據之以爲淵藪居民歲受其害其上爲四營滴水營清邊營周塘營中軍營又爲鎮南營知州羅斗建簡發手精鋭者守之又營陽鄉有白雞營營樂溪有營樂營俱有哨守官軍寧遠北八十里爲白面砦設巡檢司爲太平營正德中建又爲扼蠻營水安營桂里營大陽營寧遠爲楚邊境知縣周諒慮其有警請建營以控制之演口爲濱

武營濱江山谷險遠界於兩粵間昔猺民稠居時肆摽掠嘉靖辛丑知縣李公相其山麓環合之處薜路立營募兵爲鎮猺患遂息又爲營十望墩　振膽　大富　銅垣　水敵　三十　平定以上俱嘉靖中建　隆平隆慶三年建　逍遙　新田二營萬麻二年管縣事知州蔡克先建水明南八十里曰荆峽鎮山兩岸對峙若城壘相抱僅通一小江　桃林扶靈之水西至廣右實永明之關隘昔此鎮官熙寍中省之令砦兵守禦焉爲桃川市設巡檢司爲白象堡西爲白石墟各設巡檢司營十有二鵝山　潘家　斗罡　巖口　靖西　石螺　上砦　小水　若子　茶拓　養牛山置　楊柳　又山江華南六十里爲錦岡鎮百里爲濤墟東二百里爲錦田砦各設巡檢司營二十有四高砦　神仙　山支　白芷　金雞　車丁隘　大關　平頹　得勝　永昌　虎威　豹韜　鎮遠　折衝　克敵　靖南　鎮中　矮嶺　見龍　牛顧　富累　望高　大源　五里凡爲堡一營六巡檢司有三

異時言者以永郡爲古蒼梧之野當湘灕之交脣齒全桂請割地粵西天子下其章令兩藩熟計以聞時楚中議者以衡

永壤接永郡割則衡陽孤卽酉陽邵陵將鮮屏蔽聲勢不相貫且永民世楚已久一旦隸粵慮土俗弗宜請如故便故永之不改隸者勢不可也若乃複嶺長林岨介巒落時或豕突以驚耘牧而馬鞍嶺荆陜鎮尤稱要地嚴兵防戍及今宜為碩畫云

郴州地當五嶺之交蜿蜒磅礴連亘江廣峰巒陡絕其關隘獨稱險阻猺賊嘗鋸柵居山巔斷木懸石俟過者推墜斬繩千萬人皆仆壑成齋以是易肆摽掠正德中猺人東自龍泉萬安入東南自保昌曲江仁化樂昌乳源西自連州連山陽山盜遠山陵武北自桂陽常盜大肆剽掠正德初奉朝命征者不敢擣穴遂蔓延莫支臺臣會兵夾擊其患乃息正德中都御史秦金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兩廣尚書陳金命將官屯兵於興盜之新潰以扼其路賊還復起殲厥渠魁焉先是土人龔福全倡亂僞

稱天王與其黨劉福興等據馬脊山賊栗砦等處十二年泰金奏聞卽詔金討之金乃駐扎郴州分布諸將進討以前哨守備指揮王翰監兵副使陳璧自桂東進左哨都指揮王廷爵監軍參謀黃質自桂陽進右哨守備指揮李瘽監兵王濟兼率永順宣慰彭世麟兵自郴州進後哨都指揮劉宗仕監兵僉事顧英自臨武進又以參將　副使俾巍駐兵西路口策應而右布政使方璘督餉不匱乃能直擣巢穴斬首三千餘級擒福全等磔之市郴桂遂平

其險可據者州西八十里爲石坡鎮設巡檢司永興西南五十里爲高亭鎮西北六十里爲安福鎮各設巡檢司宜章東六十里爲赤石鎮西南八十里爲白沙鎮各設巡檢司八十里爲笆籬堡洪武中置以知縣王均實請永樂中調郴州所官軍防守縣東八十里爲壘田堡正德中調長沙永州二衛官軍防守北隅爲名募堡卽宋之永成砦也成化八年設守禦千戶所調茶陵衛後千戶所百戶所官軍戍守黃沙栗源隸焉堡今廢西南九十里爲黃沙堡南三十里爲栗源堡洪武二十七年因杜同子冒阿係嘯聚爲寇命總兵大將軍統兵勦平立此二堡俱永樂中奏調茶陵衛官兵防守又縣西南六十里爲鳳頭營東二百二十里格把營　東三十里爲紫溪

營

在城爲瞿塘哨荆州哨正德中奏調官車輪班戍興寧之要守設守備一員在城駐扎

害曰新溝東五十里連桂東之境曰八面山其上爲馬磁堡山最險峻延袤二百餘里登之可見郴衡吉贛諸郡隆慶二年傜猺猖獗於山門建堡　又建永安堡二堡撥官軍守禦之北三十里爲州門設巡檢司南五十里爲榢口設巡檢司桂陽爲廣安守禦千戶所洪武末年桂陽縣鍾均道擾亂詔以漢達官軍千人往戍遂留七百員名而設所焉築以縣東相距八里成化中縣都御史始遷入縣城宏治中流寇復亂請調長沙等衞官軍五百員名而以黃州指揮二員領之分班防守分茶陵衞指揮代之　案本縣嘉靖四十一年廣東流寇竊發權調陽山殺手五十五名暫營社稷壇側邇來侵毁遺址而殺手冗食之兵蟠踞騷擾議當另遷隙地庶於事神治民爲均便也東四十里爲益村南四十里爲長樂山口東北四十里爲濠村西北六十里爲鎭安以上四處各設巡檢司桂東北五十里爲烟竹堡東南三十里爲寒口堡南四十里爲新坑堡三堡歲撥官軍戍守　案縣界八面山中有洞三曰上曰中曰雷家素爲賊窟嘉靖末中洞猺黃積珠等大肆劫掠

署縣事訓導時化成以聞南贛督撫陸穩密令武生周以臨撒鄉官周琪及周延論等生擒積珠等一十八名械送軍門梟磔於市隆慶丁卯雷家洞上下連各峒蠻謝祿通等結聚剽掠事聞南贛軍門　百朋取次勦平之東八十里爲高分堡設巡檢司凡爲堡十哨二營三巡檢司十有二

負山之民質愿而多勁非獨習尚亦風氣然此修敎設禮漢史所以循衞颯也今柔漸於熙化庶埒中外顧其地遠京師七千餘里主爵者類以荒僻擬之銓授之際無所遴擇故州邑長吏大抵皆循習故常輒托於孤遠往往無以自見蓋祖宗之所重而時俗視之以爲無當於緩急也即有不御之權將安施乎

靖州古唐渠陽軍據辰沅之上流爲重湖保障南服要區與蠻壤相犬牙夷人族種蟠踞溪洞道路阻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

不能長驅且其境與宜州羣苗相椅勢成犄角表裏爲患是以宋人議棄渠陽非以不便於攻守故邪乾道八年知貴州陳義上疏曰渠陽民不復沙田不輸服其地似若可棄然爲南楚要區或控制失宜或金谷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臣守之選崇寧初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府摘兵二百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郡不能治遂慢守臣反道猺蠻以擾編氓州郡飛白主帥不能治比得報已晚矣故戍臣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爲用臣以爲宜聽守臣節制便帝嘉其言蘇軾論渠陽蠻劄子訪渠陽諸夷盤據山洞道路險綴昔郭逵知邵州因於楊光潛李浩自沅州入靖過境即敗走逵浩皆西北將然有敗而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以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得戰又不能守老兵費財漸至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之兵不下數千義難棄之虜中爲魚肉要須略行計定使知畏悍守者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臣訪之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將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覘攻討必用士兵舍此欲以中國强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以智者臨事制宜難以預度也又聞渠陽諸蠻與夷州蠻夷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與渠陽諸夷合謀作亂勢亦猖獗卒難剪滅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不與協力亦不爲無益也

其後嵩苗倡亂州城幾於失守時當事者如邢公勢處孤危乃能奮發利禦迄於凱旋抑亦控扼險固致然也宋靖州教授李誦平蠻紀略曰宋淳熙三年中峒猺民叛等及諸團為附作亂其衆數千其鋒甚銳前守司公景輝遣戍將田琪暨州兵守密岸又進守西樓以斷寇路增城浚隍募忠義乘城且告急於朝而乞兵上司軍書羽檄接迹於道諸司各遣兵招撫而夷情反覆侵侮不已會景輝領詞欲還有指趣令將邢公遷亟上并治司憲下常德府盜賊同合兵掩捕四月邢單騎來交三田越二日至於貫堡未及戰而戍將田琪冒險輕進為桃家團所衂琪死竄奔者歸巢城震駭邢獨奮然開虎符收潰卒酌之酒而授之戈勉以忠孝使軍門判然舒顯沮盡卒以往又荊鄂之兵始至城外者咸督發之翌日復扼西樓寇乃不敢越境是日孤城殆不可保已而猺人畏之隨擣中峒覆其巢穴追逃蠻略大小波川還取桃溪堡所過皆望風讋栗乃郎來築合歃牲以受其降卒復置砦守而歸其市民既畢勞諸酋長引民放僇於寨門外而傳其首於辰沅於是東至舍行客嵓南至羅章龍巖西至湖耳諸道北至桃源三江咸洗污俗而為新民矣我國初苗夷倡亂旋平定之洪武二十五年靖州山寇王漢等叛三十年古州蠻林寬叛命大江湖海指揮齊尚等前後討平之乃界伍靖之間厚增兵衛靖州

衛銅鼓衛伍開衛守禦千戶所十一以扼絕苗路守以州牧參以武帥靖州有黎將駐扎聳城建堡據地設險則在昔議棄之地皆今日貢賦之域也其諸可憑之險州境西北一十五里曰飛山見前北十五里曰香爐山諸苗負固之所西一百二十五里曰零溪設巡檢司北四十里爲金雞堡一百五十里爲茅營堡會同爲豐山堡南三十里爲運山堡東北五十里爲洪江堡西北六十里爲洹江堡四百里爲遠口堡設巡檢司北三十里爲五招堡六十里爲相見堡以上九堡永樂中都督梁福議築俱靖州衛官軍哨守西南六十里爲地靈堡西七十里爲黃强堡六十里爲黃檐堡九十里爲鎮遠砦設巡檢司東九十里爲苦水砦設巡檢司通道西南五十五里曰收溪砦路通廣西界設巡檢司西北五十里爲潘陽砦設巡檢司城之外有長安堡常德爲官軍戍守爲流源堡以上二堡嘉靖中議築綏

寍一百一十里曰楓木嶺戎苗出沒之所關爲東關西關東北四十里爲黃石堡又爲開陽堡藍溪堡多龍堡又爲江口堡以上五堡嘉靖中議築九谿靖州衛城步縣官軍哨守東北二十里爲武陽寨百五十里老鼠隘北八十里爲青坡砦設巡檢司西南百二十里爲臨口砦設巡檢司若瀕州衛所曰銅鼓四面相距之地與貴州相犬牙皆羣苗出沒之所湖北要害之地也

衛城四圍高山可以屯兵城東三里曰楚王山上有楚王舊壘二十里至楓香堡先因水衛苗夷爲患設立堡城官軍輪班哨守四十里至黃沉關山隘可據爲固五十里至斜坡一堡先因吳崗苗夷爲患嘉靖初年設立堡城官軍輪班哨守百里抵靖州治西爲石炭堡爲營寨爲山洞屯西八十里抵藤洞苗砦百二十里抵清水江深山叢林係生苗巢穴江水可通竹木簰筏至靖州所屬遠口堡大江南三十里抵貴州亮砦蠻夷長官司伍開調設撥新化守禦千戶所捍禦至統砦界五十里守禦千戶一百里抵貴州黎平府赤溪長官司地界聯絡苗巢山路三百里可抵貴州鎮遠府治其曰伍開實諸蠻之咽喉遞撫臣專命裨將挈甲士千人以往武衛

用舊號令乃行案僉事陳東閱視靖州碑文嘉靖戊戌仲春大中丞顧公　由武岡入靖大閱武於西郊爰命守備袁桂往鎮武關其為堡四曰羅團曰鐵爐二堡歲委千百戶二員領撥旗軍哨守曰寗溪隆里所原設邊呰淇武中欽調本衛指揮一員王恩朋領旗軍一百人鎮守嘉靖以來稅盦爾因甯溪地方山箐險梔苗蠻出沒剽殺商賈參將衙門議設茲堡借撥龍里哨軍防禦民患稍紓矣曰苗坡凡為關二堡二十有九砦七隘一巡檢司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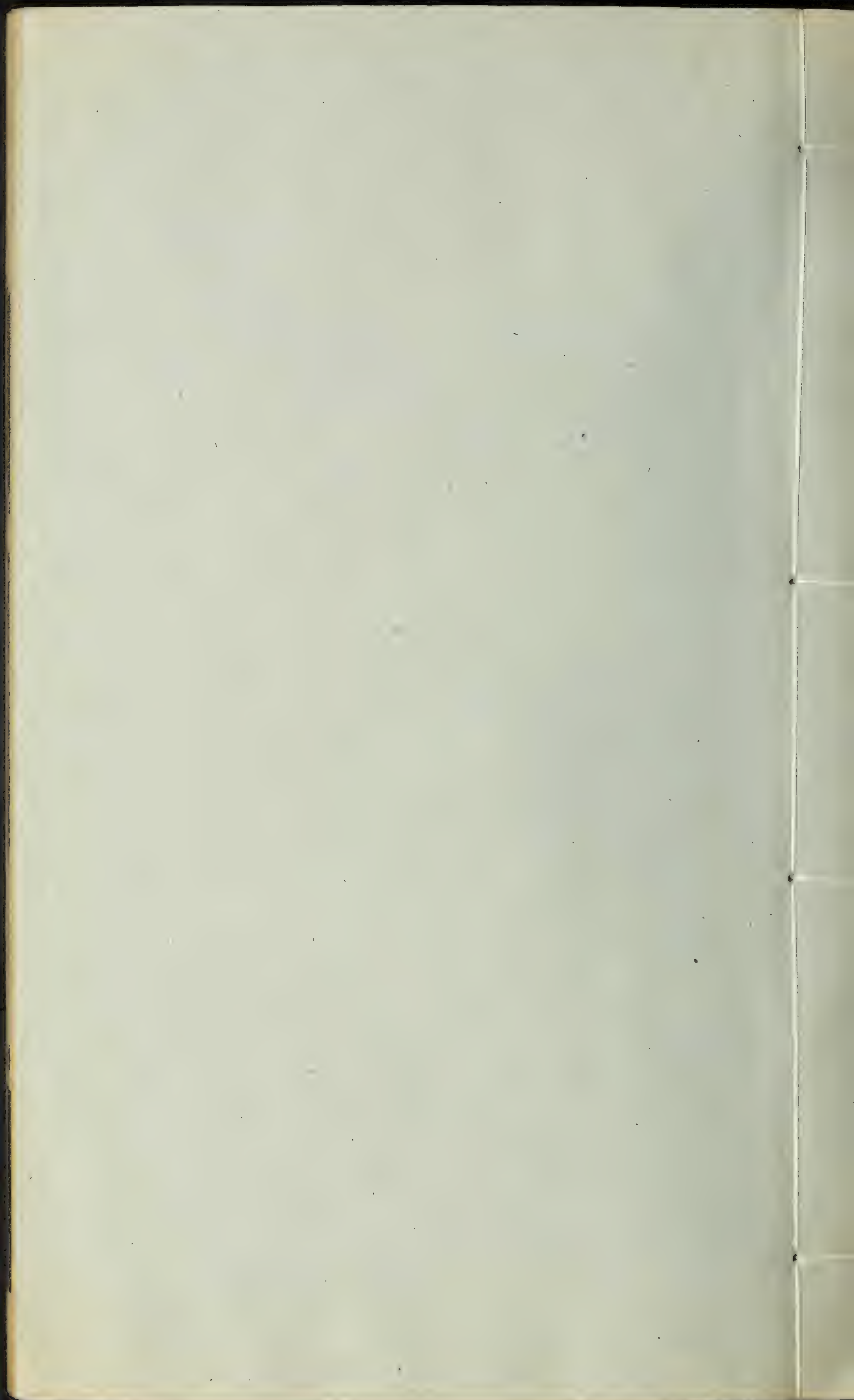
國家之設守令也以州境山川險錯蠻落隣接故不以屬郡而直隸於藩司蓋寵以事權彈壓荒徼為邊圉計也顧諸蠻性習雖椎髻侏㒧獷悍弗制而指心為約刻木為契即終身不渝豈盡與人類異秉歟哉所貴司牧者醲德震威先聲風馳制諸未發而遮險列戍曰隄備之玩者必法彼荒憬之眾其不蛾伏而屏息無幾也乃若州去藩司方千餘里歲時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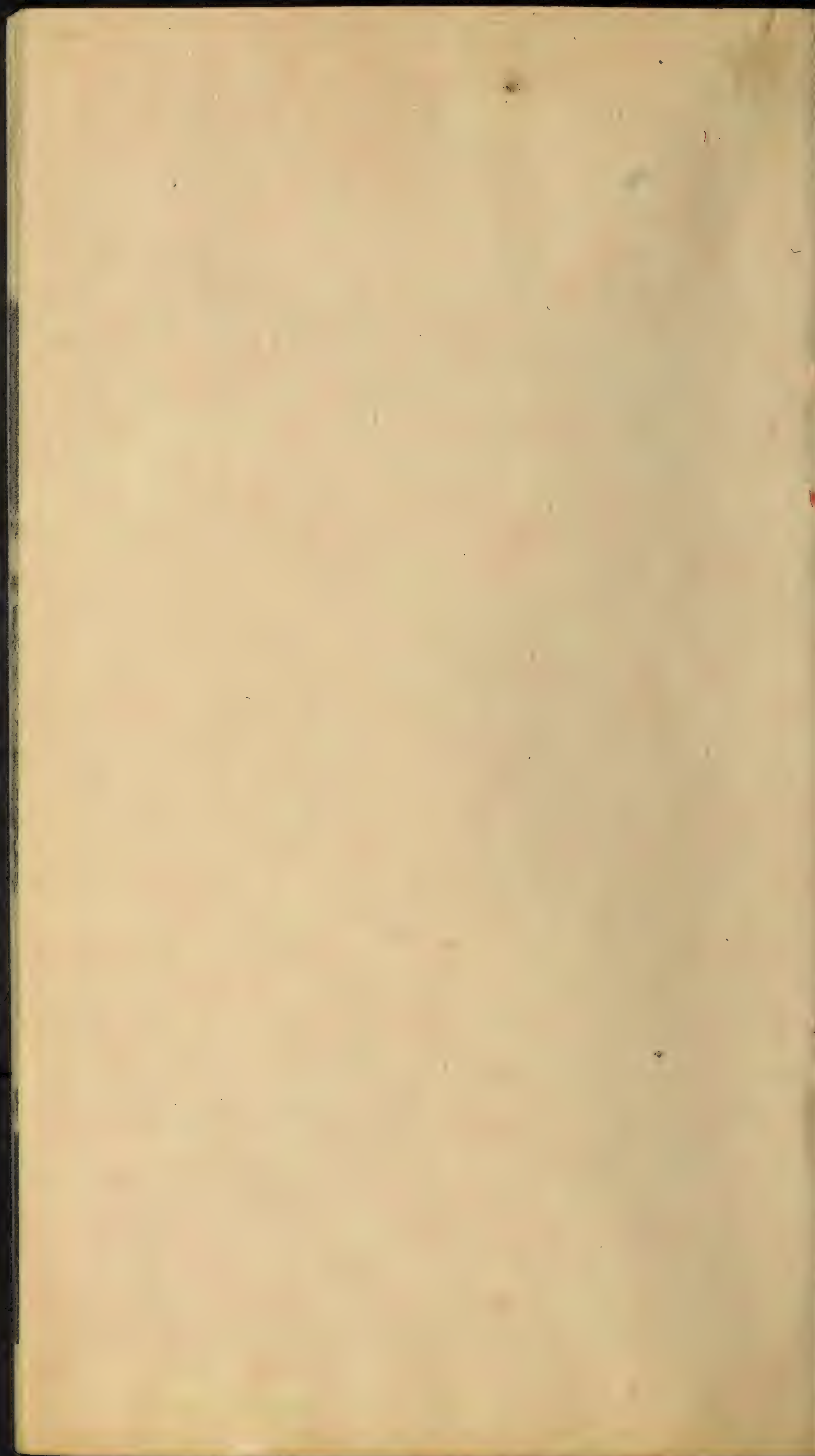
白例必得請乃案章行之固也藉令捍禦機宜瞬於眉睫必俟報可乃舉得無有日中弗及坐致失時之慮者乎誠急彼之專斷毋東以格例盛獨渠陽守令便也卽事功可冀矣

施州衞介荆梁之會東遮南郡西蔽酉陽南北盡連溪峒軍民錯居我明朝廢州立衞詰戎兵以鎮蠻夷軍皆近諸內地令戍守民則服屬諸蠻也嘉靖中增設守備尋命泰戎轄制捍衞法意深遠矣先是防川巡撫劉大謨巡按王圻會同湖廣撫按題奉欽依改調九永守備一員於施州衞駐劄鈐東川湖土司未幾大謨用副使何相等議會題疏略云施州衞幷各土夷司地居險阻性類犬羊屢出境搶擄人則該管官員既無鈐東之方且有通同之弊原議添設守備官員似乎名位頗輕徒爾紛更無益合從今議添設參將一員請敕於施州衞地方駐劄庶武備嚴而遐邇懷服而地方可保底定軍民永賴無虞矣乃其戎備固在溪峒隣壤焉取諸可據之險東曰連珠山其上爲五峯闗東南二百里曰東門山上有闗相傳一夷夏分界

百十七里上曰石氏山上有關西北三百里曰七曜山其上曰梅子關三百五十里爲銅鑼關右三關奉節縣官兵把守西爲老鷹觀大田爲深溪關酉陽路口施南東百里爲小關散毛爲散毛關散毛路口忠峝爲土地關忠定路口木旺爲野猫關剌若洞路口忠建東南三百里爲永勝關三百里爲虎城關三百里爲野熊關三百里爲野牛關右四關俱忠建界其屬五砦土司者曰陰隆江曰望曰滑石江各設巡司凡爲關十有四巡檢司三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六

崑山顧炎武撰

岳州府

孫斯億曰泥塗之田惟安鄉華容多焉他不盡然抑中下未足該之夫華容分東西二鄉西之田屢困水災石門分南北二鄉北之田重爲猺酋所據而慈利十六七等都類沒永定生胡巴陵苦衝疲荒蕪平江因豪俠隱射古者田分九則華容田高下懸絕卽九則且不可況屯壞衍沃閒錯訟競瑣瀆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若澧州利在平陸其厚富也宜哉

永定衞土田沃衍亦邊境樂地但官貧民富互相結爲姻婚以長幼爲坐次生胡豪放衞校畏之侵慈利壤田而不服徭役當

路亦無如之何然儒風浸盛亦彬彬可觀云

大庸所崇山外屏少見天日壤狹事繁視篆者困於徒馬至稱貸不足俗又性忍剌膚血以事鬼神者千百成羣甚可笑也

九谿衛士伍疲耗諸生間攬屯稅然紀法嚴明上下有體視永定差勝

安福所荒野之地土人不知甲子而軍旅耗散視諸所加甚

添平所土酋縱放據石門半境而不服徭役好遠結權勢人士貧窶則嗜利者恥與爲婚姻亦可慨矣

麻寮所較添平稍貧然地險俗譎上下以倫理相犯爭訟連年亦無足道者

桑植司盤瓠之裔中古夷俗父姬兄婦配合自由遍年以征縷

華容志陳士元論

禹貢九江孔殷沱潛既道今詳水經水道澧水出予邑而會赤沙湖沅水當邑之南大江繞邑東河亦自江出亦謂之沱由是觀之予邑固大江九江之衝也江之水較漢稍清故不易淤澧沅則清而莫淤夫自杜預開漕以瀉江勢而邑東之湍悍稍紓邑西之流漸浸巨故江水橫截予邑注之洞庭弗啻繞其東北爾已聞之長老唐宋間邑西寂無民居而范晦叔岳陽風土記亦謂華容民多以舟爲居常產卽湖地建寗南隄決卽被水患建寗今石首南隄卽今之所謂調弦隄者夏秋必決必溢故二邑江患相表裏乃安南港所厄則湖水也至和遷縣築隄爲防

僅可障官署隄之外皆棄之魚鼈然湖水勢緩日夕弗逾寸許江勢猛迅來或數丈震撼撞擊力斧巨石邑民謂湖爲水胎水胎巨復以江隄靡弗決者聞之宣德間人吏乘舟入縣署正統中知縣楊鐩以爲請 天子遣工部員外郞王士華右布政使蹇賢奉 勑駐邑中相便宜築隄四十有七並縣隄爲四十八垸九載士華還儀制郎其後士人往往擇少高之地築之今之境或百餘區最巨者安津蔡田官垸延亘咸十餘里小者田僅百畝而已一遇漲潦隄或衝決則禾稻室廬咸付泥滓冬月水退有司乃發粟集民修之每垸擇其有智力者一二人爲圩長十餘人爲小甲分地而築計工而食至良法也厥後有司親爲賄階圩長藉爲貲藪歲初必斂長甲稽植甲又按丁索常例錢

豪勢家比弗供役有司下垸假點選以蔽扑征贖焉而於隄之堅脆工之勤惰舉弗問也所發之粟類爲長甲侵獵是以愈修愈塌隨築隨決以利民而實害之且予邑垸民心殊刁惰少旱則決隄引水坎穴叢楚甚者以施筌蒙罟有識小言反相詆詬滋隙或稍加補塞亦弗堅實以疏土而浸逆瀾卽頃刻可摧也今之計莫若督民於垸中鑿陂而嚴其禁防謹其蓄洩乃安津有安津湖蔡田有蔡田湖官垸有田家湖淇武中華稅弛之民旣田正德中知縣李文泮槪私取課肥已名爲水面錢今漸增幾百金者一切裁之斯隄可無決而旱亦無可畏矣嘗聞正德戊寅都御史吳廷舉奉　敕賑荒萃民修垸因而食之由是諸垸幾復士華之舊所惜者李文泮攘剝錢粟徒恃虛文嘉靖癸

卯知府陸埛復復發郡粟增修而知縣趙占亦襲文泮故智訖無成功嗚呼使士華弗逢楊鐩則垸必難立西鄙至今弗尙爲萊蕪場耶余又見垸民往往於垸外水濱墾植黍粟早稻水小汎則阻其港汊積久而淤漸成塍畦水大至始莫援謂之湖田湖田無稅額三載一熟熟則倍獲厚利此所謂酒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而王安石懼無貯水之田者也夫隄防起於戰國圩田湖田起於宋政和以來古無有也使過賈讓杜預則諸垸尙在興廢之閒況垸外乎苟因前之利而昧經久之計誠不可不思也然有洞庭爲之瀦瀦亦不至大害若紹興所議修圩守臣賞罰則今日之急務矣至於調弦開塞之議雖靡成說以勢觀之塞固漲而西開亦漫而東今開者幾百載即欲塞之莫能也

善爲水者因時補葺可耳

衡州府

衡當楚上游爲郴桂之咽喉交廣之門戶也屬邑聯絡谿峒猺獞依山負固不時竊發其市鎮關津設立巡司者業有防禦至永福山之三合橋長樂鄉之沙坪慕化鄉之水口町則邵祁衡潭湘鄉新化通焉深山窮谷幽菁叢林盜賊奸宄神出鬼沒盤據山險若虎負隅四照生發皆比爲招寇之藪固郡中之大要害也嘉靖癸卯巨盜李萬琦等猖獗於慕化永福各處致殺官兵始設立水口堡撥官軍民壯殺手防守焉而沙坪堡則設自隆慶六年千戶吏官與有建立功三合堡則設自萬厤二年各調官兵守之以防竊發地方始得安枕矣然戒險於平防患於

預誠不可一日稍弛也若衡山之草市大洲耒陽之羅渡常寧之杉樹黃茅衡頭白河黃崗有九溪十八崗延袤百里安仁之楊梅峯曹婆山大源衡唐公渡彭蠡金紫山山勢綿亙接連他邑鄙縣之黃烟桂陽之泗洲寨牛頭坌白水茶山等處臨武之舜峯山禾倉堡莽山連州荊竹大羅之境且四面受敵藍山之鎮南漿崗西關蘆慈大麻芒東龍川北川等營荊竹高良源等猺東北之兩頭寨西北之官砦其山蜿蜒蟠鬱上可容千人凡此皆各屬險要之地而大洲界在衡陽安仁攸縣賊徒潛藏出沒叵測嘉靖癸亥猖獗尤甚百戶孫承祖戰死兵連歲不得休至於常寧桂陽地產鉛錫多利富商大賈貿易其中四方亡命之徒往往依之凭山阻險實為盜藪舊雖設堡於黃烟各處立

營於西關各隘顧地接鄰壤勢相依伏此撲彼發彼滅此生非我族類能保無異志那鏡往防來選練調習圖之於無事而不自失其險要則策之上矣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來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皆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

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瓮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按湘楚之俗尚鬼自古爲然書呂刑著三苗昏亂相與聽於神至舜命重黎絕地通天而其俗始正下逮屈原巳千有餘年原爲敘正巫者事神之詞以寓其忠愛之意其說見於離騷以今觀之則原時所祀尚在正典世變江河愈趨而下今非原之時矣風俗所祀所尚鄙俚可付一笑因編祀典志略著數條末簡以俟爲政及觀風者採焉

衡人賽盤古病及讐怨重皆禱祀今誤作盤鼓賽之曰巫者以木爲鼓圓徑斗一握中小而兩頭大如今之杖鼓四尺者謂之長鼓二尺者謂之短鼓巫有練帛長二三丈畫自盤古而下三皇五帝三王及諸神靡所不有是日以帛盡懸之長竿鳴鑼擊鼓吹角巫一人以長鼓遶身而舞兩人復以短鼓相向而舞計昔所許若干會爲所舞之節隨口而唱無復本據讐怨重者夜至野地滅燈燭謂之盤黑鼓每舞罷一會則恣口飲食極其村野夫民之初生有盤古氏者出而御世爲三才首君史稱盤古言元氣渾渾然盤固者今以木爲鼓以遶身爲梓以滅燭爲黑鼓何所取義哉吁失之遠矣

風俗合二三十家其祀一大王神其神或以其山或以其陂澤

或以其地所産之物而得名輒加以聖賢帝王公相之號如愚家溪田所祀云平王相公大王祠下城外傲居所祀云南平水東三聖公王祠下其他如高山椒甫大王祠詢之云其山多産椒土硃大王祠其地産紅土其他不能枚舉愚憶維天撫世曰王主宰天下曰帝大而化之曰聖復而執焉曰賢首五爵以無私爲德曰公長六卿輔其君曰相今乃妄亂稱呼甚至加之土地所生之物其爲詭妄不經莫此爲最長欲言之有司請一釐正焉然則未暇也

風俗事女神每家畫一軸神分班而坐多不可數中標題云家居侍奉李家天子三樓聖賢神仙兩旁題云三千美女八百姣娥歲晚用巫者鳴鑼擊鼓吹角男作女粧始則兩人執手而舞

終則數人牽手而舞從中翻身輪作觔斗或以一人仰卧衆人觔斗從腹而過亦隨口歌唱黎明時起竟日通宵乃散夫女子本以陰柔之質死而爲神如節婦烈女庸或有之他不盡然也今云李家天子三樓聖賢何所據哉可一笑也至如師巫盜取廟中神像首以爲魘魅收陰兵以作下壇書符篆以爲青筒鄙俗怪誕不可盡書云

青山侍郎行祠其所祀神無所考或云爲南嶽六部之一故云侍郎行祠愚意侍郎之名起於近古周以六典建官周禮有六部之名嶽山與天地相爲終始　明朝正其號曰衡山之神又焉有部使有部則自六典未建侍郎之名未起時又以何官爲屬此皆詭謬不通且以爲土神而誤襲侍郎之號則衡陽境內

原無青山之高大可以表識也嘉靖辛卯例毀淫祠地方妄爲援引以惑有司此祠遂幸免云

正統三年八月甲子命湖廣布政司正官督衡州府縣修理南嶽神祠像設先是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神廟殿宇門廊舊有二百餘間規制廣大年久朽爛積塌塑像傾壞不稱神靈臣考之典籍山川嶽瀆皆是陰陽氣化所成即非人類肖像可擬止宜設壇致祭不當立廟故宋儒張栻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欽惟　太祖高皇帝鑒前代之謬凡諸嶽鎮海瀆革去帝王位號惟存本稱如南嶽止稱南嶽衡山之神仍詔天下遵守甚盛典也惟前代塑造后妃侍御寢殿朝堂因循未革今坍塌已甚

非用工七八萬莫能復舊乞敕禮官會議因其積廢之餘革去廟設像照依朝廷祭祀山川制度内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每遇春秋精嚴祀事則禮制合經神明不瀆奏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議稱衡山塑造神像寢殿朝堂歷代相因積有年矣明初更制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所言難准宜令有司役民趁農桑採木燒磚置辦顏料並工修理其餘房屋如本山道衆或好善軍民情願修補者聽　上從之

昔吳起相楚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秦昭王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輸賦謂之賨布光武時武陵蠻寇入寇將軍劉尚戰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破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欲增蠻賦虞詡獨奏以爲不可其後果增布違舊約遂舉

種反東晉時因劉石亂後蠻遂北遷陸渾以南徧滿山谷宋齊以後郡蠻酋帥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隨置辰州以處蠻唐置羈縻州以領之宋太平興國中梅山洞蠻寇刼商人乃發潭州兵擊平之八年溪錦敘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願比內郡民輸租稅詔不許自後首領入貢不絕每加賞䘏之此諸蠻叛服之迹見於宋以前者以今觀之道居洞庭之南蒼梧之北谿峒蠻越雜居其叛服不常與古無異然其撫綏制禦之策亦在乎斟酌古今之宜而已矣　明朝近宋而制蠻之法亦莫詳於宋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地界與溪峒蠻猺連接以致省民與猺人交結往來擅易田產其間豪猾大姓私所免

稅役多以產寄猺人戶下內虧國賦外滋邊隙宜詔帥臣遣吏親立封堠不許省民將田產典賣與猺人及私以產業寄隱嘉泰中湖南安撫趙亮勵言西南九部皆與溪峒相接其地闊遠南接二廣北連湖右其人很子野心不能長保其無事或因飢饉或因讎怨或因劫掠或至傷殺州縣稍失隄防則不安巢穴越界生事莫若選擇土豪為人所信服者為總首以任彈壓之責潛以馭之凡細微爭鬭止令總首彈壓開諭勸解自無侵淫之患蓋總首者語言嗜好皆與之同習知其利害審察其情偽而其力足以懲利之諸司謂亮勵所言以蠻猺治蠻猺其策莫良宜從之嘉靖中臣僚言熟戶山猺峒丁有田不許擅鬻任其耕種但以丁名繫籍每丁糧約課米三斗悉無他科既樂其有

田之可耕生界有警極力爲衛蓋欲保守田業也今州郡漫不加恩山猺峝丁有田者悉聽其與民交易而丁未挂籍自知催督嚴峻多不聊生往往奔入生界猺峝受雇以贍口腹或爲鄉導或爲徒伴出沒省地爲害甚大宜明敕湖廣監司嚴禁從之又范石湖氏曰猺人常以山貨杉板滑石之屬竊與省民博鹽米山田易旱乾若一切閉絕無所得食且冒死突出爲毒滋烈沿邊省民因與交關或侵負之與締仇怨則又私相讎殺余既得其所以然乾道九年夏遣吏經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籍其可用者七千餘人分爲五十團立之長副階級相制毋得與猺通爲之器械教習使可捍小寇不得報官猺犯一團諸團鳴鼓應之次告諭近猺亦一概省民相團結毋得犯法則通其博易

之路不然絕之彼見邊民巳結形格勢禁不可輕犯幸得通博買有鹽米之利皆懽然聽命最後擇勇吏將桑江歸順五十二猺頭首深入生徑亦以近猺利害諭之恐從乃爲置博易場二一在義寧一在融州之樂溪天子誕節首領得赴屬縣與犒宴諸猺大悅伍籍遂定保障隱然萬一遠猺猖幸必須先破近猺近猺欲動必須先勝邊團始得越至城郭然亦難矣此宋之諸臣所論制蠻之法也其眞得猺之情審事之當盡事之宜亦可行之於今者然觀今日之所施爲或者法古之遺意歟今之所謂良猺稟聽官府號令卽宋之所謂熟戶近猺也其田有稅而無役卽宋之丁米而無他科也其耕民田者富民役屬之有盜賊亦可以用禦之卽宋之任其耕種生界有警而極力爲衛也

每溪峒口猺所聚居必立猺老以長之小爭則猺老徑自分解屢爭不決乃訟於官府卽宋設爲總首以任彈壓之責也卽宋人所言以蠻猺治蠻猺之意也各鄉計民多寡設爲團夫擇其勢力可以服人者爲團長以率之其迫近溪峒要害之處又設營堡召募勇力者謂之殺手分布各營以守之摘撥衛所官統領旗軍哨守團營一遇有警團夫殺手協同官軍聲援勦殺此卽宋之團結邊民形格勢禁之意也猺以山貨易民米鹽而有司亦時有米鹽之禁此卽宋之民與博易官爲羈縻之法也其立法可謂詳且密矣然近年以來猶有剽掠之患者固其猺性之常然或邊民生隙煽動良猺乃致勾引廣西諸峒生猺以爲吾民之害耳抑或饑寒所迫乎又或兵防廢弛蠻猺有所窺乎

其撫綏制馭之方防閑攻剿之路信乎不可以不講也

按猺峝一曰白嶺一曰顧村一曰蕹菜一曰馬江一曰石源一曰橫嶺一曰亂石等處猺峝俱係奉文招撫之猺准納糧不當差者聽本州調度原各隸於長今復置猺官其制馭之法視昔不啻凜備焉

按瀟水三一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出瀟山下其下有泉名瀟川故其鄉號曰瀟川鄉遶宜山下從宜江口出與沱水合其一小瀟水在小西城門外官塘穿城而入由瀟源坊遶至玉城山前有石鼇魚逆水而生鬚鱗鬐尾儼然相傳每水流湧首尾皆動山下有石鼇相公二神居人共賽祀之近石魚爲沙礫壅塞萬厤戊子守備彭顯謨開之未竟水復從玉城橋出亦與沱水合

卽在瀟南驛瀟陽樓之下其出九疑朱明峯南流百里至三江口東北與沱合均曰瀟水均入沱水又二百里至永州合湘水流故云瀟湘合與湘水同稱並傳者當以瀟川爲主道州記

衡爲五嶽之一地脈發於岷山由蜀入黔迢遞九疑連絡五嶺橫亙其南卽南方之幹也其初爲黔嶺沅灃二水夾之而地盡於德山其次爲騎田嶺湘濱二水夾之而地盡於嶽麓其次爲郴嶺桂嶺左洞庭右彭蠡而地盡於匡廬其末爲梅嶺逶迤而東分爲三支一爲金陵一爲古杭一爲四明而地盡於海騎田嶺從湘水紆曲而來湘水自九疑出分爲二一入洞庭一入粤西水分南北流而嶺亦有騎田之勢故名騎田自騎田入楚蘊結磅礴平展數百里突起南嶽高三十里 南嶽記云南嶽周

圍八百里回雁爲首嶽麓爲足之舊志云自回雁至仙頂七峯在衡陽縣界自祝融至天柱五峯及金簡降眞芙蓉等五十五峯俱在衡陽縣界其碧岫屏障日華嶽麓則在長沙府界共爲七十二峯紫蓋雲密天柱石廩四峯皆去衡山縣西北三十里寧遠縣南六十里爲九疑山又曰蒼梧山漢志注九疑在營道南漢記注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文穎曰半在蒼梧半在零陵晉郭璞曰其山有九溪皆相似或曰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九峯皆有一水四水南灌於南海五水北注於洞庭峯九一曰朱明其下瀟水源南流注三江口東北與沱水合在舜峯西十五里二曰石城其下沱水源南流至江華縣前又西過道州至三江口與瀟水合流在舜峯北十五里三曰石樓

其下巢水源北注與瀑水合流縣南是名子江在舜峯東三十里四曰娥皇其下瀧水源在舜峯西六十里五曰舜源其下瀑水源北流至縣東西折而北與瀟沱二水合亦曰華蓋實中峯也此峯最高上多紫蘭在舜峯北二十里六曰女英其下砯水源由江華東南與沱水合在舜峯北五十里七曰簫韶其下奔水源北注與瀑巢合流縣南在舜峯北五十里八曰桂林其下洑水源南流至江華合沱水在舜峯北十五里九曰杞林其下洞水源即歸水東流經藍山縣又東北經桂陽州在舜峯西六十里洞洑二水舊不載所注何也

州志辨蒼梧札記舜葬於蒼梧之野或以為南越地舜時十二州初未有越漢元鼎六年蒼梧始為郡考之蒼梧在楚者其地名

在越者在郡名云

永州府

明初官於民以食鹽計丁口而收其鹽鈔因以通於天下其後有商人引鹽民自買矣既已徵商而民間鹽鈔皆復不免酌取之謂何則鹽課之當蠲者一也

明初嘗設河泊所官收魚戸魚油翎鰾後折收麻鐵銅漆餬又革河泊所官令州縣代辦永爲魚課惟零陵東安永明徵之魚戸而道州寧遠祁陽江華則並於人戸丁糧內帶辦則一郡之中而設法互異漁課之當調停者又一也

永州府營十一在迎恩亭左

演武營在太平鄉演口　永安營在太平鄉灣井　拖鑾營在仙政鄉下觀　望墩營

在永樂鄉東城　太陽營在太陽鄉廖洞口　振膽營在廣濟鄉橋下洞　大富營在廣濟鄉富村　銅鈴營在西鄉白水嶺　三斗營在東鄉石家洞　平定營在縣城東　隆坪營在南鄉一千山口

永明營六

教場營在縣東　鵝山營在縣西北允平鄉大村　潘家營在允平鄉潘家村　斗岡營在允平鄉洋岩村　岩口營在縣東南興化鄉張家村　靖西營在縣西南永川鄉清溪猺村

道州營七

白雞營在州北營陽鄉　中軍營在州東南蔣居村四眼橋　靖邊營　滴水營　周塘營　教場營　營樂營在州西營樂鄉

祁陽營

永鎮堡在管家岩其地產銀礦先是爲藍山臨武之人竊發往往爭競殺人萬歷十二年奉文立堡

寍遠營十有四 錄二

太平營在縣東南太平鄉九疑口　桂里營在縣南丹桂鄉桂里源

江華營二十有七

教場營在縣南　高賽營在縣東從化鄉　神仙營在縣西興德鄉嶺東上段　白芒營在縣南大同鄉　金雞營在白芒　山叉營在縣北太平鄉　濤墟營近白芒　東險營地接白芒　大關營近白芒　平賴營在從化鄉嶺東下段　得勝營　永昌營俱在縣北　虎威營在縣東　豹韜營在縣西　鎮遠營在太平鄉蓬田　折衝營在太平鄉小源　克敵營在太平鄉大壩　靖南營在興德鄉花江　教場營在枇杷所下洞　矮嶺營在興化鄉矮嶺山口　見龍營在興化鄉鯉魚井　牛磕營在謝沐鄉　富素營在興化鄉富素村　望高營在西樑村　大源營在大源洞　甘棠村

口　五里營近倭嶺

桃川等守禦所營有十

石螺營在東川鄉雞嘴嶺　鎮峽關在永川鄉隘口　土砦營在永川鄉古鋼徑口　小水營在崇福鄉石嶺　若子營在崇福鄉牛崗嶺　茶磊營在崇福鄉老虎衝　養牛岡營在永川鄉峴頭　楊柳營在崇福鄉西兩江口即滌碧嶺營　乂山營在崇福鄉牛關乂山口　興武營在本所南門外

按舊志云永爲近邊地不運糧不京操惟分戍以防猺獞有輪戍有永戍有近戍有遠戍其法以正軍一千四百四十八四分之以一班輪戍廣西柳州府以指揮一員領之以一班輪戍小水營以指揮一員領之三年而代得代而歸者操守於本衛又選在衛餘丁常川防守各營又有奉調戍守東安

縣者又有戍守廣西興安縣戍守祁陽縣水鎮堡戍守本府永安營者往時戸籍不明屯田侵隱有一軍而佔田一二百畝者有一軍而田不滿二三十畝者至萬厤九年該衞申詳本道轉詳兩院奉文清丈多者攤之不足者補之官舍之家起報餘丁上納子粒田雖明而冊冊尚未定也迨至十七年守道馬公行委本府林推官改正魚鱗冊而又造歸戸冊每軍給田單一張上載土名田數計五十一畝八分軍無不均之歎糧無竊冒之弊其制詳且善矣又將各軍子粒抵兌月糧官免徵收之勞軍無包賠之擾便官便軍誠爲兩利之法邺軍屬者詳察而遵行不變邊軍枵腹之苦其永有瘳乎

寶慶府

邵陽關有三

東南西關　巨口關北六十里　白馬關東北五里

寨有八

唐隆道砦東十里守將名　杉木江砦東西十五里　羊田凹砦東七十里　同保砦西二十里　雲飛砦西北六十里　五百砦南三十五里　大爭砦　竹林砦俱北四十里

新化砦有五

仙姑砦西十里　老虎砦西六十里　南山砦西南十里　羅洪砦西南七十里

黃楊砦西北三十里

城步峒有五中有砦四十八苗民居之

扶城峒其砦十三曰楓木林下園丹口丹衙下家大砦等田砦

頭山楓林上邊溪水灼灼今新分一砦日下桃林隘口一曰梅子

横槓嵩其砦三曰牛石上火下火隘口二曰伍川伏子

莫宜嵩其砦十三曰江頭藤坪白水頭層頭水口甕底岩子坪

都溫獨樹大地初水獨宿大侯隘口二曰横水蒙蟲

蓬嵩其寨十一曰横水橋頭上岩頭中坪長灘條砦新砦大砦

貸坪緩水黄茅坪今新分一砦日下砦頭隘口一曰皮水欄牛嵩其砦八

曰城溪騰屋上坪水溫分界上下言侯家欄牛今新分四砦曰下坪水下小言小坪水下欄牛隘口二曰脾子拿子團有蔣家團南一里近議於伍峒中各輪設一團長自相催督以杜追求之擾

武岡關有三

東西南關　石羊關東二十里　紫陽關東百五十里

砦有五

同保砦北五十里　南山砦南十里　連山砦南二十里　劉和砦　獅子砦俱南五十里

隘有十一

白竹隘　嚴家隘　廣子隘　皮子隘　橫水隘　施岩隘

芭蕉隘　橫波隘　神童隘　石羊隘　廖溪隘

新寧關有一

北關一里

隘有五

石門隘南三十里　盆溪隘　黃桑隘俱西六十里　鑿鼻隘　道田隘俱東百里

砦有四

傘柄砦四十五里　大對砦西南二十里　雞籠砦　蔣公寨俱宋

團有二十五

長湖　心田大甲俱縣近里　上富　下富俱縣西北　石幕　蕈村

坪頭俱江口里　峎山　鹿坪俱盆溪里　石門　羅背　山瓜　赤木

檀山俱赤墟里　高橋　烟村　白沙　籠頭　岩村俱河口里　赤

竹　笑岩　鵝口　斗石　小溪俱嶺陽里

猺峝有八

麻㯃峝　大絹峝　深衝峝　羅遶峝　黃卜峝　桃盆峝

茶衝峝　訓源峝

鹽政

都邑初食淮鹽嘉靖初年因廣西軍興餉乏五屬議食粵鹺之三淮鹺之七乃歷三年奉　旨概食南鹽五屬召商報名赴廣西上銀買鹽若干包配買客鹽若干包官鹽未免折閲所謂息者惟仗商鹽耳舟由廣西至會州興安東安盤斗至白牙橋改包過山至唐曰市下河至府報稅以廣西發引爲據近市猾充商報名將名賣與白牙市商人買鹽　囤彼市上以空引借鹽船報稅故本戍堡鹽有甚貴之患

戍堡

永靖堡縣中鄉一都隆慶二年因盜建　白水堡縣隆回五都嘉靖十二年因苗建　分水堡縣安平一都萬厤四年因盜建　花街堡縣上賢一都萬厤四十七年因盜建　沙坪堡縣隆回五都因李成賢亂建萬歷三十六年革崇禎六年復建　以上邵陽縣

花橋堡縣大陽九都因安化湘鄉接壤

多盜嘉靖乙未建　新安堡縣有馬五都地隣徽饒嘉靖辛酉建　稱錢堡縣永寧七都因元溪賊數嘉靖乙未建　以上新化縣　以上各堡每堡操丁二十六名督率官一員

油溪堡新化東北八十里地連安化嘉靖壬寅年建鄉兵鎮差戍守

白倉堡去武岡州一百五十里

山口堡州西四十五里

九溪堡州西九十里

歇陽堡去州八十里

太平堡去州五里嘉靖庚申建

安樂堡去州三里建同上

桐木堡去州一百里　樟木堡新寧縣西六十里萬曆八年建寶慶衛軍四十名官一員哨守

軍丁

寶慶衛五所原額旗軍五千六百名事故未補嘉靖中存一千三百三十名崇禎十一年見存一千二百名一輪戍武岡三百五十餘名一輪戍廣西班軍共二百名起於宏治中因潯梧苗亂借調衛軍防守事平　題畱屢議撤還未果

洪武四年武岡寇楊清甫叛江陰侯討平之

二十四年武岡峝苗叛判官徐彝死之

永樂十一年武岡蠻叛鎮撫康信戰死

正統二年新寧峝苗楊文伯亂總兵李鎮平之

景泰　年武岡苗獠作亂劫掠新化甚慘尋去

八年城步峝苗肆虐邵湘楊海清追戰死之

弘治　年新寧猺游苗劫鄉落百戸李俊死之

十七年武岡猺李再萬作亂討平之

正德十四年流賊入新化城劫殺尋捕獲之

嘉靖五年武岡賊首段文鑑據牛欄山等處殺掠無數屢年始攻殺之

三年流賊入邵陽境義民胡景隆死之

十年流賊劫掠邵陽義民賀寬等弟姪四人死之

十四年城步苗楊晟松等劫掠守備周詰撫之

十四年元溪賊李萬興作亂新化知縣劉賓以討平之

三十六年武岡賊首翟廷相據大凹等處殺掠後六七年始討平之

二十年李成賢倡亂私造旗符互約以八月會兵入寇兩廣元溪諸賊暨武岡等民皆受約知府陳楠疏　聞旨下檄本府五州縣民兵討平

三十八年廣猺入寇武岡殺死文包巾傷殘無數越明年攻城步焚治劫庫檄麻林苗截殺之

四十五年廣猺窺伺城步千戶李東禦之

萬厤十一年元溪諸盜出沒剽掠湘寧安敘騷擾不寧知府胡槵知縣姚九功以計擒之

崇禎十年監賊四熾擄掠武岡鄉兵奮擊之把總高鏮死之

十年秋土寇魏龍宇黎高峰李大用等作亂遣兵討平之　時盜盤據湘鄉界以天王寺爲窟穴肆行焚掠臨藍諸寇互爲犄

角長寶郡邑幾無盜宇樞府仿征播議復設都御史臺於偏沅間以統我師相機撫勦　上可之遣武進陳公建牙出鎭而巡道鄞縣高公躬擐甲胄率師力征士氣鼓奮敗賊於桃花江一奔羆田再奔龍山窮獸思攫復逼郡城僅七十餘里幸撫臺已檄郡司理李夢曰據諸要險預簡鄉勇以扼其吭又與材官尹先民分道而馳壁壘相望以分其勢食盡力殫賊勢窮蹙渠魁次第就馘餘脅俯首赴降不匝月而巢空黨散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七

崑山顧炎武撰

辰州府圖經

侯加地曰嘗考衡山之西洞庭之北爲辰州辰之輿地實之禹貢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洞庭受沅水辰水潊水无水酉水等輸而匯衡山西南直抵莒徼介牂牁入武岡望鄉山度分石在今會同縣東臨沅州之明山徑沅水源出西川播州徑沅州故名沅水至辰州合沅水又折而東歷牛坡即黔陽牛角坡連赤竹至于龍標縣曰黔陽黔水即黔江源出牂牁流經縣前入沅水西合沅水焉由板門在今沅州迤龍門轉西晃以雄一縣之鎮是爲麻陽錦江自銅仁發源接龍門統於邑前會沅東北復同龍門諸溪龍門溪西溪龔溪鐵林溪白荊溪梁源溪俱東北會入辰水自望

鄉曰西接馬鞍縣互頓家倚桃谷俯龍堆鄘梁七陰邑曰漵浦漵水出焉（下流入沅）西轉盧峯延袤嵯峨接岫房連上趨熊首其縣辰溪辰水出之又自岷山西南出徼外包夷落南入佷山分經施州衛之天柱引秀屏保靖歷鎮溪以迄虎頭出為盧溪縣五溪播其西沅水徑其北合於盧水折而東注焉自佷山分經永定衛南越天門逾施溶掠若山明溪小酉達羅星轉下於飛霞山之麓縣曰沅陵西有酉水南有辰水合流為沅（今合以上諸水過常德入洞庭）直從三峿山歷湖頭盡明月山之陰下接桃源過武陵其中最高者曰桐木山皆邑地

辰州府　各哨所總說

侯加地曰按邊哨稱鎮算鎮算即古巫黔極北地記曰三楚之

圍五溪之徼是也西北有溪曰鎮東北有坪曰箄子故統括曰鎮箄云其五寨則主將駐劄地迤而北則長寧箭塘盛華永安永寧鳳凰上會迤而東則清溪靖疆洞口箄子轉而之東北則乾州强虎轉而之西則石羊小坡其他小營堡各附其趾而以鎮溪所終焉轄地廣袤八十餘里東距盧溪南抵麻陽西接烏羅北連永保東南一百里界乎辰溪東北二百里界乎沅陵西北三百里界乎蜀之酉陽石耶邑梅西南一百五十里界乎黔之銅仁其中苗獠雜處種類甚繁邊民屢遭劫擄各哨惟圖自保不相救援非所以安邊也當事者宜按哨之緩急酌地之險夷整肅邊籌永渝愒習如五寨哨係中軍重地則若坎江之防飭宜先長寧哨最密邇苗穴則麻黑衝之暗越宜慮乾州哨城

蓮守備而屯餉易危則暴水衝諸路不可不塹永寧哨地近貴苗而募兵易撓則火草嶺一吭不可不搤（合添設王會哨）麻陽之庫獄頼小坡而保故雷打坡之四處埋伏防出沒也倉廠之積貯恃石羊而完故水田營之把寨屯軍杜窺伺也筸子哨地隣洞口而上下營之威嚴實破先聲洞口哨壤接清溪而烏牌隘之坑塹識伊左臂强虎哨雖雄據萬山然三面受敵一不設備而都羅鬼黨跳梁矣永安哨雖外係藩蔽然强寇在旁一不加警而田衝岩坎揭竿矣他如王會哨之皮衝江口盛華哨之都梅坡箭塘營之石灰窰靖疆營之曳草塘要害相均哨伏宜謹

五寨哨倚參將鎮城東至石羊南抵永安切近貴苗西隣岩坎直通黑龍潭隣昔生寨設立岩坎江小營防禦北接長盜通殺

牛坪三箭塘湄狗等巢青山木林二處各立小寨設炮樓五曰奇山曰蘆荻曰永豐曰蒿菜坪曰平寮設隘門三曰西隘曰北隘曰永豐隘苗路如湄亮布管羅鐵岩坎乃其大門與長峦會哨於岩坎與清溪會哨於湄亮夜遊木林哨截大路之險設伏雷公田防邏路之襲此本哨之喫緊也城內長官司直隸布政司土舍里甲無制差役繁苦一馬一差較縣差數倍甲民强半逃竄鎮司城者不可不加意調停云

長峦哨舊名長衝東抵清溪南連五寨西至岩坎江青山白巖諸路北至殺牛坪三箭塘哼囉關湄亮等苗巢此守最爲險要設炮樓二一曰奇梁曰後山設隘門三曰上隘曰下隘曰奇梁與永安會哨於穿洞與五寨會哨於岩坎夜遊青山邀岩坎之路

設伏潭頭防牛隘之來此本哨之喫緊也

箭塘營原係長寍哨汛地東至長寍南連盛華聲援相倚西抵苗巢北接清溪設炮樓一曰長四內石灰窰等處係苗出要路最宜防遏又近於火燒灘召降叛苗竟六保貢成保守此本營之喫緊也

成華哨舊名漁洞坡萬歷三十六年建東至清溪南抵永安西北俱接苗巢設炮樓一曰永鎮以遏箭塘烙堠與箭塘營會哨於田家寨以遏都梅長四苗路惟是哨據徼外降越大河春秋泛漲舟梁不通每慮應援難及不可不慮也

永安哨舊名牛坳堡東至五寨及長寍通黃臘等民寨南抵都羅金子江民寨西距永寍營北連烏巢江路通川湖貴三省苗

巢設小營一曰黑潭營以苗把矦勝剛守之設炮樓五曰黃臘曰菖蒲曰岩坎曰卜山曰洛濠設隘門二曰菖蒲隘曰黃臘隘設永順土兵營擔承苗路惟岩坎老田衝馬頭潭爲會歸之所朱衝口舊營黃岩坡舊隘乃爲總要之區與長窑會哨於穿洞與永窑會哨於馬頸潭夜遊瓦廠隘設伏老田衝此本哨之喫緊也

永窑哨舊名了刺關隆慶三年建東連永安南抵小坡西至鳳凰營北連貴苗即石總兵營是也設小營一曰龍鄂營以苗把龍文忠守之設炮樓三曰總兵營曰大汊曰木星衝苗路如郎中江岩洛寨天馬等處乃其門戶與永安會哨於木星衝與鳳凰會哨於郎中江與王會會哨於天星塘夜遊婁塘關設伏岩

洛寨連東高里熟苗使之把隘此本哨之喫緊也

鳳凰營舊名雞公寨正楚北極邊東至郎中江接連永寍南抵天星塘接連王會西隣貴州龍潭北通生苗巢穴設炮樓一曰訐保固其地聯絡上下岩口楓香樹田坪圪　茶林太陽等生苗巢與永寍會哨於郎中江與貴州龍潭會哨於十八溪此本營之喫緊也

王會哨舊名火草嶺萬厤三十六年建在楚疆絕徼爲兩省要會之區東與永寍鳳凰比隣西與黔省民苗接壤南抵銅仁北迄苗境設天星塘炮樓一所有栗樹坪皮衝江口等處係苗出要路與鳳凰營會哨於栗樹坪與永寍會哨於天星塘此本哨之喫緊也

清溪哨東抵五寨司管下黃茶民寨南距殺牛坪民寨西連牛隘苗路通三箭塘苗寨北經黃岩江達洞口於中設黃岩江小哨設炮樓五曰黃土凹曰杉木坪曰高凹曰黃岩江曰龍滾坡設隘門一曰南隘諸苗乘間竊發必龍井湄隆大凹山三箭牛隘為總會之所與靖疆會哨於湄隆與五寨會哨於湄亮夜遊杉木坪截采山之路設伏高凹防清水塘之處此本哨之喫緊也

洞口哨東至五寨司管下都吾石櫃坡南近清溪約中立靖疆子營接大坪等生寨西連大木衝通三汊江地嶺坡回保諸苗穴北抵算子坪又名後寨直通大小略鑾紅岩下水等寨設炮樓三曰烏牌曰高凹曰雞子設隘門一曰東關隘設保靖土兵

營擔承諸苗出劫則總門新寨都直田爲必由之路又有土橋甕洞去本哨較遠俱宜防守會哨於總門與清溪會哨於湄隆夜遊黃蓮塘禦後暴之衝設伏烏牌江據都直田之險此本哨之喫緊也

靖疆營東至帽子坡民寨南至黃岩江清溪交界西至本里苗寨北至高羅洞口哨交界炮樓三曰細草塘曰高羅曰昇平設關隘一曰黃岩江如板田隴蔦溶江木栗坪龍井木里等處俱苗賊出沒之所雖有降苗一類叛服無常與洞口會哨於高羅山與清溪會哨於黃岩江此本哨之喫緊也

草子哨有長官司附土巡檢司東抵辰盧界南至洞口哨西接三蹬坡係苗出要路北連灣溪小哨直抵乾州設小營二曰火

麻曰炮水設砲樓五由獅子坡曰岩凹曰鐵鐵由武洞曰土營設隘門四曰南隘曰西隘曰茶溪隘曰衝星隘設保埼土兵營撥汛內都羅溪三蹬坡老虎洞雙汊溪得木衝爲諸苗要路與强虎會哨於爆木坪與洞口會哨於總門夜遊山竿洞扼大田之警設伏一渡水寨雙汊溪之路至於山中議增小哨哨通北修築邊牆此本哨之喫緊也

乾州哨倚守備鎮撫河通辰常二府故積餉在焉東至盧溪縣鎮溪民寨南抵五寨土民寨西連算子坪苗寨北距鎮溪所苗寨設小營三曰灣溪以連强算之勢曰衝杲以捍辰盧之民曰乾溝以塞都羅溪茶坪凹之口哨砲樓四曰岩牛曰望城曰桐木曰枇杷以便踪守傳炮如萬桐竹刷諸苗於三汊爲必由之

路與强虎草子洞口發兵會哨遥振軍威扼關守之此本哨之喫緊也

又此方熟苗時常出入貿易魚鹽布帛之區奸宄窺伺之地在當事者謹嚴之城中衛卒閒散巡守猶用哨兵非所以均勞逸也至於餉米今據改折矣凡遇各兵歷過一月即當於次月朔日查實在兵數給與不必俟假格冊則一切營幹攬兌之弊自息而富商亦無所牟大利矣又何至一兵而先寫半年每籌而僅得低銀數分者哉

强虎哨東抵乾州哨南接灣溪小哨西距勞神順苗寨旁通鴉鵲昔郎等寨生苗北至鎮溪管下地岑民附設炮樓三曰麻衝曰三都曰麥地設隘門二曰東隘西隘設永順土兵營擔承苗

路如桃花寨琴圖龍爪溪鬼溪鬼嵩都羅溪爲必由之路與乾州會哨於桃花寨滑城溪與算子灣溪會哨於爆木溪都羅溪夜遊龍爪溪設伏琴圖關此本哨之喫緊也

石羊哨東至岩門巡司通辰州府大路運河經焉先年爲積餉之所廢棄倉場委宜議復南抵永田營通麻陽達辰州西接清水營直達永盌銅仁苗穴北距五寨接清洞乾算等哨附設水田中營十設炮樓八曰龍公寨曰芭蕉溪曰銀壺寨曰沙子凹曰洞溪曰南高樓曰頭栗山設隘門六曰太平隘曰成佛隘曰五龍溪曰白茅隘曰楊柳隘曰雙江口隘苗每跳梁安盌洛濠爲必由之路有警應援安盌兩哨爲捉吭之區如米岩溪洞下江皆宜會哨此本哨之喫緊也

小坡哨東抵銅信廢哨南接沅州後山鄉西隣貴筑施溪境北連永寧直通貴苗虫寨本哨爲麻陽屏翰麻陽爲辰常襟喉先年德靖間鹿龍山貴苗直犯沅之江西街了喇闗湖苗徧滿麻之譚家寨幸調漢土官兵堵截哨信稍寧隆慶三年守備陳師表議改了喇闗爲永寧司矣嗣後本哨陸續添設小哨四曰水塘曰清水塘曰十八坪曰杜壤勢成犄角設炮樓八曰鐵山曰石栖坡曰竹山曰觀音曰太平曰黃土山曰上高曰南木山設隘門七曰銅錢灣隘曰上隘曰下隘曰乾竹隘曰駕勞隘曰小桐隘曰新路坡所有偏口雷打坡鱷魚潭蠟螞溪新田張灣坪等處皆苗出總路分兵哨守此本哨之喫緊也

鎮溪所東至沅陵縣界二百里南至乾州哨十里西至酉陽界

二百里北至保靖界百里所轄原係盧溪縣五種蠻民洪武初有不服造反者該縣主簿孫應龍以舉孝廉來任入洞招撫各夷渠首各稱有司衙門賦役重大我苗土地俱係刀耕火種難以應當方纔作耗乞爲奏聞另設衙門管束務使差徭輕減孫應龍帶領渠首楊二等赴京奏設鎮谿軍民千戶所治將該縣原納錢糧一萬三千有零奏除一萬石洪武三十年二月蒙
旨於江西建昌守禦千戶所取正千戶段文赴京領到五百八十六號銅印一顆親奉明太祖高皇帝臨軒遣行諭曰朕有一九地方幾寨苗民取俫這老頭目前去開設鎮溪衙門好生撫管夷民此地乃梘酒塊肉之所又曰清水白米白柰柴久後子孫享用無窮爾兵部再取副千戶二員相兼管事將撫苗孫應

龍陞所鎮撫職事吏部選吏目一員與他收管錢糧布政司撥
司典吏四名與他書辦　欽賞綵疋表裏牙笏寶鈔銀帶等物
以禮筵宴卽日起程於貴州烏撒衛取副千戸陳牙四川瀘州
衛取副千戸宋貴於本年五月内前到鎮溪開設衙門建立制
度將地方一百二十四寨分為十里令以二等充百夫長管理
將不成戸數畸零苗寨一百三十二名編充不支糧土軍護守
城池印信寇亂奉調駁則為軍事平班師散則為民故名軍民
所其俗多祖磐瓠悍獷不常明初畏伐頗貢常賦後管理土官
徵調冒爵秩過掌所致所官法令難行兼各下鄉淫索所民遂
多黠縱始稱難治常貢因寢下四里頗通漢法納糧當差但與
永順連壤爭委勘經百餘年乃結獨上　六里苗民陽順陰逆

叛服不常與保靖司擒界地方卻係永順擔承永順遞壞保儺
動輒嗾苗攻保保屢招撫苗又反復難馴後來永保互有杠借
爲邊境憂至於筸九里大梢寨苗民不遵王化糾伐出沒邊燧
時聞竹巢古隆誠意把提議令永順會自坐寨撫諭偵探自往
設漢官千戶四員撫苗巡捕久居邊地與夷聯姻今於辰州衛
推選掌印官以便彈壓筸鎮苗素稱驍悍奉調爲軍則約束不
遵班散爲民則猖狂是肆責在永順擔承約束之而當事者又
時有衣袽之防庶邊萌可潛消矣附龍首營在麻陽濫泥鄉萬
歷三十四年建東至新營鎖住南至麻伊下汉西至高村梅樹
坪苗路北至山窑村冷家凹苗路惟此一路地僻人稀密邇鎮
苗實係襟喉要害之地最宜防守此本營之喫緊也

附其辰營去郡城北七十里舊奇坪岩凹地外二里生苗屬土官張勝藻管轄及居十三哨之內爲腹心害萬厤四十一年新刱此營眞足扼其咽喉頃者苗吏跳梁直犯郡郭外劫掠而去哨官防守之謂何土官擔承之謂何釋而不問有負此營矣

侯加地曰五谿之防莫創於苗大都其饞貪餌漢物習剽輕生而無遠志種分生熟生惟熟所鄉往生悍熟狡互相依蔓焉其甚者蠢爾奸民復從而鄉導之苗不在籓籬外也又其甚者哨兵本捍禦固吾圉往往脫巾呼道上自決其籓矣勢難禁犬羊之不闖也昔議防苗今議防兵與苗並議防五谿衝多事矣方書云急治標緩治本籌邊者宜善診焉毋徒曰營哨星羅形勢有可以恃也

永保總說

矦加地曰哨所之後附以土司益爲永保與沅瀘接壤而表裏營哨受辰府節制所從來矣先年大征諸苗直指奉　間以各該苗寨分責各土司官承管遣衛官坐鎮相兼治理各哨守撥有土兵亦旣煩歲餉矣司屬有經歷都事吏目皆流官原非無事者今皆爲宂員而鎮官權亦漸輕漢民遁逃奸宄俱以司爲壑當事者宜慮其後也

永順司明朝洪武二年內附陞爲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又割新添葛蠻安撫司之南渭州及白岩長官司思州安撫司之施溶州臘惹洞麥著黃峝驢遲洞施溶溪四長官司又併三溪置上溪州復置田家峝長官司其會溪屬沅陵有巡檢司在焉正

德初有明輔者以辰州府學生嗣宣慰使從征十餘次頗以禮法自守諸峒翕然嚮慕

保靖司　本朝初置保靖州安撫司洪武六年陞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初領長官司二今增置長官司五并領之其一為五寨末沱烏引盧荻杜望白岩五峒也自唐命田氏世官斯土以控蠻夷宋元因之明朝初寨官田文歸附始置今司其一為筸子坪永樂三年置其一為茅岡隘冠帶長官司其一為兩江口其一為鎮遠蘀剖六峒橫坡俱長官司而境內陰隆江杜望滑石江三巡檢司則直隸湖廣布政司其大剌巡檢司屬辰州府云

又曰按古夷狄效貢有加賞無增爵益防微杜漸慮至周也保

靖狹而單弱且無他覬永順地濶舊饒貲名文物彬彬埒中土使者馳騎都門絡繹不絕無亦有窺伺之萌乎去歲以區區楚材之貢微　天子寵誥進階都閫將且與司道頡頏安能受辰府節制哉倘後有目珠棊馬之貢漢廷將何以待之濫恩而驕夷當事者溺其職矣竊恐在笥漸輕外釁潛啓杞人之憂又不獨在防苗也

苗徼

洪武初以沅溪屬瀘溪縣改夜郎立崇山衛後省衛置崇山千戶所管轄悍獷桼官卑勢孤不能鈐束至十四年鎮筸竿古答意苗首亂命總兵官楊仲名率師征剿尋就招撫二十八年苗有不服造冊者倡亂瀘溪縣主簿孫應龍入洞招諭引苗長楊

二赴　奏准輕賦另給重賞發回始割盧上五都蠻民分爲十里置鎮溪軍民千戶所隸辰州衛每十年照州縣例攢造丁口解查永樂五年鎮筸苗復叛命總兵官張翢統兵征剿餘黨亦各就招十二年以都督梁福掛征蠻副將軍印鎮守駐辰州洪熙元年以都督蕭綬掛印鎮守宣德六年鎮筸苗酋龍三白大虫黃老虎石計聘等糾結貴州銅仁平頭諸苗爲亂命都督蕭綬都御史吳榮率漢土兵一十二萬討平之班師後隨叛詔綬等各戴罪征討乃冒暑夜馳直抵池河剳營掩殺過半賊黨竄伏深箐圍困久守諸苗出降幾至絕種乃設灣溪等十堡撥軍防守景泰七年苗復叛命兵部尚書石璞討平之正德七年苗酋龍麻羊龍江西龍成酒龍殺强龍同保等嘯聚川湖貴界中

大肆猖獗詔遣巡撫貴州都御史魏英兼制湖廣四川漢土衙門發兵撫勦調度未幾以致仕去尋敕都御史楊茂元代之咨行巡撫湖廣都御史劉丙親詣辰州駐鎮先是知府戴敏指揮高勳王爵陸續撫出鎮筸苗犯龍麻羊等共六百三十二人內以罪重者八十二名監候餘各發省復趨沅州會同都御史楊茂元調集三省漢土官兵委分守右參議張繼兵備副使徐潭分巡僉事田墀隨營監督用苗民龍真等爲嚮導進至高岩埒爆木坪立營攻破亞酉同保孟洞東排采那張兵馬等寨斬首七百五十八級擒獲三百四十二名口八年兵攻苗絞洞寨斬獲十餘撫下苗賊三百餘名口仍委兵備徐潭同都指揮潘勳知府戴敏指揮王爵等搜捕餘苗議請添設守備領 敕鎮乾

州兼制土官彈壓邊境以故各土畏懼諸苗慴服十餘年間頗以少安旋因土官謀劊去控制敕命致守備權輕諸土相抗鬨瞻糾報私養成黠悍橫噬三邊釀至嘉靖中年苗果大叛先是嘉靖十五年貴州銅仁司管轄且逞寨苗吳朗拱縱酒細縛佃戶其家生員告呈銅仁府知府魏文林甃之其子吳柳局遂糾黨攻劫鄉村思石道兵備僉事田汝城及守備指揮茍瑞令隣封四川平茶司土官楊再顯招撫魏文許將叛苗地方割與酬功付以銅仁司印信契券再顯果招安苗賊後貴州巡撫不允前許給取契券焚之以銀一百兩償其勞再顯失所圖遂煽苗出沒為亂守備茍瑞因之失職十六年以都指揮邵鑑代之鑑多詭譎言湖廣苗人聽銅平叛苗糾拽所劫財物藏於筸子坪

苗頭龍老恰龍黨叟寨內鎮筸守備陳表令土官田興爵誘出二苗擒解辰沅兵備道監候老恰斃於獄龍黨叟尋釋放十八年老恰之子龍母叟見父死深恨田興爵遂聚衆攻劫該司得禾衝等二十一村其後大小略鱉與亞酉等寨苗頭龍求兒見彼劫擄獲利因糾銅平苗寇劫掠兩省油蓬平頭五寨等處守備陳表以此被劫劾同衞以清浪衞指揮僉事朱衣守備鎮筸時值歲荒軍士缺食未可驅戰朱衣借銀糴米百有餘石調集鎮溪所上六里土兵六百委土指揮田應朝督率十九年正月進入爆木坪遣苗頭廖羊保等分頭招諭是時苗尚知懼每寨各出牛馬求退我師至三月因五寨司奸細苗民龍答保[illegible]箭誘筸子坪園溪板栗惡黨及銅仁正逞諸苗出劫麻陽潭家村

又鎮溪亞酋苗龍柳貴等復叛出掠平頭地方其管理龍騰霄率兵掩捕被傷苗知禍大遂屯聚蠟爾深山辰沅兵備副使李瑜調征永保土兵委平溪衛都指揮高岡鳳同朱衣率保靖兵六百進抵草子坪惡黨寨委沅州衛指揮周寶領永順兵四百進抵五寨司步欽寨撫定大小略鑾排那孟叟亞保同崖口等十一寨苗頭龍遠吳得狗等咸請隨軍征討生擒首惡龍答已等七十七名俘獲賊屬五十二名口并擒獲奸細龍答保解送羈候瑜又遣辰州衛守備尤欽傅啟忠同高岡鳳督永保鎮溪兵一千進入蠟爾山斬獲苗首二十八顆生擒一人功幾成忽奉湖廣撫按兩院火牌嚴令退兵隨將叛苗餘黨招撫安置二十一年草子坪烏牌寨苗龍母叟糾合龍求兒及銅平苗賊攻

圍麻陽縣城該縣朱知縣中途遇執幸以計脫湖貴撫按奏聞
詔遣都御史萬鏜勘處應否剿撫聽其處置二十二年六月萬
鏜遣指揮李勇賫諭統兵參將高岡鳳都指揮潘琪守備李英
荀瑞督令撫苗土官田應朝及永保兩司官舍帶領鄉導健步
人等撫出賊首龍求兒龍母叟并從惡龍柳補叟老瓦等及貴
州該道守備官岳澗等陸續撫出從惡麻得盤叟且逞等共五
十餘人萬鏜臨辰州查得叛苗餘黨未盡歸降再加招諭續據
兩省撫苗委官回稱各苗執意不從行劫無忌且阻留撫苗百
戸二員於山內乃調永保酉平等處兵及二省附近官軍一萬
一千七百名令辰州衛守備尤欽指揮吳山何清沅州衛指揮
葉森督永順宣慰彭宗聖及鎮溪土官田應朝所領兵入高巖

立營守備鐵冠辰州衛指揮賀鳳陳官督保靖宣慰彭藎臣幷筸子坪土官田興爵等所領兵八爆木坪立營守備周寶荀瑞辰州衛指揮張一夔督原調防守五寨麻陽地方土兵於了喇闕把截鎮筸守備李英往來總爲提督俱聽參將高崗鳳都指揮潘頊調度是時苗賊蓄食頗多且知有險可恃羣聚抗拏勢益張大復添兵萬餘次第搜山斬獲首級共七百七十八顆生擒七十九名俘獲賊屬男女共二百三十三名口奪回原委撫苗百戶姚伏黃金二員幷被虜男婦七十七名口因暑雨連緜難於糧運且草木叢密瘴毒易生師難久暴遂班師乃議量留永保土兵與鎮筸五寨司兵相兼防守二十二年十月先是筸子坪土官田興爵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賄脫歸事之興爵

大溼崖以逞苗怨怒燬其公署以叛蔓引鎮溪苗亦叛會貴州銅平官責苗不輸稅因移督土官挈印走諸苗復騷然並起二十四年萬鏜復臨辰州集諸路兵討之時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可任使鏜因署爲巡捕而應朝實狡黠多智[illegible]陰構永順保靖相讎殺而兩利其賄至是益肆爲奸利戢則庇賊强冒言功賞撫則反覆要重資吏實未嘗見利督撫監司不察切任之故功久未成鏜召苗酋謂必得質乃出於是以千戶往質苗酋龍子賢來見鏜執之以聞誅之苗亦殺所質千戶以報繼遣兩省監司挾所隸土官詰賊營諭撫犒以牛酒計口給食予其魁龍許保冠帶時湖苗歲苦被兵聽撫而貴苗未大創內實驕橫陽許之遂爲罷兵召鏜爲刑部尚書未幾而龍許保吳黑苗復

叛焚掠州縣無寧日二十七年乃命總督兩廣侍郎張岳爲都御史移鎮辰州招討之岳至議者猶謂撫便會苗復寇旁縣於是力主用兵令參政王崇輯撫湖苗及近貴猖獗諸寨以庚戌九月進兵討破之俘斬二十餘級執許保母女妻妾尋購獲許保捷聞罷兵而止留參將石邦憲等搜捕三十年二月許保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叛苗寇思州府府中故用瞿塘衛卒踐更戍之闘寇平城守稍解賊因詐爲瞿塘踐更卒猝入城殺居民掠帑藏執知府李允簡等去邦憲等亟分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歸遁入林箐時謂酉陽宣撫冉諸賓陰主賊抵思州岳令斬之而檄與永保二宣慰會兵討湖廣苗助逆者斬其渠首數十人餘黨復撫定而田應朝恣横尤甚又合酉陽兵攻平

茶多阻撓官軍岳召之不出頃知其侍叔田勉驍悍爲牙距乃先計執勉杖殺之應朝懼竄苗寨累遣人自陳許其以功贖罪又不出遂削其巡捕應朝勢益窮蹙因永順宣慰投見軍門岳姑杖之而令從征苗擊殺斬首懸於市時諸苗略定惟許保黑苗未獲懸賞以購邦憲密遣人賄撫苗麻得盤等偵許保至龍田寨家誘飲及醉縛之疏聞伏誅諸守臣爭欲罷兵岳以黑苗深匿未除必且生患乃縱還其親黨而密督諸土司索之三十二年八月劉甫等跡知黑苗襲斬其首以獻朝議設三藩總督晉岳鎮撫開府沅州岳乃疏罷灣溪等堡更設一十二哨曰乾州曰強虎曰篁子曰洞口曰清溪曰五寨曰永安曰石羊曰同信曰小坡曰水塘凹曰水田營連鎮溪所其十有三各哨以土

兵犵蠻等數百餘又復招募打手數十人戍守又增設參將一員領　敕控制諸土駐麻陽鎭守而守備屬焉岳握兵久斟酌善後事宜藉兵備副使高顯參將孫賢共成其績邊境少安三十三年調移參將駐劄五寨司城就便調遣邊防益周三十八年四川容山土舍靖爲韓旬爭印相讎殺劫鎭遠軍屯都御史王崇討平之四十二年沈給事　奏以貴州巡撫兼制湖北川東罷總督設兵備於沅州撤民兵移糧選募犵蠻等與投順苗人分列屯戍又以土民參錯耕種外以民兵遙振軍威環衛之制日可隆慶萬歷以來銅信水塘水田等哨以次議裁而永盜長盜杜壤等營又接添控穴誠撤所宜先而增所未備也邇來苗種日繁而奸民竄入者歲久亦習爲苗故苗且日狡萬歷十

五年刺殺箪子哨督備指揮高松喬官兵莫敢誰何萬歷二十九年撫沅軍門江鐸乘征播之餘征剿貴苗皮林等寨辰部亦不免騷然煩費三十六年兵備袁應文增盛華王會營哨按設盛華徒爲私人盛鑫應營兵計耳鑫應遂以兵九十名責坐寨苗人至今爲腹心之禍四十二年署府印同知劉應卜因苗頻次出劫沅陵之深溪浦口復劫至春伊溪離郡城僅三里詳議三道於奇坪岩凹總路設立營隘奉守道蔡復一命名拱辰營以衛郡治可謂因事制宜之一策矣

民苗哨營

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其地廣袤連跨凡二千里皆介峙萬山民苗錯居各爲寨柵以守故自永順東北迤東而南西界保靖爲寨七十有五曰鐵匠民寨曰擺上民寨曰曹郝苗寨拐蘇苗寨

上補天苗寨曰竹苗民寨曰五奴民寨曰老鼠村苗寨張兵馬苗寨竹科苗寨迤前爲崇山衛稱爲古昔流放驩兜之所有城守之旁衞爲寨曰逵河曰黄馬曰龍高曰朱虎曰田河皆苗寨也又前爲江底民寨爲鏓源亞寨木坪寨溪舟寨杜望坪寨皆民居之次爲立仮苗寨爲古官司寨老上田寨姑木牌寨惡鶯寨鐵門關寨紅崖寨下亞保寨亞保寨平郎寨亞高古寨馬勒寨鮓得寨拐糯寨皆苗居之其平郎亞高古之間爲高崖巡司復由拐糯西爲溪頭上𡶶雙寨補那民寨凡四又次爲米婆老白二苗寨茶陽横溪二民寨間之又次爲大鉛場董奇丙正兒者鬼板地母村六寨皆苗居之又前爲地嶺民寨鐵寨民寨旁爲鎭溪軍民千戸所繇以周城兵戍之所之右爲衙葛民寨爲强

虎哨有城城側為洞頭三磴城二苗寨越小溪水為刺尚寨鴉溪寨皆民也鴉溪之旁為哨者四曰衝木林小哨曰大坡小哨曰馬滚小哨曰三汊小哨皆羣苗出沒所其側為西菽寨葫蘆寨烏牌寨都羅溪寨皆苗路也稍前為乾州哨為鎮筸守備署皆有城為灣溪哨哨據磴道石梁跨小溪最為險絕盤屈而長曲盡為奇梁隘復自守備署轉而東南歷兩溪為河溪民寨隔溪為小莊寨平哲寨衙省寨獨崖寨梁寨復前為高凹哨為陰隆堡皆民居焉復上為筸子哨為洞口哨皆有城守之自筸子陰隆而南界麻陽迤西界施溶溪北界銅仁酉陽以盡保靖之東北為寨四十有五曰沙子凹有城曰烏引民寨曰清溪哨其城自沙子凹大倍之接奇梁隘焉自烏引跨山渡溪水為麻陽

界轉西南爲高村民寨隔溪爲神堂灣復自灣渡灣爲崖門巡司西上爲小田民寨接石羊哨哨之左爲五寨駐參將環以城城中有五寨長官司前爲五寨哨城後隔山爲黄蠟洞隘左越灣爲長衝哨有小城下爲廖鐵塘寨上爲孟叟寨爲老茶溪寨同保寨爆木坪寨田坪寨大五圖寨冷水寨皆苗居之次上爲箭塘營爲盛華哨又次上爲永安堡爲小塘凹爲水田營大小皆有城其水塘西則麻陽縣也從此縣西北上爲銅信廠哨小坡哨皆小方城繞之下爲龍首營其上哨西越溪水爲施溪長官司二哨之旁皆苗寨曰板栗曰亞吾曰哮囉關曰弟尙曰琴圖曰桐木坪曰下崖峒崗前爲永盛營城如二哨迤而西爲鳳凰營爲王會哨旁復苗寨環之曰小哨曰崖崗曰且逞曰江崖

曰打麻且逞逦東為池河營與下亞保紅崖諸寨接由打麻越
山而北為泗亮營苗所居種落尤盛為黃胡寨排鮓寨下木寨
米椰寨池已寨鬼黨寨小踞場寨著安寨恩女寨復自鬼黨跨
溪為穤糖寨思保寨吾子寨杉木寨而都衙一民寨間之界烏
羅其上為銅仁府路通酉陽宣撫司曰軍勺寨曰龍田寨曰沙
灑寨曰仁沙寨皆界酉陽其下為彪山寨為悶洞寨洞鮓寨小
莽寨界保靖皆苗居也其入路有二自東路入者由慈利可抵
永順直達保靖酉陽至銅仁府中有大小溪流可渡自西路入
者起自石羊哨從西而北由水田營水塘凹入麻陽縣出　信
小坡二哨可通施溪長官司又有石羊哨轉西而南過小田民
寨將至五寨哨分南北二路北路入五寨城逦北入永安哨經

弟倘板栗二苗寨間通永寧營南路離五寨渡溪一小支通長衝哨今改長寧其大支經奇梁隘繞洞口哨城外入筸子哨城出渡溪經灣溪哨下入鎮筸城從東門出通鎮溪所從北門出轉西通强虎哨其鎮筸城外迤北一小支經灣溪哨與乾州哨通又奇梁隘一小支通清溪哨經沙子哨自南趨北與大支合又羅溪縣西二百三十里其路亦通鎮溪所

侯加地曰辰府據三楚上游外控蠻夷內護 陵寢重岡複嶺崒嵂巑岏諸蠻負固叛服靡常從古患之唐於此置都督府歷代因地設險以陰折其跳梁躑躅之心往事誠可鑒也顧麻陽蠟爾鎮溪筸子銅平諸山爲苗巢穴週圍千數百里懸崖鳥道莫可躋攀且竹箐叢生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傴背無

能入也賊從内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内則闇雖有長技莫施此萬公鏜所以嘆地利之難也山嵐瘴氣鬱蒸多雨霏霧幂濛尋丈莫辨此萬公鏜所以嘆天時之難也土官構讎各厚餌苗以助攻殺因而啟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伎倆亦爲賊所窺破今用土兵不免首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誘窩匿甚且借兵齎糧況楚官軍皆怯難用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陽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利成功難必而其沿途騷害尤不可言使難輕調此萬公鏜所以嘆事勢之難也苗賊嘗言　朝廷有千軍萬馬我有千萬山崗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

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而刦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葢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則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明道路梗澁其糧運甚艱必不能多故爲此言此萬公鏜所以嘆狡夷叵測之難也其初專命大臣一人總督制禦之尋以事寧召還久之以憲臣領其地而羣苗底定矣先是議設參守以鎮之十二哨以捍之邊防已周第日久苗齒蕃息情同鬼魆兼外省逋逃諸奸挾貿易爲名深入巢穴交通諸苗苗借彼爲偵伺遍歷村寨窺測虛實勾引苗衆潛爲響導乘夜刦擄邊民受害迄無寧日及聞哨樓傳炮苗遂散伏哨兵稍集苗已入巢無復窮追所以玩愒日久養成醜苗黠悍輕視官兵無所畏憚雖

有食糧順苗亦復陰助爲孽甚至殺官斬兵莫敢誰何近且有縱意橫行怙惡梗化邇來歲歉哨兵缺食脫巾鼓譟幾成大變雖今渠魁就擒而兵士莫利從戎往往掉臂而去營伍且空虛矣今年苗氛日熾被擄居民不下二三百名口參戎以七千兵投剿兩頭羊忽有兵卒踐石落岩下有聲以爲有伏苗四散奔北自相蹂躪而新置火器鐵甲曾不一效用盡拋擲於潰亂之場矣豈惟士不用命艮由控制無方訓練未至而先時制勝之策未之講也余故鋪列寨哨如右使知險要所在以圖善後又採名公條議鑿鑿可行者亟錄以俟摘舉與邊防未必無小補云

分守參政游震德邊防條議

一審要害查得惡苗寨分前後左右穿心僅百餘里宣德七年大征草薙之存不滿百彼時於楚設立烏巢關黔設立龍勢關及正德七年再征後楚奏設鎮篁守備幷湄亮營了刺關黔設立銅仁守備幷亞寨關地架關俱逼近苗寨彈壓得宜及嘉靖二十九年用兵之後設立麻陽小坡銅信水田等哨去了刺二千餘里洞口篁子坪等哨去湄亮五千餘里中間荒棄五寨故土亦計五千餘里去苗益遠而設備愈多形勢愈分而廢兵愈衆不惟殺伐之威未伸亦於防守之計未審今欲修設舊關控扼要害地廣人稀事勢不易惟有招撫流亡使黃臘等寨都溶等堡篁子洞口永安等哨生聚繁盛氣完勢重然後責令土司進逼了刺湄亮或據池河畫疆設守則一十三哨之兵可以漸

省而湖北之民可更生矣

淸軍帶管兵道王士琦又議

一重責成查得食糧順苗協守地方既假內向之名以冒軍餉常肆外合之計以貽民害如生苗出劫彼實暗勾之及各哨官軍贖取戶口亦復就中分利合無設法禁諭凡糧苗各該防守地方有人戶被擄卽將各苗本季應給餉銀收貯不散必待送出戶口然後補給若過季始送則前季全扣不給庶彼知勾苗所分之利與安坐時給之餉勞逸多寡得不償失而匪心自阻矣至於順苗逆苗種類本無分別而服飾亦無異同查計食糧順苗若干名每名給以腰牌正面刻記年貌住址與食糧哨堡把守汛地背面送道畫押刻印俾之出入懸帶如無腰牌卽係

面生可疑之人卽時拘究放糧時驗牌給散庶彼悍就我羈縻而糧餉亦免虛費矣

一禁私貨照得魚鹽布疋我之所有而苗之所資乃射利之徒往往私販前貨冒禁獲利踪跡詭秘出入難稽一與爭競遂釀釁孽合無今後凡各商販必於所在官司討一印票以便查驗如某處某人於某地買某貨至某地發賣止許寫大地名不許叢雜混開凡所在官司關市驗實放行若無印票卽同私販重治没官如販至各哨發賣者除兵民外其餘止令食糧苗長赴本哨交易不許販商擅進巢穴與諸苗交通違者以軍法從事庶交易不妨而禍釁可弭矣

一編鄉兵照得鎭筸營哨相距各數十里惟上城內頗有房屋

出拔餘崇山峻嶺一望莽蒼絕無人跡惟編立鄉兵可以召號走集居址錯聯衞實荒落然有兵則餉隨無從遠辦而屯種之法可急講也訪聞各哨土甚膏腴谿洞之水足資灌溉合無行令各哨細查該哨附近居民不論土著流寓悉聽籍名照各州縣立保甲之法一甲五戶一戶若干丁聯爲鄉兵空閑地土任其自議開墾各分畔塍創結茅廬十年以內雖有豐收亦免科其糧稅每歲終哨官造冊開報鄉丁某某墾田若干申撫夷官止爲稽覈以杜爭言撫夷官仍每歲於各哨官中擇其善能勸相開墾最多者驗詳特行獎賞以示激勸久之阡陌既富則廬舍櫛比卽以此衆抽選訓練平居而互相守望有警則協爲防守庶屯卒亦募兵矣

分守按察使蔡復一 又議

一革冒糧兵餉告之鉼鬻交馨食一兵須得一兵之用老弱者宜去矣此外尚有虛冒之弊或久亡而不報猶領現糧或詭頂而無人混銷額糈如杜壤營辟茂創辟文辟武等名以圖侵銀入橐已經本道訪出移兵道革去矣至如賣饟崽尤莫甚賣糧與苗每名受賂七八金紙上擺布巢內闗支夷性至貪一得糧便據爲子孫之業欲加清革動稱激叛甚或懦官怯戰餌以逃故兵糧買求平安黠官要功許爲申請名糧捏稱降服已賣者養癰之禍方深擅許者諱盜之萌宜剪合無行撫夷官閱歷各哨將賣苗兵若干名盡行查出除遠年官賣其官已故者姑照北邊收降韃例責取本苗入營編隊食糧防禦身終住止不肯

入營即時革除如係近年官賣其官尚存者不論在哨革哨提問審實責將原糧贖回仍照本道去年議允條款今後有擅賣兵糧一名者問罪住俸終身以後追退戶口只用兵威勒取不許准糧啟釁庶可近壯實力亦且遠杜憂虞矣

一創反側能憂鎮筸者生苗也然本道則不憂生苗而憂熟苗夫生苗巢穴甚遠有重山以環之有熟苗以間之其去我民風馬牛不相及何知某村寨奇貨可居某經路直達可由某哨隘疏防可掩哉則熟苗為之嚮導也查得先年投撫把路苗人食糧不過百數十人其後日新月盛兵不能戰則餌惡苗為羈縻之資兵不能守則養順苗求捍蔽之用通計營哨兵共一千餘名歲糧剖兵餉十之二矣此外尚有挾撫之糧哨官私於打手

凱兵內挪給者不與焉使其內向無他猶可言也今則羈者不
羈而捍者不捍豈惟不捍且引生苗以虔劉我邊陲蕩搖我保
聚剝殘我赤子每次入劫生苗幾何人皆此曹與叛民作孽耳
且官糧之外脇稱躭守某村勒取歲月常例名曰煙火錢旣稟
於官又食於民倏爲順苗以領糧又倏爲生苗以行劫是徼兩
利而我兩害也如去年劫洞溪擄婦女蔣氏逼贖數十兩卽糧
苗麻老二之巢今正月又擄本婦以去而劫王會都桐寨掠三
十餘口者亦有麻老二子弟畢一麻老二而千餘名可知矣以
剜肉醫瘡之餉反成藉兵齎糧之禍豈不痛哉本道懸令地方
被劫查何寨把路之苗將應放糧革住擒賊獻入方准補給而
各弁皇皇恐失其歡節次行查並無一報畏熟苗如此況生苗

乎又安望其能捍巨寇乎夫吾兵政不修順苗皆寇何苗可恃吾兵政果修兵可制苗又何恃其苗合無行參守官以後苗路失事申嚴革糧之法務在必行如查有勾通內犯實跡明論各苗某人負恩作亂當討罪不赦即挑選精兵擒治庶跋扈跳梁者破豺狼之膽即陽附陰梗者亦革鴟鴞之音矣

一杜濫增苗糧已設者雖難裁革而豢養之餉秋毫皆係民脂豈容無節訪得各哨原來不限定額數哨官造冊往往任意增添往者不能盡知以近數年計之如五寨舊四十八名今六十七名矣銅口舊二十四名四十年冬尚止三十四名而四十一年春造四十九名矣清溪舊四十六名今五十一名矣乾州舊十名今十六名矣其他加增二三名者難以殫記濫觴已不可

尋橫披亦宜力制合無行撫夷官今次閱哨將各哨食糧苗人淸查實數詐冒者除之姑將見在限爲定額以後不許擅添一名如本苗故絕無子者將糧作缺不許他苗冒頂其糧仍待敘順有功之苗方許申詳給賞額數已滿雖有順苗效勞宜賞者不妨優賚銀兩亦勿輕許名糧葢賞賚銀於一時有限而糧遺患於後日無窮也

一邊投住哨民敗羣者已能爲害又有逃避差徭負罪逃奴投入熟苗寨種地分租因熟苗以通生苗望爲窩穴久則引生熟苗出劫又或幫其寨苗讐殺如近有木里寨半熟半生之苗流民投住數十家因苗寨結讐爲他苗擄去此曹甘心從夷乃其自取而爲中行說於蠻地則邊境大蠹賊也合無行參守哨官

嚴禁除以前原有民寨外不許流民於近苗邊哨地方從新創房居住不遵者守哨官驗明燒燬盡數驅逐熟苗寨舊各被苗殺劫者不在失事之限凡熟苗與苗寨民不許縱入內地潛窺虛實其愚漢頑回者聽告守哨官押解本道發州縣遞回原籍當差行李貨物不許官兵侵動違者依搶奪例問罪敢新投苗寨者被擒以謀叛論仍行辰麻沅盧州縣行保甲法將附苗民村挨門造冊時相覺察有久出不歸者呈官查究縱容戶口投苗者事發連坐遠方流民從本保甲經過寄宿者亦要詰問來歷如係投苗卽扭住送官毋得窩容奸細出入自貽焚劫之患外吏之防既峻則猾夏之禍不作矣

一責擔承不順約束鎮苗保靖約束筸苗每歲俱有擔承認結

到部營哨原設撫苗防守舍把頭目月食廩糧正分北三苗疆以戎索之意也今則擔承毫無實效認結祇屬虛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歷數冬春二季人犯十三鎮苗而十七草苗也夫兩宣慰司身受國恩世有爵土生苗皆其部落命懸掌握而坐視匪如虎兕出柙典守何存雖在我疆吏自當厲兵固圉憔敝是求不必專倚土酋爲緩急然擔承題奉　明旨分管義表請恭而罔思厥居棄　命廢職則陷於欺　君徼寵靈以保世勿絕歲額粟糧既逋貢賦戎籍豢養又糜金錢而隸下不力以部苗爲邊陲憂則昧於報　德亦非土司所以凜　天威順鬼神傳訓子孫之道也合無請發　憲檄傳諭二宣慰司恕其已往誤事之咎責以將來報　國之忠將原認擔承苗巢嚴加鈐制如

有變制奉令擒捕即發兵殲厥首惡獻俘馘於官優賞如格本
院還　朝廉其約束有功忠力不懈者旌獎之不知法者戒飭
之其尤甚者聞諸　上而加賞罰榮辱既分趨避必審不惟固
吾圉而激勵土司勉爲忠義以保業享名施恩更厚矣至五寨
筸子坪二長官司滑石巡檢司與營哨錯處均當奉法竭力而
筸子坪尤有轄四十八苗寨之責如該管寨苗犯順合切責土
官協營哨計擒首惡并追還戶口有功獎賞敢有懷奸漏情陰
圖取利脇詐苦主者提問治罪譬馭馬者銜轡在手不剛不柔
則四牡之力可盡也

辰州府知府馬協又議

一議哨牆之繕查嘉靖年間參將孫賢立烽堠建營隘築邊牆

七十里人恃爲金城以故苗患遂鮮民皆樂業後不繕修傾頽殆盡當事者不繼前人已成之績乃創爲增哨之舉遂以十二增爲十八兵愈分則力愈寡將愈多則費愈侈從何出辦悉兵士膏血也膏血旣吮厎羸瘝成敵愾何由此苗氣漸熾內禍日烈也哨官不爲自强之計甘爲媚苗之術今日許苗糧幾籌明日許苗糧幾籌一哨唱之衆哨從而和之彼增則此添此添則彼增今計苗一歲食糧四千五百餘兩何曾使苗不內寇乎不惟不能使不寇也或食糧於東而行刦於西或食糧於西而行刦於東不止豢苗者不敢言卽被害者亦不敢顯舉其名眞所謂畏苗如虎自視如鼠也今誠仿昔人故基自五寨司奇梁隘起直至乾州哨望城坡止悉築牆高一丈二尺基厚五尺或內

有可補者補之或全無宜創者築之東西僅僅七十里大哨十甲次者七八里小者三四里繩鐵楨榦之具取諸逃亡人力則用兵卒及牆內人家計丁分日輪班助之牆成上用木架草茅覆之爲一勞永逸之舉夫督工不得其人則亦虛糜工力宜委文官賢而才者一員與哨官監修修後牆取片石刻兵夫姓名於上日後傾圮責令重修哨官計數罰賠或無不殫心力者矣若夫上岗山險溪介不能築牆宜於緊要去處設立隘門一座用兵守之朝啟夕閉盤詰往來不獨遏苗人亦所以杜內逆之出也凡有交易止在牆外計牆東西苗巢多寡應有幾處建立幾所明白各定日月用兵監之不許紛擾苗不許入牆民不許越市如違各治以罪庶險有可恃而奸不復萌矣

侯加地曰防苗之法惟築牆爲第一 然頂砌乃佳磷磷皆是固不必取之他山也山險不能築者則因險爲牆一如西北邊法勞均而免久費豈不勝于百萬師乎

省志論曰政之所貴者名與實也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孰若兵政哉而楚爲甚異時計軍額而餉之軍有登耗則餉用裒益此定數也今舉尺籍按之則軍之耗者寖半矣而歲給不減升斗穀是孰食之也諸衛所屯田歲令士卒釋戈鋋就錢鎛而耕而登其子粒以佐軍費繕戎器法誠備矣乃官括其腴而歸其磽确舃鹵者於士卒甚則代官而輸之總或民之豪有力者竄取而兼幷之陰匿其逋額即令屯部使者莫可究詰儲料安所贍乎 國初准置世籍弓兵楚人謂之堡克其民壯無有也後

以額軍消縮始募民之趫健者爲民壯弓兵而縣官爲籍民丁畝輸養之夫兵以衛民故民爲養焉貴相當爾乃今兵不足自衛而張頤以哺於民復勤民之財力以爲之衛且養者是何解也險要之區險茵落所出沒者故事兵壯與官軍參戍之夫爲其能峻防也今狡黠貪利徒假之道而坐分其内獲而桴極譙呵之責輒媮惰若兒戲矣又况名爲戍守而身役於官日以供執殳蹕鞳軒迎送之役者乎故覈軍之糧以省募民之費而人禁其私役者屯禁其私食者險要茵落禁其緼奸而私假之道者庶兵政修舉不至名存實亡矣嗚呼豈獨楚事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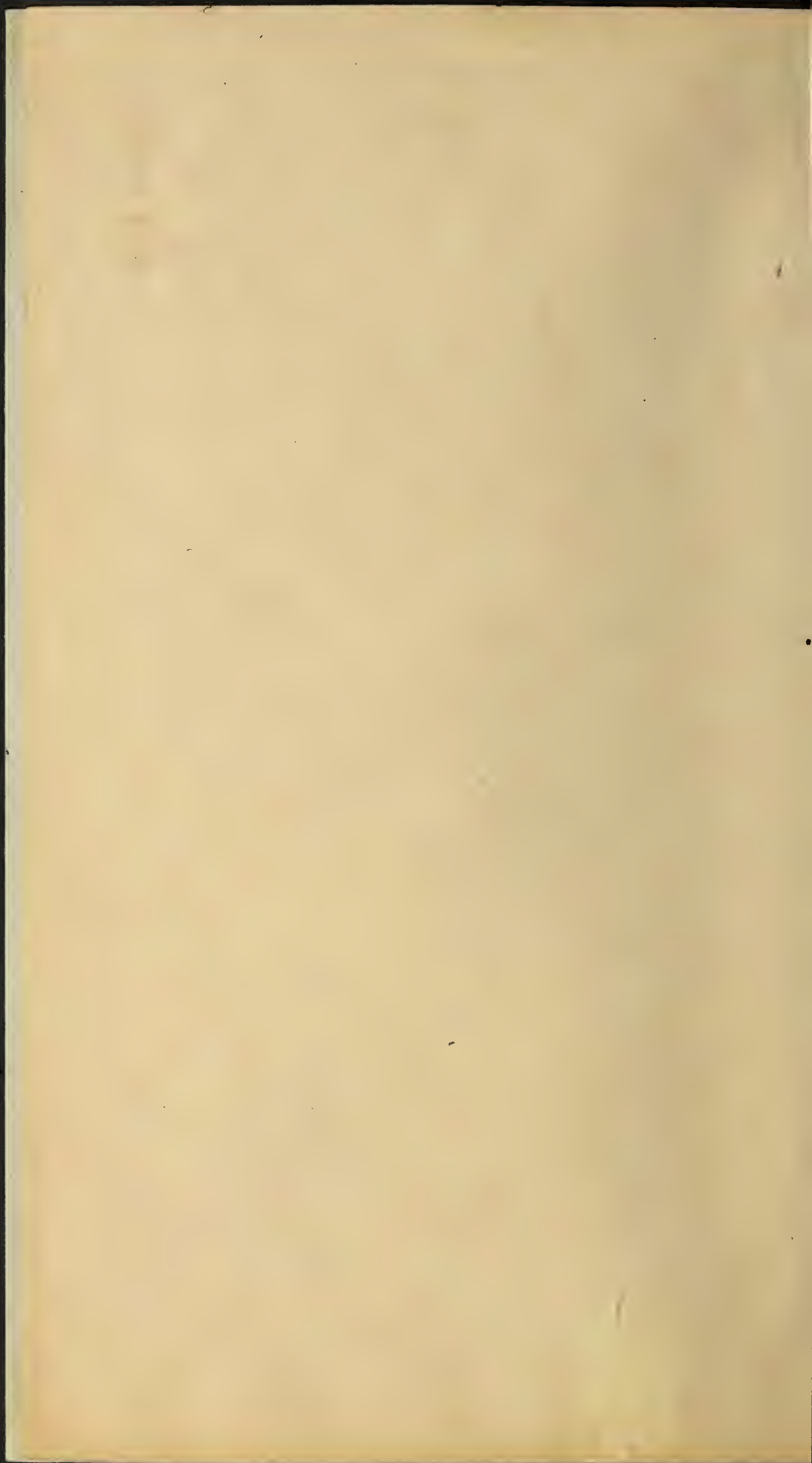
郴州兵戎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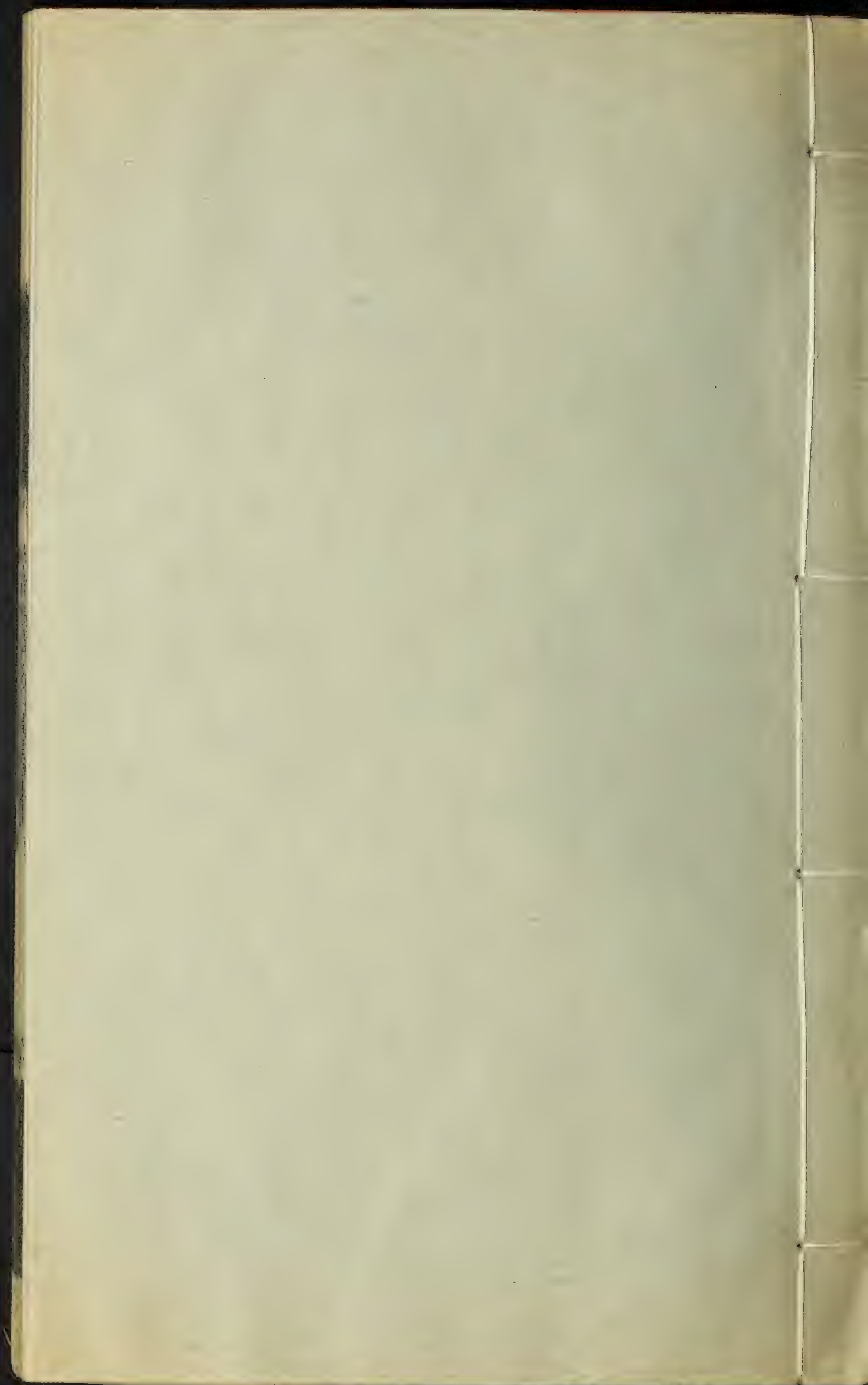
郴當楚之僻也邃洞深谷徭苗雜處且地界於吉贛南韶諸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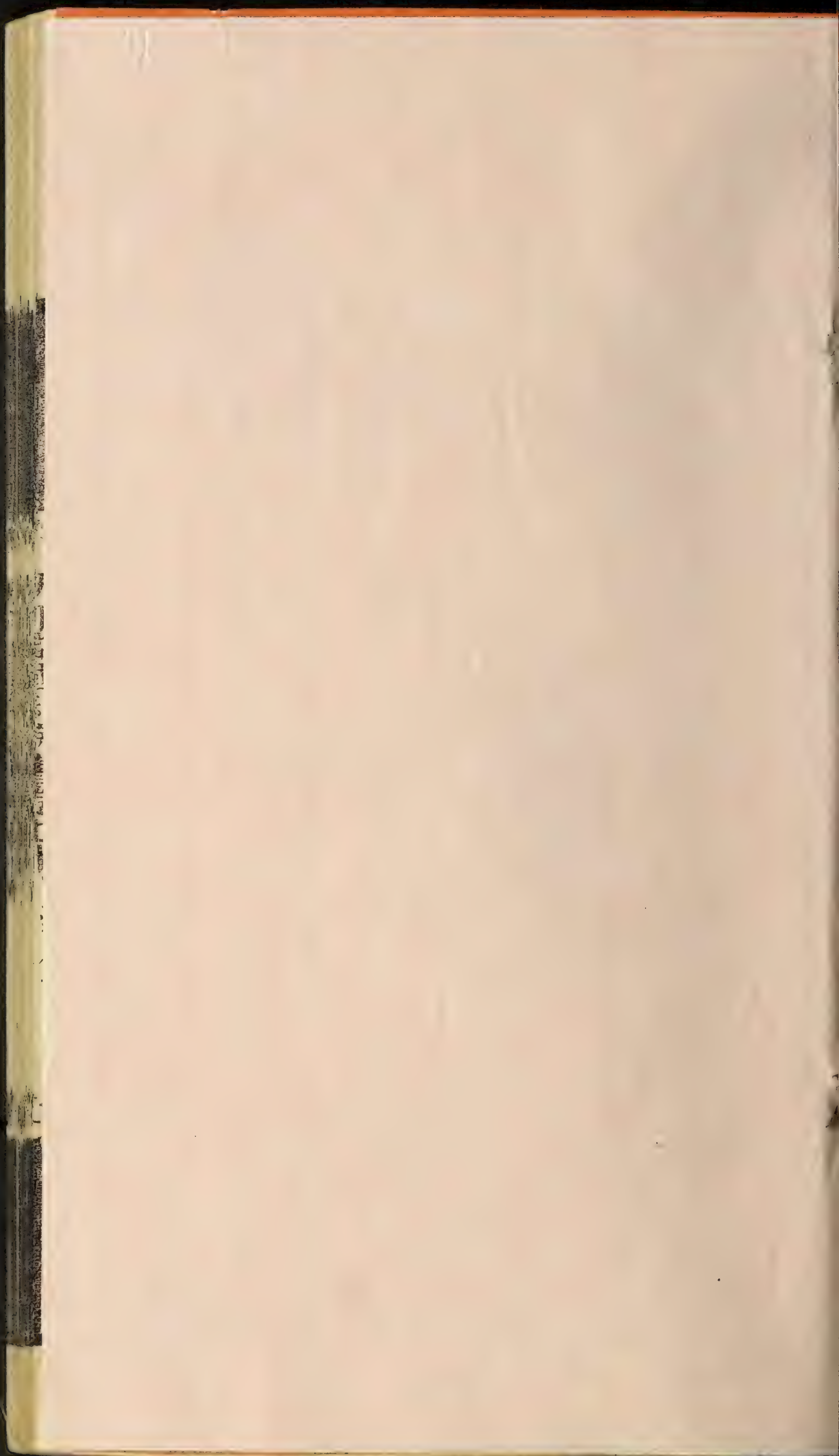
險阻嘯聚無賴者從而和之動輒難制明初特設兵衛宏正之間又轄都臺而正德丙子之變則兵疲數郡禍結幾載嘉靖間又復作梗征之逾年曾不能少折彼氣彼且易我而猷張矣嗟夫獸聚非諳於伍行也藍縷非堅於甲冑也乃奮臂一呼此輒辟易則國家之養卒將安爲哉按尺籍而給廩餼非不犂然充足及緩急輒不得力而區區之募民壯殺手大率計郴五邑之民皆以一家奉一兵矣嗚呼民出粟以食卒卒出力以衛民是兩賴也乃今卒不能捍患而民且又爲兵呼市人而授之甲爲介犢而馳耳安用焉安用焉故恒爲之說曰與其糜廩餼以食無用之兵孰若聯保甲以行寓軍之法其著爲令令民自相爲保一鄉之中擇其右者爲百長鄉皆聽之數鄉之中擇其右者

爲千長數鄉皆聽之無事則羣相擊射有事則互相救援如十鄉有警近者爲之併力遠者爲之聲援當賊之前者則伏以遏其歸在賊之後者則赴以躡其後追而得賊與以所獲得之貲且有賞從而不援責以償所掠之貲且有罰鄉民有犯其能熟一藝者免否者治敎誨十年民皆精卒是故田野皆儲餉也鋤梃即戈鋋也籬落即屏障也呼號即鉦烽也比閭即營伍也裳裾即旂幟也父兄即偏伍也桓桓威武莫非爪牙雖禽薙而除之可矣又何蠢蠢者之足慮乎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七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八

崑山顧炎武撰

籌邊錄

分守湖北撫苗督餉按察使蔡復一條議兵政詳

爲戎政未修夷氛日熾謹陳末議以固邊防事照得今春苗孽跳梁通計十八營哨入犯一二十次所殺掠無慮百數十人亦云棘矣竊惟今鎮筸之苗視倭寇易與者二而難亦有二眈眈剽財貨子女以媒贖無長驅之雄啟疆之狡也種落可五六萬而巢穴星散無君長期會約束勢不能大舉也此所謂易也難者賊阻邊牆倭阻海而苗錯壤營哨無一垣之限民寨羅列收保清野之法無所用之邊防秋倭防兩汛而苗日夜伺我無時

不可攻無地不可蹂躪也則難易之大較也然難易從敵立形必我先自立而後敵形從之今我且未能為我則難者固難而易者亦何嘗易哉推轂以命將而溺職者則將也設將以制兵而召侮者卽兵也餉兵以衞民而囮禍者卽民也植土司以佐兵威撫糧苗以增民捍而蠹兵者卽土司癰民者卽糧苗也又何怪乎難者之愈難而易者之不易也本道謂今欲制苗不必求諸苗惟求諸我而已我實能將實能兵實能營哨戎政修明而夷不駾喙者無之其事惟歸諸一實而其法惟專於任勞任怨謹據見聞心思所及開呈條款一面會同兵道督辰州府撫夷官及參守營哨等官著實整頓理合呈詳伏乞　憲批嚴加訓飭地方幸甚

計開議將有三

一曰重責成參守哨官於兵略夷情必日夜講求如農之有畔熟險阻於目中而規利害於掌上然後守可固而戰可克今之將領率不經心無論出奇制勝即本道警令苗犯必詰所從入道以正疏防之罰而今春失事多次行守備查報竟若罔聞又民寨分屬信地係去夏參將自議覆行而至今屢催未報夫擒首惡追陷民猶可諉曰有待若苗劫內地出從何巢歸從何徑豈不章灼此尚不知則與木偶奚殊或知而故隱則徇蔽朦太甚合無請　憲令申飭參守營哨官將練兵守險二事實用心力以窺伺之智料敵以恤人之心責己以推避之精神整頓軍政以顧惜之體面校勘職業惟據現在

盡地以防堵爲功疏虞爲罪就一哨而失事有幾則哨官之伎倆可知通諸哨而勝敗若何則參守之短長自見更嚴行守備今後凡報苗寇擄掠要查係何巢穴種落從某關隘闌入如劫內地者尤必查從何哨路經過稟報守兵兩道以憑處分罰不踰時而無所幾幸解免則各硝礮樓巡守自凜凜加嚴而苗警可稀矣

二曰嚴制馭今得功者紀錄待薦獎而目前不豔也疏防者詰責議罪或行住俸而目前不恥也是未盡制馭之道也兵法主將得徑決罰偏裨以下令無著令今後哨官遇苗入堵截無損得功三名級以上者除照兵賞格外行府動庫銀打造花紅送該哨官鼓吹旌獎仍加紀錄如本哨信地失事及

縱哨越哨傷戶口數多者除頭目防兵細打外哨官係指揮兵道行提到道責戒千百戶參將徑行責戒俱戴罪防禦若禍慘罪大者提戒細責并從重究革其參將守備鈐轄各哨體統原嚴調遣分布不用命者自當徑行究治不得一味縱徇以致陵夷

三曰審機權本道於諸款言之詳矣而有機權所在宜陰用而不可示人者姑略言之本道觀今苗種其慓悍抜長技勝漢人其狎險阻耐饑渴勞苦勝漢人其決前輕死勝漢人特可制者分而不合耳幸彼中無大酋如嘉靖時龍許保者有之則湖北憂方大也趙充國言湟中諸羌欲鈔邊必解讎而聚邊特宜以計破散之善制夷者能使夷自鬬常分而不合

則患不及邊雖及邊而病不極今生熟苗寨時時讎殺此我之利也使心計之將能善用閒諜精選而厚撫之覘諸巢人衆而其長自雄能角立者縱使反閒或乘其微隙或反其要約或借事佯洩口語或爲某某懷人犯而某先告我或爲某欲取某自效而微宣之或生致某苗而言某某所倚護使諸苗酋互懷疑慍而隙不可縫因以刺得其情形彼所欲劫我必知之我常爲主以彼待客而制之易易矣用諜非財不可釣魚者必囊餌圖犬者必投骨宜爲捐金養之勿愛也此陰符家所必出雖今諸將未足領此而嘗識此意亦可引伸控馭之方略且安知果無其人哉

議兵有七

一曰簡精銳卒不任戰是謂簾軍選練四要曰力曰藝曰膽曰趫捷而苗路山谷林箐尤非辨地利知險阻者不可哨官需索常規往往充以放債工匠遊食之人外此則多武岡新化邵陽等處犯罪逃亡者遊惰坐食則不可執戈流人非土著則戰不力而易誤其上訪得禦苗惟本地團練鄉兵及麻陽犵狫兵悉地形諳苗情習苗技最可用合無於春季放餉唱名領封逐一簡選有懦弱不堪及虛名寄充者即清出作缺至補兵關求積弊牢不可破宜令撫夷官一路作示有驍勇土著民兵及犵兵俱准報名投見驗其膂力技藝過人者不拘多少彙造三冊報守兵兩道及辰州府所革退兵缺即以此人充之收補未盡者又可留爲下次報缺批頂之用以

後放餉府縣官俱照例舉行仍將唱放過兵卒有無老弱搨報其在營各兵嚴責哨官著實操練不許買閑守備仍不時閱校如此選練得法行之一年兵可漸精其視向之麖軍勢相百也

二日除器械器械不利以卒與敵苗之長技在弩矢銛鏃數寸中要害立死袒裼當之必無幸矣兵家制器必審彼巳之短長而精用之禦弩莫若甲而勝之者惟火此閒三連短銃僅供傳號不可殺敵前此參將有火器之議格不行本道入辰力主其說動辰庫銀委辰州衛掌印指揮姚之屏募匠製鳥銃三百門及火箭火籠等藥而甲則未之及也訪得貴州銅仁兵日給九釐尙自備衣甲今我兵多食餘者日將三分

少者亦可一分去年放過銀每人領十八九兩且歲省其掊
克科贖之費以此置器械衣甲亦充然有餘而臨陣可以救
死扶傷克敵可以先登取賞是正爲兵計而非以爲餉也合
無行參守哨官春季放餉即嚴督各兵將領到銀置造衣甲
及犀利鎗刀弩箭器械仍時加點閱不許典賣自危身命然
自造之甲愛惜工財差可護身難以陷敵今本道自捐供應
紙贖銀一百兩合無於辰庫貯銀再行動支湊前數仍委姚
之屛造堅甲三百領長短爲上中下三制完日與鳥銃酌哨
分大小分給爲衝鋒破敵之用庶甲可禦苗長火器可制苗
短而執訊獲醜不難矣
三曰申策應善制兵者分而能合哨官本哨合爲一人而參

守又合諸哨爲一人則是常得千人之用何苗不摧今所患者哨兵數百而實無百人之用也以本哨言礮樓不守伏路不勤每日遊巡僅以十數人了事遊兵遇敵本營不救是分布無法也鄰哨有警高坐不赴參將調發堵截哨官憚與苗遇領兵於人跡不到之處而虛要路以待敵苗過則曰道偶相左耳與北邊假按伏以避虜之弊正同是救援之不力也合無行守哨官將本哨兵除分守小營外通計在營兵數編以十五法分爲三大隊每日輪一隊守礮樓一隊伏路把隘一隊遊巡接應此二隊俱應出營敢躲閒在營者綑手貫耳遊示如某處礮響遊巡兵馳往截殺哨官親赴督戰苗勢大連傳三礮仍添撥在營隊兵再行接應至鄰哨聞警法當赴

援亦須分定地面如犯某哨之東則專責東鄰哨應接西南北亦然當援不援者與失事同罪庶兵有卒然之勢而苗亦不得以一處牽制疲我於奔命矣

四曰守要害苗路多歧緊關衝險者撥兵把截預備伏弩擊石寇至矢石交發安能飛度其礮樓等項據守備金有聲呈報有壞當修者原無當添建者失險當改徙者俱批行動工修築矣至偷路去處或猱崖可越或鳥徑僅通又當增險爲守用力鋤鑿設法堵塞仍倣鐵蒺藜法多取棘刺漫布途上暗削竹簽木樁埋釘土中以陷其來又苗善用弩利於茂林凡近苗林箐酌留我兵埋伏之處餘俟天霽風高縱火焚燒使狡夷不得潛藏登高瞭遠洞無遮蔽亦奪其所恃之一法

也擊苗或送其出或扼其歸俱當伏要害以待先要哨探眞確諜而得情者厚其賞如報某巢苗出劫預檄近巢之哨伏兵截之蓋人劫之路雖多歸巢之路必一既嚴防以遏侵軼於前又用奇以擊惰歸於後設穽待虎未有不擒者也

五曰革冒糧營中虛冒之弊不一或人故不除或詭名虛頂已經嚴行察汰至於奸貪釀患尤莫甚於賣糧與苗每名受賂七人金紙上攏布巢內闊支夷姓至貪一得糧便據爲子孫之業欲加清革動輒激叛甚或懦官怯戰餌以逃故兵糧買求平安黠官要功許爲申請名糧捏稱降服已賣者養癰之患方深擅許者誨盜之萌宜覈合無行撫夷官閱歷各哨將賣苗兵若干名盡行查出係遠年官賣其官已故者姑照

北邊收降䄵例責取本苗入營編隊食糧防禦身終住止不
肯入營卽行革除如係近年官責其官尙存者不論在哨革
哨提問審實責將原糧贖回仍照本道去年議允條款今後
有擅責兵糧一名者問罪住俸終身以後追退戶口只用兵
威勒取不許準糧啟釁庶可近壯實力抑且遠杜憂虞矣
六曰明賞罰鎭筸賞薄而後時故軍士不勸本道去夏以來
一變其法遇斬獲眞苗盤擒奸細血戰陣亡登時例動庫銀
外另捐槖贈犒之然斬獲陣亡就中勇怯難易亦有差等合
無酌定凡苗衆結黨出劫官兵堵殺鏖戰擒斬者每眞苗一
名賞銀五兩零星潛出流劫伏路遊巡截擒斬級者每名賞
銀三兩漢逆助劫陣擒者每名賞銀三兩身帶凶器挑送糧

食接濟及為奸細偵探盤獲者每名賞銀二兩凡漢逆俱要擒解審實不許擅戮以防妄殺平民之弊其隨苗陣拒戰者不在此論我兵摧鋒陷陣乘此得勝其奮勇之人臨陣被殺者恤銀五兩混戰被殺者恤銀三兩家有精壯丁男弟姪驗明俱準補兵缺殺賊報効如戰敗奔走被苗趕殺者不恤奮勇陷陣重傷者賞銀一兩輕傷三錢混戰重傷者賞銀五錢輕傷一錢奔走被趕傷者亦不賞守哨官從實分別覆報不許徇私顛倒取咎目兵觀望退縮到本隊兵損失三人以上者綑打一百棍革役仍枷號兩箇月有傷者免究苗人徑由信地礮樓不報應守隘路不截致殺擄人口者綑打八十棍枷號一箇月尋常察點礮樓把隘失誤者綑打五十棍若遇

大戰主將申嚴號令臨陣退縮者自照軍法處斬以上俱係詳允刻示遵行庶賞信罰必未戰而氣自倍矣

七曰權勦撫兵法欲戰必守欲守必戰故戰中有守守中有戰戰中有守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守中有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也不能戰而談守未有不坐困者也辰沅生事之土官喜事之黠民紛紛請勦兵幾萬餉幾十萬本道盡絀罷其說矣今乃兼勦言者彼所謂勦無所謂勦而本道所謂勦即撫用勦也非勦則不能行其撫也苗雖數萬散處各寨不相屬少者寨數十人多至百餘人止耳入犯皆先殺牛剟聚事畢鳥獸散去甚若易制而輒爲所困者戰威不立之過也故事失陷戶責哨官追退又戒以勿得啟釁故十年積弊惟斂

兵銀贖取今又嚴斂贖之禁矣既不斂贖又不用兵則苗豈有坐而送人之理哉雖經本道申令勸擔承糧苗追取不退者革其糧然擄掠利多革糧害少彼且甘心矣況哨官畏苗如虎支吾解脫未必實行乎去歲各哨退百餘人然該府捐贖數十兩鹽數十包而土官田景逢景珠等分外私科失主每名銀二三兩富而急還人者倍其數視贖回不甚遠也夫苗利劫質非與鬬不殺人人雖入巢猶付粥以活之待贖故也不以武脅而以貨取雖重民命而實饜苗欲矣是誨之劫也今春擄掠不啻百餘人又將何以贖之本道謂當鵰勦一二巢示創犬羊之性役利畏威種落順逆不一吾戢威立逆者可順而戢威不立則雖順豈有不化為逆者哉合無檄行

撫夷官闗哨目喚出食糧苗長薄賞魚鹽責令入巢傳示練兵制器欲討罪之舉順者咸與並生逆者決不輕宥速獻所掠戸口准與贖罪如逆命不悛俟五兵卒已練器械已利擇其惡極如兩頭羊官莊等寨迅加掃殄彼將痛而服矣夫戰危事也不能縛之入犯而欲取其在巢又危行也然勢固不同入犯則彼乘我之不備擣巢則我掩彼之不意入犯則無所不攻備多而力分擣巢則厚集吾衆氣盛而勢合入犯則決於原野火器力散擣巢則薰其窟穴火器不散入犯則角鬬擣巢則用奇此制人制於人之别也此當待練兵制器有成之後者也能懲其一二巢而餘戢以恩信則諸巢嚙指相戒所謂勦以行其撫也

議苗糧有三

一曰創反側能憂鎮筸者生苗也然本道則不憂生苗而憂熟苗夫生苗巢穴甚遠有重山以環之有熟苗以間之其去我民風馬牛不相及何知某村寨貨財可取某徑路直達可由某哨隘疏防可掩哉則熟苗爲之嚮道也查得先年招撫把路苗人食糧不過百數十人其後日新月盛兵不能戰則餌惡苗爲羈縻之資兵不能守則養順苗求捍蔽之用通計營哨共一千餘名歲糧割兵餉十之二矣此外尚有揀撫之糧哨官私於打手凱兵内那給者不與焉使其内向無他猶可言也今者羈者不羈而捍者不捍豈惟不捍且引生苗以虔劉我邊陲蕩搖我保聚剽殘我赤子每歲入劫生苗幾何

人皆此曹與叛民作孽耳且官糧之外脇稱就守某村勒取歲月常例名曰州火錢旣廩於官又食於民倏爲順苗以領糧又倏爲生苗以行劫是彼兩利而我兩害也以剜肉醫瘡之餉反成藉兵齎糧之禍豈不痛哉本道縣令地方被劫察何寨把路之苗將應放糧革住擒賊獻入方准補納而各弁皇皇恐失其歡餙炎行查並無一報畏熟苗如此況生苗乎又安望其能捍巨寇乎夫我兵政不修順苗皆寇何苗可恃吾兵政果修兵可制苗又何恃乎苗合無行參守官以後苗路失事申嚴革糧之法務在必行如察有勾逆內犯實跡明論各苗某人負恩作亂當討罪不他及卽挑選精兵擒治庶跋扈跳梁者破豺狼之膽卽陽附陰梗者亦革鴟鴞之音矣

糧以誘其順兵以懲其逆熟苗受約束而生苗患不減半未之有也

二曰杜濫增苗糧已設者雖難裁革而豢養之餉秋毫皆係民脂豈容無節訪得各哨原來不限定額數哨官造冊往往憑意增添往者不能盡知以近數年計之往往十增其三四濫觴已不可尋橫波亦宜力制合無行撫夷官今亥閱哨將各哨食糧苗人清查實數詐冒者除之姑將現在限為定額以後不許擅添一名如本苗故絕無子者將原糧作缺不許他苗冒頂其糧仍待効順有功之苗方許申詳給賞額數已滿雖有順苗効勞宜賞者不妨優賚銀兩亦勿輕許名糧蓋賞費於一時有限而糧遺患於後日無窮也

三曰禁侵削各哨遏放苗糧之時只係苗頭總領無從稽察往往哨中積棍通同侵尅至有放債私典苗糧虛名冒頂既違國法且久假不歸苗以失利生怨未免釀成讎殺宜防其漸合無行撫夷官今次關哨量動逃扣銀買備鹽包放糧田傳諭苗長率領順苗出見每名賞鹽一觔將糧銀唱名給散諭以恩威効力把路勿懷二心自干天討仍每名給小方紙印票爲下次領糧之照後季委官至繳驗前票方准散給仍給親票爲照再後季倣此其繳過票俱類釘申兵道察驗哨官書識頭目有侵尅苗糧者准本苗赴委官告究參呈問罪仍嚴禁客土漢民不許私買苗籌違者治罪本銀沒官其苗糧把截獲功及預報其巢生苗由某處內犯得實者中道行

賞創反側則苗知畏禁侵削則苗知懷柔其搏噬之兇為雕
狗之用或亦由於此

議漢民有三

一曰防敵釁設哨之初專以捍蔽麻辰沅瀘州縣其營哨地
恃五寨司土民筸子司苗民而已間有客民生理猶未甚夥
也因五寨筸子土官招集流民墾耕而吾民富而商者貧而
流徙者環哨插居漸以成聚其中有豪猾險健之徒交結哨
官把持鄉社既放債以折兵糧矣又使子弟冒名而耗兵役
之餉既逼債以致兵窮矣又唆各兵討餉而發大難之端甚
至私買熟苗之糧公同冒領交通生苗之貨外啟窺伺又或
欺凌貧弱准折妻子致無告者挺身以投夷懷讎者糾苗而

釋憾凡勾苗內劫非射利則洩忿此豪民實開之釁也合無行撫夷官閱哨會同參守將哨中客民虛名冒兵盡行汰革以後放債與兵不得指准月糧散餉俱面給兵領據自算還不許債主紙狀領抵苗糧一槩禁絕敢擅買者照前款議定罪沒官仍嚴禁不許役貧凌弱武斷一方凡販賣俱照舊規集該哨私格所聽健步稟哨官通知熟苗兩平交易不許擅遣家丁入巢引苗出外窺探其交易止許魚鹽食之需不許用牛諸苗刀耕火種得牛則以供剟款祀鬼歃結入寇而已尤不許用硝礦兵器違禁之物違者商民健步俱以接贓論哨官受賄徇庇不能覺察者究革內釁既絕外侮可銷二曰遏投往哨民敢羣者已能爲害又有逃避差徭負罪亡

奴投入熟苗寨種地分租因熟苗以通生苗望爲窟穴久則引生熟苗出劫又或幫其寨苗讎殺如近有木里寨半熟半生之苗流民投住數十家因苗寨結讎爲他苗擄去此曹甘心從夷乃其自取而爲中行說於蠻地則邊境大蠹賊也合無行參守哨官嚴禁除以前原有民寨外不許流民於近苗遠哨地方從新創房居住不遵者守哨官驗明燒燬盡數驅逐熟苗寨舊民被苗劫殺者不在失事之限凡熟苗與苗寨民不許縱入內地潛窺虛實其思漢願回者聽告守哨官押解本道發州縣遞回原籍當差行李貨物不許官兵侵動違者依搶奪律問罪敢新投苗寨者被擒以謀叛論仍行辰沅麻瀘州縣行保甲法將附苗民村挨門造冊時相覺察有久

出不歸者呈官察究縱容戶口投苗者事發連坐遠方流民從本保甲經過寄宿者亦要詰問來歷如係投苗即扭住送官毋得窩容奸細出入自貽焚劫之患外患之防旣峻則猾夏之禍不作矣

三曰絕勾引生苗入犯因由熟苗與投住之民睥睨肆毒而臨時又有內地奸民勾通接濟或分隊潛入而會於某處或先期散伏而發於某時其至必有所藏其饑必有所食若無勾通接濟則何以能來來又何以能入哉近五寨哨捕獲瀘溪客民劉通文劉通武搜出兵器飯食供稱與苗交遊約於溪口送飯而箭塘營於香爐山下堵苗陣擒三名田邦魁田老四張回香皆麻陽民引苗報讎刻溪口長衝等處殺高參

將家丁及標兵數人大抵邊境之禍熟民十三叛民十六而生苗纔居一二勾引不絕欲遏外賊難矣本道嚴行各哨關防報稱哨地與苗原無界限各民手不持刀弩身不帶禁貨隘兵攔阻動稱妄拿平民告害以致出入莫可究詰不思越渡關津已有禁條況越哨乎又何必盜刑具而後爲捍網也訪得青黃不接之時四外流民藉口艱食或云趁口邊哨或云移粟苗巢或云投耕某山或云探親何寨此皆勾引之別名耳合無嚴行參守哨官於官私路逕分撥防兵常分用把截但遇漢民流徙到彼無論趁口探親等項盡數阻回不容越度敢恃人衆勢强搶過者放礮發兵追擒治罪如有竊入苗寨蹤跡可疑者即便拿住搜有違禁等物勾引情節以奸

細論空身者解道枷號遞回州縣收管盤驗員役論功行賞若疏縱失防爲別處覺發者將前經過關隘兵役問罪勾引盡絕苗夷茫然不知內地虛實又惡敢狎入不測之淵哉

議土司有二

一日嚴戍兵永順兵三百分隸永安強虎保靖兵三百分隸洞口竿子領兵舍把頭目合鎮溪所乾州哨約四十餘名皆廩於官者也無事則荷戈乘障有警則環甲先登方有裨邊圉之用今則强半子虛大都恇怯本道委守備金有聲閱哨洞口土兵點一百名不到永順兵須在哨而緇朒不聽調遣縻空名之餉而餉不用之兵皆與無兵同然則調發何爲裹糧何益哉合無嚴行參守及二宣慰司以後委官放土兵

餉俱照哨兵初察點實在方許散給點名不到者扣銀還官其隨營士兵務要遴練精壯嚴守汛地苗寇生發聽參守哨官號令分遣堵殺有功依賞格一例給賞不用命者舍把頭目革去廩糧治以軍法營哨實增六百人之用軍容益壯苗醜寒心矣

三曰責擔承永順約束鎮苗保靖約束箄苗每歲俱有擔承認結到部營哨原設撫苗防守舍把頭目月食廩糧正分北三苗疆以戎索之意也今則擔承毫無實效認結祇屬虛文就中箄苗猖獗尤甚歷數冬春二季入犯十三鎮苗而十七箄苗也夫兩宣慰司身受國恩世有爵土生苗皆其部落命懸掌握而坐視匪牧虎兕出柙典守何存雖在我疆吏自當

厲兵固圉惟敵是求不必專倚土酋爲緩急然擔承恩奉

明旨分管義表靖恭而罔思厥居業　命廢職則嫌於欺

君徼寵靈以保世勿絕歲額粟糧既遵貢賦戎籍豢養又縻

金錢而隸也不力以部苗爲邊陲憂則昧於報　德亦非土

司所以凜　天威順鬼神傳子孫之道也合無請發憲檄傳

諭二宣慰司恕其已往誤事之咎責以將來報　國之忠將

原認擔承苗巢嚴加鈐制如有侵軼奉令擒捕即發兵殲厥

首惡獻俘馘於官優賞如格本院還　朝廉其約束有功忠

力不懈者旌獎之不如法者戒飭之其尤甚者聞諸　上而

加賞罰榮辱既分趨避必勇不惟固吾圉而激厲土司勉爲

忠義以保業享名施恩更厚矣至五寨筸子坪二長官司滑

石巡檢司與營哨錯處均當奉法竭力而箄子坪尤有轄四十八苗寨之責如該管寨苗犯順合切責土官協同營哨計擒首惡追還戶口有功獎賞敢有懷奸漏情陰陽取利脇詐苦主提問治罪譬馭馬者銜轡在手不剛不柔則四牡之力可盡也

彙參失事條陳申飭幷自劾詳

爲疆埸破壞日深邊民塗炭已極謹備列僨事之狀直窮受蠧之原幷自劾撫苗失職以聽處分事照得本道去秋受事之初即兩發告示布威德以懷夷落恐哨官苛貪啟釁則有尅賞糧之禁矣恐奸人闌出勾引則有飭保甲之防矣而鴞音自若乃知苗非可空言撫也官之師旅實有所缺於是昧議戎政條款

俱蒙　兩院批允本道與兵道力督將吏與行而辰州府撫夷官佐之繼捐俸廩幷動庫銀鍛造鳥銃鐵甲器械略設而以賞罰勵其後庶幾收小得之効然兩道止將文墨議論而已練兵守險則參守哨官事也詎意柔情易忿惰氣難遷豈但無鼓舞手足之能且無發露耳目之畏本道心苦形瘁口頗聽藐而疽蝕魚爛之禍日甚一日如今年七月起至十月止共殺死兵一十七名燒殺死戶口三十二命擄去男婦二百六十餘名牛馬五六百隻燬房屋一二百重他雜物不計元元何辜眞可痛哭流溺長太息矣最可怪者一兵不練火攻不習委官擬汰老弱則多方爲丐免曰熟知苗路也在膽不在力也事逼則驅羊格虎有幷火器委以予苗也尤可恨者一哨苗入總路不通數處

如靖疆之高羅油草永安之朱充口洛濠菖蒲塘永寧之龍鄂總兵營其要害人人能言之而遊巡礉隘俱爲虛名苗往來若無人甚至越哨深入七八十里本哨兵尙若罔聞將領不之按節兩道嚴按亦寢不報在事諸將失事之罪一以國法繩之無所逃矣若夫積蠹之原總由大小將領無安邊境立功名之志而一以管兵爲利媒覔錢與惜死之心兩合痛疚牢不可破其顯然易見者曰占兵去秋本道已條陳 兩院頒禁矣今訪各哨私役多者數十名役於官則不復問擊刺之事而戰卒愈少猶之卒也何彼袖手而我荷戈士皆解體而戰氣愈亡矣如五寨兵額最縮在哨不滿百名而哨官董籌呈詳團頭吹首門子敎士等役共占三十餘董籌所指必非自列其屬參府可知也

參將有班軍百五十八守備有班軍百人皆兼坐行二糧不戰不守以奉奔走猶不足而僥及哨兵乎田單編妻妾行伍之間彼何人斯其為蠹一也占兵未已又有賣兵健兒多窮兒也負技力自効孰肯輸財亦安所得財惟不任戰者其補伍必有恆餽而哨官居為奇貨即退壯而進羸弗恤也而委官欲清之且若奪乳嬰口怫然以不肯之心應之矣其為蠹二也兵買閒矣苗攻哨亦可畏也況今餉懸指二年後重以事故革退之不虞則雖賣而其利未博惟與苗為市可以饜其惏心而苗以死保糧守為世物其甘而必得之也一名賂拾餘金以上既可得苗又可肥已而緩養癰之禍於歲月是賣兵者轉而賣苗其為蠹三也苗豈能終飽餌而止劫哉有朝受犒夕行剽者矣於是卑

詞與約苗完本哨而已餌於東而劫西餌於外而劫內我勿與知以盧麻二縣邊民爲壑甚乃戒隘兵勿舉礮謂聞礮不赴責在官而重失礮不舉責在烽堠而輕是賣苗者巧於賣路其爲蠹四也此四蠹總屬膏肓而賣苗賣路尤不治之疾糧苗千有餘歲銀四千五百兩而嬴豈制餉之初預派此豢苗之額哉始濫觴末江河計萬歷來新增者二百名爲金六七百此外盜氣血附頭之癭也其以兵賣苗者各哨其一百十餘名皆以漢名附籍而以苗身坐寨此內盜氣血附心之痞也且歷觀數月劫案越靖疆洞口則北中瀘溪越永安永盛則南中麻陽深入七八十里何所過哨聲息寂然苗不犯哨哨不堵苗而賣路之證不既昭昭耳目乎夫設哨爲內地捍盾麻陽雖有清水石羊諸

小哨然第二重門戶也其兵寡永安永寧等則第一重藩籬也其兵多藩籬不守門戶薄矣拒敵而傷猶曰格鬬哨民被掠猶曰逼虎穴若庖有魚以及賓戶進狼而入室開關延寇何異黨苗而助之攻哉且各哨兵募苗佳營者種本犬牛悲存狐兔與而相遇往往交臂相送而賣路之禍爲愈極矣上下相蒙以養苗爲當然以養苗而劫爲固然以縱苗過爲不得不然日蝕月爛兵盡化苗必無湖北不至大征不止至於大征而費財費人各又巨萬計禍又何可言哉故今湖北殆不可爲矣非不可爲也愛錢惜死之弊爲之蠹也割癭倒痞騾者必死惟實其原氣使氣血歸於益人而不爲彼盜則如癭瘤者固可以守而坐消明法制別賢不肖以奪其愛錢惜死之心而四蠹可剔兵可強

矣竊謂本院宜著令苗人本哨與格者有損失亦薄其罪縱使越哨卽以賊侵境內擄掠人民充軍律治之厲賣兵賣苗之禁犯者雖主將無所貸其現在各官分別提問戴罪如法而先年賣糧與苗之余萬鍾潘宏祖劉宗舜濮朝東王藎臣仍批本道查究使知挾私壞邊計者雖事在數年前猶有冷面無情如本道者痛追繩之庶幾戒貪懦之後車而今日之瘼與痞猶可使守勿潰而急理氣血以待其衰止也至哨務雖多總不過練兵守險四字本道原議已悉特苦參守哨官不肯實舉今又議約束以督其必行一曰束隊伍以行簡精銳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居而練出而戰律以止齊一人斬級四人助力分別同賞一人被殺擄四人割耳綑責枷號一伍有失隊長連坐則靜相

保勳相救勇怯相習其老弱者伍中恐爲累自不肯留而買閒冗食之弊無所容矣二曰把苗路以行守要害之法每哨苗入總路察明幾處每處撥兵若干名五日一換俱載簿稽察哨守時時巡閱失伍者細責苗過礮樓不報遊巡不堵參將弔簿察提連簿移解兵道簿上不注卽係哨官賣閑三日立會哨以行申策應之法在本哨則某處遊巡兵與某處會在鄰哨則某處遊巡兵與某哨會俱畫定界限以辰酉兩時爲節俱設令箭號旗辰會一處箭遞換一處酉會一處箭仍歸本處俱載入苗路簿中應會不會者將不到全隊本日口糧扣賞獨到之兵另行細責如有苗警隊長拿解治以軍法四曰練火攻以行除戎器之法鳥銃手延請敎師練習放打務在精熟可以命中臨陣前

衞以挨牌旁夾以長鎗刀弩每出將火藥預數包分之一放之後牌兵鎗刀兵接戰銃手又可入藥再放仍要懸帶腰刀以防敵殺放打不中者銃手細責銃手被殺同伍兵連坐五日責欺縱以行明賞罰之法任法生怨任怨生謗誰不知之而不敢避者官守之凜志民害之痛心也今各哨失事重矣參守於哨官惟恐有傷并不敢問一卒苗過總兵營朱星沖而永盛之目兵不究苗過朱沖菖蒲塘而永安之目兵不究苗過高羅油草而靖疆之目兵不究官可貓鼠而僨書不足畏乎卒可驕兒而閭井之荼毒不足念乎知其賣路而姑息之是一縱也大小相師陽爲變覺以避不戰之罪是欺也前高參將許本道屢批操切貽書謂九邊各道與總副參遊同心能立功名夫邊上掩敗飾

功狗情破法之態豈本道所欲道哉畏官守故也痛民害故也軍法惟賞罰二端耳今擒馘之賞陣亡之恤道府未賞小怯而使罰不明哨官猶可諉諸兩道而頭目隊長防兵斷宜責參守嚴繩其失伍而痛治其疏防無監司日僕僕向哨提小兵之理也至設簿稽查之法既立再有庇狥迴護者欺縱之罪守備則兩道參提參將聽本院裁處以上五款原是兵法之茶飯守將之耕織今無一留心下手者不得不越樽俎代爲區畫而束以必遵已通行參將守備及辰州府撫夷官矣本道之所得爲能爲者止此法立而猶玩愒則當以三尺鞭其後抑管哨之敗人敗事亦既發露無遺矣乃本道繇官咎尤有不得而自掩者苗不靖而始議兵湖北撫苗者何官哉古之守令積其恩信猶能

懷來羌與撫蠻部爲不侵不叛之臣而本道撫綏朞年叛者四起其咎一也申飭戎政之款謬謂行之可以改壁壘旌麾之色而半年於此將領閣之如弁髦邊疆啖之如畫餠本道還質之如說鈴有盟不踐爲欺天矣而何以責人也其咎二也臣子之衡功罪者惟事與言詢事事廢考言言浮誤疆圉而陷生靈非本道推納之溝中乎且從來分守催餉之外無越思今本道目擊鎭筸膏肓之病慨然與兵道部副使約共釐振之兵道忠勤公正僇力同心無人不共推敲無事不相咨榷而毫無補於勝局有器於此一人擧之未勝助以一人而重自若則助者慙矣況靜聽輿頌頗謂本道去歲勒石革鎭筸常例嚴杜科斂今年又清查苗糧不許私賣責選實兵不許私頂將領失其壟斷之

望皆有重足束手之嘆而高參將書與本道亦云水大淸則無魚其敎甚切至惜不能從耳故秋冬、諸警皆哨盜苗出入如履無人以形襲常之寡患而綜覈之失策是藏怒於本道而還禍於邊民也本道任法任怨未見其利先受其病然則諸將戰不力皆本道之咎而駑驥並驂騂騮莫展累許副使自劾者亦本道負之也語曰責人則明恕己則昏志曰施其所惡自上而下施其所愛自下而上若批根將領而匿瑕監司是本道智昏於恕己而本院法格於行近其誰肯服伏乞本院特賜糾參重加鐫降以爲失職之戒目前人心倍加警惕疆事或可整頓仍將本道所列蠹原之說存之此後有任臣艮將得以考據歎息而經營本道雖身退甘之矣

廣雅書局栞

議添募兵築邊牆

爲苗氛甚惡黔楚震動謹陳日前急務以固邊防事照得鎮筸苗梳川湖貴之交苗巢中踞而三省外環之宣德間總兵蕭綬大征後再征於成化又再征於正德又再征於嘉靖季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由嘉靖來六十餘年矣苗糧愈繁漢道愈夥兵防愈壞至今日奸弁懦兵通夷之民與苗爲一而其害獨良民受之其憂獨兩道受之此膏肓眞疾未易藥石救也請先言其病而後議所以藥之之策自邊牆壞而入犯路多如四達之衢而營衞疾矣自苑參將仲仁創無益之哨以兵糧賣苗兵力益寡而四肢病矣自高參將居仁畏苗如虎令附哨居民請苗躭保犬羊益驕而神氣病矣自各哨官募苗爲兵以之賂苗自免

爲苗兵者居則以情相輸戰不以矢相遺養癰待潰而腹心病矣夫哨兵不滿三百信鎭長二十里短亦十餘里苗無不攻而合我無不守而分其不勝一也苗有苗兵以爲外間有逆民以爲內間有健步以爲反間而我食糧筸健反不肯以苗情投我貿貿然不得要領其不勝二也邊民耕穫遠哨五六里往來不可詰苗往往深入百里流劫數日所至皆有奸細爲之造食謀報而我兵調發數千里赴敵疲於奔命其不勝三也糾劫無報而不能行健步之罰入邊無礮而不能行巡兵之罰堵截無効而不能行官司之罰殺擄數百席捲以歸而參守未聞鞭一人貫一人耳本道安得人人而執之其不勝四也各哨之病無不然者而莫甚靖疆清溪洞口尤莫甚靖疆蓋北之乾州以强虎

爲外捍筸子以火麻燩水二小營爲外捍獨清靖洞苗一闌入則直抵麻陽瀘溪村寨恣其擄掠入無重關之閉出無再截之虞故禍偏中三哨也洞口清溪尚多山險其兵壯懦弱尚可練山坡曠地尚可耕種　獨清疆邊苗皆平原無可守之險地狹有主無可墾之場兵窮救死不贍無戰心屢敗之後無戰死故禍尤專中靖疆也況貴州銅仁有事水銀黃柏等山連兵三月未解勝敗相當擄其哨官平溪衛百戶陳湯銘而後贖回放一被擄婦斷其手一被擄民剮其肉傳語鎮道速撫我其鴟張如此聞貴院頗決意主勦矣黔兵利則苗驅入楚而楚有豕突之憂黔兵不利則驕苗并輕楚而楚有蠭起之患此皆不可諱之禍也安可漫然不爲之計哉爲之計不過勦撫守三者而已

勦之法一曰大征縉紳士民憤苗荼毒者無不攘臂於犁巢埽穴之舉夫苗則誠毒矣葛伯仇餉殘一童子耳今兩年沿邊塗鋒刃者以百計俘夷累者以六七百計淫辱婦女斬截嬰雛財畜罄於掠廬舍罄於焚田地罄於賣贖誠得聲其罪而誅之膏諸苗以釁鼓豈不攄生靈之宿憤振華漢之大聲而勢固未易言也太征必合二省之力即楚一路必得兵三萬餉十萬十萬之餉安所出哉次則雕勦而雕勦亦未易行也凡雕勦如迅雷不及掩耳必先有一枝致死之兵自爲一軍在站守之外而後可以獨往獨來敵不能測伸縮如意今則調之各哨其衆爲烏合縣令於幾日其機爲先泄無論驅市人即人人投石超距而苗已知之有以相待矣弱則入箐以老我强則振險以覆我豈

望其有尺寸之功乎古之善雕勦有臨發而兵未知何往者今安得此將即有將安得兵而用之故曰未易行者此也至於撫原以勦合之雙美離之兩傷我創以兵而後撫則避死就生避害就利其撫必來其來必固今苗蹂疆場如藉稻所獲不貲我不能有所芟翦而曰撫爾勿爲寇也彼犬羊如蠅之集腥豹之就血也豈肯棄實利而聽甘詞哉其勢非啗以兵糧數十名無所用之矣啗以兵糧是賞其往劫而誨其新寇也醜夷斬刈吾赤子不能誅又不恥獻納此則今將領饒爲之而本道雖死不能從也故今日言撫非但將領撫首惡者爲掩耳盜鈴之談即本道撫餘黨以孤首惡者亦未爲泥龔嚼蠟之說何也兵威不立則餘黨決不肯帖耳就吾羈縻而首惡未可孤也力不能勦

勢不能撫則坐而待斃乎惟有料理戰兵一法而已戰守之法不過本道累詳練兵守險兩言而已守險有要著曰固築邊牆練兵有急著曰暫益戰兵邊牆築於孫參將數十年依爲固其後圮者續修不如法猶存舊牆之半至三十三年盡壞於洪水而十年之苗患始增劇則無牆之驗也使有故牆苗雖眾必先挖牆不能猝入即入而擄掠歸止此一路不能他出且所掠人畜安能急出我兵據牆邀擊彼不能無傷人口可奪也先年有殲之牆下獲級數十者固其成事也計長寧盛華箭塘不用牆算子强半倚絕崖爲城溪爲池亦不用牆其宜築牆者下則由算子接灣溪乾州二十里上則由洞口之孤魂塘接靖疆清溪至奇粱營三十里下路可緩上路三十里計不過五千丈舊牆

雖盡而跡猶存今當計一勞永逸牆址闊四尺收頂三尺高九尺址用三層石苫蓋以草牆外取土因為深濠濠外栽竹籤棘刺募民夫以兵力佐十之二計每丈費官銀三錢五千丈用千五百金往時兵多虛冒其逃故扣糧之目哨官以實私橐自本道兩年任事嚴加稽覈賞功弔死制銃造甲皆有籍計現在辰沅工庫所積已千數百金此例在正餉外可動者誠用以築邊牆為小民保障築完之後歲於逃扣內別貯五千金為修費過小小淋圮即呈詳動買灰料而役兵力築之勿壞此百年之利也然交夏多雨非八月不可動工九月民又收穫非冬不可併工非來年二月不可竣工苗豈能待哉從八月始又為桀瓠喑犬之時邊牆未就彼突而入不必滿千即數百人而我兵無所

不分倉卒之間安能集數百人禦之且役夫滿野不遺之禽乎彼不利邊牆之立時以百苗蹂我能從事版築乎欲責本哨兵劄營以護役夫彼從間潛入內地不首尾以牽制乎欲築邊牆其勢不得不暫益戰兵夫各哨非無兵之患無戰兵之患也本道遍閱諸哨惟强虎哨數十兵及民參兵永安百兵王會七八十兵篳子之廖家三十兵可戰驗兵以力教兵以技其於戰皆屬第二義戰之勝惟有膽耳哨兵兒戲者多本道雖汰換法不能盡汰募兵雖多壯丁然皆農民驅而與苗角未能無戰色也苗兵雖敢死而狐兔情多不肯致力惟鎮溪之土兵王會一帶之仲猺二家兵技勇埒苗而離篳苗六七十里無姻親可用爲今計惟精募二百名統以能將駐靖疆爲遊兵左顧清溪右顧

洞口苗入則直往捕戰爲鋒而各哨助之誠得一勝則苗膽自破兵氣自張矣修築邊牆卽以此一枝兵及三哨之半出牆架梁苗必不敢動牆工可就也添兵便當添餉本道反覆籌之此兵非長設也不過一歲之計耳兵備道原有奇兵一營內打手凱兵共三百名以備調發其實如土雞芻狗無益於用然不可驟去去則爲變卽各哨兵雖弱而不敢多汰者職此之故參守張艮相云小則爲盜大則勾苗是也本道於奇兵營二十名已懸不補漸漸汰其老弱附近諸哨亦用此法俟邊牆成後卽將此增募一枝之兵收入奇兵營不盡者塡補各哨之缺如此奇兵皆得慣戰之卒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增餉可罷故曰不過一歲之計也計一歲增兵餉當二千金本院原發助餉餘稅銀二

萬兩貯辰州府庫分毫未動竊謂於中動二千金爲募新兵一年之費尚存一萬八千兩以給鎮筸營哨額兵四十三年夏秋工食亦不爲少也驟費二千金錢本道非不惜之然擇害就輕擇利就重若不暫設此一枝慣戰之卒八九月苗必大舉復有十八寨之禍邊牆決不可成雖取失事哨官誅之猶未能益於成敗之數也此策不用卽當聽將領以兵糧三十石豢苗可彌旦夕然十年便爲金三千且其隱憂伏禍不可勝言矣本道目擊鎮筸苗患過於今之倭賊賊隔邊牆倭隔巨海而鎮筸無短垣之蔽邊防秋倭防汛而鎮筸惟五六七三箇月稍緩其餘無不跳梁之日計爲暫益戰兵堅築邊牆募兵之費請現發助餉餘稅不過二千金邊牆之費取本道所節省逃扣銀現在不過

千五百金逃扣無損於正餉而餘稅乃本院破格濟邊者今邊民塗炭已極取二千金以為之捍禦何憚不為哉邊牆成而兵益練則制苗有餘矣且一年內有此精兵二百自為一軍可以出奇新任又得良將相機成功未必不在此著也即貴州鎮道雖勦水碾黃柏山從二月至今所費以數千計皆思州銅仁思南等府搜括藏庫又編發鄉兵騷動一路誠償苗禍之無極雖費不得已也黔以苗為腹心患而上下以全力圖之故所苦在遭時之艱楚以苗為肢節患而辰沅距省千六七百里情狀難以紙悉故所苦在伸志之難然肢節疽蝕腹心能晏然已哉伏乞本院察本道言非敢欺謬準於助餉銀內動二千金為募兵之費止以一年為限邊牆工完即將新兵盡收補奇兵營及各

哨兵缺以省添餉其邊牆工仍聽本道委官估計於底沅二庫節省逃扣銀內動一千五百兩興工修築嚴加稽覈不得欺冒以蠹財亦不得過縮以廢守度此費尚可量省所省盡數還官庶邊防有賴而惡苗不得恣肆矣

酌議四衛兵餉詳

爲酌議兵餉虛實裒益以固邊防事照得疆場之事惟兵與餉而已制兵有多寡當視地之緩急而無兵曰玩寇制餉有厚薄當視事之安危勞逸逸而倍餉曰蠹財以兵制餉以餉制兵必能有爲實不能有而名爲有之曰糜軍湖北有三鎮曰設參守曰鎮筸曰清浪曰五靖以地之急兵之習勞冒危則鎮筸爲最清浪次之而五靖三年無一苗警可謂緩矣靖州哨兵僅充

守備該州雜差此外操且不敷數無論戰也五開哨兵并雜差無之其兵多爲豪門富家僮幹所冒頂各有數兩頂首而中軍官至有以撥送鄉紳爲架房修募之役者蓋惟其安且逸之無所用故至於此亦可慨矣以兵之多則鎭筸爲最以數千計五靖次之以八百計若清浪舊惟參將標兵百名然三年未嘗一與苗鬬不爲用也又有犵兵二百兵然每名月僅糧銀二錢五分饟之不飽難責死力且分散十七處多者不滿三十名少者六七名勢孤形格不可用也其實兵爲用者惟兩道四十二年創設守備所領及沿沙哨兵一百五十名而已以偏鎭上下百餘里之路兩江苗寇鴟張之時官商護送往來如織之役而僅兵百三十名當之無惑乎苗之有所侮而逞也以餉之厚則五

靖爲最鎮筸次之而清溎不足言矣鎮軍糧最厚者曰凱兵打手每名歲支口糧工食共銀九兩二錢四釐如是止耳次曰犵兵每名歲僅支口糧魚鹽銀五兩七錢工分四釐次曰蠻兵每名歲僅支口糧魚鹽銀三兩九錢零次曰鄉兵每名歲支口糧二兩一錢而已獨靖州凱募二哨凱兵歲支口糧工食九兩二錢零與鎮筸打手等募哨歲支銀七兩八分已在鎮筸犵兵之上矣五開有客土凱三哨土凱兵每名歲支銀八兩二錢八分減於靖州凱哨而優於募已不爲不厚也至於客兵一哨冒濫之極有可駭者鎮筸參將親兵十六名清溎參將親兵十五名每名歲不過支打手銀九兩二錢零耳獨五靖參將親兵十六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一兩六錢八分二釐以五靖較鎮筸勞險

百不一較清淮十不一而獨親兵銀歲多三十九兩八錢有奇何也鎮筸兵冒刃捍矢與苗角死傷月有聞客兵有之乎鎮筸兵調發救援近四五十里遠者百餘里或三四日夜不歸裹餱糧犯風露披烟臥草客兵有之乎有客兵七十二名歲支銀一十一兩六錢八分二釐較鎮筸最厚之打手尙多二兩四錢七分八釐何也清淮新募兵一百五十名僅食兵糧每歲五兩七錢零其格鬬防禦與打手同無打手之糧而任打手之役而客兵不任打手之役反獨厚於打手之糧又何也凡兵惟頭目哨長有加餉以司領率嚴責成至隊長未有加餉之理且隊長者以古司馬法則五伍爲隊二十五人是也以戚都督繼光戰法則十二人是也今五開客兵僅七十二人耳業有哨官以統之

矣而仍設哨長二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三兩四錢五分二釐隊長十名每名歲支銀一十二兩三錢九分豈七八便爲一隊乎惟務多創名色以厚領銀而不思其何取耳就五開三哨衡之土凱二哨兵各一百五六十名其哨隊長俱無加糧而客兵獨有又何也夫厚犒以易士死亦何所愛然責之貴實施之貴平不戰不守而奉市人非實也血戰者薄而休居者厚非平也竊謂親客兵宜裁如鎮筸打手之數哨隊長量加酌損以蒙安之卒而坐享日戰之餼復亦何說之辭即謂客兵征皮林之時曾得其力食糧已久難以驟裁然邇來十五年矣此十二名之哨隊長七十二名之兵豈盡舊人無恙哉本道訪得中有事故者實缺者皆係本地人買頂而仍以客兵支糧頂替多而舊兵無

幾也況十五年食不征不戰之厚餉從今一體以量裁夫豈爲過不然査其的在行間而今之驍勇可摧鋒者量異之可也若靖哨有中軍官募凱各有哨官而又贅設練兵百戶二員歲費廩給二十六兩有奇深爲無益原額凱兵二百名募兵一百七十二名而二十七年征播創添三十名相沿不撤亦爲冗食此在靖哨已經本道徑行裁汰計從今八月起歲省靖州豐積倉米一百五十九石三斗庫銀一百七十兩零九錢二分矣惟五開哨屬參將爲政非本院檄行不可誠俯從本道未議通計五靖二哨一歲可省銀四百四十兩零三錢九分米如前數以銀九十兩零七錢九分米一百五十九石三斗還靖州倉庫爲兵備尙該銀五百四十三兩二錢藉令靖州每年解沅州協濟募

徧鎭兵六十名每名照犵兵例歲支銀五兩七錢二分整內以二十名添治沙哨以二十名添守備募兵以二十名添老何哨則添鎭一帶又增一臂之用矣或謂沅靖二餉各有挈缾之守安得輕移不知從二庫自視則有藩畛從兩院視之何彼何此醫之用針引正氣以逐邪救虛右乏則取左左乏則取右一人之身豈相厲乎今四衛膚瘡已極而五靖髀肉久肥則損五靖之溢而不使蠹財因以補四衛之羸而不至啟寇正權緩急爲地方之道也乃若清浪縻軍有名無實之弊則猶不可不立法一更張之以變弱爲强故事永安衛撥軍三百六十名沔陽衛枝江所各撥軍百名德安所撥軍七十名共五百三十名戍清浪哨五年一換各有官領之官軍除本衛所俸糧外上下班往

來在途則有澧州常德辰州沅州各支行糧到哨則官有廩給口糧不等軍月給口糧米四斗五升遞年班軍不盡足數截長補短可六百名計一歲該支辰沅二庫廩給口糧銀一千四百六十七兩四錢有奇夫使六百軍而誠可與苗勍也則清浪不屹然一重鎮哉乃今衛所軍皆眾人矣而班軍尤甚本道嘗案籍過堂而閱之大抵皆老幼稚怯而有戰色身不能具甲胄戈殳耳目不識金鼓旂幟作何進止久立且仆矣況能與苗爭一旦之命乎且所閱之軍又皆十無三人臨時覓市棍應點者也自其出門時領軍官固以包買矣比抵操則參將把總等官又恣意賣閑矣夫班軍之制戍清浪哨以各領班官分之而以一清浪把總轄之哨者巡緝之義則上接鎮遠下接平溪皆當相

其要害分布防禦以靜邊塵者也乃分發焦溪等堡不能二百八而四百餘參將守備中軍把總私據而役之門子軍牢轎夫匠作無不取用自納班錢而聚之城中聽其經營生理果何法耶焦溪堡距清浪三十里永定班官軍所守也班軍三百餘止與之七八十名去歲屢告失事本道移參將李一鳴派班軍協守已有手本移道遵行在案卷而今七月本道檄諸指揮呂登明據稟依舊止七十三名在堡李參將陽發添八十三名皆軍牢轎傘之役止有虛名絕跡不到堡此又何法耶郎班軍之在堡者織草履開歇店而已賊在堡外打劫而閉門不敢出且每月一錢八分之糧安足餬口其不能自給無賴者勾苗行劫為商旅患地方不惟無班軍之利且受班軍之害矣遠戍異鄉鵠

衣穀食各官需索窮不堪命疾病死亡招魂無所此班軍之苦也軍不能捍苗則苗劫益甚苗患益慘而繩失守之罪繫逮追訊財罄命隨如去歲黎平府解銀吏至武定被劫貴州勒焦溪堡官軍賠償扣廩糧四十餘兩其他罪罰難縷指數此班軍之苦也毫無裨戰守而官軍反受其累祇以供武弁侵占需索之資則安用此軍爲哉夫衞軍五不能當募兵一誠將班軍盡數撤回即以辰沅歲餉一千四百餘金募壯卒照花兵給節可得二百五十八各軍之上班屯田軍戶俱有幇貼遠戍五年捐鄉土背父母妻子生死不可知其害可謂痛矣今既免之宜哨收其免班銀每班五年一年納銀五錢其納班者照依往日上班免其操差或以太閑令一班之衆分爲上下半年兩操除操練

半年外衛所雜差一切蠲免軍必樂從計六百名每年可得銀三百兩解沅州收給此三百兩又可募五十人以三百兵分布清浪勝於六百老弱稚怯之軍功相百也有清庫協濟募兵六十清軍撤班軍原餉并免班銀募兵三百四衛益此三百六十精兵威必大振苗可馴喙可無議征勦卽議征勦而實兵爲急此法亦不可不行蓋裁五靖之溢以濟四衛是制肝養肝也去清浪班軍之虛而募兵實靖浪是以人治人也在五靖不減兵額在辰沅不溢兵餉而四衛兵可以有易無可以强易弱地方可以安易危本道竊以爲便計也謹將議裁五靖官兵銀數及清浪班軍每年支領餉銀數造便覽明具詳伏乞本院裁奪其客兵減餉之議仍乞憲檄行五靖參將張良相再議有無便妥

回覆然本道謂參將親兵決當先裁照鎮箄王將之例以爲士卒倡計此項銀三十九兩零連裁兵二名餉十六兩零共五十六兩加以靖州撤哨官二員裁兵三十省餉銀一百七十兩九錢二分共銀二百二十七兩零已足募四十兵宜先斷行之卽募以益偏鎮防守餘俟客兵決裁議定募添其班軍議撤原軍有無原納免班銀或再行上荊南荊西道詢永定枝江德安沔陽衛所軍情議報本院定奪地方幸甚

再詳

永定衛清浪兩班軍六百六十六名每班該三百三十餘名沔陽衛清浪兩班軍二百名每班該一百名德安所清浪兩班軍一百六十名每班該八十名枝江所清浪兩班軍二百名每班

該一百名五年一換實在清浪者通計四衞所共六百一十餘名此其大較也然逃亡甚多重以老弱事故日削月耗計各軍上班永定枝江至清浪一千五百餘里非二十餘日不達德安沔陽至清浪二千五百餘里非四十日不達各軍指墳墓棄親族有盡室以行者有伶仃獨往者迨至戍所而道塗之宿殆已受其困矣換領班官有見面之費起行有祭旗科斂之費經道府過堂支行糧有打點之費至清浪參守中軍把總有常例之費戍時有買閑納班錢之費領班在哨衣服食用皆用之軍有雜派之費各軍本地預領月糧僅充資斧到哨月支行糧四斗五升每歲銀二兩二錢零殆半盡於誅求矣長征羸卒餬口無資開茶湯店網屨傭作不能救饑又安望擐甲執兵與苗爭一

旦之命哉六百戍卒除焦溪老何等哨堡分去百餘在清浪城者四五百人僅供占役恣科索而已焦溪距清浪三十餘里戍軍八十正月苗焚城外一帶數十家閉堡自守莫敢一問本道移參將再撥八十餘名協守而七月得勝營八月鬼路溪又聞失事總之五六百人無一人之力歲糜行糧一千四百餘金不得一金之用徒留此一役為蠹餉之漏卮沈軍之苦海豈可不痛哭流涕長太息乎窮軍視赴班與就死同而邊地視此軍與土雞芻狗不鳴不吠同然土芻無資於飲食而軍且糜餉抑又甚焉存之以滋軍困招寇耗兩害也撤之以行糧募兵軍解倒懸兵得實力兩利也去害就利何憚而不為也計一千四百餘金以餉犵兵可養二百四十五名本道前詳固曰五疲軍不能

當一實兵其募十不當一也此特就辰沅現支行糧言耳本衞所月糧有六斗八升不等數比行糧更多若合一糧以募土著得兵可倍然本道思之各軍皆躲充租額軍伍不可除則月糧難以解充兵餉似宜以該班之年免其差操今納免班銀更酌道里遠近如差操全免永定枝江每名歲納銀七錢德安沔陽每名歲納銀一兩合操免差永定枝江歲納銀四錢德安沔陽歲納銀六錢其銀半解沅庫半解辰庫充募兵餉另為一款庶本衞所之軍伍不失而辰沅之兵餉稍濟矣

議四衞練兵募兵詳

為清衞占聚堡濫議立練兵募兵之法以責實用以固邊防事照得楚省四衞與黔共治之而官道村路凜凜日憂苗非苗之

足患而無兵之患也又非無兵之患而無餉以募兵之患也取於額外而疲民不堪命可加徵乎求諸額中而現賦尚多欠況追逋乎可謂難矣然而未難也以本道思之難莫如勾踐棲於會稽之後地不增廣而貢獻日增多又不爲楚之乞師蔡之請粟兵餉何所出而二十年之後遂以治勁吳最難莫如田單困即墨之中以孤城殘卒與燕持久敵圍不解而外援都絕兵餉何所出而二年之餘遂以復全齊無他不過即所有之民而敎訓之所有之財而節縮之而已故在勾踐則縮衣併食以養戰士君親耕夫人親織而傳田單者亦曰妻妾編於行伍之間不獨無濫役以糜軍無濫費以蠹財已也使今治四衞者能如勾踐田單而軍食何不足哉然以今四衞事勢未如越即墨之急

而治者亦非必如勾踐田單之過自苦也惟在夫實心求初制

化虛爲實化無用爲有用　祖宗經制最爲精密豈有四衞無

兵無食可以禦苗之理蓋自沅州以西設平清偏鎭四衞冷水

晃州等八堡衞軍以供戰守而堡軍以護往來卽禦苗之兵也

歲所供給錢糧卽兵之食也顧在今日衞不爲衞堡不爲堡而

俱化爲驛疲精於迎送竭力於舁抬夫迎送舁抬誠不可少何

至盡令衞軍堡軍之數以充也而別不得絲毫之用哉則又不

專在迎送舁抬而衞堡官役占買閑爲之祟也以衞言之現在

食糧平溪軍九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五百七十名

清浪軍七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四百八十名偏橋

軍一千一百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七百二名鎭遠軍

一千餘名除雜役外本道清出歸操六百零八名使以現操軍簡汰團練豈不足助禦苗之一臂而今非惟防禦之無資也即迎送亦稱苦跟役雖本道限定額數而悍弁名退實占又有勢豪包役情弊冒開據五月清浪掌印指揮孫惟忠稟以四百八十歸操之卒聽差不滿百人平溪掌印指揮袁翰稟衛軍有窮年無一差者有一月困數差者閑占益多則差益重其差有遠差如省比繳通關等項有費差如跟遠解銀供派使用等項而支差者窮矣此外又有條編銀有修城有二百戶所供養之馬供旗吹騎坐有經過駐劄官辦杠取卷箱衛官利有票取取一派二而通衛軍俱窮矣當兵乏餉艱之時可惜數千卒筋力膏脂用之無名此衛軍之弊也以堡言之祖軍消乏而錄餘丁餘

丁不足而募市人查平溪志書平溪堡正軍餘丁召募僅一百八十名鮎魚堡正軍餘丁召募僅一百九十名官路杠轎俱取足其中未嘗稱困至萬厤十六七年乃以堡軍難支為辭而平清偏鎮四衛各募夫六七八十名不等以應擡杠而堡軍止專管較差矣差既減一半則軍額宜稍裁可也乃不惟莫之裁而日增月益計現在平溪軍二百五十二名比舊額多七十二名鮎魚軍二百七十七名比舊額多八十七名其他若清梅二堡則舊額二百加為二百七十四名相見堡則舊額二百加為二百六十名柳塘堡則舊額二百加為二百六十二名差愈簡而軍愈多何耶鮎魚一堡尤為濫極柳塘相見上下各六十餘里清梅下四十上八十平溪下三十上四十獨鮎魚下至見州上

至平溪各三十里路較柳塘相間不及其半而夫數反過之又何耶查此二百七十七名內係三十九年兵道不察詳準增募三十六名以軍餉兒戲忍洩漏卮亦可痛矣夫四衛公差應付總與辰沅等耳四衛有黔道府州縣之差辰沅所無則辰沅亦有守兵兩道府州縣之差四衛所無也謂黔官用夫力獨斟黔必不受也且雲貴之遊宦者無不經辰沅而辰沅之遊宦者絕少到雲貴則四衛之轎杠差尚宜比辰沅加省也辰沅各驛或七十里或八十里冷水羅舊則九十里而四衛各堡或三十里或四十里或六十里惟清浪距鎮遠八十里耳是四衛路又比辰沅加近也至辰沅船溪馬底山路之峻險又四圍所未及也今查辰沅各驛夫之極多者如辰陽附郭不過百名而轎杠俱

在其中矣堡軍旣不擡杠則夫僅當辰陽之半而多至二百六十七名可乎卽以軍糧銀少募兵銀多然每軍歲銀四兩募夫歲銀七兩計七軍當四夫三百六十名爲夫一百五十是辰陽以五十夫應轎差各堡以一百五十夫應轎差也且就四衛論轎杠兩差勞逸正等耳惟遊宦挈家者轎多於杠若解餉銀解黃冊解火藥軍器解歷日試錄則皆有杠無轎也清浪杠夫七十平溪杠夫六十偏橋鎭杠夫各八十而獨擡轎站軍各二百數十名是以半應杠差而以倍應轎差也可謂平否據經告發者拾水軍堡一百六十六名而管堡官王之屛役占納班錢九十名靑梅堡二百七十餘名而管堡官周應秋胡位役占納班錢七十餘名其餘各堡雖上下貓鼠無人首發而占閑虛數總

不相遠可謂非冒占否此堡軍之弊也以不爲用之人糜有用之餉而不一清理徒日無兵無食豈生民膏脂僅以資侵牟養遊惰已乎本道惟究其本衛軍之弱始於屯糧之攬占利歸勢豪而軍不得飽堡軍之濫由於應村之輕給牌票半人情而官得藉以爲辭苟能堅執三尺法盡清屯糧以還軍而即現軍以求精壯上下除公差外不以一人情票狥人覈站軍之數止足實用視驛夫而止則四衞可以歲得五百壯兵立化爲富强之國而勢固不能行也不能行者本道能自言之能自守之而事有不盡關本道者非本道之所能爲必有勾踐身親耕夫人親織田單妻妾編行伍之心而後可以實政張强勢也惟於十分之中師其一二去虛濫之太甚而酌時勢人力之所能爲者則

本道竊有二議焉衛軍租軍不可撤也量於中挑選壯丁免其雜差爲練兵營以充防守堡軍募市人可減也量其中稍裁其太多無實者以其糧添募戰兵約平溪現操軍選出八斗糧一百二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三十名徒差清浪現操軍選出八斗糧九十名衛練兵而以三百九十名走差偏橋現操軍選出八斗糧一百三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四十三名走差鎮遠現操軍選出一名三十名充練兵而以四百五十八名走差此練兵除條編外修城養馬迎送雜差俱免惟常川在營專聽印捕官團練遇警堵截防禦雖此軍未必能衝鋒破敵然清浪現有參將標兵一百名又新募兵一百二十名鎮遠守備有標新議募兵一百五十名平溪有新議募兵六十名偏橋有東西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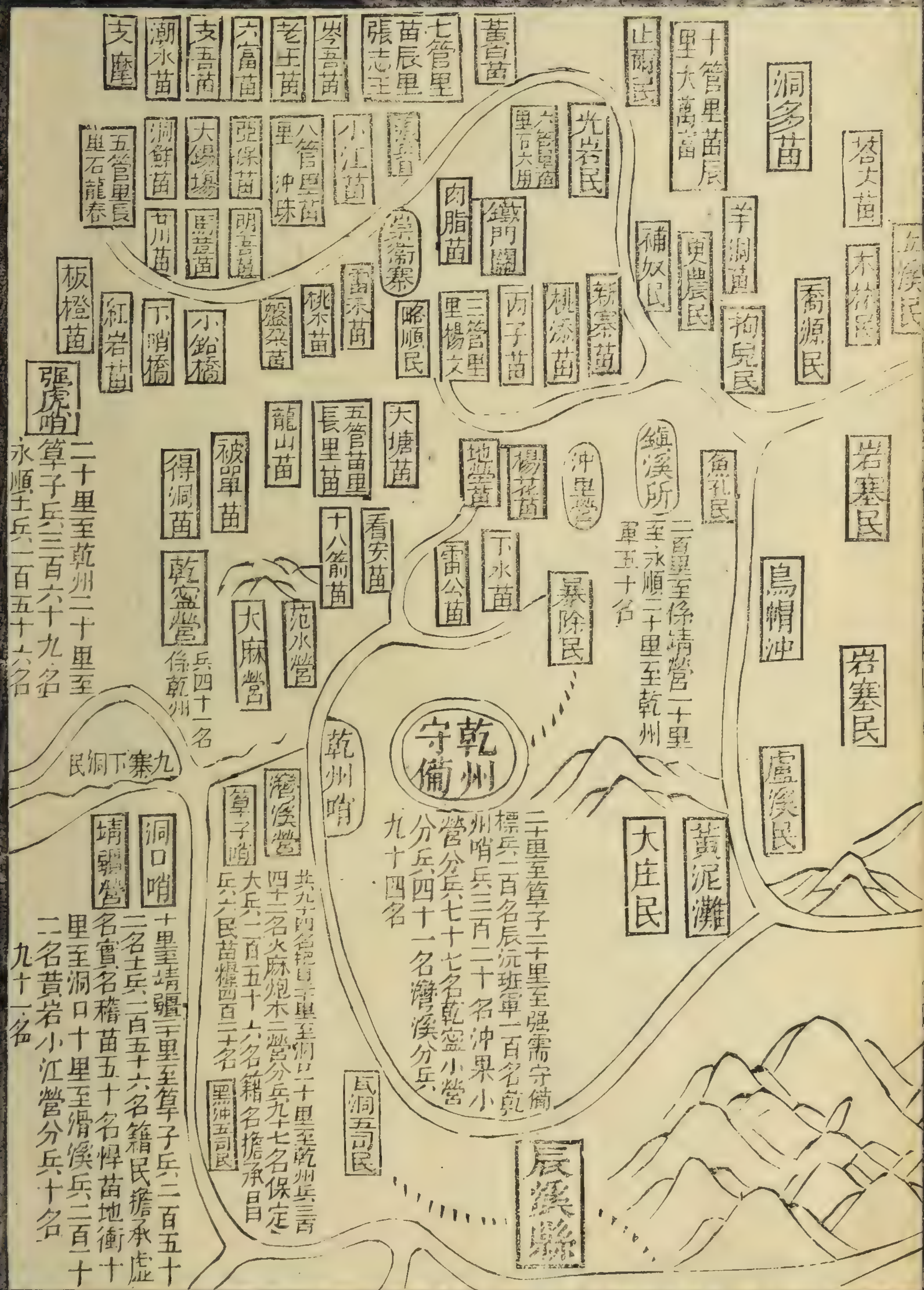
營一百名即以練兵之軍隨兵出哨追捕自壯聲勢此軍除雜差外尙每名歲該納條編銀二錢本應盡免然新行挑撥恐未必得壯丁未有實用宜出示曉諭果選得精壯出力禦苗連條編銀俱免官爲措處計四衞練兵四百七十名條編銀止該九十四兩辰庫軍糧之銀尙有餘剩歲捐九十四兩而得四百七十人之力何憚不爲乎但恐練未成而銀先爲虛故本道姑留一籌以觀其後也四衞添此四百七十人而防禦稍有資矣其留走差者俱責印官置簿輪撥周而復始不許買閑偏累每衞之差少者三百餘多幾五百豈尙不足而重差之害亦可省矣堡軍酌地之遠近差之煩簡定羅舊堡裁六名以一百九十名爲額冷水堡裁十名以一百六十六名爲額晃州堡裁十五名

以一百九十名爲額鮎魚堡裁六十七名以二百一十名爲額平溪堡裁四十一名以二百一十名爲額淸浪梅溪堡裁四十名以二百三十四名爲額相見堡裁四十名以二百四十名爲額柳塘堡裁四十二名以二百四十名爲額除羅舊冷水晃州所裁三十一名所減銀經存貯沅庫外計鮎魚平溪淸浪梅溪相見柳塘六堡其裁夫一百九十名辰沅二庫其歲省銀七百六十兩內募添鎭遠守備標兵三十名偏橋沿沙哨兵二十名乾因衞兵一十五名淸浪哨兵一十名共七十五名每名歲給銀五兩七錢共歲該銀四百三十二兩辰庫支給尚剩銀二十四兩平溪衞募兵六十名每名歲給銀四兩八錢該銀二百八十八兩沅庫支給尚剩銀十四兩其兵餉數目彼此多寡本道

已另有一冊備細發揮頗爲詳明至衛軍選爲練兵堡軍裁爲
募兵則若繁費終不可不恤冒濫終不可不禁本道亦另有禁
約條款列爲一冊伏乞本院覽察裁定批行再照衛軍挑選但
恐有名無實耳至堡軍議裁必有倡爲苦畧之說熒惑聰聽者
然事不難明也請本院將另冊細觀之豈辰沅驛路遠者夫或
百名或八十名兼應轎杠兩差而足各堡差路近者軍以二百
餘名專應擡轎一差而不足乎同一站堡耳豈三十年前以軍
一百八九十名兼應轎杠兩差而足今日以軍二百餘名專應
擡轎一差而不足乎同一今日耳豈各衛募夫以七十名八十
名應杠差而足堡軍以二百餘名應轎差而不足乎同一今日
堡官耳豈自已役占買閑則冷水去九十名清梅去七十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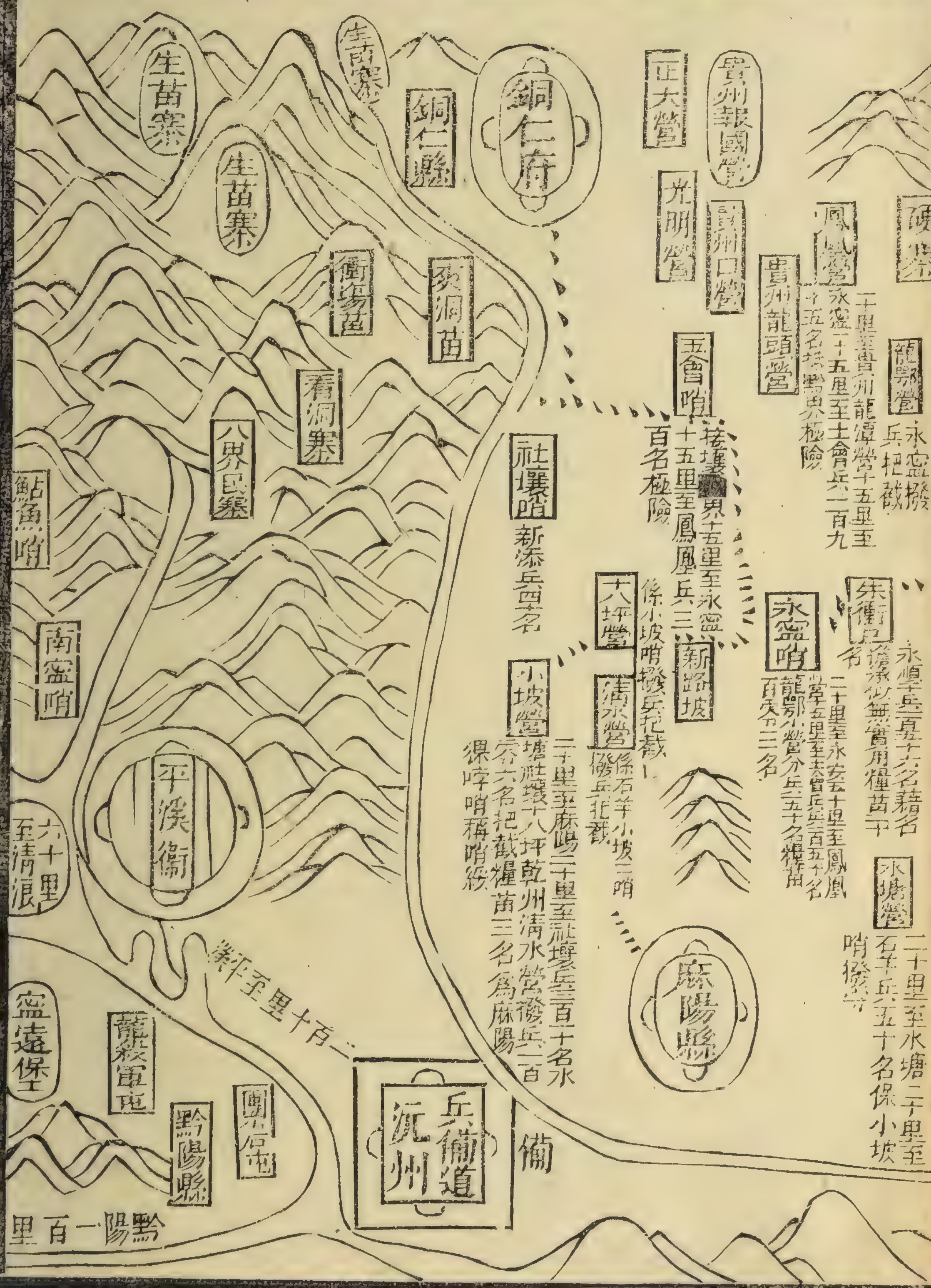
足上司清覈則僅減二三十名而不足乎使綜覈名實者按之則本道所定必尚以爲濫而不得病其過刻矣若禁約條款皆人情所不便而怨之所叢然本道較之古人身耕妻織妻妾編行伍之間尚能爲之而今人稍稍節人情恤軍力獨不能爲乎本道不敢以此薄待今人也本道以身議法則必先以身守法若有法外累衛官堡官一差輕以夫馬狥人情者願聽三院參處蓋今日以苗橫兵孤民困財盡之日加賦不忍施於下請餉未必得於上不得不稍釐冒濫以求一二分實用而非樂於多事任怨也其衛軍業經行挑選堡軍應裁及召募新兵俱以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爲始禁約候本院批允日刻核曉示遵守


保靖司
永順司
把天民
唐不擺
谷旺溪
夯沙民
小溪民
天平民
四管里里張灣
馬泥村
把布民
布舟村
把金民
永定衛
野猫民
上勞民
阿那民
豬腳河
老鼠村
盧溪民
五陀民
盧溪縣
辰州府
桃源縣
常德府
常德府至桃源八十里桃源至辰州三百五十里
溆浦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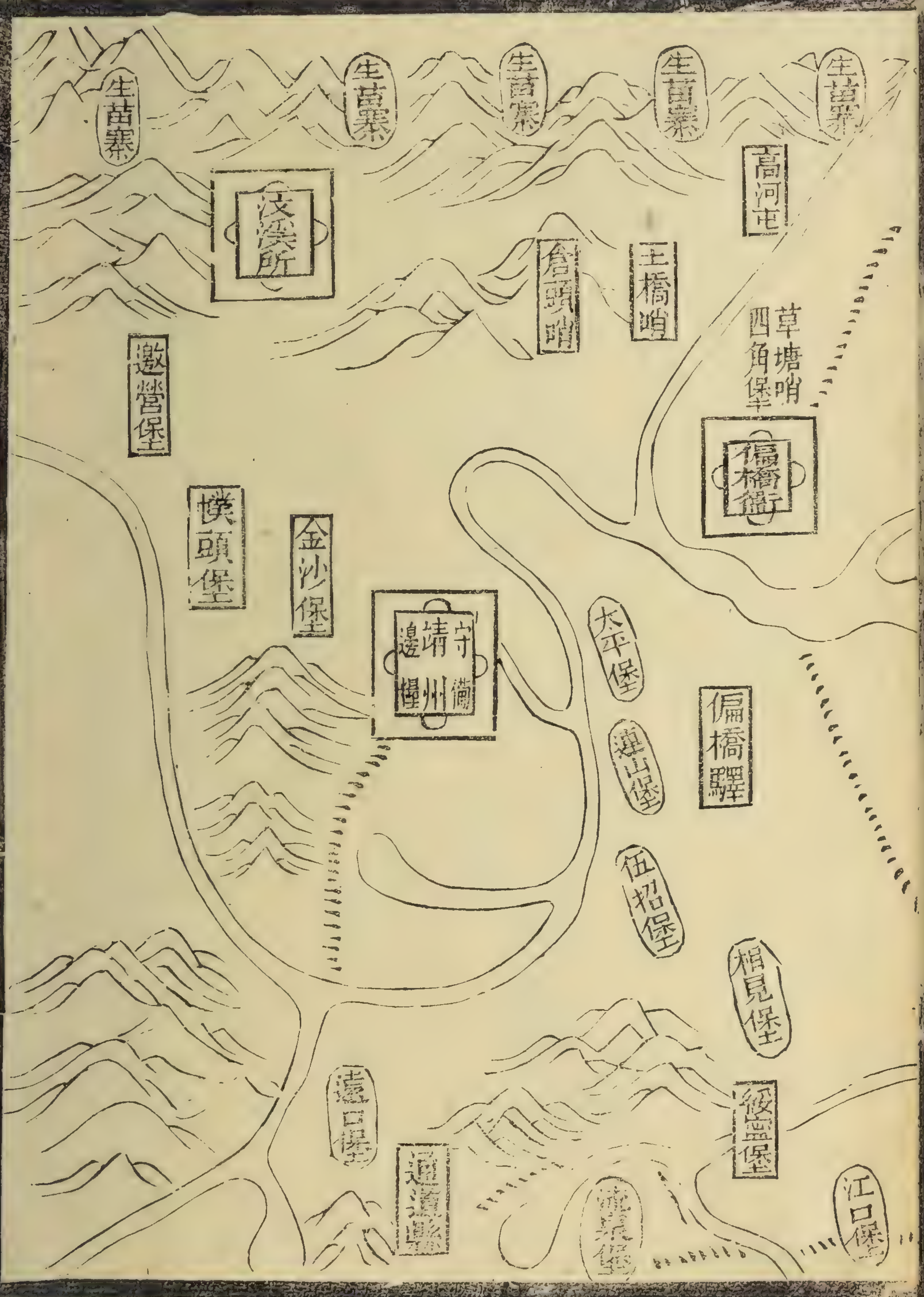


洞多苗
十管里苗民
里大萬苗
止爾民
光岩民
七管里
苗辰里
張志王
蓄首苗
支廑
潮水苗
六富苗
老王苗
五管里辰
里石龍春
洞餅苗
大鍚場
八管里苗
里冲珠
小江苗
肉脂苗
鐵門關
補奴民
羊洞苗
喬源民
新寨苗
丙子苗
三管里
里鍚文
略順民
雷木苗
桃木苗
板橙苗
紅岩苗
下哨橋
小鉛橋
拘兒民
岩塞民
強虎哨
二十里至乾州二十里至
箄子兵三百六十九名
永順土兵二百五十六名
得洞苗
被單苗
龍山苗
五管苗里
長里苗
大塘苗
楊落苗
鎮溪所
沖里營
魚孔民
二百里至保靖營二十里
至永順二十里至乾州
軍五十名
十八箭苗
看安苗
雷公苗
下水苗
暴除民
鳥帽沙
岩塞民
乾寗營
兵四十一名
係乾州
大麻營
乾州哨
乾州守備
二十里至箄子二十里至強需守備
標兵二百名辰沅班軍一百名乾
州哨兵三百二十名沖果小
營分兵七十七名乾寗小營
分兵四十一名灣溪分兵
九十四名
盧溪民
黃泥灘
大庄民
九寨下洞民
靖疆營
洞口哨
灣溪營
箄子哨
兵六民苗標四百二十名
大兵二百五十六名籍
四十二名火麻炮木二營分兵九
十里至靖疆二十里至箄子兵二百五十
二名土兵二百五十六名籍民
名實名稽苗五十名
里至洞口十里至
二名黃岩小江營分兵
九十一名
民洞五司民
辰溪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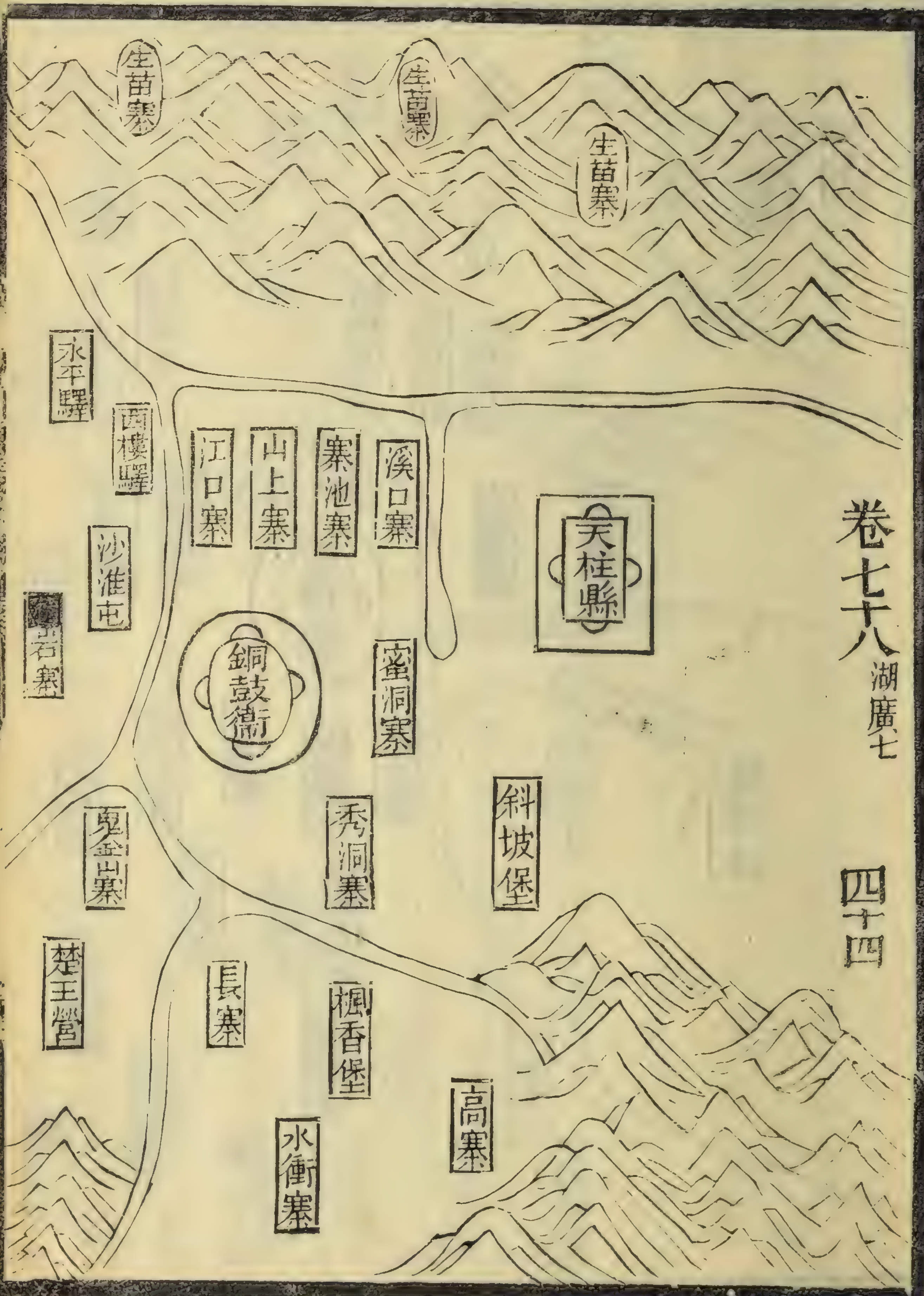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清溪鎮溪二營撥兵把截
黃岩江
清溪哨
二十里至五寨十里至長寧十里至清疆兵三百五十二名黃岩江小營分兵二十五名糧苗四十九名
五寨哨
原任撤守王會盛
二十里至永安二十里至清溪二十里至石羊十里至地盛參將標兵三百一十名辰州衛班軍一百五十名
行司
鎮筸參將
五寨司
龍首營
兵五十名撥麻陽土民
石羊哨
五十里至五寨二十里至水田兵一百五十八名分兵四名把截清水義保二處
水塘營
永安哨
二十里至五寨二十里至永寧兵三百六十九名鳥巢營分兵四十七名
黑潭營
永寧撥兵把截
岩坎小營
二十里至五寨五里至永安兵五十名極險
盛華哨
二十里至永安十里石岩坎五里至箭塘兵二百名新立極險
箭塘營
一里至長寧兵二百二十五名逼近諸苗極險
長寧哨
十里至五寨二十里永安十里至箭塘兵二百九十七名糧苗一百三十名
耤名擔承虛名過半糧苗六十餘名地險
邊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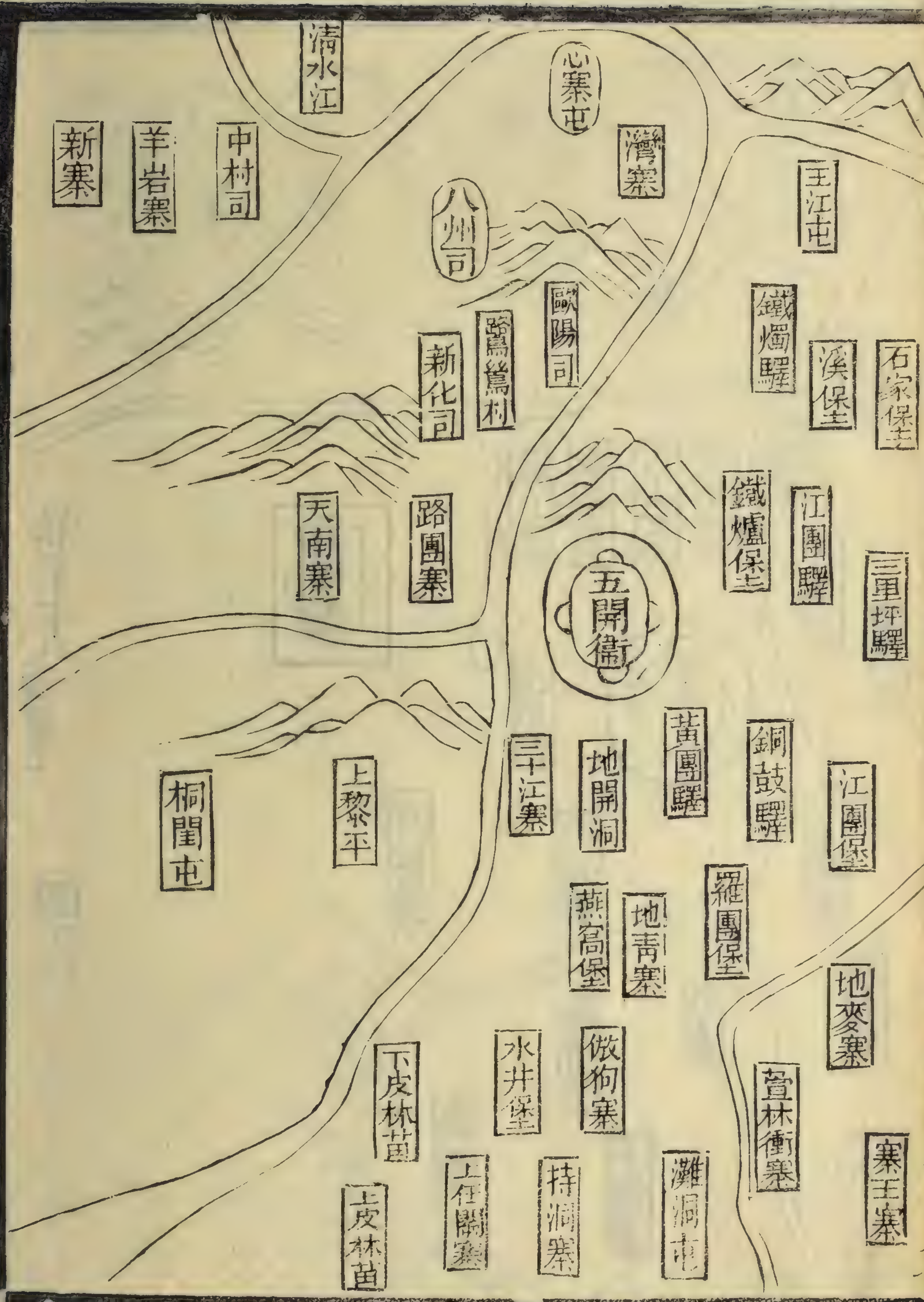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銅仁縣
銅仁府
正大營
貴州報國營
光明營
貴州口營
貴州龍頭營
五會哨
看洞寨
八界口寨
社壖哨
新添兵四名
十八坪營
清水營
小坡營
新路坡
永寧哨
南寧哨
平溪衛
六十里至清浪
麻陽縣
辰沅兵備道
黔陽縣
黔陽一百里
二百十里至平溪
百名極險
係小坡哨撥兵把截
二十里至水塘二十里至


思州府界
生苗寨
得勝堡
鰲龍峰隘
船石哨
大勝堡
平蠻堡
鎮夷堡
靖邊堡
鎮遠衛
永足堡
鎮遠縣
大勝堡
永定堡
清浪驛
清浪衛
永定衛安寧營
九十里至鎮遠
鎮遠府
武定堡
硃砂堡
平陽堡
平兒堡
會同縣
會同九十里至綏寍
二十里至會同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汶溪所
高河屯
倉頭哨
王橋哨
草塘哨
四角堡
偏橋衛
邀營堡
金沙堡
守備
靖州
邊堡
太平堡
連山堡
偏橋驛
伍招堡
相見堡
綏寧堡
遠口堡
通道縣
江口堡


生苗寨
生苗寨
生苗寨
永平驛
西樓驛
江口寨
山上寨
寨池寨
溪口寨
天柱縣
沙淮屯
銅鼓衛
蠻洞寨
斜坡堡
秀洞寨
楚王營
長寨
楓香堡
高寨
水衝寨


清水江
心寨屯
灣寨
中村司
羊岩寨
新寨
王江屯
八州司
歐陽司
鐵燭驛
石家堡
溪堡
鷺鷥村
新化司
鐵爐堡
江團驛
三里坪驛
五開衛
路團寨
天南寨
江團堡
銅鼓驛
黃團驛
地開洞
三十江寨
上黎平
桐閏屯
羅團堡
地青寨
燕窩堡
地麥寨
萓林衛寨
傚狗寨
水井堡
下皮林苗
寨王寨
灘洞屯
持洞寨
上任關寨
上皮林苗

萬厤三十八年

辰沅兵備道布政司參政兼僉事王　爲巡歷竣事敬陳末議

以備採擇事

一議專官以資彈壓照得兵備所轄沿邊一十五哨爲苗夷出入之區土漢雜糅之衆其軍實險隘情形變態必須目擊而調劑以振刷之但巡歷頻仍未免供億勞費然則初任實當一巡歲固不能數數然也查得辰州府同知雖職在清戎實爲閒局若蒙本院特檄行令專管撫夷兼理清軍凡各營哨一應放給軍餉裁補卒伍建葺營堡皆屬提衡每年徧歷查覈其各官之賢否以本官開注者爲重則上之責成旣專下之觀聽自一令無不行而事無不集矣不特此也永保二

司時相讎殺保靖土司稍馴善而屬苗則强永順土司雖富悍而屬苗則弱每一搆釁順司常捐重貲以募鎮谿之苗來相協助近日清水哨之報哨擄正其餘孽也故麻陽縣官民僉議欲於鎮谿所改建縣治蓋欲從中安撫鈐制使諸苗不敢輕動而麻陽辰溪盧溪之民稍得安撫特不便驟言其故耳但建縣事體甚大須條議詳妥具題待覆非閱歲不能經始若撫夷同知則可朝委而夕受事矣今之巡歷鎮谿時加意善撫近來向化諸苗更擇其子弟之稍稍清秀解事者呈請提學道先給衣巾俾之漸習華風召見諄諭以本院威德鼓舞而招徠之則効順者不約而至矣近來沿海各府皆委同知專理海防蓋以同知官秩稍崇事易展布今既專任撫

夷各營哨可憑調度兵氣亦大震肅卽中有梗化助逆之苗
必皆觸目戒心不敢仍蹈前轍聽土司順便縱或跳梁該廳
詳請以各哨兵擒薙之易如振落耳此猶目前之要著於建
縣不相妨而兩相劑也

一處流民以絕禍本照得鎭筸苗巢俱係麻陽辰溪盧溪沅
陵及鄰近隔省流民或躱避糧差或脫罪亡命寄寓於此實
繁有徒若其流毒地方者有二一日勾苗肆害生苗田地須
人耕種彼等相率投附名曰超土聊生實則爲苗嚮導如向
年刦麻陽之濫泥盧溪之塞雞辰溪之龍門溪等處地方相
去離苗巢約三五日非此輩引路生苗何以知內地虛實輒
敢長驅邪及至當陣擒獲解到批發有司審鞫無人質證任

其遮飾託詞先年被苗捉擄今押令挑擔出寨問官不能洞燭其奸多從濫釋後來者益無忌憚而邊患無窮矣一日餌苗規利向來此中生苗凡擄去人口不加殺戮且養贍之以待取贖時常劫掠蓋藉此爲一利竇也流民習知其故奸黠者遂獨結苗寮一間逼近生苗出入必由之路覘知苗出故將家口行立近旁誘其捉擄然後舉火自焚寮上皆蓋茆草膚愬附近營哨謂彼焚掠哨守官軍恐致上聞貽累相沿遮掩私其湊銀付伊取贖彼僅以一二贖回人口而八九匿潤私囊然則是百姓受苗之害而流民得苗之利也茲欲盡逐則人多住久致恐囂擾合無此後嚴示凡官軍當陣擒獲雖係流民即與苗同問官不容展脫其流民安插之處必須

四五家相爲聯絡且附近營哨方許居住嚴禁之後有仍敢創結獨寮故意逼近苗夷出沒之衝者該哨官軍即時焚燬併將本人及家口解送附近有司遞解回籍庶奸民亦知貪生畏法而導苗之積弊永絕矣

一別屬苗以重責成查得食糧順苗協守地方既解內向之名以冒軍餉常肆外合之計以貽民害如生苗出劫彼實暗勾之及各哨官軍贖取戶口亦復就中分利其狡詐非一端也合無設法禁諭凡糧苗各該防守地方有人戶被擄即將各苗本季各給餉銀撫夷官收貯不散必待送出戶口然後補給若春季被擄夏季始送還則春季全扣不給庶彼知勾苗所分之利與安坐時給之餉勞逸多寡得不償失而匪心

自阻矣至於順苗逆苗種類本無分別而服飾亦無異同最難稽察行令各哨查計食糧順苗若干名每名給以腰牌正面刻記年貌住址與食糧哨堡把守汛地背面造道畫押刻印俾之出入懸帶如無腰牌即係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拘究放糧時驗牌散給則狡悍就我羈勒而糧賞亦免虛費矣

一責管束以遏釁萌照得鎮筸各苗每藉口報讎恣意劫擄而所以致此者則有故也查今各哨苗糧除正餉外復有鹽菜等銀豢養非不厚也第解餉到哨未必人人親領不過哨官目把收貯給散而已各哨官目旣已作弊侵扣復倚借各項名色扣減夫苗性本貪況苦其魚肉安得不成積恨遂因而藉口報讎攻劫村落如先年劫本司地方新地涼傘坪捉

擄戶口四十餘名皆以滅騙餉銀爲詞雖終加勦捕而地方之害已不勝言矣今之治襲倣習依然未改也合無責令各哨官將苗糧分別款目一姓列成一冊開報每一姓擇一忠順者以爲總領管束其雜姓而名數不多者分附其下凡解錢糧到哨令伊盡數喚出所統散苗到哨親領如有不明者盡法重治責令賠償其中或有陽順陰逆時常作反之各苗把郎於此時稟報將糧餉革除如抗違不報詳請各兵雕勦之恩威兼濟而苗患永杜矣

一編鄉兵以實荒徼照得鎮草營哨相距各數十里惟土城內頗有房屋出城則崇山峻嶺一望莽蒼絕無人跡惟編立鄉兵可以號召走集居址錯聯漸實荒落然有兵則餉隨無

從遽辦而屯種之法可亟講也本道遍歷各哨足跡所至見其地土色甚膏腴谿澗之水蜿蜒時出足資灌溉而建瓴傾洩又無庸憂澇害稼也問之土人云曾有私開一二畝者歲頗有獲若令召集開墾無不樂從合無行令各哨細查該哨附近居民不論土著流寓悉聽籍名照各州縣立保甲之法一甲五戸一戸若干丁聯為鄉兵空閒地土任其自議開墾各分畔塍創結茅廬十年以內雖有豐收亦免科其糧稅其墾田之處仍刻碑曉示召人種耕已墾之田歲終哨官造冊開報鄉丁某某墾田若干畝撫夷官止為稽核以杜爭冒撫夷官仍每歲於各哨官中擇其善能勸相開墾最多者驗詳特行優獎以示激勸久之阡陌既多則廬舍櫛比卽以此眾

抽選訓練平居則互相守望有警則協爲禦防且有利無害人皆樂趨各護其私捍禦更力自此屯卒亦募兵也彼生苗者豈待攝以威哉而犢牙駢喙邊患自杜矣

本道所轄哨十五曰乾州曰强虎曰箄子曰洞口曰靖疆曰清溪曰長盌曰五寨曰永安曰永盌曰鳳凰曰石羊曰小坡曰盛華曰王會邊衞有六辰屬曰平溪曰清浪曰偏橋曰鎮遠靖屬曰五開曰銅鼓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九

崑山顧炎武撰

形勝

大江迤西川谷環縈維十三郡羅列圖經吳頭楚尾粤戶閩庭形勝之區險兼阻幷彭蠡汪濊廬嶽崢嶸左江右湖風氣澄清勿謂壤遐近於藩屛緜谿延嶺控帶荊衡旣固我圉亦誠厥吡俯安封域仰佐昇平

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都會也漢書吳分野

水陸四通山川特秀咽扼荊淮翼蔽吳越雷次宗豫章記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唐王勃滕王閣序

淇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唐韓昌黎滕王閣記

爲淮海之襟帶作吳楚之把握唐封敖記

南距五嶺北奠九江宋范致虛記

江西路環數千里爲郡十有一爲縣五十有三控引荆湖襟帶吳越爲上流重地宋李綱乞差軍馬劄子

江西一路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荆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李綱條具防冬利害

鍾陵粵區楚澤全壤天開翼軫之疆地扼江湖之國宋王應麟玉海

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踰淮汴以達於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荆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隆興則其治所也元虞集江西行省惠政碑

星麗牛斗地兼吳楚據百粵之上游壯雄藩之重輔明胡儼滕王閣賦

統三府論之江西諸水總匯鄱陽湖瀉注大江匡廬山障之饒州在其東稍西北而南康又稍西北而九江其地東接徽衢池慶西接蘄黃武昌大都爲豫章北戶云以繁劇論則饒州爲上九江南康次之以衝要論則九江爲上南康饒州次之此其大凡也明王世懋三郡圖記

環郭外者爲龍沙龍沙之外滂濞長逝爲大江大江之外崑羅列爲西山西山之杪北峙爲匡廬大江之隈東匯爲彭蠡明潘思攬秀樓記

江右地分河山開方廣數千里統十有三郡明錢習禮亭記

負江依湖南臨兩廣北接宣揚西控楚東翼浙明鄧元錫方域志

南昌在湖之南湖東爲撫州東南爲建昌又東爲廣信湖西爲

臨江西南爲袁州又西南爲吉安湖西北爲南康又西北爲九江東北爲饒州而九江牽制沿江諸郡且與南康密邇巨湖吞侵實要害之重關也瑞州卻湖而負山南安贛州去湖益遠在省之極南以五嶺爲屛翰而汀漳雄詔諸山跨絡林箐茂密斯爲盜藪故設督撫重臣以臨之

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粤之交南昌其都會也九江爲江楚鎖鑰贛州介在南服南阻憑安庾嶺南康饒州夾彭蠡以列郡而康不逮饒吉安撫州人才甲諸郡建昌事簡而殷瑞州地僻而阜廣信衝而瘠臨安衝而逸袁州密通楚境此江右之大較也劉斯樞程賦統會

南昌府

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宋曾鞏修城記

漳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曾鞏徐高士祠記

茲郡之勝實爲東湖宋楊億涵虛閣記

大江之西處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爲最宋余靖洪州學記

列岫橫青龍沙飛白迤逶突兀於江干之西明范淶鐘鼓樓記

地勢自虔州北折千里或浸爲湖或聳爲阜似日者似月者似虎踞者似龍蜿蜒者悠悠累百息於章江之濱明萬恭南昌學記

平原縣衍贛汝交流南昌形勝志

羣山翼赴衆水朝宗同上

新建江右之鉅邑也境蕃會省明陳宏緒新建學記

層峰疊障秀出雲霄多仙靈窟宅明喻均新建志

厥原奇麗雙江匯環蓋都會雄觀新建前志圖記

洪都壯邑厥水惟豐池水躍龍芙蓉浴日宋劉卿豐城志序

豐城爲縣壯哉一旦紫氣騰踔上薄斗牛而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蓊翕然炳煥宋徐鹿卿豐城志序

豐城爲吉贛下流地勢窪甚春夏水暴至匯爲巨澤縣兀然居中宋劉德秀豐城堤記

章水經北曲江匯東帶二水之長流襟三江之長雄宋王孝友豐水記

羅山峙其南贛江還其北元富州形勝志

豐城古澤國也當五郡之水衝成李珥仙壇右歸記

進賢爲豫章壯邑延袤凡數百里明王一夔進賢成化志序

臺山列屏曲水縈帶明陳應元進賢修學記

邑東有河其源出臨川之檞嶺紆迴百餘里合東流至邑明王英進賢縣青龍橋記

北湖澄淵繚山砥柱洞陽蕩其西瑞淇浸其東萬恭進賢縣形勝記

豫章郡三江之都會奉新縣五嶺之西衝宋楊萬里南津橋記

氣象平衍面勢淇博北趨江淮南抵閩粵道路四達商賈會通宋桂如虎奉新華豐樓記

南昌之屬邑惟新吳爲最馮州敵其陽其地有高山峻嶺明吳彥宏奉新通化橋記

奉新在豫章西山之西越嶺之東山川秀麗明趙理奉新縣志序

山從修靈若拱若揖若波之湧若龍之蟠若驤之騰似旗者似

鼓者似筆者似劍戟者東奔數百里乃播爲大陸衍爲周原萬恭靖安學記

繡谷雄盤桃源紆阻靖安形勝志

武寧爲隆興南西壯邑山削而水駛元范稈武寧學記

武寧最山川勝處西江爲尤勝幕阜九宮縣亙二山秀出雲表蓋吳楚相入處也宋楊恢武寧王清萬壽宮記

環武城皆山蒼崖翠壑古澗生峭壁層巒泉飛瀑布宋白玉蟾武寧湧翠亭記

武寧爲縣僻在萬山中當修江上游水泉灌漑之利峰巒岑鬱之美亦望縣也明陸深縣志序

陸有劍閣列棧之雄水有玉峽諸灘之險武寧志

寍州者江右之大西蔽也明萬思謙寍州銅鼓營記

南山排於前鳳山峙於後清流急湍環抱左右明楊信寍州冠雲亭記

南昌郡故川陸一大都會也仰虔吉以控嶺表倚湓浦以通江淮而形勝之險實與諸郡共之東南則章貢　汝諸水建瓴而瀦於鄱陽南新豐進賢濱湖號稱澤國西層巒鳥道繡錯楚疆奸萌易於其嘯聚自平華碼瑙以後奉靖二邑至今晏然若寍州僻在郡隅鎮之以兵甲戍之以銅鼓后營事乃有備然興國瑞昌之寇孽多流入於寍武或伏肘側蓋尤不可無牖戶之防焉南昌范志疆域論

瑞州府

西江道院南服名郡宋辛科院賀筠州尤守啟

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曾鞏筠州學記

斷巖深壑宛若洞府蜀江志

瑞水右筠郡治在鳳山之陽錦水自西南來折而東注界爲兩崖明記煉瑞州修城記

瑞城據錦水兩崖在南曰南城在北曰北城明吳山修城記

高安郡於江西稱道院郡治在山間而最高處有碧落堂下俯萬山一水穿城南北岸萬家鱗鱗樓臺皆可指數明歐陽修道重修碧落堂記

據鳳山面錦水昂然一郡之勝明朱繼祖學記

前瞻荷嶺後倚華林南康殷宗義折仙觀記

高安本豫章屬邑居溪山之間宋蘇轍聖壽院記

高安爲江西上縣 元李簡張介嗣記

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 蘇轍上高學記

上高城周五里蜀水中亙爲關者四分峙山南北所以嚴內外謹出入也 宋江湘重修上高城關記

上高治北而市南一溪自萬載發源合新昌水下走高安 宋馮猗上高浮虹橋記

山川映秀帶麗如染 明黄景上高學記

負敖峰迴錦水 明吳李詩上高王德書院記

林巒盤紆川原迴遠 宋劉願新昌縣譙樓記

溪山深窈左右拱揖 宋李孝友新昌縣門記

前則諸巒㦸列後則疊嶂屏張桂峰卓於左螺山踞於右盤溪

合月灣而東環東溪合北流而西遶 明王相遷新昌學記

南屏翰苑北枕石門桂嶺螺山東西對峙鹽溪一派曲折於緣波顧淵之間 新昌形勝志

郡在省會西南山紆水迴雖屬上游勢漸險隘此高安上高之名所由起也上高又在高安上游西濱萬載地勢陡絕新昌本割兩高之地爲縣形勝在季孟閒西接阜山北接八疊則亦駿騎跨楚而陵吳 瑞州山川圖記

袁州府

州小地狹 韓昌黎袁州謝表

山水秀麗 太平寰宇記

枕吳頭而盤固壓楚尾而仰上連屬羣峰迴環千里 宋李問仰山賦

屏障江淮襟帶湖湘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宋阮閱郡城記

城郭井邑在迤邐衆山之半如圖畫屏障宋祖無擇廣豐堂記

氣雄形壯誠江右一巨鎮明張春袁州城記

袁州江右大郡當湖湘之孔道明申時行袁州府題名記

袁郡東十五里曰上浦當楚蜀滇黔孔道明鄒守益橋記

袁州大郡也山水秀麗爲江右奧區明吳節袁州府學記

狀元洲雄居中央迴瀾砥柱一郡鎖鑰明袁業泗盧洲三元閣記

宜春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虞集宣春尊經閣記

袁爲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於大江負城南厓東爲驚湍奔駛激射不可以舟宋滕隆恕平政橋記

袁在萬山中山勢嵯峩盤曲從西南來有峰獨秀出於城南者曰湖岡明江皋湖岡臺記

分宜爲袁鉅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於仰山秀江東馳於彭蠡

分宜邑治前瞰秀江源發於楚萍至此渟滀而邑西東限以兩山東以巨峽明嚴嵩分宜萬年橋記

鈐岡列嶂屛圍四山周合宛若城堞分宜形勝志

袁之西南有縣萍鄉山水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挺宋劉清之萍鄉學記

袁州之萍鄉以繁劇稱厥壤沃而僻宋卓津題名記

山水明秀拱揖環抱明簡迪重修萍鄉學記

北介兩省當滇南蜀楚之衝明袁一唯湖東營房記

北祖楊岐之脈鳳翼飛翔南濱塔嶺之朝筆鋒卓立左肩羅嶽

右臂徐仙川登玉鑑州擁金鼇萍鄉形勢志

地勢隱然負山帶江宋徐昇萬載縣治記

萬載介羣山之間宋楊願萬載學記

山有金雞白塔紫蓋之名水有龍江錦江清泉之號巖之可稱者仙游龍咸也橋之可題者雙虹南浦也誠一郡之勝地吳節萬載譙樓記

萬載邑也其山崒嵂其水縈迴袁業泗萬載志序

宜陽多山水而萬載特佳勝明潘文奎桐岡書屋記

萬載當郡北更北則寧州境東上高西瀏陽鵝鶴諸峰障之郭子章郡邑表記

左鵝峰右鶴嶺月臺居前紫蓋翼後萬載形勝志

臨江府

據筠瑞之蜿蜒枕金鳳之迤邐東擁福地閣皁之葛峰西亙蒙山之巨嶽南環玉笥北接劒江

當南粵虔吉舟車四會之衝唐吳鸞建江縣議

臨江大郡譙樓偉觀大蒙亙其北閣皁峙其南贛江渝水會流而來金鳳雙州障匯而瀦誠西江之雄也明王臣臨江譙樓落成宴集序

臨江若太陰半月之形地理志

郡居藩之樞掖袁控瑞通梁粵帶虔吉郭子章郡邑表記

臨介在江楚有閣皁玉笥以作其鎮贛袁喻峽以表其流苞

靈異臨江縣志記

清江縣治在蕭水之上章山之陽石龍金鳳地靈依存明施英清江縣

題名記

臨江爲江西大郡而淸江又麗郡之望邑勢控上游山環水秀明銘浦淸江學記

淸江之有水患自昔已然明程遠重修沙泪堤碑記

淸江居洪城上游環自吉文經玉峽歷金川至龍洲鳳城蕭灘則曲折洄互與地勢相環抱明張澈淸江送別詩序

當水陸之衝通八省之利明熊化樟樹鎭記

淦居洪洲上游有金沙玉笥之勝明張鰲新淦志序

古西江之上游表東南之孤淸明金幼孜玉笥山賦

新淦與白下螺川無以甚異城頭山突起其側又一邑之門戶也明曾同亨城頭文昌塔記

新淦與吉州俱屬河西其邑羣峰卓舉川光明媚明鄒元標新淦學記東有天柱二峰西迎漳贛二水南障玉筍羊角北峙鳳山疊嶂新淦形勢記

漳贛之巨浸澎湃西北湄湘之碧澗縈繞南山明陳以運新淦志序

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虞集新喻學記

臨四邑獨喻限長江上游明劉崧新喻新城記

葛峰環其東蒙嶺據其北鍾山鼎江之秀位乎西南之郊虎瞰山獨隱然居其中世傳玉皇眞位張澈新喻縣治記

袁江之水逶迤來朝悠揚縈迴於虎瞰中峰之下以達於大江明傅鶚新喻鎭遠樓記

蒙喻邑之鎭山也岡阜盤礴邐迤諸泉隨之而注以達於渝水

張春新喻通濟橋記

峽江據臨上流道里四會星使輻輳曾同亨黃邑令碑記

峽故隸淦與吉鄰壤明錢德洪峽江志序

吉安府

府治接江上流宋朱晞顏修吉州城狀

南接贛江北臨淦水西控袁州長沙環抱幾千里宋劉弇遠吉州守序

咽喉荆廣唇齒淮浙江山映帶在眉宇間宋劉彥登譙樓記

五峰相次頡頏五老方輿勝覽

神岡揖其前螺山歸其後江流迴合東走其下古所謂天作之邦郭子章郡邑表記

吉州廬陵古稱大縣宋胡銓吉州學記

吉安於江西爲劇郡廬陵於吉安爲劇縣元揭溪斯移廬陵縣治記

山環水外水環郭外廬陵形勝志

目螺川而望東南其青青者皆青原也墨歷青原山水記

泰和據郡上游城於古西昌地控途水陸交廣者由之行商往來通貨南北明王陶泰和縣治記

泰和右南平郡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故大江北匯疏爲四溪而入於江明嚴萬全溪椒書院記

前挹澄江後引科嶺金魚插其左龍州翼其右此西昌山川之勝明徐叔倫泰和攀桂樓記

吉水山漸開遠溪益深廣明劉定之重建吉水學記

三而阻江不隍而固陳氏文江政略

吉水負山襟江沙嶼縈紆龍飛鳳翥之概傑出於青原白鷺間 明王雅重修吉水縣堂記

仁山峯律文水縈迴 鄒元標吉水仁文書院記

東山蜿蜒鎮其後字水交流環其前五岡蹲西玉峽峙北奡峯太平仁山壘潭映帶左右控上游而爲吉郡之喉襟非他縣之可儗也 吉水形勢記

廬陵之東邑爲永豐有山叢叢有水溶溶 揭傒斯永豐恩江橋記

永邑江右名邑與文江安城西昌並峙而爭雄 明吳期照修恩江志序

永豐三面距山有鏞嶺五花之險 郭子章郡邑表記

安福介吳楚之閒閈閎專城有掌固之職 明張鼇山四城樓記

山水塊巖東陽白雲諸峰獻秀出奇不可名狀瀘水折北而東

走勢若蒼龍 安福地理志

武功山自萍鄉諸山蜿蜒而來特起二峰曰瀘曰瀟武功當二峰之中號爲三奇 明趙儀可葛山壇記

龍泉據吉州上游西扼彬衡南控虔化東連分水北綰新州固四塞之區也 郭子章郡邑表記

地界兩川神秀所蟠 胡銓萬安縣廳壁記

當水陸之衝舟車漕運交會於茲 明王汝南萬安縣志序

俯惶恐灘背粤王臺聳芙蓉而列金鷄由漳贛鼓櫂中流劃然自開爲廬陵最上游之勝 萬安風土志

陳白沙以金鷄嶂勝於鵶峰芙蓉山過於桃峽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可以知形勝矣 同上

右枕重岡前引列峰元李祈永新縣籌勝亭記

寍據吉上游崇山峻嶺介新之西偏鄒元標永寍志序

寍處萬山中險阻四塞非舟車輳輻之會郭子章郡邑表記

撫州府

與兩粵七閩犬牙其疆唐獨孤及撫州新亭記

居山川風雲之會二水繞郭五峰鎮城宋州守家坤翁景定志

瀕汝水以爲郡靈谷銅陵諸峰環列如屏障宋謝薖文集序

川融山結鍾奇毓秀江右之巨鎮也宋趙與轔千金陂記

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宏闊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曾鞏擬峴臺記

地方千里介江湖之表虞集撫州譙樓記

廣雅書局栞

撫爲江西大郡其地西南負山至郡治而平衍曠然數百里下控江湖 明邵寶撫州志序

因崇邱以爲城依大溪以爲隍 明成亦堂重修擬峴臺記

州治包五峰於內因山爲城因川爲池 撫州舊志

臨川附郡郭幅員五百餘里 郭子章郡邑表記

寶唐崇仁水源之所自出也迆邐而東凡一百二十餘里合支流遠近者五曰西盜曰芙蓉曰巴源曰杯山曰羅山凡一山之水支派再三舒徐入境洄旋於崇仁之邑治兩溪始平 宋何唐是記

西崎者羅山南崎者巴山 宋李燔崇仁學記

崇仁撫之壯邑 明時季照華藏寺記

駢山貫江風物繁衍下瞰臨水極目如練重阜外羅平原中豁

崇化形勢記

金谿撫之東境元程文海重修縣治記

金谿之山翔躍猶龍明宋濂金谿廟學記

金谿縣南盱水與清江合流於汝名曰東溪其地爲四達之衢宋濂金義渡記

山谿紆阻非兵車之衝明徐明慶金谿集城記

西遠閩建北接安東明趙東忠輿地圖

地界饒信盱汝之間山川秀異明徐孟恕金谿志記

上幕前峙卓筆後拱含輝納秀占溪山勝處襟帶八閩奇分五嶺金谿形勝記

宜黄上接虔化旁屬南豐宋鄒極宜黄審政堂記

宜黃二水合流於東北一水自南逶東趨北者源遠而流稍大一水自西逶南趨東者源近而流差小 元吳澄宜黃西恩橋記

宜黃居臨汝上游當宜水黃水合流之間 明譚綸宜黃城記

宜黃僻在一隅而山水清越 明周夢若仙巖元寶觀記

撫之屬邑五惟樂安僻在萬山中舟楫不通崎嶇阨塞行者病焉 元吳當題名記

枕山踞湖象山龍岡峙左右前則太華芙蓉鹿角白石諸峰林立環治有溪曰金鼇此一方勝概也 明胡直卿樂安縣治碑記

樂安距府獨遠介於吉贛 郭子章郡邑表記

山高而水駛地固而氣完 樂安形勢記

康卿宅奧窳故為寇區 明王宗林修學記

挾[illegible]峰之勝據長盛之險 郭子章郡邑表記

谿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 東鄉志

建昌府

林疏谷秀水繞山環 刁尚能建武軍羅城記

地氣殊異山川炳靈 唐顏眞卿麻姑仙壇記

建昌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 宋朱子建昌軍進士題名碑

山清水秀冠於江表 宋鄭文寳江表記

吾不知幾千百里之廣但覺土老而石頑頂天而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 宋李覯麻姑仙壇賦

左臨盱水右瞰麻源 輿地紀勝

建昌在江西號爲佳郡地介閩粵 宋陳起王侍郎祠記

東南連甌閩屬章贛而西北鄰郡疆界相入錯綜如繡 呂維中建昌鼓角樓記

抗禦七閩索制八粵五嶺咽喉三吳襟帶盩江藩南鎮關鍵也 郭子章郡邑表記

攬烟雲草木之奇俯千巖萬壑之秀 羅大臨南城縣廳題名記

盱水南通閩廣北抵荊湖 明劉翊南豐通濟橋記

阻山帶河風氣茂密實稱奧區 明江晃修南豐縣譙樓記

軍山峙於右蓮花峰峙於左 明王璽南豐修學記

倚琴臺以爲之圍繞盱水以接其流 南豐形勝志

南豐盱水上游東南勝邑層巒疊巘環峙四封 明熊秉衡南豐兜港橋記

南城之東南鄙與閩接壤析爲新城縣其山獨秀奇明麗吳澄送新城尹序

其山磅礴而清潤其水通暢而淵沈盧集新城學記

黎川故形勝地所謂曠如奧如者郊關以外皆有之明黃▢新城皆春堂

天峰崇峻石峽嵯峨不郭而固不池而險新城形勝志

簫曲日峰東巖石峽四面環向明朱徽新城譙樓記

廣昌居盱江上游其地多佳山水錢習禮清溪書院記

東鄰南豐西接寧都石城四境之內山高而秀麗水深而清潔明胡又源廣昌縣志序

前對蟾石後據龍岡禪嶺協筆聳於左烏右列屏居於右廣昌形勝

山川綢繆溪澗縈迴鄧文器瀘溪文志序

瀘地僻處一隅環四面皆峻嶺急流明鄧可權瀘溪相步橋記

瀘陽疊嶂帷列縈水帶環明呂應元瀘溪秀水溝記

去郡最遠隔界於新城金谿東接閩之光澤郭子章郡邑表記

廣信府

信之爲郡江以東望鎮也牙閩控越襟淮面浙隱然爲要衝之會宋王雷修信州城記

形勝地勢來自靈山中道起石如龍鬣隱見至郡而伏懷玉峰聳出其隅森植猶東筍陰陽之勝甲於天下宋元韓吉信州牙門[illegible]

當吳楚閩越之交爲東南望鎮宋李彌大法海院記

據省會上游靈鷲干霄自武夷來秀色吞匡廬而水溪靚玉縈繞彭蠡郭子章郡邑表記

北枕靈阜南帶冰溪東挹琅峰西瞻層巘廣信府志

山川明秀原隰豐衍上饒縣志

江西山水冠天下而上饒又冠江西鵝湖博山龜峰懷玉號稱形勝而靈山尤秀絕宋程[illegible]範信州天軍寺碑記

巖壑深秀縣據南北衝元張翥五山武安塔記

玉山大亙閩越蓋豫章第一門戶郭子章郡邑表記

連閩越控吳楚乘輕之使聚糧之旅過是都而問津者轂相擊履相錯明夏子陽玉山西濟橋記

武安三山列於前懷玉三淸聳於後冰水縈紆映帶左右玉山縣志

廣雅書局栞

弋陽葛溪驛當西南水陸之衝其龜峰馬鞍寶峰南巖嶺岫莫不爭奇獻秀若渴虹奔騎絡繹而來明李奎弋陽縣溪山勝覽橋記

葛溪弋陽之別名也介乎閩浙之交山川秀麗稱東南諸邑最明李圯葛溪十詠序

山川之美著自古昔軍陽龜峰峻秀迴絕而葛溪武石水縈迴映帶誠一方之形勝也明黃易弋陽學科目題名記

南襟百越北帶三吳臺嶺前瞻盧峰四盼南唐陳喬新建龍虎山張天師廟碑記

居吳楚之中界據番水之上流南控甌越東連江浙後枕峰巒之雄秀前臨溪水之縈迴明王增祐貴溪縣上梁文

象山奇偉薌水深長虎伏龍蟠歷代出神仙之地川[illegible]谷應至今祀忠孝之神貴溪縣形勝記

鉛山爲八閩門戶鉦鼓之音晝夜不絕其地憑高拱流環數百里之勢 明丁洪鉛山紫溪橋記

鉛山據江右上流襟喉八閩控帶兩浙 李奎鉛山學記

鉛山在郡南偏與閩地相錯如繡山曲而峻水清而洌縣泉飛遶郡郭而入於江 曹鼎望大義橋記

東倚鵝湖之勝跡西聯銅寶之名山南扼八閩之喉吭北據兩浙之要會 鉛山縣志

五山轄轕蜿蜒如龍 宋眞德秀永豐龍山書院記

永豐古楊境當吳越之交多深林巨谷 明呂懷永豐縣志序

由仙霞而東爲浙之西戶由盤亭而南爲閩之北門萬山矗簇如長蛇如天塹 呂懷建永豐縣城碑記

南距欲山北控靈鷲拓陽諸關扼其左西嶽一峰障其右永豐縣志

縣依高山山皆巖石當一郡噬臍之間徑路旁達閩歙明畢竟容興安縣新城記

興安崇岡疊巘山勢盤折在信州則爲西境亦稍稍比於閩矣郭子章郡邑表記

興安壤偏賦尠而地當孔道明歐陽洵興安劉令祠記

南距閩越北接徽盜

饒州府

彭蠡既瀦禹貢

地居澹浦邑帶鄱川唐王德璉饒州記序

饒爲沃野唐元稹饒州刺史判

瀕江之地饒爲大（唐劉禹錫集）

洪崖鳳游之所磅礴鄱湖錦江之所涵渟靈淑之氣蔚爲人豪（明陳於庭饒州府志序）

南接豫章西接楚東姑篾北鵲岸東北鳩茲西南父西北灊延袤千里江山序列道路四達（饒州府形勝說）

水匯西南山環東北（鄱陽志）

餘干吳楚冠冕左掖羊角峰右曳弋陽溪後枕平曠遠倚吳山前襟越水（明一統志）

其地濱彭蠡而接廣信負山阻水（元李謙饒州記）

饒爲江右大郡土地肥衍（明舒清重修府治記）

饒于彭蠡上游爲越喉舌（晉謝安與馮內史書）

樂平山水重岡盤紆由東而來縣治實據其趾宋許錫簡靜堂記

樂邑既勝於水復雄於山明陳九德樂平鎮西樓記

北至一派峰南濱章嶺內河源發强山分兩支而環縣治分河注

瀠泊水橫一邑而匯鄱江洪巖鬱葱萬山森秀樂平形勝志

北嶺如拱如揖泊江如環如抱明黎澄樂平泮池記

樂平東抵德興西連鄱陽北界浮梁而南則廣信接壤焉土地

方平山氣麤峻郭子章豫章書郡邑表記

浮梁山水之勝名鄱陽百里內奇峰秀巘間見雜出宋程俱飽山閣記

二水環縣諸峯玉立元李午浮梁化成堂記

上遶徽祈下通鄱縣居二省三郡八縣之間浮梁縣志

浮無天險而包山阻河城郭之固五方之豪叢於景鎮同上

饒邑多以水勝獨德興在萬山中崒嵂迴環蒼翠蔚然可亞匡廬東距浙北距新安三省犬牙四塞爲境明祝世祿德興縣志序

烟火百里雞犬相聞明董仲可重建德興縣治記

廣山包絡大湖限帶明夏寅德興縣學記

玉直山峙其後雲錦溪環其前安仁縣志

萬年四會之區饒郡一奧壤也明王鑾萬年大捷橋記

其山險其氣勁郭子章郡邑表記

環山疊嶂高阜停雲萬斛峯拱於前萬年峯盤於後萬年縣志

南康府

廬山南國之德鎮梁元帝碑

瞰七澤眞如掌瞻九河眞如帶梁枕旋簡寂觀碑

南瞻五嶺北睇九州　唐歐陽詢西林寺碑

匡廬奇秀甲天下　唐白居易草堂記

匡廬天下之名山江夏之勝槩　南康馮延巳開先寺記

蜿蜒蟬聯指列條敘亙五百里實湓城星渚之奧區洪州諸郡下流之屏障　匡廬山志

靈谷烟雲巖山風月　翰苑新書

負匡廬面彭蠡南國咽喉西江鎖鑰　南康形勝志

星石浮南鞋山鎖北山澤雄奇帶礪險固　南康府志

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堤寨堰住西灣水涎藏泊舟船　朱子乞修石堤劄子

彭蠡之險在吾戶外　宋呂祖謙紫陽提記

山嶽配天廬阜標其秀江湖紀地彭蠡擅其雄盤址崖巍層淵祕竅宋晏殊重修眞如院碑記

廬阜諸山聳然特起駢首而立者八九又高且大者五焉有冠劒巍峩之貌無草木滋媚之容宋趙師夏六老堂記

距匡廬而綰彭蠡足稱奧區明張位重修白鹿洞記

巖壑幽邃林木翳然眞名敎一樂地也明葛寅亮重修白鹿洞書院記

自五老峯來絕壁懸天一峯南下如頓萬馬可二十里嶢起一山而四山環之白鹿書院形勝志

左蠡揚瀾翼若游龍而藍平山橫亙其間如旁斯揭形勝記

彭蠡湖匯江西十三郡六十餘縣之水由湖口以出於江每春夏雨集峽水盛長江流湍急而湖水勢緩復爲江流所遏則水

益漲瀰漫數百里明陳敏枚重修紫陽堤記

本軍都昌縣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下有楮溪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朱子論都昌創寨劄子

都昌依山枕湖全省要會之地明萬浩新建都昌城記

環山帶水形甲東南明王堯臣修都昌縣廳事記

兩水挾之其狀如帶西山雲居環之其狀如翼宋王容建昌李記

修江衡前名山峙右虞集建昌學記

建昌鄱湖上游控修江諸阜洪所恃北門也張鍪建昌縣城記

四面諸山環拱若抱潤滄情歷如畫明余祐安義縣治記

自匡廬雲居迤衍而成邑明楊三省安義大唐寺記

寶峯西山映帶左右龍江澄碧淙

九江府

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禹貢

潯陽陸通五嶺北道長江遠行岷漢亦一都會也 晉地道記

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 郭璞江賦

南面廬山北背大江 圖經

山亞五嶽江比四瀆 明一統志

左掖彭蠡右傍通川 方輿勝覽

潯陽乃天下江山眉目之地 白玉蟾授墨堂記

德安接岷山之脈彭澤挺文筆之峰蜀江下湖口孤山峙鄔鎮

實吳楚襟喉江右衝要 九江府志

東連安慶西接蘄黃南與南康建昌鄰而北渡黃梅京師孔道出焉郭子章郡邑表記

山擁千峰江環九派德化形勝記

左貫彭蠡右環金帶明劉鍾德安縣志序

控匡廬而注彭蠡龍虎烏龜環拱而翼衛明姚文燕重建德安學記

接岷山之派向博山之陽形如鳳舉勢若屏開德安形勢記

東北匯兩湖之水西南聳萬疊之峰形如樓鸞勢如盤石瑞昌形勝記

右赤烏邑幅幀不知幾百里其西南隅薄於柴桑之壤乃與江州蘄州二衛屯田相錯如繡明李盛春瑞昌大崇堰碑記

雉外羣峰環拱如舞如飛山明而水麗文德翼重修瑞昌學記

瑞昌於九江稱最僻縣居瀼溪之北亦山邑也郭子章郡邑表記

湖口砦𠫤地也然秀色攬廬文瀾吞江明葉初春湖口學記

湖之爲邑亢而窄張鼇湖口成德書院記

鐵屛橫峙石鐘環抱據江湖之勝當吳楚之衝湖口形勢記

彭澤地狹山峻唐狄仁傑免民租疏

彭澤居彭蠡下流濱大江阻疊障明雷禮彭澤修學記

環山爲治獨缺其西北而江走其下明丁湛彭澤柳州記

接彭蠡跨海門砥柱橫江龍城四塞彭蠡形勢記

去小孤山十里而近其境西南接湖口都昌東北踰馬當山交望江江右之境近焉而小孤又江右一門戶云郭子章郡邑表記

南安府

南安江西之南境宋蘇軾南安軍學記

南扼交廣北距湖湘宋范大用祠記

凡臺省命使之宣布廣海筐篚之獻納莫不道出茲郡元張鑑重修南安路記

控廣引閩據上流遏邊徼元任庠總管府治記

南安介萬山間得掌平之地爲郡治峰巒連絡不斷鳴溪曲澗

自聶都而下莫測下源明金澗金鏊閣記

庾嶺兩廣往來噤喉萬足踐履冬無寒土明桑悅重修嶺路記

當五嶺之最東輿地廣記

面庾嶺據高原臨章水扼上流金澗南安城記

接南荒之境迫東粤而帶郴桂表以庾嶺旭山匯以章水蓉江

隆然南徼形勝郭子章君邑表記踞嶺峙其南黃嶺盤其北龍泉山谷峻深溪洞緜亙惟邑處四境之中章水繚繞秀峰壁立宋鄭林新建南康縣治記瞰惟南楚小邑實據西江上流衣冠文物之名區財賦舟車之都會元王元渤南康鼓樓上梁文隄岸曠衍波瀾老成獨秀峯屹立雲表勢若插天其餘江山環拱如畫明鍾贇南康通濟橋記江之南諸溪壑之水盡流而會於馬山之麓明陳棨重修築水堤碑記庾嶺所衍章水所經而邑治建焉東南隩區也明劉賓南康訓導廳記南安壤地橫水劇賊盤踞之山溪深阻險惡攻不可大明劉節王文成祠記

上猶之地山崎峻而水激括（元孔思之上猶學田記）

溪洞廣袤而邑落其中明以山深而俗澹亦以山深而藏寇（元黃文僚重修上猶縣治記）

上猶民稀而地僻歲稍凶山洞愚氓嘯聚為寇（明黃仲昭修城記）

上猶為江藩邊邑接壤雄韶眾山會（郭子章邑表記）

崇義稱南郡奧區（明萬夢桂縣治題名記）

眾山壁立路如鳥道（劉凝崇義彬勝志）

贛州府

虔於江南地勢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宋王安石虔州學記）

貢源出新樂章出大庾合流城郭於文為贛奇峰怪巖環視萬

狀宋趙升章贛臺記

南州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李覯虔州初林書樓記

接甌閩百粵之區介澗谿萬里之阻宋洪邁表

贛之爲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陲故裏專一路之兵

鈐而外提二境之戎柄其地重大楊萬里章貢道院記

贛之爲郡其山峯而厲其水湍而清楊萬里贛縣學記

南方之山衡爲宗自衡袤而南稍東爲大庾袤而北又稍東爲

盤古其地界閩越故吳上游今隸贛宋曾千盤古山記

贛於江西爲樞府其城據章貢之水合流之處山川雄秀明彭時遷學記

宅江西之上游當五嶺之要會其地與閩廣湖湘諸郡邑犬牙

相錯

南贛四省咽喉而粤則南贛肩背郴衡其左腋也汀漳其右臂也明何廷仁送王中丞序

贛地最雄鉅崆峒摩天章贛激石郭子章郡邑表記

贛州據吳之背扼粤之項而雩都則又郡之咽喉也元陳至言祠記

眾山環列孤峰中峙宋周頌雩山廟碑

雩邑形勢據贛上游山水之所會九邑之所通也明袁湑雩都志序

青山黛環巧比疊削城屋壯麗地大以延明解縉雩都樂善堂記

由午嶺隘南接信豐而連龍南由豐口隘東接會昌而迫安遠

山澤不逞之徒閒道竊發故惟城爲要明黃宏綱雩都城記

邑介山谷間羣山競秀若拱若揖一水漪綠映帶其前明季朱雩都勤

政樓記

前臨南山後崎浮屠碧桃之水繞其東九日之岡盤其西胡儼信豐譙樓記

通天下大縣四十其餘於江西之贛者二而興國居其中宋朱夢龍令祠記

興國地僻谷荒山嵯水悍郭子章郡邑表記

兩都壯其祖龍五嶺提其汛駛經以澂川梘以瀲水明盧寍興國朱華塔記

贛十縣水多飛流奔湍行崖峽間盜都獨平川漫流明羅玘送平令之任寍都序

贛東之邑寍爲大明黃克鑽寍都志序

雩都爲贛大邑東有佛祖嶺西有金精山奇環之石拱於南梅江之水繞於北 明陳勉雩都拱辰樓記

贛之屬曰會昌州壤接閩廣實邊徼重地其地僻遠且險 明董越會昌公館記

會昌實巢洞出沒之區羊角水在上游命將耀兵當東偏一面 郭子章郡邑表記

安遠巖邑也塹礳崚嶒盤廻湢渺誠僻陬一奇壤 明林有科安遠志序

濂江在章貢雖僻遠名區也 鄒元標安遠學記

欣山拱翠濂水浮清馬鞍列嶂熊嶺浮嵐崇巒廣谷聳拔者堪供游憩險絕者可資保障 安遠縣志

瑞金地接閩汀在屬邑最爲僻遠 董越綿江公館記

萬山連亙人跡稀少其深阻處常爲盜區明羅璟瑞金城記

襟山帶江風藏氣聚明潘季馴瑞金學記

軍門龍山峙其前銅鉢龍霧映於後隘山閩嶠亙其左螺峰石塔抱其右瑞金形勝志

龍南僻處萬山中視他邑規模差小以要衝言則非小也明陽洪龍南城記

叢林里落紛錯相望雉堞井門層矗緜聯據三江之會者是爲邑城明王宗徐龍南捍河堤記

南際萬山盤錯縈紆百餘里水行者必道龍頭會一邑千脈之注湍悍峻駛亂石交錯其中廉利如劒王宗徐新開龍南山路碑

石城環縣皆石矗矗如城有龍巖瀑布石筍參天之奇郭子章郡邑表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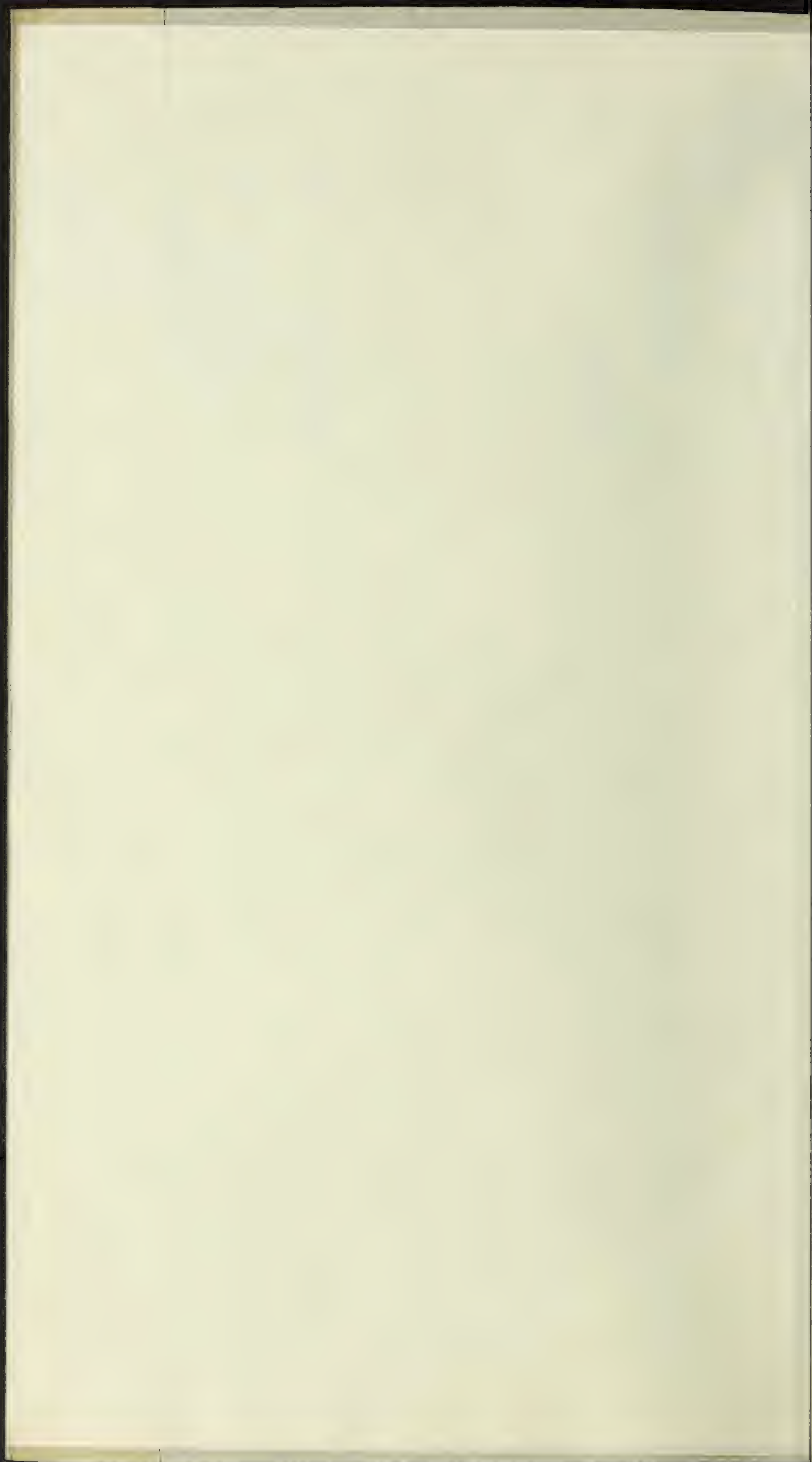
四山如城龍淵虎壘石城形勝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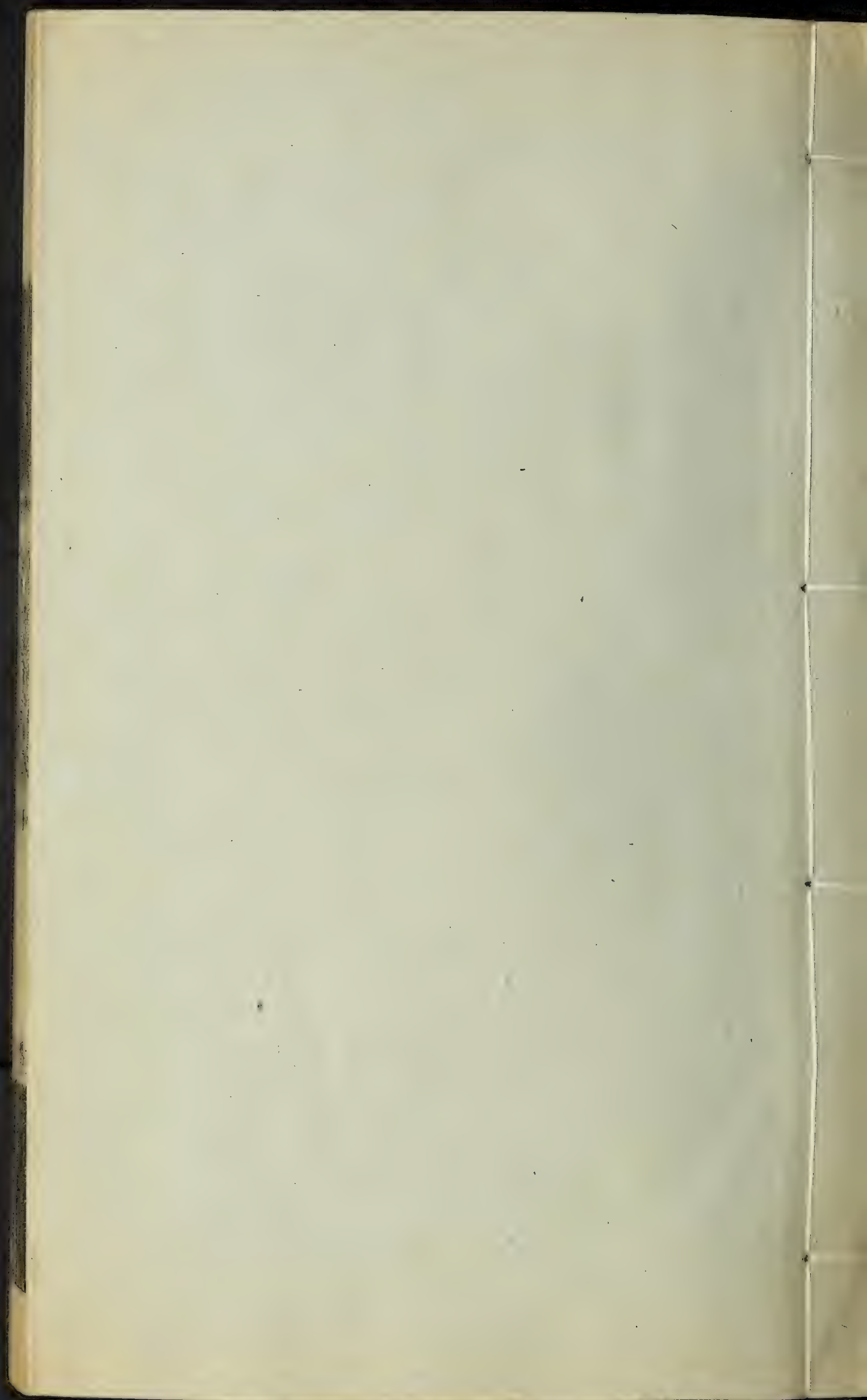
定南新創邑據虔上游故爲盜區郭子章定南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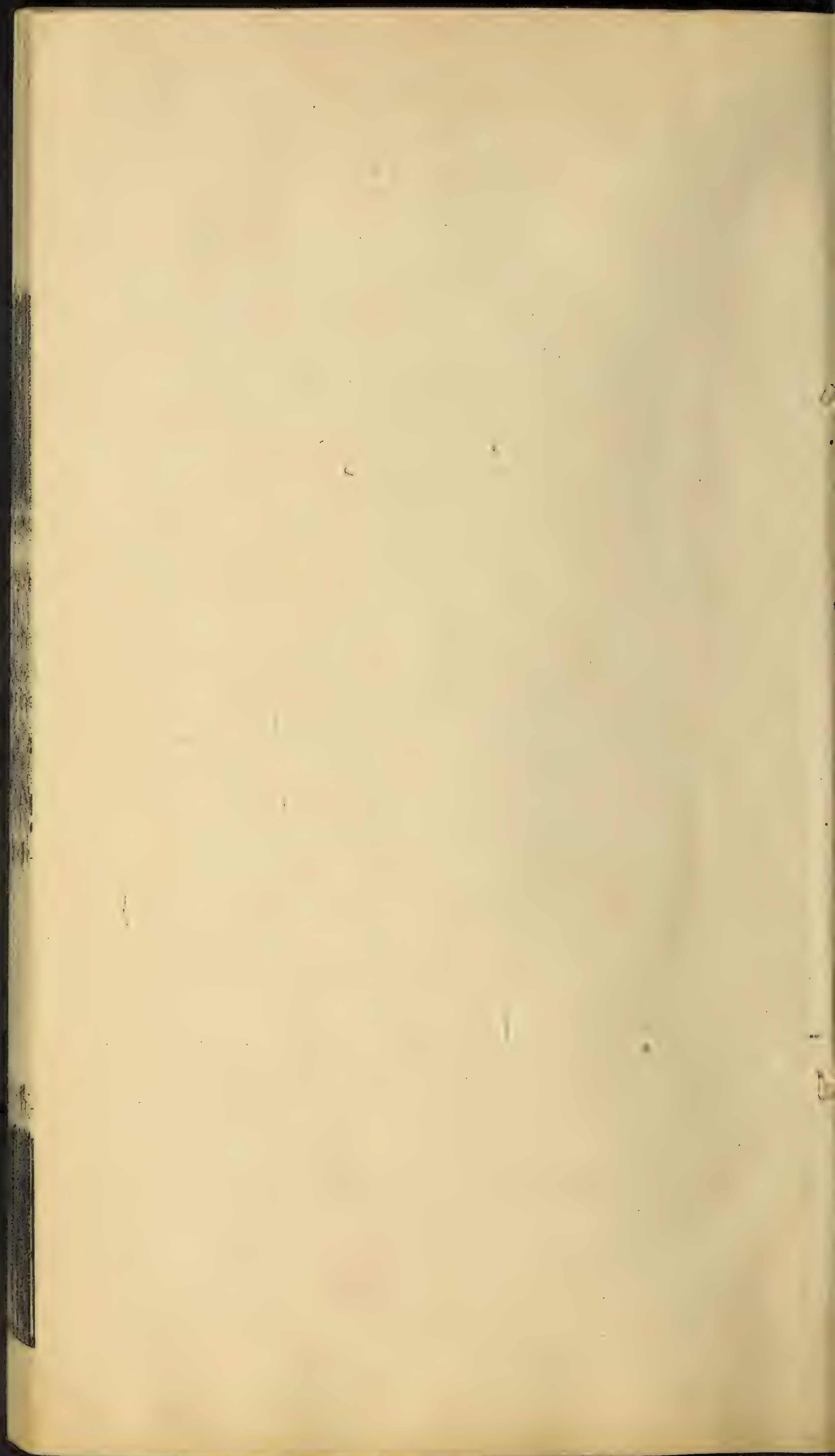
長寍帽山插天鄔水經地安遠志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七十九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

崑山顧炎武撰

水利

江西水之上源其大者爲章水漢志曰豫章水山海經水經曰贛水出南安聶都東山沙谿洞屬崇義縣西南界方石五色水如滴漏至洗心橋始大東流經大庾縣合巇山和浦水雲山峹水丫山靈巖水大里水黃公坑峒山水傀儡山天明水大庾嶺嶠水北流入之廣東仁化所出之平政水合涼熱水寰宇記云昔名豫水東北流入之經南康府西南爲南埜口合蓮塘蕉溪諸水及布尾之封矦水鑊山西符水禽山禽水過山過水東流爲芙蓉江澄綠泓深東山有港有橋皆以芙蓉名也西北崇義縣有樟山之潛水

湖南益漿之麟潭水牛皮龍水玉泉山之義安水大嶂山之帶
圍水郎橫山經上猶縣界上猶江源出湖廣郴州桂陽縣流經琴
江口營前彭山水入之過大猶嶂合梢水出石溪料水出料村造水
出老桼背鬬水出益漿石門水出百丈洞末洲水皆從東南流入章水至南
康沙口又東經贛州城西環城而北與貢水會貢水漢志曰湖
漢水發源福建汀州新樂山西流瑞金縣陳石山縣江水流至
五十里入之又合烏村智水銅鉢山灞水羅田浮圖水流經會
昌湘水上源爲羊角水北流入章石縣湘二水始合爲湘洪水
淵深多怪石蛟龍居之盤古山壘斗灣諸水皆會而入貢水安
遠濂江水南流入之經雩都南爲雩水合金溪水出鴨公峯化龍水
出雞公山羅芽汲水出葱果嶺其東北石城之琴水出鷹子岡合壩水盜

都之梅水出梅嶺在邑北百二十里非大庾之梅嶺合白沙江出武頭峯麓白鹿江出橫城溪又合東江之鼇溪小溪西江之龍灣溪桃溪出飛沐山會村吴口渡西南流入雩水遶城而西出雩都峽其北興國之欽江源出桐林坂及蜈蚣山合瀲水出太平鄉藍陂黃田水出淸德鄉龍下川溪出漕西流長信衣錦二龍西南流入雩水其南則定南員魚溪出魚坑凹龍南枕水出東桃山合筋竹葛溪諸山水爲二江口經信豐爲桃江源出龍南桃嶺合黃田江出德興大竹園保昌靠頭龍南樟木凹諸處方溪水出龍北洲江水出猶山大樂口水出大庾界楓山安樂鄉三江水一爲新田江出安遠會昌界一爲周坑江出會昌遊魚山一爲自坪聯江出會昌贛縣上下坪巫水田中坑洞禾溪口水出長老山繇水出繇山安息江水出安遠東坑。東北流至雙溪口又北爲塢瀁又北會於雩水故雩都爲衆水之會也貢水又西經贛州城東環城而北

與章水會二水合而爲贛此齊都官尙書劉澄之說相沿已久雖酈道元譏其以字說水亦未遠失水實若謂縣治居二水之間因以名縣則說尤允矣城中鳳凰嘶馬金鯽三池福壽二溝之水通之長步水出黃家山東流入之龍溪水出黃竹嶺北流入之梁水出龍頭嶺西流入之阜水東流出阜中入之凡北流三百里歷十八灘經萬安龍溪水西流入之縣津溪水出雙坑及長仙合流入之密溪水出鵜公嶂西流入之水甘冽可瀹茗十八灘中惶恐灘最險上有神潭潭旁種茶甚美故諺云蜜溪水神潭茶贛江折而東流蘇溪水由九石坡入之雲岡水出朝天橋入之韶江水合黃鵠水東流入之武朔溪受風雨雲雷四潭之水西流入之其兩龍泉遂江水源出左右二溪至李派渡

合爲一東北流入之經泰和江流澄出故曰澄江永新拔鐵山出之牛吼水合龍泉之射洲江東流入之麻斜溪水合李陂溪水出西江口入之貢江又北經永豐西報恩江發源寧都西北界古名瀕水以漢孝子歐寶廬墓獲虎虎啣白鹿以報故更名西流合葛溪黃竹溪白水麻江龍門江諸水流遶邑城下流爲英潭其南沙溪簫瀧發源興國界西北流合孤江儲溪出廬陵張家渡入贛江江水又北經吉安城東白鷺洲在縣宋江文忠萬里始建書院合習溪水出吉塘渡螺湖水出五里岡冷水坑及構石江水在吉水西北界安福之盧水發源盧蕭山西受永新之禾水勝業水及溶江在永新東界合毛停水闊水部水出西山上通宜春同水出遊水赤谷水出分宜界智溪出宜春桑田東麓猗溪出鴿湖東流與王江會源出陳會山之

舟湖水合修水於高江下達於王江又東流合泰和之禾水一名早禾江經廬陵神岡山下同入於贛其自富田合明德水而入者爲廬陵之王江廬水下流與清溪水相合者爲廬陵之廬水贛口又北經吉水南爲文江永豐英潭之交會也江中有靑湖洲二水遶之狀若吉字故灘曰吉陽縣曰吉水又云兩水交合如文故名之亦曰字水合義昌水（出文昌鄉上通蕭流）陽豐永豐幽溪沙口諸水入之南溪水出中鵠鄉東流出栛口入之經缺江東流折北舊爲王峽鎭江水於中而不得溢合停頭水（出七里洞）暮瞻水（出石牛嶺）自古出漕溪逆南流入者爲仁和水自漕溪北入者爲蓮花潭水經新淦西湄湘水發源高嶺合秀溪水西流入之藍陂溪發源百丈峰合金灘水東流入之贛江又經臨江郡城南

爲清江水蓋袁江贛江二水會於萬石洲南繞城而北故名臨江明成化末贛水暴沖蛇溪水爲銅鑼江沒田畝以千計直北流三千里與袁江會於是臨江城臨袁不臨贛也袁江者發源萍鄉羅霄山下爲羅霄水東流至宜春西爲稠江折而北澄清深碧名爲秀江合麟江橋（其源爲清瀝江出老山）仰山水九曲水鸞溪水經分宜南爲清源渡合赤江楊江野江介溪竹橋東流經新喻南爲渝川縣本以渝水名唐譌而爲喻西合嚴塘江阪陂江書江東合距江（出分宜）灼江潁江（發源蒙山合八十四源郎太平江水）長宣江（出璜綠嶺諸）水凡九十九灣八十八灘紫洲東瀛洲聯亙以障之下清江而合於贛贛又北流至清江鎮贛水發源離嶺會沈香溪水一名閤山水出羊湖西注之蕭水亦名小陽水出古清泉里二源會

於番閈由蕭洲橋歷蘆灘鎮東注之經豐城西爲劍江遶北歷昔竹楊林金雞諸洲豐水出杯山東北流由三溪會羅山之富水東流受百斤湖廣百餘頃溉田五百餘頃株湖長十餘里溉田千餘頃銅湖亙三十里赤湖廣二里溉田二百餘頃平巷湖溉田二百餘頃諸水又會峯之槎溪水合流出小港口入贛江江水北流雩韶水出撫州橫汊河合隱溪水西流入之過龍霧洲即金鍾口也杭溪水出介山匯爲藥湖合瑞州水東流入之瑞州水自萬載西南八疊山有金鎮湖東流爲龍江歷魚鱗灘合康樂水東流經上高南爲陵江新昌之東溪水自奉新西溪來自寧州皆南流入之合鹽溪在新昌西門外清溪秀溪一名香溪晉陶淵明遺迹白白港出高嶺諸水又合滕江水受小水出烟竹嶺易樂水出乾陀嶺斜口水出蒙山六口水出上尖石洪港水東流貫高安

城南爲錦江一名汋河漢志曰蜀水分一支亙南城爲市河東會於象牙潭受鍾口出荷口龍口出蚑湖華陽出新小溪喻龍溪出木山梅口出蕭方斜溪諸水東流經新建界黃源出篇峯下洞源出香城山芭蕉源諸水入之北流經南昌府城西爲章江麥源水出西山上風雨池注梅嶺下爲吳源水合白石源水入之寧州修水出黃龍山山與湖廣通城縣連界水行修遠故曰修江郭璞讖云有水名修有魚名儵天下大亂此地無憂受杏苑水出幕阜山亦連通城百萬水出大津山武寧鄉水出天馬山連湖廣劉陽興國州及新昌界盜賊藪澤東津水出州南東湖山洪水灘水出灌毛嶺山下田三十頃鹿源水腰帶水出鳳凰山過州城東受安平水出毛竹山鶴源水出湖廣連界九宮山及泰安鄉斂口梁漢諸水東北流經武寧縣南合義溪水官塘源港亦名腰帶水出神童山魯溪水南受清江出銀爐山長田出牛

皮洞鍚浦后鑊俱出嚴陽山鳳凸出三卷山北受茶培出伊山東北受陂田出昇仁鄉箬溪出丁吉山東受績溪出雙嶠山諸港水東北流靖安城䨱溪水出毛竹山與寍州界一支歷南源諸都東北流達於追里一支歷中下燥坑達於桐城合流受桃源水出九洞南流石掌灘水東南流抵奉新與馮水合出邑南百丈山龍溪水出藥王山華林水出華林山縈紆西來入之皆會於修水安義之龍江水兆州夲東陽新經水合於邑東爲三合水幷蛟源出寶峯山白武斛源二山俱出靖安界諸水東流合於修水又東北流經建昌縣南合檀陂水雲居山之楓林西江合沙雲門諸水東流入之又合珠溪水一名清樹灣溪元和中出明月珠大如雞子即此連於章江會於彭蠡星子上六溪十八湖之水入之安德博陽川東南流入之又北爲女兒港德化水入之港

口白沙水磧初日照之燐然金色曰金沙洲明師殲陳友亮之卒於洲上是爲西鄱陽湖南昌城中之水曰三湖九津三湖者蘇國遮北曰北湖由廣濟橋至港恩橋曰東湖同仁坊二小橋至兩學宮抵水關閘曰西湖總名曰東湖古稱十里後僅廣五里歲額魚課一百二十金明萬厤中郡邑捐納禁不復漁九津者義取洪範九疇所以洩三湖水廣潤門二津惠名進賢順化永和德勝五門各一津章江門二津津各引水爲濠水關橋置內外閘湖水盈則放水西達章江江湖俱溢則閉外閘使江水不得浸入乃開內閘引湖達濠遶廣潤章江德勝永和四門而東注歸蜆子艾溪二湖出牛尾閘趨楊家灘入於湖肝水發源血木嶺過厓山北流爲巴溪又北爲小動溪過白水鎮經廣昌

縣南爲平西大河合南村石壁青銅諸港水北流經南豐西會湞滄水出新城界軍港（出車山）蔓翠湖諸水北流經建昌郡城東州門爲盱江說文曰始出日盱淸明之意也一名姥盱江盱村有老母生三子服三銖衣喜食魚日於黎沮澤中取二鯉久之能變化遂仙去也合東江（出覆船山）頭石港水一名梅溪（出梓木山）新城飛鳶水亦名悲猿港合苟溪西流入之東北流經金溪西合齊岡淸江石門途嶺後車溪（出韓婆嶺）東漕港諸水經撫州東爲汝江上流爲金谿水出上幕嶺水色如金與苦竹赤橋亦二水合流由夢港環城而北江廣流緩渟豬如湖名曰瑶湖宜黃章水發源箬源嶺北流與軍峯宜水合又北流與黃土嶺黃水合二水合而名縣也崇仁巴水出臨川山爲臨水之源東北流至巖陀

大盤山實唐水會之芙蓉山之書堂十洞二水分流會於李河埠而與之合東流會華蓋之西盜水曲折數百里合青水東流過黃州有長橋東之水灌則涌激如奔馬過左港合羅山水東流合孤嶺水北流合天浮山水高峯山水石牛源水經白鷺渡爲臨川至西津合汝水其北連礬水發源長江出黃塘橋東流入之水比他水獨重昔人取以充漏刻無差節諸水相合由金玉臺出烏鵲石折而北過虎頭洲至金雞城東郡三港水合金橋延橋橋水西流入之東北流合西落水入武陽水進賢通濟港水出香爐山流爲九曲至滅溪灣合獅山之院澤水優游源北流入洪源湖名日月湖湖有小山東爲日西爲月涸則二漲則一中有石灘讖云日月湖明艮將出石人灘合狀元生東歷

回龍洲連軍山湖湖延袤五十餘里北爲白沙湖與南昌大沙小沙三湖接邑西羅溪嶺水流爲清溪合南陽水爲青風湖與洞陽武陽合爲三陽水至南昌東北入湖玉溪出懷玉山西流合沙溪水平溪水又永豐溪源出福建盆盤亭西流入之過廣信城南爲上饒江西流合儲溪宋溪葛溪諸水皆出靈山爲弋陽江一名弋溪信義港自福建邵武分流入之西流合明溪水經桃花灘經貴溪南薌溪水合管溪湖陵戴星諸溪水過白范洲洲上昔產鬱金香草故名貴溪也經安仁南爲安仁江一名錦江亦名雲錦溪水雲蕩漾如錦也白塔河合玉石烏石鵝湖河陂緒澗之水與之會藍溪水三源合流入之建昌之蘆溪水流百三十里亦入之西北流經餘干桐口灘分二派西北流者由布村趨

龍窟河受潤陂水三源一出李梅峯一出大梅嶺一出進賢贊王嶺臨川過漾林雲霧洲至瑞洪鎮入於湖東北流者由八字咮又分二支一受古埠水二源一出貴溪鶴嶺一出安仁洪大源趨馮田過黃坊合沙港水一由破穴出市河中有越水波紋或圓如鏡或長如練味甘且重陸羽取烹茗謂味似鏡湖水故名越也出西津俱會珠河趨饒河口故老云餘干水因塞破穴則龍窟爲大河塞布村則沙口西津爲大河也鄱水發源江南祁門環中合大其山之霍溪禾成嶺之柏溪及樃木嶺武陵嶺蘆溪山諸水西流出經浮梁東之梅村始容舟三十五里會天寶水十數里會構槎港水至戚家灣合江家山水南合歷降水鯉魚橋水黃壇水柳家山水西合大瀆水洗馬橋水畫鳩溪水流爲昌江過景德鎮經饒州鄱陽南爲鄱江

樂平洎川發源德興洎山下洎灘里西流與大溪會溪出江南婺源合浙江開化寅港水至湖口與長樂水會水出天茅山合桐川橫溪瑞港出石溜源諸水至桐山港口合建節水水出弋陽霧山下俱西流歸大溪入樂安江江水源出徽州芙蓉嶺內河吳溪諸水皆西流入之萬年之殷河匯竹屯河文溪南溪諸水文書源出之九足水注之而入鄱江江受北珠南珠楓木角尾大雷白水諸湖之水環饒州城西折而北至雙港口分為二一支西經棠陰鎮出饒河口會餘干水入於湖一支西經堯山港由老鶴港匯為烏玲湖出虬門入於湖是為東鄱陽湖湖闊四千里袤三百里南跨南昌西接南康東抵饒州盡為諸江之水古稱彭蠡一名宮亭一名楊瀾近都昌者為左蠡湖近湖口者為

土目湖北爲皁湖白洋湖又北爲西倉湖勞渡湖爲白虎塘皆在鞋山亦名大孤山上下由湖口出大江此豫章水諸源同流之大槩也瑞昌蘆泉魚泉石房大璟梅溪白龍諸泉瀦爲赤湖流爲瀼溪東流九江城西入龍開河東通湓浦港白樂天聽商婦琵琶處南通濂溪港宋時周元公所寓也東流入潯陽江湖口沙頭港發源黃土嶺接沙頭河入大江沙頭一名麒麟河係明萬厯中增設湖口關稅商舟往來所泊易以佳名如楊港曰武曲港黃牛洑曰文昌洑老鴉磯曰鳳凰磯之類是也彭澤靑山大泊諸湖瀼子胭脂筲箕橫山諸港皆流大江此雖水之別入於江而在漢志豫章郡境內亦當隨地以附見者究心水利者盍詳考焉

九江府

設關用鈔法料船丈尺榷之自宣德四年始九江關與臨清淮安金沙並設戶部主事分司監之歲週而代自景泰元年始至者自李蕃始初以部題領精微批行事其奉　敕書并給關防自隆慶三年始關時罷時復罷之時分司時易以府佐其遣分司不復易自正德五年始隆慶三年命九江按撫近府三關商稅行各府掌印官收解其河西務臨清淮安滸墅委廉幹佐貳五日一送貯府州庫府州正驗解移文主事稽查各俱數報部萬曆三年以九江關去府城一里許大江洪波激舟維纜無處所乞照河西務等例詔許之令尋季開府佐名以之協關然亦未嘗與關事　敕書仍令立事填單發九江府掌印官驗收解

如前例矣

船料小不下五尺大不溢三丈六尺五寸鈔二十貫五百五十有五錢四十三文奇十之一（鈔一貫折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七分）大則漸差上之初本色既折色既兼本折以爲常（今每解至京必易錢鈔入內承運庫遂以有用爲無用矣）諸關空而不課九江課空課脚船九船鹽船大苗船達苗船上水輪下水下水達行免船九尺以下者月二行一丈以上者月一行餘行不免木牌無漲船木料漲船料如常船（今不爾也）劃船達行舊課歲一萬有奇歲增二萬五十兩天啟元年軍興用不足加增課之半

嘉靖四十二年給事中張鳴瑞建言請移關湖口下撫按議便添設湖口廠算安慶入鄱陽往來舟船府佐董治之以其料附

關隆慶元年御史張啟元言湖口兩山夾峙岸石巉阻無迂江水激觸商遂罷湖口廠

萬厤戊戌春九江奸民馮萬善先以領解鹿皮胖襖入京耗蠹盡計無所出與其黨朱國泰熊文耀楊華春誘中人以廣稅之利進湖關圖　上諭之爲遣奉御李道萬善等號爲木頭翌以都下無賴秋九月至湖口始立廠初料船中分江關額鈔既見貨稅可居奏請征商遂有督理湖口蘄黃安慶之號括行旅舐膚人饋稍查泊久暴雨疾風漂沒相繼風激濤奔舟維繫不及施有闌上下者輒張弓矢射之痛哭之聲不絕開黃牛洑爲文昌洑杉港爲武曲港欄佗鵝洲八里江名爲艤舟實令近岸得洞悉貨物之底裏而錙銖算之邏擱劉世臣追糧舟入湖不及

駕言南康繼之奏入有　旨逮南康守吳寶秀星子令吳一元巡司某逮之日寶秀夫人投繯死王子武林葛寅亮兵備江州絕道使不受餽遺檄守備江西同知湖口縣為約束時緝其橫魅魃之獄衣者椎楚囊三木市中先是稅廠獨本監功令見者咋舌葛下車發禁緝告令數十指重揭之廠壁商民始知有憲臺紀綱矣久之撫按交章奏請撤監稅最後道令自辭　詔暫令江南有司領其事以其金錢附省監潘相泰昌登極盡罷之

事宜志

事以時起以時救不可預然而歷觀前書以迄於今舉所舉枉所枉無以異也敏者以有餘玩者以不足□□民耕而獲即樂歲不贍也盈之以楚乃贍官無囷倉家無蓋藏負米而入市擔

量而出糶一有緩急不五日城中食盡矣宜官爲常平以儲之戶宿歲糧社穀隸於公則耗隸於民而官稽之則困主者莫如官爲之所以儲之而主者在民籍其數而勿稽也

徵糧投櫃戶胥算之管庫者守其藏以爲出納邑所同也差書所獨也兼算掌出納而邑無藏矣非惟無藏也幷無數非惟無數也幷無錢穀然固結而不可解者何也差書之始進有豪焉爲捐金以爲之費費於官曰公堂自官以下役於官者無不賄也納五百金而官之不肖者餌其半然後公帑惟豪所爲矣比始痛革勒在丹書城旦其胥而甚呪者罷其金然猶得無有耽耽者乎南康有差書九江有差書九爲甚九江之差書瑞爲甚民無逋糧易征也而漏卮於透支其弊始於胥吏而成於官透

者多役人之歲食與各兵之餉透一歲則尅什之二三歲三歲則尅其半尅其半者此其不肖不獨在胥吏也均一歲而與奪異均一役而遲速異或預食數年之餉或經數歲枵腹則賄之至不至與夫胥吏之爲也是在令

透支而錢穀耗免支而錢穀淆胥吏藉歲征之有以飽乾沒而出空由以抵之命無賄者自相免又或乘意而資其由或乘縣令贖而冒兩由質由與執由者雜冒由與本由雜而錢穀如亂絲矣杜透不杜免害未已也

衛屯先支其亂尤甚歲額子粒二萬三千四十石有奇除軍舍月口糧坐抵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四石有奇外實徵八千四十六石又除運軍糧票免銷外實徵見米三千一百八石有奇聽

給官軍俸糧其荳麥折銀亦除坐抵兌銷外每年實該折銀七百兩有奇聽給各官鈔銀固有餘粟帑有餘金而今官軍有枵數年之腹者由兌支亂之也今總核而出納之外有軍三有分數俱親爲比徵而貯之郡庫以時給

明初戰俘之餘民多死徙田蕪穢發衞士耕而戍之其後流徙之歸者畬所棄若高衍腴沃皆衞屯也久而衞官幷吞其業貧軍鬻其業奸軍展轉其業今惟供士民之詭寄而已葛屺瞻始清其受屯之人及餘丁而籍之余再籍之然不足以塞實十之一夫屯既不必耕而卒既不必屯矣一卒之田私授受者爲緡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以平値算之有三倍于此者若官爲鬻之而取其歲粒以餉卒卒之腹更飽而國且得金錢十萬又得擇

趨苹而食之矣卽不然著屯者保現在民人圖其貌令無得朝甲而暮乙其猶愈於籍乎卽籍也五年必更核之鹽額歲二萬二千引每引六十五包今不能什之一巡緝之役逼徵其私而罷士民驛騷其業奸牙空其貲無賴伺其來爲羅囤戶擅其不來爲利商俱告改他販而額獨在則潛於禍醝者懸爲縣官考成卽督檄如雨終不至潯鹽終歲湧貴或船餘小販水經陸負時小泊而巡役暨無賴子藉醝禁禦而奪之不察者或以爲法應爾夫法豈肥奸而啖民也哉故潯鹽之壅不在商而潯法之行不在私近爲開官禁店水巡地棍之專索於商者革部役衙胥常例止令投單於道聽商自擇牙人道爲塡簿如更欲改擇則更報之嚴絕豪有力者及罷民買囤及壓契套契詐欺諸弊諸弊既絕而商不以額至則罪在商矣具文醝使者嚴督究商

德化馬價三十有二益以關差十金糈無厚焉者而馬愈困牧

人愈逃匿何也黠者養馬而利於僉家溫飽以爲歲更無歲不僉無僉不索貨貨飽則仍代爲任之以一馬而代二馬之任而馬之不能代則必貧者也責令任之而馬逃益自胥吏里甲至於馬戶無不利僉報者也德安民乃願以馬歸里余張檄衆訪之咸曰便乃著爲令通行他邑領價於民而雇民於市官不得僉報市不得索貨以關金四百有奇舊爲郡私吳守養源捐以濟焉

檄曰據德安里長桂嘉盛等呈稱願認縣邑差馬前去雇募市民走遞不致違悞然德各鄉里遞散住鄉村焉能身自養馬以供驛傳之役納銀於官而雇民於市自爲良法無奈德安累經不肖之官加以胥吏習爲措侵之弊所納之銀入於

官給而不發於馬戶或行半發或每馬縣官扣若干胥吏扣若干即其扣而後發亦須央情託分一馬所得不過數金而欲供終歲絡繹之差馬戶安得不逃馬戶既逃勢必執補則又以僉報爲奇貨徧詐富民或戶房與馬戶串通故令之逃又行僉詐而其所僉詐者即前所抽銀於官之里遞也是里遞既納官而雇役又被詐而受殃前後兩重不如仍歸自遞養之便故有此呈不知里遞即自認養馬亦不能不雇募市民但使市民不逃則僉詐自絕其所以逃者以領銀之措勒短少也但使領銀不措勒短少則市民自然不逃至於兵房馬戶之串逃而僉詐者以其僉之於官也但使一馬遞認定一市民則僉詐自然可杜今當以一百一十二號之馬酌定

一百八十里遞其里第一甲雇馬戶某人第二甲雇馬戶某人當官派認投狀注冊報注之後某甲之銀即與某馬戶當官交付馬戶不得於受雇之日故行掯勒亦不得於受雇之後復行推諉里遞不得不行審實將無身家之人致有逃亡亦不得推稱私充延挨搪塞致馬戶有所藉口以悞差使其後再有馬戶欠缺亦即於原認里遞另雇充役不得於各里遞徧行僉派至於里遞原有額編養馬之銀不願再派里遞不得藉馬為名私派各花戶幫助銀兩如有此等許人自告枷號究罪若此則馬雖養於市民不可得而逃責雖承於里遞不可得而擾銀雖交於當官不可得而掯庶有瘳乎至於在縣之馬價十七兩通遠驛之馬十四兩尚須一概攤勻以

均多寡在縣之九十二馬與通遠驛之三十馬尚須每季輪番以供勞逸此本道面諭桂嘉盛等而皆以爲便也然而法欲宜民事須博訪里甲一百八十人未知皆如桂嘉盛等一十八人之咸以爲宜否仰該縣官吏照本道行牌抄寫十九榜立一榜縣前餘則每里分爲一榜榜右粘連空紙每段令各甲皆塡注名姓姓名之下皆塡詳或便或不便牌限三日內徧發各里五日內繳旣而里民咸稱便德安湖口及饒州之民各願此例遂通行之

馬不飲報矣而引馬折馬郵馬不除猶困也馬戶吐剛而茹柔勢不及則玩不應以困行者勢及則爲行者所困役夫亦如之上官之承舍遠官之奴隸異省之郵符皆害馬與役夫者也郡

邑不能抗無如驗號於道而嚴核之驗號於道而吐剛猶無益也

曹翰克江州隳城七尺今城或非疇昔然睥睨不計爲丈而已其因山累之者跛牂牧之江汎艨艟可以及陴此法所忌也張直指議崇四尺度視羨四千有奇張去左藩貨以餉宗遂不果誠欲翬之終不果已乎

黃梅德化錯壤而殊省盜與民俱不可問此其小者也浸假江上有事其能指臂使而慮龐應乎一瑕則俱瑕矣吳寶秀議以黃梅爲九江郡遏有盜起南北夾攻之議雖不行不可易也

訟之無情無如盜與殺也訟殺者必令其負屍而驗之市人及邑門郊人及郭門驗弗踰日弗委佐驗傷與陳牒合則理之虛

而不合則存其詞而籍之以證再訟令之職也本竊而詞以刼
者未竊而詞以刼者舍盜而指其讎者與盜通而誣人以貨者
捕之與盜市者捕之噬人者煅煉人者告盜而與盜解而自息
者公舉盜而以爲私者公保佳盜而以爲私者明者難噴者易
悍者不再計此可以觀政矣
江防之役過其下流則無擾守備之獲者令必無刑焉而送道
而讞之則無滕
陳氏之餘聚族而居洪上下者沮而逋逃悍而犯禁輕而易動
雖然猶喜其朴也信之易孚惠之易懷信惠旣行威之易畏也
瑞昌據其口緝捕館處其腹安得良吏而與之
瑞昌鄉立而瑞人跳而爲輿而糧不可催肇陳口緝捕館立而

奸不可問夫肇陳係衙於楚而兼轄於江其役與稍二者其供之其賢者不至不肖者與衙胥交手而肆其虐既援江以虐江復依楚以抗江是官為衙胥役而轄是官者為官役也起柯陳之衅者必自此矣

兩省交轄其勢固然莫若罷緝捕館移瑞昌縣治於肇陳或屬之江或屬之楚皆可異日必有思余言者

衛軍分直信地向無一人戍者官司經臨則或先以少錢覓士人應胥吏防館江處則其胥先有衛軍隨以往若無失伍然幸其不常戍誠常戍是卽不盡於江者也余盡撤其軍千二百人歸營團之有三益夫訓士則無如射矣馭輕則無如重矣弭盜則多一實無如去一實矣

烟墩　正德中江上多遊寇兵備副使馮顯十里設墩效瞭陲之制濱江十餘所白石磯一回風磯一柘磯一茭石磯香爐墩時家路口一官湖一鳳凰山高廟一赤湖港一江南地形蛇曲林木密蔽水烝昏暗不便偵瞭寇之來也以舟乘風之便待舉烽火緩不能先墩無所用之今廢

廬江四辨　廬蘇之言辨矣然亦東漢地理志水經注潯陽記周景式廬山記有以啟之嘗卽其說求之所可疑者六焉其一山海經言三天子都在閩西注云在歙東浙江出焉水經言浙水出三天子都注云在黟縣乃今徽州之境秦鄣郡漢丹陽郡故鄣縣地廬山相去數百里而謂之天子都然則廬山在歙東耶亦有所謂浙江者耶其二山海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

西彭澤水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江漢書地理志宛陵縣彭澤聚在西南又豫章郡有彭澤縣禹貢彭蠡在西是彭澤聚與彭澤縣爲二地要之遠於柴桑廬安得以爲名也其三西漢郡國志經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又漢廬江郡即今廬江安慶地皆不在彭蠡西盧藩曰廬江在彭蠡西涯何耶其四秦無廬江郡漢初亦無廬江郡郡立於漢武帝時周景式廬山記潯陽記曰廬江秦屬廬江郡何耶其五潯陽本以蘄之潯陽得名在江北漢書郡國志注云禹貢九江在南地與樅陽接廬江可以有潯陽潯陽安得廬山耶其六漢時廬山南北皆豫章郡地屬吳國不屬淮南柴桑其三國志周瑜治兵柴桑不言潯陽以江南惟柴桑也是時柴桑有溢口關其後晉

惠帝元康元年始以豫章等十郡置江州無潯陽其後永興元年始以廬江之潯陽武昌之柴桑置潯陽郡治江州其後義熙八年省潯陽入柴桑縣其後唐改柴桑縣爲潯陽縣然則江南有潯陽蓋晉永興後事方潯陽隷廬江時不在江南及移江南時不屬廬江盧藩曰廬江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又何也或曰以廬山之爲南鄣也後遂傅會爲天子都以合於山海經不識然否蓉塘紀聞王莽以豫章縣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則九江之名譌也久矣

吉安府

舊於十里之内十年輪當一差雖曰一勞九逸顧以應値之年數繁役重力且不勝況以民事官入役之初常例費已不貲而

責辦於上需求於下有編銀一兩而費至十倍百倍數百倍者苦樂不均於是豪民巧為規避戶之低昂吏得私易之而低者反昂昂者反低低之勞困十戶而九隆慶中始易為條編分均役里甲民兵驛傳名曰四差計四差之銀通融各為一則攤分十年輪餉斗庫諸役出自官募夫一分為十則役輕徵價於官則民便輕重通融苦樂適均則差平而吏不得擅低昂之柄是宜乎藉口稱便矣然議者或謂旦旦而號之農商無終歲之樂戶戶而比之縣官有敲朴之煩則不若徵其價而仍復輪差為便斯蓋長吏自為計之說也夫十而一之孰與夫一而十之夫齊民朝不謀夕誰乃歲積其一以待十年之輪也今歲輪十之一役輕易辦一輪之外民可閉戶而卧孰謂其無終歲之樂耶

其視輪差之歲苦於弊多費重以致鬻兒破產者萬萬相懸矣大都茲法之行利於下不利於上利於編氓不利乎士夫利於閭閻不利於市胥必欲維之而使不變其說有二夫議法者始乎寬則其將畢也不弊蓋始事亦嘗從寬議矣後乃一二治民者減其數以悅上上之人從而悅之於是數核用而不舒夫千金之子尙交而市義猶且見大而捐其細眇況乃主一郡一邑願使之秤薪而數粒束縛之若溼薪然豈可久之計哉又茲法之行本以恤民而官所募之人若庫役斗級禁子扛夫之類此獨非民也不捐其直而使之微有利焉斯皆所以永條編之法者是在乎良有司加之意耳郡民誠蒙條編之利願百世守之弗異惟就中少救其偏倣可也倘舍此役輪差則何異奪裀席

而塗炭之仁民者其必不忍於斯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一

崑山顧炎武撰

贛州府

成化十九年以閩廣交界盜賊生發於會昌龍南石城設守備行司安遠瑞金設陧備行所又於會昌設長沙營設羊角水陧備所龍南又設陧備行所成化二十三年流賊攻破信豐縣城江西巡撫李都御史昂　請罷原設會昌守備改設參將統領汀州及武平上杭各衛所官軍並贛雩興盜民兵共七千員名駐劄會昌防禦宏治四年以地方盜息議裁參將照舊設守備官嘉靖十五年南贛督撫王都御史浚疏請設坐營官於鎮城專司團練嘉靖三十六年范都御史欽　請復參將嘉靖四十

年陸都御史穩因廣賊張璉構亂兵權無統會題改南贛參將爲伸威營副總兵原統部下南贛雄韶惠潮汀漳郴桂撫吉各府衛州縣軍兵三千駐劄平遠縣以便調度其南贛參將改設守備長沙營羊角水各添設把總一員嘉靖四十一年江西紀功段御史顧言題改副總兵爲鎮守總兵重其事權仍駐平遠後兩廣軍門急在防倭移總兵於潮州嘉靖四十三年吳都御史百朋議得潮州相距南韶諸郡道里甚遠如使水陸二寇俱發總兵何能兼制猝應南贛內地應照先年復設參將統攝贛營汀漳南韶郴桂長沙營羊角水堡等處守備坐營把總等官專一防禦山寇仍聽總兵節制其南贛守備應行裁革隆慶五年改建參將衙門於鎮城萬厤四年江都御史一麟勦平黃鄉

賊巢奏設長寧縣議將長沙營把總調守長寧

屯田

論曰贛衞所屯糧歲計二萬有奇將以充軍實裨國計也乃今歲額不充一軍以上率仰給於有司軍未贍而民已告病此其故何也曩謂屯軍之倒持其柄也書識之竊弄其權也豪强之並兼其利也豈不誠然哉然年來出內屬之有司矣而敲朴未省逋負猶多又何也得無以積弊相沿久則難變耶夫屯田一人止許一分一戶止許二分此成法也佔種屯田與賣屯田與人至五十畝以上軍發邊衞民發口外此明例也法例昭揭如日星而軍若民公然弁髦之豪强之有所憑者佔田二三分甚至五六分積歲應納之糧分毫不輸無敢詰問其他城社之奸

敢於包侵巧於影射而厭然坐食公家之賦若罔聞焉所苦者
直一二貧軍耳債家既奪其田復重其息糧則令之代比差則
令之白當追呼逼迫即廬舍妻孥不能保安問田之有無加以
駕運之賠累雜役之奔馳奈之何其不逃且竄也明高皇帝度
諸道膏腴田土分予衛士使各屯種以自食其力載之魚鱗圖
冊纖悉具備甯料其法敝壞至此極乎茲欲窮源及委查照魚
鱗老冊根尋原屯坐落一一踏勘丈量係原業者仍歸本主係
典佃者即令退還至逃絕荒田另召餘丁承種屯額既清屯政
自舉一切奸弊將無所容矣然此一大更革非饒有才力不能
任非假以事權不可行非遲以歲月不克就談何容易無已則
以一歲官軍俸糧盡數扣兌遞年衛官查冊送府查核扣兌屯

糧既盡然後取穡於有司是或一便也不則令屯軍當秋收時俱納本色上倉即充每年積穀之數扣銀在庫給軍益屯軍上納子粒此令甲也亦一便也若曰扣兌有磨算之難責之能者數目不患其不淸納穀有守候之難監之有司入倉不患其不速是在處置得宜耳雖然立法易行法難行法於一時易行法於久遠難何也以行法者不皆行法之人也即如萬厤中郡丞祁公汝東目擊運軍此苦建議以田定運田分上中下三等上田連運一年中田二年下田納徭法初行時簡易直截上下稱善公去而法稍變矣欲變法而先去其籍矣籍去而田則貿亂互相推委矣以肥爲磽以成熟爲荒廢每至臨運猾者巧脫貧者泣隅驅之上運如赴湯火卒之運事敗而官與俱敗是豈法

之咎者嗟乎有治人無治法蓋自古記之矣

鹽稅

明朝天順五年戶部陳郎中俊葉都御史盛題稱江西南安贛州二府相去兩淮窵遠溪灘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食鹽全仰給於廣東南人有願南贛二府發賣者於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充餉而後出境成化中本府僉立鹽行每年徵銀四十兩謂之水面宏治九年金都御史澤駐節於虔有兵事加水面至一百二十兩正德六年兵備王副使秩議得廣鹽先蒙兩廣總督衙門許行南贛二府發賣南雄照引追米納價額解梧州軍門充餉今議許下袁臨吉三府發賣由南雄曾經折梅亭納銀止在贛發賣者免稅下臨袁吉者每十引抽一引閹鹽自

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納折梅亭
納米在贛發賣每十引抽一引裝至袁臨吉者每十引又抽一
引以助南贛軍門軍餉正德九年題奉　欽依廣鹽止於南贛
袁臨吉仍行淮鹽正德十三年都御史王公守仁疏請通鹽法
暫行袁臨吉三府事寧停止嘉靖五年都御史潘公希曾復題
廣鹽行袁臨吉地方經南雄太平橋稅過者每十引抽一引半
未稅者每十引抽一引每引折銀八錢貯府庫以備軍餉及南
雄衛所官軍月糧各隄備官軍口糧之用嘉靖十三年巡鹽御
史執奏覆議仍舊嘉靖十五年都御史王公浚奏除袁臨二府
仍行淮鹽南贛吉三府行廣鹽抽稅如前以十分為率量存其
二以備軍餉支用八分解部濟邊萬厯十二年巡鹽御史力請

改吉入淮虔臺疏爭之戶部從中持不決下兩藩議廣東屯鹽
僉事陳公性學議得廣之鹽引每年一十二萬有奇其行於江
西五府者强半自袁臨之路不通鹽多壅滯民困漸滋衆商方
紛紛求復袁臨舊額乃今忽爾改吉入淮之議不益商民之困
乎夫江廣地方控帶羣蠻謀會百粵桴鼓之警歲常有之兵餉
多取給於商稅以南贛吉三府之民歲且銷鹽二十餘萬計稅
餉之所入大約吉安十之八南贛十之二若以吉安復入淮鹽
是十去其八矣餉將焉賴哉況保昌縣虛糧數多先經兩院具
奏以鹽稅抵補五千五百餘石數十年來民獲蘇息此行鹽之
利也又南雄原有黃田江南大方等處撫民强者驢載弱者肩
挑歲藉通鹽以資衣食東海之良民新民撐駕艚船以供日用

若改吉入淮之議成閉塞兩關貨積而稅減不惟兩省兵需無
出保昌浮糧何以抵補新撫負販之徒何以倚賴二十七場之
竈丁家口必束手坐困而百萬船夫生理無依奈之何不窮且
盜也夫鹽法之行固以利國亦以便民南雄地方界連南贛二
府而南贛又接壤於袁臨吉安其鹽順流而下計日可至勢易
而費省故其價也賤若淮鹽數千里逆水而上江湖浩蕩灘石
峻險舟行累月不能至而又有覆溺之患勢難而費倍故其價
也貴以民情度之未有不苦貴且難而樂賤且易者禁其所樂
而役之以所苦其誰與之今天下一家或淮或廣孰非王民矧
廣鹽久行何必過爲更張瘠廣而益淮哉吉安之人聞此議而
淮商又簧鼓其間以故賈販不敢承買廣鹽而廣鹽集於南雄

者日壅而商人不告引者數月矣此非特兩廣之憂亦南贛諸郡之憂也倘軫念兵餉重務會同江西撫按酌覆將廣鹽照舊行南贛吉三府庶國計民生兩得之矣於是戶部復以吉還廣

先是司榷之官每季委屬府佐二官管理季終更代萬厤十年南贛督撫張都御史煥奏改本府捕盜通判專理榷務捕事改屬清軍同知專管自此始萬厤二十七年稅監潘相到贛將掫立衙門坐收兩關之課賴李督撫堅持不可止以解部八分額數割以與之即各邊每歲虧二萬之餉而兩關則免重稅之苦矣

雜稅

正德六年王副使秩既酌議抽鹽之法又將廣閩各項貨物逐

一估定規則立廠盤掣抽分助餉

解額

兩橋稅銀每歲大約三萬有奇在稅監未到之前以十分爲率鹽稅八分解部二分留餉雜稅五分解部五分留餉解部總以二萬留餉總以萬餘計此其常也舊例五年一解如部有急咨取或三四年一解其解五六七八萬不等總視每年收數爲盈縮自謝都御史立月比之法隱漏漸少故解部與餉用外尚有餘積可備地方緩急萬厤二十七年稅監至增收上水貨稅約近五千兩又於下水原稅內加增近一萬兩每歲大約新舊稅銀近五萬兩以三萬八千五百兩解稅監轉解餘則存留備餉每年定夏冬二解數儘監額軍餉自是不斷動及舊存以致庫

藏無二年之積殊可寒心萬厯四十二年六月奉　旨減免新增稅七千兩而起解猶三萬有奇今幸稅監盡撤上下稅加增稅悉蠲商賈通行公私庶有濟乎

嘉靖二十一年秋安遠黃鄉保新民葉廷春恃眾生變人情洶洶兵備副使薛公甲討擒之並其二子伏法討遂定黃鄉離安遠縣治三百餘里與廣東平遠和平龍川等處中有大帽山綿亙數百餘里人迹罕至又係接壤盜窟穴其中最後有葉芳者自程鄉入并諸賊有眾七千分為七哨自號滿總先任巡撫周公南招撫之王公守仁嘗用以平桶岡浰頭及宸濠然驕橫不受約束芳死其兄廷春代領其眾肆暴尤甚至逼旁近居民竄徙者百七十人乘新舊督撫交代之際將為亂幸薛公先討擒

之選葉金爲千長撫定其衆新督撫虞公守愚至議於地名田背築城堡添設巡檢司並移安遠隄備之兵駐劄其地與弓兵相兼防守又議會昌長沙營增築牆垣葢造營房分原守千人爲三班一班防守二班留衞以省行糧又遷羊角水堡築城三百餘丈中建公館營房以便官軍居民護守議上悉從之

嘉靖三十年冬和平岑岡賊李文彪稱亂都御史張公烜督兵討之高沙千長陳貴爵與賊通漏師賊襲執指揮金爵爲質挾招不許大兵既集賊出戰貴爵爲外應我兵北賊遂圍擁漳州府通判謝承志南安府推官沈沂贊畫邵應魁入營求招乃遣指揮謝初往諭賊黨李子交謀以貌似文彪者殺之函其首並還被擄官詣軍門請降遂撤兵後偵知其僞再遣赦入巢切責

賊衆將子文械送轅門伏誅並殺陳貴爵而文彪竟得逃死
三十六年三月龍南賊賴清規據下歷堡以叛近堡被脅者皆從之清規本平民素有機智嘗從征三浰有功後爲本縣老人喜爲人解紛息鬬縣官常委用之偶以族人獄事干連法應配時一郡倅署縣事墨甚聞清規家頗饒索賄賂入不厭其意再四逼迫之無奈逃匿而倅踪跡之益急因而聚衆拒捕遂反龍南之橫江信豐之員南遥安遠之大小石伯洪俱爲所脅合岑岡賊李文彪高砂賊謝允樟號三巢而清規稱雄嘯聚十年殺人以千萬計
四十年饒平賊張璉故爲斗庫侵欺掛法遂以失計更家子稱亂閩廣諸巢賊附之夏五月　入興國自龍砂出梁口萬安及

泰和殺汪副使一中執王參議應時勢益猖獗還過衣錦鄉長信里溫陂等處焚刼一空新督撫陸公穩遣安遠令石庫領黃鄉等兵禦之擒斬渠魁數十人賊敗走出境

四十一年春　詔會師二十萬分為七哨大勦張璉兩廣兵駐潮州福建兵駐漳州江西兵駐建昌贛兵駐汀州監軍御史段公顧言駐節贛城紀驗功級時督撫陸公穩總江浙勁兵六萬屬俞參將大猷將之璉出攻漳州諸帥乘虛擣其巢璉急回自保於是大猷計誘賊黨郭玉鏡等賣璉以獻兩廣以饒固其地不肯予虔哨奪璉去璉既擒諸巢賊俱無固志或撫或勦悉就平定乃班師

四十五年都御史吳公百朋親督參將蔡汝蘭等官兵進勦下

歷擣其巢賊首賴清規伏誅先是吳公疏請討賊奉　詔刻期進兵而郡守王公扆力主招撫則請單騎入下歷吳公佯許之清規急欲緩兵聞府主求撫率衆頓額待命且開道護送出境吳公乘賊懈亟移鎮信豐檄兵備參政李公佑督諸路兵四萬三千有奇於六月初二日分哨進攻初三日長沙營把總暴以平首破梅楊巢斷賊右臂兵逼大巢賊出戰皆失利我兵遂奪神仙嶺險隘賊懼退保鐵爐坑同知李多祚督黃鄉兵衝擊俘斬甚多賊猶據砦頂固守縱火四面焚之賊奔樟木嶺各路兵奮力急攻賊度不能支復奔入羊石鐃鈸二砦清規率親信五六百人據銅鼓嶂嶂爲龍川地昔儂智高所據爲窟穴者汝蘭率勁卒六千人從間道圍守三砦而自以大兵殿後又架天車

爲例攻計坐營王如澄冒矢石先登七月初四日破饒鈸寨初六日破銅鼓嶂清規計窮謀夜走葫蘆岡爲隘兵所扼及走回苦竹嶂匿茂林中副總孔宗周偵知之領兵搜獲清規自殺戮其屍髮長七尺下歷平窩砂謝尤樟悔罪自縛詣軍門獻地乞招願爲編戶乃即其地建定南縣是役也督撫吳公主之兵使李公佐之而奪險摧堅决策制勝則蔡參將汝蘭之功爲最云

萬歷三年都御史江公一麟知府葉公夢熊計殲黃鄉堡賊首葉楷等蕩其巢穴黃鄉寇盤據有年流毒地方葉公故惠州人稔知其害意欲圖之而未有間三年四月會其堡民劉戴永嚴順民等請增設縣治公與江公謀曰是其衆可攜也宜先招集其各堡子弟來郡城就塾師讀書習禮已而果有四五十人來

郎楷亦遣其子六人至然心實忿恚載永輩所爲雠視之七堡人從此亦與之構怨稍稍瓦解葉公乃密致載永順民及尹明遂溫時遐等數人於郡齋與同寢食益伐謀伐交日夕計畫甚祕又遣梁正環陳俊賴琪等陰執招降旗數十免死票三千又懸賞格之令伺便行事散其黨羽布署既定已偵得其內潰狀九月乃發兵二十日分道入正環等竪立降旗分散免死票衆各星散無與官兵敵者楷勢孤走匿賴舍廟兵圍之火其廟楷焚死事平奏立長寧縣

論曰余次營建志益深有感於今昔之故云　祖宗時自城垣衙署下及舟梁器具一切繕法咸極堅緻精良久而無壞其後所費浮舊額乃磽确婾窳曾不能當其十一報竣未幾旋即圮

敗歲歲耗費官帑無已時豈工拙之相懸哉非然也　祖宗時法令肅然上下焉敢隕越有所興作董事唯謹財力相覆不使貪緣奸利得猾其間非堅緻精良曷以逭責乎近世士大夫務爲宏度遠心厭薄米鹽瑣碎興作不甚訾省委之從吏冗員受成而已物料工作百不如前而旁侵私割沿爲故常即有覺察又慮重拂人情小小補葺調停以幸無過誰爲執其咎者有虛費而無實用職此故也往見留都歲舉城工糜縣官錢若尾閭萬厤戊戌溫陵李相國爲南少宰攝工曹議修外羅城一百三十里則並力而先事一隅須表裏堅厚乃漸及四隅今罷役且二十年毋再築者歲歲省水衡萬餘金公私賴之然則癬疥之業嗇自克勤小物始也夫

談愷虔臺續志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時事今府縣有志實仿之贛州府古虔州也有府志矣復志虔臺何也御史大夫蒞治之所曰臺臺在贛而所轄之屬則在於江湖閩廣之交爲府八爲州一爲縣六十四爲衞七爲所二十八非贛志之所能該也故別爲志云臺之建自宏治乙卯迄於嘉靖甲寅已六十年凡錫命之隆征討之績撫綏輯盜之略開諭訓迪之詞前志或有所遺近事多未之載此續志之所不能已也爰命敎諭陳燦訓導汪大倫等徵諸文獻稽諸故牘輯而續之而立例而修詞予固不能辭也

贛州府

贛縣之東路通雩都有文灘一隘西通南康有黃土嶺一隘南通信豐北通萬安有婆婆一隘

雩都縣之東路通石城有東龍田埠二隘西通興國有青塘一隘南通雩都瑞金有排雲白鹿長勝下泗四隘北通廣昌有秀嶺一隘　一渕頭流賊於正德五年臨縣劫掠二次又本縣東山塌老賊李延等潛伏鐵馬砦等處立號分夥劫掠竄逃嘉靖三十一年知縣潘翊典史梁富春捕獲解送軍門擬斬待決

興國縣之東路通雩都有瓦子礶砦上南村洞劉坑梅　衣錦砦油洞花橋八隘西通萬安有槎園溫坡埠頭企嶺三隘南通贛縣有龍沙廟前荷樹陂墟下垓頭坪龍子四隘北通廬陵有回龍寨頭萬石嶺楊梅逕四隘會昌縣之東路通武平有分水

羊石湖界三隘西通信豐有券山一隘南通信豐安遠縣有清溪羊角水二隘北通雩都寍都　一本縣羊角水隄備所及長沙營守備府各於嘉靖十一二等年奏築城垣各一座戍兵防守　一本縣中坑洞舊爲盜賊出入要衝正德辛未及嘉靖甲辰乙巳賊首鍾仕高李得裕何積玉蔡子顯鍾廷莊等各來攻劫知縣汪穎徐麟先後統兵殺退

瑞金縣之東路通長汀有古城一隘西通寍都有平地棟一隘南通長沙武平有桃陽棟新逕二隘北通石城有鷄公棟一隘

一本縣宏治十八年流賊入城刼庫知縣萬琛戰退破殺嘉靖十八年流賊侵境知縣王鈜統兵勦捕賊首劉松一等十九年王鈜奉委統兵又勦團溪山獲賊劉㮋等各解送軍門斬首

梟示

石城縣之東路通寧化有站嶺一隘西通寧都有鐵樹一隘南通瑞金有藍田秋溪二隘北通廣昌有聳岡壩口南嶺三隘

一本縣站嶺界連寧化前後二十里許並無人烟客商往來多被殘害嘉靖二十八年奉軍門起造營房分兵把守

信豐縣之東路通會昌安遠有石口鴉鵲二隘西通大庾保昌有九里竹篙二隘南通龍南有陂頭平岡楊梅三隘北通贛縣南康隘口　一本縣石背地險山固舊爲盜賊郎永全等巢穴今已聽撫安靖

安遠縣之東路通會昌有黃竹湖藤嶺雁洋坪十二排四隘西通龍南有長布上保二隘南通興寧和平程鄉有老虎劉奮都

司三隘北通會昌有黎坑磜一隘　一本縣所在黃鄉田背城堡官軍分屯守把隄備　一本縣大帽山去治所二百餘里界連閩廣邊徼舊為賊首張番壇等據住正德辛未年番壇糾集巖前懸繩峰桂坑障黃沙大劉畲賊黨謝得珠等大峰嶂貪潰五子石十二垂香爐障鷓鴣角軍山壁員子巖賊黨黃鏞等丹竹樓淡地雙橋黃竹湖項山寒地飯背賊黨何積欽等流劫各府縣地方都御史周公請官軍擣其巢穴追捕前賊時劉芳等自願投招安插石溪等地居住當差

龍南縣之東路通安遠和平有油潭水陽陂二隘西通信豐有樟木黃藤逕二隘南通和平翁源有横岡南逕口二隘　一本縣高砂上蒙新興下歷太平等堡舊為盜賊徐允富王受黃秀

璣譚宗尚徐允洙賴振祿等巢穴正德中都御史奏請討平

雩都縣之東路通瑞金有龍潭葛凹二隘西通贛縣有牛嶺峽口二隘南通信豐有豐田馬嶺二隘北通興國有磜下左坑佛嶺三隘

鄉兵信豐石背　會昌長河　龍南高沙　南浦　汶龍　安遠黃鄉　雙橋

南安府

大庾縣之東路通南康信豐有赤岡雙坑划船三隘西通桂陽有吉村石源沙村浮江內良五隘南通保昌仁化有梅嶺遊仙二隘北通龍泉崇義上猶有牛尾佛子雲山龍華宰屋樟兜六隘又峰山里民築城堡一座　一聳賊謝志山等正德十四年

盤據本縣南源山作亂都御史王公奏請勦平其左溪等巢今列入崇義縣　一夥賊李文彪等嘉靖三十一年流通本縣浮江等處劫掠都御史張公委本縣主簿閆安同官軍殺退

南康縣之東路通萬安贛州有潭口隘堡西通大庾崇義有甘竹西堡麻斜蓮塘四堡南通信豐贛縣有龍回牛牯二堡北通龍泉上猶有塘江城埠崇文擔柴沙溪湖頭油槽河田后塘李姑十堡　一夥賊謝志山等正德十三年流往本縣雞湖結黨作亂都御史王公奏請討平其雞湖等巢今割入崇義縣

上猶縣之東路通崇義有淡竹南北村二隘西通崇義有賴塘三門麻陽三隘南通信豐有后門一隘北通龍泉桂東有洞口疋袍平富盧王大雷五隘　一夥賊謝志山等正德十二年本

縣橫水茶寮桶岡長流坑合黨爲盜劫殺民財都御史王公奏請討平其橫水等巢今割入崇義縣　一奮賊李文彪嘉靖三十一年流劫本縣義安鉛廠等處劫殺人財都御史張公委本縣主簿林佳同官軍拒戰得捷遂退

崇義縣舊爲橫水桶岡之地都御史王公平定後立縣東通上猶西通桂陽有長流流決古亭聶都關田五隘南通大庾有蛇頭小坑二隘北通龍泉桂東有上保嚴湖石玉三隘　一本縣關田聶都等處被李文彪等流劫住扎知縣王廷輝典史廖佑統兵殺退招撫回巢

南雄府以下各府隸廣東福建湖南因御史大夫莊治在虔各府爲其所轄錄虔臺志故並及之

保昌縣之東路通信豐有平田坳不勞石南畝三隘西通始興

有百順側一隘南通龍南有冬瓜一隘北通大庾有紅梅百步羊頭三隘　一本縣中站被李文彪等越來屯扎申奉軍門守巡衙門會議建立城池撥官軍於營房把守

始興縣之東路通信豐有沙田花腰石桂了山豬子狹涼口五隘西通曲江有楊子坑一隘南通翁源有河溪廟一隘北通保昌有上臺黃塘二隘　一本縣鐵寨被李文彪等流劫佔住同知包耀殺退

韶州府隷廣東

曲江縣之東路通始興有古羊總舖本坪小坑四隘西通始興有林橋白茫黃公嶺三砦南通翁源有由沙一隘北通仁化有上道一隘　一本縣幽溪烈溪蔡溪靈背等處界連樂昌舊猺

賊巢穴申奉上司征勦平定　一本縣河西被大小羅山猺賊由黃公嶺越林橋突入住扎劫殺官軍追捕奔遁

英德縣之東路通翁源有沙口三板灘二營西通陽山清遠有流砦黃洞一營南通清遠有蛟蟲石大廟二營北通曲江乳源有麻步大塘燕石虎尾金阜魚梁丹竹逕七營　一本縣棘背黃村蠟坑將軍陂黃竹坑奇塘觀音大坪等處界連清遠陽山多係猺獞巢穴不下百數今以知縣謎廷詔招安寧靖

仁化縣之東路通保昌有風門凹一隘西通樂昌有七里赤石逕二隘南通曲江北通桂陽有城口一隘

乳源縣之東路通曲江西通陽山有黃金峒一隘南通英德有月坪高車嶺沙嶺腳三隘北通宜章樂昌有破箴坳大布黃公

嶺平隘頭四隘　一本縣小水山被聳人袁周胡圓等誘引賊首鄧仲玉等於正德年間劫擄郴桂地方申奉撫按衙門遣通判王政督率官兵平之

翁源縣之東路通河源有甲子磜冬瓜嶺蔥茆坪三隘西通英德有江鎮一隘南通英德有佛子凹一隘北通龍南始興有桂山了太平逕南北嶺東桃嶺銀場五隘　一本縣黃峒舊爲賊首劉揚保等巢穴申奉撫按衙門調兵討平

樂昌縣之東路通仁化有銅鑼坪一隘西通乳源有塘口村一隘南通乳源北通宜章有象牙山一隘　一本縣象牙山老虎峒山禾岐狐狸坪平石峒京口峒等處舊爲賊首高使馬龔福全李斌雷伯全等巢穴正德十二年王兵備奏請調取各省官

兵勦平

潮州府隸廣東

海陽縣之東路通饒平西南通揭陽北通大埔

潮陽縣之東路通大海西通靖海揭陽南通惠來北通府城

揭陽縣之東路通海陽西通長樂南通潮陽北通海洋　一蓬州守禦所在鮀江有石磴飛泉七成徑磔內官碩等處闊隘

程鄉縣之東路通大埔西南通興寧北通武平

饒平縣之東路通詔安西通府城南通海岸北通和平

惠來縣之東路通潮陽有箭竹凹一隘西通海豐有大麻一隘南通大海有大門嶺一隘北通揭陽有虎門沙一隘

大埔縣之東路通永定西通府城南通饒平北通程鄉　一本

縣原係饒平灣州清遠二都地方內有小靖看牛坪壚坑等處界連上杭舊爲盜賊謝相傅大滿巢穴討平都御史聶　奏請立大埔縣　一看牛坪新民劉金等結夥阮公仁爲盜流劫龍巖連城地方嘉靖三十一年軍門遣官領兵擒賊阮公仁等斬首劉金全投招嘉靖三十三年倭寇撑駕大灣帆等船乘風從漳州外洋突來潮州柘林等處地方打劫指揮黑子孟陽進兵禦戰擒斬徐碧溪方四溪首從若干人

惠州府 隸廣東

歸善縣之東路通海豐西通東莞南通大海北通博羅　一本縣南去大海界烏洲及記心洋二處舊爲海寇巢穴今皆安靖

海豐縣之東路通惠來西通歸善南通大海北通長樂博羅縣

博羅縣之東路通歸善西通東莞南通歸善北通增城
河源縣之東路通龍川西通龍門南通博羅北通龍門　一本
縣岑岡去治所三十里許北通龍南上下歷及安遠黃鄉保等
處舊爲招撫賊首李鑑巢穴嘉靖三十年夆賊子李文彪作亂
流劫各府縣地方都御史張公遣官兵搗其巢穴分兵遣捕至
崇義穩下令指揮謝初招回見今[illegible]
興寧縣之東路通程鄉有逕心一隘西通長樂有筠竹嶺一隘
南通長樂有水口一隘北通安遠有龍歸羅岡二隘　一歸善
海豐長樂河源龍川界上磜頭大山等處積年賊首楊立等聚
衆作亂四出劫掠嘉靖三十三年嶺東僉事尤瑛擒獲首從若
干人申呈軍門　奏請定罪

汀州府隸福建

長汀縣之東路通寧化有桃陽洞一隘西通瑞金有古城雞籠山黃峰嶺九磜四隘南通上杭武平連平有分水凹佛子長橋三隘北通石城有鎮平寨一隘　一本縣雞籠山黃峰嶺長橋等處界連上杭武平瑞金諸邑其中崇岡糾結舊爲盜賊巢穴今已蕩平

上杭縣之東路通龍巖有虎岡蘆豐上南坪三隘西通武平有葫蘆岡與大岡荷樹岡賴溪口四隘南通大埔有軍營前新長嶺郭公棟銀子坳鮮水塘水溪口塞陂七隘北通長汀有羊蹄嶺桃排彩眉板寮檀嶺五隘　一本縣上南坪界連龍巖軍營前界屬境內舊爲寇盜巢穴今已征討而葛用賢之後葛用貴

盜心復萌聚衆劫掠嘉靖三十二年都御史談公嚴令防截遂
有巢內劉鳳爵將用貴生擒來降斬首梟示鳳爵等撫安
盛化縣之東路通清流有金錢隔一隘西通石城南通長汀連
城有水馬竹篙嶺二隘北通建平有石溪紫雲巖塘車橋四隘
一本縣塹頭界連石城前後二十里許並無人烟往來商客
多遭殘害嘉靖二十七年同知勞樟經過其地申奏都御史議
建營房十間令盛化石城分兵把守後盛化裁免至今地方安
靖
歸化縣之東路通將樂及沙縣有下防沙溪二隘西通清流有
三溪砦水口五通四三隘南通永安北通盛化有巖前胡坊鐵
嶺三隘

連城縣之東路通永安有秋家嵐橫山二隘西通長汀有新泉一隘南通上杭龍巖有白嶺郎村豐頭廖天山四隘北通長汀有后固城烏石

清流縣之東路通歸化有鐵石虎山二隘西通寧化南通長汀連城永安北通寧化有金錢隔一隘

永定縣之東路通南靖龍巖有西坪水槽撫溪湖雷吳坑五隘西通上杭有摺灘鼓樓岡錦豐窯黃師凹黃沙港五隘南通大埔南靖有箭竹凹新村瓦子坪月流岐猪背竹六隘北通上坑有虎岡黃沙潭長流險石四隘

武平縣之東路通上坑有金雞嶺檀嶺二隘西通安遠有鄭家坪蟠龍岡二隘南通程鄉有處石鉢盂水口三隘北通長汀有

湖界牛軛嶺硿頭三隘　一本縣境內巖前象洞鄭家坪蟠龍岡鉢盂水口與大帽山桂坑嶂懸繩峯諸賊巢俱相鄰近先是張番壇李四仔何積玉謝得珠等聚衆作亂正德辛未都御史周公討平

漳州府 隸福建

龍溪縣之東路通同安有柳營江龍嶺二隘西通南靖漳平有大深一隘南通漳浦有福河一隘北通長泰有華封大寨涵口苦竹汰口頁村六隘　一本縣八九都月港本名月泉距漳城四十里逼近海滄習俗獷悍喜好爭鬬復設安邊館於茲諸島夷舟舶所湊泊處也

長泰縣之東路通會安有白桐一隘西通龍溪有鸕鶿一隘南

通龍溪北通安溪有磨鎗上盂林口三隘　一本縣朝天嶺高山險阻去治城三十里鷓鷀林口等處舊爲盜賊巢穴今皆討平

漳平縣之東路通安溪有石碓石門華口南坑村卓安頭五隘西通龍巖有三峯朝天嶺二隘南通南靖有雲洞香樹嶺下馬坑三隘北通大田有禾頭白泉長塔三隘

龍巖縣之東路通漳平有倒嶺一隘西通上杭永定有水槽東坑蕭坑黃坑四隘南通永定有緣嶺一隘北通大田有砦門山嶺狗骨嶺二隘　一本縣深山巨壑去處概係猺苗雜居時或乘隙嘯聚刼掠惟緣嶺隘界連永定舊爲盜賊出沒要路嘉靖三十二年流賊突來烏坑隔等處作亂知縣湯相統兵殺退

南靖縣之東路通龍溪有寶潭逕一隘西通永定南通漳浦有深寶三角楓林逕三隘北通漳平有深渡涼路員沙河溪猫子峯蒼嶺寒婆關七隘　一本縣箕嶺界連龍巖舊爲盜賊出沒要路嘉靖中申奉都御史守巡衙門會議行縣將箕嶺設立隘所防守

平和縣之東路通南靖有蘆溪東圍二隘西通饒平大埔有象湖山朱公畬二隘南通漳浦南靖有半地三角逕二隘北通永定有赤磜高磜二隘　一本縣蘆溪象湖等處舊爲南靖縣地界連汀潮邊界盜賊詹師富李子欽等據以弄兵正德丁丑年都御史王公討平請立縣治

漳浦縣之東路通大海西通詔安南通大海北通龍溪　一本

廣雅書局栞

縣二十三都洪武年間立鎭海衛東北爲浯嶼水砦西南至詔安及廣東大城所界枕山面海雄峙一方外布元鍾銅山陸鼇三所安集及陸鼇峯山陳平古古樓山泊澫洪邸大澳燈火山東山洋林鹽倉黃崎漸山埕東澳洪淡南山十七烟墩哨船二十隻官軍分守詔安縣之東路通漳浦有深田一隘西通饒平有紅花一隘南通大海北通平和有九上落一隘　一本縣二三四五都舊爲漳浦縣地當閩廣之交山海之會盜賊出沒不時嘉靖九年都御史周公請割南詔等里立名詔安縣

郴州 新明 南

郴州之東路通興寍有西塽洞一隘西通桂陽州有長塘浦一隘南通宜章有摺嶺一隘北通永興有白芒一隘

宜章縣之東路通桂陽樂昌乳源連州有里田松花新車黃竹塘西營四通臨武有黃沙一堡南通乳源有笆籬粟源鳳頭大榕榕芭山門高山遷口南源九營北通郴州有樟橋一營　一本縣莽山洞舊爲猺賊王福安李稿等巢穴正德十三年招撫向化

桂陽縣之東路通龍泉上猶有益將一隘西通宜章有蟠龍溪一隘南通仁化有山口一隘北通桂東興寧有河家山一隘

一本縣孰水及蓑衣嶺老虎大人延壽城溪峒東坑嶺癩痢砦等處舊爲賊首黃錦龔劉伏興等巢穴正德十三年招撫向化

興寧縣之東路通龍泉有新坑一堡西通永興南通桂陽北通郴州

桂東縣之東路通上猶有寒口一堡西通興寧南通桂陽北通

崇義有烟竹一堡

永興縣之東路通酃縣西南北俱通郴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一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二

崑山顧炎武撰

嘉靖元年罷榷稅折梅亭有稅始於南安府張弼奏設以助該縣夫馬之費一爲督府軍餉之需其後因南贛用兵議移折梅之稅於龜角尾南北貨物一並抽稅正德十六年奉　旨停革而折梅亭照舊抽分然每年稅入止有二百餘兩助公不多擾民實甚乃奏請停革

六年三利新民曾惟德王尙琦等糾集龍南縣民譚崇尙李正速反於龍南太平堡等處督撫右副都御史潘希曾命贛州府通判董鳴鳳指揮劉鎧由龍南進惠州府推官李喬木指揮周楷由和平進南雄府推官趙珩領始興等縣官兵策應以討之

二月壬戌江西兵與賊戰於太平堡失利復命同知伍佐指揮姚璽督贛兵繼之又檄都指揮吳山督江西兵陳鑒督廣東兵協力進勦三月壬辰戰於龍南太平堡擒斬賊首曾惟德等甲申戰於中利擒賊首鬼吹角等斬之丙戌廣東兵追賊至九連山前奪回被擄官員董鳴鳳共擒斬賊首從八百六十八名奏捷奏　敕褒賞

十五年督撫右副御史王浚陳時政四事其一控制多害以固地方竊見大產一方下接福建和平上通汀南貴竹寨又與海陽之豐政程鄉之萬安都去大浦有三日之程實隘口要害之處盜賊出沒之區請於此添設一巡檢司控禦盜賊再照三河巡檢司近大浦之三了河口不過盤詰奸細而已竊見東去地

名烏槎而大產村又有分水一河由梅子潭出至烏槎盜賊出入必由此過渡商船多被劫掠合將三河弓兵原額五十名加添三十名一以盤詰三河一以防守烏槎如此則大產控其喉烏槎扼其尾而盜賊自不敢犯　又議南贛袁臨吉五府得行廣鹽乃兩廣南贛二督府前後奏請以濟軍餉也正德十四年常議罷矣而都御史潘希曾奏請復之數年以來積稅二十六萬解送戶部大工木料之用今若一切議罷則府庫虛竭倘有警急何以取用合將袁臨二府復行淮鹽南贛吉三府許行廣鹽其抽稅以十分爲率如遇地方無事量留二分以備不虞八分起解以爲各邊軍儲之用

十七年立大產巡司

十八年流賊入寇瑞金知縣王鈛率兵擒之

十九年流賊入盜王鈛擊擒之

二十年程鄉賊首王五蔡子顯等聚衆劫掠鄉堡安遠縣告急乃命贛州衛指揮斯邦爵主簿蔡思賢等領民兵擊捕與賊遇於白土賊伏兵四出殊死出禦官兵敗績斯邦爵蔡思賢等死之

二十一年葉廷春者滿總葉芳之兄也芳死廷春代領其衆劫掠鄉堡逼竄居民縣官懼其爲變副使許甲委官授策擒斬渠魁并其子葉桂葉材殺之乃授葉金爲千長俾統其衆　白土之敗官兵被殺都御史李顯以聞　欽命守巡官以下俱戴罪擒賊雖殲渠魁蔡子顯黃濟孫等而其餘黨潛逃出沒未能盡

擒二十一年巡撫左僉都御史虞守愚設計懸賞格獲賊蔡子昌王攷鑾鄭昌友等三十九名殘寇悉平

二十二年大浦流賊謝相等寇永定典史莫桂戰死夏四月大浦典史鄧世貴勦平之　捕上杭盜王五等會昌盜葉昌龍南盜陳英蕭拱等悉平之

城羊角水疏略云謹案羊角水者接壤廣東之惠潮福建汀漳之諸寨峒賊欲過江西必由此入從此而西則經長沙營以犯南贛從此而北則經會昌以犯吉撫諸郡縣譬諸戶限往來所必由也先年設堡瞭望屬之會昌千戶所亦專為江西而設緣設堡之初主於瞭遠未暇慮及民居其地有居民千家悉置堡外堡中適無居民止有房軍五十八每賊一至僅足閉門自守

居民咸逃避山谷賊肆行劫掠飽其欲而後犯諸郡縣今據堡旁居民周廷試等赴臣泣訴自成化年間至今被賊焚劫七十二次舊民存者今止三分之一目今遺黎願出貲為　朝廷更築堡城以就民居庶幾室家有託有事願為盡力保守且思古之作事者因民則易成有備則無患今利害如此而民樂為之事無便於此者況民居依堡則顧家之念重因而用之皆勝兵也卒有小儆自可捕獲萬一有大寇屯駐其中上之可以相度機宜擣其巢穴下之可以聯絡聲勢遏其奔衝賊欲入則狠顧恐吾之議其後欲掠又無以資上兵伐謀其此之謂乎　詔可遂成之閱此可知前將廣東福建湖南各府州引入之故

城黃鄉設巡檢司疏略云臣所管轄地方俱係閩廣江湖邊界

去處高山大谷接嶺連峯昔人號爲盜區然其最劇莫如黃鄉
新民其地屬贛之安遠名雖一鄉實比大縣中間大帽一山環
遶三百餘里正德年間以前大盜如李四子張時旺張任錦何
積玉朱貴强鳳等恃險憑高巢窟其中因而摽掠居民攻陷城
邑害及四省最後有葉芳者自廣東程鄉入并諸賊而有之有
衆七千分爲七哨自號滿總言滿有其衆也先任巡撫都御史
周南度未易破因而招撫至於都御史王守仁用以平桶岡平
浰頭平宸濠之變雖多賴其功然驕横頗甚不受約束其後兩
廣提督都御史姚鏌奏　命征岑猛調至中途一嘯而散葉芳
故後其兄葉廷春代領其衆比年以來肆暴尤甚臣未至前三
月旁近居民被其逼竄縣城者百七十餘人縣官惶惶朝夕防

其爲變幸該道官委官授職擒斬渠魁并其子葉桂葉材及捕獲黨羽呈解軍門正諸典刑選葉金爲千長撫定其衆臣至之日又選其子入學以安其心各民始知向背去年賊首曾守華擁衆三百餘人出而搶掠與葉金爭爲千長各民因而誅之頭目人等并葉芳子葉松捕諸黨羽并首級齎解到臣臣面諭以朝廷德威各民且喜且懼咸願修築城堡添設官員以統攝地方爲之保障臣度事理可行因訪諸知事者咸云築堡有三利隄備有軍兵則昔年强梗之徒有所嚴憚而不敢爲惡一利也留此一種人爲江西門戶則惠潮諸盜不敢深入二利也各賊之所最憚者黃鄉土兵則外有官兵護其妻子既無內顧之憂且不敢生事三利也又云易失者時乘機者時往年諸賊迭

相盤據而官兵不能制者機未至也今日不煩一卒而各賊以次投首各民自願更化者機已至也失今不為永圖卒有奸人復踵故習并葉金之眾而有之雖動興大眾縣歷歲時未易圖也況各新民已有業產妻子不比往年流劫無定如遂為之設巡檢司築牆堡添隄備以彌其變而又立小學以化其俗誠圖大於細計之得者也臣又再訪於地方人等所言亦各相同當委瑞金縣知縣趙勳贛州衛千戶楊忠督帥各民前去相度地名田背者為各賊出入咽喉之地先與築砌牆圍畫基蓋屋即欲遷葉金入居其中地方已定人心已安如蒙　皇上　從臣言乞　敕下該部添設巡司一員鑄印選官仍容臣移安遠隄備之兵駐扎其地與弓兵相兼防守并賜與司名堡額以為永

圖則彈壓有要而贛州以南可得精兵數千萬一有事因而用之偃草破竹之勢也疏八　明旨允下遂城之

營長沙遷巡檢司居之疏略云臣謹案贛之長沙營設於成化十九年先因會昌賊朱紹綱反叛　朝廷命總兵官率兵討平之始即其地立營添設守備官一員統兵千人駐扎其地每歲奏報率以為常其地界安遠會昌二縣之間密邇贛之黃鄉閩廣之象洞背砦溪南等諸砦洞賊欲犯南贛必從此入當時奏建未為無意祇緣未曾築有城堡守備官遷徙不常兼之以後賊勢猖獗孤軍無所憑藉守備官寄居會昌城中各軍散寄民居遂致頹圮不修至今空有隄備之名而無捍禦之實以到任之日訪知其故即行該道轉行守備指揮金恩會昌千戶所千

戶石壁相度地宜修復故壘仍添砌牆垣一百五十餘丈蓋營房設衙門選守備官入居其中目今軍有憑藉可永守矣臣又思此地頗險旁有山亙長數十里一人守之可使千人不過目前仰賴 皇上德威地方頗爲無事以茲險地少置兵亦足備禦今屯兵千人歲費行糧五千四百石似爲太冗但係 制額兼恐萬一地方有事未敢輕減臣量爲處置將千人分爲三班歲輪一班防守二班留衛所差操有事則三班齊駐庶幾舊額不失歲可省糧三千六百石以十年計之可省三萬六千石儲積以待亦足以備不測之患再照營之東有河口巡司一所設於營未立之前衙門久廢巡司僦民屋以居止有弓兵三十人不足爲地方之輕重臣欲遷入堡中與軍民相兼防守則官有

歸著氣勢亦增似為兩便臣前具題乞隨宜遷改衙門卽此意也如蒙　敕下該部詳議施行則糧餉不廢而軍兵亦足地方之保障亦固矣疏入　詔旨悉從其議遂營之

二十三年義民賴榮祖擒賊首朱猴子及斬其弟榮昌榮德大埔賊首葛庚頭上杭溪南賊首葛得旺等連結寇掠義民賴榮祖擊獲之　流賊入歸化知縣陳坊率兵與戰擒之

二十四年溪南盜張文政伏誅其黨劉全殺其衆以降　立八面山營砦

二十五年漳賊曹宗權等為亂知府顧四科勦平之

二十六年覆鼎山盜起先是蔣璇雷士賢雷士貴湯信四李四一等俱係流民占奮大坂地方各負武勇因天旱乏食聚徒百

餘人奔入覆鼎山中假稱都總將軍名號刦掠鄉堡事聞督撫右副都御史朱紈命都指揮僉事俞大猷領漳州兵指揮陶以居領泉州兵兩路夾攻七月十七日直抵安溪龍溪二縣合兵覆鼎山下立營各賊驚潰將賊巢盡燒隨擒得湯信四等首從賊二十九名平之　懸繩峯盜寇平武千長鍾仁鳳擊獲之

二十七年督撫右副都御史龔輝遣兵勦白葉洞賊陳榮玉劉文養等平之　勦永定縣苦竹大山賊蕭鐵古等平之　疏地方三事一設堡鎮以據險要臣聞禦賊之計防守爲先防守之設得地爲要葢白葉坂之地後有覆鼎大珍小珍前有露林白巖右有荒田大坂九龍左有佛耳諸山俱各羣峯插天深林蔽日其爲盜賊之所蟠據者勢使然也其盜賊入寇之路西則由

新坑口雲嶺而犯宜招龍涌里及龍溪縣諸處東則由白葉坂經佛耳山麓而犯多鄉舊砦下湖感德諸里及安溪縣諸處葢白葉坂爲諸賊之心腹而雲嶺則其咽喉也爲今之計合無於白葉坂雲嶺地方各築堡鎮一座週迴大約闊一百二十丈高二丈五尺於中建置官舍四圍列以營房以爲官軍駐扎之所其防守之兵合無比照汀州府盤龍隘事體白葉坂堡於泉州衛撥兵二百名雲嶺堡於漳州衛撥兵二百名各差素有勇略千百戶一員統領前去該堡防守以上防兵俱一年更替每兵一名月給行糧四斗官給俸米一石仍許帶軍伴四名亦照軍士支糧以上俸糧行漳泉二府支給輪替之時各衛所掌印官預先挑選發彼交替如期不許遲悞龍溪安遠二縣巡捕官每

月一巡漳泉二府巡捕官每季一巡兵備道半年一巡交相查點督責如賊犯西路則雲嶺堡當先而白葉坂堡出兵應之賊犯東路則白葉當先而雲嶺堡出兵應之呼吸相通聲勢聯絡而東西有備庶賊無可乘之隙矣一給山田以便耕守臣查得覆鼎山白葉山之麓俱有山田詢之土人半係賊匪之所開墾半係寓主陳弼等佔業係賊人者賊人賴以養贍係陳弼等者道路迢遠不能自耕往往招募外郡流移之人耕種夫流移者平素習匪之人也業主利流移之耕田而不問其來歷流移者樂有所託而因肆其狂圖是前田盜之招也及成之後所積之穀難以搬運又無外人販糴不過賣充賊人之腹是前田又盜之資也今陳弼等已經擒獲若不及時區處則桀黠之徒冒認

爲業其招募流移之人佃耕如故也旣有招募則賊徒之所以乘機而竊入者如故也賊徒旣入而羣呼類聚其所以蟠據爲害者又復如故矣合無行漳泉二府督令安溪龍溪二縣掌印官拘集各該里長親詣覆鼎山新村坑口白葉坂地方履畝嚴查爲田若干畝載黃冊米若干新墾未陞科若干係某人管業或某賊佔耕一一開報責令俱籍入官其在新村坑口者與雲嶺堡俱耕種其在白葉坂堡者與軍及弓兵耕種每年收其三分之一付本堡統兵官掌之以爲納稅修戍之用分巡道明立簿籍稽查出入其二分與耕者以爲衣食之資俟造冊年分卽以二堡立戶載其產稅永不許私自典賣如是則且耕且守不惟官兵有所賴藉而風聲感召民必翕然取之大約不過十年

深山窮谷當無不墾之田而屹然二鎭當不殊於都邑矣　移
大産巡檢司於小靖　遣兵討武平縣繩峯桂坑嶂及招賊劉
海等滅之　議處地方事宜疏略云議照白葉洞苦竹大小縣
繩峯三處爲閩之邊鄙江廣界衝極其衝要之地盜賊出沒肆
毒地方已非一日雖嘗節行擒捕未獲底平頃者仰仗　聖威
廟算渠魁黨羽擒勦殆盡巢穴一空地方稱慶及今殄滅之餘
當爲善後之計乞將南詔所官軍每年撥兵一百名委千百戶
一員統領於白葉洞駐紮防守又將武平縣象洞砦巡檢司官
兵移駐懸繩峯仍編弓兵三十名以協防守其各營堡公廨卽
建於名賊巢穴去處其永定苦竹山通賊要路如坪水澳望天
崠洋竹山丼南靖龍巖二縣下荒山巢嶺緣嶺等處俱行各立

隘所即擇本地工多力眾人所推服者給以冠帶帖爲捕盜義民及立千百長名目責其率兵防守其餘分班入山巡邏伐木與勘田召佃收稅入官以充弓兵工食官兵行糧餘銀抵納浮糧及建立行堡公廨隘所動支銀兩一應事宜悉聽所議仍行該道逐一委官悉心料理務臻成效以絕盜源

二十八年移象洞巡檢司於懸繩峯并立關隘　籍賊田以資兵餉

二十九年龍南賊激變遣會昌知縣徐鱗撫平之

三十年流賊入保昌官兵討平之　和平岑岡新民李鑒舊爲池大鬢賊黨脫罪招撫所部猶存先年越過龍南縣高沙堡殺死謝碧家屬三百餘口因此負罪驚疑日監旂整兵大肆猖獗

督撫右副都御史張烜集兵討之以十二月十二日攻外巢賊見四圍兵集俱幷入岑岡大巢有高沙千長陳貴爵潛與賊通我軍號巳幷誘執千戶宋恩哨官唐孟冕等以綴我師至十五日我師方得齊會各哨進兵黃鄉千長葉金兵衆奮勇先舉衝鋒破巢各哨鼓譟而入俘獲頗多奪回被虜千戶宋恩等三員賊悉衆以遁留伏兵二千餘披帶我兵號色混入我軍遂殺千長葉金百長葉寶等七人我兵稍卻遂潰圍而出十七日我兵追賊敗之於陳坑二十日夜賊使張仕成等劫營我軍擒之二十二日敗之於青草洲二十三日敗之於梅子山二十四日追賊於五花嶂互有殺傷二十七日賊遁翁源據險我兵追之與之相持二十九日與賊交鋒連日多有擒斬賊始謀遁我兵敗

之於沙水於鉛厰於關田於寒洞於峽逕賊勢稍殺又破陳貴
爵透露號色賊混我軍殺傷及死者四十餘人
三十一年正月知縣施廷美經歷吳保等乃召老人劉湘千長
謝允樟及其弟陳貴康諭以　朝廷正法示以滅宗赤族之禍
貴康乃密請以大義滅親遂斬貴爵及其子四人送從逆余仁
珠首級六顆函送軍門乃下令釋其餘黨令再整義兵從征烜
遂移鎮南康賊退據沙溪我軍敗之初四日賊襲我軍於穩下
擄指揮金爵爲之質使賊黨楊月亮乞招乃遣南安府推官沈
沂如賊巢按其眞僞謝承志邵應魁以兵繼之賊見沂至且喜
既而望見官兵旗幟疑爲襲已也遂殊死出戰我兵遇險未及
成列遽與交鋒遂敗通判謝承志推官沈沂贊畫邵應魁俱被

圍擁入營四月復遣指揮謝敷如賊巢諭以殲滅首惡開釋脅從之令賊黨李子文乃陰謀於各首以其狀似文彪者押之謝敷前斬之函其首幷釋被擄官四員同詣軍門乞降遂撤兵招撫後察李文彪亡命未死前級係僞仍遣謝敷入巢切責招總張仕成等李子文乃陰令文彪出逃以掩欺誑張仕成痛恨子文始爲僞級紿招令又主令文彪出逃共將子文械送軍門考問得實竟死於獄　大浦賊首溫師榮蘇玉等哨聚李子寨爲巢劫掠鄉村平和知縣趙進督鄉兵平之　委潮州衞官兵戍大浦縣烏槎堡　城中站

三十二年大山羅山諸賊來流劫英德乳源二縣虜千戸白璋盜劫南雄上翔地方知府高冕督兵戰卻之　官兵討永定

大埔諸賊其黨擒酋首葛用貴陳秀奇阮公仁以降

三十三年倭犯潮州柘林官兵擊敗之　廣之惠州有磜頭大山與禽烏嶂天字嶂清溪嶂白雲嶂洋烏嶂龍潭員墩黃沙藍溪金魚丫髻等山盤據歸善海豐惠來龍川四縣聯絡險阻上杭縣盜楊立楊二糾合關亞蘇江小李黃目等巢穴其中推陳宗祐爲首劫掠四方嘉靖二十九年湊聚鍾遠通陳耐等五百餘人號爲大總天總滿總禽總書總等名目山內紮立營砦開張五色旗號殺人祭旗分宗出劫余大老牯等傷巢結屋爲之緝探接濟積年打劫歸善揭陽惠來海豐等縣上年緝知陳宗祐潛在潮州府城擒獲之而四出掠劫不絕嶺東道僉事尤瑛調兵征勦平之　楊立餘黨溫象自稱飛大王劫掠揭陽等縣

虜千戶王日秋等據丹竹樓陽峒知縣吳上相計擒之

張弼均利記曰梅嶺道路乃南雄南安兩府供給其役其亨其利者故驢騾馱載少壯擔負皆於中途博換蓋因民情土俗以爲定利自前代已然而洪武初亦因之而設小嶺中站遞送官物公私皆習而安之無所爭也自景泰初因軍餉而以南贛皆爲廣東行鹽地方則南雄之貨過嶺者益多馱擔可得厚利南雄之民始挾南貨過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貨過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之議其議似云未悉委曲故官無確斷民起私爭殺傷狼籍文移旁午商旅不通兩府交病几二十年中屢斷屢爭卒無寧歲蓋由未悉委曲不知中途博換之故斷不可易也其故何哉蓋北貨過南者悉皆金帛輕細之物南貨過北者悉皆鹽

鐵轤重之類過南者月無百馱過北者日有數千過北之貨偏多則南雄獨擅其利矣南雄擅其利而應夫役之常固宜南安既失其利而夫役之常則不可辭無利有害將何以堪此民之所以必爭雖嚴刑重罰而不能禁也自古中途博換而不可暫爲者其中委曲乃如此不明乎此所以久而未定弼自成化戊戌之夏到任軍民男婦哭訴者日數百餘閱成案既爭而斷既斷復爭由當時文移鮮得其肯綮至是紛紛也遂據父老之詞明利害之要者達諸江西廣東藩臬與巡歷鎮守諸處檄弼主中站會南雄知府貫溪江公璞合兩府軍民父老訪議定中途博換法分爭始息

郭造卿處置柯陳議

湖廣武昌之與興國咸寧及江西九江瑞昌寧州武寧爲鄰而盤龍山最險惟有一路可入柯氏世據其巔本僞漢酋長之裔也柯凡三族其數千人而陳氏亦巨族助虐聚黨爲逋逃至分其羣於長江洞庭鄱陽間行劫名掛二藩案牘如山有司莫之誰何因循互擱恐激之而叛第包荒以延歲月耳故武昌捕之則以瑞昌爲窟九江捕之則以興國爲藪當承平之世於名藩之界而乃容此盜雖以爲大盜首乎然其首不能擒者已四五十餘年職密畫設間而致柯彩樓鳳於獄因遷官去其餘黨尚多未捕胥謂苟安姑且置之職嘗守汀閩正統中寧化縣有陳正景者武斷其鄉江西鄧茂七者依之初爲防甲長後坑田主翁因拒捕搆亂而沙尤之寇亦蜂起至陷名城殺大將及方面有

司勞　朝廷遣侯伯領京兵征之乃弭由於撲之不早也今柯黨瑞昌之徒置田產於興國而不敢取其賦稅有司雖爲曲處名其田瑞昌里而令其輸納乃彼恣睢自如而不悛職參閫藩聞宏治中參藩蔡潮因省城南門內有車家如柯者入　賀密奏而滅之沒其產墟其地署某木臬題曰車家絕地以示戒後之因犯斬首以此爲槀街閭人頌之爲其遏亂萌而保善類潮子孫雲程輩貴盛皆其除惡安善之報也今奏必覆勘則洩而逃或聚而叛此固不可密除者若必如潮之滅其黨或非脅從罔治之義但聽其恣睢安知其不爲正景茂七者乎今宜誅其獄囚而諭餘黨毋恃負固令其輸稅或割其數里一歸之瑞昌專責其守令勿使兩藩互避或將瑞昌武寧興國咸寧而割爲

一縣卽縣不可立於其適中或設撫民館或設守備司或專屬九江道或專屬武昌道而專管撫按咸寍依舊分轄則二藩大蠹以除可無他日憂矣

上饒知縣李鴻封禁考略

要害

信古荒服所謂吳頭楚尾是也秦尙爲不壄之土漢武帝征閩越由分水關入道路始通而不及貢賦東吳始建郡治析爲二縣歷晉至唐徙廢不常乾元初信州始有畫壤云宋平江南分爲江東路於鉛山分水關置驛由崇安入閩又於永豐柘陽關亦立驛由浦城入閩是爲二大關相去數百里而其間空棄數百里在分水崇安之東柘陽浦城之西者則所謂封禁山是也

在昔寇亂大抵由此釀釁是以傳禁不通人烟入我 明而始益嚴扃鑰因以得名其隸建寧者姑未暇述其在廣信者實名銅塘俗傳產銅殊不可深曉今江西通志及郡志皆云此山在府南百里險絕陡峻稱爲一郡要害山有九井幽路偪仄須備歷險阻始達餘則不可復入矣人迹既遠平陂遠近皆不可得而知也峭峯蒙茸扳援藤蘿僅得至半卑者則匯爲水澤臨爲絕壑毒龍猛獸之所居也

前世傳此山周圍數百里實廣長各三四百里北東西三面則屬廣信屬邑之上饒永豐玉山南東西三面則屬福建建寧之浦城崇安雖綰帶三省而去浙尤爲密邇永豐小路一通衢之江常一通處之龍景皆僅數十里是謂三省之交其在分水栢

陽二關別有小徑可通往來者往時大盜葉宗酉鄧茂七陶得二等令其黨陰通間諜人不復知載在鴻猷錄可考又自鉛山接弋陽貴溪別通邵武延平建寧三郡皆在萬山中遠者相去數百里近者百餘里嘉靖四十年邵延山寇突至貴溪江窯山所經弋陽縣亦被焚掠皆由此道賴都御史譚綸總兵戚繼光擊卻之卽其地也水脈數十條總爲三支一支合上饒永豐經貴溪下流入湖而合於江一支合崇安浦城由福州一支自永豐至江山會台衢經錢塘皆入於海此其壤境相通之大概也封禁一山有內外新舊二處其界則始前代永樂宣德中礦徒入山久之礦之山崩沒死者甚衆今名陷坑俗名陷人坑此爲封禁內山之門戶也自此而外如葉坊舒里已坑與永鉛二縣

所屬各隘諸土名不可勝紀自正統討平之後概爲設禁今已盡成荊莽矣內山崇墉深邃奸宄易於託迹非設外禁以固護之則寇盜冒險一入卽可列柵自守因以其間時出剽掠爲害滋蔓矣前自此山徑路稍通之後卽爲亡命淵藪其始託名採木實則利於銅鐵或妄意其中有銀礦也考之往牒大抵盜首以此誘聚流民流民不知從而蠅集始則各挾所有以銅錢貿易往往相矜以利又割取自長之菽粟或擊鮮烹肥恣意無禁初不憂其乏已而積久食盡於是劫之爲盜自相部署出沒無常實計出於無聊耳

凡盜入據舊巢見在不煩再闢且山居饒村易爲營棚游手好閒者所在而有利之所在人必爭趨旬月之間數萬之眾可立

聚也山故多銅鐵可成矛戟藤竹之屬可爲弓矢牌盾以戰以守隱然一巨敵也仰攻深入豈易爲力哉

歷代法令

唐郡治初開爲亂者衆史載唐季羣盜依以爲巢宋范汝爲因江閩邵延間有賊黨據此造器械以劫汝爲范平寇之後始立諸寨閩志備存後之增設諸隘自此始元時尤爲盜藪法令最嚴嘗潛宋室遺允有潛入以圖興復者是以累加防守逋民逃匿輒加重刑或合山焚之明朝上遣大元帥胡大海經理東南又　詔以上鉛永屬廣信福建以浦崇屬建寍浙江以江常屬衢州龍景屬處州禁互相侵越以此山獨當三省之中非荒度所及第令封守如故而已最後草竊時發乃因有司所請以上

饒四十九都五十二三四等都永豐十五十九等都鉛山十三等都每都各置十堡添設里老畫地盤詰不許闌入犯者處以極刑家屬流放

永樂十年詔三省會議銅塘果否荒僻不堪建治據實以聞時各省會勘如前惟令各縣分別所隸驅逐逃匿每歲本府行上永鉛三縣會同福建浦崇二縣官查考一次詳報上司即有疏虞奏聞

宣德七年浙江豪民項三等聚眾潛入銅塘又於四十二等都地名包公尖五十都地名橫山頭五十三都地名洪水坑等處起立爐場一十三處聚眾萬餘因而流劫撫按三司臨勘具奏請 敕福建行都司合兵擒獲檻送伏誅

正統七年浙江處州賊王能鄭祥四蒼大頭葉宗留等聚衆千餘入山盜礦十年掠永豐調南昌前衞廣鉛二所官軍及六縣民壯與王能等戰官軍被殺者甚衆永豐知縣鄧容同老人余斌入山招撫賊首王能等三十五人聽命給與劄付將永豐二十四都瘠荒田地給與耕種以充快手協同六縣民壯於永豐之横山頭設敎場以時操閱復令以計誘鄭祥四蒼大頭等三百餘人悉斬於永豐之十五都獨宗留等與其部下遁去十三年二月宗留聚衆盜掘處州少陽坑九月歷雲和至政和之少亭皆無所得謂其徒曰與其取於山勞而無功孰若取於民衆從之時餘黨尚數百人勢遂復振攻掠政和縣還慶元遣人招龍泉艮葛山人葉七為敎師由浦城流劫建陽所過焚掠分衆

扼守鉛之車杵嶺行旅斷絕閩賊鄧茂七亦起於邵武東南大
震　上命都御史張楷偕都督劉得新陳榮帥兵往討閩寇至
廣信宗留率其黨時出抄掠留楷不敢進閩中日益告急浙江
藩臬請楷便宜移兵先擊宗留可無後顧江西按臣亦言葉寇
近咫尺危在旦夕大臣爲國家排難專之可也楷不知所從有
指揮戴禮奮身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以往十三年十一
月賊至黃柏舖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
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追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爲渠帥劫
車盤嶺率衆駐十三都欲由銅塘回浦城都督陳榮謂楷曰受
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道不通大軍宻邇二賊並熾今遣部
將往朝廷謂我輩逗遛將若之何楷不得已乃命榮率兵二千

與戴禮合至鉛之祝公橋軍無紀律卒遇賊突前邀戰官兵大敗榮禮皆死楷懼聞劉得新已率江西兵趨建寧遂取道徑行閩中行委浦城縣丞何率兵快數千永豐縣令鄧容亦率本府六縣民快以應十一月十五日與希八合戰橫山敗績容被執不屈罵賊死鎮守侍郎楊寧時在會城乃與三司議調南昌前衞及廣鉛二所官軍幷集六縣民壯會於橫山相持數月僅無亡失而已　朝廷聞敗遣尙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寧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等率軍營及南直江浙等兵討之以中官曹吉祥王瑾爲監軍兼制三省吉祥等素作威福濂等以計留之於浙而與懋及郎中陸移兵駐廣信分道入福建未至希八乃使人從鉛弋間道厚自結於茂七互爲聲援此入彼出官兵首尾不

能相應楷至建寧屢戰時有小勝輒以捷聞會賊黨適有內卻楷陰以計招下其黨張由孫羅汝先等許以擒賊立功由孫等誘鄧茂七出戰敗死幷擒其姪伯孫與家屬悉俘獻　京師聞寇悉平希八以失援勢稍弱然猶據銅塘且耕且守已而復由浦城政和與陶得二楊希陶東倫等合掠處州及金衢等處詔令張楷移師討處寇楷至有千戶沈俊者自言其部下皆麗水人親屬多陷賊中遣所親信以往宜可得要領楷從之乃令入山曉諭至以老母百口爲誓得二一出見楷優加賞賚令招餘黨希八尋亦出降始知宗留已死瀨等時在廣信得報亦以銅塘寇平聞遂罷兵因與守臣會議善後事宜乃奏以附近民山凡去銅塘數十里內者悉加封禁如上饒五十二都三堡去八

堡民田糧七十八石及五十三四等都更至永豐十五等都西至鉛山十三等都山塘地皆不得耕種錄居民通賊者盡行誅戮家產入官被寇者量行給復徙之他所浦城崇安視此例凡諸洞向通往來之路悉甃石爲障餘當溪水之衝不可施以人力者仍如宋元故事於上饒設高洲楓林張灣永豐設坎山軍潭港頭凡六隘擇素有恆業居民充爲老人添設快手月給口糧令各分守信地統以砦官隨軍操演禁不許停插異郡商民及於隘內往來以月之朔望申報違者籍沒戍邊自是禁防愈密而地方始得盜息矣

正德十年奸民某者始從外山盜木漸入內地采鐵聚衆廠鉛山民周與李爲亂巡撫都御史韓雍督兵征勦盡獲亂民因卽

舊界立石示禁每隘各立岩官復益兵快札諸里老協同看守
嘉靖三十四年南昌人某同方士陶仲文奏請重建許旌陽鐵
桂宮因言工費動以萬計今帑藏空虛實不能給請以廣信封
禁外山所蓄樹木采取它工不足則以平洋坑所產礦銀助之
得請仲文又以籙法得幸持之甚急該部覆行撫按勘報三司
會議皆言平洋坑封禁山皆從仙霞嶺發脈南幹白草坪且走
酉都載在天下輿圖及朱子大全可考也開鑿貽害請爲萬
世培固　陵寢爲地方拯活生靈亟賜停止奏上　肅皇帝未
之許也會閣臣揭言鼎建眞君宮宇凡以祝　皇上無疆之福
也人臣仰荷　國恩卽竭帑藏捐私財助之固所不恤況乃取
於山林之產乎顧以傷動龍脈上關　陵寢非臣等所敢任也

不如令江西布政司發庫金數千建之便　上從之言者亦不之罪

四十一年龍游人祝十八聚礦徒數百從江山經玉山程村往浦城欲邀衆分劫平洋銅塘爲官兵所拒不得進退至常山復振集四百餘人殺傷縣兵突前至草坪過玉山屯吳村令其黨余狗爲覘爲柘楊巡檢司所執事聞巡撫江西副都御史胡松奏曰今廣信上永二縣所轄銅塘平洋地方縮帶衢建實當閩浙之交有巖洞谿壑之阻擅鉛礦材木之饒爲方可數百里正統中閩賊鄧茂七等蓋嘗盜治其中知縣鄧容追捕被害該前守臣請兵勦滅遂將前山封禁內有官民米七十餘石議令該都十里均賠其後輸納不前復奏令均派該縣有籍可核自正

德以及嘉靖之初閩浙諸寇往往竊據地方居民被其蹂躪至
於累年而後定卽今流棍乘江閩用兵多事之時糾黨操戈設
名盜采意實伺便劫掠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志查得
銅塘山場之與平洋坑均爲盜所垂涎而平洋坑地尤浦城江
山二縣之界重山複嶺疊嶂層巖一轉折十數步之外卽主客
爾我不相睹接凡茲醜徒潛伏草莽儔侶後先則爲道路之行
人俄而暗號一呼挺戈齊發則數百千人可立而聚往江常浦
三縣各相視爲秦越且地方奸惡亦多觀望成敗幸其得鬨則
可隨行分竊自以爲利是以甘心爲之耳目居停接濟者亦復
不少僉謂必須比照汀州武平之屬領北潮州程鄉之屬漳南
故事而以福建浦城浙江之常山江山所屬之盆亭溪源高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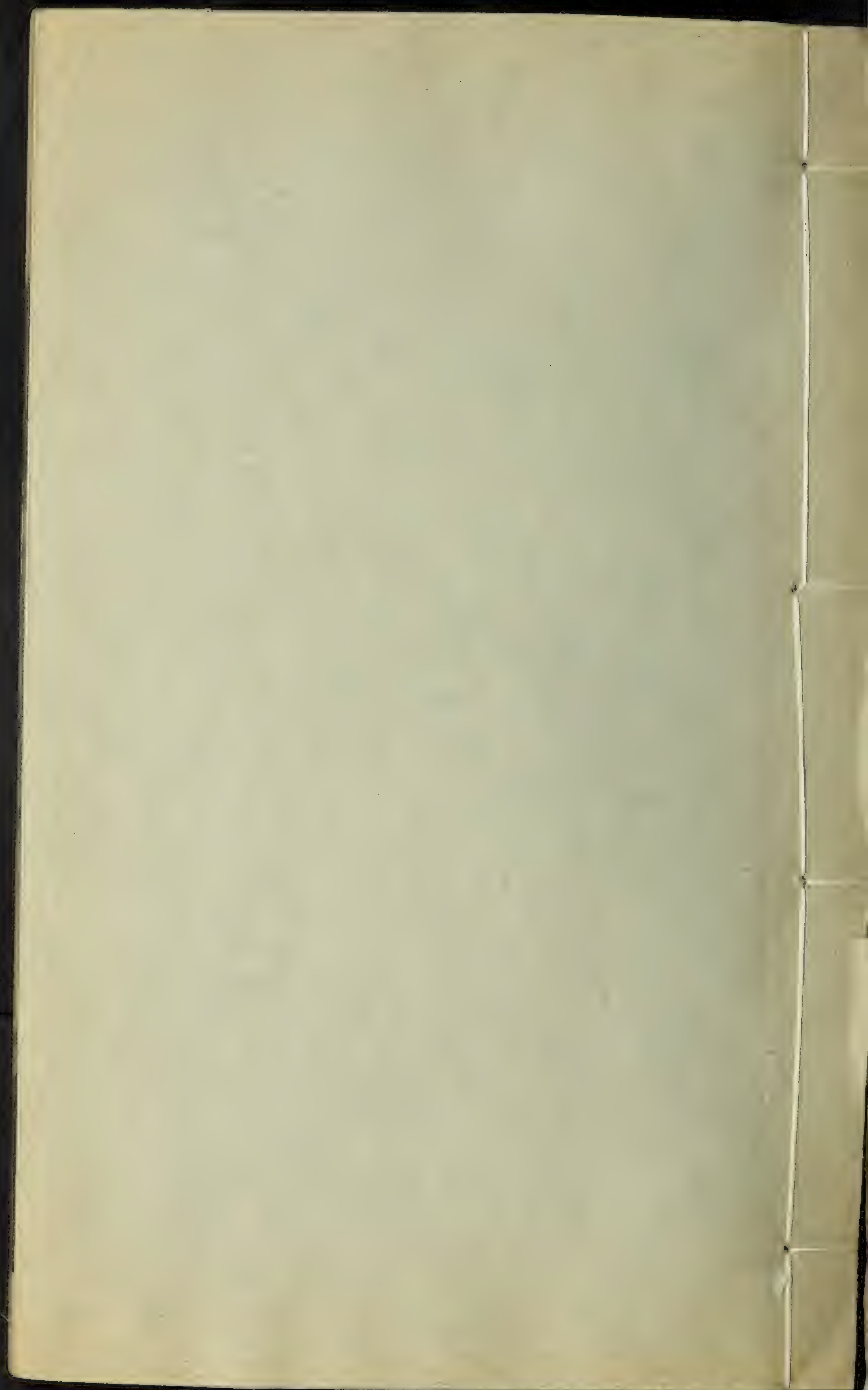
仙霞小竿諸巡檢司悉聽江西分守湖東道管轄提調責令盤詰探報可以先期爲備如遇各賊屯聚一體招集鄉兵首尾應援阻截遮擊勢甚則移文建寧兵道嚴金衢溫處守巡各道速發援兵協力驅逐違期者聽江西撫按參論仍乞敕下兵部查議果於事體可行請 賜不坐名 敕書一道專令分守湖東道參議駐紥廣永豐縣訓練官鄉等兵控扼禁緝逆折潛消幸今永豐繕造有城落成伊邇可以屛維藩翰其餘閩浙三省撫按司道止於文移往來一切參謁儀文截然無與庶乎於事可預於官可常於職不曠產賊之源可清而受賊之委可疏而塞矣疏上 敕下兵部如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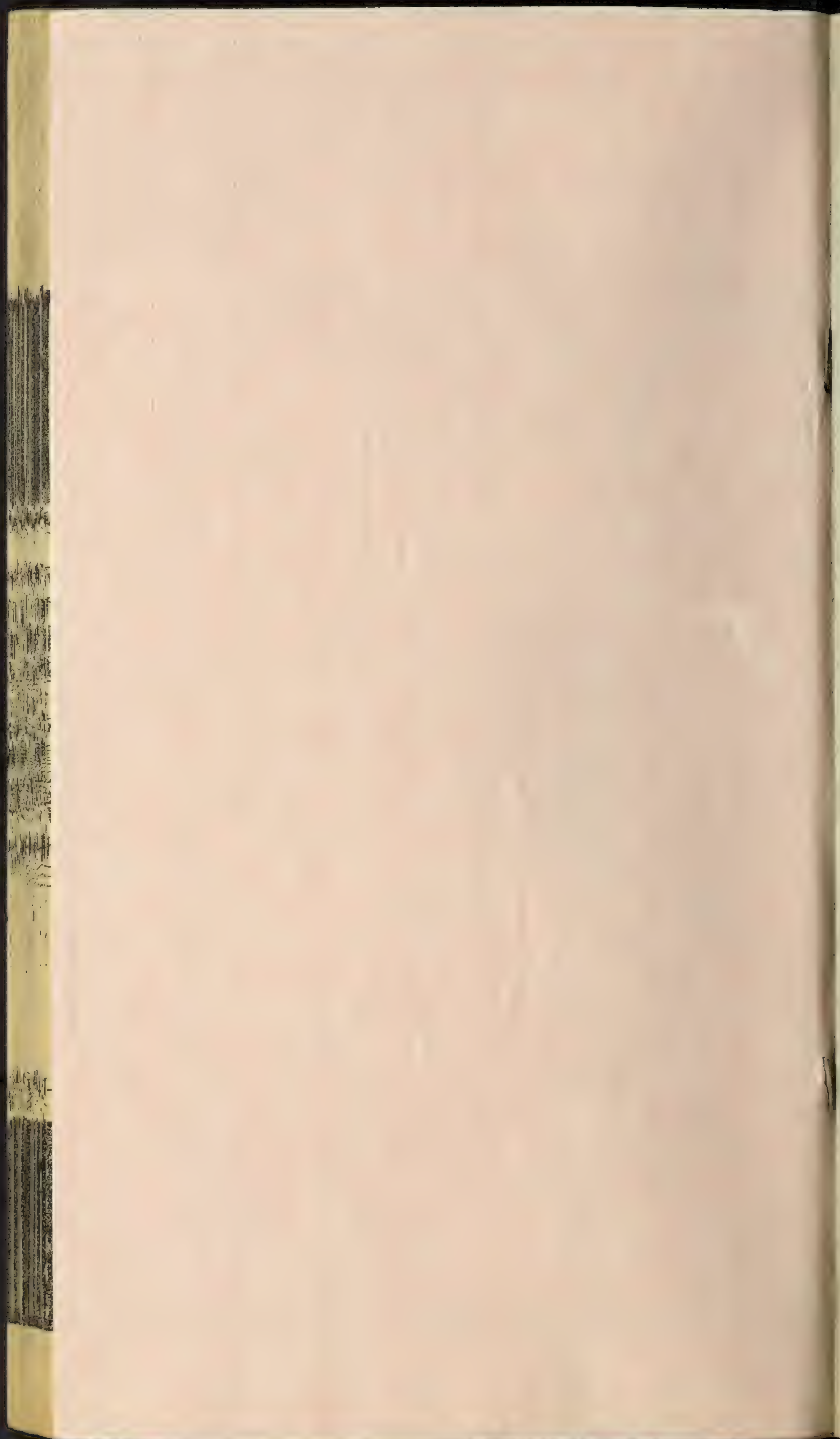
萬厤二十八年江西礦稅窰木騰驤左衞百戶趙應璧奏臣司

士民俞文劉安袁仁吳華等親詣本省德興玉山等縣地方勘得雲霧山場界連開化等縣山勢陡峻內有魯塢源小葫蘆大葫蘆東坑雷塢大滿野豬塘等處穿心四五十里周迴百十餘里偏生大木森肥礦砂湧盛官不徵糧民不佃種向蒙總督浙直江西都御史劉畿於本山分水四至之外地名荒田塢蒼壇西源黃岡嶺界立牌封禁蓄養此木數百餘年若有以待 皇上今日營建大工之用伏乞 天恩加敕潘相督集杭蕪木廠高才將本山官木大者解為 三殿之材小者著商變價又可增課數萬兩等因奏 旨這奏內江西山場地方出產大木或可三殿有用不必差官以滋騷擾就著本省欽差督理礦稅開採木窑事內官潘相會同撫按等官查勘明實具奏解部應用

其浙江官山等處出產土回青便著該省欽差開礦內官劉忠會同彼處巡按等官查照開採解京應用立限與他該部院知道廣信知府陳九韶議以是山自葉宗留竊穴盜礦以來雖久已封禁安輯而不許生心利孔者窺伺而動今若開山通路木植漸空砍伐之場便爲礦場勢必棄採木而爭言礦利矣山勢頗闊隨其指向礦脈何處不可開挖始由報監闢礦爲名久之奸徒聚結累月連年官未必收其什一之利而搆爭擾攘之亂皆由此始於是撫按會議於廣信府所屬七縣包納山價銀三千兩續議加增土產折價銀一千兩一并解進助工其土產折價歲以爲常事竟寢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二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三

崑山顧炎武撰

浙江

余嘗觀志地理者必及其形勢風俗而兩浙之地理則議者又謂浙西一宗杭而嚴嘉湖爲支郡浙東一宗紹而寧台溫三郡爲支一宗金華而衢處二郡爲支蓋習見趙錢都杭句踐都會稽隋唐置司金華枝葉庇本之義也若以天下大勢觀之江浙地非上游自古英雄起事率非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脣齒未必非奸宄之所窺伺杭嘉寧紹台溫六郡瀕海倭奴島夷頻年騷動固當慎固封守矣若南都宣潤諸處天塹浩淼實浙之屏蔽衢嚴宣潤歙數道之衝山嶺險巇實浙之咽喉古

稱會稽丹陽總屬揚州蓋實相依恃者也苟居多故之時宣潤不守備嚴不備則乘間竊發遂難支持是故金元南下馳騖江皋長驅閩越方臘荷鉏奮臂橫行杭婺諸郡此皆前事之明鑑也宋陳同父獨謂杭城可灌蓋亦未之思耳至若處州一路高亢幽阻兵臨他境若高屋建瓴水且其地金穀所生其人驁猛好鬬乃窮栖根本之地亦不可不先事而預防也此兩浙形勢之大都也

貢賦志

明朝兩浙民數自洪武迄今二百九十餘年來宜益滋殖乃攷今籍戶土田不加多賦役不加少至於等則名色又紛紏瑣屑不可盡識殫書是何議民之詳也即今倭夷入寇兵事倥偬財

用匱之夫財用匱之則征歛之名多賦役煩重則規避之弊巧相因之勢則然耳聞諸人言曰田苦則多賦苦名多決實不均長奸滋弊失其次矣苟廢上中下三則計畝均賦約以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盡廢無藝是或捄弊恤民之一道嗟乎賦猶不均況均田乎名猶不定況責實乎羲皇邈矣禹貢周官亦過計及若出入文網塗民耳目則誠無藝矣

鹽課

浙濱海而鹽筴興漢初吳王濞置司鹽校尉於馬嗥城以煑鹽海當武帝時始置鹽官法毋得私鬻孫吳置司法都尉榷其利當置鹽官鐵使設鹽場於湖越杭州歲得錢累十萬緡宋置都大發運使及提舉官設鹽場於杭秀明溫台五州會商人輸芻

粟得鹽南渡後屬漕司元置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置鹽場於浙東西至正二年置檢校批驗所四於杭嘉紹溫台明朝仍置都運司專掌鹽政增置嘉興松江寗紹溫台四司分督鹽課而寗波批驗所內分溫台批驗所爲二掌掣摯又置鹽課司於鹽場隸都運司者二曰仁和許村隸嘉興分司者五曰西路鮑郎蘆瀝海砂橫浦隸松江分司者五曰浦東袁浦青村下沙青浦隸寗紹分司者十五曰西興錢清三江漕娥石堰鳴鶴龍頭青泉長山穿山大嵩玉泉昌國岱山蘆花隸溫台分司者八曰長亭杜瀆黃岩長林永嘉雙穗天富南監天富北監場立官一人夫老二十團立總催十八凡爲場三十五爲團五百有一爲丁七萬四千四百四十有六丁皆給

灘蕩授煑器率辦鹽一引官給工本米石引四百斤歲得鹽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三百四十九斤二兩洪武十七年易工本米以鈔引二貫五百文二十三年改辦小引丁歲十六引鹽工丁八引餘工丁四引引二百斤歲得引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斤二兩邊商中鹽者每大引輸銀八分官給引月支鹽於場率小引二而當大引一引耗五斤各爲袋場截引角十而歸之已告驗於運司截其引各一已掣掣於批驗所又截引角一鹽過二百有五斤者截其餘已鬻於限地南至溫處西至徽信北至鎮江西北至廣德其地之吏又截引角一乃反引於官官司詰禁如律二十七年復竈戶雜役有差永樂初改令邊商每大引輸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邊量米

粟貴賤道里近遠險易以爲引自正統二年并岱山蘆花塢於大嵩場三年遣御史巡督課鹽改令邊商兼中淮浙鹽淮鹽十八折十二淮鹽輸米麥浙鹽得輸雜糧又用侍郎周忱議以竈去場三十里者爲水鄉竈戶不及三十里者爲濱海滷丁水鄉於歲出米六石給濱海丁代煎四年復竈戶稅糧毋遠運工本銀自此罷給五年并昌國場於穿山添設下沙二場三場置場官歲辦鹽課率以十八給商之守支者曰常股二貯場倉候邊之召中曰存積價存積重常股輕十四年增存積鹽爲十四景泰元年遣侍郎淸理鹽法改令水鄉竈丁歲輸米六石貯倉場官爲給濱海竈又增存積鹽爲十六二年令商報中引目到場遲一年不上者卽於常股鹽內挨支三年罷巡鹽御史尋復遣六年運

司同知黃彪疏罷水鄉輸米仍煎鹽成化五年戶部疏令水鄉竈丁稅辦鹽二引以上者輸米四石三引以上者米六石并故所得艸蕩仍給濱海貧代煎七年定存積爲十四常股十六至今因之十年巡撫右副御史劉敷以濱海辦鹽課累水鄉疏改水鄉鹽引折銀三錢五分場各輸於其長運司會而輸諸戶部備邊用銀之始此水鄉徵十二年詔核水鄉蕩價解運司銀之始此草蕩徵十八年增置天錫溝場置場官二十年御史林誠以廒鹽各號疏令濱海竈鹽並許輸米價浙西引三錢五分浙東引三錢五分歲十月輸京師此濱海本折色鹽之始二十一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引輸銀一錢六分松江府知府樊瑩疏請以蕩價折水鄉課鹽之半立蕩戶收之餘半於各縣秋糧加耗餘米帶徵而下盡歸有司應

民役此州縣包補水糧額鹽之始宏治元年侍郎彭韶疏減濱海折半鹽價浙西引輸銀三錢浙東引一錢七分三厘二年疏鬻兩浙餘鹽引價一錢四分此本賣鹽之始又疏減水鄉歲課引輸銀三錢濱海歲課常股分輸銀一錢五分存積輸鹽如故三年御史張文疏令濱海竈丁去場三十里內者煎辦三十里外者輸銀視水鄉浙西引三錢浙東引二錢十二年廢盧紹二批驗所御史藍章增餘鹽價引一錢八分都御史王瓊御史邢昭繼增之引價二錢正德六年增邊商折鹽價每大引輸銀一錢八分八年減餘鹽價引仍一錢八分九年御史師存智疏請以本色引鹽即於兩浙閘中引價三錢鹽貴則稍昂其值批驗所割沒餘鹽亦遂與商聽輸價嘉興批驗所引五錢溫州二錢紹興四錢杭州四錢

五分歲輸於戶部凡浙商餘鹽及包束不得過三百斤違者沒入之嘉靖六年增邊商折鹽價每大引輸銀四錢引價於是極重七年御史王朝用疏令濱海折色鹽水鄉竈鹽引輸銀二錢三分七釐貯運司而以二錢給商買鹽曰買補三分七釐暨諸割沒餘鹽價銀仍輸於京師此給商買補之始十一年戶部疏減甘肅折鹽價每大引輸銀三錢御史李磐疏均兩浙給商出買補鹽數東西各九萬九千三十引其在溫台者兼支二萬一千八十五引派如故今爲鹽場仍三千有五團仍五百有一丁一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率三人而輸一人之課濱海本色鹽歲二十一萬三千二十二引七十九斤三兩有奇中爲存積鹽八萬五千二百八引一百九十一斤十兩有奇常股鹽一十二萬七千八

百一十二引二百八十七斤七兩有奇折包鹽歲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引一百八十三斤十五兩有奇為銀三萬一千七百六十六兩七錢有奇中為給商銀二萬五千四百七十兩一錢三分有奇解京銀六千二百九十六兩五錢七分有奇水腳折色鹽歲十萬四千四百四十二引八十五斤十五兩有奇為銀二萬九千一百八十三兩一錢九分有奇中為給商銀二萬八百八十八兩四錢八分有奇解京銀八千二百九十四兩八錢一分有奇草蕩價銀歲八千八百七十七兩六錢九分有奇餘鹽銀以稱掣多少為算無定額

通志論曰嘗謂義以生利利以和義故為政上者利民其次不與民爭毫末之利以致大利下者務自利余讀漢食貨志

觀所稱太公立圜法管仲權輕重周景王更鑄大錢退而攷鹽法之顛末未嘗不用憮然也夫鹽之爲利王者所與百姓共者也謀國者以爲加賦於畎畝不若取財於川澤是故不得已專之顧其始也一引之值爲粟數斗而其後或三倍焉夫直廉則市者衆市者衆則粟常積故官無轉輸之勞無寇抄之慮而諸邊富强直高則趨利者不赴趨利者不赴則粟常致乏故金弊積於內帑而塞下不得食轉輸寇抄官以爲任而商不與其憂其在緣海鹽積而不售竊賑鬻以自給則私鹽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大利者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忘利也知害之有重於利也商利之臣其言非不可聽也其在目前非不足以爲快也然而其究未

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實也已

江防輯略

浙江之源始於黟縣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壑終於錢塘江之鼈子門而入海焉故鼈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后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此為第二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后墩鳳凰有藏后墩鳳凰有藏然後錢塘鼈子門可守鼈子門可守然後省城無恐此其大略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蘇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脈利害安危輔車相依者也然險要之防有二一曰海洋曰江洋

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栢林貽害浙之昌化富陽石墩漁浦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刼掠客船此江洋之患也今欲求省城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之盜謐先防大海之羊許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勝負難必許山嶼門淺狹正可避東南之風賊乘東北風利吾開舟亦爲並駕惟海鹽縣里塔山去秦駐山不遠西風皆便賊由大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乎逼於內地非早見預待之所賊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澉三關兵船以禦之乍浦海中有山至下八山爲極遠此外則汪茫無山矣倭舡之來必到八山之盡陳錢壁下山取水候風流犯先年兵舡畏彼中風濤危險止分守八山之內港每年

黃魚生發之時各府漁舡俱聚八山相近內洋下網遂致倭賊抄掠人舡引刼各處隆慶三年軍門谷公中虛設立遊哨兵舡委把總一員直哨壁下等洋遇賊即剿然後內港無虞若八山無哨遠之兵萬一倭賊擄漁樵入舡揚帆至蠶子門再駐土人駕使入舡爲害不小雖有紹嘉二區防範兵舡然遇霧雨黑夜咫尺難辨海洋遼闊深有可虞是蠶子門之險與下八山之哨首尾相應尤爲緊要耆嘗聞之海鹽父老言邑中南有赭山實惟江門東有黃灣尤通海港兩端相距百四十里而中無城守先年島夷屢犯者趨龕赭戶據石墩人民死徙不可勝紀苟有岩城扼其險要使賊無駐足之地東不得以過袁化而至峽石南不得以犯省會而浮錢唐縣治得此兩翼庶不獨當風濤之

衝凡此皆防海之總要也江洋之患須嚴督巡江兵之哨探戒備沿江漁舡之剽掠是防江之總要也又聞之錢塘江兵舡二十艘原議汛期出鼈子門哨探平時分定地方上據富陽遡南與嚴州兵舡交會捕盜近來玩愒殊甚每日泊江徐范二村江溪專攻手藝不習兵防耳目脆弱舡械朽敝豈惟不能出洋江上亦難展布虛糜糧餉恐誤軍機所宜速行議處者也若訓練江洋之水兵控振海洋之門戶庶乎江海互攝內外交防省會無虞兩浙無恐守兩浙者卽所以犄角蘇松守蘇松者卽所以鞏固金陵脣齒兩全首尾相應制內禦外之長策無踰於此

北新關

建置

前主事高陵漢曰宏治前舡稅之收者錢與鈔正德中舡稅之收者則折銀也北新關在正德以前舡料輸戶部者不過三四十兩商稅發布政司者亦不過四五千兩初未有餘銀解之南部

宏治六年詔淮安揚州杭州錢糧少處南京戶部各差官一員照彼中則例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當時法簡稅少不傷民之心亦不盡去官法解不必如舊額收不必有羨餘銓部亦不以此攷殿最自假冒廉名希求遷擢倍舊額以解者爲定例有增無減作俑者可尤也

則例

王庭幹曰聞之龔茂良有言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

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日之患在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則其害大觀則例中色目太多取民已甚似亦因例立法者故槩有所蠲則恐防經費國用不足若一無所損又恐小民終歲拮据不堪供結如更請畸零折估盡捐以予民是亦寬分受賜之心於國計民生未必無所少補也

許天贈曰三代取民皆什一獨不爲征商例漢武帝商緡有算則例之始矣然例貴適均若漫以已意輕重其間多取以自封或例所不載必牽合使無遺算獨不哀我商人亦可少息乎近行例以百一其凡可案籍而稽狀閒有重者三五十分稅一若紅黃銅棗膠之類是也輕者三五百分稅一若絹草席錫箔之

類是也前主事奚世亮曾爲改定第減不任德而反增叢怨人情何厭勢不能久則信乎任事之難矣竊謂裒多益寡此稱物平施之義卽身膺辜切亦何足避敢附所以質後之君子當有斟酌而通行之者

荊之琦曰則例之名起於周官經治之成漢家決事之比而以定商稅則自宋藝祖之榜務門始我明會典亦具載焉是皆慮蠹吏旁侵防奸駔詭免不得已而立之平俾無戕於繩之内耳然則緣物定例與時遷用因加詘則例日加煩而例外之例復有比例焉今日之比後日之例更以一時權宜執爲數歲常額而商日槁矣夫稅出於商而舡料所出亦商也且稅出產稅行貨稅住賣總一物值而輸於官者盍止百一此豈立法初意哉

愚謂稅從重者可比例增收則稅從輕者亦可比例蠲矣小舡免矣負販小商獨不可免乎零寸蠲矣畸零折估獨不可蠲乎今國步多艱大農仰屋廷議且資餉各官何敢遽議裁損要於則例之中嘗存寬恤之意酌於情與法之間度本末而立之衷是亦催科中撫字也

人役

主事奚世亮人役議曰本關人役有無工食而徒役其身者此輩豈皆知禮義重廉恥寧甘心凍餒而不忍去哉其玩物害人所必至者故自余到關有一名工食始留一人著役其餘無工食者盡皆去之

課額

七稅課司局原額歲鈔二百三十八萬八千八十貫九百八十一文明初俱收本色鈔解京存留未有定制宣德四年本關初立亦取本色舡鈔解送內府交納正統七年十一月令商稅鈔存留給官軍俸

成化元年稅料俱錢鈔中半兼收

宏治元年六月錢鈔改收折銀本關歲料約計銀四千餘兩

十年復收錢鈔

正德元年奏例每商稅鈔一貫折銀二釐七司局稅鈔共折銀四千七百七十六兩一錢六分一釐九毫六絲二忽　六年本關兼收商稅原額並羨餘銀兩仍發布政司收貯

嘉靖二年始以商稅餘銀解存部　八年舡料錢鈔改解折色

二十二年始解錢鈔餘銀以後額課歲增本部酌各年之中計二年船料買錢銀四千七百五十四兩三錢八分九釐二毫五絲餘銀一千五百六十四兩八錢一分七釐七毫五絲商稅原額銀四千七百七十六兩一錢六分一釐九毫六絲二忽附餘銀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九兩八錢八分七釐六毫一絲其銀三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二錢五分六釐八毫七絲二忽著爲額征因兵燹稍損於舊邇年以來漸逾制數然亦不可爲準其解存之有因革　二十三年令舡料量征折銀解送南京工部帮助鑄錢之用　二十八年戶部題准船料令折遞年輪流征解　三十三年議支舡料折銀一半解南京工部鑄錢　三十四年題奉　欽依存留商稅餘銀之半備本省兵餉　四十年

議晉舡料折銀賑濟直隸飢民　四十三年令商稅餘銀盡解
戶部接濟邊儲
乾隆元年令舡料盡數折銀解部濟邊各路費俱於餘銀內支
結近行杭州府收解量議裁減
萬曆二十六年奉戶部札付議加兵餉銀一萬兩候東京事竣
停止本年增價稅料銀六千兩至二十八年每年共解四萬二
千兩有零復因添設稅監奉撫案二院會　題東征所征六千
兩尚在未免議允內臣額數抵助夫工人據商民告困每正銀
一兩認加四錢完納本關類解遂加帶征稅料並海稅糖靛月
票牙儈歲增二萬一千七百兩　三十九年主事黃一騰仍有
羨銀增解稅料七千餘兩每年四萬九千七百兩有零爲額其

帶征自四十二年內奉　恩詔減免三分之一自此止征解一
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兩六錢零
天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為欽奉　明旨廣集廷臣會議邊餉
軍　國大計在此一舉懇乞　聖明乾斷力行事奉戶部札付
加原額一半增銀二萬兩　六年五月初一日為遵　旨會議
事奉戶部札付議增銀二萬兩
崇禎元年十月內題為軍餉維艱等事每兩加羨五分增銀四
千兩　二年五月題為會議已經　宸斷事每兩加羨五分增
銀四千兩　三年三月題為遵　旨酌議措餉未盡事宜事每
兩加羨二錢增銀一萬六千兩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題為酌增
榷額以補舊餉之缺事奉戶部札付每羨餘銀兩加銀六分增

銀六千二百四十兩　至此始有十一萬二百四十兩之額矣

鈐轄

杭州爲稅課司局者七

杭州稅課司在省城內洋壩頭去分司東南二十里城內商貨所聚

江漲稅課分司在武林門外去分司東有十里路通北新河水陸衝衢

城北稅課分司在省城艮山門內去分司東南十五里地通水門上亦商貨出入之地

城南稅課分司在鳳山門外去分司東南三十里通閩廣江西徽州浙東等司處

錢塘臨平稅課局在仁和縣臨平鎮去分司東北四十五里路通省城長安亦一大鎮

西溪稅課局在錢塘縣西溪流下去分司西南三十里通餘杭等處

安溪奉口稅課局在錢塘縣安溪鎮去分司西北三十五里通餘杭嘉湖分府　舊屬之府及縣自弘治七年屬本關並管正德六年行本關主事監收隆慶二年　勑各司局官廳本關攷核各衙門不得差占妨廢職業爲所者二

杭州府批驗茶引所在錢塘縣城南上隅一鄙洋洋橋去分司東南三十里

城南河泊所在錢塘縣城南下隅一鄙渾水閘去分司東三十

里今奉　欽依將杭州府批驗所茶引事務歸并杭州府稅課司兼攝城南河泊所事務歸并城南課司兼攝

司局之外又有三小關

東新關屬仁和縣一都七鄙在分司之東南八里北通海寧蘇松等處南通省城商舡自長安鎮入者過此關而至城者自回回墳艮山門陸家場得勝壩等區出者過此至長安鎮設關以稽查商稅兼收舡料過此則爲城北務稅課分司矣

板橋關屬錢塘縣調露鄉分司之西北一十里西南通臨安餘杭等縣東接大關省城北通嘉湖蘇松等處舊爲兒女關隆慶元年設員外郎鍾君道查修各關柵勘得板橋悉係總路若於此柵則楊家老人等橋直至餘杭一帶俱免釘樁比女兒關爲

便遂改差官廨於板橋關收鈔而錢糧亦稍增焉

觀音關屬錢塘縣調密鄉在分司之西南五里通餘臨於昌等

四縣舊時商賈從此出者與守關人役交通指以進大關稅過

爲名一概混過近議另設兔票有票可查方與放行各差官看

守橋門仍立木柵以防走漏

許天贈曰案官制天下課稅司局凡四百六十餘所其所收鈔

皆存留爲官吏旂軍俸鈔之用葢以通鈔法而紓民力其與古

之供王膳服者何異杭州府及仁錢二縣所屬七務課司局西

安二溪僻在山野歲入有限臨平雖名爲鎭亦止通長安一路

獨環城內外商賈湊集設四稅課司可盡商利但司局之外有

小關小關之外有各橋門增一關則啟一害役一人則生一蠹

彼司局官吏及守關人員豈皆守法禁重廉恥加以巡攔總小甲之屬包替積棍而委之以收錢鈔驗票由司啟閉欲不欺公玩法得乎故或當照票常例或發過客行商或與夫脚黨結僻徑偷挑或與舡戶扶同曉夜包送隱匿者恣脫報納者被詈奸弊百出不可勝計嗚呼下之從簡常視上之寬嚴惟包攬者究濫者需索買放者痛治以法雖不能盡絕弊端庶幾小儆卽商民之利多矣語曰治道去太甚愚於關政亦云

區行

制法舊有區行區者照省城內外小河剝運舡隻起科行則牙人報名結票爲商貨貿易者也　大明律私充有禁各區行始赴關告帖焉

許天賜曰前主事高君凌漢論本關舡料正德以前歲折銀僅三四千兩所徵料上舡之出入本關者而已乃其後將城河剝運舡及諸牙人皆輸鈔而區行之名始立嘉靖初年鈔尚少課亦稍增今歲料六七千兩而區行二千六百餘兩已居四分之一其於國課不爲無裨總而計之區舡一千二百餘隻行戶三千五百餘名每名輸鈔少者僅二三千貫查核稍不至則經收管數催徵諸役並得侵漁爲奸故記籍必明上納必稽給票必審庶可絕諸弊且區鈔責綱首其辦納爲便獨行月四散或居山僻之鄉或在浙直之界夫有司止徵一州縣錢糧猶往往逋負矧部臣督收於政令不及之地乎竊意省城行肆未必人人辦鈔何必遠求莫若立爲定制限以道里市鎮在百里內許牙

行不時告認其餘隔屬地方一均停罷可也權徵之法附關山之立行首稍責諸保人庶亦省事之一端也

錢塘縣

陳善曰築塘之患有二一曰估價太廉也責成太急也往者萬厤乙亥塘決六和塔之下數百丈命人修築予嘗一至其地詢諸工匠每石一塊止銀八分每作一工止銀二分夫官以廉直而覓工令以刻期而供役故事圖苟完不爲久計所築之塘惟用爛石草草疊成不實以土潮水一至尋築尋圮其何以取善後哉必也於近隄淺沙之上立豎浪木樁數百千以捍之而其疊砌之法不恤工力務爲遠圖多委廉幹之吏分頭察視或編立字號各任其責所任已完更番代換毋令其久假思歸怠於將

事至於椿木必預易以松杉庶可永久而又倣宋人巡江兵士之意每歲編立巡江夫數十名令其往來察視江塘少有傾頹卽加修治庶乎修理及時而工力可省顯患既弭而隱憂亦消百世可久之策也

水碓　諸暨嵊山家多有之藉水之力以舂有三制平流則以輪鼓水而轉駿流則以水注輪而轉又轉水均碓碓幹之末刻爲均以注水水滿則傾而碓舂之唐白居易詩云山碓無人水自舂是也又水磨以水轉輪以輪轉磨又水車置流水中輪隨水轉周輪置之竹管經水中則管皆滿及轉而上管中水乃下傾用以代桔槔制皆機巧韻書水碓曰轓車

海寧縣

鹽城之南亙於東西者曰捍海塘唐書地理志曰鹽官海塘長一百二十里開元時重築（日重築則前此有塘可知但無可攷）昭宣帝天祐四年秋八月吳越國築捍海石塘時錢鏐爲吳越國王（日石塘則前所築未必皆石石塘當自此始）宋孝宗淳熙四年臨安府築海塘是年九月海塘爲潮所衝壞二百餘丈事聞詔築之（案史正言臨安府不言其縣然府屬之受海患者惟仁和鹽官而鹽官尤劇法不得遺鹽也）寧宗嘉定十二年鹽官海失故道潮衝平埜二十餘里至侵縣治蘆州港瀆及上下管黃灣黃岡等鹽場皆圮蜀山淪入海中聚落田疇幾失其半鹽水淤及四郡時守臣上言鹽官舊去海二十餘里無海患故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年海水忽漲橫衝沙岸每一潰裂輒數十丈日復一日蘆州港瀆蕩爲一壑今潮勢深入萬一春水驟發怒濤奔衝海

颶佐之呼吸滄桑百萬之民寧不俱葬魚腹乎況今圻赤縣密邇郡城內有十五里塘道通長安牐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舡絡繹今海水之塘西岸田畝皆被滄沒及今不治恐裏河堤岸久之亦必潰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椿之策務令堤岸堅壯土脈充實庶不復罹前患詔從之　嘉定十五年都省臣上言鹽官海塘衝決上命浙西提舉劉垕專任其事垕上言鹽官東接海鹽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瀕大海原與縣治相去四十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南北遂至縣南四十餘里盡淪入海近縣之南原有捍海古塘亙三十里今東西兩段並以衝毀侵入縣治兩旁止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激蕩不息不惟鹽官一縣不

可復存而向地下勢漸卑恐鹽流沉浸將蘇秀湖三州等處田畝皆不可種植其爲害非獨一邑也詳今日之患大槩有二一曰平地陸沉一曰鹽潮泛溢陸沉固無力可施其泛溢者祇因捍海塘衝損每遇大潮必盤越北注今亟宜築土塘以捍鹽潮其所築塘基其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南則爲六十里鹽塘近北則爲袁化塘在縣西近南亦曰鹽塘近北則爲淡塘嘗驗兩處二邑虛實鹽化塘淡塘差勝鹽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潮海爲敵勢當東就袁化塘西就淡塘修築庶可禦鹹潮之盤溢其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其五十餘里合先修築若縣南去海一里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幸苦塘尚存此何可棄之度外也今將現管椿石就古塘加築壘一里許爲防護縣治之計其

縣東民戶自築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爲海潮衝損則全功盡棄當計用不時修築袁化塘以捍之上詔可

元世修塘總記

鹽官州治舊去海岸三十里有捍海塘二後又添築鹹塘在宋時亦常崩陷至成宗大德三年塘岸崩都省委禮部郎中游中順一日詔禮部尙書游暨本省官相視會虛沙日漲難於施力議中寢至仁宗延祐之己未庚申間海汛失度累壞民居陷地三十餘里時省憲官共議宜於州治之北添築一塘然後築石塘東西長四十三里未幾沙復漲議復寢至泰定卽位之四年二月風潮大作衝捍海小塘環州郭四里杭州路上言與都水庸田司議欲於北地築塘四十餘里而工費浩大莫若先修鹽塘增其

高閘塡塞溝港且復深近北備塘濠塹用樁密釘庶可護禦江浙省准下本路修治都水營田司又言宜速撥丁夫增閉水衝入處其不敷工役於錢塘仁和及嘉興等附近州縣諸邑人戶間斟酌差倩否則淪沒不已旦夕誠爲可慮工部議海岸崩摧重事也宜移文江浙行省督促庸田使司鹽運司及有司發丁夫修治毋致侵犯城郭移害民居五月五日平章禿滿迭兒茶乃使參政等奏言江浙省四月內潮水衝破鹽官州海岸令庸田司官徵夫修堵又令僧人誦經復差人令大師致祭臣等集議世祖時海岸常崩遣使命天師祈祀潮卽退今可令直省舍人伯顏奉御香令天師依前例祈祀制曰可旣而杭州路又言八月以來秋濤洶涌水勢又大限築沙隄塘岸東西八十餘步

造水櫃石囤以塞要衝本省左丞相脫歡等議要置石囤四千九百六十抵禦衝嚙以救其急擬比浙江之石塘庶可爲久遠計其工料用鈔七十九萬四千餘錠糧四萬六千三百餘石接續興修致和元年二月省臣奏江浙省幷庸田司修築海塘作竹蘧篨內實以石鱗次疊疊以禦潮勢會又陷淪入海見圖修治俻得堅久之策移文具報臣等集議此重事也旦夕駕幸上都分官扈從不得圖議令差戶部尚書李家奴工部尚書李家奴樞密院屬衛指揮青山副使洪灝宣政僉院南哥班與行省左丞相脫歡及行臺宣政院庸田使司諸臣會議修治之方合用軍夫除戍守州縣關津外酌量差撥從便添支口糧合役丁夫附近有田之家及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內點倩凡工

役之時諸人毋或阻壞違者罪之合行事務提調官移文禀奉施行有旨從之四月二十八日朝廷所委官暨行省臺院及庸田司官等官議昔大德延祐中欲建石塘未就泰定四年春潮水異常增築土塘不能抵禦議置板塘以水涌難於施工乃作籧篨木櫃間有漂沉欲踵前議疊石塘以圖久遠爲地脈虛浮比定海浙江海鹽地形水勢不同由是造石囤於其壞處壘之以救目前之患已置二十九里餘不曾崩陷略見成效庸田司與各官同議東西接壘石囤十里其六十里塘下舊河就取土集塘鑿東山之石以備崩損文宗天厯元年十一月都水庸田司言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值大汛潮勢不高風平水穩至十四日祈請天妃入廟自本州岳廟東海北護岸鱗次相接十五

日至十九日海岸沙漲東西長七里南北廣二三十步或數十百步漸見南北相接西至石囤已及五都修築捍海塘與鹹塘相遠直抵岩門障禦石囤東至十二都六十里又塘東至大光山嘉興等三路所修處海口自八月一日至二日探海二丈五尺至於九月二十日探之先二丈者今一丈五尺先一丈五尺者今一丈而自六都仁和縣界赭山雷山爲首添漲沙塗已過四都五都鹽官州郭東西二都沙上流行水勢俱淺漲沙東過錢家橋海岸原下石囤石櫃並頽圮水息民安於是天厤二年遂改鹽官州曰寍州

明朝永樂六年海寍縣海決陷設赭山巡檢司九年秋詔修海寍縣塘先是工部上言海寍仁和二縣風潮溺死居民漂蕩廬

舍坍塌城垣請發軍民修築詔許之自是工役起是年冬十一月塘成合仁寧二縣計修築者萬一千一百八十五丈

十一年夏五月大風潮仁和縣十九都二十都皆淪入海詔兵部侍郎張某往築海塘役軍民十萬計浙東西諸郡俱爲騷動九省載道三年閱費不啻十萬而患卒如舊案實錄是年止言仁和共海寧二縣接壤是時修築寧必與焉觀前六年之遺發於寧不於仁又云爲屢被潮患連年修治迄無成功則大較可知矣故並錄之

十六年冬十一月詔保定侯孟瑛禮部侍郎易英祭海神於海寧時瀕海諸縣屢被潮衝連年修治迄難底績故有是命既祭其患頗息

十八年通政司岳福上言今歲仁和海寧二縣夏秋霖雨海潮汎漲塘之淪於海者千五百餘丈赭山嵒門山舊有海道今皆

淤塞故潮勢愈溢滋大請亟修築詔從之

成化七年閏九月工部侍郎李■奉命來寧祭海神

十二月以浙江守臣上言杭嘉紹三府海寧海鹽等縣海塘衝壞數多亟宜修治部議令各府先以在官物料支用不足則於附近無災處所移借協濟詔從之

十二年二月海寧縣海決時潮水橫衝一潰數仞漂盪城邑瀕海之祠廟廬舍器物淪漂略盡縣官上其事於府府上之鎮巡干一命採石臨平安吉諸山初用漢捷經法不就乃列木爲大櫃編竹爲長路引石下之汎濫乃定仍作副堤十里以防泄鹵一時諸民爭相振施凡七越月而後竣案郡志云成化中海寧海水直逼城下知府東建議開大河築內隄於以洩水捍衝擬卽此時也

萬厯三年夏三月颶風大作海嘯海鹽及海寗人民溺死者百什漂房屋二百餘間塘圮鹹水涌入內河壞田地八萬餘畝時縣官估計應修塘凡三千七百七十八丈計修築工料銀應五千二百二十八兩四年九月令知縣蘇潮新莅任巡撫徐栻察其才可任事遂以塘付之潮定議以五年二月十三日興工至四月而役竣計費銀一千九百七十六兩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海嘯海寗殺人無算是日午前風日清朗纔過午狂飈猝發雷雨如注申刻閒忽報海嘯登城望之見潮頭架樹杪廬舍蕩析瀕海居民有舉家死者有一家十九口止存二者延至夜半風濤稍殺厥明縣官出勘城東西被災者凡有四千餘戶橫尸路隅殆不忍見云事聞於朝議修築海

塘時縣令謝紹芳屬衙官張瑞傑董其役張築以修河塘法從事未幾潮之嚙旋築旋圮踰年績弗成於是三臺畢臨相視議工費按撫會題鹽邑履畝加賦一分合計之得九千餘金而道府捐助又各有差於是郡丞劉元瀚奉臺命來董其役

陳善海塘議曰海鹽縣治南瀕海海之上郎塘塘距城僅數武東抵海鹽西抵浙江延袤百里塘西南有赭山南與龕山對峙夾爲海門是爲海潮入江之口說者謂海濤浩渺至此束不得肆輒怒而東迴及其迴也又有后墩山以障之則益怒而於是東西盪激害乃中於鹽査鹽邑舊志塘之外有沙場二十餘里沙場之内有程地草場桑柘棗園一百六七十頃有奇乃今悉盪入海孤城若塊萬姓如魚脫更内蝕滄桑之變在轉盼閒凜

然乎哉宋元以前勿論　明自洪武至萬厤海凡五變五修築矣永樂九年海大決保定侯孟瑛奉命徵九郡之物萬厤十三年而始奏功嗣後成化甲午弘治壬子嘉靖戊子迄今萬厤乙亥海或溢或決塘隨築隨圮雖勞費不如永樂之甚公私亦既騷然夫海決甯邑而役及九郡者何也甯地於吳爲陲於越爲首地形最高故有俗諺相傳謂吳江塔巔與長安壩址並高如甯海一決注之列郡如建瓴然則障甯者卽所以障列郡也萬厤五年春巡撫徐公治海甯海多潰閼爲之水垞因與水利陳公詔命謀含慮察縣尹滇南蘇公可屬大事卽以其役委之蘇亦毅然身任閱三月而役竣修坍塘一千六百六十二丈築新塘三百二十丈其費工帑止一千九百餘金亦可謂事半而功

倍矣然余更有說焉海寧之塘與海鹽吳鹽塘有大患亦有大利寧塘似無顯患而實有隱憂蓋鹽塘有內河可開故潮勢至此既爲分殺而引其流更能使草場悉爲膏腴是大患彌而大利興也若寧塘近迫城郭無內河可開幸潮勢復於鹽耳設一旦海嘯直薄邑治其爲隱憂可勝道哉聞寧邑額設捍海塘夫一百三十名每歲編派役銀三百兩爲之令者誠加意海防每遇潮汛即遣官巡視稍有傾圮即委廉能吏領銀修治毋令涓涓不止此亦徹桑之計也萬一天佑寧民塘十年無恙則銀之積益富縱興大役亦不必派及貧民矣至如築塘之法余竊有取於海鹽乙亥之役海鹽爲甚其修築也造完前坍石塘七百五十丈及有原石塘八十三丈二尺修砌半坍石塘一千七百

九十二丈築舊土塘二千二百一十六丈築新塘七百一十丈五尺新開內河白洋三千三百九十五丈而其爲費也始計之謂非三十萬不可及撫臺徐公親行海上命有司詳估價值曰十六萬足矣衆乃譁然駭其太簡及工告成費止十萬餘金減原估五萬四千有奇是徐公之施德於斯民大也至其慮湍激之爲害也爲塭浪木樁以抵之慮其直薄堤岸也爲斜階以順之其累石也上則五縱六橫下則一縱一橫石齒鉤連若絙貫然即百計撼之其能搖乎修寧塘者誠一準海鹽新塘之式是則一勞永逸之計也安得若任事徐蘇二公者與之籌海事哉

案陳元生議其言寧塘之利害與鹽異似也而其所以異則非也寧城之偏海者在南而鹽城之偏海在東餘三方皆實

地皆有內河可開安在海鹽之勢可殺而甯獨不可殺哉余竊謂鹽之患大甯之患小鹽東南距海塘自北而南潮則自東而西濤頭直衝南方故塘易圮而爲害劇若甯則南面距海塘自東而西潮亦自東而西濤頭直衝龕赭海門甯特其徑行處耳徑過時遇傍有隙竇自然不免滲入蓋隙竇之引潮以入非潮之決塘以入也此甯塘之所爲小於鹽而其爲力亦異於鹽者也乃當事者動憂金錢不繼夫甯自嚴尹寬建議後額設海塘夫一百五十名年儲役銀三百兩爲修築費亦既著爲令矣倘能以此三百金隨時補緝小有潰決即圖斂塞亦何至一潰不可支者如有力者負而趨曾無分毫及塘何乃今三議工役非請給上司則加派編戶蓋塘不修

則民以海病塘修而民又以海病此其故難言之矣而說者曰戊辰之變安見寧患之小於鹽夫戊辰之變雖十仞之塘弗能禦也是豈由人力哉

宋神宗熙寧元年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護鹽使臣並以營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啟閉從提舉兩浙河渠官胡淮請也

長安三牐紹聖中提刑鮑公請築累沙欏木為之後壞於兵火紹興八年運使吳公請易以石迨紹興三年提舉張公重修設牐兵百二十人舊額居處有屋卑盤有具崇寧二年又於牐旁易民田以浚兩澳環築以隄其後澳岸毀壞居民侵之其額亦復廢缺遂失舊制嘉靖元年歲飢邑令潘景夔曾建議復澳之

舊而費大役繁議卒中寢

光宗紹熙元年鹽官令陳恕修築二十五里塘塘在縣西北由縣治連長安鎭舊因河流決溢兩崖傾圮甚爲民病恕募民浚河卽以其土築岸是舊加廣一丈加高二丈以石甃之遂無崩決民號爲甘棠隄

宋[illegible]中浙郡水溢詔賜緡錢議賑時兩浙轉運使毛漸上言錢不可繼宜亟治水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撤清水浦決其水入於海案清水浦今不知何處漸亦不知宋何帝時人姑錄郡志附之宋末

元順帝至正十年海鹽州達魯花赤當住知州張光祀修長安三牐長安舊有兩澳環築以隄上澳九十三畝下澳一百三十二畝水多則蓄於兩澳旱則瀉注於三牐入元澳則爲民所侵

庸田司命往與光祖修復之

西河灌田議曰杭州城北上塘瀕河田由仁和抵鹽官首稱千頃今益數十倍而地高水下常苦旱自先賢浚湖入河引河溉田而歲始登先賢謂白蘇二公

陳善治河議曰海昌父老常爲余言邑中水利計修治者在先審河之淺深塘之險易與筧牐之堅瑕惟茲諸河硤石深田尤深袁化之東長安郭店之南皆半深運河淺二十五里河亦淺市河尤淺故袁化自轉塘以上長安自壩以下郭店自鎮以下運河二十五里河皆田漕兩病是所宜亟復者也其塘則袁化固新塘固六十里塘亦固而運塘旋築旋決其勢險淡塘鹹塘並海尤險更宜爲之計久遠徹桑之慮不可一日忘矣

餘杭縣

明朝田土多因前代舊籍目遂有官田職田沒入田府縣學田廢寺田祇侯等田山地蕩亦如之洪武初令各處荒閒田地許諸人開墾永爲己業所謂地無不耕之土而民用足矣今將官民田地名品目則通列於後使人知所始也

官田籍沒之田官募民耕種者明朝以前皆有之又開墾方田官湖田俱爲官田洪武初宣城等府減半徵收餘圻外州縣皆全徵

職田品管職分之田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隋開皇中始名職田宋天聖中詔罷天下荒職田尋復之至紹興中職田納產鈔若干則田已召募民開耕種矣

沒官田籍沒之田宋紹興中人戶田產不上砧基薄者皆沒官

明朝民間有犯法律復籍沒其家者田土令拘收入官

廢寺田宋大德五年朱熹知彰州請以廢寺閒田召人承買不

惟田業有歸亦免租稅失陷明朝廢弛寺觀遺下田莊令各該

府州縣踏勘悉撥與招還無業者為廢寺田

府縣學田宋天聖五年建府學田大德五年增縣學田朱熹奏

乞學田召人承買紹興六年餘杭進士葉寘等狀請佃到本縣

正戈鄉潘維正官田八頃七十三畝謂佃戶承買指揮納鈔入

官明朝府縣學田徵稅始也白雲寺田元仁宗朝臺臣言白雲

寺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勒還民

籍延佑六年中書省言白雲寺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

私賄近侍已奉旨追還請祛其徒還所奪民田大德十年罷江南白雲寺僧錄司因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

畏吾兒田元太宗時畏吾兒副來歸至元二十七年抄收色目畏吾兒人戶今明朝稱畏吾兒田是必得罪沒入之田也

財賦田元置財賦提舉司立籍財賦佃戶明朝稱財賦田此也

站田元立站赤戶以富民充之又立站鋪以貧民充之明朝稱站田此也

弓兵田宋建炎中置諸縣弓手元設弓兵以防盜驗民戶丁田多寡立定額數明朝稱弓兵田此也

鋪兵田元設鋪兵先以富民充役後民有規避差撥者罪之明朝稱鋪兵甲田此也

祇侯田元中統五年每戶限田四頃除免稅以供鋪馬祇應今
明朝稱祇侯田或起於此

舊有田前代舊有之名明朝復業人民丁少而舊田多者不許
依此占獲止許盡力耕墾為業

戶絕田戶內丁口盡絕之田前代嘗拨刮逃絕田產召人租種
嘉祐二年詔天下役人人戶絕田募人耕收隆興元年詔人戶
拋下田產如有歸者依舊主業出二十年無人歸認亦依戶絕
法

重租田豪右之田平時儘意加租一旦抄沒入官其籍簿租稅
即為原額

雜地志杭有雜產今雜地恐類此

白地志中統五年詔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二升紹興中括民白地鈔金陵志有白地房廊錢今明朝白地恐即類此

官山宋孝武時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其餘紹品第有差亦有設入官山明朝官山租稅恐多類此

鹽糧課鈔皆始於南唐乃額外之徵非正賦也官不能自買而依散抑配之法行計口以課鹽錢望戶而徵鹽米元宋因之迨至明朝鹽亦官給計口徵米以充邊儲天順中市民買米抄鈔今鹽無可支民之輸納者如故又鹽米隨秋糧上倉不無帶耗之徵鹽鈔逐戶碎收難免括丁之害宏治中都御史張公縉嘗知本府深究此弊後巡撫南直隸依支移之法就於該年均徭里甲內帶審不過十大戶出銀抵補足以釐一邑之弊此一策

也若鄉民鹽口原額不過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一口使任凭里書不照原額逐戶逐丁科派害豈勝言哉如得照依正統年間知縣郭南所奏將秋銀撥剩餘米存留在倉抵補別項稅銀免其重徵則先王惠養之政通變之術莫過於此若在十年一次編定設有消長量爲增損惟在不失原額戶給小票以憑收照痼弊永可除也愚領志事悉意搜研稽政問俗得其弊源如此不可不直書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三終

嘉興府

明初凡竈丁皆發團煎鬻正統中侍郎周忱始議分附場爲濱竈遠場爲水鄉竈濱竈鬻鹽水鄉竈出工本米後濱竈逋課累水鄉故議水鄉自納折色鹽銀設有夫長集收百夫長往往過徵竈爲之困成化末都御史彭韶改議水鄉竈盡歸民役其折色銀歸糧耗帶徵濱竈丁缺補以曠丁不足補以水鄉初三場各有草蕩若干頃竈戶既給鹵地復給草蕩煎鬻易辦自鄉竈歸民原撥草蕩乃正蕩戶歲徵其入曰蕩價三場各設收頭徵之欺弊視百夫長尤甚嘉靖中有司改議蕩價幷歸秋糧而水鄉蕩盡給濱竈然於竈雖優而民則病矣昔商人中鹽一引才輸邊粟二斗五升恆操其贏竈戶辦鹽一引給工本鈔一千五

百文可易米一石故課易辦鹽有餘積民戶口得於運司支口食鹽自給有司因徵其入曰鹽糧自鈔法不行竈戶日以耗散商人每引增至銀二兩口食鹽亦不復給商民蓋交病之然鹽口之稅官吏每口一十二斤市民六斤每斤納鈔一貫鄉民二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四升三合二秒五撮鹽雖不給而原額固在有司并其額入稅糧內帶徵食鹽廢而私鹽日熾矣有司知其原復其舊制草蕩以歸竈不以稅民鹽口以惠民不復耕稅則私鹽息而商利倍邊儲倘亦有賴哉

府境之水其大者三曰漕渠（俗呼運河）曰長水塘曰海鹽塘而漕渠最大隋大業庚午煬帝發眾鑿渠擬道龍舟起餘杭盡京口廣十餘丈勝千斛之舟　本朝用為孔道入府境歷崇德桐鄉秀

水三縣凡一百二十七里西南自湖之德清縣金鵝鄉界二十五里至崇德穿縣濠北出於二十里受塘左之涇十有八塘右之涇十有三至軍門鎮而東灣環如帶曰玉灣春秋吳越置石門限處今桐鄉縣西北十三里東北隸本縣西北隸崇德民居互市於此亦名石門市宋置石門鎮云入桐鄉境十八里受塘南之涇五塘北之涇六東經皂林市在清風鄉左皂林市西有元將路成營本朝大將軍徐達討張士誠獲其俘六萬於此今皂林巡檢司及館驛便民倉及皂林驛在焉今嘉靖甲午始徙驛於縣治西南又東二十五里入秀水境又東三十里遶府城出杉青閘在縣北五里宋嘗置吏有廨宇及落帆亭寺北有百步橋今設巡檢司受穆溪水在縣東北四里永接土谷湖入太湖俗呼北為北漕渠運河又二十三里為王江涇在漕渠之東相傳王氏江氏居績於此亦名聞川東三里為聞家湖宋聞人氏家焉相傳聞人氏尚書而佚其名川上有聞川市亦名王江涇市巡司在官塘之東亦徙置塘而有王江涇巡司東北界於吳江　長水塘之水源

自海鹽諸山出峽石東北流二十里出吳老橋入嘉興縣境東過練塘在縣南一十五里一名練浦吳王練兵之所東南通海鹽之橫塘其支流北注秀水西界之幽湖在縣西北四十里又北十里入桐鄉縣之北濮院鎮而合漕渠其正流三十里至城南瀦為鴛鴦湖在縣南三里湖東有烟雨樓五代時吳中節度使錢元璙築臺為登眺之所以在府治之南又謂之南湖云又支流東北三里為螺潭在秀水縣南五里與鴛鴦湖水並會於滮湖在縣南二里一名馬腸湖中有濠服塔其一北經宣公橋循城而北與秀水合並會於北渠分流入相家湖又東北十五里其一北流入嘉興境之蘆墟塘在縣西三十六里又東北二十七里入吳江界其一東流為西溪在縣北一十二里十六里北流為斜塘在縣北二十四里一名平川一名西塘村落甚眾有陶莊稅課局又北流二十里入吳江界其一東北流四十里合王蒋注北九里港俱在縣西北二十四里諸

水入祥符蕩在縣北二十四[illegible]里東北流十里入吳江界一自熙春橋一名衞前橋在縣東二百里東行八里至鳳凰洲中經天馬今呼西馬駟馬今呼東馬雙溪會龍諸橋之北爲六里街入烟物貨登集倍於城中鳳凰洲逆流中據分會龍以東之水南曰漢塘北曰華亭塘漢塘唐太和八年所鑿　東入平湖縣界行五十餘里爲寺西河與後塘接至新豐十八里嘉興四十五里南受陶涇水東經縣治又東三百步入當湖即漢武原縣陷爲湖者周四十餘里又東三十里入澉港東北至廣陳二十七里　歸於東鄉接華亭界案韻書澉即華亭水也祥符圖經谷瀆南至澉橋東南至廣陳又東至南湖又東至捍海塘而止朱伯原續吳郡圖經澉在華亭界海鹽蘆墟浦行二百餘里南盡於浙江即谷澉之故道也又云自澉西上縈繞百餘里曰長澉陸通吳地記海鹽東北二百里有長谷即澉谷也今案本縣舊隸海鹽圖經惟本縣有華亭鄉鄉之南即當湖湖之東北有澉湖港蜿蜒至於橫澉此爲本邑之澉也其澉橋三澉則在今華亭縣界然當湖乃澉所自出澉港橫澉爲三澉之上流雖有谷澉雖有上中下

（三泖之殊其實皆一泖流通也廣陳東至當湖東字當作西字也）華亭塘入嘉善縣界東北行三十里經縣治前南合白塘水（在縣南二十二里）舊廟堂（在縣南里）大雲塘（在縣南二十里）又東二十四里入華亭界又自縣西南分華亭塘水遶縣後而東十二里曰魏塘河亦名武塘前與太平河會流南入華亭塘東入菖蒲塘又自縣西半里伍子塘南引胥山以北之水北經雙封港平山塘會西塘（在縣北二十四里有西塘鎮）入祥符蕩稍東爲菖蒲涇（在縣東北三里前有東西二涇）北經湖勝塘萁塘又東經張經匯（在縣東二十里）蓮花涇（在縣東十八里）北會風涇之白牛塘（在縣東北四十四里）與查家蕩（在縣東北二十六里）祥符葉蕩諸水俱會於章練塘（在縣北三十六里）風涇之水又東爲秀州塘折而北過泖橋與章練塘之水皆入於泖一自東郭湖西經鱗湖（在縣西[illegible][illegible]里與秀水縣分屬有東西北二湖俗呼東曰六百畝蕩西曰千畝蕩）

流於夏墓蕩在縣西北三十六里下保西區又北達於汾湖北入澱山湖　海鹽塘之水發源於海鹽西南境澉浦諸山合流東北二十五里爲横塘即海鹽塘又三里嘉興縣境爲彪涇

海塘去郡城百里而遠去海鹽平湖二縣之境延袤百七十里南與會稽四明相望舊志載秦始皇於此嘗欲駕橋跨海今有石突屼海中者今猶指爲橋柱云宋志海鹽東南五十里有貯水陂南三里有藍田浦東三里有横浦東通顧邑南入海又有三十六沙九塗十八岡及黃盤七峰布列海壖今縣治去海半里舊有陂塘之迹悉淪於海而金山相去益遠潮汐自龕赭上潬洄流激射海鹽横灣境至秦駐白塔間勢復涌撼游濤乘風壞民廬傷禾稼爲全吳憂堤議亟唐開元築太平隄歷宋紹興

中海鹽令巨來築堤二十里咸平中轉運使常楙築新塘三萬六千二百五十丈元至正甲辰縣令顧添築海塘四萬八千尺日捍海塘而塘故土隄易壞由是桑田漸爲海　明興負海之政益詳而隄顧數圮洪武三年　詔宋署令浛隄易土以石凡二萬三千七百尺後十七年是隄竟以潮潰本司參議嚴察發民兵築之未幾復潰　詔右通政趙居政發蘇松七郡民增築之隨復潰洪熙宣德中役無寧歲巡撫侍郎周忱謂石堤內虛乃郎築土五丈實隄裏募郡人七百人部分築之案隄度戶俾分護椿石嚴其防護歲以爲常未十年海大溢塘悉潰知府黃懋以聞　詔懋爲復隄隄凡縻銀三十九萬八千兩有奇景泰甲戌已越十九歲又潰僉事陳永因舊址更爲新隄隄成廣百二十

尺高什之二糜銀視前損什之三後十有八歲海決溢隄盡圮民溺死者無數時參政邢簡僉事趙銘因遺石修築之不甚堅自是毀敗數修民多困焉流移久之憲副楊宣倣宋王荊公治鄞時定海塘之法砌石坡陀以殺潮勢內實扁石以防內潰隄竟完好先是歲貯隄費銀七千有奇有司遂操其奇贏士民以興築爲利輒盜取樁石以去冀遠圮當事者巡省不時不覩其風濤蕩敗之故楊堤固堅久不加葺治十餘年亦竟潰弘治戊申侍郎彭韶案治海邦檄郡募工令通判蹇霆知縣譚秀起藍田北抵丁文廟堤九千餘尺植樁疊石外縱內橫以漸坡陀略如楊法下廣十五丈上廣三之一高十有八尺內實土如其高役夫二萬五千八人糜銀四萬五千兩後十餘年海溢堤決龍王

廟知縣王璽修築計二百尺餘癸未秋潮大作泛溢百里舊堤悉圮督水郎中林文沛究所圮堤無慮數十處而王所修築獨存案王所築法擇方石縱橫交錯補葺諸圮自丫叉口南抵宋庄所築凡一萬七千三百尺後十歲僉事蔡時立分地程工法度地丈尺酌勢煩易配以里法使人自為立期以三歲會成增補教場堤亦一千七百尺大抵海塘受患東北風為烈而天闕迆南當其衝教場迆北勢差遠矣正德以來天闕外隄毀而內堤當其衝勢甚單子夏浚知海鹽議作複堤蓋即以今之內堤作外隄也因餘八事竟弗克施復僉事黃光昇通約前法築堤志勤力殫績用可述案海隄自金山內陸漸及百里濱海居人值三秋大汛潮大連雨東北風濃甚或山台海溢海人驗候云山台風潮來

海溢風雨多皆不誣台謂海中素迷望海鷗啾啾鳴或是年後之山忽皆在目溢讀如隘萬啄聲也

小至七月逢王輒憂海溢余聞海人言爲之惻然余嘗遊會稽觀台守湯紹恩所築三江堤植址滄溟橫亘千尺未嘗不嘆其奇詢諸父老輒言湯守之誠懇竟以集事言其事大類朱子築黃岩塘法用鐵爲盈丈巨枓置之潮衝潮至盤所輒不復作豈金固止水物耶今龕赭以東海壖頓起五十里餘姚蘭風諸海水北郤亦里里許甚可種藝明越海隄宋元以前修治最數入明朝來工役頓省實大勢致爾鏡觀乘除陵谷轉徙則郡境捍海之役亦安知後此無息肩時耶

嘉興縣

章士雅正疆界議

凡宇內之設州縣者鮮不畫疆分界而治矣獨嘉善則可異焉其初割嘉興以分縣而壤地在華亭吳江之間其田額視各縣獨重蓋全浙之稅莫重於嘉郡而嘉郡之稅莫重於嘉善每畝賦役無論田之高下蓋以三斗三升三合起科而稱平又五升有零其視嘉興多九升八合三勺矣視秀水多三升三合八勺矣其視崇桐且半倍矣田不加腴而賦有偏重其地勢卑下東接三泖西連震澤凡遇三災半爲陸沉而積逋數倍於各縣矣以故奸民自嘉隆以來往往將田詭收嘉秀以就輕糧其始則曰與彼處兌換而究則兌者復去而去者不返此弊之流至萬歷九年丈量特甚蓋當時以佐貳掌印推去嘉秀者三萬一千二百八十八畝八分八釐三毫至十二年原鄉官屢請三千三

百四十畝一分而有餘之沉埋如故以三萬畝之虛糧復加本縣民亦何以堪近里遞錢來等雖具呈縣道而彼頑民與糧書互相交結變幻百端如監生金圻一人而隱田十畝不惜貨賄以植黨每詭詞匿請淆亂視聽本縣徒費期年之力而尚不得一畝復還蓋其隱去田糧不在此縣亦不在彼縣而置於無何有之鄉食王土而不輸王貢獲利已久本縣以空文求討而彼以實力求脫聞往年守令亦有以此召謗而不得治其事者是以奸計益多而良民益病可為撫膺痛恨者此也

海鹽縣

食貨篇

凡賦役以戶口田土編里甲出稅糧與泛差其正也稅糧改為

增耗爲均則泛差改爲甲首錢爲均徭爲條鞭銀與金之爲均甲爲斂解其變矣而隸程而鹽課又其餘焉凡此皆東南所同盍獨乎邑法之弊遞相爲救而漸調於平者率漸畸於重數十年來有一釐改定有一增派征斂之日煩亦時勢所必趨也茲以款若數及諸所條議備著於篇雖籍在一邑乎他郡國槩可推矣倘亦經國君子所必采究者焉

戶口

戶口隱漏爲當今宇內通弊不獨東南然也乃東南隱漏所由獨多者又自有說明初編審黃冊以八戶爲主凡一百一十戶爲一里里長之就役以丁數爲次多少是賦皆以丁而定而定丁之查核安得不明也後就條驗田糧多寡不專論丁而東南

論開墾益多地利逾廣其勢不得不畸重田畝以僉派里役於是黃册之篇審皆以田若干爲一里不復以戶爲里人丁之附田以見者盡花分詭寄之人所揑造而非其名滋生者不入册烏有者終游移至田去名存無人項認而集滋脫漏之奸民增賠賦之累矣此江北之以丁定差者今尚有眞戶籍江南之以田定差者全無實口數弊之所爲獨甚也

勾軍

萬厤四十三年御史李公邦華通行浙省將軍戶分爲七款一爲有軍在衞並無繼丁在籍一爲丁盡戶絕止存軍產一爲丁盡戶籍尚存戶名未除一爲原註奏豁近今辦豁一爲新軍全家赴衞本籍並無戶丁一爲新軍雖有戶丁在籍不係在衞所

生以上六款備將略節刻爲書册銷除遇勾照册回覆其有軍在衛有子在籍者自爲一款另給循環簿稽查以備勾補其檄文曰勾補軍丁在國家爲必不可廢之法在民間爲大不忍聞之事　祖宗時嘗遣清軍御史巡行天下專勅清查民間紛然不勝困累今　上二年允廷臣奏請始罷常遣而並歸本院主政與百姓休息德意四十年間確守成憲非奏單不行勾非造册不歳清似若令小民去湯火而奠衽席而烏知本源之地未經搜剔名爲休養仍茲蟊蠹老奸巨滑盤據爲害弊深於下而澤不究於上所從來矣試舉其略國初法意主嚴事率引例故遣戍獨多每一州縣撫不以千數計積傳至今有一邑而萬計者此爲千爲萬之家相傳二百五十餘年子孫之消長家業之

與廢滄桑不知凡幾變案籍而稽軍丁者如故也當夫奉勾單之日人以為與衙門無相涉也然孰意十年則有兜底冊之攢造乎五年則有經丁冊之攢造乎此二冊者紙張筆墨何以出患花派之無名乎鈔寫工食何以給患需索之無術乎有派有索民擾可知已然此猶論於無事之時也若一奉勾單所勾多不過三四名少不過一二名自部檄以下縣票隨出追呼臨門舉家驚懼巧者百計營脫悍者健足竄避展轉結勘乃百得一丁起解而軍中之措置軍妻之斂取長解之路費卒然科歛紛紜告擾一家之人肝腦塗地矣然此猶論於有丁之家者其有丁盡產絕無從勾補單到之日有司漫難申覆不得不行查取結於是無親房則問族屬無族屬則問里長產業指東畫西姓

名移花接木得錢同銷無賄仍不與開除一番嚇許何異劫虜然此猶論於勾單之有據者也其至單中所載有姓名而無住址有縣分而無都鄙事涉渺茫莫可窮詰則乃遍行搜查此都盡復尋至彼都一里完又覓至他里捕風捉影沿門挨戶究竟終是烏有初發不勝株連徒飽差腹何益行伍然此猶係奉勾之不能已者也至若積年奸書通同清軍縣丞衙老蠹家藏底册世傳衣鉢自恃慣熟幾如狐之凭城民長藪弄恰似羊之見虎歲時誅求各有定額即如勾單之事亦非造册之年又不必縣官之片紙點墨而歲歲一度下鄉索取常例小民見之尊如神明奉若祖考上則銀錢布花下盡黍稻雞犬爭先獻納莫之敢後其實此事原爲祖宗門戶見丁科派富者不加貧者不減

富者措置獨易貧者出辦殊難本院爲諸生時親見寡婦孤兒之家苦無立錐朝不及夕僅畜一母彘亦爲軍書常例奪去仰天悲號頓足痛哭言之至今令人哽咽乃有司何嘗得知天高難呼窮民無告種種情狀有更僕不能悉者嗟嗟世之大逆不道率服上刑然一命既了別無蔓延其子孫安然無恙鄰里豈曾受累乃問軍之家雖罪犯深重視死刑猶下一等倘世世被害無窮是法反加於刀鋸之上豈立法之本意哉吾儕拜官於朝食土之毛身在地方要以勤恤民隱爲急卽法不可廢奈何令吾民有此椎骨剝髓之患根深蔕固之憂本院爲此日夜思所以剔法之蠹濟法之窮因而博訪故實斟酌事宜今特與諸有司之實心爲民者約將此事立成一規可使一定之後昭百

姓以安枕之利世世無淸軍之擾但願各有司查照後開條款如治家事細心料理不使中間有一遺漏則無量功德各屬任之本院職掌攸關得免於瘝曠之訾爲榮多矣於是本縣入循環簿聽勾補軍戶止存二百有奇向來淸勾之累解法之苦不驅而盡甦矣國初籍諸工匠更番赴京工作名曰輪班匠原奉籍有月糧工所有直米成化末年始有出銀代班之例其定爲每名每年出銀四錢五分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蓋舊班數少者一年多者四年以四年一班當出銀一兩八錢計之故年徵銀四錢五分也

稅糧

明初山南正賦止有兩稅而轉輸之費俱不入額蓋其時奠鼎

金陵地近易達故卽以運納借之民力不稱厲世追改宅幽燕道理艱阻小民遠運抵京正糧一石率用米至三石則力殫罷勢須釐改宣德五年周文襄公忱始於額外加征耗米用以兌軍支用而漕正因之遂定其法正糧一石加耗七升而支兌遠近就中伸縮有差於是民得免遠漕之苦法行至今所謂稅糧改爲增耗者此也然此時田土起科尚分官民等則民田以己業稅輕輕之極畝止三斗而耗之增巳無幾官田以承佃稅重重之極畝止七斗而耗之增也愈極雖嘗調劑其閒重者准折金花輕者盡派白糧而則之名目旣衆下之奸弊自煩鬻業者旣減額以求售豪强者復行賄以游移版籍同彼絲棼訟牒幾至山積嘉靖二十六年知府三原趙公瀛揔議田不分官民稅

不分等則一概以三斗起徵而山蕩灘浜池漊水面磽薄之地亦各自爲一則以出正耗之徵焉至今百餘年間田册釐如稅額并如雖三尺童子可案畝輸賦不至爲豪里猾算所欺則趙公之遺法存焉所云漕耗復變爲均耗者此也

泛差

嘗讀洪武令甲幾十年編審人戶分上中下三等大小雜泛差役照所分等則點僉所雜泛差役者即今之均平中額辦坐辦雜辦各役均徭中各衙門人役工食衆諸委瑣之費焉兩稅中所不載者自有此不得已之征索也但兩稅出於田畝一案籍而數定雜役僉自丁力非精衡則等滑輕重稍或失平苦樂遂致偏畸故事里甲應各辦之次年即僉均徭民頗病其數天順

中改爲上下五年名曰兩役其役之在各辦者則里長歛錢從事稱甲首錢提牒承應計日而輸無事或不破一錢專煩至立費千鏹既有此不均而徭均之役於各衙門者遠則爲銀差雇值費猶有限近則爲力差身家累更無窮巡攔斗級領産於官物之包賠應捕巡鹽忘軀於仇對之報害而弊冗法窮又不得不改絃而別調矣嘉靖之四十四年南海龐公尚鵬來巡浙江洞悉兩役爲民大害乃始總核一縣各辦所費各役工食之數日一切點畝分派隨秋糧帶往分其銀爲二款一曰均平銀一曰均徭銀歲入之官聽官自爲買辦自爲雇役而里甲之地牌輪辦與力差之承應在官者盡罷革焉此雜泛差役變爲一條鞭之始民至今得保有田戶婦子者皆龐公之賜也兩役外尚

有驛傳一款先選丁糧殷實者發江北養馬及充本府水站防夫正德中改入秋糧而民兵之設具上食卽照里配入秋糧者亦在嘉靖五年之初是皆先罷公而作法爲行條鞭者之權輿矣胡震亨曰余觀於計籍而不能無慨嘆也往罷公均平款及丁田科銀三千五百有奇今三辦銀五千一百有奇矣均徭銀四千二百有奇今合之民兵五千五百有奇又合之驛傳兵餉則一萬二千一百有奇矣內府供辦之額尚仍其舊有司宴饋之禮非遠於初或冗役之失裁及兵額之漸溢三成煩浩之費盡從田畝而征雖前弊得清於歸一而後害又復於偏重矣昔幷賦之丁丁猶能自愬其難供今盡賦之田田安能自辨其無出此兩役未罷之初民猶有額減之路條鞭一設之後民日受

例增之累也誰甚節省以慰我老稚之望乎則以俟持籌之君子

糧長

洪武初州縣糧萬石例設糧長一人主征收運納之事已復增設糧長正賦名都區二人每年令赴京面聽宣諭關領勘合事竣仍親齎奏議徼有犯雜犯以致死罪及流若徒者止杖而責之其待之厚如此是時全浙糧長僅一百二十四人而鹽一邑可知矣父老相傳古有大糧長聲勢赫奕如官府者是也後民貧不能充其選或區分三四人正德中遂有串名法至嘉靖中五邑額定糧長大抵四十二人爲常均平事例行役如照里分每歲輸一百一十六人爲糧長征收秋糧其運納銀米諸差亦

僉其人爲之役名之曰解戶蓋其後與明初之糧長同而其人之分任者較之明初不啻數倍矣又里長十年之中充糧長者一次充見年者亦一次見年者卽値日之提牌歛里甲錢以奉各辦之役者也條鞭行而見年無所事事遂取十甲分爲上下令見年亦催征兼五甲糧耗兼任城垣圩堰等役以分糧長之勞其法意甚善而行之旣久煩費漸多僅僅三百二百畝之家十年中迭見兩役欲產業不耗且破不可得矣大率令民役糧長最重見年次之調劑之使重者減而輕則歷改具有條議存焉

萬歷三十五年光祿寺丞郡人徐公必達具題白糧利弊內開官解一款云差解各役惟解米非民不可若緣銀等差決宜官

解但水腳盈過從厚卽於條鞭內派征差官代民解而民厚出水腳以供官官與民兩得也疏下戶部覆令移此差除白糧外其消價卽付之總部府佐兩差除糙白米其捐銀等差卽付之官押縣佐又須度其道里酌其費用盈加厚水腳派征通縣以官府代民解之苦亦恤下之仁以合屬蒼官解之勞猶供上之分別所省之需索雖費不知其幾云云奉　旨依議三十八年通行歛解事宜　布政司爲議立委官歛解類解錢糧以修弊竇以省津貼事照得兩浙爲東南財賦之區亦爲奸猾積弊之藪然而浙西爲甚嘉湖爲尤甚白糧解戶重役惟嘉湖有之百姓已不堪累而又加以各項錢糧頭緒煩多故有一項之銀卽有一項之解各縣俱於開征之前編僉解戶其中攢刺懸閃

弊不勝窮乃編僉既定完各項銀兩給批起解解戶承領銀批到省勢必投歇家彼歇家與吏胥内外相構倚衙門為壟斷百計需求上納錢糧有打點使用之費投批挂號有稽延盤纏之費甚至有積猾包攬幷其銀而侵用之幷其批而沉溺之種種弊端莫可究詰故近日嘉興海鹽士民習見解戶之苦乃與解銀項下議增津貼付之官解然見所議津貼數多加派日煩民命日蹙幾不聊生本司承乏錢穀有激於衷爰陳一得之愚求以革弊端而甦民窮聞他省曾有類解之法今欲行之杭州等九郡有歛解之法今欲行之嘉湖蓋道路有遠近錢糧有煩簡不可執為一例也嘉湖錢糧最多弊孔亦最多且去省甚近舟楫往來甚便委官解歛每府不過數日可完假如各縣錢糧本

司酌其緩急定其先後塡簿分發各縣征收照限起解每於雙月初旬將征完某項錢糧若干卽塡入格眼簿內逐款數報本司一面將銀傾銷足色成錠聽候本司委首領官一員卽發所塡簿收執順路挨次到各縣與縣正官當堂逐款照簿憑頂定砝馬一一兌明唯京庫銀兩照京庫砝馬兌准俟要足色銀數逐錠用印縣印竹紙實糊銀上外用棉紙包裹用竹紙細條封口仍用縣印縣官親塡職名花押各項銀數逐款開列總類一批給付委官回司投收本司止驗封收明該庫官攢無能高下其手委官亦且照封投納衙門各役可免指索之需至發解之日本司卽以原封給發其有零數者兌找開或偶折一封稱兌若有短少責在該縣印官賠補如或印封損動而有虧欠者於

委官名下追補收完之後本司經差吏赴縣挂號挂號完俟下次委官發其附卷查盤如此則一批而可兼數十批一可免挂號銷號之煩一可免侵欺營運之弊一可免僉解貼解之苦不惟諸凡積蠹掃蕩無餘而目今縉紳耆老紛紛條議俱可存而不論矣若杭州近在會城不必委官而溫處等府處浙上游本司委官往返動輒千里勢不可行其雙月類報錢糧及類批銷批一如前法俱各府如期差一首領官歛收類解其兌銀驗銀封銀俱責成府首領官與縣官逐一仔細不可遺錯責有所歸至於本司委官每次給應付一張以領文之日為始回衙之日為止計日給銀三錢供給到各縣於該縣備用銀內動支出日給府境各驛於廩給銀內動支每縣不得過兩日到省計日定

限不得躭擱延滯其有錢糧應在府給發者卽貯府庫應縣給者卽貯縣庫不必解司止申批札發縣各縣原議津貼銀兩應行裁革不得重科加派累害小民如此行之計通浙之省可得萬金其於革弊益民不無小補矣詳兩院如議通行

胡震亨曰官解之法善矣議者猶慮領解之官他日或以煩勞辭役有仁政不終之慮意唯有嚴核帮役之銀使帑資不竭稍寬路費之額使人情樂趨庶幾法行可久郡紳徐公必達有疏云藩臣吳用先行官解法省僉各縣解戶甚多父老垂涕誦德但羨耗淨盡所省竟作貧藩官貧吏書并貧人情貧久生他心且合計以圖變法矣必　勅撫按著爲定例而後可又云各縣空役貼銀必如海鹽初議配與解官及承役人對支爲妥欲維

法於不壞者公數言盡之矣

北運歷年條議

案北京白糧押進一役唯東南五郡有之五邑糧僅四千船止十蓬而大家巨室立破於是役者不知凡幾矣萬曆三十五年郡紳徐公必達爲光祿寺丞管理白糧因疏上極陳其弊一曰軍前民役之征戍說二曰監兌供億煩費三曰官戶難雇四曰船難雇覓多索詐延挨五曰水腳短少不時給六曰各關搜貨納稅稽留七曰風濤漂沒八曰丁字沽剝船張家灣運運煩難九曰到京露積最苦風霜偷盜十曰批文驗揭十一曰差解煩多般實不足並切中利病得 旨多所釐革今嘉湖巡道方公應明嘗身董是役悉利弊尤深因采公疏及前後臺省疏附以

已意爲北運便民總略須大議屬邑期在必行撮其大要於左
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疏曰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以充軍儲有民運以給官府人皆知軍運之重不知民運之苦尤有深可憫者夫軍運以十軍運米四五百石民運以一民亦運米四五百石軍運船皆官所造而軍不知民運船則民自雇而官不知軍運以軍法結爲漕法一呼百應人莫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供役遠道語言鄙俚衣服村賤人人得而侮之軍運經各該公司衙門無抑勒需求之苦民運經各該衙門動以遲違情由問擬工價并諸雜色需用每一處輒費銀十五六兩小亦不下十兩單運過洪閘一錢不煩洪夫閘夫共與挽曳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閘用銀五六錢所過三洪五十餘閘費可知

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奸民慣造此船裝載白糧每雇船價及撑駕夫價計不下二百餘兩糧一入船其驅使糧長不啻奴婢每日供奉船長及撑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糧在船中卽糧長身家所係吞聲忍氣曲爲順從勢不得不然也其最所畏者軍運每淩虐民運有等豪惡之軍故將巳船撞傷民運之船民船板厚而軍船板薄微有損傷卽就蜂攢鴉擁盡入民船百般挾詐不饜其欲不已苦之在途者縷縷若此其他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盡斯民筋力之資竭斯民愁嘆之氣米始就倉囤苦極矣嘉靖十年以前民運尚有保全之家至嘉靖十年以後凡充是役未有不破家者近來東南流離日衆逋逃日多邑里蕭條盜賊滋起莫不由此根本重

地一至於此誠不可不深慮也臣産東南親見此苦常切痛心詢諸父老咸謂宜將白糧并入運軍順帶使民出所有以益軍軍出餘力以代民似亦無不可者但今年限期已迫尚未敢輕議上■請今所當議者合無將民運并入議單兼責之漕臣合各該參政一體督同進關繼運參政督催至京則軍運不敢肆其凌虐船戶不得恣其奸貪而洪閘亦可無需索之患如有此等許不時呈告以凭警治伏乞 勑下該部會議施行仍要申示各該衙門人役不得過為抑勒以恣民怨以滋物議庶乎民困稍甦民心歡趨而益以彰我 皇上惠我元元之初政矣

工科給事中歸子顧疏曰竊維國之賦役莫重於東南而賦役之艱難莫重於民運民運之苦弊不在額外之有加益而在額

內之有虧損救弊之方不必加議以其本無而但當諒還其固有試舉其受累之甚大都有三一曰水腳之侵役二曰船途之需詐三曰交納之留難不敢避煩縷縷一具陳焉夫運糧之有水腳每舡不下百金一無虧損似亦可以濟舂辦之耗折長途之勞費交納之賠償獨奈何侵漁者衆也米未下舡而先行盤詰牌票百出索取于方舡尚未募而妄爲好歹胥吏侈口而談官長拱手而聽各官原有費額另納公堂使費銀兩各欵原有編銀復索轎夫修舡工食既有總部協部之官已而添官押役廒長立而馬益癯原有攢運僧幇之役已而添設押幇役人多而羊益殰且扛頭把持而水手任其雇募兜攬紛紜而撐駕任其遲速蓋糧未行而水腳已耗過半矣是水腳之使費不可不

重加裁革也至如糧船之行往返六千餘里涉險數十餘處其閒觸石驚濤之處櫛風犯雨之危小民已不勝餔餉而皇店皇木之暴戾抑勒關津閘壩之阻遲留難快船官座船之欺凌需索重生疊出不惟詐財且阻去路而速則起車遲則守凍耗費不貲且州縣查驗矣又有淮安理刑之驗通州糧衙之驗何爲者也況淮安之驗驗其少少則罪之通州之驗驗其多多又罪之少不可多不可爲之民者安所逃罪乎若不於沿途一帶禁革使得於要害地方官處告明重懲以法民困何甦是沿途之多方需詐不可不重爲議處也若夫交納之累猶有不可勝言者五經科道七經內官挂號三十二衙門亦云瑣矣煩矣而糧未入城先講使用初入倉廒各役先索常例管門者有錢把解

者有錢夫收糧用斛耳而有數銖粒於掌上有選銖粒於枰中者選畢則每石而收之收重有罰收輕有罰總之各衙門之收米不一有每石費五錢者甚至有一二兩者况近時之新斛比明初之斛多有異同賠補甚難且遲悞有罪違限有罪京中之罪未償而府州縣銷批之罪又至噫可歎也則交納之弊又不可不重爲之裁革者也

浙江巡案方公大鎮疏曰臣嘗詳訪白糧解戶之苦大都二端其一在未解之前苦於水腳之侵分其一又在既解之後苦於關津之多故水腳侵分之弊近在地方臣等力得而禁之而關津多故之弊遠在道路臣等口能言之力不能得而袪之臣召經知解戶細詢其狀則曰自南而北有滸墅關納科之稅有揚

州鈔關驗契之稅有淮安工部糧閘納鈔之稅有清江浦戶部納鈔之稅有臨清納鈔公堂之稅有廣店之稅有工部領磚之稅有丁字沽　皇店之稅有巡檢司追納底載之稅有工部抽單之稅有徐州戶部報艙口之稅普盈店之稅計每船費銀七十餘兩而臨清一關尤甚焉此外又有新湖倒班雇券短練撑夫之苦有臺兒莊濟寧南旺袁老口閘淺起剝之苦有河西務另雇民船倍出水脚之苦有王家務遇凍賃房貯米搬運狠藉之苦有起車陸運倍出脚價幷車夫偷盜之苦有臺兒莊濟寧等處　皇店照票勒索之苦有軍舡凌擠暑雨蒸折之苦有交納內供用庫光祿寺保識多索使用及納耗米之苦有交納祿米倉篩頭歇家長班挐樁劄斛之苦有南北十五衙門批回投

鎖守候留難之苦計每船又費銀二百餘兩而雇船雇夫與席草包索飯食神福一切諸費又不與焉蓋白糧一船負富戶之虛名到處以爲奇貨而漁獵之不厭在上在下不惟不體驗且加齕齮也此所謂遠在道路臣等口得而言之力不得而袪之者今若不察道路關津之弊爲之區處而但於地方議津貼議造船喋喋不休是地方施之於糧解者日彌厚而糧解施之於道路關津者亦日彌多漏巵尾閭終無益於糧解之毫釐而牟食繭絲徒有損於地方之什伯矣何以起吳越之瘠於溝中而袵席也

方公北運議曰或問曰役莫苦於北運身既親之矣可得歷歷而言歟對曰北運之不先也始有所覊而不能先也中有所阻

抑而不敢先也前有畏避而不欲先也何謂之始有所覊而不能先夫運必資舟楫無水腳價則失其資矣今一不請託則不得也不免支民開則不得也不營求比限則不得也不鑽求放單則不得也不扣除公堂則不得也未涉江淮已爲魚肉安得冬理舟來春際東風之便乎是水腳價爲北運之命脈最宜當官而見給糧時而早給破漏規而全給者也何謂中有所阻抑而不敢先白糧　上供漕糧軍餉重輕自殊乃先漕後白强軍既運積江淮之上而土人更助漕阻白不買帮則不得行也打詐撥遣百端而不得一戕其最苦者漕白糧相値遇險破舟而令白賠償私詐未遂願求公斷私詐十餘金而不得公斷百餘金而莫誰何此實一開則從來漕規一變是倒授强軍以恐喝之

栖也後之糧艘將益喘息而不敢動矣第不知白糧廠舟又將借誰以償其苦也不啻唯是淮上之游徒賄得緝益未銷之批遍搜糧艘沿河刁棍恬村里烏合之衆恃强以禦糧行部官身親而目擊之非不執有三尺彼借口差委將解諸院道實繫有徒將發問該管有司又非所屬之吏也不過稍加督責否則惟聽飽其欲去矣即去已羈程數十里矣甚至關閘之間止司啟閉商賈攸往一見糧艘無禁而生禁必得重賄以資之行則觀奇貨而思居不啻市井無賴之人也是處處皆北運之强禦何如重部官之權俾得直陳軍丁閃橫詐害之弊以爲軍官殿最修兩臺考察之一端則量官自爲制以民糧分入軍帮可以一府之民糧合入軍帮亦可也至開閘爲擾彼自以官品償之若

棍徒爲梗則有司之不自戢其宇下也在兩臺一傳示而有司之禁自止由是遲官更時其起居審其甘苦無怠無急則眾役無險危之苦自無死亡之患也何謂前有所畏避而不欲先也苦莫苦於守凍彼何敢後而忘其苦意必較守凍而苦又甚焉者矣蓋守凍臨濟每名打點不過五十金而一至河西天津之閘則內監以起居爲例所費不貲每名非二百金則百五十金也照顧不及攙和水土竊取米數且有連車推入私室者矣且有搶奪近地而無人問之者矣且又日逼月運不及其半而春融冰解數萬可旦暮至者矣郎部院布以寬政或車十之一或始議終免而一開起車之議則一番催促一番打點未幾而屢從隨之是以起車爲虛名而吏書受實利先至者首被害也何

如守凍遠者用五十金而不驚其心也且勿論往歲即今之役議起車者數矣民之私用不知其幾而所車不過二千石不識內府何以支其虛而不待冰泮之際哉似不如永裁起車之例以塞吏書口實則各運無陸路之費爭脫守凍之苦又何樂棲棲河上逾歲而不得至也然愚又有說焉白糧之弊國家利於早各衙門吏書利於遲遲則安受守凍之金故先至者非起車別無苦之之術矣甚至交納衙門及一切保識欲借先至之人開車例之端勢不得不倍加權抑而使之遂所求也所以然者何也彼皆視條陳為虛文徒指弊立法而事竣之日無人據往議而案其實信其實必其詞是以小人無忌指弊而弊在立法而法亡矣使誠能識糧解始終之苦則人人踴躍而前未離本

地所省已多然後招徃歳有司扣除水脚之數改造糧船如漕船式則不數年可造輕舟數十白糧未有不早供公家之需而勿煩重廊廟之議也

推收

萬厤三十九年知縣喬　議魚鱗冊乃原文之根其中之號段賣者照此號而除買者照此號而收號內有分收若干者俱照除著明有何差誤重造之弊自賣主或寫號不明或記號差訛或此戶已收而彼戶未推或此鄙已推而彼鄙未成或一號而兩至重收或兩號而誤歸一號或有分收不為注明而一并除去或稅舊冊而訛以傳訛又或有方收此甲復收彼甲頃刻而兩三轉移者至使里長無處辦糧里書亦忘其原派大造差誤

良由於此今本縣照每鄙原文册籍刊刷推收號票如一鄙天字一號起至幾百號止卽照區鄙多寡挨號填實推票印發里書照每鄙原文分發收田者應收其書號卽與該書揭票此據以爲除彼據以爲收分收里書也另寫一號票用私記合用印鈐於官票之上仍付區總處挂號方准推收如此揭一票去一號矣焉有重收之弊一推一收照號造册焉有增減之弊此鄙有推彼鄙無收不准作除此鄙有收彼鄙無除不准作收有田之人應收田畝毋論十號百號俱許揭票總釘交與里書立戶有何差誤其中如有方行新收入甲又復轉收別區別鄙以希規避查出卽行究里書問坐

鹽課

明初場有團又有竈丁丁給鹵地草蕩又工本鈔　辦商中買者輸芻粟於邊赴場支鹽掣賣洪武初亦以四百斤爲一引后乃行改辦小引每引二百斤竈丁每歲辦小引鹽十六引每大引給工本鈔一貫是歲給鈔八貫辦鹽三千六百斤也時鈔八貫值米八石成化中分引目之半爲折銀嘉靖中復幷改本色爲折色鹽銀半解京濟邊半給商自赴場買鹽運掣盡變納支本色之舊歲課日詘卒又從有司責辦鹽銀不盡出鹽場出民田包補十七八矣一曰帶徵水鄉鹽折銀竈分濱海水鄉自正統中巡撫周公忱始時鈔法不行工本無出因每附場爲濱竈令煎辦遠場爲水鄉竈令代出工本米後米不能辦則納折色鹽銀銀又不能辦則改水鄉竈盡歸民役民役銀歸民糧帶徵成化末都御史彭公韶議也是爲民代水鄉竈輸鹽銀之始一曰重徵水鄉蕩價民

廣雅書局栞

蕩認納銀米鄉蕩業歸濱竈蕩價民糧帶徵矣後夏公百年爲
運司以壓欠商價多奉院檄下縣問故時水鄉蕩屬縣不屬縣
則宜增稅縣未稔鹽往牒也謾以民蕩畝若干對因概加稅若
干一蕩價也民代輸者一 民蕩代輸者又一萬厤三十九年事
也邑人侍御彭公嘗請之竟未豁兩浙鹽規載萬厤二十四年鹽院楊公鶴檄文云萬厤三十九年鹽院葉具奏請丈各蕩升科提補商價可爲苦心但一時承委官奉行未善未免一概派加茲逢 恩詔推廣 皇仁今院上疏部覆量減一半凡重疊加派者自四十二年爲始照數減免云云本縣民蕩初派每畝一分六釐七毫今減爲八釐三毫八絲時楊公亦未悉此蕩爲民蕩只照竈蕩例減半若知爲民蕩必釐正全豁矣 今鹽利實入縣官
者蓋無幾而鹵地與蕩價竈丁佃之海上民坐享其實歲不下
三四千金有司欲問之則詭以竈困諫上聽不察其實而護之
不知民爲竈困竈未嘗困抑又不第無困已也蓋始平調停卒

乎偏肥瘠不可返鹽政之失實不能無追憾於作法者已茲以

明初迄今鹽政款列於後庶異時釐正者有所稽焉

知縣樊維城議明初竈戶辦鹽官給滷地草蕩及工本鈔米以爲之資草蕩採薪有限全賴鈔米每引一石者足充牢盆費故所求鹽利爲最多後鈔法壞工本無出竈丁徙業者以滷地草蕩佃之人取息抵課而家無水鄉稱水鄉竈其仍居海濱稱濱海竈者僅餘三之一焉昔之文臣如周文襄者來巡海上亦姑隨順人情免水鄉之煎辦而令其代出鈔米以給濱竈乃米實難辦法終不行迨彭公韶巡視直憐其困弛之爲民水鄉盡得落籍而應辦鹽斤則對民糧徵銀觧運司本縣田畝始有二千三千金之加民代水鄉竈受累此時水鄉所遺草蕩若即并歸

濱竈猶可計草價以派鹽斤小損民田帶徵之數乃官與徵銀一千八百兩解運司代之趲集至前任夏乃始議幷給濱竈失之已晚又予之蕩而貫之草價反將此一千八百金者帶征於民糧復以兩場爲惠不均更包補鮑郎四百六十金以均之合前共三千五百餘金而此外徭銀抵課本縣及嘉平二縣代解者後有五百五十金之多重疊包賠不一而足於是兩場課銀盡皆民爲竈出穀土爲鹽田出每鈔所辦者猶有千金餘鮑郎值三百五十金而已更以官吏水腳之俸銀工食縣司所設之鹽課給賞計之所費又七百餘金取以相當實入之利益復無幾竊謂 國家鹽課之失算無如此邑兩場之甚也總之一鈔法一不行本絀無以生息遂行權宜苟且之術貽累於民而無益

於　國至此今欲修復之亦求之明初給竈之舊猶可矣夫明
初所用給竈者非前所云工本鈔及鹵地草場三者耶工本鈔
不易復鹵地草蕩自在卽滷地時有坍漲草蕩之無虧損有開
辟者又在今兩場竈丁所謂受草蕩每丁多者三十餘畝少者
亦不下二十畝每佃各納草價五六分與竈丁共耕熟者分爲
上中下三則增派稅銀自三分至一分五釐解運司大約竈丁
所得草價多者每歲一兩餘少者亦不下八九錢而鹵地之佃
與人者又可得餘二三錢不止至問竈丁所給於運司者每丁
稅額亦不過二錢有奇而已而惟責其煎辦每年每丁須納鹽
三千六百斤值銀七八兩之多故給之草蕩給之工本米優厚
如此今因工本米不給鹽課多帶徵於民糧上責其銀兩二三

錢而已此則滷地之人足以辦之又何所困而必須優厚之也乃空擲此草蕩與之令歲享草價之厚入豈非當事者失於籌及相沿冒濫未裁乎抑鹺司積胥猾吏欲留此以取分於竈戶故相隱而不發至今乎夫民為竈困田糧為鹽課出辦無論矣蕩固　國家土地也草價固國家土地所產也而不辦鹽而收息有此理否即辦鹽而以一二兩之入輸一二錢之稅十而納一又有此理否民之田可以代徵竈之蕩胡不可加徵也竈之蕩可以佃之而收草蕩之價胡不可改之為稅如民田一例徵之以補鹽課以減本糧代徵之課也計兩場耕熟之蕩海砂可得三四萬畝鮑郎可得數千畝今分三則起稅解運司者不過千金若以民田稅銀額論之尚可畝加銀五六分當得銀三千

也其未墾者畝可徵銀二三分兩場爲畝九萬餘又可得銀二千餘也今莫若盡以其蕩歸之有司將佃客姓名籍之於册一如編審里長之法荒熟各自爲理畝多者爲役頭畝少者爲甲戶立限徵銀解之運司除抵海砂課銀一千有奇鮑郎課銀三百有奇外尚多三千餘金則以一千金抵本縣代納之蕩價以二千金抵本縣帶徵之水鄉鹽銀綽然有餘民困可甦而國計可裕其兩場鹵地尚有一萬六千餘弖滅田價之半而徵之尚可得銀一千六百則或歸場官收解或歸有司照前法徵銀亦無不可總之今日海上煎丁俱非真竈編排直捷徵銀自易正不必多人預於其閒恣其中飽而無益於國也斯議也不知者以爲新說而實非新也蘆瀝已先行之矣致之兩浙鹽規載

萬厯四十二年蘆瀝場竈趙志奎等建議照蕩僉役毋沿照丁給蕩之空名鹽院楊■以爲不易之論將蕩戶名下實查蕩產數畝案籍僉差其貧竈之有丁無產者盡免其役因以其法入之復　命疏中至今蘆瀝稱便夫蘆瀝亦海邑析之平湖者也三場事體原同蘆瀝可行海鮑獨不可行乎但行之於民於國甚便於奸竈於鹽司胥役俱不便耳夫立法而欲小大稱便小人無梗千古無有深於計者更在獨斷獨行而不爲所撓阻斯得矣

戍海篇

倭亦名日本其國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地分五圻七道三島卽班固書所云會稽海外有東鯷人者是也其人魁頭斷髮跣足

輕生好殺多狡謀喜爲盜賊漢唐以來通貢中國未聞入犯後至宋沿海開市舶徑道益通元人承之奸闌出入者寖多勾引漸廣於是患始興先是元至大中有倭泊慶元焚掠肆早兆矣而國家初平海內所殲滅群雄方若張皆在海中故部黨逋誅不能出者則竄而之海島糾聚倭人寇以故倭警之發乃在開國時　高皇實錄載洪武二年倭犯山東淮安明年犯浙東福建其五年寇我澉浦殺掠人民而長老亦言洪武四年有海民沈保童用竹筏載倭登犯海鹽等縣首被倭患如此　上念區隅新負海堧獨攖蠆毒急遣帥巡禦又即家起信國公和相視並海要害築城置衛所統官軍各占信地戍守其法甚備於是鹽之衛所始建一曰海寧衛指揮使司在縣城內一曰澉浦守

禦千戸所在澉浦鎭一曰乍浦守禦千戸所在乍浦鎭今析平湖二所隸衛衛隸浙江都指揮使司以內隸於左軍都督府有烽堠有砦凡五十有七聯布海崖南屬之海寍所北屬之金山衞界按月各以軍五百人守之瞭海洋船火報聲息有戰船爲大清爲風尖爲八槳凡七十有二其五百料者以軍百人駕之汎月出海洋巡倭大汎二三四五月小汎九十月此五月風多從東北來倭入犯易也此三城鼎足稱重其後澉有小警旋就晏寍先臣鄭曉曰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逋賊壯者老老者死以故沿海郡縣得休息謂此也永樂中益嚴守汎其七年有沈家門遠哨之議沈家門在定海海洋外舟山普陀之間往倭人入貢每泊船於此信國經理時因立水寨防禦至是調衞所戰

船協哨蓋欲聚重兵一處壯兩浙聲援然此山去南浙爲近去西浙實千里而遥非本衞衝要必守之地洪熙元年巡撫浙江右布政使周幹請撤歸近海地各守信地宣德初行在兵部又以爲言皆未果撤至正統中倭警作頻年寇大嵩寇桃渚且寇我乍浦者再　朝廷命侍郎焦公竑巡視海防因漸有釐改焉先是衞五所並在衞署至是以乍浦新中患所軍單弱奏調後所移署乍浦城貼守其北十里梁莊堡地尤衝增拓爲城以指揮一人統官軍戍焉徐泰曰浙西並海之地海鹽爲要海以乍浦爲要乍浦當西海口河泊往往致寇明朝既設防禦所正統中倭夷登岸吏兵不能支故復以後所協守至今海口梁莊等砦歲必專官設備監往事也而澉浦所亦調湖嚴海鹽三所軍遇汛協防添築二所城及縣城南北二瞭望臺并省烽堠與砦爲三十七所其沈家門戍亦以其

時撤回增設騎操馬一百五十四疋傳號塘報在海岸設防而戰船則減爲小矣哨船二十備乍之西海口不復遠汛申飭雖洋事稍異開國時矣成宏而後海上久而無事罷三所之戍瀲者諸弁寖而文雅詘言兵軍亦服四民籍者多虛尺籍大司馬譚公綸云自昔衛所空虛徒存尺籍非眞無軍也家道殷實者讀書求學而外往往納充吏丞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通同賣放臣附近原籍歲準常例皆不操守至於補伍食糧則皆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若逃亡故絕特其一節耳至嘉靖中海船廢盡馬額亦減武備衰耗已極而倭變適大作初　國家仿宋元遺制開市舶寧波嘉靖之三年因是有宋素卿宗設之鬨既而革船司禁番船往來顧不能盡如禁革船近澳私與內豪市內豪更狡猾漸賒負弗償諸奸商益讐憤起爲賊勾倭入沿海寇犯不休　朝廷爲設

巡撫及總制大臣兼轄浙直福督劉若朱公紈王公忬張公經李公天寵及胡公宗憲先後來涖師而衛所軍不堪用則募民爲兵用之兵制因大變都督萬表云向來海上漁舡出近洋打魚樵柴無敢過洋通番近因海禁漸弛勾引番舡紛紛往來海上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餘艘成羣合黨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腳船不可勝計在於沿海兼行劫掠亂斯生矣自後日本暹羅諸國無處不到又有帶日本島倭奴借其強悍以爲護翼徽州許二住雙嶼港最稱強後被朱都御史遣將官領福兵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就雙嶼港築截許二逃去五直亦徽州人原在許二部下管拒素有沈機勇略人多服之及領其餘黨改往烈港漸次并殺同賊陳思盼柴德美等船戶遂至富強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峯徐碧溪徐先亮分領之因而海上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興販之徒紛紛借於蘇杭近地之民自有餽時鮮餽酒米獻子女者自陷黃岩屠郭衢而其志益驕其後四散劫掠各通番之家則不相犯人首競趨之杭城歇客之家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爲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爲彈硝以爲火藥鐵以製刀鎗皮以製甲及布帛絲棉油麻酒米等物無不資送接濟而內地之人無非倭黨矣案鄭曉吾學編日本考言海寇之起由於內豪賒欠其貨因而怨憤劫掠據萬都督所云又起

於自相防衛自相吞并遂盡變爲盜賊合觀兩說當時寇起之原始盡　先時浙有把總四臨指揮卽選衛指揮充之至是分六總改　欽依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重其權浙西者曰海寧把駐乍浦海防類攷云兩浙原有攷選把總四員爲分定海臨觀一總松海昌固一總金盤一總海宇一總嘉靖二十八年分海寧觀爲二總松海昌固爲二總其六百三十六年以六把總事權不重　題奉　欽依以都指揮體初行事■由中朝授焉先時設總督備倭都指揮臨各總列銜都司至是以都司權輕設總兵定海節制兩浙別設叅將四奉　勅統領六總浙西者曰分守嘉湖叅將駐縣城海防類攷云洪武三十年設總督備倭一員都指揮一員故都司統沿海各把總嘉靖三十一年倭變以都司權輕策應不前添設叅將共四員駐定海三員十五年復設總兵官於定海改叅將於臨山共四叅分守統禦而定海統兵居中調度節制各參總焉會典云嘉靖三十二年添設杭嘉叅將三十四年改爲嘉湖叅將三十五年改設專駐海鹽其建置年歲較類攷尤詳分設參將理浙西至是復增設副使兵備杭嘉湖台其兵之區

曰嘉興區用上承督府下鑒本區之總參駐郡城海防類攷云巡視海道舊制以侍郎都御史領之洪武三十年復始頒於按察副使嘉靖初年駐省城遇汛巡歷全浙沿海地方三十三年駐台州三十七年改駐寧波仍巡歷全海至三十二年間以倭變始添設杭嘉紹台各府兵備而海道所轄止寧紹區矣 添設參政事類攷不載惟景泰舊志云正統七年倭奴登乍浦初設布政司參政一員奉 勅專一提督海道因設分司公署又錢徽集云正統中奉設藩參一員駐扎鹽城理海防自劉瑾革去而經理遂泯必有所據 而陸兵則郡城設五營縣城設二營乍浦二營澉浦一營合十營營各五百餘人遇汛分派沿海循塘拒守汛畢仍守城也 水兵郡城亦五營營之人數同陸營平時截守郡城水港遇警聽調遊擊而海上募福蒼船七十七艘兵二千餘人立海鹽乍浦澉浦三關三總戍守分兼出哨羊許二山羊山至許山一潮許山至乍浦亦一潮倭來至陳錢山合艘自陳錢至羊山復占風分艘犯浙直故羊許尤浙西門戶永樂時哨沈家門則已遠正

統時撤而泊乍之海岸則已近惟哨羊許於浙西海徑有合亘海防類攷各區戰船先年但於衛所食糧旗軍內選駕海寗總計二十隻後損者不修缺者不補嘉靖三十一年倭變船無可用海寗總政募福蒼等船七十七隻官惟給稅至其佗征調客兵如杭兵邳漳兵廣東山東兵狼山兵及橫江馬尾船兵往來以游擊者不在前所設營哨數杭兵處州守銀坑之兵劉大仲嘗統五百又守鹽廣有戰功後敗設邳兵參將湯克寬家丁也守城却敵甚得其力時凡三百餘人漳兵漳州兵參將盧鏜張鐵部下皆有之倭中多漳人戰時兵有與賊通敗事者廣兵三十五年調至守鹽一千二百人山東兵故老言三十四年嘗調至宿城外掠奸索食不減於賊廣西田州狼兵亦三十四年調至土婦瓦氏率之過鹽進擣金山賊失利而歸廣東烏尾橫江舡較福舡尤大三十五年調一百八十艘分撥浙直海洋在前給稅海艦之外又有湖州水兵指揮所行健所統有中百人然用之陸戰不可曉嘗攷胡公用兵時故籍歲費餉六十八萬有奇而嘉興七邑所增田畝額餉凡五萬搜括奇羨餉銀又不下二三萬亟以充給本區增設兵則兵數之多可

知矣宋九德倭變事略云時海田一畝出兵餉銀一分三釐沿海之民膏血幾盡惟時縣境大小戰不知凡幾砂腰新塘兩戰殺指揮二人蒲朝馬呈圖奕練千百戶七人王繼隆姜楫楊臣康綏王相呂鳳姚岑孟家堰殺指揮一人全軍並覆指揮李元律興鳥州千戶薛㓂寧波百戶宋應蘭並死於陣所兵士死者一千四百七十五人北王橋之戰亦殺指揮一人徐行健又指揮姚宏戰於松江陶宅死衛城澉浦再被攻賴參將湯克寬介鄭茂指揮徐行健尉李茂力守得完而攻乍浦竟破中人大半殲於後諸賊以掠饋不得去誘之僞降離解其黨使自相縳以効功於是陳東葉麻埶徐海亦燔汪直受餌就阱諸主名賊帥及羣倭相繼盡海上始就寧胡公功實多然東南郡縣大抵皆殘我三城四郊外民廬稀烟火欲斷矣嘉靖末以警息有銷兵之議始汰兵備令巡道兼攝初稱杭嘉湖兵備今以嘉湖分巡道兼攝因稱嘉湖兵巡道乃駐郡城

隆慶三年汰諸營郡城及衛所三城合留兵五營又汰海鹽澉浦二關水兵留乍浦一關居平泊守臨汛出哨且有抽選軍丁補兵之議四年巡撫谷公中虛始定嘉興區兵制曰陸兵凡一營五總中總守嘉興左后總守海鹽右總守澉浦前總守乍浦曰水兵一關凡四哨一哨羊山一哨許山一哨乍浦西海口一哨白塔港其哨守之規則每遇汛日各總號移屯就近以資防禦中總屯海鹽左總屯鹽之龍王塘前總屯澉左后總屯乍浦城右總屯澉之南海口水哨兵遠出海洋各哨所占山澳南與臨觀海哨會北與直隸金山吳淞海哨會哨陸有籌哨水有符稽驗各有法而陸兵募兵一總軍兵與民壯兵各二總水兵耆舵募兵貼駕用軍兵時當時者以軍與民壯盡無非食糧之額

用以充抵民兵則兵數不虧餉數自減蓋於總叅新法中仍叅用軍伍存衛所初建意兵制有變而得其善者此也海防類攷云倭亂時兩浙召募陸兵不下十萬餘續已減免餉銀議將水陸募兵漸次大減選取軍民壯弓兵軍兵抵用至慶隆四年督撫軍門各題准各區水陸官兵內加足一營五總募兵一總民壯軍壯各二總海寧總水兵留用民捕者艙兵九百十五名加添軍兵五百二十三名謂之貼駕軍是以餉數減除而兵數反加足數防守又王兵憲撫攏李記曰自倭亂平三關改爲四哨自塔港爲一哨兵船九艘哨官一人領之乍浦爲一哨兵船八艘叅將中軍把總領之以許山爲第二層門戶立爲一哨用蒼船二艘沙舡小哨舡喇叭唬舡共十六隻水兵把總一員領之以羊山爲第二層門戶立爲一哨用舡加許山之數以備倭把總親督領之據此則當時舡亦減爲五十三艘數有可稽民舡始於正統時後正德中立海縣額十人尋又定爲每里一人初爲力善嘉靖五年工食派秋糧中帶徵始有額餉 會典隆慶四年題准浙江通省額設民壯除留看守各府州縣城池庫獄外其餘徵收工食挑選精壯之人設立隊伍聽各該總操都把總官與軍兵合營操練 縣舊志隆慶三年以兵餉缺乏奉文議設民兵在於海寧衛幷撤乍七所軍兵挑選足數各總以海寧衛指揮統領哨官以各所百戶統領軍兵糧在於軍儲倉本折關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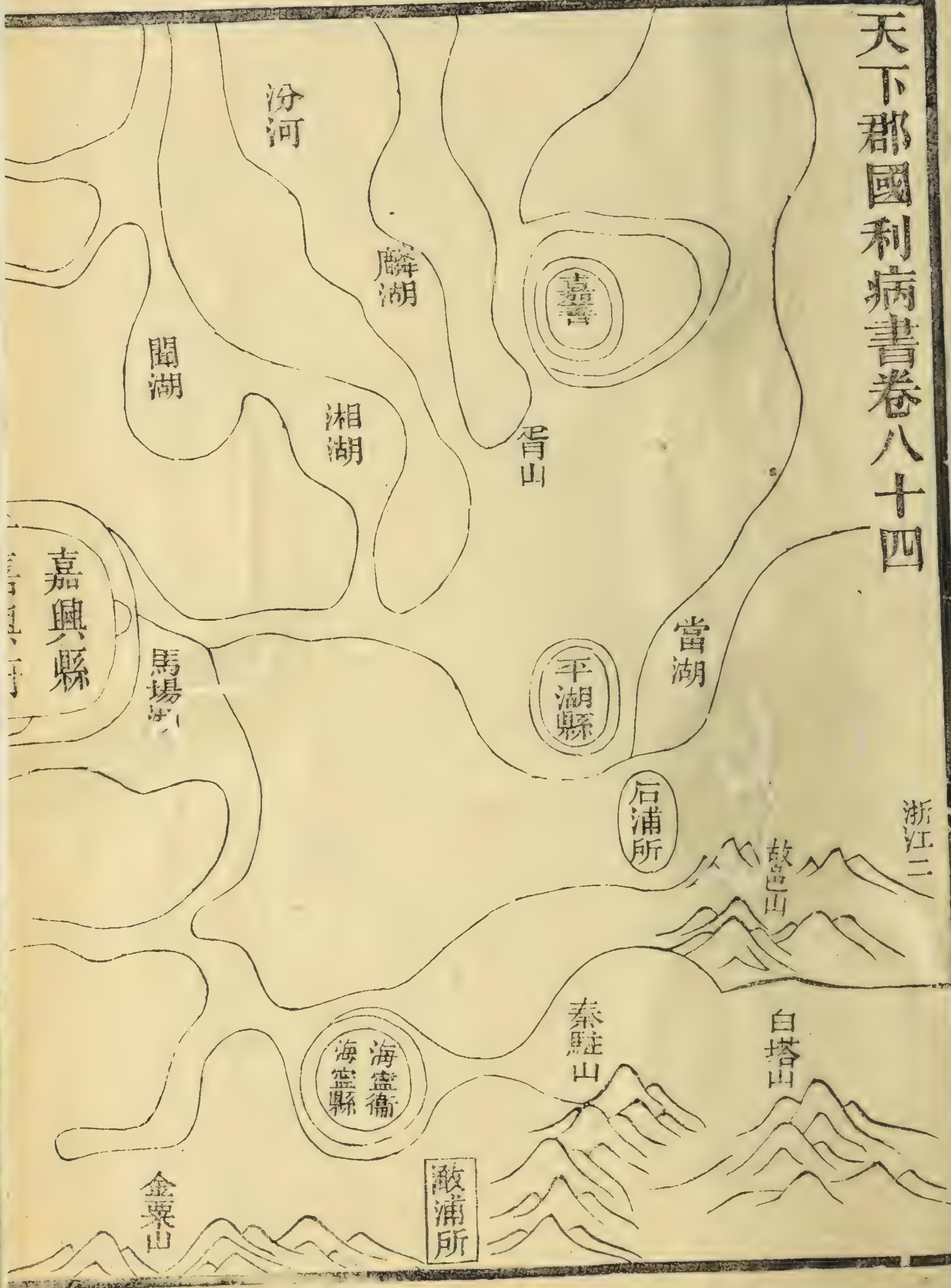
萬厯初水兵貼駕者復改用民兵堡存軍兵之半軍院方設草水哨軍兵一百八十名募民兵補之在萬厯二年時以倭警久息始裁五總中哨又裁白塔港哨船之半不數年金山見告海上復修舊所裁者多補又有乍浦地尤衝兵止一營爲弱增設軍兵一總名左哨而稱舊左總爲中左營舊中總爲標營汎時左營屯乍后營改屯龍王塘南標營自守郡城聽調發移屯之規稍變其黃道闗舊志澉浦闗處亦增設哨船以白塔港爲中游左哨此爲中游右哨而每遇汎期督撫軍門檄嘉湖兵巡道同分守叅將督發兵船出戍海洋督撫則間歲一親行焉嘉靖中貢將軍銃佛郎機之類皆官銀遣發各有成額所募福蒼等船皆官爲給稅隆慶以後改爲官造官修以致侵尅弊多不堪經久萬厯四十五年令設各船預領稅銀自造充爲私船應免他弊定議三年燂洗四年輕修五六年重修七年拆修遇修造年分船兵照限放班舵兵改食兵糧扣省餘餉抵湊船稅今計

各船各年每隻稅銀福船七十四兩三錢四分蒼船二十四兩沙船內一等二十五兩二等二十二兩小稍船一十一兩號舡四兩本區舡稅共該銀一千一百二十二兩六錢八分其銀於嘉興府須派科銀并扣省月糧銀內支給修造係各隊兵自造自修例不給稅案福船中為四層高大如樓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泥之沙舡能調鎗使間風蒼山舡有二層隘於福舡而調於沙舡用之衝敵頗便而捷叭喇唬底尖自尾如一旁有十槳破浪如飛尤便追逐哨探之用

崇德縣

崇邑田地相埒故田收僅足支民間八個月之食其餘月類易米以供公私仰給惟蠶息是賴故蠶月最重凡借貸契券必期蠶畢相償即冬間官賦起徵類多不敢賣米以輸恐日後米價騰踊耳大約以米從當舖中質銀候蠶畢加息取贖然當舖中持衡搭色輕重其間庾囷狠籍一出一入子錢外不止耗去加一矣以故民間輸蠶畢不利田熟也前徵追比之難有由然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四終


汾河
麟湖
嘉善
聞湖
湘湖
胥山
嘉興縣
馬場
當湖
平湖縣
乍浦所
故邑山
秦駐山
白塔山
海鹽衛
海鹽縣
金粟山
澉浦所



太湖
幽湖
秀水縣
石門巡檢司
桐鄉縣
艾山
崇德縣
紫雲山
橫山

